
儒藏

精華編一一九册
經部四書類


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儒藏．精華編．一一九/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編．—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2013.1

ISBN 978-7-301-11837-5

Ⅰ.①儒…　Ⅱ.①北…　Ⅲ.①儒家　Ⅳ.①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03700 號

書　　名:儒藏(精華編一一九)

著作責任者: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　編

責 任 編 輯:王　應

標 準 書 號:ISBN 978-7-301-11837-5/B・0523

出 版 發 行:北京大學出版社

地　　址: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　100871

網　　址:http://www.pup.cn　　新浪官方微博:@北京大學出版社

電 子 信 箱:zpup@pup.cn

電　　話:郵購部 62752015　　發行部 62750672　　编輯部 62756449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　刷　者: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經　銷　者:新華書店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　16 開本　49.5 印張　470 千字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　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　　價:500.00 元

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

「十一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・重大工程出版規劃
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
北京大學「九八五工程」重點項目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一一九册

首席總編纂　季羡林

項目首席專家　湯一介

總　編　纂　湯一介　龐　樸　孫欽善　安平秋（按年齡排序）

本册主編　陳　静　李存山

《儒藏》精華編凡例

一、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。《儒藏》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、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。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。

二、《儒藏》精華編爲《儒藏》的一部分，選收《儒藏》中的精要書籍。

三、《儒藏》精華編所收書籍，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。傳世文獻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，大類、小類基本參照《中國叢書綜録》和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，於個別處略作調整。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，僅存目録，並注明互見。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，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。韓國、日本、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，編爲海外文獻部類。

四、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，一仍底本原貌，不選編，不改編，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。

五、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。以對校爲主，確定内容完足、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，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。出校堅持少而精，以校正誤爲主，酌校異同。校記力求規範、精煉。

六、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，結合古籍標點通例，進行規範化標點。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（《》）外，其他一律省略。

七、對較長的篇章，根據文字内容，適當劃分段落。正文原已分段者，不作改動。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。

八、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《校點説明》，簡要介紹作者生平、該書成書背景、主要内容及影響，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、校本（舉全稱後括注簡稱）及其他有關情況。重複出現的作者，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。

九、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，小注一律排爲單行。

鳴謝

《儒藏》精華編惠蒙善助，共襄斯文；謹列如左，用伸謝忱。

本焕法師　壹佰萬元

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　馮建新先生　壹佰萬元

NE·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　張志峰先生　壹佰萬元

付剛先生　伍拾萬元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本册審稿人　陳　新

本册責任編委　王豐先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一一九册

經部　四書類

四書總義之屬

孟子序說

《史記·列傳》曰：「孟軻，趙氏曰：「孟子，魯公族孟孫之後。」《漢書》注云：「字子車。」一說：字子輿。騶人也。騶，亦作鄒，本邾國也。受業子思之門人。子思，孔子之孫，名伋。《索隱》云：「王劭以人爲衍字」，而趙氏註及《孔叢子》等書亦皆云「孟子親受業於子思」，未知是否。道既通，趙氏曰：「孟子通五經，尤長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。」程子曰：「孟子曰：『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。』『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』故知《易》者莫如孟子。又曰：『王者之迹息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』又曰：『《春秋》無義戰。』又曰：『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。』故知《春秋》者莫如孟子。」尹氏曰：「以此而言，則趙氏謂孟子長於《詩》、《書》而已，豈知孟子者哉？」游事齊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適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。按《史記》，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，孟子始至梁。其後二十三年，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，齊人伐燕，而孟子在齊。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，後乃見梁惠王、襄王、齊湣王。獨《孟子》以伐燕爲宣王時事，與《史記》、《荀子》等書皆不合。而《通鑑》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，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。然《考異》亦無他據，又未知孰是也。當是之時，秦用商鞅，楚、魏用吳起，齊用孫子、田忌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，以攻伐爲賢。而孟軻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與萬章之徒序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」趙氏曰：「凡二百六十一章，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。」韓子曰：「孟軻之書，非軻自著。軻既没，其徒萬章、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。」愚按：二說不同，《史記》近是。

韓子曰：「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，軻之死不得其傳焉。荀與揚也，擇焉而不精，語

焉而不詳。」程子曰：「韓子此語，非是蹈襲前人，又非鑿空撰得出，必有所見。若無所見，不知言所傳者何事。」又曰：「孟氏，醇乎醇者也。荀與揚，大醇而小疵。」程子曰：「韓子論孟子甚善，非見得孟子意，亦道不到。其論荀、揚則非也。荀子極偏駁，只一句『性惡』，大本已失。揚子雖少過，然亦不識性，更説甚道？」又曰：「孔子之道大而能博，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，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。其後離散，分處諸侯之國，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，源遠而末益分。惟孟軻師子思，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。自孔子没，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。故求觀聖人之道者，必自孟子始。」程子曰：「孔子言『參也魯』，然顔子没後，終得聖人之道者，曾子也。觀其啓手足時之言，可以見矣。所傳者子思、孟子，皆其學也。」又曰：「揚子雲曰：『古者楊、墨塞路，孟子辭而闢之，廓如也。』夫楊、墨行，正道廢。孟子雖賢聖，不得位，空言無施，雖切何補？然賴其言，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，崇仁義，貴王賤霸而已。其大經大法，皆亡滅而不救，壞爛而不收。所謂存十一於千百，安在其能廓如也？然向無孟氏，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。故愈嘗推尊孟氏，以爲功不在禹下者，爲此也。」

或問於程子曰：「孟子還可謂聖人否？」程子曰：「未敢便道他是聖人，然學已到至處。」愚按：「至」字，恐當作「聖」字。程子又曰：「孟子有功於聖門，不可勝言。仲尼只説一箇『仁』字，孟子開口便説『仁義』。仲尼只説一箇『志』，孟子便説許多『養氣』出來。只此二字，其功甚多。」又曰：「孟子有大功於世，以其言性善也。」又曰：「孟子性善、養氣之論，皆前聖所未發。」又曰：「學者全要識時。若不識時，不足以言學。顔子陋巷自樂，以有孔子在焉。若孟子之時，世既無人，

安可不以道自任？」又曰：「孟子有些英氣。才有英氣，便有圭角，英氣甚害事。如顏子便渾厚不同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。孟子大賢，亞聖之次也。」或曰：「英氣見於甚處？」曰：「但以孔子之言比之，便可見。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，比之玉，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，無許多光耀也。」

楊氏曰：「《孟子》一書，只是要正人心，教人存心養性，收其放心。至論仁、義、禮、智，則以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之心爲之端。論邪說之害，則曰：『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。』論事君，則曰：『格君心之非』、『一正君而國定』。千變萬化，只說從心上來。人能正心，則事無足爲者矣。《大學》之脩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其本只是正心、誠意而已。心得其正，然後知性之善。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。歐陽永叔却言『聖人之教人，性非所先』，可謂誤矣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，堯、舜所以爲萬世法，亦是率性而已。所謂率性，循天理是也。外邊用計用數，假饒立得功業，只是人欲之私，與聖賢作處，天地懸隔。」

四書訓義卷二十三　孟子卷一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孟　子

梁惠王章句上

凡七章。

孟子見梁惠王。

梁惠王，魏王罃也。都大梁，僭稱王，謚曰惠。《史記》：惠王三十五秊，卑禮厚幣以招賢者，而孟軻至梁。

王曰：「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叟，當作叜，从宀从火从又。叟，从巢省，音方歛切。音義各別。

叟，長老之稱。王所謂利，蓋富國彊兵之類。

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

仁者，心之德，愛之理。義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也。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，下文乃詳言之。後多倣此。愛，當作㤅，下同。

「王曰：『何以利吾國？』大夫曰：『何以利吾家？』士、庶人曰：『何以利吾身？』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。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乘，本作椉。饜，本作厭。饜，不成字。

此言求利之害，以明上文「何必曰利」之意也。征，取也。上取乎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

交征。國危，謂將有弒奪之禍。乘，車數也。萬乘之國者，天子畿内地方千里，出車萬乘。千乘之家者，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，出車千乘也。千乘之國，諸侯之國。百乘之家，諸侯之大夫也。弒，下殺上也。厭，足也。言臣之於君，每十分而取其一分，亦已多矣。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，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，其心未肎以爲足也。

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

此言仁義未嘗不利，以明上文「亦有仁義而已」之意也。遺，猶棄也。後，不急也。言仁者必愛其親，義者必急其君。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，則其下化之，自親戴於己也。

「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」

重言之，以結上文兩節之意。　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，天理之公也。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，人欲之私也。循天理，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。徇人欲，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。所謂毫釐之差，千里之繆。此《孟子》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，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。　大史公曰：「余讀《孟子》書，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，未嘗不廢書而歎也。曰：嗟乎！利，誠亂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，常防其源也。故曰：『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好利之獘，何以異哉？」程子曰：「君子未嘗不欲利，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。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。當是之時，天下之人惟利是求，而不復知有仁義。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，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獘，此聖賢之心也。」徇，本作殉。釐，當作氂。

好，當作攷。

訓義儒者之道，進之可以成王業，退之亦以保其國家，惟擇於義利名實之閒而已。義非以爲利計也，而利原義之所必得。義非徒以其名也，而名爲實之所自生。故君子之道，心有必正者，言有必慎。以名言一出，而世道人心之升降在焉，爲得失安危之本。所以君詔其下，臣告其君，於此有斷然不可易者。而君子格君心之非，雖陷溺之主，其辭必嚴焉。孟子晚遊於梁而見惠王，因其求士之誠，而姑試吾行道之志。於時梁有可王之資，而已成乎危亡之勢，王不自知，孟子則見之審矣。進而圖王者，必先退而可以保國。乃王沈迷於富彊之習，迎孟子而問曰，叟之不遠千里而來也，梁之事亦既知之矣。寡人所急求於今日，惟是有所謀而無其資，有所求而不我遂，叟將何以利之乎？夫王當君子之前昌言求利而不諱，則其所以播告於臣民者愈可知矣。且其曰利者，其能求利於國以外乎？毋亦於此區區之國中而求之也。是見不出於近小，而與國人爭有無也。孟子對曰，以道言之，人君以無欲爲王道之本，不可曰利。即以事言之，欲遠其害而享自然之益，亦何必情一動而即形之於言，言一出而不恤其實，大聲疾呼以曰利乎？以道言之，王者以愛養斯民爲牧人之道，以循理制事爲人君之職，❶唯仁義而已。即以事言之，欲安其位而收自然之效，亦唯有正其心以求諸道，道一建而定以爲名，問諸心，謀諸衆，獨有仁義之可

❶「人君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君人」。

言而已矣。❶乃王今者而必曰利，將以爲求利而遂無不利乎？則以王之皇皇然謀利者而計之，王曰何以利吾國也，國之外不暇及，國之中不詳記，將使進王前者竭計盡力以酬王之言也。唯然，豈國之當利，❷而國之大夫、士、庶人不當利乎？可以利王者王謀之，則可以利大夫、士、庶人者，大夫、士、庶謀之矣，❸亦必曰何以利吾家與身。言之無慙，求之無厭，講所以得，❹慮所以失。❺止此土地之産、人民之力，群起而計之，何以利哉？上征之下，重爲斂而已。下征之上，私爲竊而已。如是而國之不危也，得乎哉？則試取春秋以來危國亡身之往事而驗之。不有萬乘之國其君見弑者乎？非利祿薄者之能成乎逆也，必千乘之家矣。不有千乘之國其君見弑者乎？非無其利者之有其邪心也，必百乘之家矣。止此一國耳，於萬乘之中而受分土者千矣，於千乘之中而食采邑者百矣。爲人臣者分君之國而得其什一，可以安分而無怨争矣。然而弑逆之禍必在此者，何也？則惟君倡於上而臣效於下也。天下之利，以義裁之則各有其制，以利計之則利安有窮哉？苟其君謂取民之制不必有恒，倉廩府庫之藏不必有節，逞私遂欲之志不必有經，皇皇然進臣民而急商自利之術，以正人君子之定論爲迂遠而義後矣，以持籌操算之邪説爲尚而利先矣。廉恥喪於朝廷，而貪冒成乎風

❶「獨」上，衡陽殘鈔本有「亦」字。
❷「國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王」。
❸「庶」下，衡陽殘鈔本有「人」字。
❹「講」下，衡陽殘鈔本有「其」字。
❺「慮」下，衡陽殘鈔本有「其」字。

尚，千不可厭也，百不可厭也，惟有奪而已矣。以一人奪一國而利小，以一國奪一人而害大，篡弑相仍，非往事之明鑒乎？王曰何以利吾國，而不問仁義也，將以爲言仁義而且失吾利乎？則設以王之皇皇然謀仁義者而思之，人莫不有不忍人之心，而能愛上。以爲不忍人者將妨吾之刻覈以求利，置而不言，而下不知有仁矣。如其上以愛爲心，而言無不仁，則臣民蒸蒸然相感而爲仁。仁矣，而猶忍遺其親乎？凡受恩而有身家者，非公族則甥舅也。推之於民，亦世相依爲父母者也，其竭力以體國之利病當何如也？人莫不有不敢爲之心，而能敬上。以爲不敢爲者將妨吾之侈踰以求利，置而不言，而下不知有義矣。如其上以敬爲本，而言必於義，則臣民輯輯焉相勉於爲義。義矣，而猶敢後其君乎？凡有其身而受治者，踐其土則食其毛也，推之於臣，尤受爵禄於上者也，其任職以任國之安危當何如也？❶故以事言之，不遺親，不後君，而王利矣。不著一利之名，而徐收其利之實，此非仁義之必然者哉？故王今者有大有爲之資，欲焉而無不得，爲焉而無不成者，此臣民也。乃樞機一失，言發於口，勢成於國，害不在天下而在封内，不患交侵之彊鄰而在蕭牆之隱禍，不在臣民之心力不輸而在臣民之習尚不軌。然則論之於廷，詔之於衆，王言之出，其可勿擇乎？王即欲有家有身者戮力同心以紓國之急，而使王無往而不利，亦當進君子而問之曰，民之不遂其生，何以廣吾心之愛？國之不軌於正，何以

❶「任職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共職」。

裁事之宜？令盈廷之耳目一新，四野之風俗漸迻而已矣。如是而利在矣。何必錮在己之聞見於尋丈之閒，樂策士之權謀爲錙銖之計，以倡率臣民於忘親罔上之私，而貽無窮之害哉？言者，心之徵也。心者，事之符也。事者，勢之趨也。勢者，利害之極也。故今一聞王言，而不覺怵然憂王之不保也。王而欲盡吾之言乎？請王自易其言始。嗚嘑！此儒者之言所以大異於流俗，而非庸主所樂聞也。然得失利害昭昭然於古今興亡之數，則君子非有高遠難行而寡效之道，固不可誣矣。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立於沼上，顧鴻鴈麋鹿，曰：「賢者亦樂此乎？」

沼，池也。鴻，鴈之大者。麋，鹿之大者。

孟子對曰：「賢者而後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

此一章之大指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。麀鹿濯濯，白鳥鶴鶴。王在靈沼，於牣魚躍。』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而民歡樂之，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，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亟，音棘。麀，音憂。鶴，《詩》作翯。於，本音烏。

此引《詩》而釋之，以明「賢者而後樂此」之意。《詩》，《大雅・靈臺》之篇。經，量度也。靈臺，文王臺名。營，謀爲也。攻，治也。不日，不終日也。亟，速也，言文王戒以勿亟也。子來，如子來趨父事也。靈囿、靈沼，臺下有囿，囿中有沼也。麀，牝鹿也。伏，安其所，不驚動也。濯濯，肥澤貌。鶴鶴，潔白貌。於，歎美辭。牣，滿

也。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，❶而民反歡樂之，既加以美名，而又樂其所有。蓋由文王能愛其民，故民樂其樂，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。享，才作亯。❷

「《湯誓》曰：『時日害喪？予及汝偕亡。』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？」

害，音曷。喪，去聲。

此引《書》而釋之，以明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」之意也。《湯誓》，《商書》篇名。時，是也。日，指夏桀。害，何也。桀嘗自言，吾有天下，如天之有日，日亡吾乃亡耳。民怨其虐，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，此日何時亡乎？若亡，則吾寧與之俱亡。蓋欲其亡之甚也。孟子引此，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，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。

訓義 梁惠王從禽無度而不恤其民。從禽之過顯而小，過顯則自知愧怍，而其爲過也尤小，❸則雖賢君亦不妨於有之而無傷於治。不恤民之過隱而大，以其私利爲心，方將自謂謀國之善術而無慚，乃衆叛親離之禍實由於此，所謂隱而大也。是不賢者之所以危國亡身，自貽伊戚者也。孟子燕見於王，王方立於沼上。勤萬幾者固有所不暇，而治定功成之後，亦何必戴星出入於朝宁閒，而無片時之閒適乎？於時王之立也，以視鴻鴈麋鹿而立也，乃不覺愧心内生，以爲是必君子所不屑也。顧鴻鴈麋鹿而問孟子曰，賢者亦有此樂乎？意賢者之心勞神焦思，❹無時之自適也。❺

❶「力」，原誤作「方」，今據啖柘山房本改。
❷「才」，啖柘山房本作「當」，當是。
❸「尤」，衡陽殘鈔本無此字。
❹「心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必」。
❺「無」下，衡陽殘鈔本有「一」字。

孟子曰，賢不賢豈在此哉？而即以樂言，亦惟賢者而後樂此也。賢者優然有餘於君國子民之道，則其有此也，安享無虞，而志自得，樂無窮矣。若不賢者，雖有此乎，而有之也。❶勞人以求有，其既有之也，不得一日安處其側，災害至而臺沼爲墟，禽魚動他人之感，何樂之有哉？賢者而後樂此，於文王徵之矣。《靈臺》之詩，咏文王豐亨裕大之休，以淫佚咏歎其樂之甚者也。其詩曰，王之始至於靈臺之壤，經畫而欲築也，王視其疆址，以繩度而正焉，經之已耳。王定其規兆，修治其基焉，營之已耳。攻之者則庶民也，分事賦功，衆心集也。乃攻之者不見勞，而成之者忘其久，若不日焉成之矣，非王之亟之也。經始之初，已下綏成之令，而庶民之子來者自亟也。於是而臺成焉，囿亦成焉，沼亦成焉。而王遊之囿，亦如臺也，曰靈囿。王觀於囿，麀鹿攸伏，美哉，何其馴也！麀鹿濯濯矣，美哉，其肥而潤也！白鳥鶴鶴矣，美哉，其肥而潔也！沼亦如臺焉，曰靈沼。王觀於沼，於乎充滿其中者，魚也。時而躍矣，美哉，其蕃而活也！可以寓目焉，可以適心焉。吾王日昃不遑之心，其自此得暘乎？詩言如此，文王亦猶是人之情也，而能不樂哉？夫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築之勤，浚之勞。志其勤勞足矣，❷而且歡樂之。樂於心，徵於言，爲之名，安於其實。文王之名之，民無異詞，民之欲名之，文王因以爲名焉，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。靈之爲言神也，忘

❶「而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未」。
❷「志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忘」。

人之勞而謂神授之也。靈之爲言善也，民見爲善因爲王善之也。臺、沼然而囿亦然矣。曰「攸伏」曰「濯濯」，見鹿麀而神怡焉。曰「牣」曰「躍」，見魚鼈而志矜焉。鹿、魚然而鳥亦然矣。由今思之，文王於此時也，登是臺，涉是囿，臨是沼，麀鹿在林，魚鼈在沼，王顧瞻俯仰之閒，樂乎？不樂乎？而民爲之攻，又爲之美名以稱之，又欣幸其禽魚之各得，身日以安，國日以盛，卒以燕皇天而昌後嗣。樂之能樂之，有之而不慚，流連而不損其德。所以然者何也？古之人與民同樂也。民有場圃，即王之臺沼。民有雞豚，即王之禽魚。老者養焉，少者育焉，皆文王推其欲樂之心以使民各得遂其樂。故上下交得，而交相勸勉，以釋其憂勞。故國日安，而王業日廣，其樂也，誠能樂矣。故曰賢者而後樂此，言其能樂，而無爲歡未幾，憂戚相仍之患也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，於桀徵之矣。桀之所游觀者，亦不過勞民力之攻也，其所馴畜而肥澤者，亦不過濯濯鶴鶴而充牣也。雖病於民，抑豈至重傷民心乎？乃未嘗言及之，若見其害己而不忍出諸口。湯之聲罪以伐桀也，亦不歷數以爲過，若惡有大焉者，而不暇及此也。《湯誓》之稱民言以暴其罪曰，是日也，其曷能喪也？予與女偕亡，所甘心焉！桀自處以日而恃其不喪，民且分怨於日而幸其速亡，至於死所樂爲而欲與之偕亡。❶衆心叛矣，國勢傾矣，升陑之師見告，安邑之衆先潰。於斯時也，非不有臺池鳥獸焉。雖有之，而國將爲墟，社將爲屋，身將徙於南

❶「爲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焉」。

巢。顧瞻園池，不知爲誰氏之有。當自慘心流涕於斯者，❶而豈樂哉？其可樂者自在，而何不樂乎？唯其目欲舒而先蹙，心欲忘而忽驚，非不欲樂也，不能樂矣。何也？唯其不與民同樂也。民有田里而芟夷之，民有父子兄弟而離散之，怨集禍深，人叛於下，而天奪其魄，憔悴以死而莫之救。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，言其不能樂，而虛有此賞心適目之觀也。賢不賢在德不在物。王道無絶人之情，而亡國有召憂之實。王亦反其本而已，何必深以此爲媿哉？

梁惠王曰：「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内。河東凶，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」移，當作迻，徙也，移，禾相倚也，音同義別。粟本作㮚，察本作詧，義亦別。

寡人，諸侯自稱，言寡德之人也。河内、河東，皆魏地。凶，歲不孰也。迻民以就食，移粟以給其老稺之不能迻者。

孟子對曰：「王好戰，請以戰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」曰：「不可。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」曰：「王如知此，則無朢民之多於鄰國也。好，當作敀。走，本作赱。然，當作嘫。

填，鼓音也。兵以鼓進，以金退。直，猶但也。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，惠王能行小惠，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，不可以此而笑彼也。楊氏曰：「迻民迻粟，荒政之所不廢也。然不能行先王之道，而徒以是

❶「自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有」。

爲盡心焉，則末矣。」

「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䢉作農者，省誤。洿，宜作污。池，本作沱。

農時，謂春耕、夏耘、秋收之時。凡有興作，不違此時，至冬乃役之也。不可勝食，言多也。數，密也。罟，罔也。污，窊下之地，水所聚也。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，魚不滿尺，市不得粥，人不得食。山林川澤，與民共之，而有厲禁。草木零落，然後斧斤入焉。此皆爲治之初，法制未備，且因天地自然之利，而撙節愛養之事也。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，祭祀棺椁所以送死，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。今皆有以資之，則人無所憾矣。王道以得民心爲本，故以此爲王道之始。粥，當作𧶠，余六切。草，當作屮，草，自保切，櫟子也。然，當作嘫。椁，本作槨。

「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朱子曰：「凡有天下者，人稱之曰王，則平聲。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，則去聲。後皆倣此。」畞今作畝，貪整美耳。

五畝之宅，一夫所受，二畝半在田，二畝半在邑。田中不得有木，恐妨五穀，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。五十始衰，非帛不煖，未五十者不得衣也。畜，養也。時，謂孕字之時，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。七十非肉不飽，未七十者不得食也。百畝之

田，亦一夫所受。至此則經界正，井地均，無不受田之家矣。庠、序，皆學名也。申，重也，丁寧反覆之意。善事父母爲孝，善事兄長爲悌。頒，與斑同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。負，任在背。戴，任在首。夫民衣食不足，則不暇治禮義。而飽煖無教，則又近於禽獸。故既富而教以孝悌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，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。衣帛、食肉但言七十，舉重以見輕也。黎，黑也。黎民，黑髮之人，猶秦言黔首也。少壯之人，雖不得衣帛食肉，然亦不至於飢寒也。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，極裁成輔相之道，以左右民，是王道之成也。煖，當作煗。煖，音況袁切。義同而音異。斑，本作辬。

「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，塗有餓莩而不知發。人死，則曰：『非我也，歲也。』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，曰：『非我也，兵也。』王無罪歲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」莩，當作殍，婢小切。莩，芳無切。音義皆別。

檢，制也。殍，餓死人也。發，發倉廩以賑貸也。歲，謂歲之豐凶也。惠王不能制民之産，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，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。至於民飢而死，猶不知發，則其所迻特民閒之粟而已。乃以民不加多，歸罪於歲凶，是知刃之殺人，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。不罪歲，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，天下之民至焉，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。程子曰：「孟子之論王道，不過如此，可謂實矣。」又曰：「孔子之時，周室雖微，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，故《春秋》以尊周爲本。至孟子時，七國争雄，天下不復知有周，而生民之塗炭已極。當是時，諸侯能行王道，則可以王矣。此孟子所以勸齊、梁之君也。蓋王者，天下之義

主也。聖賢亦何心哉？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。」微，當作敳。

訓義人君愛養斯民之道有三：一曰制恒產，二曰裕民力，三曰修荒政。修荒政之術，以發倉廩、節食用爲先，然而一時之權耳。若民力已裕，則民自有餘而無待上之賑救。至於制恒產，而因使有恒心，則民力已裕之後，方可徐定其規畫。規畫定則王業成，人順於下，天佑於上，綏萬邦而屢豐秊，效必有至者。故王政以裕民爲先務，而在政散民離之後，則不得已而用救荒之策，以解一時之困而徐圖之。彼庸主者，救荒之政不修，而況其進此者乎？乃君子猶必舉其全以教之，王政無難行，決於反本之一念而已。梁惠王之時，秊饑，民死散，生無養，死不葬，王且閉倉廩而崇侈靡，乃徒以迻民迻粟爲救荒之政。顧自言於孟子曰，人君之於民，亦唯是心之可盡焉耳，安能以一人養一國哉？而寡人之於國，爲之籌量，爲之經理，自信爲盡心焉耳已矣。當河内之凶也，則迻其力可遷而財不能坐糴者於河東，其民之力不可遷而財能坐糴者，則迻粟於河内。乃未幾而河東又凶矣，迻之也亦然。迻民則有防護安插之令，迻粟則有閉糴梗道之禁，必亦勞矣。瞀鄰國之歲亦或凶矣，而救之之政，無有嚴禁令、課轉徙如寡人者。而鄰國之民，聞其猶是殷庶不加少。寡人之民，日以彫喪而不加多。自反無慙，而不知其故何也。或者天失其至公，而獨降禍之酷乎？愚哉王乎！民之可迻者，丁壯自迻焉。粟有可迻者，富民大賈自迻焉。而何待於爾？且徒欲與鄰國競彊，而不知斯民之可與圖大功也。孟子以其言之

可笑，而姑爲不經之言以醒之曰，王不知民多寡之故，未可以即悟也。就王所好者而言之。王好戰，則明於戰之術矣。戰有勝敗，得失之所成也，盡心不盡心之效也。戰有功罪，勝敗之所定也，是亦加多加少之數也。可以喻王之於民矣。今夫戰，兩敵相持，亦王與鄰國争彊弱之勢矣。填然鼓之，君屬望於將，將屬望於兵，亦百姓遇凶而屬望於王之情矣。兵刃既接，勝也恒於斯，敗也恒於斯，亦人君遇災修政，不容不盡心之形矣。乃棄甲曳兵而走，無戰之心，無戰之術，亦盡心而不知盡之比也。於時或五十步而後止，或百步而後止，幸脱於敵，而自相比擬，若有遠近之差焉。乃以五十步而笑百步者曰，何爲其怯也？斯人也，可以笑人乎？未可以笑人乎？惟王度之。王曰，五十步者，特於既走之後，誇善走人術，自矜爲不百步耳。夫戰但有前而無卻，五十步者亦走也，而何笑焉？孟子曰，吾以爲王之不知此耳。王如知此，則知勝敗不同歸而必期於一勝而不可敗，功罪不同等而必期於無罪以爲功。則一國之中止此民，止此粟，民無積貯而素備不修，上無特恩而聽其自逡，民逡不已而流亡於境外，粟逡已盡而坐困於空倉，暫爲塗飾之文，無當生全之實，則亦與鄰國之聽民自逡者亦何如乎？❶而望民之加多於鄰國乎？夫欲聚民而養之，上不勞而下自裕者，則有道矣。此則鄰國之所不能爲，而愛養斯民者之所亟亟而行者也。前之凶而民已死亡，不可追矣，及今而爲之，尚可爲也。爲時無幾，而東作

❶「亦何如乎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何殊乎」。

又興矣。田疇猶是也，林池猶是也，就已然而敷治焉，其唯不違農時乎！兵可無競也，役可無煩也，民自安其土，治其田，懲凶荒而樂積貯，穀不可勝食矣。❶且令數罟不入污池乎，上不尚味也，下不貪食也，民自廉於取，樂於畜，以鮮食繼艱食，魚鼈不可勝食矣。且令斧斤以時入山林乎，上無營造也，下無怨忮也，民知材已材，木已木，拱把未幾而千章已茂，材木不可勝用矣。今王之民炊無粟，終季而不肉食，生無養，死無奠，而且道殣不收，求一木之斂形而不得，抱憾終身，幸有存者，去此而已矣。如其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則養生有具，喪死有材，可無憾矣。養生喪死而無憾，樂土可以安居，豐凶可以豫圖，自相育也，自相愛也，而念所受賜，皆君之愛之而育之也。古之王者，或當微弱之後，或當遷徙之餘，取凋敝之民人，立遠大之規模，務得其歡心，以聚順而安其土，由是而大有爲之業以徐待其經綸，於此始矣。夫然後因民之各足，豐不妄用，而凶不言飢，民力之裕，可與圖成矣。則制産之政立，而所以勸成民之恒心者即在焉。生人之道，以養老爲先，非但興起斯民於仁厚，而民之自愛其天季以樂盡其心力，爲久長之計者，實鼓舞之而不倦。故制産者急取老者之衣食而計之。五畝之宅，本以安民居也。而宅地無征，能廣其場圃，得樹以桑矣。絲絮無苛求，而民勸於種植，樹桑之令必行矣。則繅之織之，取諸匹婦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民能自畜也。官無橫取，胥

❶「穀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無奪食，當孕乳之時，誰忍殺之？ 制之以儉，勸之以勤，而收養之事，❶不待令而行。則生以續生，不溢不匱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若夫壯者之自養也，則一夫之田百畝，取足於公田之外而餘夫不分，因其上地、中地、下地之差而九人之食恒裕。勿奪其時，亦循乎始之不違者而已。民有餘力，自相勉以勤，數口之家，可以弗飢矣。不恃民之能養其老，而上有其使之可以養者存。不恃民之自足其食，而上制之以可以足者定。上無所督於下，下無所待於上。上之所以裁成之者，謹吾庠序之教，以樂育其後秀，法言是習，大道是修，不見異而遷焉。夫孝弟之事，使可爲也，使自盡也。樹畜之中，已明示以敬老事親之實，而其所以然之理與所必飾之文，則於庠序之中進學士而申之。民以士爲望，而士予民以倡，和平化洽，而愛敬大行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非待責其子弟以服勞也，仁厚生心，自不容已也。夫恒産一制，而恒心自篤。於斯時也，老者衣帛食肉矣，黎民不飢不寒矣，各因其時，亯其利，有無不待通也，上下不相賜也，民氣和而天心膺。古王者之積功絫仁，以爲天下之歸往，此而已矣。然而猶有疑焉，曰，天之困我而民不順，鄰國之方彊而勢不一，有不王者乎？ 以理度之，以情推之，以勢審之，未之有也而豈區區與諸侯競多寡哉？ 然則因王之民，就王之國，興王之大業，可次弟而舉。而前此之未能，王所宜追悔，後此之有爲，漸次而行。乃今則歲方凶，民方死，旦夕之計且以救荒爲急，王

❶「收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牧」。

且無能念焉，則王過甚矣。有盡之粟，遂之必無可遂也。王以飲食燕樂爲務而下化之，椎殺畜士之費日興而屠販利焉。狗彘所食者皆人之食也，而不知節也。無食之民，遂之而不能至所遂也。無以充餱糧而餒於中路，且無所求棺椁而棄於原野。塗有餓殍，而王之倉廩實焉，不知發也。如是而人之死也固然矣。乃曰，吾已盡心焉，非我之咎也，歲之洊凶較鄰爲甚也。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，而曰，殺之者非我也，兵也。兵成乎害，而操之在我，委罪於兵，不亦愚乎？故王今者但追既往之失，知制産之無恒，民力之不裕，皆父母斯民之道不能盡，而且爲之傷，急任目前之過，以儉節用而愛五穀，以積爲無益而散倉廩，由是而裕民力，由是而制恒産，皆此恐懼修省不敢怨天之一念爲之，則仁澤敷而成乎樂土，天下之民聞風而至，可計日而待也。不此之圖，舉而怨之不可知之時數，以與鄰國較多寡，五十步笑百步，何以異於彼哉？一時之權宜，可大可久之永圖，以次行之，在王一念而已矣。

梁惠王曰：「寡人願安承教。」

承上章，言願安意以受教。

孟子對曰：「殺人以梃與刃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無以異也。」梃，徒頂切。

梃，杖也。

「以刃與政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無以異也。」

孟子又問，而王荅也。

曰：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莩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。莩，當作殍。率，當作衛，今省。獸，當作嘼。

厚斂於民以養禽獸，而使民飢以死，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。

「獸相食，且人惡之。爲民父母，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，惡在其爲民父母也？」「惡之」之「惡」，去聲。「惡在」之「惡」，平聲。

君者，民之父母也。惡在，猶言何在也。

「仲尼曰：『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！』爲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？」俑，音勇。

俑，從葬木偶人也。古之葬者，束艸爲人，以爲從衞，謂之芻靈，略似人形而已。中古易之以俑，則有面目機發，而大似人矣。故孔子惡其不仁，而言其必無後也。孟子言此作俑者，但用象人以葬，孔子猶惡之，況實使民飢而死乎？　李氏曰：「爲人君者，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。然殉一己之欲，而不卹其民，則其流必至於此。故以爲民父母告之。夫父母之於子，爲之就利避害，未嘗頃刻而忘於褱，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？」

訓義 季凶則君不舉，馬不食粟，既以節五穀爲生人之用，且當死亡在目之日，而令禽獸暴殄以充肥，則觸目警心，而有所不忍。此不忍之心爲生民之所託命，❶即國脈之舒促、❷後嗣之絶續所由也。梁惠王當凶荒之日，恬不知恤，聞孟子之言而曰，寡人願安心以承教而行之。其言似也，乃侈心於王業之成，而忘目前百姓之苦，則猶未有悛心也。❸ 孟子曰，仁不仁之分，生與殺二者而已。王亦知王之日殺人而不知乎？　今夫殺人者，或以梃，或以刃。將疑夫梃無必殺之道，而刃無可不殺之勢，

❶「不忍之心爲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「促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蹙」。
❸「心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而謂有以異乎？王曰，梃與刃異，而逮已成乎殺之後，則梃不加輕，而刃不加重，無以異也。孟子曰，殺者刃也，而命之殺者政也。有自操刃以殺者，有待傳令使人殺之者。❶將疑夫操刃者有殺之之事，而頒政者無殺之之實，有以異乎？王曰，殺之者刃，而命之殺者政，則以刃者無所辭罪，而以政者亦難以逃責，無以異也。孟子曰，王知此，則及今而自反，以求無殺王之民者，可推矣。今者季凶而民死，❷王且曰非我殺之。乃内而顧王之供御，有非殺之具乎？外而視梁之死者，誰非受殺之人乎？王之庖則有肥肉矣，廄則有肥馬矣，豢之秣之而使之肥者，誰所耕之粟也？乃民則有飢色矣，野則有餓殍矣，生者死，死者棄，而使之然者，誰奪其食也？夫獸豈能奪人之食以殺人乎？王率之也，❸此率獸而食人也。前者不及悔，而今者猶不知戒，大庖常盈，六御常調，儲倉粟以待獸之乏而不發，獸之食人無已，而安問王道哉？民怨於下，天怒於上，所可爲王危者切矣，夫人安得不怨也？獸有相食者，人且惡之，於是驅而遠之，搏而殺之，不遺餘力焉。乃非獸也，人也。非但人也，爲民父母之一人也。嚴徵求之政於前，布豢飤之政於後，❹皆不免於率獸而食人。則人之惡之，不敢言而敢怒，猶望其以父母之道相尊親，其可得乎？怨謗興而離叛起，所可爲王危者一也。❺人惡之，而天安得

❶「待」，衡陽殘鈔本無此字。
❷「季凶」，原誤作「凶季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❸「率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殺」，是。
❹「飤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飼」。
❺「一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不怒哉？天之生人也貴矣。人與人相類，而有不忍之心，乃天所生人之理，以繼其生於無窮也。則此不忍之心，即生生之理也。故仲尼曰，廢塗車芻靈而刻木爲俑，始制此者，其無後乎！故史册不傳其人，而不知爲誰氏之作也。仲尼之譏之者，爲俑有人形，既彫琢相之而又薶之，臨穴而視，耳目手足方完好而遽毁焉，無不忍之心也。象人不可，而況人乎？王方欲保國傳世，以貽令祚於子孫，而如之何封倉廩以豢獸，使此含靈受性之民飢而死也？下傷民心，而上干天和，此可爲王危者又其一也。王且勿言王業也，民之離合在此，國之安危在此，世祚之絶續在此。減膳羞，節車騎，在王一念之惻然耳！王而幸聽吾言乎，請自此始。　政，傳令也。

梁惠王曰：「晉國，天下莫强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，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，南辱於楚。寡人恥之，願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則可？」强，當作彊。叟，當作安。長，上聲。喪，去聲。比，必二切。

魏本晉大夫魏斯，與韓氏、趙氏共分晉地，號曰三晉，故惠王猶自謂晉國。惠王三十年，齊擊魏，破其軍，虜太子申。十七年，秦取魏少梁，後魏又數獻地於秦。又與楚將昭陽戰，敗，亡其七邑。比，猶爲也。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。

孟子對曰：「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

百里，小國也，然能行仁政，則天下之民歸之矣。

「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税斂，深耕易耨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可使制梃以撻秦、楚之堅甲利兵矣。省，所景切。深，當作突。易，去聲。耨，奴

豆切。長，上聲。

省刑罰，薄税斂，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。易，治也。耨，耘也。盡己之謂忠，以實之謂信。君行仁政，則民得盡力於農畝，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，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。

「彼奪其民時，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，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。散，當作㪔。

彼，謂敵國也。

「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誰與王敵？夫，音扶。溺，當作休。

陷，陷於阱。溺，溺於水。暴虐之意。征，正也。以彼暴虐其民，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，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，則誰與我爲敵哉？

「故曰『仁者無敵』。王請勿疑！」

仁者無敵，蓋古語也。百里可王，以此而已。恐王疑其迂闊，故勉使勿疑也。　孔氏曰：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，孟子之論在於救民。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，蓋孟子之本意。」

訓義 庸主有可爲之資，乘可爲之勢，而不能成其大業，終至敗亡者，始於憤而終於疑。其始而憤也，妄動而不知反，則必敗，敗則慍。慍則不知所爲，而畏難沮喪，雖有深計可以成不世之功者而亦疑。君子於此急破其疑，而示之以易，使之反本而自治，甚盛心也，而無如其不能聽，何也？梁惠王三敗之後，言情於孟子曰，國之盛衰因乎彊弱。由彊而之弱，則既弱而欲其彊亦難矣。晉之爲國，河山之固，士馬之雄，東折齊，西制秦，南抑楚，天下莫有如其彊者。史册所載，父老所傳，叟固習知之矣。及寡人之身，幅員未改也，甲兵未

替也，乃不得志於趙而齊乘之，馬陵之敗，長子且死焉。西而秦人見脅，西河之地拱手而喪者七百里。賂秦將以制楚，而爲昭陽所困，師敗而辱焉。莫彊之故國，求逞志而一不能，寡人安得不恥哉？今者欲洒其恥，且爲原野之戰士、不返之胤子、受辱之先君一洒之。乃土地蹙矣，戰士殲矣，四顧而無可據之彊，求所以可洒者無有也。其將如之何？嗚呼！以惠王之憤戾争彊，而神折氣沮，旁皇而無策，遂至此乎！欲戰而無可戰，欲守而亦無可守，雖有威加海内之弘圖，必且疑其非己所堪矣。庸人之以憤而成怯如此乎！孟子曰，是何足患哉？夫地方百里，有國之可憑，有民之可用，旦夕改計而天下在吾目中，可以王矣。何況王之撫有兩河，爲霸國之餘業哉？夫審乎在我而有其道，審乎在彼而抑有其時，此吾所可爲王信者也。❶何也？王唯戰争是亟，而仁政不施，故成乎嚮者之敗，而不知可以王者自有道也。王如施仁政於民乎，勿求之境外之攻取而求之廟堂之敷施，勿求之不可知之國勢而求之有可據之民心。以不忍人之陷於刑也，不妄法以聽有司之出入，而躬省督之以行其矜恤。❷以不忍人之飢而死也，不委法以殉陋習之箕斂，而務薄征之以全其生養。民乃得深耕焉，無鹵莽也，易耨焉，無滅裂也。耕耨得而食無不足，此仁政之以解民於疾困而養其生者也。夫然，而教可行矣。刑不濫則無避咎不遑之憂，税不重則無謀生不給之慮，其

❶「王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❷「行」上，原衍「施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日暇矣。壯者以此時也，爲受教於上之日也，使之修而自勸於修。孝弟者其性之所有也，忠信者其心之所安也。風之以庠序學校之講習，而納之於飲蒸合耦之親睦。以其孝弟事其父兄，而不忍之心日摯。以其忠信事其長上，而不敢之志日嚴。夫然，一國之民煦煦然如父子之相爲親睦，相爲勸勉，安與存而危與亡，曉然於天經地義之不可毀，而生死以戴王。王如欲致討於秦、楚乎？勿勞戰也，制梃而撻之，堅甲利兵莫能敵矣。此審乎在我而有其道者也。雖然，王將有所不能信者焉，謂秦、楚如此其彊大，而何易制梃以撻也邪？則審乎在彼，而今時之易可知矣。夫彼秦、楚之於民何如？法驅之而使戰，而民心之離，彼有以致之焉。刑黷而稅重，民日奔走不暇，而奪其可耕之時，使不得耕耨，耕耨廢而民安得不困？父母且無養矣，救死不贍，而不相爲恤，由是而父母凍餓焉，兄弟妻子離散焉，衆散民離，人自爲生，而孝弟忠信之心澌滅盡矣。如是者，❶非民之不能自養也，非民之忍於忘親而背義也，彼其君之汲汲於富彊者陷溺之也。夫民亦何堪此陷溺哉？無王者起，靡所適從，不得已而爲之驅役耳。王以至仁大義，率親睦一體之民往而征之，其主非不欲敵也，而民脫於陷溺以就仁者，倒戈之不暇，而孰與王敵乎？則制梃以撻，能豫料之而不爽者也。故古語有之曰：「仁者無敵。」言仁者之無事於彊也。奮興於微弱，而威加於天下，勇者失力焉，智者失謀焉，民心得而國本固，大順之休、王業

❶「者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之成可必也。王今者得勿有疑心乎？難得易失者，時也。易離而易合者，民也。爲之在我而膺之在彼者，道也。敗不足以爲憂，弱不足以爲恥，天下不爲而見其難，自我爲之而見其易。我可以自信，而即可爲王信。請勿疑焉。仁道在邇，爲之而已矣。嗚嘑！庸主之陋也，聞邪説則信，聞正道則疑，疑而憤，憤而愈疑，乃以可王之資而終不足與有爲。梁王之自棄，孟子亦無如之何也。

孟子見梁襄王。

襄王，惠王子，名赫。

出，語人曰：「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：『天下惡乎定？』吾對曰：『定於一。』卒，當作猝，麤没切。然，當作嘫。惡，讀去聲。❶

語，告也。不似人君，不見所畏，言其無威儀也。卒然，急遽之貌。蓋容貌辭氣，乃德之符，其外如此，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。王問列國分争，天下當何所定。孟子對以必合於一，然後定也。

「『孰能一之？』孰，當作[illegible]。

王問也。

「對曰：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』

嗜，甘也。

「『孰能與之？』孰，本作[illegible]。

王復問也。與，猶歸也。

「對曰：『天下莫不與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、八月之閒旱，則苗槁矣。天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，則苗浡然興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禦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殺人者，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

❶「去」，唉柘山房本作「平」，當是。

矣。誠如是也，民歸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誰能禦之？』」夫，音扶。浡，音勃。孰，本作[illegible]。由，當作猶，古字借用，後多倣此。

周七、八月，夏五、六月也。油然，雲盛貌。沛然，雨盛貌。浡然，興起貌。禦，禁止也。人牧，謂牧民之君也。領，頸也。蓋好生惡死，人心所同。故人君不嗜殺人，則天下説而歸之。　蘇氏曰：「孟子之言，非苟爲大而已。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，未有不以爲迂者矣。予觀孟子以來，自漢高祖及光武，及唐太宗，及我太祖皇帝，能一天下者四君，皆以不嗜殺人致之。其餘殺人愈多，而天下愈亂。秦、晉及隋，力能合之，而好殺不已，故或合而復分，或遂以亡國。孟子之言，豈偶然而已哉？」

訓義天下之勢，久離則必合。生人之情，好生而惡殺。聖賢灼知其理，而情與勢皆可決之而無疑，故立談之下，而興亡得失之故洞然矣。可與有爲者，則任聖賢而成大業，其規畫定於指顧。不可與爲而尚可與言，則聖賢亦樂與之言以動之。不可與言矣，是可不與言者也，而聖賢遠大之規，畜之已豫，而亦不禁長言之，或者其知懼乎？尚不知懼，則亦末如之何也。梁惠王，不可與有爲者也，而尚可與言，孟子亦與之言王業焉，聖賢不忍棄人也。惠王没，襄王嗣立，孟子居其國，於禮當見，猶望其可與言也。乃既見之後，而廢然返矣，出語人曰，有君人之度者，且未必有君人之心，而況無君人之度乎？今者嗣君下堂而迎予，予望之，無一而肖人君也。

予進而與相接焉，無威之可畏。加甚焉，❶其狂蕩之見於度者既然，而言更異。情未洽，志未通，猝然問曰，天下惡乎定？是非有定天下之心也，以天下爲不可定而無容定也，恃天下之不定而已得全於不定之勢也。❷吾對曰，夫天下安有終於不定之理哉？有一人者，坐明堂，朝諸侯，國不敢擅，兵不敢興，而天下定矣。七雄並峙，豈久立之勢哉？彼則曰，孰能一之也？在己既無可一之力，而諒天下無可一之人，怙亂不已之情愈見矣。吾對曰，此能一者，豈國之大、兵之彊、智勇之所能争乎？唯有並包天下之量，而存不忍匹夫之心，於殺人之事、毒民以兵、陷民以死者，不汲汲然欲之者，❸則真四海之共主也。而彼恃其威足以脅民，而亢不相下也，則曰，孰能與之？若謂不嗜殺者之仁弱僅以自保，而固有之臣民終不能背其主以往歸，則己之不肖可以長存，而不憂王者之弔民而伐罪也。吾對曰，夫豈憂無與之者哉？普天之下，今日所見爲分土分民，各戰其地、各役其主者，皆傾心恐後而戴之爲共主者也。❹則吾且得而縱言之。夫王亦無所知耳。不知物之情，則不知所以致物之理。不知物所必至之理，則不知物有難遏之勢。請觀之苗，無心也而若有情，有理也而即有勢。王知之乎？夫苗，就其未得勢者言之，弱植之艸爾。當七、八月之閒旱，無以助其生理，而且以挫折其生機，則槁矣。當其槁，亦且謂苗之終

❶「加甚焉」，衡陽殘鈔本無此三字。
❷「勢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世」。
❸「者」，衡陽殘鈔本無此字。
❹「共」，啖柘山房本作「其」。

無能爲也。而非也。天油然作雲矣，天之心，生苗之心也。沛然下雨矣，天之政，生苗之政也。苗感天而動，得勢而昌，勃然而興矣。然則天心一日有其仁愛，而羣苗即一日而改其氣象。有禦之者乎，抑於此而彼又興，亦且袖手無術而聽其蒸動者爾。❶其情如是，其勢如是，而孰能禦之？故今疑天下之不羣歸於一人者，就今日之人牧而言也。則以想夫今天下之人牧，殺其人以殺鄰國之人，殺鄰國之人而究至於自殺其人，與策士謀之，與武夫競之，削民之膏脂而富，則喜形於色，裂民之肝腦而勝，則相賀於廷，未有不嗜殺人者，故民亦屈抑無歸，而姑爲之役耳。如有不嗜殺人者，恬静以與民休息，而其國之民日生聚而樂安，則天下之民蘊抑已久，而歆得其生理，雖兵所未加，國有不服，且引領而望其來矣。誠如是之蒸蒸然動，而摇摇然想望之不寧也，去死地而得生，或迎之，或附之，勢將如何哉？猶水之就下矣。一人起而衆人和，前者往而後者續，民去而地亦去，其沛然也，非隄防之所能遏也。則雖暴君酷吏持嚴刑、設重禁以禦之，而散不可歧，潰不可止，孰能禦之哉？情者，勢之幾也。勢者，理之準也。故有志於一天下者，❷不憂列國之分裂，而不能自保其民者，勿曰有王者起亦無如予何也。王特未之知耳。凡吾所以對王者如此。其驕悖之氣，昏迷不悟，而吾持正論以折之，詞不覺其已危，然而王猶夢夢也，吾不能繼此而與之言矣。孟子遊梁，有施仁政以成

❶「者」，衡陽殘鈔本無此字。
❷「有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王業之望焉。惠王不能爲，而尚可與言。至於襄王，陷溺已深，不可與言矣。危亡在旦夕，❶而猶自恃，故其詞深，❷使稍知戒而自戢焉，亦猶忠厚待人之道也。若其論天下之勢，則古今不易之通理，言雖激而又豈過乎？　「王知夫苗乎」一段，是譬民心歸仁之勢，不可將「勃然興之」作民得更生說。❸

齊宣王問曰：「齊桓、晉文之事，可得聞乎？」桓，本皆从亘，今諱。

齊宣王，姓田氏，名辟疆，諸侯僭稱王也。齊桓公、晉文公，皆霸諸侯者。

孟子對曰：「仲尼之徒無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。臣未之聞也。無以，則王乎？」

道，言也。董子曰：「仲尼之門，五尺童子羞稱五霸。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。」亦此意也。以、已通用。無已，必欲言之而不止也。王，謂王天下之道。童，當作僮。

曰：「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？」曰：「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」

保，愛護也。愛，當作㤅。

曰：「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曰：「何由知吾可也？」曰：「臣聞之胡齕曰，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，王見之，曰：『牛何之？』對曰：『將以釁鐘。』王曰：『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』對曰：『然則廢釁鐘與？』曰：『何可廢也？以羊易之。』不識有諸？」齕，音覈。舍，上聲。觳，音斛。觫，音速。與，平聲。

胡齕，齊臣也。釁鐘，新鑄鐘成，而殺牲取

❶「危」上，原衍「而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刪。
❷「深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激」。
❸「民得更生説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民得更生之象説也」。

血以塗其釁郤也。觳觫，恐懼貌。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，不知果有此事否。郤，本用隙。

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爲愛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」

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，即所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擴而充之，則可以保四海矣。故孟子指而言之，欲王詧識於此而擴充之也。愛，猶吝也。端，當作耑。察，當作詧。

王曰：「然。誠有百姓者。齊國雖褊小，吾何愛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」然，當作嘫。

言以羊易牛，其迹似吝，實有如百姓所譏者。然我之心不如是也。

曰：「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惡知之？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，則牛羊何擇焉？」王笑曰：「是誠何心哉？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」惡，平聲。

異，怪也。隱，痛也。擇，猶分也。言牛羊皆無罪而死，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？孟子故設此難，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。王不能然，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。

曰：「無傷也，是乃仁術也，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。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」

無傷，言雖有百姓之言，不爲害也。術，謂法之巧者。蓋殺牛既所不忍，釁鐘又不可廢，於此無以處之，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。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，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。故以羊易牛，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，此所以爲仁之術也。聲，謂將死而哀鳴也。蓋人之於禽獸，同生而異類。故用之以禮，而不忍之

心施於見聞之所及。其所以必遠庖廚者，亦以豫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。

王說，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』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，何也？」說，弋雪切。忖，七本切。度，待洛切。「夫我」之「夫」，音扶。

《詩》，《小雅·巧言》之篇。戚戚，心動貌。王因孟子之言，而前日之心復萌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，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。

曰：「有復於王者曰：『吾力足以舉百鈞，而不足以舉一羽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輿薪。』則王許之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「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然則一羽之不舉，爲不用力焉。輿薪之不見，爲不用明焉。百姓之不見保，爲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」察，當作詧。

復，白也。鈞，三十斤。百鈞，至重難舉也。羽，鳥羽。一羽，至輕易舉也。秋毫之末，毛至秋而末銳，小而難見也。輿薪，以車載薪，大而易見也。許，猶可也。「今恩」以下，又孟子之言也。蓋天地之性，人爲貴。故人之與人，又爲同類而相親。是以惻隱之發，則於民切而於物緩。推廣仁術，則仁民易而愛物難。今王此心能及物矣，則其保民而王，非不能也，但自不肯爲耳。

曰：「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？」曰：「挾太山以超北海，語人曰『我不能』，是誠不能也。爲長者折枝，語人曰『我不能』，是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。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類也。長，上聲。折，之舌反。

形，狀也。挾，以腋持物也。超，躍而過也。爲長者折枝，以長者之命，折艸木之枝，言不難也。是心固有，不待外求，擴而充之，在我而已，何難之有？ 腋，今俗文，古正作亦。艸，不當作草。

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運於掌。《詩》云：『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』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 與，平聲。

老，以老事之也。吾老，謂我之父兄。人之老，謂人之父兄。幼，以幼畜之也。吾幼，謂我之子弟。人之幼，謂人之子弟。運於掌，言易也。《詩》，《大雅·思齊》之篇。刑，法也。寡妻，寡德之妻，謙辭也。御，治也。不能推恩，則衆叛親離，故無以保妻子。蓋骨肉之親，本同一氣，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。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，然後及於仁民。又推其餘，然後及於愛愛。皆由近以及遠，自易以及難。今王反之，則必有故矣。故復推本而再問之。

「權，然後知輕重。度，然後知長短。物皆然，心爲甚。王請度之！ 「度之」之「度」，待洛反。

權，稱錘也。度，丈尺也。度之，謂稱量之也。言物之輕重長短，人所難齊，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。若心之應物，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，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，又有甚於物者。今王恩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，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，而仁民之心輕且短，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。故上文既發其端，而於此請王度之也。 應，當作膺。愛，當作㤅。端，當作耑。

「抑王興甲兵，危士臣，構怨於諸侯，然後快於心與？」然，當作嘫。與，平聲。

抑，發語辭。士，戰士也。構，結也。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，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。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，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。故指以問王，欲其以此而度之也。

王曰：「否。吾何快於是？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」

不快於此者，心之正也。而必爲此者，欲誘之也。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，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。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，而功不至於百姓也。

曰：「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？」王笑而不言。曰：「爲肥甘不足於口與？輕煖不足於體與？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？聲音不足聽於耳與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？王之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豈爲是哉？」曰：「否。吾不爲是也。」曰：「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。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國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」與，平聲。煖，況袁切。前，當作歬。然，當作嘫。辟，當作闢。莅，當作𥫔。朝，音潮。

便嬖，近習嬖幸之人也。已，語助辭。闢，開廣也。朝，致其來朝也。秦、楚，皆大國。莅，臨也。若，如此也。所爲，指興兵結怨之事。緣木求魚，言必不可得。

王曰：「若是其甚與？」曰：「殆有甚焉。緣木求魚，雖不得魚，無後災。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盡心力而爲之，後必有災。」曰：「可得聞與？」曰：「鄒人與楚人戰，則王以爲孰勝？」曰：「楚人勝。」曰：「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寡固不可以敵衆，弱固不可以敵彊。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，以一服

八，何以異於鄒敵楚哉？ 蓋亦反其本矣。

「甚與」、「聞與」之「與」，皆平聲。 災，當作𢦏。 孰，本作𦏧。

殆、蓋，皆發語辭。 鄒，小國。 楚，大國。齊集有其一，言集合齊地，其方千里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。 以一服八，必不能勝，所謂後災也。 反本，說見下文。

「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。 其若是，孰能禦之？」

朝，音潮。 商，當作商。 賈，音古。 愬，與訴同。 孰，本作𦏧。

行貨曰商，居貨曰賈。 發政施仁，所以王天下之本也。 近者說，遠者來，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。 蓋力求所欲，則所欲者反不可得。 能反其本，則所欲者不求而至。 與首章意同。

王曰：「吾惛，不能進於是矣。 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。 我雖不敏，請嘗試之。」

惛，與昏同。

曰：「無恒產而有恒心者，惟士爲能。 若民，則無恒產，因無恒心。 苟無恒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已。 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 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？ 恒，胡登反。 辟，當作僻。 邪，當作衺。 然，當作嘫。

恒，常也。 產，生業也。 恒產，可常生之業也。 恒心，人所常有之善心也。 士嘗學問，知義理，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，民則不能然矣。 罔，猶羅網，欺其不見而取之也。

「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秊免於死亡。 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 俯，本作俛。

輕，猶易也。 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。

「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秊不免於死亡。 此

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？

贍，足也。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。

「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。盍，今作盇，譌。

盍，何不也。使民有常產者，又發政施仁之本也。說見下文。

「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。趙氏曰：「八口之家，次上農夫也。此王政之本，常生之道，故孟子爲齊、梁之君各陳之也。」楊氏曰：「爲天下者，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。然雖有仁心、仁聞，而民不被其澤者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。故以制民之產告之。」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，行王道。而王道之要，不過推其不忍之心，以行不忍之政而已。齊王非無此心，而奪於功利之私，不能擴充以行仁政。雖以孟子反覆曉告，精切如此，而蔽固已深，終不能悟，是可歎也。要，本作要。固，宜作錮。

訓義 保民而王天下，其道雖仁而已矣。仁者，人所固有不忍之心也。因此不忍之心而推之以及於事，則爲仁政。此不忍之心，自非牿亡淪盡者，皆有所發見。乃發矣，而或不能自知。知之而或若有所阻，而不能推行以盡其用。則唯不知此不忍之心原有廣大深遠之術，膺念而起，即隨念而具，遂疑夫仁爲柔和迂緩之德。而當天下未定之際，求以遂吾并八荒、吞六合之大欲，不如亟伯功以致富彊、力爭戰之爲有效。則是行仁且廢王業，而圖王伯者

不容舍現在之功名而反求之於本。豈仁政與伯王兩不並立乎？而疑其相妨邪？嗚呼！苟有是心，則術自足焉。不知也，不爲也，豈有爲而不能，能爲而功業不遂者哉？❶故孟子於齊王，因其愛牛之一念，反覆推之，使求本心而行本務，有不待他求而得者，❷未知則使知之，即知之則勉令爲之，其意深切，而特王之未能用也。孟子深思用齊，齊王之資足與爲善，與其志欲所在，皆已具聞而深知，方欲全揭根本之圖，以勉令大有所爲。而宣王未能自知、未能自信也，乃志在伯功，而問曰，齊桓、晉文威加天下，有其功必有其事，所以立國計而壯兵威者，可得聞乎？孟子於是知其有有爲之心，❸而自疑不能王者，無如且伯也，乃正詞以拒之，而因以誘之曰，夫撥亂反治之道，三王所行者，仲尼明之，其徒述之，此大有爲者之所取法也。而以桓、文之事譎而功卑，無道之者。是以一時之權謀不足以著，後世無傳，而臣亦陋之而未學也。今王赫然有天下之志，不容自已，則有王天下之道。王，則天下之民舉安，而一代之休無疆。王有志焉，可聽臣之述之乎？王曰，欲圖王者，必先度德。伯可以功成，王必因德致。德未易言也，不知其何如而可也。孟子曰，王之爲德，言之甚約，修之甚易。乃視天下之角力爭雄者，欲統一之，而禦吾者多也。然求之天下所以離合之勢，與人心所從嚮背之理，則天下一民之天下也，吾有民而吾

❶「爲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焉」。
❷「有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❸「於是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保之，則保天下之規模，❶即在於此。當其保也，誰能禦吾之保？則於其王也，亦莫有能禦吾之王矣。於是王勃然有歆動之心，而無奈其素之不自知、不自信也。乃曰，吾豈不欲保民者哉？而若有不能者在。夫子試度之，率寡人之心，盡寡人之能，可以保民而使民無不保乎？於是孟子決言之，以使之自信曰可。有可以保民之心也，則有可以保民之能也，而王不自知也。曰，寡人亦未嘗不念於保民，而有見其不可者在，而夫子何由知之？❷孟子曰，夫亦患無其心而已矣。而臣竊有以信王者，在有意無意之閒，天機自動而曲成之，則所聞於胡齕者是。胡齕之言曰，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。牛不期王之欲生之也，而王見之，忽若於所見而有深動王之心者。於時盈廷之上，不知王之何心，而王問曰牛何之，亦不知王之何爲而問之也。牽牛者曰，將以釁鐘。牛之死，無辭於死矣。而王曰，舍之，吾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王言之惻然，而牽牛者固難喻王之言不忍也，果不忍乎？抑志在舍而姑不忍乎？牽牛者曰，然則廢釁鐘與？有所舍則必有所廢，事不容於兩全。牽牛者之説，足以阻王之舍之也，若理之不可易者矣。王曰，何可廢也？是兩全之説也。以羊易之，而牛果生矣，釁鐘亦不廢矣。胡齕所述如此。其述之也，能具信王之果不忍與否，臣不能知。人競傳之，齕亦姑述之。而當日王之忽發此心於不自已，乃使牛之免於就死而

❶「規模」，原誤作「模規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❷「而」，衡陽殘鈔本無此字。

得生也，❶不識信然否邪？ 而王曰，有之。自憶其嘗有是事，即自念其嘗有是心焉。孟子曰，誠有之，而王何疑於民之不可保乎？ 夫見牛之觳觫者，王心之動也。 曰舍之者，王心之決也。 以羊易之而牛全，王保此牛之心，實足以保民。 保民者有不容不保之心，即有足以保之之事。 王者合天地之生成於一念之發，而知明處當，使天下傾心而戴之者，皆此心之具足者也。而王何疑於不可保民哉？ 於是孟子既決言之以使王自信，❷而恐其不自覺詧，則一念甫動於生全，而無端之疑沮相爲嘗試，則此心終不自信而不忍乃窮，故又設爲可疑之論，以使自求也。 因即而詰之曰，此心之足以保民固已。 雖然王未可以自信，而天下之不信王者起矣。 人君忽發一不自已之念，而流俗相習於近小之規，其足以亂大謀而阻大德者不尟也。 如此易牛之事，百姓皆以爲王有吝心，愛牛之大而惜之也。 臣雖知夫一舍一易之閒，❸皆不忍觳觫之心所斟酌，以飽滿其仁慈者也。臣知之，而王亦知之。 若但臣知之，而百姓不知、王不知，則邪說起而仁心窮，所可爲王慮者在此矣。 乃王則未有以自信，而抑有實可自信者，不能明言其故，而即孟子之言以對孟子曰，吾全牛之心，夫子能知之，而國人不能知。 寡人亦悉夫民心之難喻，信有然也。 然使誠有如百姓之言，則寡人之吝，當不至是。 齊國雖褊小，而一牛蓋無幾也，吾何愛焉？ 吾由今日而

❶「牛」上，原衍「死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❷「言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❸「雖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則」。

憶當時，固無旁出之念，即前所云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念動於中，而因必欲全之，故以羊易之也。王之覆舉而無所欺，庶幾其自信矣。然能信其不忍於牛，而於以羊易者，終在若明若昧，而未之信也。於是孟子推求之，而使王自疑，恐其恃一念之偶發，而不知此念中自有之條理。更從而詰之曰，百姓之以王爲愛牛之大於羊也，於心可信，而於理則疑，王無異也。以小易大，事之易見者。若夫脱略於小大之見，而别有一決用無疑之道，則彼百姓惡知之乎？百姓固曰，王若隱恤其無罪而就死地，則牛羊均無罪也，均就死也，何擇牛而隱之、擇羊而殺之乎？百姓以此質王，而王將何以曆之？而王遂不能自信，而因不自知也。乃自笑曰，是誠何心哉？當日之一忍一不忍，明於此而暗於彼，吾亦無以自白矣。使我非愛其財，而奈何以羊易之也？小大之擇，吾無此心，而一生一殺之心，吾實有之。則宜乎百姓之謂我愛其財也。然則心有所窮而始於不忍者成乎忍，心即無私而事必有蔽，固如此乎？嗚呼！此王之所以未嘗無仁心而終詘於羣言，以使仁民愛物之心疑其不可行而中阻之病所自生。孟子不容不急白之，以使知仁中廣大變通之用，可行吾志欲，而無所容其疑者，故安慰之而直示之曰，無傷也。羣言所争相疑阻者，無傷於王孤行之一意，而王心所疑於不偏之仁，要無傷於王決行之初心，何也？百姓不知術之所以成乎仁，而王亦未知仁之有其術，而以羊易牛，乃仁術也。有一念之仁，則必有一事之仁相爲終始。有一事之仁，則即有他端之疑於不仁而要

以曲全。王有仁之心矣，而未自知其有仁之術也。夫術不在仁之外，而仁正全於術之中。故但令惻隱之端直行而無所礙，則爲生爲殺，爲心爲事，全具一自然之條理，以妙成乎大用。斯術也，人心必有之術，即千聖百王所曲暘旁通成功成允之術也。夫以王易牛之心言之，則王之所以不忍於牛，而無擇於羊者，唯其觳觫之狀在牛者王見之，而在羊者未之見也。見之以全吾心，不見以全吾事。此其術，古之君子深知之，深信之，而立爲不易之術，以制爲典法。故其於禽獸也，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，而非能必其無死也。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，而非必其無食也。於是而術生焉。於禮有之：「君子遠庖廚。」則死可也，食可也，享萬物之奉而不損一念之和。術之行之禽獸者固然，而王一念之下，已具合君子之術，則殺一羊，全一牛，牛可全，鐘不可廢釁。❶甚哉，一心之仁，其術有如此者！而王何疑焉？於是王若自知，若自信，有以曲喻其初心，而終有不自知、不自信者，無能明於仁術之廣大而全于一心。若自知、若自信則説，終有不自知、不自信者，則又有疑焉。乃曰，《詩》有云：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」有心者不自知，而忖度者之心尤爲靈警，非其心之善詧者不能，而夫子當之矣。夫易牛之事，我乃行之也。小大之見不設於胷中，見不見之情自異其條理，不忍適用其獨心，而生殺無妨於並用，宜可以自知而自得矣。乃反而求之，詧其所以一生一殺之權，有芒然而如

❶「則殺一羊，全一牛，牛可全，鐘不可廢釁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則殺一羊，全一牛，鐘不廢釁」。

喪者。得夫子之言，喻吾見牛必動之情，而曠觀於未見羊之理。於斯時也，我當日之心如失而復得，如離而乍合，覺吾心之自有此委曲闢生之用，既歆其有據，而又悼其自迷，夫惡能不戚戚也？雖然，此心也，因所見而著，其機甚微。偶全其不忍，而且無以自明，其動甚隱。而保四海之民，成興王之業，遂謂即此而合焉，尤所不敢自信者。其合也，有所以合也。而所以涵衆善於一幾、成大猷於一理者，何也？於是孟子知其戚戚之心一動，而可启發以推廣之，乃爲甚易之詞，以激之曰，王何疑於此心之足王哉？此王之自疑，而聞王之言者竊有異焉，是猶夫有復於王者曰，吾力足以舉百鈞，亦既舉之矣，而一羽則不能舉也。明足以督秋毫之末，亦即督之矣，而輿薪則不能見也。不求其所以舉所以不舉、所以督所以不見之故，而但貿貿然易其大而難其小，信其微而疑其著，而王許其不舉不見之非己疚乎？而王曰，否。則既若督其不舉不見之情，而言非其實矣。孟子急從而詰王曰，夫有力者無不可舉，而至明者無不可督。今王不忍之恩，動於見，怵於心，心有其術，術全其不忍，非但及之，且足以及之，而與古之君子遠庖廚之道合焉。周詳委曲，用無不宜，在禽獸之與我不同類，若爲仁之所不易及而及之。乃均是人也，且爲我父母師保所不容辭之事，乃安之全之，因之以立不世之大功，而永奠於治安，獨有所扞格而不至，此又何與？思其所以不至，則亦與不舉一羽、不見輿薪者等也。夫足以舉百鈞而一羽不舉者，誠有之也。苟不用力，則雖一羽亦終置之矣。足以督秋毫之末而

不見輿薪者，誠有之也。苟不用明，則雖輿薪在前而忘之矣。王何以異於此哉？百姓之不見保，誠有如王今日之民者。王退而思之，豈王之不足於恩哉？王自有王之爲，而若置焉，若忘焉，未嘗取斯民待命之事，用吾所可用之恩以及之也。然則王何疑乎？王猶困處於一方，而不能覆冒乎天下，特習氣深而學術不審，意念雜而至理不明，心甫動而若或掣之，事可成而若或敗之，無掣之，無敗之，而自疑阻於近小不爲也。不然，一心之中，不忍之機周流於萬物，行仁之術曲當於裁成，而豈不能哉？乃王終褢一不能言之隱，而見爲不可能也，乃曰，夫爲不爲、能不能者存乎才，而可爲不可爲、可能不可能則因乎事。事則有形矣。自吾觀之，覺吾所不爲者，皆唯其有不能之形也。而以勢揆之，以理決之，其爲可能而不爲，與不能而因不爲，其形何以異？孟子曰，王將疑王道之難能，而與王不爲之心合，因是而疑其形之無異乎？夫難有至難，易有至易。臣觀於天下之理勢，❶而近譬於王心之作用，則其形固可得而言也。天下無不可成之功，而但有有言無實之妄說。挾泰山以超北海，則以正告於人曰我不能，以其徒有夸詞而無實，是誠不能也，非不爲也。泰山、北海之形具在，終古而無有挾以超之者也。乃若不爲者，豈必功之不易勝者哉？❷爲長者折枝耳，而不折也，則竟不折也。乃託爲非據之言而曰我不能，則枝易於折之形具在，而不欲折之情亦不可

❶「觀」上，衡陽殘鈔本有「曠」字。

❷「功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力」。

隱，則是不爲而已。其曰不能者，將以自欺而欺人也。而豈其然哉？以此思王之不王之形，可爲王決之矣。王之見爲天下之不可一，王道之不宜於今，有其心而不可施於事，遠大難圖而近小可效，以不爲保民計而王者，王自見夫湯、武之大業若泰山之不可挾、北海之不可超，❶而要非其類也，非果形之有不能也。王之心時動而中枯，道可聞而若倦，處天人交俟之時而失其時，旦夕可行之法而昧其法。臣爲王計之，知湯、武之大業若枝之易折，而實無不然也，但王之不爲也。則請爲王言保民而王之易於折枝者乎！有老焉，則必安之以其老，夫不有是心即有是術乎？即此以及於人之老，猶是也。有幼焉，則必褒之以其幼，夫不有是心即有是術乎？即此以及於人之幼，猶是也。於是而所以安夫老，懷乎幼，因其各得之分，盡其自然之利者，天下猶是也。不待徧詢其疾苦，曲用其惠澤，心一動而術即全運於掌上矣。❷《詩》有之曰「刑于寡妻」，近之至也。「至于兄弟」，及於族矣。「以御于家邦」，無不通也。夫《詩》之言御家邦者，即以刑寡妻、至兄弟者御之。遠近殊勢，親疏殊紀，則其爲術不一，而即此以御彼者，何也？唯其心也。此心一動，引而伸之，即奉之爲則而不過。由是而加焉，不待別有所舉而更端以加也，何也？統此一恩推之而即是也。有此不忍之心，自無患乎無不忍之術。心止一幾，而推之則無窮之術在。故於惻隱内發之際，不失吾至性之

❶「泰」、「北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補。

❷「心」上，原衍「而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是者，未必是。衆論之惑見爲難者，非果難。是故輕重有不易之量，而待權然後知。長短有一定之形，而待度然後知。測物而得其固然之理者皆然，而心之有所必行，有所不能行，有所可推，有所不能推，執一偏之情而易迷其數，則更甚焉。王今者恩欲及於禽獸而遂無不及，牛見重而羊見輕，全牛之仁長而釁鐘之事短，乃至於保百姓之功，則若有所重而見爲輕，若有所長而見爲短，故恩可至而不至焉。此其爲心，請王度之，度其孰爲遠大之規？孰爲卑近之計？誰使吾心流行於天下，而遂吾君師不容已之大任？孰使此心蔽錮於一曲，而失其長駕遠馭之圖？王度之則自知之，而不患其不能。可正舉以相

真，則此心之中爲條爲理，以使物無不被其澤者，以保四海而足。如其不推也，則一念起而即於一念止。心爲術之所自出，而術爲心之所自成，窮於術而必負其心，❶妻子且不可保，況天下乎？故王無疑古之人救天下之民，成天下之功，建百世之業，以允綏四海，爲大過人而不可及也。夫古之人豈有他術以上儌天而膺之、殉人而順之乎？一心之仁生而有術以成其所爲，於此而度之物情，揆之事理，曲盡其善以推之而已。推則無不及也，無不至也。乃王今者有其心，有其術，詳之以事之宜，而曲成其心之德，足以及禽獸矣。仁術之足於心者如是。禽獸難推也，而及之，猶是老老幼幼之百姓，而功不至焉。王之不爲，必有其故，曷亦自問其何以然與？此王所不容不自白者也。夫一往之心見爲

❶「而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則」。

告，而王何諱焉？　如以爲此心之未易推，而百姓之可不保邪？　則勿抑興甲兵，危士臣，搆怨於諸侯，嗜殺樂禍，而後快與？以此爲快，則人有老而吾不暇老，人有幼而吾不遑幼，惻隱之心欲爲而不能也，亦宜然矣。　王度之，王自知之，而豈其然與？　於是齊王惻隱之心固有而不能自昧，而浮今之習遲疑而不能自決者，亦不能自匿也。　乃度其仁心之所自隱，而仁術之不知所從者，以告孟子曰，謂吾之快者，吾無此心，可以自白也，否。　兵，凶事也。每一試之，則怵然而不寧。　夫豈不願士臣之安，❶而何快於危？　夫豈不願天下之褎恩，❷而何快於怨？　然而危有不恤、怨有不顧者，吾蓋處兩難之勢。　竊有志焉，而欲之。　其所欲者，有甚於去危即安、釋怨示恩之情，而非求之則欲不可遂。　以今之時諸侯峙立，彊者而後能役弱，有所廢而後有所興，非興甲兵以争之而不可得，故雖甚有不快之心，而亦姑隱忍以圖之。　處兩難之勢，爲術已窮，而不得不出於此也。嗚嘑！　王之所以不王者在此，而王之可以王者亦在此。　於是孟子不急示之，而姑詰之以使決於悟也。　曰，王之所大欲，可得聞與？　所欲者爲可不欲乎？　爲未嘗不可欲乎？　爲必如是以求乎？　爲不可如是以求乎？　王試言之，而且爲王籌之。王笑而不言，其歆動於有爲之心，與擇術不得、不敢自信之情，❸皆於此見矣。　孟子將欲折之，而故爲不然之詞，以使展轉思

❶「願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顧」。
❷「願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欲」。
❸「不得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之而得悟也。乃曰，人固不能無欲，而欲以繫心者有五：口不能不欲者，肥甘也。體不能不欲者，輕煖也。目不能不欲者，采色也。耳不能不欲者，聲音也。遂其口體耳目之欲而得之不勞者，便嬖之使令於前也。夫此數者，苟欲之、苟求之於不足而思足，雖足而猶患其不足，則且違本心之仁，而使戕物以利己，迷其本心之術，以局於卑陋，而不規其遠大。故欲不窒則忿不懲，足以爲推恩之累。然竊計之，以今國土之大，財幣之富，而官有其職，物有其司，王之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豈內顧國中而不足，必狃遑以求之天下乎？如其然也，則有心而失其本心，有術而忘其善術，固其宜也。王曰，吾雖不肖，齊國雖小，亦何至履危任怨以求是乎？孟子乃迎其機而直達其不言之情曰，夫然，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。其欲誠大也，誠不容已於求也。以王追慕於桓、文，而欲知心之合於王者，其在斯乎！辟土地而九州皆吾土，朝秦、楚而諸侯皆吾臣，涖中國而率土皆吾民，撫四夷而六合皆吾服，此正臣所謂「無已則王」者也。王而果欲是乎？乃欲在是，而如是以求之乎？夫使求耳目口體之私，而忿争以逞，不恤民之不保者，此事類之相因者也。❶夫既不然，則所以求之者必欲其得，將必有所緣以收天下之心而聚天下之勢，而有所爲以盡吾必達之誠而致其自然之獲。乃且以若置保民爲迂遠之圖，而重危吾民以争戰，其所求者乃綏萬邦而定洪圖之爲，是殆猶緣木而求魚乎？魚終不集於木，而木終無魚之

❶「類」，原脫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可俟。所求者在水，所緣者在山，山水之形判然，而王豈未之知邪？王曰，昔者商有大欲，而爲韋、顧、昆吾之伐以求之。周有大欲，而爲伐密、戡黎之師以求之。齊桓有大欲，而爲陘亭之役以求之。晉文有大欲，而爲城濮之戰以求之。士臣未嘗不危，諸侯未嘗不怨。况今者分土而争雄，進者勝而退者敗，竊思以此求之，非緣木也，求則得之，非木之無魚也。即令功未即成，而舍此無可得之術，乃遂若緣木求魚之失計乎？孟子曰，王以臣言爲甚乎？以臣言之，其昏而失計，恣意以行而背其理也，殆有甚於緣木者之昧於求焉！何也？緣木求魚，木尚可容吾緣也，則雖不得魚，無魚止矣。王而如此，進不能有爲於天下，而退不失其本有，猶緣木者之無喪也，無後災也。乃王信所爲者之果爲必出之計乎？而决行之乎？以求所欲焉，而欲之不戢乎？以冒昧求焉，而不知止乎？則非但不得也，王之土地將非王之土地，王之臣民將非王之臣民，以圖度天下之雄心，而成乎不可悔之咎，後必有災矣。此臣所爲壯王之志，而愈爲王寒心者也。於是王瞿然有懼心焉，而曰，此其爲災，寡人雖不能無慮，而竊有冀倖之心，當世之謀臣策士無有爲吾告者。夫子必嘗籌度成敗，而見其然矣。可得聞與？孟子曰，此豈難知者哉？而請爲王喻之。成敗之機，順逆之數，理也，亦有勢焉。得其理則不言勢，不得其理則唯勢而已矣。今夫戰，未有不欲勝者。使鄒人與楚人戰，在鄒人亦且謂可以一逞也而求之。乃求之而爲之，其勝可恃乎？鄒非不欲勝也，楚亦必欲勝也，而果孰勝？王曰，戰

必視勢以戰，而勝必得勢而勝，亦楚人勝耳。孟子曰，夫楚人之勝，豈非鄒人所不欲，而自求勝者乎？乃楚人之必勝也，固然可決，則土地有成形，人民有定數，而彊弱即於此而分焉。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大者有所喪而尚有餘，小者一有喪而無幾也。寡固不可以敵衆，寡者無所援而力竭，❶衆者雖或敗而可繼也。小大衆寡分，而小寡者弱，衆大者彊。合力以攻，與孤往而餒者殊勢。弱固不可以敵彊，王亦知之明矣。則試取今之天下而度之，三晉、秦、楚、北燕角力而争者，或出於千里之外，泗上十二諸侯兩端而中阻者，又合成一千餘里之衡。海内之地，爲方千里者九。今且取齊而度之，僅集有其一耳。一與一或可以力服，乃一與八而欲以力服，乍勝而必敗。愈求無敗，而敗必乘之。不顧而逞，其何異於鄒敵楚哉？此後災之所必有，而王勿謂臣言之甚也。雖然，不可争者勢也，而可恃者理也。理之所可恃者，王之心也。王而欲求所大欲乎？有王心之可盡，即有王術之可循。王有所依以爲本，思彼所挾以與我競者何人？天下有所附以爲本，人所可爲我用者何道？反而求之，王之心自足也，❷心之術自足也。勿騖爾志，勿趨爾末，反諸當念，而爲四海心理皆同之實。其爲本也，無有他焉，仁而已矣。恩之可推者也，功之可至者也。而王如能發政施仁乎，王之心無不足者仁也，仁之中所自有之術者政也。有其心，則必有其術，推之而術生，特在開發其自然之

❶「力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易」。
❷「之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利澤。有其術，乃以遂其心，既推而心廣，遂溥著其至愛之流行。亦猶夫躊躇於牛之何以舍，而以君子不忍見死食肉之理，使禽獸各安其所而不傷於見也。仁既施矣，政既行矣，修之一國之中而戴吾仁者，即爲仁聲之遠播。則且使四海之内，彊大之國，萬民之衆，皆具見王心，而以爲元后父母之在是也。則仕者樂得仁人而事之，皆欲立於王之廷矣。耕者願得仁者之土而安焉，皆欲耕於王之野矣。乃至商賈也，行旅也，以王之市、王之塗，樂利之境，民無狙詐，富庶之土，利所攸歸，❶遥思就王之市而藏之，赴王之塗而出焉。於是而彊大之君陷溺其民，民疾之而思怨焉，亦思惟仁者之可告以不仁，而爲我惻然也，引領而望焉，安得王來弔伐，而我可鳴其疾痛乎？夫王所疑者，列國各有分民，欲使民之我歸，❷而彼且有勢以脅之，法以束之禦之，而不我從也。乃如是，合天下之士農商旅，情動而不容已，思迫而痛疾其君。瓦解之形在彼，而流水之壑在吾。王試思之，孰有能禦之者乎？使然，則國雖小而無異於大，人雖寡而且成乎衆。尚德不尚力者，雖弱而彊莫過焉。王之大欲求之而無不得矣。民者，天下之本也。政者，致民之本也。仁者政之本，而心者術之本也。推之而保四海，❸臣故曰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，❹誠然其莫之禦也！以王本足之心，行王無不足之術，可以全所性之至德，可以救無罪之窮民，即可以不廢

❶「所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有」。
❷「使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誘」。
❸「推」上，原衍「王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❹「能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興王之大業。而欲生天下者，無嫌於有所致討，而殺不損生，此其道無殊於易牛之術，而亦在王爲之而已矣。豈有至難而不可能者乎？是一羽也，是輿薪也，其理易知，其事易舉。王無疑於不足以保民而王也。於是齊王既有以自得其心，而抑無疑於大欲之可遂，歆然將有欲爲之志，乃進而請曰，吾嚮所知者以爲以此求之，於此得之，徼倖其可成吾欲。至如夫子所言，一心之感通自有發施之善術，傾天下之心而無所禦，則知之不及，學之未逮，不能進而自得也。夫吾有其志，內不失心，而外不失欲，乃情孤而自疑，羣言興而易亂，無輔吾者也。輔而成之，在夫子乎！則於政所以發，仁所以施，推吾一念之仁而合四海之情者，必有周詳委曲之道，願明以教我焉。我雖不敏，恐行之不盡乎？而自今日悚動之情，似有可爲者。請嘗試之。孟子乃以所學之素詳示其功曰，夫天下所以歸仁，而仁人所動乎天下者，心而已矣。此心也，襃仁慕義之心，即不敢後君，不敢忘親之心，民之恒心也。有恒心則從違審，而愛敬於君者定。王者所急求於民，唯此而已，而不容急求之也。夫生有自全，情有自得者，恒産也。無恒産而有恒心，唯士之明於分義者能之。故王者求心於士而獎進之有端，求心於民而督課之無術。民則無恒産，❶因無恒心矣。貧國之多頑民，必然之勢也。夫王者豈能聽民之自喪其天良而莫懲哉？而苟無恒産，以無恒心，以至於恣所欲而放，因成乎偏僻之惡。行其私而邪，因成乎窮極之

❶「民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慝。於是而苟可爲焉，無不爲已，至於是而不得不加之刑矣。無以養之於先，而刑之於後，思其所以致此之由，非驅之網羅之中而使不得自出乎？則焉有仁人在位而忍爲之乎？赦之不能，刑之不忍，上之法窮，而民心愈離。是故明君念之於早，求之於恒心，而爲之於恒産，則制之不容不定矣。度提封之廣袤，而與民數相酌者，此制也。取地力之肥瘠，而與生計相衡者，此制也。無使或溢於制之外，即無所缺於制之中。蓋必合勤隋、計豐凶而定其中，使仰足以事父母焉，老者老矣，俯足以畜妻子焉，幼者幼矣。樂歲也，則身得以終飽。即凶季乎，儲之有數而食之有節，可免於死亡。凡此者，皆明君之度天時、參地利、量人情而制之者也。所謂恒産也，可久而不易者也。夫然，則仰事俯育之下，無愁苦之逼，而全天性之仁慈。然後即有不率者，教以先之，而刑示於後，驅而使善焉，民之從之也，不已輕安而便利乎？從善輕，則恒心喻於衆矣。此刑不必試，而有恒産以有恒心，爲保民於大順之道也。乃今之爲侯王者，亦嘗料民而計之，辟土而任之，各有制也。地力盡而夫家削，污吏慢而貧懦窮，仰不足以事父母焉，俯不足以畜妻子焉。幸而樂歲，且食不給，而采蔌艸，趨漁獵，苦終其身而僅存。❶其有凶季，則不免於死亡矣。如此之民，盡其力以救死而恐不贍，夫惡知親睦之禮，撙節之義，而暇治之哉？唯其産之無恒，是以心之無恒也。王之所以功不至於百姓者，將毋在此？而天下之民疾

❶「苦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若」。

其君而欲得仁人以愬者，亦此也。以今之所爲如此，明君之所爲如彼。王欲輔志而決行，以矯今世之非，而致民心之大順，夫不有其本乎？民者，國之本也。産者，心之本也。先王之經理具在，末流之變，失其本而日趨於虐，則盍反而求之，以吾老老幼幼之心，推民之所欲得。即以吾養吾老、恤吾幼之術，推吾之所可行。王心之中，自有具足之本計，反而求之，何難舉此加彼而運於掌乎？則請爲王具陳之。保民之本，養老爲先。即制産之中，而養老具在。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是豫爲民之恒心計，而於恒産爲有餘之地，以使之得遂者也。其所以爲俛仰無缺而豐凶皆足者，則百畝之田無失其時，經制定而大改今日之辟萊任土、多寡不均之亂政也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。由是而因民心之可興，順而導之禮義之治，從之輕而驅之順，則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弟之義，民之恒心自動於不容已，無待威之以刑而自勸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如是者，因王固有不忍民無養無教惻怛之心推之，而民命無不保也，民性無不保也，老者衣帛食肉矣，黎民不飢不寒矣。制之産，驅之善，其道至簡，運之掌而無不周。其事至易，有不爲而無不能。吾國之民無不在吾保之中，天下之民無不願蒙吾之保，政於此發，仁於此施，天下之民歸之而莫禦，土地不待辟也，秦、楚無能亢也，中國唯王之宰制也，四夷可使之賓服也。然而猶以爲天下大而我不勝，有大欲而難求，或禦之而民不歸，皆策士之游談，乃事理之必無者也。王欲行之，

行此而已矣。王無不可行，而足王可信。即心即政，即以全吾之心，即以遂吾之大欲，而仁術不遠。王勿舍此而問桓、文之事，彼以力爭而興兵構怨之術，非臣所聞也。嗚嘑！孟子之於齊王，惓惓誘掖之，即其心而動之。而王且自疑自信，若將有必爲之志，故孟子有反手之喻。然而終不能行，則所謂「天未欲平治也」。乃於此見聖賢内聖外王一致之理，而天下生死存亡之機皆決於君之一心。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，苟發之，亦自知之，而特其中固有之術，以涵育萬物而各得其所者，則非知之明而即此以擴充之，則術隱而邪説得以亂之，遂謂圖王則不能保民，保民則不足以成大功。故霸者功利之術興，而天下終不能定。豈知五帝、三王教養周於四海，但在此心固有之術，則易牛之轉計生，而牛可全，羊可易，鐘可不廢釁。君子於此知心體之宏而心用之大，人無不可爲堯、舜，而但在於不爲。此孟子之學所以盡性而合天也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二十三終

四書訓義卷二十四　孟子卷二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梁惠王章句下

凡十六章。

莊暴見孟子，曰：「暴見於王，王語暴以好樂，暴未有以對也。」曰：「好樂何如？」孟子曰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國其庶幾乎！」

莊暴，齊臣也。庶幾，近辭也，言近於治。

他日，見於王曰：「王嘗語莊子以好樂，有諸？」王變乎色，曰：「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，直好世俗之樂耳。」

變色者，慚其好之不正也。

曰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其庶幾乎！今之樂由古之樂也。」由，宜作猶。

今樂，世俗之樂。古樂，先王之樂。

曰：「可得聞與？」曰：「獨樂樂，與人樂樂，孰樂？」曰：「不若與人。」曰：「與少樂樂，與衆樂樂，孰樂？」曰：「不若與衆。」「聞與」之「與」，平聲。「樂樂」，下「樂」字音洛，「孰樂」同。孰，本作[illegible]。

獨樂不若與人，與少樂不若與衆，亦人之常情也。

「臣請爲王言樂：

此以下，皆孟子之言也。

「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、管籥之音，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『吾王之好鼓樂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？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。』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『吾王之好田獵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？父子

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。』此無他，不與民同樂也。蹙，子六反。頞，音遏。好，當作敂。夫，音扶。散，當作㪔。「同樂」之「樂」，音洛。鐘、鼓、管、籥，皆樂器也。舉，皆也。疾首，頭痛也。蹙，聚也。頞，頟也。人憂戚則蹙其頞。極，窮也。羽旄，旌屬。不與民同樂，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，使之窮困也。

「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、管籥之音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『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？何以能鼓樂也？』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『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？何以能田獵也？』此無他，與民同樂也。

與民同樂者，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，使民各得其所也。

「今王與百姓同樂，則王矣。」

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，則天下之民歸之矣，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。范氏曰：「戰國之時，民窮財盡，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。孟子切於救民，故因齊王之好樂，開導其善心，深勸其與民同樂，而謂今樂猶古樂。其實今樂、古樂，何可同也？但與民同樂之意，則無古今之異耳。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，當如孔子之言，必用《韶》舞，必放鄭聲。蓋孔子之言，爲邦之正道。孟子之言，救時之急務。所以不同。」楊氏曰：「樂以和爲主，使人聞鐘、鼓、管、弦之音而疾首蹙頞，則雖奏以《咸》、《英》、《韶》、《濩》，無補於治也。故孟子告齊王以此，姑正其本而已。」姑，當作㚰。

訓義 王道本乎人情。人情者，君子與小人同有之情也。小人未嘗不願其君之得情，

而君子不恤民之失其情，則情先睽絶於上，而遂令天下之情皆違。夫上不恤下，亦將以自快其情也。而當衆怨民離之後，使有人心者念之，亦必怵然而不安。王者之與民同情，亦唯早計此安不安之心而善成之耳。故孟子以之言樂。樂者，人情欣暘之極致也。可以得人情焉，即可以知王道焉。齊臣莊暴者，見孟子而告曰，昔者暴見於王，王語暴以好樂。在王固不諱其情，而或自引爲不足也。乃暴欲順其情，則恐悖於道，欲拂其情，抑恐言不足以動王，而止成乎激，故未有以對也。自今思之，以爲宜好，則耽聲色者危亡之道，以爲不宜好，而古之王者亦不廢宮縣歌咏之聲。而好之之心爲得爲失，好之之效爲善爲敗，將何如乎？夫子幸有以語我乎！孟子既深達乎人情天理合一之原，而知王道之可即見端以推廣，乃急膺之曰，何哉，子之不善引王也！夫好樂豈但無傷於治哉？樂有其從出之原焉，❶有其極致之量焉。使王之好也，觸於耳，感於心，動於其原而充於其量，必有甚好而不容已者，則齊之朝野君民合同而各得，其庶幾乎！孟子之言，理至而詞隱，暴不能喻也，則不能述之以詔王也。故孟子他日見王而問曰，王嘗語莊子以好樂，有諸？知王之不足以達樂之理而廣好樂之量，則言之而幾欲不再言之。王果變乎色，曰，此何足聞於夫子之前乎？嘗聞先王之樂，朱弦疏越，一唱三歎，而天地之理、人神之和在焉，寡人未之學而不能好也。所好者直今世俗之以説耳逸情者，不能禁吾情而不好

❶「其從」，原誤作「從其」，今據啖柘山房本改。

耳。孟子曰，臣固甚幸王之語莊子者，而知王好之之心，有合於至理也。夫慘覈以爲心，忿怒以爲尚，天下之所以日尋於亂者在此。王好樂而甚乎，知情之不可逆，而意之必欲得也，以此心而治齊，平其憤疾之氣，遂其欣暢之情，致齊於上理者在此，而王何必以今樂非古樂爲疑乎？自其比於律吕、節其音容者言之，❶則今之樂異於古矣。而以臣推夫樂之所生，與其成乎樂而遂人豫説之情者，則亦古人上以交於神明，下以推之鄉人、推之邦國、推之天下者，而何不相猶者焉？王勿諱也。王乃幸其情之不害，而疑其理之難幾也，問曰，可得聞與？私欲之中，天理所寓。末俗之蔽，而古道未亡，誠不易測也。孟子乃即王好樂之情而詰之，使自知好之念一動，即有與人同情之幾，而欲遂其好之心，必計及於無不可好之憂。乃曰，今王之好樂也，而獨奏之、獨聞之，抑有相與賞鑒而共偁爲可好者，其樂也，孰樂？而王固曰，不若與人。則樂非孤致而自私者，可見矣。又進而問曰，今王之好樂也，而獨與一二人奏之燕寢，抑且奏之大庭而合衆以見美者，孰樂也？而王固曰，不若與衆。則樂以普徧而欣説也，愈可見矣。孟子曰，有是哉！奏之於庭，諧之於衆，足以賞心而自得。斯念也，豈非先王公天下而與民交得之心所自見哉？則臣請爲王設一作樂之象於前，擬一衆樂不樂之情於下，而揣王可好不可好之實於此，而爲王言之。今試設一王之鼓樂於此，敂擊者猶是鼓鐘也，吹比者猶是管籥也，百姓聞之，

❶「比」下，原衍「樂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亦非必以王所奏者非先王之雅樂而厭聞之也。然而怨積於中，而聲逆於耳，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，吾王之好鼓樂，亦猶是人之情也，吾縱不得樂焉，而何以至此極也？父子不相見矣，兄弟妻子離散矣。夫誰使我至此極也？王也。則豈王之可以自恣，而我獨無旦夕保聚之情乎？抑王或田獵焉，亦情之所不免也。而設一王之田獵於此。而其馳驅者，車馬之音也，其招搖者，羽旄之美也。百姓聞之，亦非必以王之田獵非先王之蒐狩而厭見之也。然而怨之已夙，而見聞皆怒，其疾首蹙頞而相告，猶夫鼓樂也。王試思之，於斯時也，側目而視、讕言而詛者，法不能禁，而獨塞耳蔽目以自矜得意，且其後將有不測之憂隨之，樂乎？不樂乎？可好乎？不可好乎？其爲甚不可好者，不但如獨樂樂者無憂危怨憤之在旁也，則王好樂之心必不樂矣。而推其所由，非樂之不如先王也，非好之異於先王也。無他，平昔未能體民父母妻子仰事俛育天性之歡，不可違阻，而産不制，仁不施，使民與有樂而同乎己之情也。故無可好而好之者，有甚不樂者在也。今更設一可好之樂於此。王猶是鼓樂也，百姓聞之，非必謂王能與先王之法樂而喜聞之也。而喜積於中者，必形乎色、見乎詞矣，欣欣然相告曰，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，何以身安心怡，而能鼓樂也？則使王而田獵乎，聞之見之，亦非謂王之順時行狩而中禮也，而欣欣相告者，猶鼓樂焉。王試思之，於斯時也，抃焉舞焉，祝焉頌焉，鐘鼓管籥若益助其鏗鏘，車馬羽旄若愈增其赫奕，而樂之無窮，亯之不媿，樂乎？不樂乎？可好乎？不可

好乎？其爲好之甚者，不但如與衆樂樂者在一堂同事之閒也，則王好樂之心能不爲之大快哉！而推其所由，非樂之必如先王也，非好之必法先王也。無他，平昔之所以爲民父母妻子仰事俛育天性之歡，皆使之自足，而不遺親、不後君，使民自動其油然之愛也。故果可好而好之者，必其可樂者也。使王而好樂甚乎？則必出於欣欣喜色之途，而求免於疾首蹙頞愁慘不歡之境，其亦決矣。然則今者王之好樂甚，即推此心以知好惡之情之不可抑，而憂樂之景爲夫人安危生死必至之情，❶以此謀百姓之樂，而使歡欣鼓舞之情流動於王之一念，即以自謀其樂，而使鼓舞田獵之下，❷非偷一時之苟安，而享爲人上者豐亨豫大之美報，則上下合而天人順，其於王也，何難之有？而齊之庶幾於三代之休可決矣。臣故曰，今之樂猶古之樂也，王勿疑於好樂之傷於治矣。孟子之告齊王也，往往迎其機而導之。若夫先王之樂以順天地之氣、養人心之和，與世俗之樂宣淫而導邪者，固治亂從出之源，大辨存焉。則孟子之言，權詞也。乃樂以召和，樂之用也。和而生樂，樂之體也。使齊王果以百姓同樂爲志，則自有以動其清明廣大之心，而知世俗之樂爲不可好，則亦有微意在焉，特不欲急爲齊王言耳。

齊宣王問曰：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有諸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於傳有之。」囿，音又，于救切。傳，直戀切。

囿者，蓄育鳥獸之所。古者四時之田，皆

❶「景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境」。
❷「舞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樂」。

於農隙以講武事。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，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。然文王七十里之囿，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？傳，謂古書。

曰：「若是其大乎？」曰：「民猶以爲小也。」曰：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，民猶以爲大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芻蕘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與民同之。民以爲小，不亦宜乎？芻，音初。蕘，音饒。

芻，草也。蕘，薪也。草，當作艸。

「臣始至於境，問國之大禁，然後敢入。臣聞郊關之內，有囿方四十里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。則是方四十里，爲阱於國中。民以爲大，不亦宜乎？」阱，才性反。

禮：入國而問禁。國外百里爲郊，郊外有關。阱，坎地以陷獸者，言陷民於死也。

訓義 人君之患，莫甚乎己所爲者不道，而託古人之迹以自文。不知古人之時地異，其用心也亦異，則所施於民者亦異，而民之恩怨亦異。不可援之以行己私，明矣。齊宣王奪可耕之地以爲園囿，縱田獵之游，專物產之利以爲己利，民怨已甚。乃聞文王之事，遂欲引之以謝過，而迻怨於民。問於孟子曰，爲君者而動必循禮，事必利民，如文王可矣。而聞其囿方七十里，臺沼備焉，鳥獸蕃焉，信有之乎？孟子曰，文王遠矣，其爲囿之廣袤，不可得而詳也，而傳言有之。傳者或有深意存焉，而記其實以起意，則有然者。於是王得閒而故爲詰曰，文王始於岐，遷於豐，其地可攷也。未嘗有千里之封，而囿若是之大。豈君之以自奉其游獵畜牧之地者，可唯其侈大之乎？孟子曰，王勿異於其大也。以文王之與民相信而民之所信於文王者

度之，則意其時民且爲憾其不更大於此。❶蓋君民一體之情，民以其欲大者，欲文王之大之，而以七十里爲小也。王曰，信如是，則民樂於奉上，而唯憂上之不給有如是者。乃寡人之國，視文王之封幸廣矣，而寡人之囿視文王之囿三分而得其一，爲方四十里耳。乃民之謡言，亦孔之將，且怨寡人之厚自封殖，而恨不狹小之。寡人自反，亦自有其囿耳，土地無損於人，而民情何如是之責上無已也？孟子曰，使王之囿而如文王之囿，又何患於大哉？臣所以知文王之民以爲小者，度其事、度其情而知其必然也。文王之囿，非文王之自爲囿也。方七十里，非文王之據此七十里以爲己私利也。凡民之芻蕘者往焉，誰無樵薪采蔌之心，而能無往乎？雉兔者往焉，誰無鮮食賓客之事，❷而能無往乎？往而不禁其往，有令之往者。往而不窮，有長養以時而使可頻往者。此文王原以七十里供舉國之用，而文王但以時巡厲，而因獲其一焉。此囿也，名爲文王之囿，而實與民同之囿。夫民有田以耕，有廬以宅，而艸木鳥獸不能不需之山林，通國所需，民情且見其不足。以爲小也，民之私願，於情宜有之，於事宜有之也，不亦宜乎？故臣曰民猶以爲小，度其情事之宜然也。而王之囿則異是。當臣始至於境之時，已覺王之境也，非文王之境也。問國之大禁，然後敢入，蓋慮王之禁非文王之禁也，則聞言而入，所以戒臣從者於樵蘇游衍之時而無犯，不敢以入文王之國者

❶「爲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唯」。

❷「客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薦」。

望王也。告臣者曰，郊關之內，可耕可廬之地，而民所往來旁午之境也。曰有囿方四十里，則固已張皇言之，而形其地之廣矣。曰王之禁曰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。設極重之刑，唯恐麋鹿之不爲王私也。臣聞之而怵然，其爲禁也，亦至是哉！禁縣而民不犯，而王之言之也慘矣。禁縣而郊關之近，民居之衆，見利而動之欲，不能不犯也，則王之法愈慘矣。則是此方四十里者，地無制而禽獸蕃，誘民以可趨之利而致之死阱也，非囿也。國中之阱也，非原野之阱也。民即萬不敢以死嘗試，而父憂其子之愚，兄慮其弟之妄，惴惴然於阱之旁。使其小焉，猶可相戒，而愈大則禍愈深。民之煩言怨詛而以爲大，非不思奉上以逸遊之樂、馴畜之盛，而事之甚危，即情之甚切也，不亦宜乎？而王何怪焉？王勿曰民之不及周民也。使王之民而爲周之民，則方四十里不足以快其欲。使周之民而爲王之民，亦唯是方四十里之惴惴慄慄，而能相安於方七十里乎？古人之迹見於傳記，不可託以自文。古人之實心實德，可即於其上下合同之故而想之。斯以自知警而不讓於古人乎？按岐、豐之地依山帶渭，多磽确之土，不可耕種，而長林木，多禽獸，百姓取不以時則易盡，故文王名爲己囿，以定民芻蕘雉兔之時制。而齊爲沃壤，郊關之內，肥衍可授井廬。齊人封殖以爲君之私苑，則厲民不待言，又況不仁之禁設焉，則民怨可知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非囿也。西隴阪而南太乙，豈但七十里哉？

齊宣王問曰：「交鄰國有道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有。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湯事葛，文

王事昆夷。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，❶故大王事獯鬻，句踐事吴。獯，音熏。鬻，音育。句，音鉤。

仁人之心，寬洪惻怛，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，故小國雖或不恭，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。智者明義理，識時勢，故大國雖見侵陵，而吾所以事之之禮猶不敢廢。湯事見後篇。文王事見《詩·大雅》。大王事見後章。所謂狄人，即獯鬻也。句踐，越王名，事見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。

「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。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國。樂，音洛。

天者，理而已矣。大之字小，小之事大，皆理之當然也。自然合理，故曰樂天。不敢違理，故曰畏天。包含徧覆，無不周徧，保天下之氣象也。制節謹度，不敢縱逸，保一國之規模也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』」

《詩》，《周頌·我將》之篇。時，是也。

王曰：「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」好，當作敀。

言以好勇，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。

對曰：「王請無好小勇。夫撫劍疾視曰：『彼惡敢當我哉！』此匹夫之勇，敵一人者也。王請大之！「夫撫」之「夫」，音扶。惡，平聲。

疾視，怒目而視也。小勇，血氣所爲。大勇，義理所發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篤周祜，以對于天下。』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篤，當作管。

《詩》，《大雅·皇矣》篇。赫，赫然怒貌。爰，於也。旅，衆也。遏，《詩》作按，止也。

❶「爲」，原作「惟」，今據阮刻《孟子注疏》改。

徂，往也。莒，《詩》作旅。徂莒，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。篤，厚也。祜，福也。對，荅也，以荅天下仰望之心也。此文王之大勇也。

「《書》曰：『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惟曰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。有罪無罪，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』一人衡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

《書》，《周書·泰誓》之篇也。然所引與今《書》文小異，今且依此解之。寵之四方，寵異之於四方也。有罪者，我得而誅之。無罪者，我得而安之。我既在此，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？衡行，謂作亂也。孟子釋《書》意如此，而言武王亦大勇也。亂，當作𤔔。

「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」好，當作𢼊。

王若能如文、武之爲，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，而拯己於水火之中，惟恐王之不好勇耳。　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，則能卹小事大，以交鄰國。能養大勇，則能除暴救民，以安天下。張敬夫曰：「小勇者，血氣之怒也。大勇者，理義之怒也。血氣之怒不可有，理義之怒不可無。知此，則可以見性情之正，而識天理、人欲之分矣。」

訓義 戰國之時，七雄角立，利在則合，利競則爭。大者餌小國而思奪之，小國屈於大國而固願甘心以逞焉，乃愈交而愈離，愈爭而愈受其敗。夫大有爲之君，審於存亡之理，而以包涵四海爲量，唯是懲小忿而

待時，至於天怨人怒，❶不容不救民於水火，時至事起，而弔民伐罪，似與其始退讓不爭之道相反，而不知容保天下之民而思安之，其情則一也。齊宣王問曰，交鄰國有道乎？當時之鄰國自難與交，而宣王交之之心，亦或從或衡之策，則意其爲道，一形勢相持、權謀相誘之道也。孟子曰，人君而有志於天下，則鄰國者，吾所與共天下者也，而何容無道也？其爲道也，當其言交，則盡其交之理而已。誠信者，天人之所不能違。理勢者，事機之所不可昧。我大也，彼小也，而小者有不服之心，我欲交之，彼不知悔，而求盡吾道也難。唯仁者初無陵蔑弱小之心，惻怛而矜容之，冀可愧服而與我爲善也，乃能不以餌之之術生其疑忌，而天下共信我之無私；則周恤之，慰安之，皆其誠也。故湯之滅葛，其初但有匡扶貧弱之心，而事之也，誠也。文王之駾昆夷，其初但有懷柔遠人之念，而事之也，誠也。未嘗以葛之詐己、昆夷之侵己，而忿然挾詐以交之也。盡人於己，❷其恩其怨，聽彼之自爲順逆焉耳。我小也，彼大也，而大者有不容之心，我欲交之，彼益驕肆，而求得其情也難。惟智者深知冒昧以逞之非，委蛇而順受之，冀可相安而各自得也，乃能不示以姑屈之情，深其忮怒，而天下共諒其道之已盡，則貢獻焉，退避焉，非勉勥也。故獯鬻終不能隕大王之問，而大王不以獯鬻之狂逞而亟與争，竭力以事之而已。吴彊不能挫句踐之興，而句踐不以吴之夌弱而疾與競，屈

❶「天怨人怒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天怒人怨」。
❷「人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仁」。

己以事之而已。由此觀之，則可知仁者、智者道在己而無憂之心矣。以大事小而非餌之者，其心以爲天之使有大而必有小，天之理也。吾安其大而彼安其小，苟可撫而懷之，各君其國，各子其民，悠然共處於覆載之中，吾可以無求，而彼亦可以自遂。使其終若我訓焉，則共相涵育而陶然自適矣。所樂者天也。以小事大而非姑屈者，其心以爲天之使彼爲大而我爲小，天之勢也。彼不安於大，而我惡得不安於小？但令俛而思戢，何氣敢矜，何志敢溢，從容以順其俟命之數，彼且不我毒，而我自有以得全。使其終能撫我焉，而敢生異念乎？所畏者天也。夫其所以樂天者，豈因循逸豫而恃天之可永吾祚哉？蓋其中懷之廣大，唯恐一不盡其懷小之仁，則過開自我，而激成一不相下之勢，兵連禍結，而寡人之妻、孤人之子，必有受其傷者。心之所規者並生並育之弘量，而惻怛之忱發見於外，則有坦然與四海合同之氣象，於是而天下久載其生成，此湯、文之所以王也。時至事起，而征葛驅夷，豈其事之之心所忍及乎？夫其所以畏天者，豈偷安苟容而置國計於不圖哉？蓋其審度之精密，唯恐一不盡其役大之禮，則民不適有安，而成乎自救不給之勢，父老子弟且無能生聚，無能教訓，而國且非其國。故慮之所定者，吾國固本之恒經，而謹守之情立其根本，則有卓然樹建國不拔之規模，於是而國人皆將賴其深識，此大王、句踐之所以興也。時至事起，而禦狄沼吴，固非事之之日所早計也。《詩》不云乎，天有定理，順之者吉，逆之者凶。待時者命所集，懷姦者罰所降，天之威也。當其時，

循其道，且保天下焉，且保吾國焉。無私之心，不争之志，天佑之，而天下信之，於時保之矣。然則當其交鄰國也，吾盡吾仁焉，吾不昧吾智焉，亦道而已矣。探其詐，誘其合，陰取而陽與，遠交而近攻，皆不仁不智，進無以圖天下，而退且禍中於國，今之言交者類然，王勿聽焉。齊王足用爲善者，聞言而若喻其理，乃曰，夫子之言及此也，含之於寸心，而量周乎遠大。仁者之心，盡舉天下而爲之懷保。智者之識，全審一國而樹其永圖。於以戢寧社稷而撫六合者有餘矣。乃寡人自念之，有不能然者。則以有爲之心不自戢，而不甘爲人下之心不可降，則小屈而大伸，不能隱忍而俟天之休命，恐不足以承夫子之訓，將如之何？孟子曰，❶夫勇何病哉？仁者、智者豈其怯懦無爲而柔遜卑屈者乎？顧勇有大小焉。不仁而忮心生，不智而狂怒逞，須臾之忿，一勝之圖，小勇也。王所宜戒者，此小勇也。夫小勇何足道哉？殆猶夫撫劍疾視而言曰，❷彼惡敢當我哉？不訾彼之何以不敢當，不度我之何以無能當，匹夫之以勇逞者則然。此身之不保，而何有於天下？王誠仁也，❸誠智也，以惻怛之誠生其不忍一夫不被之恥，以明哲之識知夫天與人歸之幾，由是而勇生焉，其大何如也！王請以仁存之，以智規之，至於不得不勇之時，奮發而初不失其保天下之素志，則勇亦何病之有乎？則請爲王言大勇。《詩》云，文王赫然而怒，怒密

❶「孟」，原誤作「夫」，今據啖柘山房本、衡陽殘鈔本改。
❷「曰」，原誤作「也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❸「王」，衡陽殘鈔本無此字。

人之不道而擅相攻以毒天下也。既怒之，則必克之。爰整其旅，不諱用兵焉，以遏止密人徂共之軍旅，而密遏矣。斯役也，周之威德加於天下，而周祜篤矣。文王誅暴禁亂之心白於萬邦，而以荅天下其蘇之望矣。由《詩》言之，周之所以興，與天下之所以戴周者，在文王赫然之心，奮起而無所疑，此文王之勇所以大也。怒生於不容已之怒，而彊者戢，弱者安，矦邦無戰爭之苦，而百姓免於干戈，則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也，在文王有然者。《書》曰，天之降生下民也，必立一人以爲君而養之、爲師而教之，其命之之意，惟曰上帝能生民，而教之養之者在君師。其能助上帝以奠下民乎，則寵異之於四方，而使四方共戴焉。夫既受帝之寵，而助上帝之爲，則有罪者自我誅之，無罪者自我保之，天下其曷敢妄起一念而于我者？則我今日奮起以伐有罪，尚何疑而何懼乎？《書》之所言，非武王之自矜大以制天下也。蓋天下之大，萬民之衆，而紂一人者唯其殘虐横行而不恤。武王内顧己而上念天心，誠引爲自己之恥，謂當吾世而何忍此播虐者之無忌？以故誅其君，戮其黨，以求免上帝之責，此武王敢於自任，而奮發於不容已，勇之所以大也。恥生於不容已之恥，而暴已易，仁已行，四海免於毒痛，❶萬民抒其愁怨，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，在武王又有然者。合文、武之事而觀之，天下無大可怒、大可恥之事，己不敢先。天下有不容不怒、不容不恥之幾，己不敢後。無快其所欲之情者，仁之量。而不忍天下之亂者，

❶「痛」，啖柘山房本、衡陽殘鈔本皆作「痡」。

仁之勃然必發之勇也。無妄求有功者，智之明。而無疑於一旦之興者，智之見幾必決之勇也。保天下者亦何嘗廢勇哉？今王且無妄怒而如匹夫乎，可容保者，則隱忍以盡吾交鄰之道，期其感乎而相安於無事。然而好戰樂禍且如密焉，播惡賊民且如紂焉，怒誠發於心，而爲天下之公憤。大勇之養有素，而發之一旦，則暴者誅之，亂者定之，而所以安天下者在此。則民且望王師如時雨，而唯恐王之有疑而不決、有畏而不前也。而勇何病乎？仁也，智也，勇也，一而已矣。以事大而非姑忍，以事小而非餌之，以怒而非妄動。今日正大有爲之日也。彼連諸侯以陽相事而陰相奪，交其遠而攻其近，畏其大而陵其小，皆不仁、不智、不勇之謀也，非道也。王何患乎無道哉？

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。王曰：「賢者亦有此樂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有。人不得，則非其上矣。樂，音洛，下同。

雪宮，離宮名。言人君能與民同樂，則人皆有此樂。不然，則下之不得此樂者，必有非其君上之心。明人君當與民同樂，不可使人有不得者，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。

「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也。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，亦非也。

下不安分，上不卹民，皆非禮也。

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。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憂，當作悳。然，當作嘫。

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，則樂以天下矣。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，則憂以天下矣。

「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『吾欲觀於轉附、

朝儛，遵海而南，放於琅邪。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？』附，符又切。潮，音朝。儛，音舞。放，上聲。

晏子，齊臣，名嬰。轉附、朝儛，皆山名也。遵，循也。放，至也。琅邪，齊東南境上邑名。觀，遊也。

「晏子對曰：『善哉問也！天子適諸侯曰巡狩，巡狩者，巡所守也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，述職者，述所職也。無非事者。春省耕而補不足，秋省斂而助不給。夏諺曰：吾王不遊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一遊一豫，爲諸侯度。狩，舒救反。省，悉井反。

述，陳也。省，視也。斂，收穫也。給，亦足也。夏諺，夏時之俗語也。豫，樂也。巡所狩，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。述所職，陳其所受之職也。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。而又春秋循行郊野，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。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，皆有恩惠以及民，而諸侯皆取法焉，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。察，當作詧。

「今也不然：師行而糧食，飢者弗食，勞者弗息。睊睊胥讒，民乃作慝。方命虐民，飲食若流。流連荒亡，爲諸侯憂。睊，古縣反。憂，當作𢝊。

今，謂晏子時也。師，衆也，二千五百人爲師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君行師從。」糧，謂糗糒之屬。睊睊，側目貌。胥，相也。讒，謗也。慝，怨惡也，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。方，逆也。命，王命也。若流，如水之流，無窮極也。流連荒亡，解見下文。諸侯，謂附庸之國、縣邑之長。

「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，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，從獸無厭謂之荒，樂酒無厭謂之亡。厭，當作猒。

此釋上文之義也。從流下，謂放舟隨水而下。從流上，謂挽舟逆水而上。從獸，田獵也。荒，廢也。樂酒，以飲酒爲樂也。亡，猶失也，言廢時失事也。

「先王無流連之樂、荒亡之行。惟君所行也。」

言先王之法，今時之弊，二者惟在君所行耳。

「景公說，大戒於國，出舍於郊。於是始興發補不足。召大師曰：『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！』蓋《徵招》、《角招》是也。其詩曰：『畜君何尤？』畜君者，好君也。」說，弋雪切。徵，陟里反。招，宜作韶。

戒，告命也。出舍，自責以省民也。興發，發倉廩也。大師，樂官也。君臣，己與晏子也。樂有五聲，三曰角，爲民，四曰徵，爲事。《招》，舜樂也。其詩，《徵招》、《角招》之詩也。尤，過也。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，宜爲君之所尤，然其心則何過哉？孟子釋之，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，乃是愛其君者也。尹氏曰：「君之與民，貴賤雖不同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。孟子之言，可謂深切矣。齊王不能推而用之，惜哉！」

訓義 人君不可有遊觀以困民之事，而抑無端居高拱，徒以無欲自信其無過，❶而遂置民於膜外之理。若夫勤民者降尊以出入於民閒，而問民之疾苦，然而巡行之下，耳目得舒焉，心意得適焉，以蕩滌其鬱滯，而有仁智之樂，亦何不可之有哉？後世出必困民，而無能利民，於是百姓聞君之出則相與詛謗之。不仁之君，因以逡過於

❶「徒」上，原衍「而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刪。

民。而稍有心者遂自顧歉然，而若以己爲無出而可以謝過。❶ 斯先王上下同情之風所爲不可復也。齊宣王遊於雪宮而見孟子，意孟子之必以遊爲不可也。❷ 乃問曰，賢者亦有此樂乎？蓋意賢者之必閉耳塞目，自愁苦而後可無疚於民也。孟子曰，法宮明堂之上，賢者所以修法紀也。山林原隰之閒，抑賢者之所以行心志也。考之於古，驗之於事，推之於理，達之於情，登車行野，而賢者之心益快，安得不有此哉？乃王所疑於賢者之不可有者，亦以今之君一出而民非之耳。夫民之非之也，有故。人皆有所欲得，得其所得則樂，失其所得則怨。無所徼恩惠而得於上，復不能安處而保所得於己，於是而以上之遊觀爲非，則情理之必然者矣。夫國皆君之國，豈其不可以遊行？不詧夫君所以病我者何在，而但聞車馬之音、羽旄之美，即啟怨讟者，民之愚也。孰是人而可無一日之樂，而徒咎於君？乃孰是人而可無一日之樂，而君乃使民之不得，視民之疾痛悲憫，而徒逞一日耳目之觀，則亦非也。嗚嘑！孰使上下之交相非，而君民本一體以可相安於和平欣暘之宇者，遂成一愁怨之天下乎？能念此，而王道在是矣。今夫民有其樂矣。仰可事，俛可育，歲時休息之餘，行歌問勞於野者，民之樂也。而王能念之，使有此一日，而與之飲蒸焉，與之觀蜡焉，則君有別宮離館，而一適其心，民亦樂之矣。乃其能樂民之樂者，唯先有以憂民之憂也。如民之仰不足事，俛

❶「爲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唯」。

❷「意」上，原衍「於是」二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刪。

不足育，顧瞻原野，而計無所出。於斯時也，君出而問之，因代爲慮之，取其所憂者而汲汲以圖之，則國之有故，君之不寧，不能逸豫而暢其情也，民亦憂之矣。此理之必然、情之必至者也。人君而能然乎？則君以天下之家給人足爲樂，天下以君之尊榮安富爲樂，休哉，和平之淪洽無涯也！君以天下之一夫不獲爲憂，天下以君之大欲不得爲憂，皇然一體之相卹也。然而有不王者乎！民之歸也孰禦之？王之興也亦孰禦之乎？未之有也。王業成，頌聲作，名山大川登涉而廣吾心志，孰是賢者而必域耳目，束形骸，養尊處高，以困於宮庭哉！此其事，晏子嘗言之矣。

昔者齊景公將欲出遊，問於晏子曰，吾欲觀於轉附、朝儛，以盡齊之山而登之，因之以臨流遵海而南焉，❶放於琅邪，極齊之南境焉，乃吾恐出而以侈於遊觀爲過也。聞先王撫有山河，亦嘗觀焉，而天下想望之、偁頌之。此必有所修行之典，而後無傷於令德。則吾車轍所至，必有所修明而舉行者，乃可上合於先王，吾將何爲而可哉？晏子對曰，君欲觀而思先王，非時君之志也。慕先王而欲有所修，乃先王之實也。不亦善哉！請爲君言先王之政所當修者。自其巡行天下而觀天下，則天子十二載適諸侯而周於五嶽曰巡狩。巡狩者，以巡行省督夫諸侯所守之土、民之安危存亡也。諸侯六季朝於天子曰述職。述職者，以述其所奉天子、理萬民之職，❷而告之天

❶「遵」上，原衍「而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❷「所」下，衡陽殘鈔本有「以」字。

下，❶以自白其勤怠得失也。驅車而征，越國而遊，非徒然也，皆以民事爲主，而上下之惟此爲孜孜也。自其巡行一國而觀一國，則春可觀也，觀民之于梠舉趾而勸其駿發也。其爲勤爲惰，省而戒之，有種饁之不足者，於是而補之。秋可觀也，觀民之其穫納稼而樂此黄茂也。其爲盈爲歉，省而知之，有終歲之不給者，於是而助之。斯道也，三代先王之所修，自夏后氏而已然矣。故民爲之諺曰，吾王而不遊乎，則吾何所資於補助以得免於經營謀食之苦而休乎？吾王而不出遊以豫情乎，則吾何能陳情於深宮重闕之中而得此助乎？唯吾王之然也，天下諸侯莫敢不然，❷而天下皆在王同情一視之中矣。此先王之所修而以勤民，故一遊一豫而即以勤民，乃使諸侯衛法而萬民胥説如此。而今之遊也，則不然矣。非王事也，非民事也，春不補、秋不助也。而猶不但已也，徒御不簡，侈扈從之雄焉。裹糧不夙，待輓運以給焉。治宫館、除道路之苦，更雜出於輦輸之中，飢者不得食，勞者不得息也。君自樂而民自憂，上不恤而下益不平，睊睊然側目以視，而舉下流之惡以歸謗於君。於是而民心離矣，可叛則叛，可竊則竊矣。慝之作興於心，而必見於事矣。若此，問其所爲出何爲也哉？非述職之典，而方王命。非省民之事，徒虐民生。以縱情於山水之閒，爲舉酒邀歡之計，使飲食若流而已矣。綿延而不息，爲流連耳。迷惑而不醒，爲荒亡耳。内以虐縣邑之長，外以

❶「下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子」。
❷「莫」上，原衍「而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擾附庸之國。期會恐不至，而供億恐不備，爲諸侯憂也。虐及於一方，而害延於遠鄙，有如是者。流連荒亡之禍大矣哉！而請備言四者之實。以觀於水，流者，放舟隨水而下之謂也，水無涯而行亦無涯矣。連者，挽舟逆水而上之謂也，挽不易至而行不易止矣。以觀於山，則荒者，逐獸而求獲無已之謂也，獸不可盡而荒遠不恤矣，隨其觀於水，觀於山，得可飲之地而縱飲焉。亡者，以酒爲戲而無度之謂也，爲酒所使而國非其國、身亦非其身矣。夫偶然一樂而難與止息，勢有必然，樂之不可縱也如此夫！夫先王之出，本以事而出。民足矣給矣，咏歌作矣，於斯時也，不廢樂焉。登山臨水，行獵飲酒，閒亦所不廢。而居安思危，樂極知反，流連之樂，荒亡之行，惡得有哉？此以自度而爲諸侯度者也。以嬰所聞於古、所見於今者如此。君而欲巡行國中焉，修先王之修，行之而已效，今日之爲，亦誰能禁君之不行者？而君請擇之。於是景公聞言而說，喜於得民而免於民之非也，乃奉晏子之言而行之，大戒於國，使民喻於巡行之故，而知其非以厲己。出舍於郊，且勿務爲遠遊，而先行之於近。於是時也，舉久不修之曠典，動支發散倉廩之粟，以補民之不足。民情欣悅於一時，而景公因以眺山川之勝，抒四望之懷，故寫意於樂，而召大師曰，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。君臣之相說，說以民也。民說而君臣胥得，言者之情暢，行者之志快，而民受之者之心更愜也。其樂至今猶有傳者，則用舜之《招》，而以徵、角爲聲之主，其以勤於事而宜於民，與此二音相得乎？其升歌之詩有曰，畜君

何尤？言畜止其君之邪心而引之正道，君且悦焉，而何過乎？蓋晏子之言，既以導公於先王之事，而且力救其遊觀以困民之非，防失於未然。是唯其有忠愛之心，而後能然，故景公諒之，而曰君臣相說也。以臣所聞於先齊者如此。夫景公非能純法乎先王之憂樂者也，而聞晏子之言，則輯其雄遊之心，而一時君臣交說於上，以傳之音樂，則亦賢者自有其樂而不畏民非之徵也。況憂以天下者，勤卹民隱，無行而不得民之心，則以時之康、事之暇，逸吾情，而得仁智之樂於登高流連之下，無非天和之至，❶而譜之音容，與《咸》、《英》、《韶》、《濩》而並美。王能勿志於此乎？嗚嘑！此孟子體天理人情之中以立言，而非但因幾而諷諫，如晏子而已也。

齊宣王問曰：「人皆謂我毀明堂。毀諸？已乎？」

趙氏曰：「明堂，泰山明堂，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，漢時遺趾尚在。人欲毀之者，蓋以天子不復巡狩，諸侯又不當居之也。王問當毀之乎？且止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則勿毀之矣。」

明堂，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。能行王政，則亦可以王矣，何必毀哉？

王曰：「王政可得聞與？」對曰：「昔者文王之治岐也，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禄，關市譏而不征，澤梁無禁，罪人不孥。老而無妻曰鰥，老而無夫曰寡，老而無子曰獨，幼而無父曰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。文王發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《詩》云：『哿矣富人，哀此

❶「天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太」。

煢獨。』」與，平聲。孥，音奴。鰥，古頑切。哿，工可切。煢，音瓊。

岐，周之舊國也。九一者，井田之制也。方一里爲一井，其田九百畝。中畫井字，界爲九區。一區之中，爲田百畝。中百畝爲公田，外八百畝爲私田。八家各受私田百畝，而同養公田，是九分而稅其一也。世祿者，先王之世，仕者之子孫皆教之，教之而成材則官之。如不足用，亦使之不失其祿。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，故報之如此，忠厚之至也。關，謂道路之關。市謂都邑之市。譏，察也。征，稅也。關市之吏，察異服異言之人，而不征商賈之稅也。澤，謂瀦水。梁，謂魚梁。與民同利，不設禁也。孥，妻子也。惡惡止其身，不及妻子也。先王養民之政，導其妻子，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，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，無父母妻子之養，則尤宜憐恤，故必以爲先也。《詩》，《小雅·正月》之篇。哿，可也。煢，困悴貌。商，當作商。瀦，陟魚切，水停。悴，本作顇。

王曰：「善哉言乎！」曰：「王如善之，則何爲不行？」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貨。」對曰：「昔者公劉好貨。❶《詩》云：『乃積乃倉，乃裹餱糧，于槖于囊。思戢用光。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，爰方啟行。』故居者有積倉，行者有裹糧也，然後可以爰方啟行。王如好貨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好，當作[illegible]。餱，音侯。槖，音託。戢，《詩》作輯，音集。居，當作尻。然，當作嘫。

王自以爲好貨，故取民無制，而不能行此王政。公劉，后稷之曾孫也。《詩》，《大

❶「劉」，原作「對」，今據阮刻《孟子注疏》改。

雅・公劉》之篇。積，露積也。餱，乾糧也。無底曰橐，有底曰囊，皆所以盛餱糧也。戢，安集也。言思安集其人民，以光大其國家也。戚，斧也。揚，鉞也。爰，於也。啟行，言往遷於豳也。何有，言不難也。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，是公劉好貨，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。今王好貨，亦能如此，則其於王天下也，何難之有？

鉞，當作戉。遷，本作遷，从辵从䙴，會意。䙴，从舁从囟从卩，升也。

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」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好色，愛厥妃。《詩》云：『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，率西水滸，至於岐下。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』當是時也，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王如好色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大，音泰。

愛，當作㤅。走，本作夿。滸，本作汻。

王又言此者，好色則心志蠱惑，用度奢侈，而不能行王政也。大王，公劉九世孫。《詩》，《大雅・緜》之篇也。古公，大王之本號，後乃追尊爲大王也。亶父，大王名也。來朝走馬，避狄人之難也。率，循也。滸，水涯也。岐下，岐山之下也。美女，大王之妃也。胥，相也。宇，居也。曠，空也。無怨曠者，是大王好色，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。　楊氏曰：「孟子與人君言，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，不止就事論事。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，豈不能堯、舜其君乎？」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，大意皆同。蓋鐘鼓、苑囿、遊觀之樂，與夫好勇、好貨、好色之心，皆天理之所有，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。然天理人欲，同行異情。循理而公於天下者，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。縱欲而私於一己者，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。二者之閒，不能以髮，而

其是非得失之歸，相去遠矣。故孟子因時君之問，而剖析於幾微之際，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。其法似疏而實密，其事似易而實難。學者以身體之，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，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。

私，當作厶。微，當作散。端，當作耑。

訓義 王者之道，固以清心寡欲爲本，而抑非恬淡無欲，與萬物相忘之遂足推恩於四海也。蓋人之與萬物相通者，心也。而君子之心，非小人所能有。小人之心，抑君子所不可無。小人之心而君子不可無者，情也。其以體天下之秀爲士，樸爲農，皇皇求利爲商賈，愚不自知，以陷於刑爲罪人，乃至天所不能佑，而不適有生爲鰥寡孤獨，其憂樂之情不可抑者，唯食色而已。君子而無此情，則何以知小人之有此情也？於是嚴酷裁制，唯其意之所行，而授人以不堪，此古今刻覈之士，言治必入於名法，而聖賢懷保天下、元后父母之道則異是。以我之有道而不能無情也，知民之非有道而必不可更違其情也，本忠厚之意以推行之。周之有天下，開明堂，成八百季之令祚者，此而已矣。孟子之學，深造乎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條理，故以齊王之好貨好色，而決之以王政可行、明堂可興之理焉。周天子東巡狩之明堂，在泰山之下，齊宣王之時猶存取。而齊王問曰，❶進言者皆曰，周不復興，七王角立，孰與一之？王自王於東方，何用此爲，而謂我毁之。敢請於夫子，毁之以示分土之勢乎？抑勿毁以待王者之興乎？孟子曰，夫明堂者，非一姓之守，而四海之望也。王者

❶「齊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宣」。

順時巡守省方，而布政教於此堂焉。王無其志則已，王欲行王者之政，則今日行於國中者，他日行於天下，且於此而出治焉，勿毁之矣。王者之興，舍王其誰也？於是王歆然而願聞王政。孟子曰，周之明堂，作之於成王致太平之後，而周之王業，則起於文王居岐之時。凡明堂所布之仁政，皆推本文王治岐之政而行者也，而其大端亦易簡而無難行者。周以農事爲開國之本，而取民之制所以安農也，耕者則九一矣。周以親親尊賢爲立國之基，而厚下之澤以勸賢也，仕者則世禄矣。商旅以通國之有無，民用所由利也，關市則譏而不征矣。鮮食以佐艱食之窮，民食所以裕也，澤梁無禁矣。至不得已而用刑，殺之中有生焉，則罪人不孥矣。文王以此治岐，而耕者説，仕者勸，遠人歸，貧民給。其後推本此意，凡明堂之令，所以頒於諸侯，施於天下，而正疆界，録賢能，施法詳刑，皆推此而行之耳。若夫民有老而無妻者焉，無寧處也，曰鰥。有老而無夫者焉，無與立也，曰寡。有老而無子者焉，疾痛無與恤也，曰獨。有幼而無父者焉，長養無與援也，曰孤。此四者，與民並生於天地之間，而天窮之人無可告者。文王之於岐也，有此四者，於凶荒寒暑之時，發補助之政，施布帛酒漿之仁，必先施四者，誠以不得不先而先之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哿矣富人，哀此煢獨。」則凡有情者無不哀之，而文王於人之哀而深致其哀，且不徒哀而必使免於哀焉。文王自不容已於惻隱，而盡協天下之心者此也。其後推本此意，凡明堂之恩，訪百季，問疾苦，以倡率諸侯，而制爲恩澤者，皆推此而行之耳。王而行於

齊，則一國之人心得，而天下引領而歸王，明堂出治，可事半而功倍矣，勿毁焉可矣。孟子所言之王政，天理也，無非人情也。人情之通天下而一理者，即天理也。非有絶己之意欲以殉天下，推理之清剛以制天下者也。❶ 齊王於此，唯其情之必動，而遂欣然慕之曰，善哉言乎！孟子曰，夫今天下之君，惟其殘忍無情，聞此而不愜於心耳。王而知文王之政之善矣，而不行焉，必有所爲。所爲者而礙於行，猶可言也。所爲者而不礙於行，王何不行哉？王曰，寡人之所以不能行者，以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貨也。好貨則有所吝而不能舍。亦念民之無以自存，而不禁此心之見貨而動者，何也？孟子曰，夫王政豈必不好貨者而後行哉？如必不好貨而後可行，則枯槁以自託矯廉，亦何以知民耕三餘九之深計哉？❷ 周之王業始於公劉，而公劉嘗好貨矣。《篤公劉》之詩曰，公劉未遷豳之前，乃露積焉，乃倉貯焉。於其行也，乃裹之爲餱糧，於槖焉，於囊焉，思以安集其人民而得所居止，光大我土宇而展封域焉。於是張我弓矢，舉我干戈，持我戚揚，乃啟行而之於邠。由此而思之，必於其居也有積倉，乃於其行也有裹糧，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焉，則當其未遷之先，勤於收斂，畜爲公藏，公劉苟不好之，而何以得此哉？然而終以肇周於邠，以爲斯民之君宗者何也？唯公劉之有此好也，即念民之有此好也。而所以勸相之、賑卹之者，即爲文王愛養斯民，定取民之制，弛山澤之征之

❶「理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己」。

❷「耕三餘九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耕九餘三」。

根本。王如於好貨之心方動之時，即以此心而推之，知小人之好更有切於我者，而損上益下之情，自勃然而生。其於以行王政而坐明堂，何有哉？ 王又曰，寡人更有疾焉，寡人好色。好色則有所耽而易於怠。亦念民之勞我經營，而不禁此心之遇色而忘者，何也？ 孟子曰，夫王政豈必不好色者而後行哉？ 如不好色而後可行，則孤處以絶人世，亦何以知民煢獨可念之情哉？ 周之王業盛於大王，而大王嘗好色矣，而愛厥妃矣。《緜》之詩曰，❶古公亶父以避狄難之故，一旦決往，而於來朝走馬以遷，率渭水之西，而循其滸，以至於岐山之下。蓋爰及姜女，聿來此以相居處焉。夫流連播遷之際，必諧厥妃而謀安集，❷欲自得寧處，而即欲厥妃之有寧焉如是，非大王夫婦之情有篤焉者哉！ 而新遷之民，各無棄捐其室家者。當此遠行之際，内無留幽之怨女，外無獨往之曠夫。蓋亦屑屑爲室家計者，上下同情也。然而終以成王業之基，以启翦商之祚者，何也？ 唯大王之有此好也，即念民之有此好也，而所以使之完聚，所以俛育者，即爲文王哀閔鰥寡，保百室之盈，致婦子之寧之根本。王如於好色之心方摯之時，即以此心而推之，知小人之好色更有難於我者，而《桃夭》、《鵲巢》之仁自得所從致。其於以行王政而坐明堂也，何有哉？ 王欲行之，行之而已矣。百季之廢緒，不必一姓，而可以代興。小人之情欲，達於君子，而無異理。故曰王政之易易也。嗚

❶「緜之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❷「集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輯」。

嘻！此孟子所以即人情合天理，無不可行仁之人，無不可行仁之心，而異於名法之苛嚴、異端之孤寂。非灼見天地之心者，何以與於斯？

孟子謂齊宣王曰：「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，而之楚遊者。比其反也，則凍餒其妻子，則如之何？」王曰：「棄之。」比，必二反。

託，寄也。比，及也。棄，絕也。

曰：「士師不能治士，則如之何？」王曰：「已之。」

士師，獄官也。其屬有鄉士、遂士之官，士師皆當治之。已，罷去也。

曰：「四境之內不治，則如之何？」王顧左右而言他。

孟子將問此，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，及此而王不能荅也。其憚於自責、恥於下問如此，不足與有爲可知矣。　趙氏曰：「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，無墮其職，乃安其身。」

訓義 齊宣王進不能圖王，退且不能自治其國，而不知自恥其失，則天職墮而天命不佑，人心怨而人治必離，且無以保其國矣。孟子於此不能深喻而切責之，乃設一事以問之曰，夫人之困苦而不能卹者，以爲情不關己也。乃有如王之臣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，則既託以後，其妻子所欲得之情，舍所託者而誰告乎？未幾而遊者反矣。而未反以前，妻子之凍餒無與恤也。於斯時也，王之臣其能與此友而無異昔日之好乎？抑否乎？此不待論而知其必絕交者也。王曰「棄之」，誠當棄也。唯王亦知棄之者，更無容忍相安之理也。由此言之，人以情恃我，而我違其情，固分義之所不能劈合矣。孟子更設一事以問

曰，夫人之理亂付於不聞者，惟其職不已屬也。乃有如既受命而爲士師矣，而鄉士、遂士任其或出或入，以利鬻獄，以意破法，曾不爲糾正而平反之。如斯以爲士師也，王其能聽此士師之尸位乎？抑否乎？此不待論而知其必加絀者也。❶王曰「已之」，誠當已也。唯王亦知已之者，更無國法不伸之理也。由此言之，苟職既有所受，而不能自盡，固爵禄之不可以久幸乎？孟子曰，事有類此者，而王知之乎？人君有四境之土地，則有四境之人民，其飢寒之必卹者，民所託命，不啻如友之託家。有四境之人民，則有四境之政刑，其綱紀之必飭者，天命之爲君，不啻如君命之爲吏。然且民有疾苦而不知，國多姦邪而不詧。斯其爲君也，天鑒之有赫，其能終寵綏之，民情之可畏，其能終奉戴之乎？抑否乎？而王謂之何？嗚嘑！孟子之望王也切，而憂王也深，故危詞以動之，使知民之必我棄，而天之必我已也。而王不能受也，顧左右而言他，不愧而憤，不悔而驕，斯其所以終不可有爲乎！

孟子見齊宣王曰：「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王無親臣矣。昔者所進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」

世臣，絫世勳舊之臣，與國同休戚者也。親臣，君所親信之臣，與君同休戚者也。此言喬木、世臣，皆故國所宜有。然所以爲故國者，則在此而不在彼也。昨日所進用之人，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，則無親臣矣，況世臣乎？

王曰：「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？」

❶「必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王意以爲此亡去者，皆不才之人。我初不知而誤用之，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。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？

曰：「國君進賢，如不得已。將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可不慎與？與，平聲。

如不得已，言謹之至也。蓋尊尊親親，禮之常也。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，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。是使卑者踰尊，疏者踰戚，非禮之常，故不可不謹也。

「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。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。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。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聽。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聽。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。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然，當作𠷷。察，當作詧。

左右近臣，其言固未可信。諸大夫之言，宜可信矣，然猶恐其蔽於私也。至於國人，則其論公矣，然猶必詧之者，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說者，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。故必自詧之，而親見其賢否之實，然後從而用舍之，則於賢者知之深，任之重，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。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。私，當作厶。幸，本作㚔。

「左右皆曰可殺，勿聽。諸大夫皆曰可殺，勿聽。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。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。故曰，國人殺之也。

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，至於用刑，亦以此道。蓋所謂天命天討，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。

「如此，然後可以爲民父母。」

傳曰：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」

訓義春秋之時，世卿執政，天下不治，而諸侯倚之，可亂而不可亡。至於戰國而一變矣。匹夫挾術以干王侯，立談而取卿相，

排陷大臣，人主惑之，而削奪故舊尊親，以聽其所爲。不效，則引身以去，且秦莫楚，唯其所之。以是親離於上則衆叛於下，民志不定而敗亡相踵。齊宣王館稷下之士，乃至一旦而進七十人。其七十人所奪之位，雖有不才，要皆與齊同休戚之臣也，怨憤興而民心解。譬猶一父之子，本屬天性之愛，而離閒者興，則父子離而家必覆。孟子知其不能保國也，而謂之曰，國所恃以長存者，以其爲故國也。士有舊德之可食，農有先疇之可服，則患難相恤，不期而親乎上也。今齊僻處東海，非戰爭之地，井廬城郭，依然舊塱，而無斬木伐社之事，故一塱而喬木植焉。雖然，此豈故國之實哉？君受先公之付託，而世其國。本枝之裔，勳賢之後，亦受先公之簡畀，而世其家。則前以養百秊之福者，後以貽無疆之休，斯乃足爲故國矣。而視王之庭，誅者誅，逐者逐，避忌而退者退，王誠念之，誰爲王安危與共之親臣乎？夫親臣何以無也？則進者進而親臣退矣。王將以此進者爲可託國乎？而顧念昔者之所進，言讎則來，智窮則去，利祿可得則相依而若將託命，權勢或衰則相背而唯恐不先。今日念之，其何以出亡而之於他國，王不知其故，❶而並不復記憶其人矣。夫徒空人國，而王之廷，一去留不定之廷，則王之國，固朝更夕改之國，而何恃以云故國乎？孟子之言，非但欲王之慎於用也，而急欲王之愼於舍。乃王不能知忠厚立本之圖，而圖憾於舍之不早，乃曰，夫昔進而今亡者，皆不才者也。乃當其始至於吾之

❶「王」下，衡陽殘鈔本有「且」字。

前，言皆可聽，行皆可觀，任之事而後知不才焉。吾何以早識而決舍之乎？孟子曰，王無輕言舍也，曷亦慎於言用？夫官職止有此數，而君心之嚮背不容兩全。是以國君承先世之緒，而以先君之禄位，百姓之生命，付託於人。有賢者至於吾前，在所必進矣。而其進之也，如可已，則姑已之。至於賢不易得，國不能理，而遲回審處，乃授之以位，❶不得已而不能已也。所以然者，豈其吝天位天禄而私之，於賢人君子而疑之乎？蓋立國之道，以忠厚爲本，以尊尊親親爲固結民心而睦之之教。乃賢者自遠而來，未擊國人之望，既進之矣，位必有所代，恩必有所遂，將使卑者踰尊而尊者卑，疏者踰戚而戚者疏。自非耕莘釣渭，大者爲名世之才，則勢傾世俗，恩衰骨肉，上以感先公之怨恫，下以启百姓之危疑，可不慎與？慎之故，自非不得已而必姑已之。慎於進者，正慎於言舍之深仁至意也。王勿輕言舍也。不得已而進，其進也將如之何？夫亦念不才者之進，王能用衆乎？抑能用獨乎？必其有爲之居閒而偁其賢者，則左右乎？左右者，有所興，有所廢，以市王之恩威者也。皆曰賢，未可也，抑諸大夫乎？諸大夫者，且欲援之爲黨，而不知樹之爲讎，以昧於要結者也。皆曰賢，未可也。誠慎之，亦不容不有所訪求，其國人與？國人而皆曰賢，則進之而不以王爲私恩，因之以有所踰而不以爲王之私斷者也，此因衆以順人心之道也。然恐其不才焉，❷則用

❶「授」，原作「受」，今據文義改。
❷「然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猶」。

獨之道進矣。然後詢之以言，考之以事，徐審其果異於挾策之姦邪，而必爲吾宗室勳賢所敬服者也。賢已見矣，上可以告無罪於先君，下可以泯怨忌於臣民，然後用之，則信可以爲王之親臣矣。且王之進之也，不問其才不才，而亟欲踰我尊親者，蓋亦疑忌夫在位者之不可託國，而思奪其柄，故樂得人而代之也。乃此疑忌何自而生乎？無亦唯是左右乎？私利相干而不遂也，其曰不可者勿聽，則釁消自內矣。或即諸大夫乎？權勢相軋而相傾也，其曰不可者勿聽，則黨散於下矣。乃法在必舍，亦必有所詢問焉，其國人乎？則已之而不以王爲私惡，即有踰之者，而不以王爲抑彼而伸此也。用衆以示無私，而獨可用矣。恐其不當舍也，然後鑒之於生平，審之於後患，其果不如新進者之能得人心，而爲將來子孫黎民之害乎？不可已見矣，其祖宗不得而怨於幽，❶其子孫不得而怨於後，然後去之，無復疑世臣之無矣。如其不然，一用也，一去也，將有大傷國家之元氣，而解散人心之禍存焉。其未去也，媒孽之者尚有所忌，而彼亦有所顧衈也。如其去之，則攻之者唯恐其復用而思除之，彼亦自知其不復用而難保其無怨懟也。於是過日聞，嫌日積，而不免於殺矣。王勿以左右之皆曰可殺，而激成不解之怒也。小人之毒烈也，勿聽而有餘恩焉。王勿以諸大夫之皆曰可殺，而信爲公惡之難容也。朋黨之禍酷也，勿聽而務矜全焉。倘以爲衆惡之不可違，❷則必待國人之皆

❶「而」，原脫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「惡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論」。

曰可殺與，是不殺而害果中於宗社，殺之而大愜羣心者也。且不遽用衆也，而猶用獨焉。然後度之於八議之中而無可議，❶求所以生之而生不可得，其可殺之情形著而不可揜矣。王之曲全之情可暴於天下，而凡我宗臣故舊，抑知苟不如是其惡，而大法不加也，然後殺之。夫豈以欲寵一新進之小臣而釀成上下相形之痛哉？王而誠如此乎，以慎於己之心而慎於用，慎於用則必慎於己，而必不至不慎於殺。一人立於上而親賢聚於下，分定而情相聯，王保王之民，彼亦各自保其民，以保其富貴。一國之勢如一家，一國之情如一父之子，安有與樂也，危有與恤也，然後居兆民之上而爲之父母，民不容不尊而親之矣。此則上以承宗祖之世澤，下以貽無窮之令緒，而不虛爲故國矣。不然，離者在廷而叛者在野，人心散而大命傾，烏容不爲王慮之乎？不才者日進於前，願王勿以左右諸大夫之居閒而聽之，以搖大臣也。此保國之急圖，王勿忽焉。蓋齊至宣王之世，釁先開於田嬰，而國且濱危。而淳于髡之徒急引邪佞，卒致淖齒之禍。孟子非與巨室比者，而原本忠厚立國之至意以折遊士，一本於先王尊親之精意，而惜乎王不能用也！

齊宣王問曰：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有諸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於傳有之。」

放，置也。《書》云：「成湯放桀於南巢。」

曰：「臣殺其君，可乎？」

桀、紂，天子。湯、武，諸侯。

曰：「賊仁者謂之賊，賊義者謂之殘，殘賊之

---

❶「八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公」。

人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。」

賊，害也。殘，傷也。害仁者，凶暴淫虐，滅絶天理，故謂之賊。害義者，顛倒錯亂，傷敗彝倫，故謂之殘。一夫，言衆叛親離，不復以爲君也。《書》曰：「獨夫紂。」蓋四海歸之，則爲天子。天下叛之，則爲獨夫。所以深警齊王，垂戒後世也。王勉曰：「斯言也，惟在下者有湯、武之仁，而在上者有桀、紂之暴則可。不然，是未免於簒弑之罪也。」

訓義 湯、武之事，君子所難言也。置湯、武於不言，而但言桀、紂，則湯、武之心可得而白於天下，而其言可以爲萬世戒。齊宣王問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有諸？非疑其無此事也，疑其何以有此事也。孟子曰，湯、武之事，記之史策而無慙，傳之後世而倆道弗絶，誠有之也。宣王曰，未放未伐之前，桀、紂固湯、武之君也。放之伐之而無忌，豈其臣果聖，遂弑君而無不可乎？孟子曰，君之不可弑，大義昭垂，誰敢犯者？而抑問其何以謂之君也？君者，以大仁育天下、以大義正天下者也。有天下而天下親之，正天下而天下尊之。天下所尊親，雖聖人其敢不尊親之乎？若夫賊仁者，非但不能育天下也，恣其凶暴以絶天地之生理，則謂之賊，生人之害氣所集也。賊義者，非但不能正天下也，任其侮亂以敗天下之彝倫，則謂之殘，四海之禍敗所生也。殘賊之人，孰與親之？孰與尊之？衆叛親離，謂之一夫而已。紂唯如是，故武王起而誅之，天下莫不悦服焉。當時倆之，後世傳之，信紂爲覆載不容之人，誅之而已。夫湯之於桀，亦猶是也。若夫君無失德，則四海戴之，而孰敢弑

焉？帝王之興，雖不一致，未聞敢有以弑君自居而天下不致討者也。知桀、紂之所以亡，則知湯、武之所以興。行之無貳，居之不疑，湯、武之心，豈易測哉？孟子不言湯、武而言桀、紂者，以見苟如桀、紂，則人得而誅，足以責君道之必盡。而苟非桀、紂，則必不敢放伐，又以正大分之不可干。足以垂世而立教矣。若夫湯、武順天膺人之心，則固未易言也。

孟子見齊宣王曰：「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。工師得大木，則王喜，以爲能勝其任也。匠人斲而小之，則王怒，以爲不勝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學之，壯而欲行之，王曰『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』，則何如？夫，音扶。舍，上聲。姑，當作夃。女，音汝。下竝同。

巨室，大宮也。工師，匠人之長。匠人，衆工人也。姑，且也。言賢人所學者大，而王欲小之也。

「今有璞玉於此，雖萬鎰，必使玉人彫琢之。至於治國家，則曰『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』，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？」鎰，音溢。

璞，玉之在石中者。鎰，二十兩也。玉人，玉工也。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，愛之甚也。治國家則殉私欲而不任賢，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。范氏曰：「古之賢者，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。而世之庸君，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。是以君臣相遇，自古以爲難。孔、孟終身而不遇，蓋以此耳。」

訓義 孟子所學者王道，所欲行於齊者王政，而齊王功利之習已深，乃欲屈孟子而從己富彊之術。孟子志不行，而所望於王者且相負也，乃自明其道之不可屈，而示王以不當屈己之道，爲廣譬而醒之曰，今

王且謂士之不能貶道以從王也，則不知士之有不可貶者存也。且使士之貶道而從王也，王甚無利於其貶也。夫道有大小，小者不可使大，大者尤不可使小。士之自度審矣，而王弗能爲士度。事有能有不能，不能者從能者則成，能者從不能者則敗。士固爲王計之明，而王不能自爲計，則請爲王喻士之不可屈者。今夫王而欲爲巨室，其事大，其志不容苟也，則使工師而求木，必求其大者矣。乃不難於求，而難於得也。且不難於得，而難於用所得也。工師而得大木，則王必喜矣。夫豈以爲吾求之，吾得之，足以侈所得之盛哉？將有以任之，而心期乎其能勝也。有匠人者，不知大者之必大用，而以爲可使小用之也，斵其固有之美，而以殉一榱一桷之求，而王豈不怒乎？蓋舍所可勝之任，而將欲大用而不能矣。王之易喜而怒也，唯大木者王之所得，則望於匠者不輕，屈木即以屈王，怒不可止矣。以此推之，夫人易喜而怒之心，豈非情之必然哉？夫此人也，幼而學之，所學者何事？壯而欲行之，所行者何爲？天下之生民於我託命，斯道之興廢於我見功，舍近小之規，弘遠大之圖，王且爲王者，而夫人且爲名世。乃王則曰，女所學者未能行也，姑舍之以從我。謀尺寸之利，規旦夕之功，夫人之心將何如乎？昔之見王者喜，而今能無怒乎？昔之學而欲行者喜，而今能無怒乎？如是而欲其欣然聽命也，必不能矣。王不諒士之心，而士固不可枉也。抑請更爲王喻其不當屈士者。今有璞玉於此，玉也，可成乎大用者也。乃尚爲璞也，則未成而有待於成之者也。雖其值萬鎰，不能

不珍重之乎，而必使玉人彫琢之，非玉人而玉失其玉，且非玉人而並毁其玉。王亦惟自不能彫琢而後需玉人也，其能不任玉人之爲，而已無容以私意與哉！王之於此，必明計之矣。乃至於治國家，非但萬鎰也。綳惟不能治而使成乎今日之國家，則欲去其近小之害，進以弘遠之圖，安未安之民，制未制之法，必得士而使展其學以見於行。乃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，以士之才屈而就己之志，夫士之不屑爲王之所爲者久，則不能爲王之爲也，必矣。而一旦改行易操以從王，則進不足以成而退且以敗。何異於教玉人彫琢玉而終不成乎器哉？王不自念其不可有爲，而士不敢以虛名受實責也，必矣。王度之，爲士度之，二者何利焉？則士亦安能爲王任咎，而鬱鬱於王之廷，以不伸其志也乎？將不敢久奉王之教矣。嗚嘑！此孟子將去齊之言也。其詞切，而王卒不悟，末如之何矣。

上是言己必不肯舍其學，下言舍所學亦於王無益。兩喻各別，須要分析。

齊人伐燕，勝之。燕，宜作郾。

按《史記》，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，而國大亂。齊因伐之，燕士卒不戰，城門不閉，遂大勝燕。亂，當作𤔔。

宣王問曰：「或謂寡人勿取，或謂寡人取之。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，五旬而舉之，人力不至於此。不取，必有天殃。取之，何如？」乘，本作椉，从入从桀，正音食陵切，轉借音食證切，下同。

以伐燕爲宣王事，與《史記》諸書不同，已見序説。

孟子對曰：「取之而燕民悦，則取之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説，則勿取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説，弋

雪切。

商紂之世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至武王十三季，乃伐紂而有天下。張子曰：「此事間不容髮。一日之閒，天命未絶，則是君臣。當日命絶，則爲獨夫。然命之絶否，何以知之？人情而已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，武王安得而止之哉？」

「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。豈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熱，亦運而已矣。」簞，音丹。食，音寺。

簞，竹器。食，飯也。運，轉也。言齊若更爲暴虐，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。趙氏曰：「征伐之道，當順民心。民心説，則天意得矣。」説，弋雪切。

訓義以征伐得天下者，取人之國而不以爲貪，則燕之無道，齊已克之，因而取之，正爲定天下於一統之機。然而得失安危之介，正在於此。在彼有必亡之理，而在我又須有以大反其所爲，收民心而順天道，則王業自此而成。如其不然，則姑且置之，進不足以圖王，而退猶可以保其國。故孟子之心，非不欲取燕，而料齊之不足有爲，則姑爲兩端之辭，以使之自揣。而無如宣王之急於功利而聽邪説者，何也？齊人伐燕，克其國都，而以大勝告。於是宣王有貪燕之心，而邪臣復進諛言以動之。王乃問於孟子曰，今日者燕無不可取之勢，取不取唯吾之意而已。寡人乃謀之於衆人。或謂寡人勿取者，執諸侯各有分土之成説也。或謂寡人取之者，明時勢不可失之理也。且又曰，以萬乘之國，不加彊也。伐萬乘之國，勢相敵也。乃五旬而舉之，兵不勞而功倍，非師武臣力之能至

此也，天也。天有所廢，因有所興。天與不取，違上帝付託之心，且降之殃焉。斯言也，較謂勿取者理正而言順。寡人固欲取之，因此而兼其地，有其人，改其社稷，南嚮以臨天下，不亦可乎！而夫子以爲何如？於是孟子欲言勿取，則燕有亡道，而燕民無去危就安之望。欲言取，則齊無興王之資，而燹民亦終無出於塗炭之日。乃不得已爲兩端之辭，以使王自揣而自盡也。曰，夫燕之士卒不戰，城門不閉，五旬而舉者，天也。而豈有一杳冥不可測之天司其成敗乎？天之視聽在民之耳目，天之心即在民之喜怒，亦求之於民而已。吾試自揣焉，未取以前，燕民幸其君之亡也，而既取以後，民能終無故主之心，而欣戴於王乎，則取之可也。古之人有決於取而可信於民者，武王之取商是也。武王可以取商，王何不可以取燕哉？若既取以後，民且有疑吾私利之心而不樂相推戴乎，則勿取未爲失時也。古之人有慎於取而求信於民者，文王之養晦是也。文王且不取商，而王輕言取燹乎？王內度之己，外度之燕民，勿徒矜一時之功，信天命於偶然之成敗也。王之所信者，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，勢可相亢而不亢，力可相敵而不敵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，謂天使燹民之如此耳。此豈一予一奪之別有天哉？❶民情而已矣。燕之虐民，如水之溺，如火之焚，故願就王以避之。然則今日之燕民，非文王時之殷民猶未盡忘殷而戴之矣。則王不揣之民而但揣之己，無信今日之民情而度他日之民情，所以出之於水火而登

❶ 下「一」字，原脫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之於衽席，在王也。如其以天幸爲可恃，以民心爲不足畏，因而虐之，則以水繼水而水益深，以火繼火而火益熱，民且忘召公之德，叛其七百季所戴之故主，而何難舍吞併之新君以望他人之至哉？其去留之機，如運轉之易而已。是得失安危之樞正在今日，王亦念何以致燕民之悦而已。言勿取者，阻王大有爲之志。而言取之者，又不恤後災之説。王度之民，亦度之己而已矣，其可以旁觀之論輕於一舉也邪？蓋深仁厚澤之施，德望積於平日者，齊無其具。則幸燕民之疾其君而思易主，行弔民伐罪之善政，猶可決計於一旦，即乘此以取天下，在深體民心，而盡救焚拯溺之仁。此孟子之所望於齊者大，而不易言取與不取之兩端，以決裂於一朝。惜乎齊王之終不足有爲也！

齊人伐燕，取之。諸侯將謀救燕。宣王曰：「諸侯多謀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」孟子對曰：「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，湯是也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。燕，宜作鄰。

千里畏人，指齊王也。

「《書》曰：『湯一征，自葛始。』天下信之。『東面而征西夷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。曰：奚爲後我？』民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雲霓也。歸市者不止，耕者不變。誅其君而弔其民，若時雨降，民大説。《書》曰：『徯我后，后來其蘇。』霓，五稽切。徯，胡禮反。説，弋雪反。

兩引《書》，皆《尚書·仲虺之誥》文也。與今《書》文亦小異。一征，初征也。天下信之，信其志在救民，不爲暴也。奚爲後我，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。霓，虹也。雲合則雨，虹見則止。變，動也。徯，待也。后，君也。蘇，復生也。他國之民，皆

以湯爲我君，而待其來，使己得蘇息也。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。

「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。若殺其父兄，係纍其子弟，毁其宗廟，遷其重器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。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動天下之兵也。纍作累，俗省，音力追切。

拯，救也。係纍，縶縛也。重器，寶器也。畏，忌也。倍地，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。齊之取燕，若能如湯之征葛，則燕人説之，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。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，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，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。

「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，止其重器，謀於燕衆，置君而後去之，則猶可及止也。」旄，當作耄。倪，五稽切。

反，還也。旄，老人也。倪，小兒也。謂所虜略之老小也。猶，尚也。及止，及其未發而止之也。范氏曰：「孟子事齊、梁之君，論道德則必偁堯、舜，論征伐則必偁湯、武。蓋治民不法堯、舜，則是爲暴。行師不法湯、武，則是爲亂。豈可謂吾君不能，而舍所學以殉之哉？」

訓義 齊人伐燕，有可以取之勢。齊王不思既取之後，何以收燕民之心而服天下，終以利其所有之情，冒昧而取之。於是燕民怨於下，燕之臣子保燕後而乘民怨，外結諸侯。諸侯有怨可假，❶有辭可執，而其民亦唯恐齊之併己而殘害之如燕，將謀救燕，諸侯合而齊孤矣。宣王乃迫而問孟子曰，寡人取燕，因天心、順民情也。而諸侯

❶「怨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義」。

多謀伐寡人者。量力之彊弱，齊不能勝諸侯也。何以待之？寡人蓋求其術而不得也。孟子知其民怨於下，敵乘於外，勢迫而畏之甚，乃曰，孰使王之進不能有爲、退無以自保而至於此也？臣以爲一齊不足以勝天下，似也。臣聞勢之不敵，更有甚於王，而天下環起而聽命，莫敢不來亯而來王，則湯以七十里興是也。乃齊有千里，甫誅一虐民之主，爲民之所迎，而惴惴然如此其畏也，臣所未聞。夫湯亦何嘗不伐國而取之哉？葛無道，而湯之有事於天下也，自此始。乃取葛以後，天下皆諒其爲匹夫匹婦報讎之心，而信其可恃以爲元后父母也。於是東面而征，西夷怨矣。南面而征，北狄怨矣。怨之之辭曰，奚爲後我乎？由此思之，若大旱之望雲霓，冀雲之生，而恐霓之阻之也。夫其時所征之國，豈其君之不思苟存，而同惡之鄰邦不畏兵之且加己乎？蓋湯之征也，將體君之仁，而兵遵將之法，於時歸市者不止也，耕者不變也。湯之所誅，其無道之君耳。其於民也，則問其疾苦而哀矜之，除其虐政，與以生全，蓋若時雨降焉。其望於始者，果有以慰之於終，若時雨之降，無負人之引領而望，而既優既渥，以起百昌之死。斯時也，民之説之何如乎？故《書》述夏民之辭曰，吾昔者待我后之至。而后之來，吾乃得自死而之生也。然則湯何嘗不伐人之國而取之乎？信之於未至之先者，果有以説之於既至之後。其所滅之君，即欲拒湯，而民不爲之用。未伐之國，即欲黨惡相恤，假救患之名以與湯爭，而其民亦望湯之民。自救不暇，而況敢與湯爲難？故東西南北唯其所征，而一無所

畏。以七十里服天下而有餘，未聞其有畏心也。夫王之於燕，其始之望王，亦何大異於湯乎？今燕之虐其民，亦無異於葛也。王聲罪以討之，天下之可信者在斯。燕之民以爲王之來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，於是乎簞食壺漿以迎王師。燕民方且厚望於王，而天下之屬望於王者，自此始也。王於斯時，誅子之之僭亂，改虐政之殃民，致燕民之説者在斯，而起天下之望者亦在斯。誠説矣，誠不失其望矣，諸侯即有忌王者，而民心離叛，倒戈之勢成，王何畏乎哉？而王之所爲，則有若此之甚者。王利燕之所有，而君掠其君，將掠其臣，兵掠其民，相率以暴，而父兄殺矣，子弟係纍矣，宗廟毁矣，重器遷矣。燕民亂，❶而燕之臣子憤釁開於内矣。天下之民皆唯恐齊師之至而齊之得志於中國，外怒激矣。至於今日，而將如之何其可自保以無虞乎？王畏之，誠不得不畏也，何也？天下之諸侯，其畏齊之彊而唯恐其偪己也，固矣。今且有燕之土，撫燕之民，則諸侯之忌王益甚。而王仁政不施，無以矜全水火之民，則天下之民且寧忍故主之虐，而畏齊之殺掠。君忌於上，民戒於下，燕憤於内，天下之兵動矣。非燕人之能動之，諸侯之能動之，王動之也。至於今而事去矣，不可爲矣。收燕以臨天下之勢，必不可用矣。則王今者唯有棄燕而已矣。與其委燕於諸侯，無寧捐燕於在我。捐燕而失本無之燕。必欲有燕，而且危固有之齊。乘其謀之方興，兵之未動，速出令焉，反其旄倪，民怨可平也，止其重器，不據利

❶「亂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怨」。

以召争也。謀於燕衆，置君而去，以免天下見討之名也，則諸侯之兵猶可止也。舍此不圖，非臣之所與知矣。畏天下而悔過，王誠怯矣。處於不得不畏之塗，自不能免於畏之之實。惜哉！有大有爲之時，而竟棄成功於一旦，臣豈願王之出於此哉？仁不足以安天下，而義猶足以保其國。千里而畏人，誠自王始，而不知畏人更有大可畏者在。此今日棄燕存齊之下策，不得已而爲王謀者也。

鄒與魯鬨。穆公問曰：「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，而民莫之死也。誅之，則不可勝誅。不誅，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。如之何則可也？」鬨，胡弄切。長，上聲，下同。

鬨，鬥聲也。穆公，鄒君也。不可勝誅，言人衆不可盡誅也。長上，謂有司也。民怨其上，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。

孟子對曰：「凶秊饑歲，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幾千人矣。而君之倉廩實，府庫充，有司莫以告，是上慢而殘下也。曾子曰：『戒之戒之！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』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。君無尤焉！散，當作㪔。幾，上聲。

轉，饑餓輾轉而死也。充，滿也。上，謂君及有司也。尤，過也。

「君行仁政，斯民親其上、死其長矣。」

君不仁而求富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。故君行仁政，則有司皆愛其民，而民亦愛之矣。范氏曰：「《書》曰：『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。』有倉廩府庫，所以爲民也。豐季則斂之，凶季則散之，卹其飢寒，救其疾苦。是以民親愛其上，有危難則赴救之，如子弟之衛父兄、手足之捍頭目也。穆公不能反己，猶欲歸罪於民，豈不誤

哉？」愛，當作怣。散，當作楸。甯，當作寧。

訓義 百姓之生死操於有司，有司之賢不肖因於人君，而國家之安危則在民心之恩怨。君以百姓爲心，則有司以君之心爲心，而百姓因之以君與有司爲一心。非是，則衆散民離，國非其國矣。鄒穆公不卹民，而好養武健嚴酷之士，使爲有司，恃之以彊，而與魯鬨，謂有司效命，則戰可勝。而其敗也，有司殲焉。乃問於孟子曰，國有法，軍有律，所從來尚矣。將吏死國，都邑之民在戍行者死其主，一定之法也。今此之戰，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，可謂盡忠於國矣。豈其力之不敵哉？而退閱民之爲兵者，未有死者矣。有司不負國，而民負有司，法所必誅矣。乃欲誅，則通國皆然，不勝誅也。將不誅乎，操憤懟之心，視長上之死而莫之救，後何所懲焉？吾其如此百姓何也？孟子對曰，合三十三人之部伍，無一人救其長者，君亦思何以致此而尚議誅乎？民之不救，非不能救也，實欲置有司於死也。其所以然者，發於戰之日而原於凶年饑歲也。君之民嘗遇凶饑矣，於時老弱轉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。今所存者，其死亡之父兄子弟也。乃君之倉廩實，府庫充，民且引領而望君之賑焉，乃不聞發一粟、捐一幣以救之。蓋有司不以上聞，感君不忍之心而行補助也。此其過，有司成之。而其怨，有司任之。蓋君之有司以武健自恃，而謂民不足卹。敖慢於上，因而戕害及下。民之怨之，豈一朝一夕哉？嗚嘑！不可犯者民也，❶不可逆者天也。故曾子曰，凡人

❶「犯」，原誤作「死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之有所施於人也，天理之循環不爽，可不戒哉！人情之恩怨不誣，可不戒哉！勿恣吾之欲而奪人之欲，勿利吾之私而傷人之私。今之出乎爾者，他日之反乎爾者也。出之不自知其非，而反之則悔將無及。夫民畜怨已久，而勢位所限，無能如此有司何耳。當此兩軍交綏之際，一生一死，❶民乃快其夙願，以爲昔之視我之死而不救者，今亦且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。此天理之自然，而人情之必至者，君其可獨歸罪於民乎？則即可勝誅而不可誅，況不可勝誅乎？雖然，此又豈有司之自取哉？有司之所以不告者，何也？君無愛養斯民之心，而行苛斂無度之政。有司既習於殘忍之風而不欲告，抑限乎法禁之嚴而不敢告。上下相蒙，以成乎虐，此其尤不在君而誰在哉？❷今君既畏一旦瓦解之情，而思懲後之策，勿言誅也，有仁政在。制民産以養之於先，修荒政以卹之於迫，則有司亦翕然以民事爲先，而疾痛相關，與斯民爲一體。則民戴君而即戴有司，無事之時相親也，臨敵之下争相死也，賞祖戮社之法亦可以不設矣。而君何尚未之知悔也？夫君爲民父母，其行仁也，豈爲效死彊場故而誘之哉？孟子此言，亦因鄒君之迫，而乘機以導之耳。行王政可以貞常，可以膺變，亦於此而見之矣。

滕文公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，閒於齊、楚，事齊乎？事楚乎？」閒，去聲。

滕，國名。

孟子對曰：「是謀非吾所能及也。無已，則

❶「一生一死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一死一生」。

❷下「在」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有一焉：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則是可爲也。」

無已，見前篇。一，謂一説也。效，猶致也。國君死社稷，故致死以守國。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，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。　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，不可僥倖而苟免。倖，本作儌。

訓義 滕文公當國未有難之日，不知固本自立之道，而惑於當時之習，欲有所依坿以求苟免。乃問於孟子曰，國大，則力可恃也。處於僻遠，則險可憑也。而滕小國也，力不足以自存，閒於齊、楚，勢不容於孤立。事齊而齊保之，或可以亢楚。事楚而楚輔之，或可以拒齊。夫子酌二國之勢，孰可倚邪？而情孰可託邪？孟子曰，今之爲謀者無不出此，而非吾所能及料也。所不事者怨咎之所啟，所事者窺伺之所生。君且悉國之力，盡民之資，以爲犧牲玉帛，而供無厭之求。吾何能保其非取亡之道乎？夫出極難之勢，❶而激發其大有爲之心，斯誠非無道。無已，而但爲保國自全之圖，則吾有一謀在：君且以事大國之力，鑿斯池乎，築斯城乎，有可守之具，而亟求所守之人，恩信結於平居，休戚同於一旦，曉然示民以與城池而俱亡之理。君效死也，而民莫忍不效死也，無有潰散而去者也。不以有盡之財力填齊、楚之谿壑。民漸以親，國漸以固，雖齊、楚其如予何？及時爲之，尚未爲晚。君奈何聽游士之談，以敝吾民而待斃乎？義不可屈，民不可廢，君尚念之哉！

滕文公問曰：「齊人將築薛，吾甚恐。如之

❶「出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處」。

何則可？」

薛，國名，近滕。齊取其地而城之，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。

孟子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去之岐山之下居焉。非擇而取之，不得已也。㫺作昔，俗。居，當作尻。邠，《詩》作豳，義同。

邠，地名。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，擇取而居之也。詳見下篇。

「苟爲善，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創業垂統，爲可繼也。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。君如彼何哉？彊爲善而已矣。」苟，紀力切。創，當作刱。垂，當作𠂹。勥作彊，省。

刱，造。統，緒也。言能爲善，則如大王雖失其地，而其後世遂有天下，乃天理也。然君子造基業於前，而垂統緒於後，但能不失其正，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。若夫成功，則豈可必乎？彼，齊也。君之力既無如之何，則但勥於爲善，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。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，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。

訓義 滕文公不能立固本自彊之謀於先，齊偪將成，乃問於孟子曰：滕，薛鄰也。齊已取薛而城之，以偪乎滕，吾安能不甚恐乎？先君之祀，其將斬矣。欲事而且不聽我之事，欲守而無以守，如之何則可？夫滕之禍亟矣，齊之欲吞滕定矣。於斯時也，欲存祀而免於亡，非大有爲之資，別圖一百季之計，更無策矣。孟子曰，勢有極而後反，事有激而後成。君其念叔繡之祀不可斬，而奮發有爲乎？無庸恐也。請爲君言大王之事。君如舍此土以無與彊齊争，誠有大不得已者，而大王亦然。昔者大王居邠，是公劉之世守也。狄人侵之，大王知其不足以争，而保國不如保祀，

乃去邠而之岐山之下居焉。後世論者以岐山爲興王之地，異乎邠地之苦寒，謂大王之擇膴膴之周原而取之，乃大王當日欲保邠而不能，不得已也。然而大王之所以居岐者異矣。以新造之邦，撫流離之衆，而規模宏遠，唯厚卹其民，以自彊於爲善。夫人君而苟能然，則由微至盛，民心日以結，國勢日以昌，延及後世。子孫興王之資，原本於我。大王既然，孰有不然者乎？此可必也。蓋爲善者，君子之道也。君子上念先王先君所自傳之澤，下念後世子孫所取法之規。業即於我刱焉，不必因前人之成績也。統乃於我垂焉，可俟百世而不惑也。後之人因而繼之，而德已盛矣，功已集矣。立國之規模，安民之條理，即以經理天下，而不待更制，可繼者在我；後人繼之而已。夫然，則民心所歸，即天心所鑒，一代之大功自此成焉，天自不能違矣。然則君今日者不無可遷之地，撫此樂遷之民，所可爲者。齊方恃彊大以相偪，君如彼何哉？恭以禮下，儉以養民，於貧寡艱難之中，爲所難爲，彊爲之而已矣，而又何恐爲？蓋滕至此無可守矣。委土於齊，而避之僻遠，以保民而不失其祀，此大有爲之業也，非孟子不能爲之。然又豈虚言而無實哉？

滕文公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。竭力以事大國，則不得免焉。如之何則可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。事之以皮幣，不得免焉。事之以犬馬，不得免焉。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：『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吾聞之也：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無君？我將去之。』去邠，踰梁山，邑於岐山之

下居焉。邠人曰：『仁人也，不可失也。』從之者如歸市。屬，宜如字讀。居，當作尻。皮，謂虎、豹、麋、鹿之皮也。幣，帛也。屬，會集也。土地本生物以養人，今爭地而殺人，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。邑，作邑也。歸市，人衆而爭先也。

「或曰：『世守也，非身之所能爲也。效死勿去。』」

又言：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，非己所能專。但當致死守之，不可舍去。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。《傳》所謂「國滅，君死之，正也」，正謂此也。

「君請擇於斯二者。」

能如大王則避之，不能則謹守常法。蓋遷國以圖存者，權也。守正而俟死者，義也。審己量力，擇而處之可也。　楊氏曰：「孟子之於文公，始告之以效死而已，禮之正也。至其甚恐，則以大王之事告之，非得已也。然無大王之德而去，則民或不從，而遂至於亡，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。故又請擇於斯二者。」又曰：「孟子所論，自世俗觀之，則可謂無謀矣。然理之可爲者，不過如此。舍此則必爲儀、秦之爲矣。凡事求可，功求成。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，非聖賢之道也。」

訓義 滕勢益危，而文公無濟難之才，唯事大國以祈免。孟子至此將不能復爲之謀，唯以道之所可爲、義之所不可屈者告之，爲後世危亡之國作法而已矣。滕文公問曰，滕，小國也。竭力以事大國，財賦殫矣，奔走疲矣，乃大國欲兼并之心不已，將不免於亡焉，如之何則可？　文公心甚恐而情已怯，於斯時也，必有奉土地以請臣屬之說進。孟子曰，人君奉先世之祀，儼

然南面而君一國，雖瀕危亡，道固不可窮，義固不可屈也。因難而圖存者，時窮而道不窮。守正以俟命者，勢屈而義不屈者也。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侵之而姑事之，❶大王之始計亦不審也。故事之以皮幣，不得免焉。事之以犬馬，不得免焉。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大王愈屈，而狄愈驕，乃以感大王因敗爲成之志。而仁澤素洽，耆老相可喻也，❷召會而告之曰，狄人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吾欲與一決，而重傷吾子弟。吾聞之也，土地以養人者，爭之而傷人，則害人矣，君子不忍爲也。二三子不忍於吾者，以吾爲君耳。有其土則有人治之，何患乎無君哉？我將去之，二三子留焉，可無兵革之慘矣。去邠，踰梁山，作邑於岐山之下居焉。有其荒高山，定胥宇之道，不擇地而可保其明禋。乃唯有其卹父老、撫子弟之仁，咸相信而不難捐其家室。於是邠人曰，仁人也。田疇可棄，而仁人不可失也。從而遷者如歸市焉。此時窮而道不窮者也。或曰，吾之有國，上受之先王，下受之先公，守其宗廟，守其社稷，則必守其土宇。事之不免，死而已矣，所當效之以報君親者也，將焉去哉？此勢屈而義不可屈者也。君誠料其不得免乎，於此而自擇焉。有大王之志，有大王之道，有土可遷而民不離，則去而遷焉，不可後也。念去而未必存，民離而不可合，則大義所在，唯一死可以無罪，而慷慨以與國俱亡，亦正也。生而爲人，則有生人之氣。居人上而爲君子，則存亦君

❶ 下「之」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❷ 「相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子之存，亡亦君子之亡。若柔巽委靡而國爲墟，身爲俘，以偷一日之生，則非吾之所聞也。

魯平公將出，嬖人臧倉者請曰：「他日君出，則必命有司所之。今乘輿已駕矣，有司未知所之。敢請。」公曰：「將見孟子。」曰：「何哉？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，以爲賢乎？禮義由賢者出，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。君無見焉！」公曰：「諾。」乘，本作棄。前，本作歬。

乘輿，君車也。駕，駕馬也。孟子前喪父，後喪母。踰，過也，言其厚母薄父也。諾，應辭也。應，當作膺。

樂正子入見，曰：「君奚爲不見孟軻也？」曰：「或告寡人曰：『孟子之後喪踰前喪』，是以不往見也。」曰：「何哉，君所謂踰者？前以士，後以大夫；前以三鼎，而後以五鼎與？」曰：「否。謂棺椁衣衾之美也。」曰：「非所謂踰也，貧富不同也。」前，本作歬。椁，本作槨。與，平聲。

樂正子，孟子弟子也，仕於魯。三鼎，士祭禮。五鼎，大夫祭禮。

樂正子見孟子，曰：「克告於君，君爲來見也。嬖人有臧倉者沮君，君是以不果來也。」曰：「行或使之，止或尼之。行止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魯侯，天也，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？」爲，去聲。沮，慈呂切。尼，女乙切。焉，於虔切。

克，樂正子名。沮、尼，皆止之之意也。言人之行，必有人使之者。其止，必有人尼之者。然其所以行所以止，則固有天命，而非此人所能使，亦非此人所能尼也。然則我之不遇，豈臧倉之所能爲哉？此章言聖賢之出處，關時運之盛衰，乃天命之所爲，非人力之可及。

訓義天，豈人之所易言哉？人道盡而後可以言天，其進退存亡有關於道之興廢而後可以言天。若一貴一賤、一得一失，無關於世道人心，則偶然之遇，若一艸一木之榮枯，天無心而物自遇之。況乎咎且自貽，有可以致悔吝之道，而爲世所不容，我得而主之，人亦得而持之，雖小人亦可制其命，人也，非天也。故唯君子知天，即以己之出處決天之否泰，而人不得與焉。孟子葬於魯之後，因留於魯。魯用樂正子，而平公舊嬖臧倉。一日者，平公將出，雖未嘗言其所往，而左右宵小伺而知之。臧倉請曰，他日君出，則必命有司所之。人君之行，無不可告之臣民也。今乘輿已駕矣，而君未命，有司不知，恐非慎重舉止自重之道也。❶敢請。夫平公欲見孟子，何不可正告國人？意者知小人之不足與謀乎，至此而見詘於小人矣。乃曰，將見孟子，何告之晚也？倉乃用其譖曰，士委贄而求君，禮也。君所爲輕身而先匹夫者，以孟子爲非常之賢，不可以常禮待乎？倉聞之，禮以義正。賢者之所行，世之所法也。父尊而母親，親不敵尊久矣。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，前則如此，而後則如此，一一歷舉之，非誣也。是違禮不義，而以恩揜分也，非賢者也。君勿見焉！而公曰諾，何其始而密之欲見之篤，❷繼而聞一言而止，❸更無疑也？蓋公之欲見也，以樂正子之偁述。而至是而聽臧倉者，亦如聽樂正子也。樂正子知其不見，而入見

❶ 上「重」字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於」。
❷ 「而密之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則」。
❸ 上「而」字，衡陽殘鈔本無。

曰，君奚爲不見孟軻也？樂正子自信其言之切而君何以不悟，公乃隱臧倉而述其言曰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，非可以正國而垂法者，是以不往見也。而樂正子曰，何哉君所爲踰者？豈不諒其分之所宜然，而禮之不可越與？其遣奠、虞、祔也，前以三鼎，士之禮，後以五鼎，大夫之禮，不得不踰，而何非禮乎？公曰，吾所聞之踰者，非此也。分不可越，而情初無制。棺椁之厚，衣衾之備，禮達上下，可以唯其所爲，而厚葬加美焉，❶豈其心之安乎？樂正子曰，此何得謂之踰哉？分無所限者，財或不可彊。後則食祿而富，前則貧焉。富可以爲説，而貧不能也。孟子之於禮，奚違焉？夫以樂正子之辯如此其明，而終不敵倉之一言。公不復悔，而終不見。樂正子乃歸憾於臧倉，而告於孟子曰，克告於君，君爲克之言而將來見，庶幾望斯道之行乎？而嬖人有臧倉者，以小人不利君子之行，譏毁而阻君，君是以不果來。讒人之能爲害也如斯乎！道之行也，君子之所樂，以承天也。其不行也，非君子之所憂，以達天也。孟子坦然之衷，信之已久，於是而言曰，夫使吾而遇魯侯，而豈徒哉？其行也，非吾之利見也，道之行也。其止也，非吾之不試也，道之止也。故行矣，未決於行也，若有或使之者，雖欲止而勸之以行。止矣，非必於止也，若有或使之者，將行而遽然已止。此豈君子能誘中主之心而使之行，小人能逐好賢之志而使之止哉？或一長而一消，或方否而難乎泰，造之者無心而成乎化者不測，此

❶「厚葬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後喪」。

則天之所以異乎人也。然而吾之不遇魯侯,❶世其不可平乎?道其終於隱乎?而吾之行止,魯何足計乎?❷若夫臧氏之子乘乎氣機之動,而讒毀之心若不容已。魯侯者亦因乎屯塞之數,而樂善之心忽爾不終。不然,則盛世不乏頑讒,而何以不礙明揚之典邪?❸吾與子可以釋然矣。蓋孟子之行無所缺陷於禮義,此人盡而可聽之天。而其或行或止,關斯世之治亂,斯道之明行,則天實司其顯晦。聖賢之言天者,此也。愚者於一己之得失利鈍,自反不無咎媿,而所争乃名利之微,舉而歸之於天。天豈屑屑然爲孑然之人任榮辱貴賤之勞哉?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二十四終

❶「而」,衡陽殘鈔本作「則」。
❷「魯」,衡陽殘鈔本作「曾」。
❸「不礙」,衡陽殘鈔本作「無礙於」。

四書訓義卷二十五　孟子卷三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公孫丑章句上

凡九章。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當路於齊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復許乎？」復作復，俗誤。

公孫丑，孟子弟子，齊人也。當路，居要地也。管仲，齊大夫，名夷吾，相桓公，霸諸侯。許，猶期也。孟子未嘗得政，丑蓋設辭以問也。要，當作要。桓，俗作桓。

孟子曰：「子誠齊人也，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

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，不復知有聖賢之事。

「或問乎曾西曰：『吾子與子路孰賢？』曾西蹵然曰：『吾先子之所畏也。』曰：『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？』曾西艴然不說，曰：『爾何曾比予於管仲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，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，功烈如彼其卑也。爾何曾比予於是？』」孰，本作䣊，依俗从省，亦宜作孰。蹵，子六切。艴，讀如拂。說，弋雪切，从心，俗字。

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荅如此。曾西，曾子之孫。蹵，不安貌。先子，曾子也。艴，怒色也。曾子言則也。烈，猶光也。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，是專且久也。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，故言功烈之卑也。楊氏曰：「孔子言子路之才，曰：『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。』使其見於施爲，如是而已。其於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固有所不逮也。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，而羞比管仲者何

哉？譬之御者，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，管仲之功，詭遇而獲禽耳。曾西，仲尼之徒也，故不道管仲之事。」

曰：「管仲，曾西之所不爲也，而子爲我願之乎？」

曰，孟子言也。願，望也。

曰：「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。管仲、晏子猶不足爲與？」與，讀平聲。

顯，顯名也。

曰：「以齊王，猶反手也。」由，當作猶，傳寫之譌。

反手，言易也。

曰：「若是，則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季而後崩，猶未洽於天下。武王、周公繼之，然後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則文王不足法與？」季作年，俗謬。易，去聲，下同。與，平聲。

滋，益也。文王九十七而崩，言百季，舉成數也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。武王克商，乃有天下。周公相成王，制禮作樂，然後教化大行。

曰：「文王何可當也？由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、七作，天下歸殷久矣，久則難變也。武丁朝諸侯，有天下，猶運之掌也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，其故家遺俗，流風善政，猶有存者。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，皆賢人也，相與輔相之，故久而後失之也。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，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，是以難也。朝，本作翰，今省。鬲，音隔。「輔相」之「相」，去聲。「猶方」之「猶」，宜作由，傳寫之譌。遺今作遺，俗文。

當，猶敵也。商自成湯至於武丁，中閒大甲、大戊、祖乙、盤庚，皆賢聖之君。作，起也。自武丁至紂，凡七世。故家，舊臣之家也。

「齊人有言曰：『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。雖有

鎡基，不如待時。』今時則易然也。智，本作𥏼，今省。乘，本作椉，俗誤。鎡，讀如玆。

鎡基，田器也。時，謂耕種之時。

「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過千里者也，而齊有其地矣。雞鳴狗吠相聞，而達乎四境，而齊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辟，當作闢，省。

此言其勢之易也。三代盛時，王畿不過千里，今齊已有之，異於文王之百里。又雞犬之聲相聞，自國都以至於四境，言民居稠密也。

「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。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飢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。憔，本作顦。悴，本作顇。飲，本作㱃。皆省。

此言其時之易也。自文、武至此七百餘季，異於商之賢聖繼作。居苦虐政之甚，異於紂之猶有善政。易爲飲食，言飢渴之甚，不待甘美也。

「孔子曰：『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』郵，讀如尤，本作郵。

置，驛也。郵，馹也。所以傳命也。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。

「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說之，猶解倒縣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唯此時爲然。」乘，讀去聲。縣，俗增心，不成字，借爲「州縣」字，以義通也。

倒縣，喻困苦也。所施之事，半於古人，而功倍於古人，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。

訓義 王霸之分，學術邪正之辯，即世運盛衰之別也。王之所以異於霸者無他，仁而已矣。王者以清心寡欲爲本，而無欲之極，天下爲公，推而行之，其教之養之之政，一本於惻怛之至誠。霸者異是，其心

利欲之心也，其政富彊之政也。雖時假仁以行，而不足澤及斯民。故天下之戴王者無已時，而霸者則暫服而終離。孟子之時，正王者之時也。而當時唯伯功之是尚，乃或爲之説曰，王道迂遠而不能速見其效。即使遲之又久而始成乎王，抑賢於伯功遠矣，況其時在可爲而莫之爲乎？孟子於齊，在欲用未用之際。而公孫丑問曰，使夫子而居輔佐之位，齊王唯夫子之説是行，則齊且興焉。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得而期許乎？於是孟子昌言吾道之大，而明伯功之不足爲也，乃曰，夫人志如其量，量如其識。君子上溯千古，俛觀當代，有所必爲，有所不屑爲，其量大、其識弘也。子生於齊，習聞者齊耳，非所爲天下士也，則唯於齊人之中，知其小功小利之表著者，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夫晏子所爲，尤卑卑不足數者。而以管仲言之，子不聞君子之論乎？或問乎曾西曰，吾子與子路孰賢？就才而言之，疑其治賦折獄之才相類也。而曾西蹵然不安曰，夫子路，其志大，其學正，有所不爲而大有爲，吾先子之所嚴憚，以爲剛方正直之不易學也，而我何敢比焉？或曰，子既不足以當子路矣，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？取威定霸，子有其才乎？夫或人亦知管仲之下於子路矣，而曾西猶艴然曰，吾即不及子路，固奉教於君子，寧守正而無成，不阿時而小就。而爾何曾比予於是乎？夫學術不正，則多委曲從時之計，而施於民者，皆利威勢脅，❶而無固結人心之實。君苟悦而從之，得君專矣，而舉國以聽，如彼其專

❶「威勢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誘威」。

也。得君專則權歸己，而人不能撓之，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。以仲父而秉四十餘季之政，而合諸侯而不能盡合，攘夷狄而不能終攘，當時之人非心服，而後世之亂不旋踵，又如彼其卑也。其志如是，其學如是，其功如是，我固與聞乎王道，特才有不逮耳，爾何曾比予於是？　今即從而斷之曰，管仲，曾西之所不爲也。明王道，黜霸功，君子之於此嚴矣。而我之所自期者何如？　所期於齊者何如？　生民之知覺於我而開，吾道之興廢於我而任，而子爲我願他日之如此乎？　公孫丑曰，齊之僻處東海也，而管仲以其君伯，中國莫不服也。及其伯業已衰，而晏子以其君顯，晉、楚莫與争也。故談齊事者，一則曰管仲，再則曰晏子。猶不足爲，則夫子將何爲乎？　孟子乃自白其學之正，道之高，施爲之本於心，推行之及於天下者，而曰，使吾而用齊哉，則離叛不一之民心，合而戴一人之德，威力相劫之天下，革而爲有道之長。如是以運之於心，如是以施之於政，説而歸者，不俟崇朝，順而治者，不勞餘力。以齊王，猶反手也。方今所最爲天下害者，莫如霸者功利之圖，而亟反之以成不世之業者，唯王者治安之略。吾正與天下争得失於此，豈復知有管、晏哉？

嗚嘑，孟子之言決矣！　乃天下所以疑王道之不可行，則以爲迂遠而不可急成，故不如從權以小成於一日。公孫丑習聞其説，而問曰，若夫子之言，王猶反手，則弟子之疑滋甚矣。王道不可行於今日，而況可期於旦夕乎？　夫言王，則文王是矣。且以文王言之。霸者尚功，王者尚德，固已。文王以如傷之仁，施丕冒之政，豈有

加哉？百季而後崩，宜其道著而功集也。乃六州歸化，而東國未孚，天下猶未胥洽焉。乃武王勞牧野之師，周公定營雒之策，然後東西南北無不奉宗周之政。而今夫子言之，行之五、七季之閒，而欲以定八千里之中國，然則夫子更有不疾而速之神化，而文王之以綏西土而化南國者，猶不足爲與？　孟子曰，此則存乎時勢之說，而不可以一槩論也。若以德言之，則吾所效法者文王也。體其心，遵其政，而何敢與之相並哉？有其時，有其勢，而無其德，今日之齊是也，伯功亂之也。有其德，無其時與勢，文王是也，王者之道未喪於殷也。以時言之，殷之立國，由湯至於武丁，四百祀而餘矣。中閒繼湯之德而聖，守湯之緒而賢者，凡六、七作。德稍斁而復修，聖稍壞而復理，❶民不敢貳、不忍離也，其歸心久矣。久則安之習之，雖有不令之君、不善之政，變無從而起也。故武丁乘衰而起，五服莫敢不來王，而天下共效其職貢。恭默於庭，而化及四海，猶運之掌，而殷道復興矣。紂雖無道乎，然去武丁未久也，則武丁所建立之世臣而爲故家，所培養之餘民而爲遺俗，武丁所以教天下者而有餘風，❷所以養天下者而爲善政，紂雖滅裂之，未能盡廢也，猶有存者。且其同姓之賢，則有微子、微仲、比干、箕子，痛念宗邦之將毁而思救之。異姓之賢，則有膠鬲裴回殷、周之閒而思匡救。皆賢人，不讓於周之有十亂也。或忘軀以諫争，或委曲以圖存，則民雖怨紂之深，而

❶「聖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法」，當是。
❷「者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猶冀諸賢之可挽。以是之故，文王之德雖盛，而民心之瞻戀未忘。故必待賢人盡去，舊政無餘，而後失之也。此文王之時也。夫其時既然，而以其勢言之，周之立國，自公劉居邠，大王遷岐，启宇之初，甚弱小也。大王荒高山，而王季因之，授於文王，尚未能擴土宇於侯封之外也，猶然百里而已。撫此百里之民，仁澤未能遠及，而仁聲不能四播，於以翦除無道，力不敵也。故密、崇伐而後可遷於豐，虞、芮成而後化行於南。是以終文王之世，六州歸化，而奄、亳以東猶未效誠。所爲立之有基，而後推之有漸，是以王業如此之難也。此文王之勢也。　夫時與勢並會於一時，而後其時乃易，則時勢亦重矣哉！　齊人之言功利者曰，智慧以立功，而有智慧而無可爲之勢，則不如乘勢者之因機順導易用其智慧。鎡基以盡利，而有鎡基者非可耕之時，則不如待時者之土膏疏發利用其鎡基。天下事以效而言，有必如此者。則以此而思今時之齊，周視天下而觀其所遇之時，自顧國中而審其可資之勢，特智慧不生而鎡基不具耳。以時勢言之，豈不易哉？　何言乎勢之易也？夏后、殷、周王天下之初，其制爲王畿，常足以待諸侯，而變足以張六師，其土地之提封未有過千里者也。而齊有其地，可以爲彊榦弱枝之本矣。千里之内，民之衆寡何如哉？閭井相連之盛，驗之於雞鳴狗吠焉，如其聲相續而互聞，自國中以達於四境，則其爲可耕可教之民，以具萬乘六師而有餘者，可不謂庶乎？　而齊自保東海以來，國固而無兵火，地富而無流亡，有其民矣，可不須生聚招徠之久矣。夫文王自岐徂豐，戡

黎而疆阮，改而後闢也，齊無待於兼小以成大也。文王惠鮮懷寡，長養而休息，改而後聚也，齊無待乎長育以蕃盛也。以此之勢臨天下，而居重馭輕何難哉？而欲有爲而或禦之者何也？貪霸者之功，急富彊而競争戰，則力有所屈而不敵八千里之天下耳。使我爲之，去耕戰之陋習，懲搆怨之小勇，以王者不忍之誠心，行王者不忍之德政，則夏后、殷、周所以綏萬邦者在是。君欲禦而民不爲之禦，而君孰敢禦哉？莫之能禦也，必矣。何言乎時之易也？文王之所以難者，殷多賢聖之君，民雖懷新而猶念故也。今則自成、康以後，周有其位而無其德。東遷以後，有其名而無其實。則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。天下其能終不復有王乎？文王之所以難者，紂獨肆惡於上，天下猶各愛其民也。今則諸侯各以其忿而糜爛其民，民死於戰，游士各以其術而誅求於民，民死於耕，則顚頷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民其能終不復有生乎？夫乘治之後而欲動民之心，非積功纍仁漸洽之已浹者，民無動也，文王之所以難也。民幸免於死而已若更生矣，幸免於飢寒而已若樂利。不見飢者之易爲食乎，無擇於精美也，渴者之易爲飲乎，無待乎清甘也。特急伯功者奪其飲食而已矣，若王政則正所以止民之飢渴者也。使吾爲之，予之以所宜得，而慰其縣望之情，不僅如六州之趨事，二《南》之謳思而已矣。夫霸者以功，而王者以德。功則威所加而猶不輯，德則惠未及而已無不孚。孔子曰，德者本於吾之誠，然而爲天下之共信。其自家而邦，自國而天下也，速於置郵而傳命令焉。蓋被

其德者所尊親之，則發爲謳吟，競爲趨附，人争慕而争傳之，不崇朝而徧天下。置郵者，法使之速也。德之流行，心速之也。心欲其流行，亦孰與止之哉？甚哉，德之本爲易食易飲而莫能禦也！又況時勢之相就，而益以流行之必速乎？今使吾當路於齊，則所因者，當今之時也，天之厭亂急，而民之懷生切也。所資者，萬乘之國也，土地不待於闢，人民不待於聚也。使我得盡所學，因王心之足用，順王政之易行，修行於一國，而流行於天下，則民之説齊也，猶倒縣而爲解之，有不幸其之死而之生，以樂歸而不舍者乎？以是之故，我可以自信，可以信齊。改霸圖於一旦，修王政於五、七季之閒，若文王之所爲者，恩無俟其深洽於肌髓，化無俟其漸摧於遐邇。而古人百季之功，我收之旦夕，惟此時爲然，文王之時未能然也。故曰，以齊王猶反手，而豈謂文王之百季三世爲不足法乎？然而今之論者皆曰，王道迂闊而無速效，宜乎古不宜乎今，則不如修管、晏之法，以富以彊，而可以雄長。此道之所以不明，世之所以不治。其不能洞鑒古今之理勢以分道術之貞邪，自錮其知而不足與言，亦安知吾籌量之深而所學之大哉？嗚嘑！王、伯之辨不明，唯欲速、見小之過。而欲速者不得速，見小者並其小而不利，是以人之不可不務廣其智也。爲一國之人，則所知者一國之習。爲一時之人，則所知者爲一時之習。爲古今天下之人，則通古今、周天下而知其得失難易之理。故學者以去其習氣爲邪正之大辨。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，不異矣。如此，則動心否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否。我四十不動心。」相，讀去聲。

此承上章，又設問孟子，若得位而行道，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，亦不足怪。任大責重如此，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？四十彊仕，君子道明德立之時。孔子四十而不惑，亦不動心之謂。賁，本作賁。

曰：「若是，則夫子過孟賁遠矣。」曰：「是不難。告子先我不動心。」賁，讀如奔。

孟奔，勇士。告子，名不害。孟賁，血氣之勇，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。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，乃能先我不動心，則此亦未足爲難也。

曰：「不動心有道乎？」曰：「有。

程子曰：「心有主，則能不動矣。」

「北宮黝之養勇也，不膚撓，不目逃，思以一毫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。不受於褐寬博，亦不受於萬乘之君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。無嚴諸侯。惡聲至，必反之。撓，奴效反。潮，音朝。乘，去聲。

北宮，姓。黝，名。膚撓，肌膚被刺而撓屈也。目逃，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。挫，猶辱也。褐，毛布。寬博，寬大之衣，賤者之服也。不受者，不受其挫也。刺，殺也。嚴，畏憚也。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。黝蓋刺客之流，以必勝爲主，而不動心者也。

「孟施舍之所養勇也，曰：『視不勝猶勝也。量敵而後進，慮勝而後會，是畏三軍者也。舍豈能爲必勝哉？能無懼而已矣。』舍，去聲。

孟，姓。施，發語辭。舍，名也。會，合戰也。舍自言其戰雖不勝，亦無所懼。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，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。舍蓋力戰之士，以無懼爲主，而不動心者也。

「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宮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

勇，未知其孰賢，然而孟施舍守約也。孰，本作[illegible]，今省。

黝務敵人，舍專守己。子夏篤信聖人，曾子反求諸己。故二子之與曾子、子夏雖非等倫，然論其氣象，則各有所似。賢，猶勝也。約，要也。言論二子之勇，則未知誰勝。論其所守，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。

「昔者曾子謂子襄曰：『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：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惴焉。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』好，本作敀。

此言曾子之勇也。子襄，曾子弟子也。夫子，孔子也。縮，直也。《檀弓》曰：「古者冠縮縫，今也衡縫。」又曰：「棺束縮二衡三。」惴，恐懼之也。往，往而敵之也。

「孟施舍之守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。」

言孟施舍雖似曾子，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，所守尤得其要也。孟子之不動心，其原蓋出於此，下文詳之。

曰：「敢問夫子之不動心，與告子之不動心，可得聞與？」「告子曰：『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。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。』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，可。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氣之帥也。氣，體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氣次焉。故曰：『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』」「聞與」之「與」，平聲。「夫志」之「夫」，音扶。

此一節，公孫丑之問，孟子誦告子之言，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。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，則當舍置其言，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。於心有所不安，則當力制其心，而不必要求其助於氣。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。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，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，急於本而緩其末，猶

之可也。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，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内，其不可也必矣。然凡曰可者，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。若論其極，則志固心之所之，而爲氣之將帥。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，而爲志之卒徒者也。故志固爲至極，而氣即次之。人固當敬守其志，然亦不可致養其氣。蓋其内外本末，交相培養。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，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。

「既曰『志至焉，氣次焉』，又曰『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』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。今夫蹶者、趨者，是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」蹶，疾跳也。

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，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，又言無暴其氣，何也？壹，專一也。蹶，顛躓也。趨，走也。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，則氣固從之。然氣之所在專一，則志亦反爲之動。如人顛躓趨走，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。所以既持其志，而又必無暴其氣也。程子曰：「志動氣者什九，氣動志者什一。」

「敢問夫子惡乎長？」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惡，讀平聲。

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，有何所長而能然，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。知言者，盡心知性，於凡天下之言，無不有以究極其理，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。浩然，盛大流行之貌。氣，即所謂體之充者。本自浩然，失養故餒，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。蓋惟知言，則有以明夫道義，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。養氣，則有以配夫道義，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。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。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，其不動心，殆亦冥

然無覺，悍然不顧而已爾。

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曰：「難言也。

孟子先言知言，而丑先問氣者，承上文方論志、氣而言也。難言者，蓋其心所獨得，而無形聲之驗，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。故程子曰：「觀此一言，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。」

「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于天地之閒。

至大，初無限量。至剛，不可屈撓。蓋天地之正氣，而人得以生者，其體段本如是也。惟其自反而縮，則得其所養，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，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。程子曰：「天人一也，更不分別。浩然之氣，乃吾氣也。養而無害，則塞乎天地。一爲私意所蔽，則欲然而餒，知其小也。」謝氏曰：「浩然之氣，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。」又曰：「浩然是無虧欠時。」私、當作厶。更，俗文。

「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。無是，餒也。餒，奴罪切。

配者，合而有助之意。義者，人心之裁制。道者，天理之自然。餒，飢乏而氣不充體也。言人能養成此氣，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，使其行之勇決，無所疑憚。若無此氣，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，然其體有所不充，則亦不免於疑懼，而不足以有爲矣。

「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我故曰：告子未嘗知義，以其外之也。慊，口簟、口劫二反。

集義，猶言積善，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。襲，掩取也，如齊侯襲莒之襲。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，而其養之之始，乃由事皆合

義，自反常直，是以無所愧怍，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，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，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。慊，快也，足也。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，而自反不直，則不足於心，而其體有所不充矣。然則義豈在外哉？告子不知此理，乃曰仁内義外，而不復以義爲事，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。上文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即外義之意，詳見《告子上》篇。

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。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芒芒然歸。謂其人曰：『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長矣。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爲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。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

必有事焉而勿正，趙氏、程子以七字爲句。近世或并下文「心」字讀之者，亦通。必有事焉，有所事也，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。正，預期也。《春秋傳》曰「戰不正勝」是也。如作「正心」，義亦同。此與《大學》之所謂「正心」者，語意自不同也。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，而勿預期其效。其或未充，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，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，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。閔，憂也。揠，拔也。芒芒，無知之貌。其人，家人也。病，疲倦也。舍之而不耘者，忘其所有事。揠而助之長者，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。然不耘則失養而已，揠則反以害之。無是二者，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。如告子不能集義，而欲彊制其心，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。其於所謂浩然者，蓋不惟不善養，而又反害之矣。

「何謂知言？」曰：「詖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

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。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。聖人復起，必從吾言矣。」詖，彼寄反。邪，當作衺。

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荅之也。詖，偏陂也。淫，放蕩也。邪，邪僻也。遁，逃避也。四者相因，言之病也。蔽，遮隔也。陷，沈溺也。離，叛去也。窮，困屈也。四者亦相因，則心之失也。人之有言，皆出於心。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，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。苟爲不然，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。即其言之病，而知其心之失，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。非心通於道，而無疑於天下之理，其孰能之？彼告子者，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，至爲義外之說，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，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？程子曰：「心通乎道，然後能辨是非，如持權衡以較輕重，孟子所謂知言是也。」又曰：「孟子知言，正如人在堂上，方能辨堂下人曲直。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，則不能辨決矣。」

「宰我、子貢善爲說辭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『我於辭命，則不能也。』然則夫子既聖矣乎？」貢，當作贛。行，去聲。

此一節，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，是也。說辭，言語也。德行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。二子善言德行者，身有之，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。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，而孔子兼之，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。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，又善養氣，則是兼言語、德行而有之，然則豈不既聖矣乎？此夫子，指孟子也。程子曰：「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，欲使學者務本而已。」

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

曰：『夫子聖矣乎？』孔子曰：『聖則吾不能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』子貢曰：『學不厭，智也。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。』夫聖，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？」惡，讀平聲。厭，當作猒，从厂，壓本字。居，當作凥。

惡，驚歎辭也。昔者以下，孟子不敢當丑之言，而引孔子、子貢問荅之辭以告之也。此夫子，指孔子也。學不厭者，智之所以自明。教不倦者，仁之所以及物。再言是何言也，以深拒之。

「昔者竊聞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，冉牛、閔子、顔淵則具體而微。敢問所安？」微，當作敚。

此一節，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，是也。一體，猶一肢也。具體而微，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。安，處也。公孫丑復問孟子，既不敢比孔子，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？

曰：「姑舍是。」姑，當作夃，姑，威姑也。舍，讀上聲。

孟子言且置是者，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。

曰：「伯夷、伊尹何如？」曰：「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治則進，亂則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，治亦進，亂亦進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。皆古聖人也。吾未能有行焉，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亂，當作𤔔。退，本作[illegible]。

伯夷，孤竹君之長子。兄弟遜國，避紂隱居，聞文王之德而歸之。及武王伐紂，去而餓死。伊尹，有莘之處士。湯聘而用之，使之就桀。桀不能用，復歸於湯。如是者五，乃相湯而伐桀也。三聖人事，詳見此篇之末及《萬章下》篇。

「伯夷、伊尹於孔子，若是班乎？」曰：「否。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。」

班，齊等之貌。公孫丑問，而孟子荅之以不同也。

曰：「然則有同與？」曰：「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諸侯，有天下。行一不義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。是則同。」

有，言有同也。以百里而王天下，德之盛也。行一不義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有所不爲，心之正也。聖人之所以爲聖人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，惟在於此。於此不同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。

曰：「敢問其所以異？」曰：「宰我、子貢、有若，智足以知聖人。汙，不至阿其所好。汙，宜作洿。好，本作敀，去聲。

汙，下也。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。假使汙下，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，明其言之可信也。

「宰我曰：『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、舜遠矣。』

程子曰：「語聖則不異，事功則有異。夫子賢於堯、舜，語事功也。蓋堯、舜治天下，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。堯、舜之道，非得孔子，則後世亦何所據哉？」

「子貢曰：『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。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』

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，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。是以我從百世之後，差等百世之王，無有能遁其情者，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。

「有若曰：『豈惟民哉？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泰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。出於其類，拔

乎其萃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』」麟，本作麐。凰，當作皇。麒麟，毛蟲之長。鳳皇，羽蟲之長。垤，蟻封也。行潦，道上無源之水也。出，高出也。拔，特起也。萃，聚也。言自古聖人，固皆異於衆人，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。程子曰：「孟子此章，擴前聖所未發，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。」

訓義 聖賢之學，出以膺天下者，皆原本於一心。所以與功名之士無本而苟於自見，乃使涉當世是非得失之繁而不勝其憂疑者異也。乃於此而又有異端、聖道之別焉。異端之所以得成乎異端者，亦知心爲膺物之主而持之，然有見於心之可貴，遂欲置其心於是非得失之外，而聽得失是非之變於自然之數，悍然不與之交，而心爲溺喪蒙昧之心。彼唯不知心也者，效之所自全，而非功之所可施者也。聖賢之學，以正心誠意貞天下之得失，以格物致知審天下之是非。得失貞而氣以貞而盛大，是非審則知以審而博通。在我無不直之道義，則可進可退，而利害之中，無不伸之氣。在物無不詧之條理，則爲邪爲正，幾微之辨，有不易之知。以是而膺天下，無可疑也，無可懼也，何至卻物以孤恃其心，而道窮於天下哉？此其爲道，自孔子集羣聖之成，以聖德養志氣之正，而尤以聖學廣心知之理。以其德之無私而貞天下之動者，會往聖之同，而以其學之至大治天下之賾者，超堯、舜以來聖人之道而標其異。傳之於曾子，而孟子受之，乃著其道之要歸，而以二言指之：❶曰知言，曰養

❶「指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括」。

氣。養氣之功在於道義，知言之功在於學誨。道立於義，誨因於學，而效著於心。其爲心也，含古今，統常變，與時偕行，退而明道以變異端，❶進而行道以成王業，皆其固有，而何有於是非得失之可疑可懼哉？ 孟子於公孫丑，既辯王、伯之殊，以自明其異於功名之士，而於其再問，則辨學術之大以闢異端之非，而明孔子之道至其極而無可異者。❷以知言爲精義之至，而即以此心所喻之義，集之爲養氣之本。故於養氣極盡其說，而於知言則以微言顯之，而贊爲聖功之極致。 則與異端絕學棄智，無以輔氣，而逃其心於是非得失之外者，天地縣隔矣。 公孫丑曰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而得行其行仁之道，則雖用今日之齊而成古人之業，進霸而王，無異於古矣，此以異於當世功名之士矣。 乃當斯時也，以事幾之得失，則進而用，退而舍矣，而天下不必順，人不必膺，非常之功，必有非常之變矣，此恐懼之難免者也。 言治者各有其說，言道者各有其術，見以爲是而又有其非，見以爲非而又有其是，斷然行其所知，而羣言相難者起，此疑惑之難免者也。 而夫子能決然唯吾之所爲，信諸心而不爲其所動乎？ 孟子曰，此豈足爲吾患哉？ 使吾道行焉，吾業成焉，事幾之無方，我有以禦之，衆論之不同，我有以折之，泰然自定之心，何動乎？ 我自四十以來，雖未得行吾道，而定天下之亂、決天下之疑者，皆一出於自然而不勞，早已自信矣。 公孫丑聞之，以爲此勇也，曰，若是，

❶「變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辨」。
❷「異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易」。

則夫子之過孟賁遠矣。賁既勝天下以力，而夫子能勝天下以心，力勇易勉，而心之勇難持也。夫孟子未嘗非勇，而不可以勇言，乃曰，若但以勇内制其心而外捍天下，夫豈難哉？告子者嘗從事於斯，而其術較易，一操其術而即成其效，先我不動心矣。公孫丑曰，心之易動也無端，而夫子得之，告子亦速獲之，此有道致然乎？孟子曰，我有道，而告子未嘗無道。立一不可動之主，以懼焉而不懼、疑焉而不疑者，皆非無術也。其爲術也，畜之平居，試之臨事，漸以治其血氣而使遂其心者，皆有以養之也。以勇言之，即匹夫之勇，而亦有所豫存於心以待變者，且亦各有養之者焉。北宮黝之勇，決然以爲刺客之雄，且非以一旦之氣鼓之而忘生以殉志也。當其平居之時，❶常存之念無不在於是者，養之久矣。其以勇鼓其形者，則擊刺加於膚而膚不撓，擊刺接於目而目不逃，以是爲有可奮擊之具也。其以勇激其情者，則思以一毫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，而深恥之爲不可忍。於褐寬博不怨也，於萬乘之君不怯也，皆不受也。其以勇交乎物者，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，知有刺而不見貴者之貴、賤者之賤。歸於一死，則同也。由是而進於諸侯之前，合則爲之效死而若忘形之交，離則見爲可刺而若生死之在吾，知有勇而已，不能以一刻待也。人有以惡聲相加者，不旋踵而反之。唯如是以爲養，故於天下舉不見爲可畏，而不度之勢，不揣之理，一旦決起而成乎刺客焉。孟施舍之勇，毅然以爲力戰之士，且非一

❶「平居」，原誤作「居平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旦之氣乘之而輕生以拒敵也。其籌之已定，思之已審，而見之於言曰，吾之於勝敗，豈有取必之心哉？恃吾之勇而已。故知有進而不知有退，雖不勝，非吾恤也，猶勝矣。操一必死之心，故三軍無畏。如其量敵之可攻而後進入敵陳，慮在己之所以取勝者而後兵刃相接，則是有所敢，有所不敢，而畏三軍矣。夫舍豈能爲必勝哉？能忘勝不勝而唯力是用，無懼而已矣。唯如是以爲養，故於吾心自恃其可不畏，而目無彊敵，身無返圖，一與敵交，而其戰必力焉。此二子者，皆有所養以成其勇，且有道焉，而奚況告子乎？夫君子之不動心，非勇也，而養之也，則有類乎勇。故取此二子而擬之君子。夫孟施舍信勇之在己，以自養其無懼之情，昔者曾子之貞己以禦物，有似焉。北宮黝陵物而輕之，以養成其必勝之志，昔者子夏傲物而自尊，有似焉。見《朱子語類》。夫彼二子者，皆勇也。使其試於刺與戰之日孰勝而孰敗，❶未知其所得之功孰多而孰少。然而以可以勝之理言之，則孟施舍所守以成其勇者，操之在己，爲簡易而可恃也。若夫君子之不動心，豈尚勇哉？而以之小試於勇，亦未嘗有異道也。昔者子襄，勇者也，而曾子謂之曰，子好勇乎？徒好而不知勇，勇不可恃也。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。勇之大者，無所往而或挫者也。夫子之言曰，師之老壯在曲直。天下唯直而已矣。故與物不能相忘於無競也，則自反而已。自反而不直，則心怍而氣先沮，雖所敵者褐寬博耳，吾安得不惴惴焉！自反

❶「日」，原誤作「曰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而直，則生死在天，榮辱在我，雖千萬人，吾何不可往哉？以此言之，則即一養勇之事，而孟施舍之守氣，守一往之氣，曾子所言大勇者，守氣之所從生也。氣有所自生，而操之尤約矣。然則一血氣之勇，在黝與舍有以養之，而守其所養以爲道。曾子明乎守之道，而可以所守者試於勇。其道之得失不同，而莫不有道。今我與告子所守異主，所養異功，然而各成其所以不動心者，豈無道乎？夫孟子以血氣之勇擬君子之不動心，而於黝與舍有辯，又進而歸其至約之守於曾子。則以淺言之，告子，黝也，孟子，舍也。告子，舍也，孟子，曾子也。陵物之不如恃己，恃己之不如恃道，在勇且然，而況當霸王而不動之心哉？乃公孫丑必欲詳於學術之辨也，而問曰，不動心有道，則夫子與告子皆有道矣。乃告子不從事於夫子之學，而夫子不肯爲告子之學者，將有同焉，亦有異焉。其是非得失之辯，可得聞與？孟子曰，夫能使此心之不動者，能不能之別也。我能之，而告子亦能之。乃心雖不動，而亦有可不可者存，吾深知夫不可之理，而不欲與告子同者也。請言告子之學。告子之言曰，天下之動吾心者，言而已矣。吾心之動而致天下之足以動吾者，氣而已矣。夫言，無涯者也，安能盡彼之言而吾皆有以得其故？❶有信焉，則有疑焉，而心動矣。有言於此，吾不知其何以云然而不得也。吾守吾是，而安用知彼之非，勿以纍吾清虛無物之心。其容詧物理之瑣屑而

❶「吾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待學問以求之乎？❶則衆籟争鳴而吾神自静矣。若夫心，則唯無思無慮，而無得無不得也。天下之理，安能使吾心之皆備？天下之事，安能順吾心而皆宜哉？有不得於心者乎？吾自全吾清虚無物之心，順逆皆安，而勿求助於氣以取必於常勝，而心乃適也。吾蓋取告子之説而衡之久矣。其謂「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」者，以理言之不可，以事言之或可也。吾守吾常而不求勝於天下，以天下爲不足與争，而聽彼之自消，則亦可自全於憂患之塗。道有出於此者，而天下亦莫能競也。若夫「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」，則理既不可，而事亦不可矣。悍然自以爲是，安能屈天下而謂我是乎？反而求之於心，安能遽違天下之公論、古今之常理而自信爲是乎？幸而與不擇於言者遇，則彼屈矣。使其與精於言理者遇，❷則以冥然無覺、悍然不學之心，未有不困者也。怙其不相下之微明，而求以忘於疑惑，勢之所必不得矣。夫廢心而忘言，此異端之所以絶聖棄智，成乎無忌憚之小人。其誘天下以偷安苟且之學者在此，而我安屑與之同哉？且其謂「勿求於氣」者，於理不可，而於事又豈可乎？夫告子之自信以爲不待氣而能勝天下者，恃其一往自遂之志而已矣。告子有志，君子亦有志，非無志而獨恃其氣之能勝物也。蓋以志立於不易，則凡吾之所以折大疑、禦大難者，皆此確乎不拔之志以帥氣而行者也。然我與天下相膺，而可否傳於嚬笑，喜怒發於威儀，刑賞决於

❶「而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❷「理」上，原衍「之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辭色，則體者，❶所以效吾志而加諸天下者也。「體」字如此解。❷俗解作耳以能聽，目以能視，乃血氣之氣，非此氣也。乃其有是志而傳之於體，必有充滿於體之中，成乎富貴不淫、貧賤不移、威武不屈之威儀動作，而物不能撓，則豈非氣乎？由此言之，則君子之學，知志爲言行動作之主，而所尚者莫加，誠至矣。乃志之未正，則未暇及氣。志之已立，即急以氣之充體者輔吾志而次焉。故君子之言曰，志苟正矣，行乎百變之塗而不可奪者，持之之力也。乃志雖定矣，而氣不盈者，一出而即爲物之所撓，於是摧折其氣，以恬淡爲可安，而氣受物之暴。暴其氣，即下「無害」「害」字，非氣發從容不暴戾之謂。於此必使吾氣充滿於吾體之中，使之欲言而言，欲動而動，而不畏天下之暴之也。如此，則天下之得於吾心者，吾以順吾氣以行吾志，不得於吾心者，吾順吾氣以不弱吾志。非然，則志見爲然，而氣受挫，則百體皆靡，是焉而不能行其是，非焉而不能拒其非。勿求焉，而欲使吾心常伸於天下之上也，而不動也，又奚可哉？於是公孫丑聞志氣之説，而疑志之重於氣也，乃問曰，既曰「志至焉，氣次焉」，則人苟無不可移之志，而氣不可用也。乃又曰「持其志」，志可以帥氣矣，而曰「無暴其氣」，是志定而氣猶有暴折之憂，然則志不足爲立身之主，而必待於氣乎？孟子曰，子勿輕言氣也。志者立心之始事，而氣者成能日益之資也。有並論而言者，則志不獨重，而氣不獨輕。故人之志，專於有所爲而壹

❶「體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氣」。
❷「體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氣」。

矣，則因此而生必爲之氣，弱者可使之彊也，此持志之功也。乃既有志矣，因而毅然作吾氣以爲之而無所畏沮，則愈作而愈見其可成，愈守而愈見其不易，因以警動其志而使之益決，此無暴其氣之功也。若自志既持之後而言之，則氣之權更重乎志。今夫人之立志，未嘗有急迫之心，而或疾趨而蹶，或疾步而趨，則心亦爲之敏速而若不能自已。以此思之，則吾氣苟足以求勝於天下，臨大紛，際大難，而必不惴焉，則志亦因之以有定力而不遷，此則氣之大有功於志者。而告子曰「勿求」，然則彼雖有志，亦高論闊視於外物不接之時，利害不切於躬，得失不係於天下，謂其心可坦然自適耳。使之居卿相之位而任霸王之業，吾知其志日喪，而惴惴然引身而退。況乎「勿求於心」者，於物理茫然無辯，而但成一清談欺世之學，雖置其心於不疑不懼之中，又豈可久哉？其見效速而其持之也不長，君子之所不屑也，固矣。嗚嘑！以血氣之勇擬之，告子之勿求言於心者，北宮黝之養也。黝之不辨貴賤，不擇生死，告子之不審是非也。其勿求於氣者，孟施舍之養也。舍之不慮於勝，不量於敵，告子之不求勝物也。若孟子承曾子之傳於孔子者，則以之勇而千萬人不懼，以之當大任而居仁由義，以王天下而裕如，故必有功矣。故公孫丑問夫子之惡乎長，欲知孟子之學也。而孟子告之曰，我於是豈無其功哉？天下之言不易知也，我必求知之，求知之而後庶幾乎無不知也。吾之氣有浩然不易養也，而我必求善養焉。善養之，而後庶幾其浩然也。天下之言有所不知，則即吾心之明有所未

至。然不能以一理格衆理，以一事通衆事。吾求之，吾乃知之。吾益求之，乃益知之。言無盡而知無盡，知必盡乎言，而後天下無可疑也。吾身之氣一有不振，則即吾身之欲爲有不能行。然必不能坐而聽氣之自生，亦不能起而期氣之必壯。吾求之，吾乃善養之。吾益求所以善養之，乃成乎其浩然。氣無迫見之效，養無迫見之功。養必充乎吾氣，而後天下無可懼也。此吾不動心之道，吾之學也，而非告子之能及久矣。於是公孫丑進而問浩然之氣。孟子曰，夫浩然之氣，唯有諸己者自信其盛大流行之無可禦，而言之則難也。蓋言其藏諸己者之實，則不足以盡其用之大，而或近於硜硜之氣節。言其加諸物者之盛，則不足以知其本之厚，而或近於一往之風裁。言其固有而不待於安排，則人皆具此氣，而何以或全而或喪。言其矜持而始成其大勇，則人可鼓其氣，而即以無媿而無憂。雖然，吾既養之，吾既善養而浩然者如此矣，則抑有可言者。其爲氣也，不可於未養之前窺其涯量，而必於既養之後乃見其本然。天下之理，至不一矣，其力不大，何以舉之？乃盡古今來所有之道德事功，皆氣舉之也。天下有此理，則吾有此氣。吾此氣足以及之，天下乃有此理，而其大也，孰得而限之？天下之變，至難測矣，其情不剛，何以禦之？乃盡古今來所莫必之險阻憂危，皆氣禦之也。天下之有變，自人生所必不可無。唯吾之有氣所以伸於天下，而因成乎變，而其剛也，孰得而撓之？唯其未能養也，則一事之理至吾前，而吾無以勝之，而不知吾氣之可以治萬有而無歉。一物之變投

吾前，吾無以處之，而不知吾氣之可以貞生死而不驚。於是而茶然退縮於一身，而天地之閒覺其寥廓之莫窮也。若因其固有，而不以委曲之情亂之，直也，無害也，則凡天地之閒，天地之有變遷，天地所生之民物有憂患，此浩然之氣經之緯之，鎮靜而持之，旋轉而治之，無不可治也，❶無不可使有得理之常也，塞之矣。天地之閒，乃事物之府，非上塞九霄、下塞九泉也。❷蓋於此而其盛大流行之本體畢見，而唯吾心之用矣。乃其以用之而膺乎天地之閒者，非曰吾有此氣而唯吾用也，則得其所以用之之宜，而無憂其不足以有功也。其爲氣也，所可任用以成乎必伸者，道也，義也。故見有義焉，爲心之所審爲必然者，抑又度之於道焉，爲理之所定而不易者。於是而以吾氣配之而行，則氣非躁發而自無難繼之憂，氣非堅僻而自有旁通之妙。乃義已正矣，道已合矣，而苟無此浩然者以發揮而固持之，則和平之敝適以召物之輕，權宜之說且以亂吾之守。而吾之道義且不足以危吾言、危吾行，而反詘於物，以漸即於溺喪矣。所以然者何也？以是氣也，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蓋所配之道義，一時之道義也。而浩然之氣所由生，唯吾內審之心，此爲義，此爲利，此爲公，此爲私，於一介之微，而有恥而不屑爲，見爲必然而不可不爲者，擇之自能精，決之自能固。因此而養其心以推於天下之大，皆此不屑爲、不可不爲之根心而不

❶「治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至」。

❷此注衡陽殘鈔本置在上文「則凡天地之閒」句下，末尚有「時文一片胡話」六字。

可易。乃心從此立，則氣亦從此生，因而無所不可配焉，即無所不可塞焉。義之通萬事、應萬物者本盛大而流行，則氣亦有據以滋長，而一遇事幾之至，自足以發義之光輝而用無不暘。故其配義以行，非偶見一事之義可以勝物，因揭義爲名，蒙覆天下，而遂可取古人無媿無怍之迹以往膺物，而自信其不撓也。使其爲襲也，則一時之義，一事之義，偶乘乎事之宜，而回念生平取與進退之閒，有不慊於心者矣。義因乎時，而心則始終共此一心。不能充快足於此心，則始之以無懼，終必有所瞻顧而不敢必爲，不待人之見摘，而先已自處於有所憚而不決之中，能無餒乎？蓋義非僅事之宜，而實心固有之制也。由此言之，唯天地有正直裁制之理，故吾有擔荷馳騁之氣。而吾既有性中固有之義，即此以爲遇事必行之氣。求氣者，求之義也。求義所生之氣者，求之心也。心不與義離，義不與心離，而心即不與氣離。吾之善養，惟灼見義之根心而不容已者，非因事物而始有，而告子未之知也。我故曰，告子亦嘗言義矣，其所言之義，非義也。以當世無定之是非、俗儒固執之名法爲義，而實未知何者爲義，以其言義爲外起，而非性中不可没之羞惡也。不知義，則以義爲可襲。不知義，則以氣爲襲義而生。是以欲並以其氣而去之。夫義外矣，而氣亦外乎？氣非外，則義非外，特不集者不知，因而「勿求」之邪説起矣。其集之也，將何如？義之不集，私利閒之也，於是而有治私去欲之事。抑督識之未精也，於是而有審幾度務之事。乃其有事也，但以治吾情之不可不治，盡吾心之不可不

盡，而非曰此義也，可期必於動而可當，即可期必吾氣之無餒也。當其有事，則所集在事。當其無事，則所集在心。雖物之未至，已之未膺，而持此心以存主吾氣者，恒於不見不聞之際，有指示交臨、❶鬼神交格之心，而隱隱一可推行之義，守吾心以專吾氣，勿所忘也。乃其操心之密，而氣不懈者可斷而後斷，可爲而後爲。持此無所屈撓之本體，而不挾義以任氣之一發。則以其難其慎之心，而養此不妄不肆之氣。聽義之生氣，而非以欲助氣之長，故以義助之也。使助長焉，則爲宋人矣。若宋人，而助亦不能助，又將何以長哉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。其閔之也，急於求勝於人之心也。其揠之也，見爲可助而助之也。芒芒然歸，謂其家人曰，今日病矣。予助苗長矣。恃其助而以勝於人。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必然之勢，其子雖欲救之於後而不能也。以此而思，天下之傲王侯、取卿相者，或舍大義而矜矯廉之節，或假一義而欲立不世之功，皆助苗長者。而能養以從容，集以深密，使氣之自生者，寡矣。有助長者，氣小伸而大屈，始勝而終敗。於是而有若告子者曰，氣不可求也，義外也。義無益於氣而氣無益於心，不如清静無爲，而天下自無能如我心何者，此猶夫不耘苗者也。不耘苗而苗不即槁，故亦可不動其心。而有氣而舍之則即有心而舍之，本所可生而聽其不生，其不動之心，抑將何所用乎？若夫助之長者，則唯挾一事之義，狌争以與世競得失是非之途，此猶夫揠苗者也。苗本

❶「示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視」。

可長，而不待其長，則成乎必槁之勢。非徒無益於氣，而一挫不可復振，且令天下疑義之不如功利，氣之不如妾婦。而如告子之流，抑以爲逍遥於無爲之不增益其所本無，以譏君子之集義養氣爲襲取，則豈不賊義賊氣而詒人以槁苗之誚乎？故我之必求於氣，而善養以求之，乃實有此浩然者以配道義，而常伸於天地之閒，無所恐懼，以虛此霸王之大業，❶固非告子所易知矣。

於是公孫丑欲知知言之所以不動心，而問曰，何謂知言？孟子曰，天下之理，其出於天理之本然、人心之所必然者，則雖發之於言，而非但言也。其他，則皆言而已矣。其言，則皆辭而已矣。天理民物之故，統之一理，而見端各異。偶見其一端，而即可以言引而伸之，又不患乎無辭。於是賢智者倡其說，而愚不肖者和之。以言道也，則天人氣數皆可據其偶然之迹。以言治也，則禮樂刑政且不勝其小辨之工。其始未盡離乎道也，得其一偏，而以一偏掩其大全，於是而有詖辭。既詖矣，於一偏之中，反覆浸淫以求工，而淫辭成矣。既成矣，則可堅執其偏，以背乎大公至正之理，而爲邪辭。邪固不勝正者也，理已屈，事已不成，而更詭託於他端，而爲遁辭。辭屢變而不窮，以言德則可以誣人之性，而使同於禽獸。以言治，則可以飾亂之實，而使指爲至安。當大任者，疑之所自生也。我知其詖也，窺見一曲，而所蔽者大同之理也。其淫也，護其所蔽，而陷焉不反也。其邪也，並其一曲之明而離之，不恤其本也。其遁也，離於理

❶「虛此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取」。

則窮，不得已而姑求勝也。如是者，吾有以知之，求之於吾心而已矣。吾心之所安，即天理不易之則。吾心之已定，無人事百變之差。吾蓋求之，❶求之久而豁然貫通之後，不待求而自無不知矣。夫吾既知之矣，則守吾之正而聽彼之自起自滅於天下，不亦可乎？而固不可也。言不自言，而終則以賊道誣人，壞人心而終不可興王業者，皆在於此。言從心生也，生乎偶然之心，而引而之於詖、淫、邪、遁，則還以生心。辭之所至，若有其理，始於疑者終於信，而心皆從辭以發矣。心既生矣，則爲之立法以實之，於是矯帝王之常法，違人心之公理，而布爲經畫，以爲所以治民物者，皆如此以爲之矣，害於其政矣。政既成矣，亦似有條理焉，❷如有規畫焉，遂舉而實行之，而政發矣。則人情以之違，天理以之蔑，而害見於事。性惡也，而仁義可以不行。道異也，而井田封建可以不設。爲我也，而君臣可廢。兼愛也，而父子可離。然則言之爲害，如此其大，而吾之知之也不容不審。知之必審，而求之不容不精。此聖學異端、王道伯功必爭之界，吾所奉以治人心、正風俗、奠生民之紀者在是。百世而下，聖人復起，其不能無言而建道法也，❸必可信以必從者也。❹豈若彼告子者自處於蔽陷之中，因欲置是非於不辨，以孤守其心而終離乎道，以不恤其窮哉？ 於是公孫丑知言之不可不知，而不得其所以能知之道，則見夫知言

❶「求之」下，原衍「求之」二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刪。
❷「似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如」。
❸「無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忘」。
❹「必」下，原衍「矣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刪。

之難也。而問曰，言誠不可不知，而知言豈易易哉？欲知天下之言者，必吾之言無不善，而後彼之妄不辨而自明。凡爲言者，以言天下之事，則有講説焉，有辭命焉，在昔宰我、子贛善之矣。以言性命之理，則言其心得焉，言所躬行焉，在昔冉牛、閔子、顔淵善之矣。至於孔子，德已盛，行已至，以膺天下之辨説而膺對之也，言無不中於道，然且曰「我於辭命則不能」也。蓋以在己之立言，易。而天下紛起之智數，欲窮其失而伸我之得，不易。乃夫子遊於詖、淫、邪、遁之中，盡督其蔽、陷、離、窮，而辨其心迹之妄，則道盛化神，其既聖矣乎？孟子乃微示以言之所以知，而明作聖之功，即就孔子以膺之曰，夫養氣之學，以自免於道義之餒。知言之學，亦以妨乎心政之害。此君子之所不可不修，而馴至於心之不動，亦但以異夫功利之俗鶩心於利達、異端之教逃心於虚妄者耳。而子遽以爲聖。惡！是何言也！夫唯冥持其心，置天下之是非於不辨者，則自處於尊高，而妄謂合天道之無言以自矜於聖，而聖人豈若是乎？昔者子贛問於孔子曰，夫子聖矣乎？自聖德言之也。孔子曰，聖者，德之已至，吾其能以自信乎？唯是吾學焉，研之於心，督之於理，必求其無不愜於天懷而遂已者，不以詳而厭也。吾教焉，明其所是，辨其所非，必求其無不審於物情而無疑者，不以難而倦也。吾之所以盡乎己而膺乎人者，如此而已。子贛則知聖德之本於聖學，而窮理致知爲聖學之要，乃曰，學惟患其厭耳。誠不厭矣，古今之精義，畢會於一心，此大智之成德也。教唯患其倦耳。誠不倦矣，賢

智愚不肖之通蔽，裁成於一心，此至仁之成能也。仁且智，於物無不成而消生人之憂患，於己無不通而立萬理之統宗。夫子既聖矣，又何辭焉？夫孔子之聖學至矣，聖德成矣，且不居焉，唯是勤勤於學與教，以博通物理，而折千古之疑。我方從事於斯之不遑，而遽謂我聖，是何言也！夫孟子引孔子不自聖之言以自況，則其所自居者可知。而孔子之聖在學與教，則唯是格物窮理，必盡其心以求上達，而不爲物論所疑。以會通於千聖百王，而成大業者之在知言，亦於此見矣。此孟子之微言，未易測也。

公孫丑以孟子不居聖，而遂降論焉。昔者丑奉教於君子，而聞孔子之門，若子斿、子夏、子張，各盡其高明沈潛之才，而有聖人之一體；冉牛、閔子、顔淵，克致其躬行心得之實，具聖人之體，而特未能充之以盡其用之大。此皆學聖人之學者也，而夫子何安焉？孟子曰，學必求其全也，非可以一節而遂信諸心也。學抑必求其大也，非可以獨善而無疑於世也。體之一，體之微，吾何安焉？姑舍是而進論之。

丑乃曰，伯夷、伊尹，或隱或見，或獨立於物表而不懼，或身任天下而不憂，夫子其殆與之齊乎？孟子曰，夫二子之德至矣，而德所從入，有道焉。由乎其道者，即成乎其德。乃吾所由者不同，則所成者亦不同矣。夫將出而膺天下，則必入而求之吾心。求之心而心正於是，則任天下之百變而不足以動之。不問其所以膺世者出於何術，而問我之所以自命者遵於何塗。故出處者，君子之大閑也。有卓然不易之義，則有斷然不惑之出處。有精義入神之知，則有隨時順膺之出處。故

非其君，必不仕也。非其民，必不使也。治則進，非治不進也。亂則退，於亂必退也。雖世方求我，我可救世，而不動其清嚴惡惡之心者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？事之者唯我也。何使非民？使之者唯我也。治亦進，進以立功也。亂亦進，進以拔亂也。雖時不可爲，爲或無救，而不動其覺民救澤之心者，❶伊尹也。若夫可以仕則仕，無疑於道之不可行。可以止則止，無疑於道之不可棄。可以久則久，無疑於不善之必遠。可以速則速，無疑於舍此之何適。以一心析衆理之安，而事至即決，物來不違，無所往而勞其心之推測者，則孔子也。夫三子者，皆以其浩然之氣，直行於天地之閒，而行之以道義之當然，以造其極，皆古聖人也。吾方日孜孜於學，而未能有行焉，而所願學者，則孔子也。而學之於仕、止、久、速而時之莫違者，必將學之於可仕、可止、可久、可速之理而物之各審。學之於隨時各得而盡義之變者，必將學之於析理無差而盡知之微。進可爲卿相，而王業亦如其素位之行。退可俟聖人，而定論以折異端之妄。吾與夷、尹之道不同，實其學之不同也。不厭不倦之學，吾從事久矣。四十而不動心，吾之所長於告子者在是矣。公孫丑聞「皆聖」之語，而欲折衷以定論，曰，伯夷、伊尹聖矣，而孔子亦聖。道不同，而其有道也均，若是其班乎？孟子曰，夫孔子而豈夷、尹所能班哉？其聖德不可班，其聖學尤不可班也。且非獨夷、尹，自生民以來，聖者不一矣，盡生民之所知，而知無不

❶「救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被」。

至，乃以集羣聖之成而爲大成，❶未有孔子者也。公孫丑問曰，夷、尹誠不可班於孔子，而皆謂之聖，然則有同與？斯問也，所以明乎異端、聖道之大别，而會聖人於一途，以立大閑者也。故孟子急膺之曰，有。由乎斯以立本者，斯爲聖。不由乎斯以爲無本之術者，斯爲狂。伯夷、伊尹安得異於孔子，而孔子亦何容異於夷、尹乎？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諸侯，有天下，道之隆也，有配道者以任之也。行一不義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，義之正也，有配義者以決之也。是則一介不取與之伊尹，即不視惡色、不聽惡聲之伯夷，而孔子人欲浄盡、天理流行者亦同焉。行歌而懷虞夏之伯夷，❷即親見堯、舜君民之伊尹，而孔子操南面之權以進退諸侯者亦同焉。義之精也，氣之塞乎天地者也。其不孤立一無用之心以浮沈於世，數聖同歸而與異端迥别在此矣。

公孫丑乃更進而問所以異。斯問也，欲以標聖功之獨至，而顯願學者希聖之實功也。乃孔子之爲至仁大智，而盡天理物情於學誨之中者，孟子既言之矣。至此，則唯明夫其夐絶古今之有在，而知學聖者之舍此無道也。乃曰，孔子之異於夷、尹，其道之盛，人能知之。而所以爲羣聖之莫及者，則唯及門之士知其下學上達之真，爲可據焉。知聖者存乎智，唯嗇其所以通天下之理者，而後因聖學以見聖心，則宰我、子贛、有若足以知矣。如謂其阿私所好而

❶「之」下，原衍「大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❷「行歌」至「同焉」凡三十六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爲溢美之詞，三子雖汙，亦豈如異端之立門庭以惑天下哉？宰我則曰，天下知堯、舜之聖，以爲莫可及矣，唯未嘗觀也。以予觀之，敏求者如斯，憤樂者如斯也，以故事理明通而心常泰定。堯、舜能以其道義成聖人之大業，而夫子精義入神，以立天下萬世人心之極而遠其害，夫子之賢遠矣。子贛曰，百王有必同之心，而有不齊之道。故德也，政也，以期中乎道義，將無殊矣，而於制作則有差焉。擇天理之過不及，而禮乃得其大中。晉人心之節與不節，而樂乃得其大和。禮明樂備，如斯之難矣。故見其禮則知其政，禮之升降，政之醇疵也。聞其樂而知其德，樂之美善，德之隆殺也。吾由百世而下，以此等百世之王，莫有能違乎此則者也。以之論夫子，則禮無不明，樂無不備，既以體道義於一心，復以盡修明於衆論。自生民以來，人治之大備，極乎昭明，未有夫子也。統内聖外王之理於窮理致知之中，古之王者，孰能及之哉？有若則曰，民有心知，則皆可致也。民有氣志，則皆可充也。而受大均之生，本無不相及之理者，豈惟民哉？麒麟之於走獸，靈蠢殊矣。鳳皇之於飛鳥，文質殊矣。泰山之於丘垤，高卑殊矣。河海之於行潦，大小殊矣。而其爲蠉動峙流之類，則一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同此形，則同此義、同此知，亦類也。而聖人者，爲民之所不敢爲，不爲民之所競爲，於其同類之中，高自標舉以伸其志，而超然自拔於流俗萃聚之中。凡聖人之首出庶物者，異矣。乃就其出而拔者思之，則爲人之所不能爲者，貞千古之常，而知人之所不能知者，盡萬有之變。其以窮理盡

性，以一心含萬象而盛焉者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豈果人之不可及哉？學未全而功未造極，聖人且弗及，而況於民乎？由三子之言思之，則孔子之賢於堯、舜者何也？爲百王之不逮者何也？爲出類拔萃之聖人所莫及者何也？道義統其同，而仁智立其異，吾之所願學者此矣。吾奉孔子之道以爲道，天下孰有可疑之理而使我心之或動乎？彼告子者，師心自用，而成乎孤僻之學，又烏足以言哉？孟子之與丑言，詳矣。養氣者，道義之所以塞天地而無餒，夷、尹、孔子所同，告子且以勿求而使此心之荒廢。知言者，仁智之所以成己而成物，而正人心、息世害，夷、尹之所不及，堯、舜百王之所不足，亦何望告子之能潛心以求而不流於詖邪哉？蓋正心誠意以立其本，格物致知以盡其用，乃夫子所授於曾子，而孟子傳之。而非格致之極功，則誠者或非所誠，正者或非所正。故集義必精於義，❶而心愈明者氣愈昌，此聖學、異端之大辨。故異端可託於言心，而必不可託於言知。知者有不厭不倦之實功，不疑乃以不懼，其理甚易，其功甚難，其效甚遲。異端欲速效而憚實學，❷故宜其不足與於此也。

孟子曰：「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國。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湯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

力，謂土地甲兵之力。假仁者，本無是心，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。霸，若齊桓、晉文是也。以德行仁，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

❶「精於」，原誤作「於精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❷「憚」下，原衍「學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之，無適而非仁也。

「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贍也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説而誠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《詩》云：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贍，足也。《詩》，《大雅·文王有聲》之篇。王霸之心，誠僞不同，故人所以應之者，其不同亦如此。　鄒氏曰：「以力服人者，有意於服人，而人不敢不服。以德服人者，無意於服人，而人不能不服。從古以來，論王霸者多矣，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。」應，當作膺。深，宜作突。

訓義孟子辨王、伯以正治術，曰，今天下侈霸功而謂王道之不能行者，皆謂王道之難於見功，而霸者之易於見效。而豈其然哉？其行之也，有待者難乎？❶無待者難乎？及其效也，不得已而從我者可據乎？其率四海以從我而無異心者可恃乎？則試取而並論之。霸者之以内息其民，而外爲分災救患之術者，仁也。而所恃者，則唯其兵威之足以勝人，而假此以動天下也，其必有其土地而後有其人民，有其人民而後兵可彊、威可盛也。故齊先力爭於紀、譚、陽、遂，而晉先竭智殫力以兼虞、虢、屈、薄，國大而後伯成，力已竭矣。若夫王者之仁，保一國以保天下，其心不忍傷物也，其事則順其心而出之也。於是而不貪功利之情，爲天下所共信。而覆育弱小之政，爲天下所共依。則無假於兵威，無藉於土地，而何待大焉？湯之有七十里是也，文王之有百里是也。世守者本不大，而抑無藉於兼并以爲大也。以此

❶「者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言之，則有待者使無可挾之勢，伯終不成。無所待者即此固有之資，而王業已定。則始之圖其功也，果孰難而孰易邪？及進而考其效，則又異矣。天下之翕然而聽命於霸，亦嘗服之矣。强之會盟，而莫敢不赴。摟之征伐，而莫敢不從。❶乃其服之，以其國大兵彊而服之，非服其所假之仁也。❷竊見其仁之假，而心已厭惡之久矣。以己之國小而力不贍，欲與抗而非其敵耳。然則使其力有餘焉，則競起而争之矣。故齊桓死而宋、衛交伐，晉伯衰而齊、秦交侵。若夫王者之服人也，非但感其仁恩之及己也。體其包函萬方之心，而戴其一夫不獲之恥，則既中心欣説而度己德之不若，則願戴之爲共主，皆誠也。唯然，則天下無賢不肖，盡欲仰其盛德而從其教令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唯然，則天下之無遠無邇，以漸次而來歸，而修其職貢。《詩》所云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」，始於岐西，及於陜東，漸於南國，成於北土，無諸侯民庶之心不服者，此之謂也。弱者從而彊者亦帖，力雖有餘，莫與之抗，而永綏大定之功，垂之卜世卜秊之長矣。由此言之，則天下之力，其可恃其終不贍乎？而不恃天下之力不足，而恃天下之心有餘，誠服者之收效，以視力詘者之面從，孰得而孰失邪？然且曰王道難成而霸功易效，則世之不足有爲，而天下其何能有定哉？

孟子曰：「仁則榮，不仁則辱。今惡辱而居不仁，是猶惡溼而居下也。惡，去聲，下同。居，當

❶「莫敢」，原誤作「敢莫」，今據啖柘山房本改。
❷「所」下，原衍「以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作尻。濕，本作溼，从㬎，俗誤。

好榮惡辱，人之常情。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，不能免也。

「如惡之，莫如貴德而尊士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。國家閒暇，及是時明其政刑。雖大國，必畏之矣。閒，音閑。

此因其惡辱之情，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。貴德，猶尚德也。士，則指其人而言之。賢，有德者，使之在位，則足以正君而善俗。能，有才者，使之在職，則足以修政而立事。國家閒暇，可以有爲之時也。詳味「及」字，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户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』孔子曰：『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能治其國家，誰敢侮之？』陰，宜作霒。徹，宜作撤，直列反。土，讀如杜。綢，讀如稠。繆，武彪反。

《詩》，《豳風・鴟鴞》之篇，周公之所作也。迨，及也。徹，取也。桑土，桑根之皮也。綢繆，纏綿補葺也。牖户，巢之通氣出入處也。予，鳥自謂也。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，今此在下之人，或敢有侮予者乎？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，比君之爲國，亦當思患而預防之。孔子讀而贊之，以爲知道也。

「今國家閒暇，及是時般樂怠敖，是自求禍也。般，宜作盤。敖，宜作傲。

言其縱欲偷安，亦惟日不足也。

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

結上文之意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《大甲》曰：『天作孽，猶可違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《詩》，《大雅・文王》之篇。永，長也。言，猶念也。配，合也。命，天命也。此言福

之自己求者。《大甲》，《商書》篇名。孽，禍也。違，避也。活，生也，《書》作逭。逭，猶緩也。此言禍之自己求者。

訓義 孟子曰，仁君之與天下相通而成治者，此心而已矣。心清則明，明則庶民之情，庶事之理，皆關生於一心，而自不容已於憂勤惕厲，以康兆民而安社稷，仁之體也。仁則一心之中，萬理興焉，萬事發焉，其充大昌明之氣象施於友邦，而人莫不仰其德業之盛以推尊之，榮矣。倘其不仁，一身之外不知有國也，不知有鄰邦之相角立也，昏濁之氣，迷焉罔覺，則卑污之行，爲天下所共輕，役使之，侵陵之，辱矣。今之諸侯，相峙而競彊大，割地納賄，奉冠帶，祀春秋，辱莫甚焉，亦知惡矣，而於不仁之事，以之爲樂，而居之甚安。是猶處地之下，濕必集焉。惡濕而居下，求其免也，得乎？其處之也，忘其惡。而惡之也，終無以違其惡。不知此惡之之心，猶有生人之氣，而特不知反而自計耳。如其惡之，思所以免之，割地請和，無益也，興兵搆怨，害且及也。其亦退而自循其本心乎？修德於躬，則迥出於流俗，而置身於高明之宇。資德於士，則自端其好尚，而不陷於污下之中。由是而慎簡乃位，賢者在位，論道者皆清心寡欲之理也。能者在職，任功者皆精明不偷之業也。於是而當國閒暇，不恃外患之不加而遽即安也，心之不自康者汲汲然，及此時也，明其政以勤民事，明其刑以正國典焉。凡此者，心無念而不在國，而無嗜慾以濁亂其盈庭之氣，事集矣，民安矣，此崛起勃興之氣象，將有包四海、理萬民之勢，雖大國能勿畏乎？而孰敢以辱加己乎？說在孔子之

論《詩》矣。《鴟鴞》之詩，託鳥言以見意也。取子毁室之難，亦孔亟矣。而其詩不但惡彼，而但勤自治也。曰「迨天之未陰雨」，「迨」云者，不忘陰雨之且至，而迫圖之於早，即吾及時之説也。曰「徹彼桑土」，必求桑土而徹之，以其堅固而柔和，可以爲固本之資，即吾知所貴、知所尊之説也。曰「綢繆牖户」，補其隙，營其可久，以爲風雨之防，即吾明政、明刑之説也。曰：「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」民彊於鳥，而鳥不畏，有恃在己而物不能侵，即吾大國必畏之説也。而孔子贊之曰，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道定於心，而知之者唯此清明無欲之本體，於得失成敗之數，昭然不昧者也。能治其國家，孰敢侮之？決之審矣。或敢侮予者，審物情之變而慮之也。信其莫敢侮者，審之已定，則榮辱判然於兩塗，而不戰以屈人之兵，尊俎而寓折衝之定理也。仁之榮也，不信然哉！

而今之惡辱者，辱至則惡之，在外患洊加之日。暫惡之而終忘之，在國家幸免之日也。君臣相與賀於廷，陰雨不集，而侮予者免矣，斯大平無事之日，正可般樂也，何妨怠傲也。氣一偷則志已縱，神已迷而事皆廢。賢能以直諫而放逐，政刑以委下而淆亂，民心去，國勢削，彊大者又將起而圖之，禍且日至焉。非禍之不可息也，己之般樂怠傲者唯恐國勢之或振，鄰國之不見欺，而亟亟於躭酒、嗜色、鼓樂、田獵之中以求之也。不仁之辱，豈有爽哉？夫清其心以謀一國，則無所侈威，而大國畏也如彼。喪其心以從所欲，求以偷安，而禍之必至也如此。得失存亡之幾，係於一念之敬肆，非天之不佑之、人之不助之也，無

不自己求之，審矣。自求之而自惡之，辱人賤行之事，以堂堂之國君爲之而不恥。盍亦思福有可求，而圖榮於當念哉？《詩》云：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」凝德於心，而修之在躬，則可以配上帝之命。無疆之福，非天錫之也，自求之也。福自己求，豈不信夫？《大甲》曰：「天作孽，猶可違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」以心從欲而作之不悔，則天猶可違，而自不可活。無窮之禍，非天降之也，自求之也。禍之自己求，豈不信乎？始於一念之中，天理人欲之分甚微，而成乎禍福之大、成敗存亡之幾不昧。自有心而自忘之，人而不仁，亦不可與言矣。此章「仁」字以體言，無欲而不失其心之謂，與他「仁政」字言愛之理者異。般樂怠傲之謂不仁。

孟子曰：「尊賢使能，俊傑在位，則天下之士皆說，而願立於其朝矣。說，弋雪切。朝，音潮。

俊傑，才德之異於衆者。

「市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則天下之商皆說，而願藏於其市矣。

廛，市宅也。張子曰：「或賦其市地之廛，而不征其貨。或治以市官之法，而不賦其廛。蓋逐末者多，則廛以抑之，少則不必廛也。」

「關譏而不征，則天下之旅皆說，而願出於其路矣。

解見前篇。

「耕者助而不稅，則天下之農皆說，而願耕於其野矣。䢉，今作農，俗譌。

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，而不稅其私田也。

「廛無夫里之布，則天下之民皆說，而願爲之氓矣。

《周禮》：「宅不毛者有里布」，「民無職事

者，出夫家之征」。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，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。民無常業者，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，一家力役之征也。今戰國時，一切取之。市宅之民，已賦其廛，又令出此夫里之布，非先王之法也。氓，民也。

「信能行此五者，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能濟者也。如此，則無敵於天下。無敵於天下者，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率，宜作衛，省譌也。

呂氏曰：「奉行天命，謂之天吏。廢興存亡，惟天所命，不敢不從，若湯、武是也。」

此章言能行王政，則寇戎爲父子。不行王政，則赤子爲仇讎。

訓義孟子曰，仁政行而王業必成，理也，情也，勢也。審於理者，即人情之所必說。當乎情者，即大勢之所必歸。下順人心，而即上合天意，其故可推詳而信其必然矣。盡天下之人，爲士、爲商、爲旅、爲農、爲氓而已矣。士之所以不歸者，禮任不隆，賢姦雜進，以失其擇主之望也。賢者賓之師之，能者信之任之，在位者皆俊傑，而君子之道昌矣。則天下之士，雖未履其庭，而聞而說之，願立其廷以得展其所爲者，此必然之理也。其得主而樂爲之效，士之有此情久矣。商之所以不集者，既賦其廛，又征其貨，以損其求贏之實也。逐末者多，則賦其廛而必不征其貨。逐末者少，則治以法而並不稅其廛。則天下之商雖未入其市，而聞而說之，願藏其市以得遂其所欲者，此必然之理也。其趨利而必擇其安，商之有此情久矣。旅之所以不倈者，名爲立關以禦暴，而實奪其財也。譏

之即所以衛之，而貨無征焉，則天下之旅聞而說之，願出其路，以惟其所欲往，必然之理也，旅之情同也。農之所以不歸者，廢井田什一之法而增加其稅也。復助法以用其力，而畝無稅焉，則天下之農聞而說之，願耕其野，以遂其生，必然之理也，農之情同也。市廛之民所以散者，既有廛居之賦，而又責以百畝一夫之征，宅不毛者之布，重困之而日貧也。薄取廛得之廛，而除無執之求，則天下之民聞而說之，願爲之氓，以得有寧居，必然之理也，其求樂土而居之情同也。凡此五者，豈有術以誘天下哉？抑豈必就人國而施不測之惠以招致之哉？法立於此，而情動於彼。試設身而思之，有不說者乎？有不願者乎？君子有不樂得其道、小人有不樂得其欲者乎？而世主趨小利而忘大計，策士矜權謀而廢大法，明明一先王懷邇柔遠之道而不能行耳。誠翻然大悟，有裒保天下之心，而爲平一六寓之遠略，崇道以論官，節取以養民，行之能行之，無憚其周詳，能行之信能行之，勿疑其迂闊，則天下之情得，而天下之勢有不可決者乎？行之於一國，而聲施於鄰國，勢之無微不彰者然也。鄰國之民陷溺已深，而仇讎其君，以怙恃於我，其仰望之深，情也，即勢也，莫能制其心也。或則疑夫其民願歸於我，而其君必疾忌而與我爭，將欲攻我乎？乃不逞而欲犯我者，誰與攻之哉？其民而已矣。以我爲父母，則皆我之子弟，率之而攻，未有爲仇讎而攻父母者。生民以來，有此逆行之勢哉？其倒戈内向之勢不可必乎？夫勢之已成也如此，於是而有伐暴弔民之師焉，彊者無與之

戰，弱者無與之守。雖國大兵彊，君驕將悍，民已散而孰能敵者？盡天下矣。夫同爲侯王，其不相下者固然。乃一旦惟我所欲爲，而無能敵，此豈人之所能爲乎？天授之矣。所討者天討，則所命者天命，此奉天以平定天下，而天必不我違者也。民心得矣，天意歸矣，然且疑諸侯之不易順，萬姓之不易服，四海之不易一乎？以情度之，匹夫匹婦之好惡甚易見矣。以勢揣之，東西南北之風尚所必然矣。則上天曆數之攸歸，又何疑哉？故行仁政而王天下，非迂計也，情也，勢也，即理也。而無如世主之不能行，何也？
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

天地以生物爲心，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，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。

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

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，然物欲害之，存焉者寡，故不能詧識而推之政事之閒。惟聖人全體此心，隨感而應，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。

「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，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怵，讀如黜。内，讀如納。要，本作婹，俗省譌，此讀平聲。惡，讀去聲。

乍，猶忽也。怵惕，驚動貌。惻，傷之切也。隱，痛之深也。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。内，結。要，求。聲，名也。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，隨見而發，非由此三者而然也。程子曰：「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。」謝

氏曰：「人須是識其真心。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，其心怵惕，乃真心也。非思而得，非勉而中，天理之自然也。内交、要譽、惡其聲而然，即人欲之私矣。」

「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。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。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。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惡，讀去聲，下同。「辭讓」之「辭」，宜从受从辛，「言辭」之「辭」，宜从亂从辛，古本各別。

羞，恥己之不善也。惡，憎人之不善也。辤，解使去己也。讓，推以與人也。是，知其善而以爲是也。非，知其惡而以爲非也。人之所以爲心，不外乎是四者，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。言人若無此，則不得謂之人，所以明其必有也。

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。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端，宜作耑。

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，情也。仁、義、禮、智，性也。心，統性情者也。端，緒也。因其情之發，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，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。

「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者也。謂其君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。

四體，四肢，人之所必有者也。自謂不能者，物欲蔽之耳。

「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。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火然⿱炏犬宜之火，❶今俗加从火作燃，謬。

擴，推廣之意。充，滿也。四端在我，隨處

❶「火然⿱炏犬宜之火」，疑當作「火然之然，宜作⿱炏犬」，文意方明。

發見。知皆即此推廣，而充滿其本然之量，則其日新又新，將有不能自已者矣。能由此而遂充之，則四海雖遠，亦吾度内，無難保者。不能充之，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。

此章所論人之性情，心之體用，本然全具，而各有條理如此。學者於此，反求默識而擴充之，則天之所以與我者，可以無不盡矣。程子曰：「人皆有是心，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。不能然者，皆自棄也。然其充與不充，亦在我而已矣。」又曰：「四端不言信者，既有誠心爲四端，則信在其中矣。」愚按：四端之信，猶五行之土，無定位，無成名，無專氣，而水、火、金、木，無不待是以生者。故土於四行無不在，於四時則寄王焉。其理亦猶是也。

訓義孟子曰，世主無不有可治天下、保四海之資，而規規然狹小於功利之中，其臣又爲王道高遠難行之説以蔽錮之，是其良心之不容昧者未嘗不時一發見焉，而功利之術牿之反覆，則乍見而終隱。嗚呼！一心可以函萬理，一念可以周六合，仁不仁之分，在充不充而已。夫人之心，用焉而無不靈，施焉而無不順，我體之於上天生人之理，而静詧於夫人必動之幾，豈不皆有不忍人之心哉？我與人而皆人也，己所不可忍，即人所不能忍者也。割棄斯民之生死，漠然不恤，皆利欲逞而[illegible]其心之不安。若其人憂而不能忍其憤歎、人樂而不能忍其欣説之本心，則匹夫匹婦有之，帝王亦有之，堯、舜、湯、武有之，桀、紂亦有之，而奚容自昧乎？然而其心然，而其政不然，則將疑心之起滅於一念，而無可與人同憂、與人同樂之條理哉？而不觀夫先王乎？先王不忍人之心，亦猶夫

人之心也。乃既有此心，則不忍不與人同憂者，❶即有所以遠人之憂者，不忍不與人同樂者，❷即有所以遂人之樂者。好者聚之而已原不勞，惡者勿施而已原不損。而教養之綱紀，順此一念而無不有條理之可循也。然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，人一也，不容忍者一也。可以全一人者，即可以全天下。盡吾所不可忍，而吾心之安，即天下之情皆得。因人而治，因時而治，皆此心無所缺之條緒，即天下無所難之治理也，❸不猶運之掌上乎？甚哉！此人人皆有之心，即天下治平之理，詧識之而豈其遠哉？乃今之言政者曰，世主之德，不先王若也。先王之心，惟天授之獨得，而謂人皆有之，將疑吾言之過許斯人而厚望之耳。乃吾斷然於人欲横行、天理澌滅之餘，而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，豈信在我之心而不曲體天下氣質之不齊乎？天之命人，此心也，未知天者不易語也。人之存之而全有之者，此心也，未能存養者，不易測也。今且就夫人而言之，奚必問其心之存去何如哉？但猶是人耳，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前之未嘗擬一阽危之象，後之或不能善其拯救之術。而當斯時，則皆有怵然而驚、惕然而懼、惻然而動、隱然而悲之心矣。此心也，發於不及覺，不知其所從來，動於不自持，盡忘乎其有他念。夫人之心一轉念而其出也異，則有恩怨毁譽之情焉。乃試反而詧人之此心，謂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而市恩乎？

❶「人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❷「人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❸「之治」，原誤作「治之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非也。謂以要救人之譽於鄉黨朋友乎？非也。謂惡殘忍之惡名而避之乎？❶非也。任其然而不得不然，有其必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夫人試反而思之，人皆有之而已獨無乎？已既有之而謂人之或不有乎？❷天理見於初幾而人心效其必動，有如是乎？則由是觀之，而人之爲人，心之爲人之心，類可推矣。艸木有氣而無情，禽獸有情而無理，兼情與理而合爲一致，乃成乎人之生。故遇物之危而惻然動，見人之哀而隱然恤，雖殘忍習成，而當可惻可隱之時，則心必動，如其悍然而恝忘之，則必非人而後然矣。於己有可媿而羞之，見人有不善而惡之，雖廉恥道喪，而於可羞可惡之時，則心必動，如其坦然而忽忘之，則必非人而後然也。得非所有，不容已於辭。人不可陵，不容已於讓。雖驕盈氣盛，而當必辤必讓之際，則心爲之動，如其傲然而安之，必非人而後然矣。理所同是，不可以爲非。理所必非，不可以爲是。雖私利相蒙，而當一是一非之著，不覺而動，如其冥然而莫覺，則必非人而後然矣。賢者全此心，而不肖者亦不昧。後念失此心，而前念必不迷也。孰有終身而無一日之明、終日而無一念之發者乎？是何也？天命之爲人，而仁義禮智早在性中，牿亡之餘，❸不能盡喪，因感而發者，仁義禮智之本體於此見端也。夫仁之全體大矣，以偏民物而施其愛，而其不忍之心，即此偶露之惻隱，無異心也。義之全體精

❶ 下「之」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 「人之」下，原衍「君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❸ 「牿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梏」，當是。

矣，以制事物而無不宜，而其不爲之心，即此乍然之羞惡，無異心也。吾性之禮，節文無不具焉，而不僭之則，即此不容已之辭讓之心也。吾性之智，物理無不詧焉，而不昧之明，即此不可誣之是非之心也。全其心之體者，大用即此而流行。則先王不忍人之政，由其不忍人之心，❶而不忍不宜，不忍不中，不忍不別，經緯萬變而咸因於一念。乃失其心而不能存者，其不忍爲其所不爲，受其所不可受，誣其所不可誣，亦忽遇所感於計較不起、思慮不及之際而見其端。此端也，以全體注於一念，而一念即其全體。然則於以推行仁義禮智之實，豈有不能者哉？則其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是四體，而在手能持，在足能行，皆不待於體之外而別求用也。四體有彊弱，而無不可持、不可行之體。❷四端有偏全，而無不可愛、不可宜、不可履、不可辨之心。乃今之人君，雖其無有仁義禮智之成能，而乍然之頃，豈無此四端也？於四端既自有之，乃曰仁義禮智之以運天下於掌者，非我能也。高者以功利爲己能，卑者以嗜慾爲己能，豈非自賊者乎？其臣亦曰吾君所能者，功利而已矣。不然，則偷安以遂其所欲而已矣。君有其天良，而我摧折其生理，豈非賊其君者乎？如其因此念而求之，而其心之不可遏以行乎政之不可廢者，將何如哉？如使凡有四端於我者，因其必發之幾，而自詧識其心之何以生，因以知其心之不可止，而爲臣者又能迎其幾以使之自求而自得焉。於是而

❶「人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「不可行」上，原衍「無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知一念之如是，則他念之必不能不如是。一事之可能，則事事之無不可能。此不可忍也，孰可忍也？此不可爲也，孰可爲也？此不可争也，孰可争也？此不可不辨也，孰可不辨也？擴其現在之心，以仁心而得仁術，覺經權常變，❶皆有可自遂之本心。充其未生之心，以萬理而生一心，覺天地民物，皆無不可通之心理。信能然矣。斯時也，發而不可復禁，順而無能相禦，火之始燃，泉之始達，鬱者散而滯者通，及於一家，及於一國，及於天下，不忍之心熾盛周流，良自樂也。心之所莫息，即政之所必行，仁義禮智之大用日新而益廣，豈有涯哉？天下運掌，而孰曰不能乎？故止此一心也，其量本充，而能充者存乎人耳，則保四海者無不足也。四海雖大，其人雖衆，不忍其失養而養之，不忍其失教而教之，止此不忍之心滿於其量而已矣。乃有此心矣，無不可充，而私欲蔽之，邪説亂之，止於此而已矣。則勿論天下也，即以事父母，而在心之愛且或奪之而不行，一事之孝且又繼之以不順。不足以事父母，豈其不能哉？所不爲耳。夫人即不肖，亦孰無事父母之誠，忽動而不可已者？然而足事者不多得。則以此思之，仁民愛物而以義、禮、智盡其用，亦孰無此可能之端？狹小於功利之中，蔽錮於嗜慾之内，而上下相諉曰不能。故不能之説，以賊天下而有餘。此章前後俱自貫。以「不忍人之心」句推開説，不頂先王人君上講，中間推開印證耳。俗講全不相運掌，且是做得去，不曾説效。「所以謂」

❶「覺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三字有情。❶

孟子曰：「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？矢人惟恐不傷人，函人惟恐傷人。巫、匠亦然。故術不可不慎也。函，讀如含，俗寫作凾，非。

函，甲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。巫者爲人祈祝，利人之生。匠者作爲棺椁，利人之死。椁，本作槨。

「孔子曰：『里仁爲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智？』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禦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爵，本作[illegible]，俗从时，省譌。

里有仁厚之俗者，猶以爲美。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，安得爲智乎？此孔子之言也。仁、義、禮、智，皆天所與之良貴。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，得之最先，而兼統四者，所謂元者善之長也，故曰尊爵。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，有天理自然之安，無人欲陷溺之危。人當常在其中，而不可須臾離者也，故曰安宅。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，以爲仁道之大如此，而自不爲之，豈非不智之甚乎？

「不仁、不智，無禮、無義，人役也。人役而恥爲役，由弓人而恥爲弓、矢人而恥爲矢也。由，當作猶，傳寫之譌。

以不仁，故不智。不智，故不知禮義之所在。

「如恥之，莫如爲仁。

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，使志於仁也。不言智、禮、義者，仁該全體，能爲仁，則三者在其中矣。

「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後發。發而不中，不

❶ 「此章前後俱自人君上講」一節，衡陽殘鈔本屬小字注，且無「以不忍人之心」以下三十二字。

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」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

訓義 孟子曰，人之有心也，而術生焉。乃術生於心，而還以生心，善惡各成其條緒。習之不已，而其中之條條緒緒日以著，而樂爲之不捨，則心亦專移於此而盡忘其他。此非心之咎也明甚，而天下舉歸其咎於心，不已過乎？夫人心之本體，自有其至安而必處者，迨其牿亡之餘，❶則又有慙媿而不能自安者。能不失其天良者，於此求之而已矣。自其本心而言之，人之所以爲人者，仁而已矣。迨其後而仁不仁分焉，今夫矢人，孰能謂其所爲者非不仁之器乎？而從其心以覈之，非有所忮害而欲殺其人也。則以視函人之所爲以衞人之生者，又豈有別哉？各習其事、各盡其能而已矣。然及其爲之也，則專心致志以爲之，心亦盡於所爲之中矣。矢人則惟恐不傷人，非其所傷者所欲必殺也，而精之又精，求一念之欲人生而寬之者無有也。函人則惟恐傷人，非其所欲不傷者所欲必生也，而密之又密，求一念之聽人死而不卹者無有也。此其得失不在心，而心從乎其所爲。天下事之類有然者多矣。巫豈必仁哉？而惟恐人之不生。匠豈必不仁哉？而唯恐人之不死。所爲在此而所利在此，又豈矢人與匠之獨利而函人與巫之獨不利乎？術使之然耳。故心可任其固然，而術者千塗萬派之分，兩端而止。義利也，生殺也，君子小人也。志至之，知從此入之，力從此用之，師授之，友輔之，熟其肯綮者自不容已於中廢，乃仁不仁背

❶「牿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梏」，當是。

不馳，而終不相雜，愼之於其始而已矣。不愼，則本非殘忍之心，而成乎賊害者迷而不復。天下之爲刑名，爲耕戰，爲縱横，爲無父無君之教，皆矢、匠之屬也，可不愼乎？夫愼之之術無他。是非之心不昧，則擇善之識必明，亦因吾心固有之智而已矣。故孔子曰，擇居者以里有仁厚之俗爲美。身且以仁而安，而況心乎？若擇所以用此心者，而處於不仁之術，斯人也，雖利害精，而焉得謂之智也？以孔子之言思之，擇處之必審，豈有難辨之得失哉？誠擇焉，而仁之當處也明矣。夫仁，豈非天之尊爵乎？天以大生之理生萬物，統萬物而爲其父母，乃即以此理授之於人，而使撫倫類以爲之君長，何尊如之？人能居之而宅豈不安乎？天下至凶至危之塗，皆始於嗜殺之一念，而慈和者物之所不爭，矜育者物之所不忍害，何安如之？人之擇術，抑求其尊以安者而已矣。仁道甚易，爲之由己，誰禦之而使不仁乎？則惟一是一非之塗顯陳於前，而偶一念之狃趨，盡忘其得失之明辨，不智乃以成乎不仁。仁函於心，而智因術而始見。故君子清心以無蔽其本體之明，而明斷以晉夫流俗之好尚，惟其智而已矣。夫智不智決於初念之明昧，❶而仁不仁遂成末流之習尚。然則一不智而此心遂終迷而不可復乎？又非然也。迨其後而仁之在人心未嘗無發見之萌者，其幾亦可乘之，而速改於其術，吾安能無望焉？由不智而陷於不仁；所知者不仁之謀也，所爲者唯恐或仁之事

❶「昧」字至「不容不辨也」凡六百四十一字，原作「以下闕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也。則自此以往，尊卑愈失其辨，安危愈昧其理，益不智矣。於是而出之必迷其序而倫物斁，無禮矣。處之必違其宜而事理乖，無義矣。斯人也既已自絕於君子之塗，則必入於細人之類，有才而但以效奔走，有辨而但以供談笑，榮辱聽命於人而莫能自主，爲人役而已矣。斯時羞惡之心有不容已者。驕人於白晝，而難忍於清夜，安能無恥乎？而術已成矣，品已定矣，求免於役而不得矣。殆猶夫弓人、矢人，各精其藝，各司其職，雖或念及弓矢爲不仁之器而恥以殺人者自食其利，庸可得乎？雖然，亦其恥心甫動而旋隱，不能真知其不可而引愧於不忘也。如其誠恥之矣，則人心未絕，天理未亡，舍其謀利計巧之術，而修含弘慈吉之事，進則見其容保天下之功，退不失其萬物一體之實，則亦何至僕僕然爲時君之所驅使、末俗之所顛倒，而爲人役哉？此在一念之亟反，而仁不仁之相去即已殊塗分馳，而不遠之復終無悔矣，是其舍不仁之術而爲仁也。如射也，高下偏正，分於毫釐，而差以尋丈也。正己而己未正，己而不敢發也，擇之精也。其己未正而發之，失至於不中也。有勝己者不怨焉，以不勝爲恥，則以改前之失者爲圖，反求諸己而一出於正，豈其遠乎？故人役之可恥，何以見君子而厭然？何以遇仁者而不勝？乘此不自安之心，以亟改其術，夫人豈果有終於不仁者哉？夫人豈固有不仁之心哉？一失其術而心爲之迷，一知所恥而心即可用。心可用，而術自無難擇也。始之無必喪之心，終之有可求之心。故今之爲殘忍刻薄、賊民而無君父者，無不可使歸於仁。而習俗淫

溺，道術多岐，其爲害最烈，君子不容不辨也。

孟子曰：「子路，人告之以有過，則喜。

喜其得聞而改之，其勇於自修如此。周子曰：「仲由喜聞過，令名無窮焉。今人有過，不喜人規，如諱疾而忌醫，寧滅其身而無悟也。噫！」程子曰：「子路，人告之以有過則喜，亦可謂百世之師矣。」

「禹聞善言，則拜。

《書》曰：「禹拜昌言。」蓋不待有過，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。

「大舜有大焉，善與人同。舍己從人，樂取於人以爲善。

言舜之所爲，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。善與人同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。己未善，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。人有善，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。此善與人同之目也。

「自耕、稼、陶、漁，以至爲帝，無非取於人者。

舜之側微，耕於歷山，陶於河濱，漁於雷澤。

「取諸人以爲善，是與人爲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。」

與，猶許也，助也。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，則彼益勸於爲善矣，是我助其爲善也。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，君子之善，孰大於此？　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，初無彼此之閒。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，在己者有以及於人。

訓義❶孟子曰，君子之善，所以成己也。而成己之至，即所以成物。於成己而見其樂善之誠，於成物而見其用善之大。要之，己之善必資乎物之善，而物之善亦

❶ 此節訓義，原作「闕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即善之在物以善之，其不恃己之長以自用而用物，則一也。夫誠能集天下之善以爲善，推而廣之，又焉有窮哉？此其道，古之君子無有不用之者。其在子路，則苟有過焉，人告之則喜。過生於不及知，而人知之。子路以爲非人知之而己不自知也。使我能聞所未聞以遷善者，人也。其喜也，樂善之誠也。其在大禹，則聞人之以善言進者，拜而受之。己雖無不善，而善不盡于己。禹以爲善非己所可盡，而人能盡之。使我能知此之爲善而後更有善者，人之言也。其拜也，樂善之誠至矣。喜聞過，則過日遠而善日進。拜善言，則言日進而善日弘。賢者有過，而能不終於過。聖人既善，而益成其無間之善。皆資人以成己而己成也。而其在大舜，則更有大焉。有過則喜於告，無過則無不自是之見，善有窮也。聞善而拜，未聞則且用己之善，善未公也。故皆能以物之善善己，而善終於己。舜於此其見善也廣矣，其用善也弘矣，大無以加矣，蓋善與人同者也。舜知善者，天下之公是也。我能及之，人亦能及之。我能行之，人亦能行之。期於善而已，而何弗同焉？唯其同善於人，而忘夫資人以益己之心也。故於事理之至，不先以己之聰明聖智，度理之所當然而信之，且以無思無慮之虛衷，聽衆論之各言其是。無先定之衷，則言者無擇，而所行者皆從人也。於是而問察之已盡，兩端之可執，則於其善者樂取而爲之。人之有善，欣然於善之可爲，而更欣然於人之得善。其以修之於身者，明著於人曰，此某之所以益我者，而我特從之也。其以被之於

物者，正告於人曰，此某之所以詔我，而使我行者也。故自耕、稼、陶、漁，以善在躬之德，以至於帝，而善萬方之治，皆己無先設之善，而取於人者也。玄德日以積而高深，至治以宜物而廣大，其盡善之量以成己，有如此者。而不但然也。天下以善在聖人，而非己所得與，則人且因之以自阻。天下即以爲己之有善，特以資聖人之廣大，而行之者終在聖人之成能，則人雖有所動，而終有所疑。若取諸人以爲善，則聖人無善也，而善皆人之善也。由是而自知自信曰，凡聖人之所以成其聖德而著聖功者，皆我之所行、我之所言也。人人自信其爲聖人之徒，而自勉於善也無已，非與人爲善乎？與人爲善，而成己者在是，成物者在是，舜之所以爲大，不在是乎？故君子之道，以至善爲歸，以萬物爲一。己必求夫善之流行於天下，而刑賞不用，風俗咸淳，則惟以在己之至虛至公，獎天下以日進於善之一塗，五品不教而自遜，庶事不勞而自康，亦孰有大於此者哉？乃學者未至於此，則惟先去其怙過自是之心，進之求善無窮之志，盡其誠於樂善，而推而廣之，則與大舜成物之功能同其大。成物乃成己之至，而成己爲成物之本，此君子之道所自入也，可不務哉？

孟子曰：「伯夷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，不立於惡人之朝，不與惡人言。立於惡人之朝，與惡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。推惡惡之心，思與鄉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將浼焉。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。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朝，讀如潮。上「惡」，去聲，下如字讀。浼，莫罪反。

塗，泥也。鄉人，鄉里之常人也。望望，去而不顧之貌。浼，汙也。屑，趙氏曰：「潔也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動作切切也。」不屑就，言不以就之爲潔，而切切於是也。已，語助辭。

「柳下惠，不羞汙君，不卑小官。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。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。故曰：『爾爲爾，我爲我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？』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，援而止之而止。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」佚，音逸。袒，本作但。裼，音錫。裸，魯果反。裎，音程。「焉能」之「焉」，於虔反。

柳下惠，魯大夫展禽，居柳下而謚惠也。不隱賢，不枉道也。遺佚，放棄也。阨，困也。憫，憂也。「爾爲爾」至「焉能浼我哉」，惠之言也。袒裼，露臂也。裸裎，露身也。由由，自得之貌。偕，並處也。不自失，不失其正也。援而止之而止者，言欲去而可留也。

孟子曰：「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與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」

隘，狹窄也。不恭，簡慢也。夷、惠之行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，然既有所偏，則不能無獘，故不可由也。

訓義 ❶學者之尚論古人，其道不一。就古人而論古人，則行苟造乎其極，皆必推之爲聖。以古人而爲己之效法。則雖行造其極，而不敢效之以爲君子。就末俗之頑懦鄙薄者而言之，則有可風動乎百世者，信其爲百世之師。自吾所擇善慎修者而言之，則於以進德而爲君子者，必辨乎君子所由入德之門。故孟子推伯夷、柳下惠

❶ 此節訓義，原作「闕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爲聖，而至此則明其不可學而已不與同道之由，先述其遺行，以俟論定曰，伯夷、柳下惠之風尚矣，取其事而備言之，其行可征也，其立心之定、居心之安可知也，則所以成乎其道，而後之人有可師，而亦未可盡師者，又可推也。以伯夷言之，義所不正，道所不合，則見爲非我君也而不事。志所不同，德所不合，則見爲非我友也而不友。若君而惡矣，不但不仕也，雖欲一造其朝而必不往。人而惡矣，不但不友也，雖欲一與之言而必不應。其去之唯恐不速，絶之唯恐不甚。偶一不謀或立於其朝，而與之言，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泥塗緇炭之中，容爲之變而心爲之驚，不能以俄頃安也。其惡惡也如此，則推其心，一物之惡、一事之惡不能忍也。乃至思與鄉人立，其冠不正，亦鄉人之常耳，而

望望焉去之，若將浼焉。在己者純乎莊恪嚴威，而不能受一物之狎，所必然也。是故其出亡在外，而當時慕其賢，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，其樂善之誠非不可取，而彼以爲其善與惡未可必，受之而無能遠焉，不受也。其不受也者，豈徒自以爲高尚哉？蓋見一己之是，而知天下之皆非。疾俗已甚，而見辭命之爲末，有所不屑也。以柳下惠言之，所事者汙君也，屈節而事之，非羞焉。所爲者小官也，降志而安之，弗卑焉。賢不見知，而不論其知不知，不以其弗能容也而隱之。道不可伸，而不恤其伸不伸，不以其不可與謀也而必用焉。由是而遺佚矣。以爲吾自不能顯於世也而弗怨。遺佚之久而阨窮矣，以爲世自不能安我也而不憫。故其言曰，爾自爲爾，吾弗能使爾之不爲爾

也。我自爲我，豈因有爾而損我乎？禮不能喻群愚以所不知，法不能禁群不肖以所不行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亦爾自爲爾而已矣，焉能浼我哉？故非君之君，非友之友，不可與處之鄉，而由由然心不爲之動，與之偕而吾自行吾志焉，不自失也。當其時三黜矣，可去矣。或有以姑留之説援而止之而遂止。夫其援而即止者，豈可見爲可止哉？以爲汙君末俗，初不足與較是非、辨榮辱，若見爲可去，則猶與之争得失可否，而已固不屑也。孟子既據所聞以述其遺行如此，乃進論曰，夷、惠之行如此，其不相謀而各極其至也。就夷、惠以論夷、惠，表裏一也，始終一也，志無有不遂，行無有不成者。而就君子大公至正之理以論夷、惠，而更就君子立心制行以立作聖之基而擇善以從者言之，則伯夷隘矣，於己既無覆載之弘，於物亦無曲成之化。柳下惠不恭矣，於物既有狎玩之心，於己亦失莊嚴之度。伯夷欲全其心之清，乃由乎其道，遂專精竭情以趨於孤高而爲隘。柳下惠欲養其心之和，乃由乎其道，遂率意安心而趨於簡忽而爲不恭。然則執一端之善，極而至之，非隘則必不恭，非不恭則必隘。君子酌乎理之大公以宅身，而審其德之至正以宅心，所學者不在是，所尚者不在是。雖知其可以起頑懦而化鄙薄，而我之自命則無待聞風而興起，而豈循其心迹以從事也哉？由其隘，雖至於夷，而猶不能全萬物一體之仁，而況乎其並不能爲夷而徒自絶於世。由其不恭，雖至於惠，而猶不能盡吾正己正物之大，而況乎其且不能爲惠而且同於俗。擇善必

精，而執德必弘，君子知所由矣。尚論之與躬行不可一概論，而風百世之與立道統尤不可以一概論也，如斯矣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二十五終

四書訓義卷二十六　孟子卷四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公孫丑章句下

凡十四章。自第二章以下，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。

孟子曰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

天時，謂時日支干、孤虛王相之屬也。地利，險阻、城池之固也。人和，得民心之和也。

「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環而攻之而不勝。夫環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時者矣，然而不勝者，是天時不如地利也。郭，當作亭。

三里，七里，城郭之小者。郭，外城。環，圍也。言四面攻圍，曠日持久，必有值天時之善者。

「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堅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池，本作沱。粟，本作㮚。

革，甲也。粟，穀也。委，棄也。言不得民心，民不爲守也。

「故曰：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親戚畔之。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。

域，界限也。

「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。」

言不戰則已，戰則必勝。尹氏曰：「言得天下者，凡以得民心而已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諸侯之失道，言兵者亂之也。

以爲戰而能勝，則可以威服天下，而何用此迂遠難行之道爲哉？乃戰不息，而勝不可必。詭勝詭敗，以自趨於危亡。不知王者之師，有征無戰。即以戰言，又豈違道而有常勝之理乎？則吾且與之言兵。今之言兵者有二：曰天時，曰地利。而君子之以道得民者，則曰人和。人和非以戰也，乃即以之與天時地利較勝於戰，而得失之數有不曉然者哉？孤虛衰王，觀星占氣，皆以人之小慧測天，而非天無心之化必然者也。較而論之，不如地利之爲攻爲守，有便有不便之成形矣。❶乃地利可乘而不可乘也，以人用地，非以地而用人。進退勇怯，地能爭利於俄頃，而得失無定理，不如人和之無所往而不同心戮力者，明矣。此其明明不相如之情形，亦嘗取成敗已然之迹而驗之乎？不有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有可守之地利，❷而環而攻之乎？乃守者終固，攻者終潰，曠日持久之中，以天時言，必有福德在我而刑害在彼之日矣。然而終不能勝者，則以城郭爲可據之形，勞逸俛仰之勢殊，非如天時之說有其窺測之言而無實也。❸天時不如地利，不亦較著乎？地利實而天時虛，其得失且然，況人和哉？夫不有城非不高者乎，我可憑以俛擊也，池非不深者乎，敵難薄而相迫也。藉以守險而禦敵者存乎兵革，乃革非不堅緻，而兵非不犀利矣。有險可據而持久者存乎食，乃米粟又非不積之多矣。然而敵一至則委而去之，曾不能

❶ 下「有」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 「利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❸ 「如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食其米粟，用其兵革，嬰城池以一戰者，亦往往而有，則何也？惟上下離心，而浮言煽動於前，渙散終不可止，則惟人心不和之故。地利不如人和，不益較著乎？由此言之，天時勿論矣，地利可恃而終不可恃。欲操常勝之術，而但倚山河之固，此亡國喪師之所以積也。故語有之曰：封疆之界所以域民，而使民之終不離叛者不在此也。禁之而不戢，有不禁而自安者也。山谿之險所以固國，而使民之共保吾國者不在此也。有險者或亡，而無險者固存也。兵革之利所以威天下，而使吾民之勢盛而敵不敢輕者不在此也。如林者倒戈，而制梃者可撻也。人和之有聚而無散，有安而無危，有勇而無怯，明矣。乃所以不恃彼而恃此者，將何以致之哉？道而已矣。民有民之道，恒產與恒心相因而有。君有君之道，善政與善教漸進而深。好戰樂殺者不得，而型仁講讓者得之也。得之焉，則人切元后父母之戴，而助之者多。失之焉，則人有怨咨離叛之心，而助之者寡。其助寡乎，則衆志一搖，雖親戚亦革面以全生，而降畔不可止。誠多助矣，則仁聲遠播，將天下皆棄主以歸附，而咸順無逆。於是而興伐罪弔民之師焉。吾所用者，天下之所順也，不期而會者盡乎五服。所攻者，親戚之所畔也，聞風而附者在其宗臣。故君子之師，兵臨而瓦解。以順人心之勢，成其不嗜殺之心，不戰而敵自服，自古然矣。或其黨邪醜正之有徒，不度德量力，而與我戰乎，衆勢合而勇自增，桓桓赳赳之氣不可當也，其勝必矣。然則盡言兵者之説，終不能如君子固結人心之本術，情勢之一定而不易者。乃

好戰樂殺之徒猶曰，君子之道非可以制勝，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爭戰之世，乃指天畫地，以社稷生民供其邪說，不亦深可惡哉？

孟子將朝王，王使人來曰：「寡人如就見者也，有寒疾，不可以風。朝將視朝，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朝。」朝，本作翰，章內「朝」並直遥切，惟「朝將」之「朝」如字讀。幸，本作㚔，今作幸，俗譌。造，七到切，下同。

王，齊王也。孟子本將朝王，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，故孟子亦以疾辭也。

明日，出弔於東郭氏。公孫丑曰：「昔者辭以病，今日弔，或者不可乎？」曰：「昔者疾，今日愈，如之何不弔？」郭，本作𩫏，本齊附庸國也，今省作郭，非。

東郭氏，齊大夫家也。昔者，昨日也。或者，疑辭。辭疾而出弔，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。

王使人問疾，醫來。孟仲子對曰：「昔者有王命，有采薪之憂，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趨造於朝，我不識能至否乎？」使數人要於路，曰：「請必無歸，而造於朝。」憂，宜作𢝊。

孟仲子，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，學於孟子者也。采薪之憂，言病不能采薪，謙辭也。仲子權辭以對，又使人要孟子，令勿歸而造朝，以實己言。

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。景子曰：「內則父子，外則君臣，人之大倫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。丑見王之敬子也，未見所以敬王也。」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！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，豈以仁義爲不美也？其心曰『是何足與言仁義也』云爾，則不敬莫大乎是。我非堯、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，故齊人莫如我

敬王也。」惡，讀平聲，下同。前，本作歬。

景丑氏，齊大夫家也。景子，景丑也。惡，歎辭也。景丑所言，敬之小者也。孟子所言，敬之大者也。

景子曰：「否，非此之謂也。《禮》曰：『父召，無諾。君命召，不俟駕。』固將朝也，聞王命而遂不果，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。」俟，本作竢，從亻亦通，今寫从亻，誤。

《禮》曰：「父命呼，唯而不諾。」又曰：「君命召，在官不俟屨，在外不俟車。」言孟子本欲朝王，而聞命中止，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。

曰：「豈謂是與？曾子曰：『晉、楚之富，不可及也。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。彼以其爵，我以吾義。吾何慊乎哉？』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？是或一道也。天下有達尊三：爵一，齒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鄉黨莫如齒，輔世長民莫如德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？與，讀平聲。慊，口簟反。長，讀上聲。

慊，恨也，少也。或作嗛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。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，其爲快、爲足、爲恨、爲少，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。孟子言我之意，非如景子之所言者。因引曾子之言，而云夫此豈是不義，而曾子肯以爲言，是或别有一種道理也。達，通也。蓋通天下之所尊，有此三者。曾子之説，蓋以德言之也。今齊王但有爵耳，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？

「故將大有爲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。欲有謀焉，則就之。其尊德樂道，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。

大有爲之君，大有作爲，非常之君也。

程子曰：「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，非欲自爲尊大也，爲是故耳。」

「故湯之於伊尹，學焉而後臣之，故不勞而王。桓公之於管仲，學焉而後臣之，故不勞而霸。

先從受學，師之也。後以爲臣，任之也。

「今天下地醜德齊，莫能相尚，無他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

醜，類也。尚，過也。所教，謂聽從於己，可役使者也。所受教，謂己之所從學者也。

「湯之於伊尹，桓公之於管仲，則不敢召。管仲且猶不可召，而況不爲管仲者乎？」

不爲管仲，孟子自謂也。范氏曰：「孟子之於齊，處賓師之位，非當仕有官職者，故其言如此。」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，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，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。

訓義當分争之際，而欲成圖王之大業，其失之也，恒以其主之驕也。君既自習於驕而士復諂上以成其驕，於是背道棄德，皆惟殉其君之所好而莫之違，未有可成者也。君無不敢之心，則不足以承靡諶之天命。士無不可之志，則不足以伸獨是之大謀。乃士無其不可者，而君遂忘乎其所不敢。此無他，惟爲士者上以其君爲不足深言，而内求諸己，無道之可行、德之可據也。孟子思大用齊以安天下，其與齊廷之臣，志異道殊，則所以自處之禮亦殊。此其深心卓識，齊君不知，齊臣不知，即及門之士、兄弟之閒亦不能知。而孟子獨以其不可者，欲動齊王不敢之心，以抑其驕，而使遂志於道德，故遊於羣不相知之中，不得不詳辯焉。孟子以客卿之禮不與趨朝之常數，而將朝王必有關於興亡之大故，

而恐王謀不及此，欲告之也。乃王亦知請教於孟子矣，而習於可召之臣，不知驕之非道，乃使人來曰，寡人如就見者也，❶則以有寒疾，不可以風，而不能矣。詰朝將視朝焉，如夫子惠而顧我，則可得見也。不識可乎？辭之遜也，亦孟子不可屈之氣象有以逡抑其驕者使然，❷而其心之驕不可奪也。孟子於是不待躊躇，直詞以對曰，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朝。一如其來言之詞，見吾之不可者與王相亢而無容下也。乃王之稱疾，託詞也，則亦可知孟子之稱疾，亦必託詞也，於是而思孟子之不可召者何故，則驕氣懲而促駕以來。孟子之待王也厚，而望之切矣。至於明日而王未至，則其不悟也可知，乃出弔於東郭氏，使王聞而知其無疾也。公孫丑不足以知此，乃曰，昔者辭以疾，夫子或有意焉，然不可不存一周旋委曲之意。而今日弔，無乃不可乎？孟子以其不能體吾深心，未可告也，則應之曰，昔者疾，疾自疾也，昔者自有昔者之道也。❸今日愈，愈則愈矣，❹今日自行今日之事也。吾何所慊焉，而不弔乎？乃王則習見夫士之可召，而不疑孟子之不可，信爲果疾，而使人問疾，且醫來焉。獨不思王之寒疾，待人之問而需醫乎？何己可挾詐以驕，而孟子之必果疾而後可辭也？孟仲子見孟子之不在，而若慙若懼，乃對曰，昔者有王命，適有采薪之憂。今病小愈，不敢自寧，而趨

❶「就見者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欲就見」。
❷「屈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「逡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稍」。
❸「昔者」至「道也」凡九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❹上「愈」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造於朝。以是爲可釋慙而掩過乎，乃使數人要於路曰，請必無歸，而造於朝。仲子，習家訓者也，而亦如是。千古不可屈之大義，一時必伸之素志，誰則知之？且使孟子而如仲子之意，遂中道而趨朝也，則前此之辭果詐也，果傲也。詐則必飾，而傲不可長也。而孟子之所以待王豈如是哉？此其爲意，丑且不知，仲子且不知，而王之不知可知也。然則所以革王之驕心而使遜志於道德，以成大業之深心，期王之厚而不自失其正者，將容已於大白乎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，可因景丑以喻王乎？而齊之臣果厚疑孟子之亢，而丑不能無言矣。景子以諂王求容之心，而託之於天性民彝，冀以折孟子曰，君子所必明者，莫大於倫。而倫有大焉者，內而子事父，外而臣事君，尊親一也。乃父子則主恩，而情重於禮。君臣則主敬，而禮重於情。父慈子，而子且愈不忍不篤其恩。君敬臣，則臣何得不隆其敬？乃丑見王之敬子也，盈廷之所不逮，而未見所以敬王，且有大駭於羣心者，何與？孟子曰，惡！曾是不敬而可行於君臣之際者乎？而我豈過自亢而忘敬也乎？謂我不敬，是何言也！子不明夫敬之義耳。敬者，藏於心而非飾之於外者也，有諸中而抑必形於事者也。敬之者，尊之也。而子謂我之不敬，以齊人爲敬乎？君道，仁義而已矣。成君之尊者，仁以育天下、義以正天下而已矣。以此奉之於君，則天下莫不尊親之美，皆吾所效於君者也。而齊人無有以與王言者。嗜好則供之，功利則謀之，夫亦猶是天良之未泯，豈以仁義爲不美乎？其心曰，王之所好者在是，所可

爲者在是，而至仁大義之言不足與深論也。則其以庸陋待王，而疾視其危而不救，不敬莫大焉？我則學之也有其不可欺之素，矢之也有其不可隱之誠，❶將使王居仁由義，而盡堯、舜之道。非此者，以爲負王恩禮之勤，而心有所不敢。則夙夜自矢，大庭無媿之忱，豈齊人之所能及哉？而子何謂我不敬邪？景子曰，以此爲敬王，藏於隱而可自託，豈敬也哉？勿亦欲自標榜以成一家之言，自高尚其事而已。我之謂子不敬者，實徵之人臣事君之禮，非此之謂也。《禮》曰，「父召，唯而不諾」，情之迫也；「君命召，不俟駕」，志之恪也。今子固將朝矣，非不欲見王而有所稱說，乃聞王命而遂不果，則立意以與王相亢，是與夫禮之所宜若不相似。非禮無以將敬，非敬則不能率禮，而何辭於不敬乎？

孟子曰，禮所云者，以君臣之分已定，而國家無事之日，命官分職，各有所司所宜趨之事，而豈我今日與王之謂與？夫我今者，合則進，離則退。所以願與王同事而不舍者，將何爲也？乃士之至於王廷者，以王之巍巍然據千乘之富，❷俟王之爵，奪其貧賤之守，而志懾神沮，有言而不敢陳，有道而不敢伸，以使王日見其尊，不期驕而自驕，成乎無所能爲之庸主耳。則請言君子之所守與王者之所尚乎。夫君子之所守，有其必不可者，非廢君臣之義也。曾子曰，晉、楚之富，不可及矣。不可及者，惡用淫吾意以思及之乎？乃彼以其富，而我之仁可以並育民物者何富如之？

❶「其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「乘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里」。

彼以其爵，而我之義直方不屈者何貴如之？我授自天，而彼得之人。吾行吾志焉，不失吾仁義，而不失吾貧賤，吾何所歉而唯奔趨恐後以受命哉？❶夫豈於君臣相敬之義有悖焉，而曾子乃昌言之不慙？則敬行於君臣之定分者一道，而義正於進退之先者又一道也。斯道也，天之秩也，即天下人心之同然而無不可達者也。故敬者，敬其所當尊之謂。而古今上下有必不可不尊者，無時而或屈，其理凡三：則爵其一也，以定分也。齒其一也，以明序也。德其一也，以尚賢也。是以天下之人莫敢不貴貴焉，莫敢不長長焉，莫敢不賢賢焉。而所以並行而分用者有三：在朝廷則莫如爵矣，臣主之分已定，率百爾以敬一人，莫之易矣。鄉黨則莫如齒矣，子弟之率唯謹，忘貴賤以事父兄，莫之易矣。至於世已衰而欲輔之以成久安長治之世，民無主而欲長之以合九州一統之民，則唯有德者可以任之。天屬以先知先覺之任，人待其己飢己溺之仁，君抑恃以成莅中國、撫四夷之業，望之重，則道不可得而輕，莫如德矣。則爵亦一尊耳，君以莅百職庶尹，而待榮待辱之士所必尊耳，惡得挾此以慢天顯之齒、帝簡之德哉？然則吾誠有其可尊者，而欲唯唯諾諾，辱吾德，以耆老之秊隨後進以奔趨，誠有其不可者也。夫士既誠有其不可，君知其不可，而不敢之心不容已於兢惕矣。夫王者之所尚，唯有其不敢者。故將大有爲之君，其大有爲，非小功小利之士所得與其規畫。而欲大有爲也，必且於天命未集、人心未

❶「歉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慊」，是。

一之先，預有以定其經綸。於其時，分職任功者有臣，奔走禦侮者有臣，下而奉命列班者有臣，此皆可以不俟駕之禮役之者也。而其所夙夜基命於宥密、坐論僉臨於萬國者，則尤有臣焉，此不在可召之列者也。坐而思之，起而欲行之，不決也，非此臣而莫能決也，則造廬以請命焉。其必如是者何也？德本尊也，而慢心一生，則視爲平易無奇之德，而權謀之術可與並驅。道本可樂也，而慢心一生，則視爲淡漠不可好之道，而嗜欲之興分其定志。尊之，而後體道以經天下者見爲不可易。樂之，而後進德以一王心者見爲無所㝹。奉教於君子，即奉君子之教以宰制萬物，而爲生民之主。苟不如是，則邪佞進而主術雜，其不可足與有爲，而賢者亦將如之何哉？夫臣則信可召也，禮非無謂也，而尊德樂道之主知君臣之分已定，則吾尊尊樂樂之志不可得而伸，❶故名爲臣也，而不敢遽臣之。執師弟之誼而往學焉，則崇齒貴德之道可與尊尊之禮並行而不悖。是故湯知此矣，於伊尹也學焉，無異執贄横經之禮也。及其天下已定，尹欲伸天子之尊，退而就乎臣列。湯之學已成，尹乃可安其分。故尹得以身任知覺，而湯惟奉教以行，其王不勞也。桓公猶行此矣，於管仲也學焉，無異函丈請益之文也。及其九合已成，仲乃受上卿之命，退而就乎臣列。公之學已畢，仲乃可謝其尊。故仲得以意展大匡，而桓惟受教以行，其霸不勞也。乃子所欲以臣子之常禮限不可召之臣者，徒見今天下士諂而君驕，有臣而無師，以

❶「尊尊樂樂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尊之樂之」。

爲禮固然耳。而今天下之君果何如邪？地皆千里，佹尊佹失而幅員相若。❶德皆庸主，以富以彊而功業無成，莫能相爲統一以定天下，豈其無相并之情、無可乘之勢哉？而其故非有他也。其爲臣者，君以爲然而然，君以爲否而否，則説其從己而好之。若能令聞其所未聞，見其所未見，謀其所不能謀，而如尹之可爲湯師、仲之可爲桓師者，則道德尊而志尚高，以其不可屈也，弗好之矣。若湯之於伊尹、桓公之於管仲，則異是也。聞其道而知己德之不若，與之謀而知己謀之不逮，唯恐其言之不悉而任之不力，兢兢然北面而師之，不敢召也。故驕心去而樂聞過，樂聞過而喜於從善，盈庭便佞之臣無敢閒也，皆君不敢之心有以一臣民百姓之心，而偕秉道以行也，❷是以不勞而霸王成也。此吾之所望於王者也，而敬王之實，蔑以加矣。且夫所受教者，不可召者也。所教者，可召者也。若管仲者，有取威定霸之才，而未聞輔世長民之德，然見諸侯之合離在我，四夷之攘卻在我，所假手於齊桓有國之資而惟吾爲者，一匡九合之事，可進可退，可生可死，而不可召。而況不爲管仲者，而由仁由義，有安齊以安天下之志，有進可綏萬方、退可傳萬世之道，而肯早自屈於未學之先，以就奔走在列之位乎？此吾之所以自守者也。子習見夫今天下君驕士慊之習，乃欲以禮責我，不亦過乎？嗚嘑！孟子之心所欲白其志以望王者如此其大，微喻之而不可，不得已

❶「尊」，啖柘山房本作「得」。

❷「偕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皆」。

而暘言之，亦已苦矣。君子之得大得行者，❶君有特達之知，而士大夫交相推敬，以將順其君之美，而同志之士能伸其意，以喻不知者而使知，則君子不自尊而尊自伸。乃王不知也，景丑輩不知也，門人子弟不知也，無怪乎其不足以行也。❷不得已而自言，亦以明其義於天下後世而已矣。

陳臻問曰：「前日於齊，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。於宋，餽七十鎰而受。於薛，餽五十鎰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則今日之受非也。今日之受是，則前日之不受非也。夫子必居一於此矣。」前，本作歬。居，當作凥。

陳臻，孟子弟子也。兼金，好金也，其價兼倍於常者。一百，百鎰也。

孟子曰：「皆是也。

皆適於義也。

「當在宋也，子將有遠行。行者必以贐，辭曰『餽贐』。予何爲不受？贐，徐刃反，本作賮，今作贐者，贅。

贐，送行者之禮也。

「當在薛也，予有戒心。辭曰『聞戒』。故爲兵餽之，予何爲不受？

時人有欲害孟子者，孟子設兵以戒備之。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，辭曰：「聞子之有戒心也。」

「若於齊，則未有處也。無處而餽之，是貨之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？」

無遠行、戒心之事，是未有所處也。取，猶致也。 尹氏曰：「言君子之辭受取予，唯當於理而已。」

❶ 下「得」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 「其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訓義君子之膺天下，歸於至是者而已。是與非原無定形，而其大別也則在義利。義者是之主，利者非之門也。義不繫於物之重輕，而在心之安否。名可安焉，實可安焉，義協於心，而成乎天下之至是。若見物而不見義，此天下所以汙君子者，而斷然去之久矣。義利之辨，莫切於取舍辭受。推之於進退存亡，亦此而已。此之謂集義。陳臻歷憶往事而問曰，辭受之閒，内不失己而外不絕物，豈有異道哉？乃夫子前日於齊，王餽兼金百鎰而不受，雖朝夕於其廷，情所不能卻，而辭之也固。已而至宋，餽七十鎰而受。已而過薛，餽五十鎰而受。雖旅寓於其國，交所未能深，而受之也不嫌。將主於辭乎，以明君子自立之清操，則前日之不受是，而今日之受有委曲之情焉，非矣。將主於受乎，以示天下和平而易近，則今日之受是，而前日之不受有孤畸之志焉，非矣。竊疑夫子之心居一於此。不然，同一諸侯，同一交際，而辭受無定衡，是非無定理，將使學者何所取法哉？孟子曰，君子於取舍之閒，❶吾心之定則立於不可易。物至而即審，事至而即決，不任意氣，不殉物情，而焉有不是者乎？正可於此審天下之無定理，而吾心之有定義也。當在宋也，予無固居於宋之心，❷將有遠行矣。行者之必以贐，所以致主人不忘去此之情也。而宋將命之辭曰「餽贐」。有辭矣，則義之所可將者矣，予何爲而必不受，以絕人無已之情乎？當在薛也，有不逞之難，而予有戒

❶「於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❷「無固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固無」，啖柘山房本作「無久」。

心。其將命之辭曰，聞夫子之戒，故爲防衞者芻糧之資而餽之。有辭矣，即義之所可致者矣，❶予何爲而不受，以絶人同患之情乎？此受而是，而理得焉，心安焉，義也，而非利也。若於齊，則居其國，立其廷，安處而從容，以與王大有所欲爲。若貨財，則已給矣。王之餽，無辭以處此也。無以處此而餽行焉，則所重在貨，而以爲貨可得君子之心矣。予於是怫然大不慊於予心，而自念曰，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者？欲以寵游士之道待君子，則是謂君子爲可取也。一見而逆於心，此義利之大防，不可以私情干者，而又豈有不是者乎？故曰皆是也。通天下以情，而守吾心之正，一介猶是也，萬鍾猶是也，得生失死猶是也，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猶是也。君子之以中心固有之義行乎天下，無入而不自得，❷義内焉耳。至是而無非，豈於外物而見成形之是非也乎？　時解有添入王不用孟子意，邪説也。然則用孟子，便可受無處之餽乎？

孟子之平陸，謂其大夫曰：「子之持戟戰之士，一日而三失伍，則去之否乎？」曰：「不待三。」戟，當作戟。

平陸，齊下邑也。大夫，邑宰也。戟，有枝兵也。士，戰士也。伍，行列也。去之，殺之也。

「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。凶季饑歲，子之民，老羸轉於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幾千人矣。」曰：「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。」然，當作嘫。散，當作㪔，今作散，省譌。幾，讀上聲。

❶「即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抑」。

❷「入而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子之失伍，言其失職，猶士之失伍也。距心，大夫名。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，非我所得專爲也。

曰：「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，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。求牧與芻而不得，則反諸其人乎？抑亦立而視其死與？」曰：「此則距心之罪也。」「死與」之「與」，讀平聲。

牧之，養之也。牧，牧地也。芻，艸也。孟子言若不得自專，何不致其事而去。

他日，見於王曰：「王之爲都者，臣知五人焉。知其罪者，惟孔距心。爲王誦之。」王曰：「此則寡人之罪也。」

爲都，治邑也。邑有先君之廟曰都。孔，大夫姓也。爲王誦其語，欲以風曉王也。

陳氏曰：「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，固足以興邦矣。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，豈非説而不繹、從而不改故邪？」

訓義 天爲民而立君，君爲民而置吏，其爲功爲罪，皆視民之憂樂生死而已。以此考衰世之君臣，其得罪於民多矣，而不自知也。君子游其國，不憚宛轉言之，以使自知之，而後有改之機焉。故孟子於齊之君臣責之深，而使之自不容於諱過。齊饑，君無發粟之典，邑大夫無請命之言，民之死亡，非但一平陸也。平陸大夫孔距心者，爲猶可語焉。孟子至其邑而謂之曰，明於功罪之實，則賞罰審，雖膺重刑，而不得不服也。今以職覈罪，以罪定法，有如子所屬執戟之士，當臨敵之際，一日而三離其伍，於法當誅也，而子必伸法以加罪乎？抑姑縱而聽其有士之名、無士之實乎？則對曰，士有伍，職守存焉。一失伍而去之，不容貸也，豈待三乎？孟子曰，職不可廢，而法不可骫。信如此也，則子

亦可反而自思矣。士有士之伍，子不有子之伍乎？王所命子以必治者，即子所守而不可廢。乃居其官者有日於兹，而猶夫平陸之無大夫也，非一日矣。夫子所受命以宰斯邑者，長民者也。民不幸而遇季之凶災，而成饑饉之歲，則所待以弛其力、薄其征、補其不足者，子也。而子之民，老羸不能去者，則轉於溝壑，壯而可去者，則就食而散之四方。子試簡民籍而稽之，凡幾千人乎？民之奉子者何心？王之任子者何事？有明王按法而議刑，子將何以自處乎？大夫曰，有其心者，距心也。而發政以救民者，非距心之所得爲。一言之而如不聞，再言之而罪且加矣。孟子曰，誠如此，而子遂無以自處乎？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。一受焉，而牛羊即其牛羊。爲之牧，則惟聽我之牧而後可受。牧地與芻，此非己專也，而可求也。求之而不得，誠主人之吝於恩乎，乃牧者於此亦將自計焉。授我以虛名，而禁我以實效，則反諸其人，而生死不在己之可謝過乎？抑委罪於求而不與者，遂立視其死與？子誠求矣，誠不得矣，平陸固非子之平陸，而或可以一去動王心，未可知也。即不然，而子亦可以免矣。於是距心知去就之在己，而尸禄之爲有咎也，曰，此則距心之罪也。距心知罪，則從此以往，殉君求容，而殃民之害，庶幾免矣。乃使爲邑者請矣，請不得而去矣，一吏去而一吏復受之，猶然視民之死，乃至賢者盡去，而不肖者猶充位而有餘，齊之民終無可生之日也，是不得不爲王告也。他日，見於王曰，王之爲都者，臣與相知聞者有五人焉。覈其功，攷其罪，於牧民之得失，五人無異

也，則臣所不知者，當亦無異也。乃貪位殘民，而不自知其爲法所不赦，知之者惟孔距心耳。有罪而不知，知之而不能改。王其如此爲都者何？於是述其告距心者，歷誦之而述之，言言皆誅距之心，❶即言言皆誅王之心也。王乃曰，此則寡人之罪也。歲之凶，民之死亡，大夫不告而不知，欲告而不敢，聽其尸位而不絀，賢者將去而不慙，王於是始知之乎？有罪而不容自昧，此齊王所以足用爲善也。知之而不能改，此齊王所以一暴十寒而終不可有爲也。而君子之言，其直而婉，一發於愛民事主之誠，則已盡矣。

孟子謂蚳鼃曰：「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，似也，爲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數月矣，未可以言與？」蚳，巨支反。鼃，當作畫，蛙也，本音烏蝸切，俗讀蚳作遲音，鼃讀洼音，皆譌。

蚳鼃，齊大夫也。靈丘，齊下邑。似也，言所爲近似有理。可以言，謂士師近王，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。

蚳鼃諫於王而不用，致爲臣而去。

致，猶還也。

齊人曰：「所以爲蚳鼃，則善矣。所以自爲，則吾不知也。」

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。

公都子以告。

公都子，孟子弟子也。

曰：「吾聞之也：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則去。有言責者，不得其言則去。我無官守，我無言責也，則吾進退，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？」

官守，以官爲守者。言責，以言爲責者。綽綽，寬貌。裕，寬意也。孟子居賓師之

❶「距」右，咬柘山房本有「心」字。

位，未嘗受祿，故其進退之際，寬裕如此。

尹氏曰：「進退久速，當於理而已。」

訓義 君子欲行道以安天下，而道未可行，則不忍恝去者，其至仁，而不可苟容者，其大義。故必出於可進可退之地，以安身而利用。乃所謂可進可退者，豈行藏不定而姑寄之浮沈之閒乎？道有大小，則進退之輕重出焉。君子以格君心爲道者也，人不足適，政不足閒，故不以一事之從違爲合離。而心之可格與否，非旦夕之效，自可從容以思所感通。而其終不可有爲，則異同之迹不顯，而其去也以禮，終不傷君子之交。是以立身於進退之閒，仕不受祿，而進退定之於心，因之於時，豈智效一官、志盡一職者之所可同哉？齊大夫有蚳鼃者，猶非尸位苟容之士也。其爲士師，不得其官，而孟子告之曰，仕於人國者，無虛貴也，子庶幾知之乎？辭靈丘而請士師，邑宰非卑也，士師非尊也，以能擇職而自效者。❶以遠而無以效忠，不如立王廷，而法有不伸，❷可因事以諫王之廢政刑也。乃今既數月矣，法之不合於理而不當於子之心者不少矣，未可以言與？聽不聽在王，而子亦可審子之自處矣。於是蚳鼃以其所執之法諫王，而王不用，於是致爲臣而去。蚳鼃之道固當然也。乃齊人不知孟子，而疑孟子之不用何以不去，乃議之曰，所以爲蚳鼃，則善矣。所以自爲，則吾不知也。斯言也，或庸人之見不及也，未可知。或小人之欲激孟子以去也，亦未可知。公都子以告，則未能測孟

❶「以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似」。

❷「不」下，原衍「得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刪。

子而疑之也。孟子曰，夫進退之際，豈有不審於至善以宅身者乎？吾之使蚳鼃諫而且去也，道有在是者。吾聞仕者之恒經矣。有官守者，官即其所守也。欲爲而上禁之，欲弗爲而上督之，將順上，則廢其守。守不可廢也，去之必也。有言責者，言實其責也。言有不能入，入而不見聽，將阿諛，愈深其責矣。責不可委也，去之必也。此蚳鼃之道也。若我之於齊，才非僅效一官，故不受一官之職，道非僅言一事，故不以一言爲責。於己，無見用，無不見用也。於王，不能我從也，亦不能我違也。吾可進，吾自知其可進。吾可退，吾自知其可退。委曲者在心，而審處者因乎時，豈不綽綽然惟吾之裁之，而非一定之法所可拘哉？此非齊人之所能知，而吾何不善之有哉？夫無官守，無言責，而何以謂之仕？君子所守者大，而任天人之責者深。格君心之非者，不以事，不以言，無即效之功，而亦無終不可感之理。端本正物，而進退自全於禮。大人之變化所以不測者，立乎其大而已矣。

孟子爲卿於齊，出弔於滕，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。王驩朝莫見，反齊、滕之路，未嘗與之言行事也。蓋，古盍反。莫作暮，俗譌，莫已从日，何宜復加日？

蓋，齊下邑也。王驩，王嬖臣也。輔行，副使也。反，往而還也。行事，使事也。

公孫丑曰：「齊卿之位，不爲小矣。齊、滕之路，不爲近矣。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夫既或治之，予何言哉？」

王驩蓋攝卿以行，故曰齊卿。夫既或治之，言有司已治之矣。孟子之待小人，不惡而嚴如此。

訓義君子惡小人，始未嘗不嚴，而終不覺爲其所動，無他，居尊而好尸小事也。君子執簡而御繁，委庶務於有司而已不視，未嘗不時有所疏漏，而有法以治之，則事亦終濟。尸小事者，求全於瑣屑，而情大迫，乃既非己所習，而有司或不能無過，於是小人得以其才下奪有司之効，而上求當於君子之心。其於事也，誠速而有功。而君子乃不覺動於其心曰，小人亦可使也。因而與之狎，而小人之技讎矣。孟子爲卿於齊，奉命而出弔於滕，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。王以驩爲有治事之才，可以分孟子之勞也。驩亦自恃其治事之才，可以矜孟子以未逮而且從我也。使介之禮，朝莫必見，無容不見焉。乃反齊、滕之路，舉凡庀禮器、治禮文、安次舍、御徒旅之事，未嘗言焉。不得已而有言，無寧道寒暄、談風物而已。公孫丑從行而有疑，問曰，使事，與驩偕者也。得失雖小，輔行者所必與聞也。乃驩以齊卿之位，不爲小矣，豈賤有司之不如哉？齊、滕之路，不爲近矣，蓋一事之無可疑哉？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，不亦太簡乎？孟子曰，行事之必待於言者，憂其不治耳。以飭喪紀，則有司其禮者在。以御徒衆，則有爲之長者在。予無可疑也，無可待於彼也，而更何求？禮未嘗不成，事未嘗不濟，爲使者之道固然，而子何疑焉？嗚呼！此非孟子之權辭也。君子之道，居要而已。先有司而略小過，則無所藉於小人，而小人不得以苟督便捷之才逡君子之心。易事而難説，所以終遠小人，而道不屈也。此章較舊説不同，文義本然。「朝莫見」是舊規。不與言，特不與言行事，非全不與語。

孟子自齊葬於魯，反於齊，止於嬴。充虞請曰：「前日不知虞之不肖，使虞敦匠事。嚴，虞不敢請。今願竊有請也，木若以美然。」敦，本作敦，然，當作嘫。

孟子仕於齊，喪母，歸葬於魯。嬴，齊南邑。充虞，孟子弟子，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。嚴，急也。木，棺木也。以、已通。以美，大美也。大，音泰。

曰：「古者棺椁無度，中古棺七寸，椁稱之。自天子達於庶人。非直爲觀美也，然後盡於人心。椁，本作槨，今俗省譌。稱，讀去聲。然，當作嘫。

度，厚薄尺寸也。中古，周公制禮時也。椁稱之，與棺相稱也。言其堅厚久遠，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。

「不得，不可以爲説。無財，不可以爲説。得之爲有財，古之人皆用之，吾何爲獨不然？

不得，謂法制所不當得。得之爲有財，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。或曰：「爲當作而。」

「且比化者，無使土親膚，於人心獨無恔乎？比，必二反。恔，音效。

比，猶爲也。化者，死者也。恔，快也。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，於人子之心，豈不快然無所恨乎？

「吾聞之也：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。」

送終之禮，所當得爲而不自盡，是爲天下愛惜此物，而薄於吾親也。

訓義 君子之用物也儉，而於父母之親生死之際，則不忍言儉，非待不忍也。有我而後有天下財，財皆天下之財，而用之者我也。乃何以而有我乎？使非父母，則方且無我，而天下之財誰爲儉之？有生，而後天下之財可爲我用。惟其生也，是以不容不儉。乃死，則無所復用之矣。委財於天下，而天下何所容吾之儉？故於父母

生死之際，而但有留財以爲天下儉之心，則不仁不智，而人心絶矣。爲天下儉且不可，而況儉之以爲妻子之奉、口體之資乎？故先王制禮也，下達於庶人，苟可以盡其財而不恤。風俗之美，相尚以此爲悦心之道，非不知天子之可有餘，而庶人且有飢寒不贍、妻子不畜之憂也。以爲雖庶人而此心不容不遂，所以別人之心於禽獸之心也。先王制之，而君子遵之，此心此理而已。孟子自齊葬於魯，葬畢而反於齊，其事不可考，或曰母葬也。❶ 即非孟子之母喪，而亦爲人子者之親喪也。其止於嬴也，充虞請曰，前日不知虞之不肖，使虞爵促匠者椁、茵、抗木之事，則或以虞之足以聞乎禮也。於時虞有疑焉，乃值喪期嚴迫之際，惟承命而不敢請。今稍暇矣，願竊有請焉。前者之木若過於美，而得勿失之泰乎？孟子曰，夫亦猶行古之道也，而子何疑焉？古者棺椁無度，過者過於厚，不及者過於薄，以爲人子之心，惟其自盡，而不必爲之制也。至於周之興也，定爲常制：棺七寸，椁稱之。天子而下有四重、三重、二重之差，而其厚薄之均，則達於庶人。夫人自生而死，所用於天地之産者至此而畢，人子終天所致於親者至此而窮，天子、庶人一也。乃自薄葬之邪説惑人，以爲徒爲觀美耳。夫親之死也，觀美以遠人之厭惡，亦不容已者，而況非直此哉？盡人而爲人子，則盡人而有人心，非此則追悔無及，而心不能以自全矣。夫先王之曲達人心也如是，則無不可得爲之分矣。夫人子親親之心無已，有限於分而不得

❶「葬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喪」。

者，孝子之所深悲，不可以爲說也。不然，則分可爲，而財不足，亦抱疚終身而不釋耳。若於禮無違，得之矣，幸而財足用焉，爲之而已矣。古之人無有不用者也，吾何所爲而獨不然乎？將反之心而不可乎？抑殉乎俗而求異於古乎？且此制者，非獨禮在則然也。化者化矣，而膚猶是膚也。生則宮室以居之，几杖以安之，莞簟以處之，而死則與磽瘠之土相親也。一回念而大傷於心者，及是而獨無恔乎？❶若有所爲而獨不然，意者以儉爲美德，而不欲過用天下之物於無用之地乎？而吾聞之也，君子之以儉居德，而不欲暴殄天下之物者，以不用之貨充府庫，以無用之粟朽倉廩，而富己以貧天下也。以耳目之於聲色，口鼻之於臭味，四肢之於安佚，而厚己以蠹天下也。以宮室之美侈榮觀，以妻妾之奉耽宴樂，以窮乏之得我驕志氣，而縱己以奪天下也。至於親，則我之所可用，皆我之所可致。凍可也，餒可也，任天下之譏非，違物情而求快，無不可也。無親而何以有我？無我而又何有於天下？天之所生，地之所產，不我禁也。人之所効，而成乎財用者，不我嗇也。彼亦人之子而猶有人之心也，而我何儉乎哉？世衰道喪，無所不生其侈心，而獨於親喪以儉爲美，而掩其嗜利忘恩之惡。爲之親者，抑或遺命薄葬以私利其子。嗚呼！人心之所以盡絕而終淪於禽獸也，悲夫！爲人子者不可不知。❷

沈同以其私問曰：「燕可伐與？」孟子曰：

❶「及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反」。
❷「知」上，原無「不」字，今據文義補。

「可。子噲不得與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。有仕於此，而子説之，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禄爵。夫士也，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，則可乎？何以異於是？」私，當作厶，私，禾名。燕，本作鄚，國名。「伐與」之「與」，讀平聲，下「伐與」、「殺與」同。「與人」之「與」，本作与，今俗概作與，混譌也。

沈同，齊臣。以私問，非王命也。子噲、子之事見前篇。諸侯、土地、人民，受之天子，傳之先君。私以與人，則與者、受者皆有罪也。仕，爲官也。士，即從仕之人也。

齊人伐燕。或問曰：「勸齊伐燕，有諸？」曰：「未也。沈同問：『燕可伐與？』吾膺之曰『可』，彼然而伐之也。彼如曰：『孰可以伐之？』則將膺之曰：『爲天吏，則可以伐之。』今有殺人者，或問之曰：『人可殺與？』則將膺之曰『可』。彼如曰：『孰可以殺之？』則將應之曰：『爲士師，則可以殺之。』今以燕伐燕，何爲勸之哉？」應，當作膺。孰，本作飄。

天吏，解見上篇。言齊無道，與燕無異，如以燕伐燕也。《史記》亦謂孟子勸齊伐燕，蓋傳聞此説之誤。楊氏曰：「燕固可伐矣，故孟子曰可。使齊王能誅其君，弔其民，何不可之有？乃殺其父兄，虜其子弟，而後燕人畔之。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，則誤矣。」

訓義 王者之師，正己以正天下也，是謂奉天。自正矣，則天下之不正者自我而正之，是謂天討。故奉辭伐罪，而大有爲之業自此而成。若己不正，而徒託於其名以幸於一成，則禍不旋踵。義之不可假，甚嚴也。燕之君臣無道而民怨，齊與之鄰，而奉義以伐。此禍福之樞機，得則王，失

則亡，在此舉矣。齊王前此之爲，無大過於燕，❶不必深求。而一旦懲燕之禍，以義匡燕，以仁救民，則伐之者，王業之始事也。反是，則敗亡之禍本也。故孟子於此有兩難言者：無止其伐之理，而失圖王之機。無勸其伐之心，而反成後事之悔。故不與齊王言，而王亦不測孟子之心而難於問，乃使沈同以其私問，而若非王之問者，曰，燕可伐與？從燕而言可不可，奚不可哉？亦以彊弱勝敗爲疑而已矣。夫但言燕，則其可伐也，無足疑。而孟子斷然膺之曰可。道有其可，而衆散民離，而勢亦無不可也。燕者，先王以授分陝之召公，而世守之以綏此土者也。子噲奉其宗廟社稷以牧其民，而得與人乎？子之非適非長，而得受之於子噲乎？此其理甚易見也。有求仕者於此，而子說之，子之私也。子之禄爵，王所命也。不告於王，而私與之，不知有王，先在子矣。夫此士也，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，不知有王，士之亂也。王其可以聽子乎？諸大夫可以容子乎？國人可以安此士而尊之乎？大夫受命於君，與諸侯之上受於先王，❷内受之先公，一也。而燕何以異是？此不待再較，而問罪之師必無能貸者也。夫以理而言，則必無謂燕不可伐之理。以事而言，則弔民伐罪，王者以義正天下，而安天下之民在此舉也。使齊之君臣進而請教所以處置燕祀而矜育燕民者，當必有至正之道存焉。而齊人但竊義之可假、民之可動、功之可成，而遂伐之，則有識者已早知

❶「過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異」。
❷「與」，原脫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其終之必敗矣。或問曰，勸齊伐燕，有諸？疑君子之不度德量力，而輕於一試也。孟子已深知其伐之不以道，而膺曰未也。王未嘗進我以問興師之事，我未嘗詳言所以正燕之道，則何言勸也？惟沈同以其私問燕可伐與？則自燕而言，有必誅不赦之罪，而膺之曰可。彼遂以爲然，而無疑於伐，則伐之謀已定，而特以我之言爲質耳。使彼誠有以義興師之誠，則必反而自問焉，將曰孰可以伐之？明知彼之可，而猶料我之可，此則吾之言伸矣。則將膺之曰，爲天吏者，奉天之道以治天之民，有罪者不敢赦，不被天之澤者不忍不救，於己無私利之心，於民有各得之願，則伐之也，上合天心，而無不可矣。此猶之有殺人者，而或問之曰，殺人之人，可殺與？法所不容假，而安得不膺之曰可？乃已非有赦法之任，遽執而殺之，而遂謂曰可者，勸之殺乎？使彼能問曰，孰可以殺之？則將膺之曰，爲士師，則可以殺之。法在己而後可伸也。今齊之爲齊，前之不能秉義行仁以受天之祐者既然，而後之不能誅暴禁亂以綏天之民者，又知其必然也。齊亦一燕而已矣。以燕伐燕，齊且爲他日之燕，而何爲勸之哉？對沈同者，以燕論也，非以齊論也。以燕論，而燕必亡。以齊論，而齊亦危矣。吾其敢輕與齊言此哉？嗚呼！伐燕，大事也。孟子居三卿之中，王不與謀，而聊使沈同問之，以塞衆論，故其問不詳，原無請裁於君子之心。及夫一旦之功幸成，而貽無窮之害，始且畏且慙，而功不救其敗，則齊之不足有爲，明矣。孟子之不能正之於始也，亦末如之何。而言之出不易，有如此夫。

燕人畔。王曰：「吾甚慙於孟子。」

齊破燕後二年，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。

陳賈曰：「王無患焉。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？」王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？」曰：「周公使管叔監殷，管叔以殷畔。知而使之，是不仁也。不知而使之，是不智也。仁、智，周公未之盡也，而況於王乎？賈請見而解之。」

陳賈，齊大夫也。管叔，名鮮，武王弟，周公兄也。武王勝商殺紂，立紂子武庚，而使管叔與弟蔡叔、霍叔監其國。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攝政。管叔與武庚畔，周公討而誅之。

見孟子，問曰：「周公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古聖人也。」曰：「使管叔監殷，管叔以殷畔也，有諸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「然則聖人且有過與？」曰：「周公，弟也。管叔，兄也。周公之過，不亦宜乎？

言周公乃管叔之弟，管叔乃周公之兄，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，其過有所不免矣。或曰：「周公之處管叔，不如舜之處象，何也？」游氏曰：「象之惡已著，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，故舜得以是而全之。若管叔之惡則未著，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，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？周公愛兄，宜無不盡者。管叔之事，聖人之不幸也。舜誠信而喜象，周公誠信而任管叔，此天理人倫之至，其用心一也。」

「且古之君子，過則改之。今之君子，過則順之。古之君子，其過也，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見之。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豈徒順之，又從爲之辭。」

順，猶遂也。更，改也。辭，辯也。更之則無損於明，故民仰之。順而爲之辭，則其過愈深矣。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，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。　林氏曰：「齊王慙於孟子，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。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，則義不可勝用矣。而陳賈鄙夫，方且爲之曲爲辯說，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，長其飾非拒諫之惡，故孟子深責之。然此書記事，散出而無先後之次，故其說必參攷而後通。若以第二篇十章、十一章，置之前章之後、此章之前，則孟子之意，不待論說而自明矣。」

訓義 過而能改者，生於慙媿之心。而慙媿之心生，多成乎文過。夫不聽君子之言而致於敗，❶誠可慙也。乃違道而至於敗，則利害切於身，而豈以求勝於君子而不得之爲恥？故善居過者，聞過則喜，以爲無難改之於一日，正寡過之一機，而無所用其慙，則小人搶著之邪說不得以中之。而昧者異是，則終日慙而終身過，且將以親小人、遠君子爲自便之圖矣。齊之伐燕，始不與孟子謀之。既伐，而不聽孟子之言，固結燕民之心。所使以守燕者非其人，將驕士橫，燕人弗堪，內立遺孤、外結彊鄰而叛。王乃曰，吾甚慙於孟子。所患者，難於見孟子之一頃耳。夫王外慙於壺漿以迎之燕人，內慙於戍燕不反之父兄子弟，上慙於先君，而遠慙於天下後世，患且及身焉。若夫孟子者，所當師者也，有過則正可就以求益，而何慙何患焉？慙之患之，而小人進矣。陳賈曰，王無患焉。可以折孟子之譏非而泰然居之，亦在乎善爲

❶「致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至」。

辯說而已矣。德不足以收人心，則疑於不仁。明不足以知成敗，則疑於不智。王所慙者，此耳。乃孟子所稱道者周公也，而王以仁智與周公較，則將欲遠過之。抑如周公，而可無疑於孟子乎？王曰，惡！是何言也？夫孟子所望於安齊以安天下者，正周公之業，乃小人明欺其不能如公，而王不慙，顧慙孟子乎？賈乃曰，昔者武王取殷矣，周公撫之，則以安輯殷人者在是而使管叔監殷。管叔則以殷畔矣，是非任使無道而鎮撫無術乎？知叔之不可以託，而使殷人之不靖，是不仁也。若不知叔之不可託，而妄意其能定殷，是不智也。然則德足以撫新附之民，而明足以詧後事之變，周公且不能盡，而況於王乎？賈持此說以爲王先，王可以見孟子而無不安矣。夫欲解於孟子，易耳。即不解，而欲孟子之忘言引身以退，亦易耳。抑將何以解於宗社生民，與天下後世之清論乎？甚矣，王之愚而小人之無忌憚也！賈見孟子問曰，周公何人也？孟子固必與正言之曰，古之聖人也。賈曰，使管叔監殷，而叔以殷畔，安之乃以危之，信有之乎？孟子固必以實譍之曰然。賈乃曰，殷民之不易靖，而管叔之不可託以定殷，事後論之，亦易知者。而周公於事之未形，先知而故使之與？孟子曰，天下豈有明知而明昧者乎？不知也。賈曰，然則事固有難於豫料，而一時之失算以成乎大釁，在聖人亦有之乎？孟子曰，此何足以疑周公乎？夫周公，弟也。管叔，兄也。同爲文考之子，寧王之弟，而沖人之叔父也，則勠力王室之有同心，自可信叔之無異於公。且委任於懿親，雖多士盈廷，孰得以

逆億之心，諫周公以薄天性之愛？則一時之付畀偶失，不亦宜乎？且子之爲此言也，將以古人之道例今人之過乎？姑無論未過之先，而且求之既過之後，則古之君子所以處過者有道焉，改之而已。如周公之過，其後也，誅懿親而不嫌，誥多方而不與之競，故雖以捋荼之苦，而東土終賴以乂安。若今之君子，且勿論其過之迷而不悟者終於僨敗，即稍能覺悟者，而既過矣，因其覆敗之迹，略無自新之圖，順之而已。夫古之君子，唯其以改爲令圖也，故其過也，如日月之食，曉然正告於天下，而無慙恧之心，以求勝於掩蔽，民皆見之，不以爲患也。及其更也，則人仰其光輝，而知救過之功初無損於聖德。若今之君子，唯其欲順也，而恐其不能順也，患前此之正言，以爲非己所能爭勝，乃掩其失以爲得，而冀可塞正人君子之口，旁引曲喻，苟可以爲之辭者，無不爲也。上下師師，以成乎終不可改之患。而子何得引古人以況今乎？嗚嘑！賈欲爲王解，而終不可解也。王愈慙，則孟子之言愈不可入也。已敗之績，終不可救。欲孟子之無言，則孟子去而王無患矣，無慙矣。樂毅振，而齊社爲墟。王之慙，慙以千秋。王之患，患在後世。若孟子即直詞以責王，亦一時之忍受而已，其可患之輕重何如也？故夫人之患，莫患乎聞先生長者之責而有慙心。其有慙者，正其無恥者也。

孟子致爲臣而歸。

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，故去也。

王就見孟子，曰：「前日願見而不可得，得侍同朝，甚善。今又棄寡人而歸，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？」對曰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

也。」前，當作寿。朝，音潮。

他日，王謂時子曰：「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，養弟子以萬鍾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。子盍爲我言之？」盍，俗从去作盇，不成字。

時子，齊臣也。中國，當國之中也。萬鍾，穀祿之數也。鍾，量名，受六斛四斗。矜，敬也。式，法也。盍，何不也。

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，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。

陳子，即陳臻也。

孟子曰：「然。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？如使予欲富，辭十萬而受萬，是爲欲富乎？

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，則其義不可以復留，而時子不知，則又有難顯言者。故但言設使我欲富，則我前日爲卿，嘗辤十萬之祿，今乃受此萬鍾之饋，是我雖欲富，亦不爲此也。

「季孫曰：『異哉子叔疑！使己爲政，不用，則亦已矣，又使其子弟爲卿。人亦孰不欲富貴？而獨於富貴之中，有私龍斷焉。』孰，本作[illegible]。私，當作厶。龍，讀如壟。

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。季孫、子叔疑，不知何時人。龍斷，岡壟之斷而高也，義見下文。蓋子叔疑者嘗不用，而使其子弟爲卿。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，而又欲求得於彼，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。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，復受其祿，則無以異此矣。

「古之爲市者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賤丈夫焉，必求龍斷而登之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。人皆以爲賤，故從而征之。征商，自此賤丈夫始矣。」商，宜作商，今槩寫作商者，省譌。

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。治之，謂治其爭

訟。左右望者，欲得此而又取彼也。罔，謂罔羅取之也。從而征之，謂人惡其專利，故就征其税，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。

程子曰：「齊王所以處孟子者，未爲不可，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。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，乃欲以利誘之，故孟子拒而不受。」

訓義 戰國之士所以賤者有故。本無道之可行，而以其曲學邪説挾弟子以遊。其説行，則尸卿相之位。其説不行，則居其國，養生徒以著書立説，而蠱惑其士民。故世主慕好士之虚名，❶糜金粟以豢養之。此正君子之所深惡。而有道者之不見重於世，亦此輩之辱身賤行，有以召世主之輕，而不知尊德樂道以大用君子也。齊之稷下，若鄒衍、田駢、淳于髡之徒，聚羣不逞以食於齊，皆是也。齊王不知孟子之大異於彼，是以不能尊信孟子，而孟子之去決矣。致爲臣而歸，亦且令王知賢者之去就如此其不苟，而志在道行，則庶有悔心焉。王就見孟子曰，得士者昌，而況不易得之士乎？前日聞夫子之名，願見而不可得。及其得侍於夫子也，吾君臣交喜，以爲人所不能致之賢，而我能致之也。今又棄寡人而歸，志決矣，不可復留矣，不識可無終棄寡人，❷而繼此尚能惠顧我乎？夫既無悔過自改以用賢之心，而待之「繼此」，其詞雖遜，而王之爲王可知矣。孟子曰，合離者，因乎時數者也。時未可，則方合而離，既離而難必其復合。繼此之期，不敢請耳。乃若望王之心，今不異昔，固所願

❶「故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而」。

❷「無」下，原衍「不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也。孟子不絶王，而無如王之自絶者何也。他日，王乃作一不經之想，以待遊士者待孟子，而謂時子曰，孟子之去，寡人之恥心。吾願留焉。夫孟子，以政而不合，以教而有餘者也。我欲國中而授孟子室，❶養弟子以萬鍾，稱先王，道古昔，以伸孝弟忠信之説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重而取法，此於孟子甚安，而齊終得無棄賢之誚也。子盍爲我言之？王不自請，而授意於時子。時子亦不面告，而因陳子，蓋其不容昧之心，亦隱隱覺有孟子之不可者在，而不知所以不可之實，故又疑於説之可行。若陳子，則雖未深知其不可，而固可信孟子之必以爲不可也。時子有言，不得不告也。孟子曰，夫時子可直告王以不可者，乃不告而又姑託之於子，亦惡知其不可哉？可不可者，義之大衡也，心之素定也。教弟子而爲國人式，所可也。於齊之國中，所不可也。養弟子以使之教國人游於齊者，所可也。若予，則不可也。夫予而欲教弟子焉，教國人焉，歸而有餘地矣，又何需萬鍾哉？其必望王之養者，欲富而已矣。使受之王，則洵欲富也。夫前日爲卿，十萬之常禄且辭之矣，而今受萬鍾，欲富者不如是也。時子不知義，獨不知利乎？而尚以爲可乎？雖然，時子之爲此言也，有始之者也。已不用，而弟子不去，則弟子可待用於他日。已之教術行，而利擅於同黨，其進退皆載天下之榮寵，而不終於貧賤。惟然，故時君與執政之大臣皆曰，此進則仕，退則教，皆待我以養，而其依戀不舍之懷爲可賤也。賤之，

❶「國中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中國」。

斯可以術籠而利縻之，當今之遊士實始之也。而時子以我爲可，則胡不聞季孫之言乎？季孫曰，異哉子叔疑！其術異，其情異也。使己爲政不用，己無可用者乎？當自悔也。時不能用者乎？當自安也。己而已矣，又使其子弟爲卿，則處於卿之外，而仍不失其卿之尊，是豈見當世之不可不爲哉？❶欲富貴而已。欲富貴者，人之常情也，而獨於富貴之中，有私龍斷焉，求其必得而擅之於一門也，是可異也。觀季孫之言，則子叔疑之賤甚矣，而季孫惡能不賤之？其云龍斷者，因其賤而人賤之之謂，則試詳其説。彼以不可爲可者，能無媿乎？龍斷者，市場之高壚也。夫市者，小人求利之所，而古者之小人猶賢於今之君子，故立法者亦不以小人而薄之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，用則讎，不用則不讎，小人亦有恥焉。而或不中於法，則司市者治之耳，不以爲利之府而苟求之也。乃世降民頑，而有賤丈夫焉。其至市也，❷必求壟斷而登之。我可以望人而捷取之，人亦屬望於己而求讎焉，於是而市利罔矣。於是市之人皆以爲術之愈工，心之愈陋，而以爲賤。於是有司者不能以法加之，而因謂凡爲市者之多得利也如此，故從而征之，變譏禁之政爲税斂之征，征自此始矣。以此思之，聚子弟而受王之養，❸使以道術動國人，而可待用於異日者，子叔疑之術也。國中之室，龍斷也。不得大用於廷，而猶諷議於館，以操一國

❶ 下「不」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 「其至市也」四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❸ 「子弟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弟子」。

之長短者，左右望之罔利也。以此爲國君養士之禮，而士游人國之術，不知自何一賤丈夫始之。而賤丈夫且充斥於齊國之中，國人指數之曰，此某先生之徒也。誰矜乎？誰式乎？賤之而已。則擯斥刑戮之隨其後，亦安可免乎？此其不可也，有羞惡之心者所不容昧，而況於我乎？時子何尚未之知邪？君子之進，道也，義也。其退，亦道也，義也。道不可行，義不可合，奉身以退，不俟終日，無待再計而決也。賤丈夫者，以其賤而使當世之賤視君子，君子深惡之，而時子何述焉？嗚嘑！稷下之士盛，孟子之去必速。齊王好士之名愈重，故國家之政日非。齊以客亡，自此始矣。

孟子去齊，宿於晝。晝，如字讀。或曰當作畫，讀如獲。晝，齊西南近邑也。

有欲爲王留行者，坐而言。不應，隱几而臥。應，當作膺。

隱，馮也。客坐而言，孟子不膺而臥也。馮，俗寫作憑，不成字。

客不説曰：「弟子齊宿而後敢言，夫子臥而不聽，請勿復敢見矣。」曰：「坐！我明語子。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，則不能安子思。泄柳、申詳，無人乎繆公之側，則不能安其身。齊，側皆反。

齊宿，齊戒越宿也。繆公尊禮子思，常使人侯伺道達誠意於其側，乃能安而留之也。泄柳，魯人。申詳，子張之子也。繆公尊之不如子思，然二子義不苟容，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，則亦不能安其身矣。

「子爲長者慮，而不及子思，子絶長者乎？

長者絶子乎？」

長者，孟子自稱也。言齊王不使子來，而子自欲爲王留我，是所以爲我謀者，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，而先絶我也。我之臥而不膺，豈爲先絶子乎？稱，當作偁，今槩作稱，混譌。

訓義孟子去齊，宿於晝，猶不忘用齊之心見矣，非不可留者也。王悔心動，而自留焉，上也。王不知留，而有能啟王心之迷以諫王而留者，抑其次也。有自以其意欲爲王留行者，乃嘖嘖多言於孟子之前，愚矣哉！孟子不膺，而言猶不已。隱几而臥，絶之也。抑孟子實有難於膺者，豈不曰王不留吾，❶汝不諫王留吾，而欲使我之自去自還，何爲者乎？則此愚人者必且馳而告王，而愈可憎笑矣，絶之可耳。使客而喻其不膺之意，則退而諫王，猶有可復來留之道，雖孟子未必遽留，而尚可不決於去。乃客終不悟也，而不說曰，弟子齊宿而後敢言，度之情，度之理，度之時，尚可爲亦審矣。夫子臥而不聽，夫嘗見君子之絶人如此，乃不諒弟子之誠，而加以怒，請勿復敢見矣。孟子知事之不可爲，而諒其愚之不可瘳，乃謂之曰，坐！我有不可以明語子者，矜子之無知，而不能不明言也。夫國家之留賢與賢者之留於人國也，有道。非是，則上下之情不交而不能安。昔者魯繆公之事子思也，言有所不能自白，則恒使人侍於子思而道達之，而後子思知其誠也，乃安焉。非是，則子思不留矣。此其誠悃出於君，而不待下之詔也，尊賢之道宜然也。其次則泄栁、申詳

❶「豈不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豈可」。

矣。或不合而有欲去之心焉，則其與二子之志合者，達二子不安之志於繆公，而後繆公改禮以安二子，而二子安焉。非是，則二子去矣。此則通上下之志，而婉順之者也。今我且不爲柳與詳，而必爲子思，明矣。而子爲長者慮，王非繆公也，子非繆公之使侍子思者也，而欲以私意使我爲輕於去就之人，且柳與詳之不若焉，是子以非所待長者之道待長者，非子之絶長者乎？而長者何嘗不諒子之誠而絶子乎？而子何怒焉？嗚嘑！客之齊宿而言，慮之極詳，自見爲不可易而迫於言，而不知其愈慮而愈謬，愈迫而愈足以敗事。愚者之用心不如無用，久矣。使孟子而無姑待之心，言之尚可也。宿於晝而無絶齊之心，以待王之自悟，而攻發孟子之心以昌言之，則王聞之且曰，孟子之欲留，其徒知之，我不容不留之。而孟子能安乎？孟子之不膺，尚聽其自止，而猶言無損。[1]怒而退，且告之人，而愈成乎必不可留之勢。不得已而正告之以子思之事，抑微示以泄柳、申詳之説，則孟子之出晝不容已。故孟子之決於去，此客激之也。甚矣，愚者之忠不如其無忠也！雖君子其如之何哉？

孟子去齊。尹士語人曰：「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、武，則是不明也。識其不可，然且至，則是干澤也。千里而見王，不遇故去。三宿而後出晝，是何濡滯也？士則茲不説。」

尹士，齊人也。干，求也。澤，恩澤也。濡滯，遲留也。

高子以告。

[1]「猶言」，原誤作「言猶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高子，亦齊人，孟子弟子也。

曰：「夫尹士惡知予哉？千里而見王，是予所欲也。不遇故去，豈予所欲哉？予不得已也。

見王，欲以行道也。今道不行，故不得已而去，非本欲如此也。

「予三宿而出晝，於予心猶以爲速。王庶幾改之。王如改諸，則必反予。

所改，必指一事而言，然今不可攷矣。

「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，予然後浩然有歸志。予雖然，豈舍王哉？王由足用爲善。王如用予，則豈徒齊民安，天下之民舉安。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。由，當作猶。

浩然，如水之流不可止也。楊氏曰：「齊王天資朴實，如好勇、好貨、好色、好世俗之樂，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，故足以爲善。若乃其心不然，而謬爲大言以欺人，是人終不可與入堯、舜之道矣，何善之能爲？」

「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？諫於其君而不受，則怒，悻悻然見於其面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？」悻，本作婞，胡頂切，好行難而不聽從人也。本从女，會意，今譌从心，非是。譌旁作幸，又譌婞作悻，以譌就譌，而譌不可勝詰矣。

悻悻，怒意也。窮，盡也。

尹士聞之，曰：「士誠小人也。」

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，汲汲之本心，愛君澤民，惓惓之餘意。李氏曰：「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，而何蕢者所以爲果也。」

訓義 聖賢之行藏有天焉。天不欲行，則非特小人之閒之，而愚者亦以愛君子之道沮之，而使不可復進。孟子去齊，非不可復用也。有留行之客，以留之之道激孟子以出晝，而又有勸行之尹士，以激孟子之終

不可返。嗚嘑！豈非天哉？孟子用齊爲善之心無已，必待王之知之而後志可行，故孟子終不能自言，以冀王之自悟。及孟子已洞開胸臆以告人，則王雖聞而復迎，而其發不誠，處於不得不絶之勢。然無知之言，進不能開時君之悟，退且失君子之守，故又不容已於無言。嗚嘑！誰能以君子之進退聽之君子，而安於所不知者，以勿自逞其意見之明者乎？故愚人之有害於君子，視小人爲甚。而人欲無愚，且不如勿輕與人事而慎言之爲無咎也。孟子去齊，既出晝矣，而方懷悲天閔人之心。而尹士且語人曰，孟子之來也，吾惑焉。其去也，吾尤惑焉。有大過人之資，而後成大有爲之業，此遥聞其素行而可知者。乃王之不可以爲湯、武，明甚。若孟子而不識，則無解乎不明也。若既識矣，則不屑以己之詧詧，受物之汶汶，然且膺聘而至，非行道也，無解於干澤矣。其來也既然，而其去也果不可以爲湯、武，而臣主之遇不偶矣。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而三宿而後出晝，豈有望於復反乎？不然，是何濡滯而不決也？夫孟子之言，孟子之志，士之所景慕，以爲異於今日希進之士，而於此不類焉，無以服士君子之心，士所不説也。尹士之挾私意以操君子之短長者如此。高子在齊聞之，追及孟子而以告。孟子曰，夫望王以成湯、武之業者，不在王也，在予也。予有予之道，則有予之心，其規畫之夙而望之切，❶事不難成於一旦，而仁可施於四海。尹士惡知之哉？予惟度之已者定，審之時者明，故千里而

❶「畫」，原誤「晝」，今據文義改。

見王，予所欲也，無不可爲之湯、武，已在予胸中也。若以不遇之故而去，所繫者一事之合離，而所傷者千秋之素志，豈予所欲哉？處於不得不去之勢，而無可止之機，雖欲已之而不得也。惟其然也，故予三宿而出晝，尹士見爲濡滯者，於予心猶以爲速。有可待者，何嫌於久待也？予之在晝也，固將望之曰，王庶幾念予之去，而知予之去就争此一圖也，則改之也。如其能改，而反予必矣。反予，而予未嘗不可反也。迨夫已出晝，而王不予追也，然後王之不能改也，明甚。予然後浩然有歸志，付夫人於無可如何之數，而無已之心乃易矣。浩然歸，而予不可反矣。而追惟往日之心，以寓無已之望，予豈舍王哉？此其不可舍之故，未易一二與俗人言也。夫據有爲之資，而施善之溥者，王也。乃令王之爲者，則在予之用王。天下惟陷溺已深，而心無可見之端者，爲不足用耳。王何必可爲湯、武？而可用之爲湯、武，迎其幾，道其志，即聲色貨利之中，而引以發政施仁之事，王猶足用，而予有以用之，此其道一一在於運掌之閒，而其功在於反掌之易。王如用予，而予自有以用王者，則德先於一國而齊民安，未盡吾道也，解倒縣而慰飢渴，天下之民舉安，予度之周審之孰，有何湯、武之不可爲者？然則與斯人同羣，而目擊其危亡於功利富彊之荼毒，以遐想夫一夫必獲四海同風之盛治，予何日忘之乎？故至於今且引領望之曰，王庶幾改之乎？則出晝以後之心，猶在晝之心，即猶千里見王之心也。予日望之，爲天下而望也，知其可爲而不能不望也。若此者，君子以古今之治亂爲己之憂

樂，以萬方之安危爲己之責任，以兆民之疾苦爲己之惻隱，大丈夫當如此矣，而豈若是小丈夫哉？以一道自名，以一節自守，而量不及於天下者，則所知也而諫，諫而期於必受，不受而無以自見，悻悻然無進退之禮者見於其面，其去也，乘一往之氣，窮日之力而後宿哉？尹士之所知者，此硜硜自好之節耳。未嘗知予之用王者，而何能知予之不舍王之心邪？於是尹士聞之而自媿曰，士誠小人也，不足以知君子之志宜矣。夫齊王用孟子之效，孟子用齊以安天下之略，其議論規模已曉然著於在齊之日，則孟子之心亦較然易見。尹士不知，而但以所言之切自媿其不及，則信爲孟子之言所動，而非果有如沮、溺、楚狂於孔子之定見，則士終爲貿貿耳食之人。齊多遊食之士，騰口說而干君子者如此。乃孟子既以盡露其志，則君求士、士不求君之道不可復伸，故終絶於齊而不再至，真無如此小人者何也！

孟子去齊。充虞路問曰：「夫子若有不豫色然。前日虞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。』」

路問，於路中問也。豫，說也。尤，過也。此二句實孔子之言，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。

曰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也。

彼，前日。此，今日。

「五百秊必有王者興，其閒必有名世者。

自堯、舜至湯，自湯至文、武，皆五百餘秊而聖人出。名世，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，爲之輔佐，若皋陶、稷、契、伊尹、萊朱、太公望、散宜生之屬。皋，俗寫作皐，非是。

「由周而來，七百有餘歲矣。以其數則過矣，以其時考之則可矣。考，當作攷。攷，敂也。考，老也。義無可借。今經傳槩作考者，漢儒口授六經之譌也。周，謂文、武之閒。數，謂五百季之期。時，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。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，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。亂，當作𤔔。

「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。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也？吾何爲不豫哉？」

言當此之時，而使我不遇於齊，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。然天意未可知，而其具又在我，我何爲不豫哉？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，而實未嘗不豫也。蓋聖賢憂世之志，樂天之誠，有并行而不悖者，於此見矣。然，當作嘫。憂，當作𢝊。并，當作竝。

訓義天有一定之常理，抑有不測之變化。道其常，則君子以人而合天，不容已於憂患之深，以求協於天心。觀其變，則君子俟天以立命，但無負於上天生我之德，自樂天而不悶。此其心不可以憂言，不可以樂言，一憂一樂，天有不測之理，君子有不易測之心，一而已矣。孟子既去齊，天下無可爲者。於斯時也，心安得以泰然忘者？充虞能深督而靜思之，乃問曰，今者夫子若有不豫之色然者。行藏之際有不容已於心，有如是夫！雖然，前日虞聞諸夫子曰，君子不得於天，而不怨天，以達天也。不合於人，而不尤人，以忘物也。而今者豈有易道與？❶虞殆可與深言者。故語之曰，道一也，而時則異矣。彼一時者，語君子之宅心於得失利害之中，則求盡於己，而天人不足以繫念。此一時者，

❶「易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異」。

乃介王道之絶續在行藏進退之閒，則其機在我，而不忍一任之天人。夫齊不用予，予不能用齊矣。旦夕可成之王業，墮於一旦矣。而予之望齊以王者，非但信之己，亦籌之於天矣。由今而思，帝王之興，五百季而必一革命。蓋道相沿而易衰，法已久而必敝，民生且不能遂，人紀且不能修。而王者承天以更新之，於其一興一亡之閒，必有佐王而興者，以顯名於當世。而一德交孚，其順天心以匡王者之不逮，志焉學焉，夙成於耕釣之中，早已定其爲天下之規矣。有王者則必有名世，有名世亦足以徵王者之興，此古人合符之常理。而以今攷之，由文、武造周以來，七百有餘歲矣。周雖衰，猶未從三恪之列也，❶列國尚無一統之歸也，以五百季之常數而計之，過矣。以時之顛頷於虐政，有甚於夏、商之季者，則可矣。乃王者未可必，而名世之任在予，予自問而可必也。予不用，而王道其終絶乎？過此以往，事勢所趨，不知其何如，則世運之降，生民之害，將何已也？予未嘗有怨尤，而安能泰然處之也？則予之有不豫之見於色者乎？予不自知也。乃予於此又思之審矣。夫予之不用，道之不行，此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，其幾已見。如使其欲平治天下也，四海於是而定，百姓於是而安，風俗於是而正，人禽於是而分，則當今之世，亂天下者繁有之，而推行無難反掌而爲三王之天下，予業已優爲之，而舍我其誰乎？乃終舍我，而我無以利見，則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可知。然則非一定不易之天，而爲變

❶「猶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化不測之天乎？其終也不可問，則亦無容問也。吾於將興復廢之際，誠有不能不惻然者。乃求之天而不得，則亦求之己而已矣。吾不可爲名世，而吾豈無以自居？故予今者慨然而自信曰，吾何爲不豫哉？俟命以達天，亦非但不怨不尤，無求於天人之謂也。嗚嘑！此孟子之道所以與天爲徒，而非尋常所可知者。充虞殆可以語此夫！

孟子去齊，居休。公孫丑問曰：「仕而不受禄，古之道乎？」居，當作凥。

休，地名。

曰：「非也。於崇，吾得見王。退而有去志，不欲變，故不受也。

崇，亦地名。孟子始見齊王，必有所不合，故有去志。變，謂變其去志。

「繼而有師命，不可以請。久於齊，非我志也。」

師命，師旅之命也。國既被兵，難請去也。

孔氏曰：「士而受禄，禮也。不受齊禄，義也。義之所在，禮有時而變。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，不亦誤乎？」

訓義 義者，心之制也。故有一定之義，而抑有不定之義，孟子仕齊而不受禄是已。當在齊也，門人不測其所爲，不敢以請。及其去齊而居休，公孫丑乃追問之曰，由今而思，夫子之仕而不受禄，進退有餘而主臣之分不定，賓主之禮不失，誠得之矣。乃君子所爲之得當，必於古有合焉，而古亦有此道乎？孟子曰，居今之時，行古人之志，賢不肖有共由之道。事其事者食其禄，與者非濫，而受者不損廉。古人自循其常，非有此也。吾所以不執古之常道，而自我爲之者，以義在吾心，心之所安而

制行焉，吾自喻之耳。夫吾至齊之心，豈有欲去之心哉？乃道在未必能行，而必欲行者，不容已之心也。而身之必不可辱，以自處於有餘之地者，不容昧之志也。於崇吾得見王，吾可以用王，吾知之。王之不能用吾，吾亦知之。所以用王者在吾，則進惟我之進，而退亦惟我之退。若授王以用吾之權，則進不任己，而退亦惟王。故念念思用齊，❶而念念不忘乎去齊，❷此志也。所以全吾者在是，所以用王者亦在是，不可變也，而不欲變也，故舍古人之常義而不受也。然則與王微言之，顯言之，婉以導之，直以責之，而王如故也，則宜請退之早矣。乃繼而有師命矣，君子無避危免禍之道，不可以請，因而久焉。若揆我之初志，則可行而行，不可行而即去，何待久焉？至於今日，而不受之得宜，驗矣。而豈予之初未嘗審之於心，以故爲矯廉也哉？嗚嘑！孟子於齊，既去而不舍，初見而即欲去，疑於相悖。乃以欲去之志，而有不忍舍之心，君子略一已以任天下之情如此之切。而有必用齊之心，而不變其欲去之志，心存天下，而仍不失其並行不悖之道，衡之以一心，所以不可及歟！　此章須與尹士章合論，不然，則自相矛盾矣。　攷齊、鄒之閒，無有地名休者，而居者，安居之謂，與宿晝之宿不同。孟子去齊，自當歸鄒，不應別居休地。竊疑居休猶言罷官閒處耳。註不然，故未敢決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二十六終

❶「思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❷「齊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四書訓義卷二十七　孟子卷五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滕文公章句上

凡五章。

滕文公爲世子，將之楚，過宋而見孟子。

世子，大子也。大，讀如泰。

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稱堯、舜。稱，當作偁，今寫从禾者，淆譌。

道，言也。性者，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，渾然至善，未嘗有惡。人與堯、舜初無少異，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，堯、舜則無私欲之蔽，而能充其性爾。故孟子與世子言，每道性善，而必偁堯、舜以實之。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，聖人可學而至，而不懈於用力也。門人不能悉記其辭，而撮其大旨如此。程子曰：「性即理也。天下之理，原其所自，未有不善。喜怒哀樂未發，何嘗不善。發而中節，即無往而不善。發不中節，然後爲不善。故凡言善惡，皆先善而後惡。言吉凶，皆先吉而後凶。言是非，皆先是而後非。」

世子自楚反，復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世子疑吾言乎？夫道一而已矣。

時人不知性之本善，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。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，而復來求見，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。孟子知之，故但告之如此，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，前言已盡，無復有他說也。

「成覸謂齊景公曰：『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』顏淵曰：『舜何人也？予何

人也？有爲者亦若是。』公明儀曰：『文王我師也。周公豈欺我哉？』覸，若閑切，讀如臤，本从肩从覞，齊景公勇士，以力事景公者。今寫从閒从見作覸，古無此字，今俗譌也。

成覸，人姓名。彼，謂聖賢也。有爲者亦若是，言人能有爲，則皆如舜也。公明，姓。儀，名。魯賢人也。「文王我師也」，蓋周公之言。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，故誦周公之言，而歎其不我欺也。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，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，欲世子篤信力行，以師聖賢，不當復求他說也。

「今滕，絶長補短，將五十里也，猶可以爲善國。《書》曰：『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』」瞑，讀如緜。

絶，猶截也。《書》，《商書·說命》篇。瞑眩，憒亂。言滕國雖小，猶足爲治，但恐安於卑近，不能自克，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。愚按：孟子之言性善，始見於此，而詳具於《告子》之篇。然默識而旁通之，則七篇之中，無非此理。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，而有功於聖人之門，程子之言信矣。

訓義 孟子之學，以性善爲宗。惟知夫人無異性，性無異理，則可以信聖人之德，人人可學而至。而推此理以治天下，則帝王之治，無人不可逮，無時無地而不可行。自異端興，謂性中無善，善非性之所能爲，於是苟且以赴功名之說起，而讓聖賢帝王以不可繼之絶業。學之不明，治之不古，皆誣性以挫人有爲之志害之也。夫性善，則爲善也易，愚者可明，弱者可彊。而當積習污染之後，非奮起以破庸懦之見而彊忍自立者，不足以復性而推行其善。天不可

恃，而人不可不自力。孟子之以明絶學於邪説横行之世，而欲興王道於無道之天下，七篇之中皆此意也。滕文公可與言者，故合天德王道之一致而告之焉。滕文公爲世子，將之楚，過宋而見孟子。世子有人君之望，而尚在入學齒胄之時，則修己治人之本所宜講也。奉命以使楚，以弱小而入彊大之國，將匆有怯懦偷安之志乎？見孟子而問道，是殆可與有爲矣。孟子與之言，文公説焉，因數見而求盡孟子之説。孟子推本治之所自興，道之所自立，以爲惟吾性之固有者，萬物皆備之理，一真无妄之誠。故仁覆天下，義正百爲，而一因天之所以與我者推行之，而非有所益也。因而及於所以修己、所以治人者，必引堯、舜之恭己以正物者爲徵，而辨當世功名權術之説於不屑言。蓋以大本大原先正世子之心，使一於至善，則今日之學、他日之治，皆自此決之也。大綱立，而爲之有據矣。世子當聖道不明之世，乍聞此論，恐己之不能爲，而滕之小弱不足以行，故自楚反，復見孟子，求企及之方焉。孟子曰，性善無可疑也。反而求之，心有其端。推而行之，心有其術。則堯、舜之可爲，亦無可疑也。世子以爲道高而不可及，疑爲之也難乎？無疑也。夫堯、舜有堯、舜之道，夫人有夫人之道，時異勢殊，而理不可二。出乎堯、舜則入乎桀、紂，發端一謬而取塗遂差。其必盡吾性以法堯、舜者，時無古今而勢無難易，本一心以貫乎常變不一之塗，止此善而已矣，無能損之而就苟且之塗也。道一則不可不爲，道一則無不可爲。而有所阻者，學術不明而自棄之心生也。夫同爲天地篤生之人，同

有此充四端、盡萬善、保四海之性，而何讓焉？成覸非必知道者，而謂齊景公曰，彼能爲我之所不能爲者，亦丈夫也。我之未能爲彼之所爲者，亦丈夫也。以丈夫而畏丈夫乎？爲其所爲，則何畏焉？進而顔淵，其見此審矣。顔淵曰，自其德之已成者而言之，則舜之聖至矣，爲何如人也。予之欲從末由，於道未也，爲何如人也。乃勿高視舜而自卑，舜之爲舜，爲之而已矣。則率吾性之所固有，而求盡於明倫察物之事，則起自深山仁施天下之道，亦奚不若舜之有乎？進而周公，公明儀信之矣。公明儀曰，文王我師也。其爲言亦大矣。若欲舉文王不顯亦臨、無射亦保之德，而體之以心也。若欲舉文王上受天命，下保萬方之業，而施之於物也。斯言也，周公自信之言也，即可以爲天下萬世共信之言也。師之而即文王也矣，豈欺我哉？由此觀之，知無生與學之異也，行無安與勉之殊也，時無今與古之不可以一理通，勢無大與小、彊與弱之不可以一道治也。易者易，而難者亦未嘗不易。難者難，而易者亦未嘗不難。成之也易，而爲之也難。則今子欲善子之躬以善國，豈曰吾弱小也，竭力以事彊大，自救不暇，而奚望堯、舜哉？今滕絶長補短，而實覈提封之數，將五十里，猶古諸侯之國也。推吾性之仁，則五十里在吾愛養之中。推吾性之義，則五十里在吾裁成之内。堯以創業於唐侯，舜以德聞於畎畝，而子爲堯、舜，則滕民爲堯、舜之民，皆子性中固有之善善之也，而何疑焉？此易者易，而難者未嘗不易也。乃當大道既隱之餘，習於流俗近小之説，心若有所志而不敢決，事若有

所爲而牽制者生焉。則一旦取夫上天性我之理凝之在躬，往聖弘大之猷行之於所事，外有所沮而情難自信，非隱忍以制情欲意見之妄，而勉彊以求吾性之安，則已蔽之明不能啟，而往古之法若繁重而難遵。《商書·説命》之篇不云乎，道之行也，若拂人之情，而救蔽起衰非此不勝，有如藥之不瞑眩也，厥疾不瘳也。破庸人之論，以求天德王道合一之功，固有駭心驚目，而疑勤苦難成矣。此難者難，而易者亦未嘗不難也。世子無疑而爲之必力，吾言無以加矣。孟子之學大矣，而要言則盡於此。帝王之盛德大業，皆見爲性中所必發之理，故功施天下而不匱。而處時勢艱難以求自盡者，亦惟率吾性以行，而可以無憂。始之無疑，而終之以不畏，則邪説詖行不足以亂之。以文公爲可與言而告之詳，而非但爲文公言也。

滕定公薨。世子謂然友曰：「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，於心終不忘。今也不幸至於大故，吾欲使子問於孟子，然後行事。」

定公，文公父也。然友，世子之傅也。大故，大喪也。事，謂喪禮。

然友之鄒問於孟子。孟子曰：「不亦善乎！親喪固所自盡也。曾子曰：『生，事之以禮。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可謂孝矣。』諸侯之禮，吾未之學也。雖然，吾嘗聞之矣。三季之喪，齌疏之服，飦粥之食，自天子達於庶人，三代共之。」齌，讀如咨，今作齊，省。飦，居延切，正文作鬻。粥，本作鬻，武悲切，今省，讀如祝。

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，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，故孟子善之。又言父母之喪，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。蓋悲哀之情，痛疾之意，非自外至，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

已也。但所引曾子之言，本孔子告樊遲者，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與？三季之喪者，子生三季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故父母之喪，必以三季也。齊，衣下縫也。不緝曰斬衰，緝之曰齊衰。疏，麤也，麤布也。飦，糜也。喪禮：三日始食粥，既葬乃疏食。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。

然友反命，定爲三季之喪。父兄百官皆不欲，曰：「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，至於子之身而反之，不可。且《志》曰：『喪祭從先祖。』」曰：「吾有所受之也。」

父兄，同姓老臣也。滕與魯俱文王之後，而魯祖周公爲長，兄弟宗之，故滕謂魯爲宗國也。然謂二國不行三季之喪者，乃其後世之失，非周公之法本然也。《志》，記也，引《志》之言而釋其意。以爲所以如此者，蓋爲上世以來，有所傳受，雖或不同，不可改也。然《志》所言，本謂先王之世，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，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。

謂然友曰：「吾他日未嘗學問，好馳馬試劍。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，恐其不能盡於大事，子爲我問孟子。」然友復之鄒，問孟子。孟子曰：「然。不可以他求者也。孔子曰：『君薨，聽於冢宰。歠粥，面深墨。即位而哭，百官有司，莫敢不哀，先之也。』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『君子之德，風也。小人之德，草也。草尚之風必偃。』是在世子。」

好，當作敁。「曰然」之「然」，當作嘫。他，本作佗。歠，昌說切。草，本作艸，今作草，誤，草乃皂之本字。

不我足，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。然者，然其「不我足」之言。不可他求者，言當責之於己。冢宰，六卿之長也。歠，飲也。深墨，甚黑色也。即，就也。尚，加也，《論

語》作上，古字通也。偃，伏也。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。

然友反命。世子曰：「然。是誠在我。」五月居廬，未有命戒。百官族人可謂曰知。及至葬，四方來觀之，顏色之戚，哭泣之哀，弔者大說。

諸侯五月而葬。未葬，居倚廬於東門之外。居喪不言，故未有命令教戒也。可謂曰知，疑有闕誤。或曰：「皆謂世子之知禮也。」林氏曰：「孟子之時，喪禮既壞，然三秊之喪，惻隱之心，痛疾之意，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，初未嘗亡也。惟其溺於流俗之弊，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。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、堯、舜之說，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，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。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，則亦反躬自責，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，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。雖其資質有過人者，而學問之力，亦不可誣也。及其斷然行之，而遠近見聞無不說服，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，自我發之，而彼之心說誠服，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。人性之善，豈不信哉？」

訓義 性之善也，具於一心，而其發之至者，莫大於孝。盡性者必以此爲本。孝者不容已之心，自形於不可越之禮，而其事莫大於喪。先王之喪禮，皆人子必盡之性，而因以盡之。既因乎吾性之本然，則盡之也，斷之自一心而已定，而古道無不可復於久廢之後，人心無不可感於牿亡之餘。此亦足以見心理之同然，而但在有爲者之自勉而已。滕文公見孟子之後，於性有感焉，於道有志焉。未幾而定公薨。世子哀戚之中，念其誠之不能達也，而謂其傅然友曰，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，善固吾性

之所有，而堯、舜孝弟之道夫人而可爲，吾心終不忘。今也不幸至於大故，吾性之不容已者，莫此爲至，固必有道焉以行典禮。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，庶幾不負疚於心，而人之所以爲人尚不昧焉。於是然友之鄒，述其言以問於孟子。孟子曰，哀慕者，人子送死之心。而求以致其哀慕者，必有道而後勿之有悔。詳問以慎終，不亦善乎？雖然，因人子之心而盡之，道在是矣。自盡焉，其唯禮乎？曾子曰，人孰不有愛親之心，而先王曲體而制之爲禮。禮本心生，而心因禮盡。生事焉，死葬焉、祭焉，但一循乎禮，而心之委曲可以直致，孝在是矣。夫喪因位而殊，隨分而自致。諸侯之禮有别於士庶者，其委曲詳盡，吾未之學也。雖然，吾嘗聞天下之通喪，而知弗能越矣。三季之喪，以終身之喪盡之於二十有七月之中，服食在躬而不忍安，必矣。其服，齌疏也。其食，飦粥也。天子尊，而生我者一父母也。庶人賤，而亦父母之子也，無不達也。前王有制，不可益也。後王有裁，不可損也。三代異制，而父母一也，共之也。此禮之大者，嗣君行之而已矣。然友反命，定爲三季之喪。子於父，臣於君，皆此禮也。可謂勉於有爲，而亦因性之安耳。乃習俗逡人於苟且之中，而父兄百官之異議生焉，皆不欲，曰，周之同姓，以魯爲大宗，均用其禮，而魯之莫行久矣。吾先君亦相沿而莫行，至於子之身而反之，則蔑先君而求異於宗國，不可。且《志》有言曰，喪祭從先祖，後莫能損益焉。意曰吾有所受之，則得失不在我，而尚何求焉？嗚嘑！彼父兄百官，豈其無人之性哉？而習之錮

之也深，則其性隱，視堯、舜孝弟之道爲人絶不可及之事，而相率以苟安爲説耳。邪説之戕人性，非大有爲者無能決，此藥之所以必於瞑眩也。乃世子知自反而責之己，謂然友曰，人皆有不容已之性，而非學則無以大明其理而必行。吾他日未嘗學問，好馳馬試劍，則今之曲達吾心以感流俗之心，固無術矣。故父兄百官之迷不可啟，而不我足也。子其爲我問孟子，何以自盡而導人以交盡乎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，❶其一意以有爲而不憚勤煩也如是。孟子曰，夫習之遂人而性失，誠有如父兄百官者，而抑豈迫求之於牿喪之餘哉？求之彼，則是他求矣。人子有親，而自喪之，初不可他求也。夫世子亦始終自盡而已。孔子曰，君薨，聽於冢宰，哀之至，不及事也。歠粥，哀之至，不甘味也。面深墨，哀之至，不卹毁也。於是而即位而哭，則百官有司就次而哭者莫敢不哀，豈有所憚而然與？人皆有性，性皆有尊尊親親之實，臣子一也。而子爲昊天罔極之恩，則宜先之。能盡其哀，非以先人，而人自動於其先之者也。夫無人無性，無性不善，性之善必發于情，故一觸而即通，同此性即同此情。上有好，而始於孤行者終於衆著，不必有鼓舞流行而甚焉者矣。故君子之德猶風也，動於無而及遠也。小人之德猶屮也，無固情而亦無逆勢也。屮上之風必偃矣。風非以動屮，而屮自隨風，豈憂物之不順而他求之哉？故羣言狂興，而天性之恩，世子之獨也，亦力行之而已。彼爲短喪之説者，其能終亢我乎？然友

❶「友」，原作「有」，今據阮刻《孟子注疏》改。

反命，世子曰，孟子之言至矣。吾有親，而吾喪之，豈問彼哉？於是未葬之五月，居於倚廬，言不及他，而未有命戒。百官族人至此而憬然悟矣。孰能居嗣君之位而忘其國以專致哀者？孰思而信服之曰，是可謂曰知禮矣。及至葬，四方之會葬者來觀焉，見其顏色之戚，哭泣之哀，無不說服之曰，此誠不媿爲人子，而可以爲人君者也。夫始之以父兄百官而浮言胥扇，終之以四方弔者而中心誠服，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，昭然不昧。而特未勉力以自盡，則習之迻人似不可拔。乃一念之誠，足以回久蔽之人心，豈非人同此性、性同此善之明徵哉？人皆可以爲堯、舜，自孝弟推之而萬善通。世子詎不可以學若舜而師文，滕詎不可以爲善國乎？而孟子之道無難行，審矣。

滕文公問爲國。

文公以禮聘孟子，故孟子至滕，而文公問之。

孟子曰：「民事不可緩也。《詩》云：『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。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。』

民事，謂農事。《詩》，《豳風・七月》之篇。于，往取也。綯，絞也。亟，急也。乘，升也。播，布也。言農事至重，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。故引《詩》言治屋之急如此者，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，而不暇爲此也。

「民之爲道也，有恒產者有恒心，無恒產者無恒心。苟無恒心，放僻邪侈，無不爲已。及陷乎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？

「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，取於民有制。

恭則能以禮接下，儉則能取民以制。

「陽虎曰：『爲富不仁矣，爲仁不富矣。』」

陽虎，陽貨，魯季氏家臣也。天理人欲，不容並立。虎之言此，恐爲仁之害於富也。孟子引之，恐爲富之害於仁也。君子小人，每相反而已矣。

「夏后氏五十而貢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畝而徹，其實皆什一也。徹者，徹也。助者，藉也。」藉，當作耤。

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産與其取之之制也。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，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。商人始爲井田之制，以六百三十畝之地，畫爲九區，區七十畝。中爲公田，其外八家各授一區，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，而不復稅其私田。周時一夫授田百畝。鄉遂用貢法，十夫有溝。都鄙用助法，八家同井。耕則通力而作，收則計畝而分，故謂之徹。其實皆什一者，貢法以十分之一爲常數，惟助法乃是九一，而商制不可攷。周制則公田百畝，中以二十畝爲廬舍，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。通私田百畝，爲十一分而取其一，蓋又輕於十一矣。竊料商制亦當似此，而以十四畝爲廬舍，一夫實耕公田七畝，是亦不過什一也。徹，通也，均也。藉，借也。

「龍子曰：『治地莫善於助，莫不善於貢。』貢者，校數歲之中以爲常。樂歲，粒米狼戾，多取之而不爲虐，則寡取之。凶年，糞其田而不足，則必取盈焉。爲民父母，使民盻盻然，將終歲勤動，不得以養其父母，又稱貸而益之，使老稚轉乎溝壑，惡在其爲民父母也？」樂，音洛。校，當作較。盻，胡計切，讀如係。稚字不典，宜从犀作穉。惡，平聲。

龍子，古賢人。狼戾，猶狼藉，言多也。糞，壅也。盈，滿也。盻，恨視也。勤動，

勞苦也。稱，舉也。貸，借也，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。益之，以足取盈之數也。稺，幼子也。

「夫世禄，滕固行之矣。

孟子嘗言文王治岐，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禄，二者王政之本也。今世禄滕已行之，惟助法未行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。蓋世禄者，授之土田，使之食其公田之入，實與助法相爲表裏，所以使君子、野人各有定業，而上下相安者也，故下文遂言助法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』惟助爲有公田。由此觀之，雖周亦助也。私，當作厶。

《詩》，《小雅・大田》之篇。雨，降雨也。言願天雨於公田，而遂及私田，先公而後私也。當時助法盡廢，典籍不存，惟有此詩，可見周亦用助，故引之也。

「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。庠者，養也。校者，教也。序者，射也。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，學則三代共之，皆所以明人倫也。人倫明於上，小民親於下。

庠以養老爲義，校以教民爲義，序以習射爲義，皆鄉學也。學，國學也。共之，無異名也。倫，序也。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此人之大倫也。庠、序、學、校，皆以明此而已。

「有王者起，必來取法，是爲王者師也。

滕國褊小，雖行仁政，未必能興王業。然爲王者師，則雖不有天下，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。聖賢至公無我之心，於此可見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』文王之謂也。子力行之，亦以新子之國。」

《詩》，《大雅・文王》之篇。言周雖后稷以來，舊爲諸侯，其受天命而有天下，則自文

王始也。子，指文公，諸侯未踰年之偁也。

使畢戰問井地。孟子曰：「子之君將行仁政，選擇而使子，子必勉之！夫仁政，必自經界始。經界不正，井地不均，穀禄不平，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。經界既正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。

畢戰，滕臣。文公因孟子之言，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，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。井地，即井田也。經界，謂治地分田，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。此法不修，則田無定分，而豪彊得以兼并，故井地有不均，賦無定法，而貪暴得以多取，故穀禄有不平。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，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。有以正之，則分田制禄，可不勞而定矣。

「夫滕，壤地褊小，將爲君子焉，將爲野人焉。無君子莫治野人，無野人莫養君子。

言滕地雖小，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，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，是以分田制禄之法，不可偏廢也。

「請野九一而助，國中什一使自賦。

此分田制禄之常法，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。野，郊外都鄙之地也。九一而助，爲公田而行助法也。國中，郊門之内，鄉遂之地也。田不井授，但爲溝洫，使什而自賦其一，蓋用貢法也。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。以此推之，當時非惟助法不行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。

「卿以下必有圭田，圭田五十畝。

此世禄常制之外，又有圭田，所以厚君子也。圭，潔也，所以奉祭祀也。不言世禄者，滕已行之，但此未備耳。

「餘夫二十五畝。

程子曰：「一夫上父母，下妻子，以五口、

八口爲率，受田百畝。如有弟，是餘夫也。季十六，別受田二十五畝，俟其壯而有室，然後更受百畝之田。」愚按：此百畝常制之外，又有餘夫之田，以厚野人也。

「死徙無出鄉，鄉田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則百姓親睦。

死，謂葬也。徙，謂徙其居也。同井者，八家也。友，猶伴也。守望，防寇盜也。

「方里而井，井九百畝，其中爲公田。八家皆私百畝，同養公田。公事畢，然後敢治私事，所以別野人也。私，當作厶。然，當作嘫。

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，乃周之助法也。公田以爲君子之祿，而私田野人之所受。先公後私，所以別君子、野人之分也。不言君子，據野人而言，省文耳。上言野及國中二法，此獨詳於治野者，國中貢法，當時已行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。

子矣。」

「此其大略也。若夫潤澤之，則在君與

井地之法，諸侯皆去其籍，此特其大略而已。潤澤，謂因時制宜，使合於人情，宜於土俗，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。呂氏曰：「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。論治人先務，未始不以經界爲急，講求法制，粲然備具。要之可以行於今，如有用我者，舉而措之耳。嘗曰：『仁政必自經界始。貧富不均，教養無法，雖欲言治，皆苟而已。世之病難行者，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。然茲法之行，説之者衆。苟處之有術，期以數季，不刑一人而可復。所病者，特上未之行耳。』乃言曰：『縱不能行之天下，猶可驗之一鄉。』方與學者議古之法，買田一方，畫爲數井。上不失公家之賦役，退以其私，正經界，分宅里，立斂法，廣

儲蓄，興學校，成禮俗，救裁卹患，厚本抑末。足以推先王之遺法，明當今之可行。有志未就而卒。」愚按：喪禮、經界兩章，見孟子之學，識其大者。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，制度節文不可復攷，而能因略以致詳，推舊而爲新，不屑屑於既往之迹，而能合乎先王之意，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。

訓義王者治天下之大法，井田、學校二者其大端也。周衰道廢，税畝與阡陌開，地力盡而井田壞。大學之教不行，師儒之傳各異，異端之説爭鳴而學校壞。於是而民無恒產，亦無恒心。孟子所欲行王道於天下者，但以此爲汲汲。顧二者有相因之理焉，則井田行而後學校可設。有詳略之殊焉，則以學校者千古不易之經，而井田有因時損益之道，有因地制宜之用。攷古者宜悉，而潤澤尤宜詳也。此二者，王者以治天下，諸侯以治其國，一而已矣。滕文公問爲國，孟子不以其弱小不可行，而告之曰，人君有一國而爲之，所以經理人民、修明政法者，皆非緩圖也。而國以民爲本，有民而後國可爲。民以農爲先，有農事而後民可用。顧人君恒於此有因仍苟且之思，責賦於民而不早計其所自出，則民之隋者散，勤者怨，而國不可爲矣。經畫勤於一時，而大法可垂於永久，此其爲者必先立之規，不可緩也。《豳風》，承王業之詩也。而曰：「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。」有茅矣，有綯矣，可以乘屋矣，則及此方冬農隙之時亟升屋而葺之，勿待春也。歲之更始，播百穀之事方興，不暇及此矣。民之無念不在農，無事不爲農計，先王悉體之如此，而民情不可大見乎？　民之

情，民之道也。夫人君欲靖其國，必民爵親睦之行，而後上不媿君師之責。仁不遺親，義不後君，安分循理，無離散之情，必有恒心固已。而民之愚賤，非有士君子之操也。有恒產，則俛仰之計足，而黠者不可取盈，樸者不憂不足，則仰事俛育之下，自不見異而遷。無恒產而身不安者心不固，一念之天良偶動，而飢寒爭奪之心又起而閒之，無恒心矣。夫心者，一動而不可復静者也。苟以謀利自全之念閒其心，而使無恒，則放僻邪侈，何不可爲，而陷乎罪矣。及是而刑不容貸，則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上，罔民而可爲也？是故欲求民心而使之有恒，必先取民產而定其恒制。以爲上即勤民之事，亦安能有一粟之益施及下哉？以民養士，而即民以養民，其盡吾心以爲之成法者，亦本吾自持之心而已。欲吾臣之上體國、下卹民，而唯自盡其不敢尊驕之志。欲吾民之樂奉上而自相睦，唯自盡其不敢侈靡之心。唯其恭也，故體羣臣者皆有以致其厚。唯其儉也，故定民賦者必有以酌其中。由此言之，損上益下，非有損也，節其驕泰之情，勿益而已矣。而世主之失，疾入於不仁者，唯求盈不已以謀富國，雖欲恭儉也，能乎？陽虎曰：「爲富不仁矣。」富之妨仁，明君之所以必懲富國之非也。又曰：「爲仁不富矣。」仁之妨富，暴君所以必踰取民之制也。然則取民之制，君欲爲國，安可不急定其規而緩之也哉？夫三王之政，皆可師也，而有異焉者，則在我備攷而斟酌之。其同者所必同，而其異者則在乎擇善而從之也。夏后氏取民之制曰貢。以爲田者，民所自闢之田，以其所獲，酌貢

之於上，民知效忠，而因以各得勤其業。五十畝而定一夫，一夫而輸五畝之貢焉。殷人取民之制曰助。於私田之中立一區以爲公田，而民助耕焉。七十畝而一夫，一夫而助七畝之耕焉。周人取民之制曰徹。立公田之名，而與私田無殊也，特計畝而均分之，百畝而一夫，八夫而通耕九百畝之田焉。以制之不同如此，而有同焉者，其實也。以粟貢，而粟亦其力之所獲也，以力助、徹，而力即其得粟者也。而五十畝之貢，唯五畝之獲，七十畝、百畝之助、徹，各輸其七畝、十畝之力，則是皆於什之中而取一也。上得一而聚之也多，不憂用也。下得九而僅獲其九，但給養也。此百王不易之法，所必遵者也。乃若其異，則殷、周改夏之法，各有精意存焉。周之徹也，而以八家之力通公私之田，通則下不怠而上不督，計畝均分，情相聯而利亦相均也。殷之助也，以爲下耤上以治，而上耤下以養，則民亦借其有餘之力，而上有使民如借之心，下無喪而上無求，交相益也。夫徹雖異於助，而小變而不失其大公之理。故二王改夏之政，意良深焉。而由今酌三代之異，以用之無敝，則龍子之言尚矣。龍子曰，三五取民之制，皆以無過求於民爲道，而粟之所自出，唯地是視。則因地以立制，而可行之永久者，莫善於助，莫不善於貢焉。未有助法以前，行貢可也。既有助，而欲改之以行貢，其害可勝言哉？且勿言後代之可踰制而求也，且勿言有司之操法以督也，且勿言出納浮秏之濫也。即就貢法之始制而言之，歲之豐凶不齊，民易以欺，而吏易以罔，於是較歲數豐凶之中而以爲常，乃

有畫一之規，即此而民之病深矣。樂歲粒米狼戾，愚民能積之待凶季之責乎？不能也。因多而多之，民猶未常不多，而不爲虐也。凶季之僅有，供來歲治田之糧種而不足，而必取盈於中歲之數。於斯時也，奉上之外無餘粒矣。則以思其疾苦之情，而我爲民之父母，使民盻盻然交怨於下曰，將吾之終歲勤動者，不得養其父母，曾不足以取盈，又稱貸於富室以益之。已貸不可再貸，則目前之生計已絶。歲之小豐而輸息以酬貸，則將來之匱乏日深。老穉轉乎溝壑，皆取盈者使之也。民之怨也如此，而惡在其爲父母乎？能守先王之成憲而取其中，其害且如此，況其後之敝乘之而生者乎？以龍子之言思之，則助以救貢之敝，而徹但師助而小通之，此擇乎三代之善而用其異者，取民之制，莫有善焉者也。子欲及今而行之，非遺制亡存，而先代之典，非一王之守也。耕者授田而助力，其産恒也。仕者受田而食禄，其産亦恒也。士大夫且有其世守，而小民不可無先疇，則世禄之禮下，助法之取民，其道一也。乃世禄，滕自建國以來七百餘歲，未之改也。通其意，而取民之制不可推行乎？助者，分私田與公田而爲二也。徹者，疑乎合一并而無公私之分也。乃《大田》之詩曰：「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」則在天之澤，且欲先公而後私，在己之力，必其急公而次及私，審矣。公田之名，唯助有也。公田之實，唯助別於私也。乃周詩而有公田之名，則周之徹無大異乎殷之助，井疆不亂而法制合符。得其理而用先代者即以昭世守，又何疑乎？故決於行助，事易而法無敝，更何疑乎？由是而

興起其恒心，以施教者可舉矣。教，以教士也，而不能盡民而教之也。而先王知道之明與不明存乎教，而民之仁與不仁因乎士。士既有世禄，而可以謀道不謀食者爲斯民修大同之化。民抑無虐取，而樂戴其上者望君子爲風尚之歸。而教不待勞，而但在修明之耳。於鄉則設庠、序、校焉，於國則設學焉，侯以明之，撻以記之，《詩》《書》、禮、樂以肄之，升賢造士以獎之，教之法具焉。夫大學，則大全之教，兼衆善而務其成。其在鄉學，則各有所先，以示其適從之方焉。庠者，以養老爲主，示民孝也。校者，以比德比執爲經，勸民行也。序者，以觀德興能爲義，示民禮也。夏當司徒始命之後，民初知學，故尊師重道以端所嚮，而其學曰校。殷以武功定天下而納之於禮樂之中，故其學曰序。周以仁厚篤世德而迪民愛敬之忱，故其學曰庠。至於學，則貢士興焉，胄子肄焉，天子諸侯親焉，教必備而道必隆。三代無異道，斯無異制矣。乃揆其立教之大指，則以禮讓養其和平之氣，而以道義研其心理之微，無非以興起夫尊親序别之心，而順成其孩提稍長之能，明此人倫而已。有以明之，而人倫明矣。上之爲君子者，行無非天性民彝之則也。則下之爲小民者，雖知有未盡，行之未逮，而寬然有餘於富庶之中，油然自消其疑貳争競之氣，互相親也，則亦樂親其上也。於是而爲國之大經無不舉矣。在子之爲之而已。使子而能是焉，勿曰一國之政不可通於天下。使當世而有王者起焉，欲折衷先代而行教養之大法，必於子乎取之，是爲王者師也，而子之德已覆及於天下後世而有餘。且不但此也，

使當世而無王者起焉，而子獨行之，周之先代不猶是乎？《詩》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」文王能以什一世禄之法，壽考作人之化，興周而創大業之謂也。子力行之，何遽不如？文王當積衰之後，而大猷興焉。子之國亦自此新矣。君子創業垂統以聽天命，又豈可量哉？勿以國小而古道已湮爲不可爲也。請自民事始。

文公毅然以爲必行，使畢戰司其事，而使奉教於孟子以行，其志決矣。孟子乃以勉畢戰曰，子之君將行仁政，甚盛心也。選擇而使子，望子深矣。子勿以私而害公，勿牽于俗議而大典必躬，履畝而計之，覈實而盡力焉，勤治之，而不爲苟且之計，勉之哉！夫仁政之廢，經界廢也。請詳經界之説。自一畎而計之，畎有塍埒，以至于畝。自畝而積之，畝之上有徑有遂，畝之外有溝有洫，以通道路，以防旱澇，大小有經，縱横有法，所謂經界也。自一井而推之，至於一同，田愈廣，則經界愈闊。而經界之中，乃爲田之實數，而凡公私多寡，皆以此爲準而無餘。若毁其經界，以爲是亦可耕之土而廢之，則額田有限，而新增之數倍之而有餘，私田無所益也。名爲九得其八，而實不足，井地不均矣。經界皆公所有也，名爲什得其一，而且不止於倍，穀禄不平矣。是故暴君以爲富國之術，汙吏以資竊禄之厚，必且曰此先王之贅設，而輕慢之爲不足存也。於是而墾之爲田，以擅其利。則今日者勿惜已耕之土，勿貪穀禄之盈，培其阡陌，復其溝澮，而經界正矣。則晝然於經界之中者，此爲百姓口分之田，此爲國家禄入之田，可坐而定矣。經界正而仁政行，有常經焉，而抑不無變

通之法。所以然者，以下之奉上，上之恤下，禮下取民之道不可不盡也。　今滕壤地雖褊小乎，而將必有爲君子者焉，將必有爲野人者焉。君子之待禮於上，於制禄定之矣。野人之聽制於上，於分田定之矣。皆子之君所必治，而子所必宜爲深長思也。使無以厚君子，則君子不宣力於廷，而野人何治焉？使無以寬野人，則野人不懷恩於下，而君子誰養焉？　故通其意於助法之中，而推恩禮於經制之内者，則野必助也。九而一，因其地之廣闊而經界可正者也，國中可使自賦也。什而一，因其地之狹隘，而經界不備，且餘一以寬之也。田以此分，而士之無田而有禄，亦於此授焉。乃所以盡禮下之道於世禄之外者，則卿以下食禄少，而別予圭田以奉祀事，其制五十畝，一井之公田可給二君子，而禮加厚矣。所以寬取民之制於分田之外者，則家有餘夫，百畝不足，而授以二十五畝，四餘夫而成百畝，乃以助一夫之力，而取之愈薄矣。如是則君子、野人各得其所，而分田制禄之法，乃以通成法而盡善焉。　若夫爲國之道，教養並行，小民之親，須待教成之後，而有可先寓其意於助法之中者，即此定經界之際，而不容不申之戒焉。其法曰，死徙無出鄉，墳墓所在，居止所安，出鄉者有禁。而所謂「鄉」者，非「六鄉」之「鄉」，即以此同井爲鄉也。夫人唯以可留可去之身，則挾可離可合之心，不相恤而且以相讎者，亦難保其不然，而勢所必至也。以同井爲鄉，而死徙在是，出入其得不相友乎，乍乖焉，而終不容不比也。守望而得不相助乎，保人者，即以保己也。疾病得不相扶持乎，情

相關，而禮亦相報也。如是，則雖有怨而不得不忘，雖有争而不得不釋，百姓親睦自此始矣。則仁政之以周悉乎上下者，而善治其心力，庶幾盡矣。而吾爲子言井田之法，則一成不易而無難定者。爲方一里，而中之實積亦一里也，則爲一井。推此而十里之百井，五十里之二千五百井，可知也。一井之田經界，而内實耕者九百畮，積實之中爲步者九萬步，則爲畮者九百，無不均也。於其中爲公田焉。八家皆私百畮，環於其外，而同致其力以耕公田，明以下養上之義。則八家之趨公田也，無遠近之不齊，而寓居中制外之意。其耕也，必待公田之耕事畢，而後敢治其私田之事，無勤隋之不均。而昭率土從君之分，則尊卑之義亦在焉。既所以別野人於君子而示之等。即以別野人於野人，而視公田之形埒以爲其界畫也。此井田之制，可數言決者也。凡此者，以體國而養君子，經野而治野人，上以制國用而秩世禄，下以用民力而養民財，大略在此矣。若夫民有固有之田，無待於予，而亦不可奪。地有不齊之形，不能方，而但覈其實，合乎人情之安。而曲成先王之意，則在君體恭儉之實心。而子盡經畫之妙用，非吾之所能詳及也矣。蓋滕國雖小，而當時壞法虐民之政，猶未嘗深中富彊之習，則井田之復亦易。而文公之爲君，庶幾恭儉，則學校之興，亦有其基。故孟子之説得小試焉，而王政之易行於此可徵。若齊、梁之君，則固未可深言也。一申制産之説，而不能及其詳，奚望道之行哉？

「不可緩」，非勸農也，定賦法也。茅以蓋屋，綯以縛屋，綯須芒作，茅不可搓索。「説約」

一串說，非。以此「亟」字對上「緩」字，不通。「不可緩」，只是行井田要緊。二「無」字必如此解。不然，天下豈有無野人之理？全不成話矣。

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，自楚之滕，踵門而告文公曰：「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，願受一廛而爲氓。」文公與之處，其徒數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屨、織席以爲食。捆，苦本切。

神農，炎帝神農氏，始爲耒耜，教民稼穡者也。爲其言者，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。許，姓。行，名也。踵門，足至門也。仁政，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。廛，民所居也。氓，野人之偁。褐，毛布，賤者之服也。捆，扣㧻之，欲其堅也。以爲食，賣以供食也。程子曰：「許行所謂神農之言，乃後世偁述上古之事，失其義理者耳，猶陰陽、醫方偁黃帝之說也。」

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，負耒耜而自宋之滕，曰：「聞君行聖人之政，是亦聖人也，願爲聖人氓。」耜，本作相。从耒，後人之譌。

陳良，楚之儒者。耜，所以起土。耒，其柄也。

陳相見許行而大說，盡棄其學而學焉。陳相見孟子，道許行之言曰：「滕君，則誠賢君也。雖然，未聞道也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，饔飧而治。今也滕有倉廩府庫，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，惡得賢？」

饔飧，孰食也。朝曰饔，夕曰飧。言當自炊爨以爲食，而兼治民事也。厲，病也。許行此言，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、野人之法。

孟子曰：「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？」曰：「否。許子衣褐。」「許子冠乎？」曰：「冠。」曰：「奚

冠？」曰：「冠素。」曰：「自織之與？」曰：「否。以粟易之。」曰：「許子奚爲不自織？」曰：「害於耕。」曰：「許子以釜甑爨，以鐵耕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自爲之與？」曰：「否。以粟易之。」粟，本从卤，从西，俗譌。素，本作𦃇。釜，本作鬴，从父，俗文，見《集韻》。然，當作嘫。

釜，所以煑。甑，所以炊。爨，然火也。鐵，耜屬也。此語八反，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。煑，本作鬻。

「以粟易械器者，不爲厲陶冶。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豈爲厲農夫哉？且許子何不爲陶冶，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？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？何許子之不憚煩？」曰：「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爲也。」陶，當作匋，瓦器也。陶，再成丘也，地名。

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。械器，釜甑之屬也。陶，爲甑者。冶，爲釜鐵者。舍，止也，或讀屬上句。舍，謂作陶冶之處也。

「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？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爲備，如必自爲而後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：或勞心，或勞力。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。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。天下之通義也。

此以下皆孟子言也。路，謂奔走道路，無時休息也。治於人者，見治於人也。食人者，出賦稅以給公上也。食於人者，見食於人也。此四句皆古語，而孟子引之也。君子無小人則飢，小人無君子則亂。以此相易，正猶農夫、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，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。治天下者，豈必耕且爲哉？

「當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，洪水橫流，氾濫於天下。草木暢茂，禽獸繁殖，五穀不登，禽獸

偪人。獸蹏鳥跡之道，交於中國。堯獨憂之，舉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澤而焚之，禽獸逃匿。禹疏九河，瀹濟、漯，而注諸海，決汝、漢，排淮、泗，而注之江，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。當是時也，禹八季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雖欲耕，得乎？草，當作艸。暘，本从田。偪，本作逼。蹏，俗寫从帝，謬，帝乃上帝之偁，豈宜與足相依以爲獸足之名乎？跡，當作迹。憂，當作𢝊。漯，本作濕，今省作漯，以濕爲乾溼字，其誤不一矣。濟，當作泲，其誤亦久。然，當作嘫。

天下猶未平者，洪荒之世，生民之害多矣，聖人迭興，漸次除治，至此尚未盡平也。洪，大也。橫流，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。氾濫，橫流之貌。暢茂，長盛也。繁殖，衆多也。五穀，稻、黍、稷、麥、菽也。登，成孰也。道，路也。獸蹏鳥迹交於中國，言禽獸多也。敷，布也。益，舜臣名。烈，熾也。禽獸逃匿，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。疏，通也，分也。九河：曰徒駭，曰大史，曰馬頰，曰覆釜，曰胡蘇，曰簡，曰潔，曰鉤盤，曰鬲津。瀹，亦疏通之意。濟、漯，二水名。決、排，皆去其壅塞也。汝、漢、淮、泗，亦皆水名也。據《禹貢》及今水路，惟漢水入江耳。汝、泗則入淮，而淮自入海。此謂四水皆入於江，記者之誤也。散，當作㪔。

「后稷教民稼穡，樹藝五穀，五穀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飽食、煖衣、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放勳曰：『勞之來之，匡之直之，輔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從而振德之。』聖人之憂民如此，而暇耕乎？藝，本作埶，加艹加云，俗不成字。熟，本作𩰫。煖，讀如萱，則宜如字；讀乃管切，則宜作煗，二字義同音別。契，本作偰，高辛氏子

名，今省人，譌。憂，當作悳。放，讀上聲。

言水土平，然後得以教稼穡。衣食足，然後得以施教化。后稷，官名，棄爲之。然言教民，則亦非並耕矣。樹，亦種也。埶，殖也。偰，亦舜臣名也。司徒，官名也。人之有道，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。然無教，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。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，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。《書》曰：「天敘有典，敕我五典五惇哉！」此之謂也。放勳，本史臣贊堯之詞，孟子因以爲堯號也。德，猶惠也。堯言勞者勞之，來者來之，邪者正之，枉者直之，輔以立之，翼以行之，使自得其性矣，又從而提斯警覺以加惠焉，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。蓋命偰之辭也。

「堯以不得舜爲己憂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爲己憂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，農夫也。」皋、写作臯，譌也，本从白从夲。

易，治也。堯、舜之憂民，非事事而憂之也，急先務而已。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，則不惟不暇耕，而亦不必耕矣。

「分人以財謂之惠，教人以善謂之忠，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，爲天下得人難。」與，當作与。

分人以財，小惠而已。教人以善，雖有愛民之實，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。惟若堯之得舜，舜之得禹、皋陶，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，而其恩惠廣大，教化無窮矣。此其所以爲仁也。

「孔子曰：『大哉堯之爲君！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！君哉舜也！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！』堯、舜之治天下，豈無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於耕耳。

則，法也。蕩蕩，廣大之貌。君哉，言盡君

道也。巍巍，高大之貌。不與，猶言不相關，言其不以位爲樂也。

「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。陳良，楚産也，説周公、仲尼之道，北學於中國。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彼所謂豪傑之士也。子之兄弟事之數十秊，師死而遂倍之。

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。夏，諸夏禮義之教也。變夷，變化蠻夷之人也。變於夷，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。産，生也。陳良生於楚，在中國之南，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。先，過也。豪傑，才德出衆之偁，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。倍，與背同。言陳良用夏變夷，陳相變於夷也。

「昔者孔子没，三秊之外，門人治任將歸，入揖於子貢，相嚮而哭，皆失聲，然後歸。子貢反，築室於場，獨居三秊，然後歸。他日，子夏、子張、子游以有若似聖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彊曾子。曾子曰：『不可。江、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尚已。』」貢，當作贛。游，當作斿。彊，當作勥。陽，當作昜。

三秊，古者爲師心喪三秊，若喪父而無服也。任，儋也。場，冢上之壇場也。有若似聖人，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，如《檀弓》所記子斿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。所事孔子，所以事夫子之禮也。江、漢水多，言濯之潔也。秋日燥烈，言暴之乾也。皜皜，潔白貌。尚，加也。言夫子道德明著，光輝潔白，非有若所能髣髴也。或曰：「此三語者，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。」儋，都甘切，寫从扌，俗誤。冢，本作⿹勹豕，別作塚，非。髣，本作仿，寫作彷者非，从髟猶可。

「今也南蠻鴃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師而學之，亦異於曾子矣。鴃，讀如決。

鴃，博勞也，惡聲之鳥。南蠻之聲似之，指

許行也。

「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，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。

《小雅・伐木》之詩云：「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。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木。」

「《魯頌》曰：『戎狄是膺，荆、舒是懲。』周公方且膺之，子是之學，亦爲不善變矣。」

《魯頌》，《閟宮》之篇也。膺，擊也。荆，楚本號也。舒，國名，近楚者也。懲，艾也。按：今此詩爲僖公之頌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，亦斷章取義也。

「從許子之道，則市賈不貳，國中無僞。雖使五尺之童適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長短同，則賈相若。麻縷絲絮輕重同，則賈相若。五穀多寡同，則賈相若。屨大小同，則賈相若。」賈，當作價，下並同。

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。蓋神農始爲市井，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説也。五尺之童，言幼小無知也。許行欲使市中所賣之物，皆不論精粗美惡，但以長短、輕重、多寡、大小爲價也。賣寫作粥者謬，粥乃鬻字之省而別。

曰：「夫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，或相什伯，或相千萬。子比而同之，是亂天下也。巨屨、小屨同賈，人豈爲之哉？從許子之道，相率而爲僞者也，惡能治國家？」蓰，所綺切。巨，當作鉅。惡，讀平聲。

倍，一倍也。蓰，五倍也。什、伯、千、萬，皆倍數也。比，次也。孟子言物之不齊，乃其自然之理，其有精粗，猶其有大小也。若大屨、小屨同價，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？今不論精粗，使之同價，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，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。

訓義聖道裂而異端興，有農家者流出焉。其大旨有二，曰勤曰樸。以爲勤則不厲人，而樸則人無欺。其爲言也，至爲卑陋，既不如楊、墨之詭異，而似乎切近人情，不同權謀之夸詐，似不足以爲人心世道之大蠹。乃充其説，則上下之分可夷，君師之道可廢，禮樂文章可以不興，而一驅天下賢智之心思盡之於謀食之中，以皇皇於求利。此其爲道去禽獸不遠，而戎狄之所尚者也。後世之爲士君子者，舍其遠大，而以喻利之心忘乎義，皆暗中其術而不知。故辨之不容不詳，距之不容不嚴，不可以其鄙而置之也。　神農之世遠矣，文字未興，其詳不可得而知也，故學聖人者勿僞焉。蓋其時，天下未平之時也。茹毛飲血而始有粒食，飽則棄餘而始有市易，亦别人於禽獸，别中國於戎狄之始事，能開物而成務，則已成乎其爲大人矣。而天下既平之後，欲廢人道，違物情，而反之於勤與樸，此其害不可勝言。乃爲農家之言者則僞之。楚本蠻夷之國，王化之所不及，人習於樸陋。許行欲以其俗而易天下，聞滕文公復井田之法，以爲是可誘也，乃之滕而往造乎君門，無禮甚矣。其言曰，遠方之人，聞君行仁政，願受一廛而爲氓。文公亦以爲慕義之編氓而已矣，與之處焉，其説未能昌也，則見其所偕來之徒凡數十人，皆衣褐，或捆屨，或織席以爲食，異矣。然非能異也，天下之衣褐而捆屨、織席者，豈少若而人哉？野人之爲此求食於天地之閒者，皆可置之不論不議者也。而行若以之爲異，其徒亦若自矜其異。南蠻之人，不知天壤之大，古今之遥，帝王聖賢之用心，而求異於垂裳治物之君子，曾足以

爲異乎？故滕之人亦無異之者。不謂有南方儒者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，亦負耒耜繼行而至。誠爲陳良之徒，則負耒耜何爲者？誠爲負耒耜之人，何地不可耕而必之滕？良之教豈若是邪？斯足異也。其言曰，聞君行聖人之政，是亦聖人也，願爲聖人氓。聖人之爲聖人者，天經地義之所繫，而井田以安野人，爲王道之始基。但聞此一端，而即許爲聖人，相之中無所見而爲耳食之人，可以誘而之邪，其輕妄之性然也。且使聖人而誠作矣，爲君子之徒者，有道則可仕，有志則可學。而但以避重斂而息心歸之，此其爲趨利之小人，又奚辭焉？見許行而大説，昧昧者之恒也。盡棄其學而學焉，其棄之也久矣。乃欲以其説而動孟子，道許行之言於君子之前而無憚忌，相之惡浮於行矣。其言曰，滕君，則誠賢君也，以民事爲心也。雖然，有所謂道者，而未之聞。從勢而觀之，有君有民。從道而觀之，孰爲君而孰爲民？人之生也，同爲天地之生，則皆有其力，而皆可自食，人亦期於一飽而止矣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，饔飧而治，以其勤率天下之勤而人無不足，以其儉治天下之不儉而道無不同。今也行井田而使民助，取民力所得之粟充之於倉廩，而且受賦幣以藏於府庫。民勤耕之，己逸享之，厲民而自養，民何利乎有君，而惡得賢？此其説蔑尊卑而計利，以相爲恩怨，既以滅天理，賊人倫，而桎梏大人君子天授之聰明於較晴量雨、粒米尺布之中，❶爲口腹之瑣圖，不知勤勞於烈日疾雨之下，以養此血肉之軀，

❶「晴」，原誤作「晴」，今據文義改。

與鳥獸同羣也，將欲何爲？則天下後世身爲君子而皇皇汲汲唯饔飧之爲謀，且自詡其無損於物以傲天下，皆自此而起。而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之至仁，尊師重道以立人道之大防，皆棄之而不顧。此喻義喻利之大閑，而人禽夷夏之大辨，烏容不誅其心而曲盡其折之之詞哉？孟子乃不惜委曲以求其情而讁之，則姑緩其詞以問之曰，且勿問滕君也，而先問許子。許子之所能爲、所可爲者，滕君且有不能爲、不可爲。若許子之不能爲、不可爲者，而不可以責滕君，必矣。許子以食爲重，而不以食於人爲道，則必己種之而後己食之乎？夫行之必種而食也，其所挾之術在是，故勿妨姑縱之也。而陳相曰，然，是可以己之所必必滕君矣。孟子曰，食猶衣也，衣猶食也。種則食，織則衣，一也。必織布而後衣之乎？乃相欲揜其不能織，而以褐雖粗，又豈異于布乎？孟子欲盡其一身之必需，而問其冠。相不能言不冠也，而曰，冠。衣以禦寒，而冠何爲者？野人之不冠者多矣，而行猶然冠也。孟子以相之必以儉陋飾其非，則就而問之曰，奚冠？相曰，冠素。若以素爲無待於人者。雖然，素又何能不待於人也？乃詰之曰，勿問其布與褐，素與不素也，皆有織之者也。充自種之情，自織可矣。而許子自織之與？相不能忍也，曰，否。而曲爲之詞曰，以其所種之粟易之，則猶之乎自織也。詰之曰，許子奚爲不自織？充其一往之心，必自織矣。而不織者必有爲，亦可以知不自耕者之大有所爲也。相於是不能逃其情而對曰，害於耕。天下之見爲利而

害必存焉，豈但此哉？害者，力之不勝也，理之相妨也，是可以窮許子之妄矣。而孟子以其言厲民也，則更就耕與食之中不可廢者而詰之曰，衣與冠，猶與耕而食各一事也。若夫食必爨也，耕必以鐵也，許子其能將粟而生吞之，手裂土而治之乎？亦必以釜甑爨，以鐵耕乎？相不能謂不然也，曰，然。孟子曰，同此一事，則自爲而可以無求。許子能埏埴而爲釜甑，鍊鑄而爲耜鉏乎？相曰，否，亦以所種之粟易之也。孟子既就許行之一身辯其徒勤無益，而有待於物，乃先破其厲民自養之説，而後伸吾不能耕、不可耕之義，故急從而折之曰，如許子之言，則非己之所親執其勤，而食人之食，用人之用者，皆厲也。然則匋冶竭力以爲器，而許子無所事於機杼鑪錘之閒，安然而用之。許子竭力以種粟，而匋冶初未嘗有事於襏風襫雨之下，端坐而食之，皆相厲也。乃許子有粟以易，則用之不疑，而不謂爲厲匋冶，許子自不謂其不賢矣。如云粟者生民之本，許子所必不可與人，而必不可取於人，當自竭力於耕，以勿忝於神農之道，則匋冶之厲農夫久矣，而許子豈謂其然哉？與之者自有樂輸之情，相忘於恩怨。受之者自反其有功之實，終不生其媿慙。而謂倉廩府庫之厲民也，夫豈知君而無倉廩府庫也，則亦匋人之無食而不能爲釜甑，冶人之無食而不能爲鐵也。財之所聚，用之所給，還以養百官，行典禮，修守禦，而使耕者安其耕也，何厲之有哉？甚矣，許子之愚也！戴天履地而忘其安厚也，抑非但不厲而已也。爲於此者廢於彼，是害之因於不暇兩全者也。有爲之也小，而害之也

大，是害之因於不可而成者也。而許子不計及此，而昧昧然欲君之並耕也，則唯以爲君有徵斂之令則上煩，民有助耕之役則下煩，與其煩於人也寧煩於己，與其煩於心也寧煩於事，顰蹙於經營措畫之難而憚之耳。許子何不學匋治，則有所需焉，止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，無求於人，而不與争多寡於取與？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，褐也，素也，釜甑也，鐵也，思其不足而補之，於其未得而求之，何許子以煩爲道，而此不卹乎？相曰，許子非不欲去煩而就安也。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爲也。爲則廢耕，耕則廢爲，且耕且爲，則兩俱不成，故各司其事而不容憚也。嗚嘑！相而亦知耕之足以廢百爲乎，而況於治天下？故孟子急詰之曰，然則人君有天下而治之，曾不如百工之有其事，而可耕且爲與？有如役其心於茀艸刈穫之中，終歲皇皇計其多寡，則神氣爲之衰沮，夢寐爲之怔營，智愈細而念愈私，情愈鄙而志愈困，雖有生民利害死生之大交迫於前，而雨暘之繫其心，稂莠之不釋於懷者，且置之矣。可爲乎？不可爲乎？夫許子勿謂人君之無事而待民之養也。均是人也，而天秩之矣。有大人焉，君師之命，寵自上帝，父母之戴，徧于四海，位之隆者任之重，其事大矣。有小人焉，仰事父母，俛育妻子，上以奉公，下以恤私，分之卑者責之輕，其事小也。各有其事，則小人盡其事於畎畝而終歲勤勞之恐後，大人受其事於天下而日昃不遑之維艱。豈徒大小之異量乎？即農與匋治均爲小人之事，且一人之身，而待用於百工者，無一可缺。如必自爲而後用之，則營此而又求效於彼，

是率天下奔走於道路，一無所成，而徒疲其身。而況治天下者備萬物於己而爲之乎？此理勢之不能必也。惟其不能也，是以不可。故曰「或勞心」，有不可釋之責，有不容已之情，竭智殫慮而猶恐其見之不遠，行之不至。「或勞力」，則力任爲之，因而勞之，而力之外不知有所謂心也。「勞心者治人」，有四海萬民之情，爲四海萬民之主，治教政刑唯吾之所爲，而不患用之也專，行之也決。「勞力者治於人」，則以力效功，以功聽命，而治之權不敢竊議其非矣。「治於人者食人」，既奉之爲君師，則必修其報偁，納秸獻藾，而自守其分之所宜，情之所偁。「治人者食於人」，則撫而有其土，安而享其禄，而謀食之計不足以繫其心。此自有天下以來，上下交綏，理事各得之通義也。小人而與大人之謀，則犯大分。大人而尸小人之事，則廢天職。勞力者以其私心而疑大人之厲己，則正大義者所必誅。勞心者以其褊心而求免厲於小人，尤喻於義者所不屑。孰有能踰此者乎？此分義之不可者，又必然也。夫人君之不能耕、不可耕，就許子一身而推之，有如是者。而許子曰，古帝之道固然。許子生於僻壤，未習聞天下之故，聖人之爲，固宜然者。而子固非許子之徒，則往古之事，亦嘗聞之乎？夫大人之不能爲小人之事者，固不暇也。而吾以唐、虞之不暇者徵之。神農之世，未知其不平者若何，而大要氣運初開，不平之甚也。自神農歷黄帝、顓頊，以至於堯之時，而猶未平焉。大人平天下之事在堯矣。於時水失其直行之道，横流而爲洪水，氾濫於天下，南北同矣。一漲一落，土皆不

墾，而艸木暢茂。艸木茂而禽獸孶息其中，且繁然聚焉。艸木禽獸之害於人也，艸滿而五穀不登，禽獸横而逼人以處。於是人皆巢居穴處，而中國可耕可處之地，唯有獸蹏鳥迹之相交，則人類且將息矣。此其可憂者在小人，而小人不能如知也。苟圖存於旦夕，而且謂氣數之實然，可無與也。堯則自念其爲生民所宗主之大人，而不能出其危而救其死，惻怛之情甚，而心勞無已矣。乃思所以治之者，非盛德化神之至聖不易敷也，舉舜而敷治焉，而事在舜矣。舜以明目達聰之聖，而勤問砮同善之心，於是心盡而治之條理見焉。艸木盛，鳥獸逼，則雖欲治水，而艸木翳蔽，不能測其高下，禽獸縱横，且將傷我徒旅。於是使益掌火，烈山澤而焚之，曠然知水之爲水，而土之爲土也，禽獸無所藏而逃匿矣，然後導山者不憂，導水者無傷也，水可治矣。舜乃命禹治水，而禹度之以理，裁之以心，天下高下之勢，皆縈回于寸念。於是北條之水，則疏九河於下流，瀹濟、漯以分洒，而使河安流以歸海。南條之水，則因汝、泗之入淮，而排其序入之徑，因漢之入江，而決其相匯之衝，使江漢並流以不争。於是水降而土平，然後中國效原之地可得而食也。當是時也，禹但司此一治水之事，而八季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身忘勞也，家不恤也，而暇以身之不富、家之不飽，得置於念中而耕乎？禹之不暇如此，則舜可知也，堯可知也，益亦可知也，而稷、偰之相繼以敷治者可知也。中國可耕矣，而堯、舜之憂猶未已焉。上古之耕，既未盡夫人用。洪水之後，人且忘乎土宜。舜以爲耕雖小人之事，而愚者但能盡

其力，則用力而無成。乃使后稷教之以稼而種之有道，教之以穡而穫之有時，於是乎人知樹埶五穀而五穀孰矣，民人乃得以不虛用其力而食其利矣。盡天下而育乎稷之教，盡天下而育乎堯、舜之心也。乃堯、舜之憂未釋也，以爲人則有人之道矣，人之所以爲人，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。若徒耕而飽食也，粟可以易布褐而煖衣也，可以逸居而無求矣，因而生其勤則不憂、樸則不勞之心，自用其力而自育，而不因其天性之固有以勉之於修爲，則其去禽獸也不遠。乃使偰爲司徒，以掌邦教而明其教焉。所教者，人與人爲倫之大經，而道法備矣。教以父子之必有親也，而生事沒寧之必盡其道。教以君臣之必有義也，而上令下共之必循其禮。教以夫婦之必有別也，而辨姓分氏，且六禮之必修。教以長幼之必有序也，而兄友弟恭，且飲、射之必齒。教以朋友之必有信也，而入學親師，與族黨之必睦。於是禮以文之，樂以樂之，備物采、盛文章以達之，皆用物力而不嫌於奢，捐衣食而不憂其匱，無一不經營於舜與偰之衷。而堯猶以爲此人禽之界，恐民以勤勤於衣食之故，而難勸進於善。乃申命司徒曰，夫教之事可易言哉！人之才質不齊，而道之從人不易，汝殫汝心而後可哉！人有勉行而勞者，則必獎勸以勞之。有慕道而來者，則必引掖以來之。其惑於異説而邪者，則必歫其詖而正之。其飾爲僞行而枉者，則必懲其曲而直之。其未能自彊而卓然異於小人者，則必堅其志以輔之。其未能推行以見諸行事者，則必示以方而翼之。日漸月磨，而教者不倦，以啓其心而得之於己。而猶恐其

勤始而怠終也，則又必從而振起於將成之際，使知一念之弛，且以毁其全德。其所加惠教以俾有成，不如是而五倫之事且有疏缺，而人之爲道不足以大明於天下，而垂爲世教也。若此者，堯與舜端拱於廟堂之上，亯九州之貢，盛垂裳之文，若見爲厲民以自養。而其取天與人相屯亨之理，民與物相消長之幾，生與死相出入之勢，人與禽相近遠之理，施之有序，爲之必周。其咨嗟警惕而不遑也如是，而食之何以得飽？八口之何以得養？一犁一鉏之不容弛，一晴一雨之不容忽，全以付之小人之自勞，而念暇及之乎？力何暇而得爲之乎？此理勢之不能耕，在古聖有如是者。即在今日者，天平矣，地成矣，獸害遠，水患息，田可耕而人知教，似可以無憂而教衰行廢，耕戰急而民不適有生。爲大人者，其所以制其恒産，道其恒心，正憂勤惕厲而未有艾。又安得此暇日以從事於畎畝而驕人曰，吾有求於天下而不爲民厲，如匹夫之閉户容身以苟全其性命邪？

夫耕既不暇矣，既化成俗美而暇矣，而揆君民之大義，則雖暇而固有所不可焉。則以堯、舜之深見其不可者徵之。以小人而妄取大人之憂以爲憂，則推其一介之節，謂天下可以一身一家之理治之，則足以亂天下。以大人而下取小人之憂以爲憂，則盡廢天下之理，謂吾力可以與天下萬民相若，則必亦且聽天下之亂而亂日生。故堯之所憂者，不得舜也。側陋以求，歷試以授，心專於是焉，得舜而倦勤以享天下之奉，不憂也。舜之所憂者，不得禹、皋陶也。地誰與平？教誰與弼？心殫於是焉，得禹、皋陶而鼓琴以受九州之

責，不憂也。夫食爲民天，而非耕無食，此亦不容不憂者。乃農夫自知憂之，自知易之，任其作也，任其輟也。若一繫念於此，則取天亶之聰明而桎梏之於一畎一穗之豐歉，區區於婦子之何以養？終歲之何以給？智爲之錮，才爲之詘，而不以擾鄉閭，不煩偁貸，自命爲有德，此其與禽獸之食艸木而息林藪者幾於無別。農夫所以患至而無以禦，倫蔑而無與親，爲禽獸之呑噬，而與草木同腐者也。而爲大人者，其可與之爲類乎？夫事有大小而德必偁，德有大小而難易別焉。君天下之道，仁而已矣。仁者，爲之難者也。且勿言並耕之無以益於人也，即使有財而分以與人，見恩而已，謂之惠而已。惠者，有窮之施也。且勿言並耕之無以納民於善也，即使以善而教於人，盡己而已，謂之忠而已。

忠者，自盡之道也。惟爲天下得人，則我之所欲仁天下者，於其人而施之，必盡天下之望仁於我者，有其人而相長以無窮。則裁成之，輔相之，民之生以遂而不待於分，民之德以正而不勞吾教。其舍己以從善，授天位而不疑，純乎至公而無私，而利澤已周乎天下矣。故世或曰，堯以天下與舜，舜以天下與禹，此能忘天下而不有，難矣。而非難也。聖人以天下爲己責而無利焉，釋其責而不謀其利，易也。若夫爲天下得人，則擇之不精，而用之非人，用之不決，而有人不得。非虛己以諮詢，則元德之升無術。非懲惡以竄殛，則巧言之隙且生。其欽天工而體人情者，一念不周而不得，而豈不難乎？得之則仁及於天下，未得則難載乎一心，此其必不可以近小之情參之也，明甚。而農夫鄙固之焦勞，其

可稍萌於念慮乎？故孔子之偁堯曰：「大哉堯之爲君也！」任其大，而不以近小自封之謂也。「唯天爲大，爲堯則之。」天之運化，無爲而功成；堯之法天，居高而治卑也。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！」至仁攝天下於一心，而無功效之可見也。其偁舜曰：「君哉舜也！」宰制天下，而正位以臨萬方之謂也。「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！」功不必立，名不必成，居天下於一心而無著見之迹也。然則堯、舜之治天下，豈無所用其心哉？以至仁而爲天下憂，得人以治而萬方理，無爲也而無不爲。特於耕，則以爲農夫之事，而養其清虛之體，存其廣大之量，知不可用而不用耳。此道義之不可耕，古聖人辨之已明。即在今日者，不必有推賢遜位之深心，可因帝王之成法，而無待於代天理物之舜、禹、皋陶而爲大人者，亦自有尊德樂道，任君子以明王道、正人心、辟邪說。而遂風易俗、正位凝命之大體，以天下之祿養天下之賢者，而施仁於天下。其不容爭恩怨於升斗之需，而役心志於一手一足之烈，自有不可廢之大義，以辨上下，定民志，其可耕邪？又不待再計而決也。而況乎萬幾在躬之必無暇日也乎？是則農夫之憂，小人之事。執其說而欲以治天下，許子之爲此言也，非神農之言也，乃荊楚蠻夷之習，見利而不見義，任情而不任理。惟先王之教不及，故相習而成僻陋之學。此亦不足深誅者，天下亦孰與聽之？吾所甚惡者，子之惑焉而自棄其學耳。君子之爲學也，將以變其氣習也。不幸而生於夷，則慕義以從帝王聖賢之教以變夷也。如是者，吾聞之。至於生爲中夏之人，身受先王之教，

而聞蠻之風，變而從之，則人各有心，誰其安之？吾未之聞也。子嘗事陳良矣。陳良，亦楚産也，知堯、舜以來之大統大法詳制於周公而著明於仲尼，説焉，北遊而學焉。其志專，其守定，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。以匹夫而任天下之大，以蠻夷而與帝王之憂，斯所謂豪傑之士也。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季，亦嘗與聞乎斯道矣，師死而遂倍之？舍士而農，先已謀食而棄謀道之心。見異而遷，遂至棄義而伸崇利之説。則吾不知其何心？君子之於學也，見之也審，信之也篤，七十子之事孔子皆此道也，何也？惟知孔子之道，盡人情，窮物理，處於至大，而小者不足以亂之也。孔子没，心喪而廬其墓者三季。三季之後治任將歸，而子贛未即歸，入揖焉，相嚮而哭，皆失聲，然後歸。情之篤，唯憂道之且喪也。子贛反，築室於場，獨居三季，然後歸。情之有餘，唯念道之不可忘也。他日，子夏、子斿、子張以有若之言行有似聖人者，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，雖推崇之大過，而以似聖而事，則固爲絶學廢墜之憂也。彊曾子，而曾子曰不可。人各有宗，而道必有至。而夫子之德何如哉？譬之練帛者然，自其始之灼見乎道之必出於一而無容襍也，滌天下萬世人心之污染而蕩除其私，殆舉江漢之洪流以濯之也乎？自其終之善成夫已明之道而不可易也，奉千世百王之顯道以定立其體，殆承秋陽之昭朗以暴之也乎？於是而其白也至矣，皜皜乎，賢者莫能過，智者莫能踰，而百家衆論之異同，奉大正以治之而莫敢不服，不可尚矣。有若其能企及乎？而吾黨其可貶道以徇偶然之似乎？曾子之尊孔子

也如是，非但尊其師也，以先王之道集於孔子，而治教之統不可亂也。夫曾子之於有若也且然，今也一南蠻鴃舌之人，言不能詳，而夷風深重，乃敢非先王之道而自爲道，蔑褻古今之通義，殉其一廛百畝之私心。子乃倍子之師而從之，其視曾子不亦遠乎？夫先王之道，處萬物之上而俛治之，喬木也。蠻夷之俗，守身家之計而圖與物相安焉，幽谷也。求友者之詩曰：「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木。」吾聞之也：以賢師友而示我以天地民物之情，擴吾高明廣大之見，道之所尚也。若下喬木而入幽谷，志趣日以卑，識量日以小，行焉而必窒，豈人之情哉？彼南蠻者，幸有山澤湖沼之利，可耕可食，私之以爲利，而君民之分無別，故僭擬上國，而不知中國帝王之尊。故《魯頌》曰：「戎狄是膺，荆、舒是懲。」以害王綱者惑人心，魯奉周公之法，方且膺之，乃子以是學，則有王者起，非聖無法之誅且加焉。變之而不善，孰有大於是哉？故曰，許子之妄不足誅，而子之學之，將以起天下趨利棄義之習，君子所甚惡也。而陳相猶未悟也，乃更以其齊物之説進曰，天下之習於欺而喪其樸，莫若市矣，而許子之道，有至簡而可以一天下之趨者。若從之，則市價不貳矣。價不貳，而物有定制，國中無僞矣。價有定，而物有恒，雖使五尺之童適市，莫之或欺，此神農始爲市之所以有無相易，而大樸不彫也。枲而爲布，絲而爲帛，則凡爲布者皆布，凡爲帛者皆帛，惟量其長短，取足於裁製而已，價相若也。未治之麻，已績之縷，繅繭爲絲，繭成爲絮，凡可紝者皆可紝，可緼者皆可緼，惟倆其輕重，取足於縈之著

之而已，價相若也。五穀異種而皆可食也，可食者以多寡爲程，量之而已，價相若也。屨有大小而倆所躧也，躧之者以大小爲差，辨之而已，價相若也。縣令自君，一成而不易，而市可無治市之官，法行於民，民樂其簡便，而駔儈之智不容。斯豈不可行者，而必曰先王之道乎？甚哉，相之愚也！許行之妄，不過欲盡取中國帝王所以興禮樂、行愛敬之文物者而蔑之，以如其粗獷鄙惡之所安者，苟可以衣食而止，則物有限而價或可壹。使其然也，氣體無所養而人皆駤戾，粗惡不能堪而人且夭折。此不足與深言者，而但就其無僞之言以折之曰，夫物之不齊，而價不壹，固人情爲之，而非人情爲之也。用有貴賤焉，制有堅脆焉，取其材者有難得易得之分，而成其事者有難成易成之别。實有之而實不容齊之，物之情實所固然也。是以名同而實異，實同而用異。其爲價也，或相倍蓰焉，一物而有兩物之用也。或相什伯焉，一物而兼十物、百物之功也。或相千萬焉，千萬物而不敵一物之效也。子欲比其類而同之，是將舍其千萬，以至蔑其倍蓰，而天下之用不給者多矣。是帝王已治之天下，從而亂之也，何也？僞者競起而不可止也。今子曰巨屨小屨以巨小分，而不問其精粗。乃自爲者而言，則欲巨易，欲精難。自市者而言，巨者不可躧小，粗者不能勝精，一也。設使巨小同價，則人必舍巨而爲小，而天下無巨屨。使精粗同價，則人必舍精而爲粗，而天下皆粗屨矣。子且曰，粗亦何傷也？乃粗之不已必惡，則以褐爲布，以亂絲絶縷爲紝，以荑稗爲穀，以躧之不可終日者爲屨，而皆可取價

以往，其僞又可勝道哉？承王制大明之日，則許子之道，幸天下之不甚僞，而褐猶可衣，素猶可以冠，釜甑猶可爨，鐵猶可耕，以治一身一家而足農夫之用，然推之國家而不能治矣。如衛天下以從許子，則將以艸爲衣冠，以破壘爲釜甑，以不鍛之鐵爲耒耜，公然獲值，而衣不可衣，冠不可冠，炊不孰而耕不入，則治農夫且不給，而況國家？言之愈亂而爲鴃舌之音者至此極矣。天下亦孰能從之？而推許行之心，則惟以樸陋易文物。其隱中於人心者，以吝爲儉，以無禮爲誠，以愚罔爲信，不驅天下之人盡入於禽獸而不止。而但以從其飽食煖衣，逸居憚煩，一往悍戾之氣，故其言不能如楊、墨之深。而後世之士名爲儒者，梏喪其心於鷄鳴而起孳孳爲利之中。乃曰吾無厲於物，而不顧一身之養，以長子孫，以凝福澤，則爭訟讎殺於尺土粒粟之閒，其禍延于千萬世而無救。故言雖陋，而孟子闢之必詳，其有人心世道之隱憂乎？

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吾固願見。今吾尚病，病愈，我且往見。夷子不來。」

墨者，治墨翟之道者。夷，姓。之，名。徐辟，孟子弟子。孟子偁疾，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。

他日又求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吾今則可以見矣。不直，則道不見，我且直之。吾聞夷子墨者，墨之治喪也，以薄爲其道也。夷子思以易天下，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，則是以所賤事親也。」

又求見，則其意已誠矣，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。直，盡言以相正也。莊子曰：「墨

子生不歌，死無服，桐棺三寸而無椁。」是墨之治喪，以薄爲道也。易天下，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。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，其心必有所不安者，故孟子因以詰之。移，當作迻。

徐子以告夷子。夷子曰：「儒者之道，古之人『若保赤子』，此言何謂也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，施由親始。」徐子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「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，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？彼有取爾也。赤子匍匐將入井，非赤子之罪也。且天之生物也，使之一本，而夷子二本故也。」愛，當作㤅。匍，讀如蒲，手行也。匐，蒲北切，伏地也。

「若保赤子」，《周書・康誥》篇文，此儒者之言也。夷子引之，蓋欲援儒而入於墨，以拒孟子之非己。又曰「愛無差等，施由親始」，則推墨而坿於儒，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。皆所謂遁辭也。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，本有差等。《書》之取譬，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，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。且人物之生，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，乃自然之理，若天使之然也。故其愛由此立，而推以及人，自有差等。今如夷子之言，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，但其施之之序，姑自此始耳。非二本而何哉？然其於先後之閒，猶知所擇，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，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覺其非也。拒，本作歫，从扌，俗譌。愛，當作㤅。从作姑，誤。卒，宜作猝。

「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。其親死，則舉而委之於壑。他日過之，狐狸食之，蠅蚋姑嘬之。其顙有泚，睨而不視。夫泚也，非爲人泚，中心達於面目。蓋歸反虆梩而掩之。掩

之誠是也，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，亦必有道矣。」蚋，本作蜹，讀如汭。嘬，楚快切。泚，千禮切。睨，研計切。虆，力追切。

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，以深明一本之意。上世，謂太古也。委，棄也。壑，山水所趨也。蚋，蚊屬。姑，語助聲，或曰螻蛄也。嘬，攢共食之也。顙，額也。泚，泚然汗出之貌。睨，邪視也。視，正視也。不能不視，而又不忍正視，哀痛迫切，不能爲心之甚也。非爲人泚，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。所謂一本者，於此見之，尤爲親切。蓋惟至親故如此，在他人，則雖有不忍之心，而其哀痛迫切，不至若此之甚矣。反，覆也。虆，土籠也。梩，土轝也。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，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。此掩其親者，若所當然，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，必有其道，而不以薄爲貴矣。梩，本作貍。

徐子以告夷子。夷子憮然爲閒，曰：「命之矣。」憮，讀如武。

憮然，茫然自失之貌。爲閒者，有頃之閒也。命，猶教也。言孟子已教我矣。蓋因其本心之明，以攻其所學之蔽，是以吾之言易入，而彼之惑易解也。

訓義 墨者之教託於仁，而以賊仁。賊仁者，賊人之本也。其言以爲，天者，人之大本也。人皆生於天，而託父母以成形。父母爲形之本，而天爲神之本。自天而言之，則我與萬物同本而生，而愛不得不兼。神受於天而貴，形受於父母而賤，故棄親而薄葬。其説亦若近乎理，而可以惑天下。乃理者，生於人之心者也。但反之

心，而以天爲大本，則自寥廓而不相及。而當父母不可忍之痛，自怵然含哀而不容已。此豈非吾所從來之不可昧者乎？蓋乾者父道而父即吾乾，坤者母道而母即吾坤。吾所親承以有生者，父母也，此不待思慮而自不昧者也。若推而之於寥廓不相及之天，則言之亦有其理，而心不能生。故雖墨者之徒，未嘗有不發見之心，而君子欲引而喻之於道，則乘此以動之，可使歸也。有夷子者，學於墨子而求見孟子，因徐辟而請焉。孟子知其有悔悟之心，而恐其習之已深未易覺也。乃辭之曰，吾固願見，今吾尚病，未可見也。病愈，我且往見焉，夷子不必來也。其氣和，其辭遜，示以君子容物之廣，而不絕其來見之路，乃鄭重以不欲亟與異端競是非，以褻吾道。則夷子雖有可與言之機，而未可即與言也。他日，夷之又因徐辟以求見，則其不安自絕於道之心切矣。孟子曰，向者未可見，而今可見矣。雖然，見而順乎夷子之言，則廢道，若遽與夷子爭辨於得失之理，則吾不欲以君子之道與墨者競，久矣。此吾所以不易與夷子見也。今既可見矣，若不先以直伸吾道之正而摘夷子之非，則且無以顯道之至是，而夷子何利於見我？我請直言而因子先詰之。吾聞夷子，墨者也，則學墨子之學，守墨之道，而心亦純乎墨之心也。墨者之治喪，以薄爲道，非吝於喪也。其以爲道所不得而重，故輕之。道所不得而私，故忘之。夫夷子學其所學，而且欲以易天下、奪天下之心而伸己之是，必躬行之，而後使人見其可貴。豈謂薄葬之非是而不足貴乎？然則夷子之於親，雖無所事於加貴，而亦何至待之以

所賤？乃聞其葬親也，厚也，則豈以所賤事親乎？夷子反求之心而何以然邪？蓋異端之徒惑於師説，據爲理之必然，而固非其心之本然。心不容已於動，而與其所據之理不合，於是而爲兩全之説以彌逢之。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，而道之必歸於一。故徐子以告夷子，而夷子爲儒、墨並行之説以自解曰，篤於親而厚於葬，儒者之道也。而吾以爲儒初不廢墨大公之理，而墨自可有儒用愛之序，則吾用儒而何傷於墨，學墨而亦豈異於儒乎？儒者謂古之人保民如保赤子。如以爲親疏之别不可齊也，則民與赤子，其不得以一保之心通之矣。而此言何謂哉？其必有見於大同之理也明甚，是儒之無異於墨也。而自之言之，則同此一宜愛之理，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，而何差等之分？特近者易感而遠者難格，則施由親始，亦自然之序也，此墨之初不異於儒者也。故之之治喪，兩行而道通于一，夫子其能不許我乎？夫夷之者，惟其有不容已之心，故不得已而出於兩存之説。而屈儒以就墨，則習亂之也，而非其本然。故徐子已告，而孟子因其有悟之機而告之曰，夫夷子之釋《書》也，信以爲保民之道無異于赤子，保民之心亦與保赤子同也。則有兄之子於此，而親之將如鄰之赤子乎？以親兄之子而親鄰子，可謂愛矣。以鄰子親兄子，而天性之愛不傷乎？當鄰子之在吾前，而必無異于兄子之心。當兄子之在吾前，而心亦不爲之動如鄰子乎？古之人無此心，而夷子亦恐不能必其心之如此也，審矣。若《周書》之言，則非此之謂也。以文王之慎罰言之，謂殷民爲紂之所污染，叛人之所

脅從，陷於惡而不知，如赤子之匍匐將入井而非其罪，故告康叔以矜其愚而寬之。赤子者，無知之謂，豈以齊親疏于一等，而果恝然視其赤子如悠悠之人哉？儒之不可屈附于墨也，而柰何其欲兩存之？若夷子愛無差等之說，吾知其蔽之所自生矣。亦嘗思天之生物乎，不可謂物之不生於天也，而終不可謂天之無端而生一物也。物有本而後生，故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。天以其無思無爲之道，全付畀於其所自生者而生之，故使親之生我者，天也。物各含一資始資生之理，以行大生廣生之化，天即在父母之中，而父母即吾天。其條達暢遂，形以成而性以具，故氣無殊氣，而心無殊心。萬物之生，各有其親，則各有其天。一物之自爲一本也，以心以理，無不然者。而夷子殉墨者之說，以親爲形本，以天爲性本，親之生我者無異於萬物之養我，而愛不得有差。嗚嘑！性不能離形，而生不能忘親，而柰何自析一身而二之哉？以此而思，夷子之厚葬，蓋亦由本而生其心，而夷子不自知也。請爲夷子言葬道。夫欲薄葬其親，薄之而已矣，豈徒墨者哉？蓋當上世道未明、禮未備，人子之心不知所盡，嘗有不葬其親者矣。其親死，無以處之，則舉而委之於壑，未見其不安也。他日過之，狐貍食之，蠅蚋一往一來而姑嘬之。於斯時也，惻隱之發，迫激而成羞惡，知此非他人之親而己之親，則有如狐貍之食己肉而蠅蚋之嘬己膚者，而不知其泚之出於顙焉。夫此泚何從而生乎？爲薄葬之說者毁君子之道曰，葬之觀美，以爲名而邀人之譽也。乃此泚而亦爲人乎哉？吾知其中心之不寧，而血

氣皆失其理，則一身之形形色色皆天性之所發，而即皆與父母相爲關通之幾，其達也，順而致也。於是乃歸，反虆梩而掩之，而心姑爲安，豈不愈於未掩之先乎？然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，衣衾必備，棺椁必重，柳翣必飾，豈爲人哉？亦必自有其心而生其道。此心也，即上天生我之心。此道也，即父母生我之道。由天而親，由親而我，一脈貫通，行乎其不得不行，發於其不容不發，而大禮行焉，非其必有者哉？然則夷子之厚葬，亦中心之達，而順行其道。當終天之日，自知之，自不能已之，又豈躊躇較量以爲無差等之愛姑自此始哉？夷子而常體此心以行其愛，道在是矣，雖勿見我焉，可矣。夫即夷子固有之心而動之，未有不動者。故徐子以告，而夷子憮然爲閒，以追惟其當時厚葬之情，而推其所自生之原，則一本之理若將見之，乃曰：「命之矣。」非以夫子之道命之，而即以之之心命之。本不容二，而道之必出於一，不可以墨亢儒，而抑不可屈儒以同於墨。之其知所變矣。孟子之辯墨也，不競之於其道，而誅之於其心，所以見仁爲人心，乃一真无妄之理，而非㝐擴之而使大。則託於仁而賊仁之邪說，又何足以立哉？

四書訓義卷二十七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二十八　孟子卷六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滕文公章句下

凡十章。

陳代曰：「不見諸侯，宜若小然。今一見之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。且《志》曰：『枉尺而直尋』，宜若可爲也。」宜，本从宀、从一、从多省，今寫作宜，譌。然，當作嘫。枉，本作桂。尋，从又、从工、从口、从寸、从彡聲，今省去彡。

陳代，孟子弟子也。小，謂小飾也。桂，屈也。直，伸也。八尺曰尋。枉尺直尋，猶屈己一見諸侯，而可以致王霸，所屈者小，所伸者大也。

孟子曰：「昔齊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將殺之。『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』，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如不待其招而往，何哉？」喪，讀去聲。往，本作徃。

田，獵也。虞人，守苑囿之吏也。招大夫以旌，招虞人以皮冠。元，首也。志士固窮，常念死無棺椁，棄溝壑而不恨。勇士輕生，常念戰鬪而死，喪其首而不顧也。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。夫虞人，招之不以其物，尚守死而不往，況君子，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？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。鬪，當作鬥。

「且夫『枉尺而直尋』者，以利言也。如以利，則枉尋直尺而利，亦可爲與？」與，讀平聲。

此以下正其所偁枉尺直尋之非。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，則爲之者計其利耳。一有計利之心，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，亦將

爲之邪？甚言其不可也。

「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，終日而不獲一禽。嬖奚反命曰：『天下之賤工也。』或以告王良。良曰：『請復之。』彊而後可，一朝而獲十禽。嬖奚反命曰：『天下之良工也。』簡子曰：『我使掌與女乘。』謂王良。良不可，曰：『吾爲之範我馳驅，終日不獲一。爲之詭遇，一朝而獲十。《詩》云：「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。」我不貫與小人乘，請辭。』」乘，本作椉。彊，本作勥，或作勥，今省去力，非。貫，當作摜。辭，宜作辤。

趙簡子，晉大夫趙鞅也。王良，善御者也。嬖奚，簡子倖臣。與之乘，爲之御也。復之，再乘也。彊而後可，嬖奚不肯，彊之而後肯也。一朝，自晨至食時也。掌，專主也。範，法度也。詭遇，不正而與禽遇也。言奚不善射，以法馳驅則不獲，廢法詭遇而後中也。《詩》，《小雅·車攻》之篇。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，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，今嬖奚不能也。貫，習也。倖，本作倖，今俗省譌。

「御者且羞與射者比。比而得禽獸，雖若丘陵，弗爲也。如枉道而從彼，何也？且子過矣，枉己者，未有能直人者也。」枉，本作柱。

比，阿黨也。若丘陵，言多也。或曰：「居今之世，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，欲其一一中節，則道不得行矣。」楊氏曰：「何其不自重也？枉己其能直人乎？古之人寧道之不行，而不輕其去就，是以孔、孟雖在春秋、戰國之時，而進必以正，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。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，孔、孟當先爲之矣。孔、孟豈不欲道之行哉？」

訓義 古者士之進也，鄉大夫賓興，而以禮

升之，乃贄見於君，且非自欲仕而請見。若名世之興，則必近而造廬以請，遠而幣聘以迎，尤無自進之道。蓋君下士者，重其道也，士求君，則利其爵禄而已。道與利，立身之大飾，而即當世治亂之樞機也。戰國之士懷利干進，踵門而求見。孟子非諸侯之聘而迎則不見。陳代習於世俗而疑焉，乃欲以諷孟子曰，不見諸侯，君子之守此斷斷如矣。執古道以自高則得矣，而功名不及於天下，宜若小然。以代思之，如一自屈而見焉，因此以結人君之知遇，大則可以王，小之猶可以霸，勳業著而所學非虛，不亦大乎？且《志》之言曰，人之求直也，期於直而已，始之枉尺，而終計之則直尋，直者短而伸者長。《志》之言，非勸人枉，而以善成乎直。則暫屈一時之氣，而伸千秋之志，宜若可爲也，而夫子何獨不然？孟子曰，士有不可踰之大閑，有不可奪之正氣。士之守也，生死不可易，而況於當世之功名乎？虞人者，一官之守。昔者齊景公田，有司之供其職，宜也。招虞人以旌，而虞人不肯曲從乎景公而不至。於是將殺之，公之暴怒終行，而虞人死矣。即將殺未果，而虞人且廢置矣。孔子稱之曰，有志之士，必伸其志，早已取飢寒貧苦而計之，未嘗忘也。有勇之士，必伸其勇，早已取死傷殘折而計之，未嘗忘也。豈徼倖之不貧不死，而姑試之乎？今虞人殺則殺矣，廢則終廢矣，其殆持其志而勇於義者乎？夫虞人一介之氣節，而孔子取之如是，豈徒以其傲君公而稱之乎？蓋以官各有守，令各有恒，皮冠者其所招，而旌非其所招也。然則招非所招，而職守不可亂也且如此。如君子挾策而

干君，君未嘗招，迫不能待而遽往，其不勇於義而喪其志，何所爲、何所營而辱身賤行遽若此哉？道之興喪，天也。勳名之在當世，非於我有加損也，而亟於往求。凡今之爲此者，其心大可見矣。　而子曰：「枉尺而直尋。」則即此言而思之，而屈己以干時者之情見矣。彼之枉尺而直尋，此市販小人以薄利誘人而圖大利歸己之言也。夫君子唯不思身之陷於利而不屑耳。如其以利言乎，則但期乎利，尺亦利也。枉己尋矣，而要終以計之，直者猶尺也，則亦利也。利則無不可爲也。而反求諸清夜不容自昧之恥，其可爲與？今之干時主以求伸者，諂諛容貌無所不至，而一功偶著，遂可驕人於白日，皆不論尋尺而自謂直者也。無所不爲，職此之由，而子願君子之爲之乎？夫士之所以不論直枉而辱身以干澤者，以爲當世之君而既驕矣，非屈己以下之，則與其志不合，而爲其所賤惡，故欲順其志而與之比而從之，然後能得其心，以知我之爲良，而我乃獲遂其志。夫世主驕傲之習而可比乎？可從乎？則何不聞王良之事乎？昔者，趙簡子使王良御嬖奚以田。良之善御素矣，逐禽之法豈其不知，而終日不獲一禽。過在良乎？過在奚乎？無難辨者。而嬖奚反命曰：「天下之賤工也。」夫天下之懷道而爲世所疑，因爲世所棄者，類如此乎！或以告王良，其亦欲良之貶己以求知乎？而良請於簡子復爲之御。簡子不欲，奚亦不欲。彊而後可。良愈屈而彼愈驕，小人之恒態也。雖然，良已心笑而得所以自白之術矣，於是一朝而獲十禽。如此而多獲，良非不知，而非不能也。嬖奚

反命曰：「天下之良工也。」合己者爲賢，倏而賤者倏而良，欲要譽於不相知者，又豈難哉？簡子曰，我欲使掌與汝乘。一枉己而遂欲狎用之，士無適守以供人之指使，亦勢所必然也。請王良，而良乃決志以自明其不可枉矣，曰，夫獲不獲之故，豈昔之不良而今之良乎？御者之馳驅自有範也。吾始以奚爲可與同事，吾自行吾正焉，則終日而不獲一矣。爲之詭遇，則是以禽而授其彀中，一朝而獲十矣。《詩》不云乎：「不失其馳」，御者自不可失也；「舍矢如破」，射者自盡其射之道也。此君子之道，而奚不然。良所習者爲君子御之正法，而不貫與小人乘。大夫雖欲寵奚，吾其能自喪以殉之乎？請辭。吾於是知良之不欲與奚相比于非法之射。御者非不能也，非欲自高而距物也，非不知比之有功也，乃其羞惡之心發於不容已，雖欲與比而不忍。故比而得禽獸，雖若丘陵，亦直尋之所獲矣，而良終不動心於多獲，弗爲也。御者且然，況君子乎？乃以堂堂士君子，志其所志，學其所學，其自處也有道，其處天下也有道。斯道也，大行不加，窮居不損，無所往而不直行焉。乃欲吾之枉之也，曰今之諸侯，其尊倨也已然，非迎其意以從其好，則必不相比，而無所獲。則是取我生平而盡棄之。還而問之己心，浮雲之富貴何常，斯道之興廢有命，而此何爲者乎？子固曰，天下大而一己小，霸王之業大而出處之節小。而子亦計之過矣。君子之所以直於天下者，己而已矣。全其所不忍，而後仁無所詘。全其所不爲，而後義無所廢。正己以率物，而後以消天下之邪諂。君子之以上匡君而下挽

波流之俗者，此道也。如其枉也，順之於始，則不能矯之於終。舍吾志以從之，則將屈吾學以比之。而其謀利嗜殺之驕心，亦何以伸吾直而救正之？子不見今之枉己者乎？終於枉而身名皆利，稍欲直而黜戮旋加，亦惟是逢其惡以同污而已矣，未有能直人者，而子爲我願之乎？使枉己而可直人，道重於身，而身重於世，君子尚弗爲也。況枉己而必不能直人，以身殉世，而以道殉人，究且成君之惡而深天下之亂，而亦何尋之能直哉？子休矣，吾之大小，非子之所能知也。何也？謀道與謀利之各有其道，不可同日而語已矣。

景春曰：「公孫衍、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？一怒而諸侯懼，安居而天下熄。」居，當作尻。

景春，人姓名。公孫衍、張儀，皆魏人。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，故諸侯懼也。

孟子曰：「是焉得爲大丈夫乎？子未學禮乎？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。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，往送之門，戒之曰：『往之女家，必敬必戒，無違夫子！』以順爲正者，妾婦之道也。「女家」之「女」，讀如汝。

加冠於首曰冠。女家，夫家也。婦人內夫家，以嫁爲歸也。夫子，夫也。女子從人，以順爲正道也。蓋言二子阿諛苟容，竊取權勢，乃妾婦順從之道耳，非丈夫之事也。

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與民由之，不得志獨行其道。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此之謂大丈夫。」居，當作尻。移，當作迻。

廣居，仁也。正位，禮也。大道，義也。與民由之，推其所得於人也。獨行其道，守其所得於己也。淫，蕩其心也。迻，變其節也。屈，挫其志也。何叔京曰：「戰

國之時，聖賢道否，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。但見姦巧之徒，得志橫行，氣燄可畏，遂以爲大丈夫。不知由君子觀之，是乃妾婦之道耳，何足道哉！」蕩，宜作盪。

訓義孟子遊於梁，而魏人公孫衍顯於魏，張儀顯於秦。當時謂孟子之於彼，道不同而已矣，而孰知孟子之賤之也爲已甚。景春者何知？而稱衍、儀以驕孟子曰，人生於天地閒，爲丈夫也，而有大小焉。志無不得於己，而天下翕然尊之，則一人陵萬物而加其上，豈不大哉？而公孫衍、張儀其人矣。怒懷於心，憤世疾俗，而當世且笑其徒爲奮激，怒亦小矣。二子則其怒也，兵由此起，則社稷且危，諸侯懼焉。安居無侮，一策莫展，而削國之兵爭自若，其徒爲素餐，居亦小矣。二子則其安也，兵由此戢，而生民無憂，天下息焉。喜怒一發，而禍福繫乎天下，大丈夫當如是矣。孟子曰，夫衍與儀，其爲術也，其爲心也，吾知之審矣，吾不屑深言之。而子以爲大丈夫，則大丈夫之道不可以不辯。夫衍與儀而焉得爲大丈夫乎？大丈夫者，有爲之之志，而其爲之也，有得爲之道。吾爲之，而天下無能禁吾之不爲。若衍與儀，則既無爲之之心，而成乎不得爲之勢，久矣。今且弗言大，而先言丈夫，其說在禮矣，而子未之學乎？禮以別人道陰陽剛柔之辯，而正貴賤之別者也。故丈夫之尊著於冠，而女子之卑定於嫁也。丈夫之冠也，位於阼，醮以醴，申之以父命，以天道之至剛者奬之，而使申於萬物之上。故入而見母，而母荅其拜，剛柔之辨明矣。惟女子之嫁也，而父但與壻爲禮，而女則惟母命之，以柔道臨之，使法柔也。往送之

門，則已授之於所從矣。命之曰，往之女家。家非復其家，而所往者其家，因人而始有家也。曰，必敬必戒。敬者不敢自尊，戒者不敢自擅也。曰無違夫子。則有志欲行而皆違也。凡此皆順道也。順者，聽乎人而無所主於己，非正也，而惟女子則以爲正，皆妾婦之道宜然。而衍、儀之道，皆此道也。探諸侯之志於先，欲戰則導之以戰，欲講則導之以講。詞雖危，而皆其意中之所欲爲。事雖若逆，而早窺其情之所必出。不仁、不義、無禮者，時君之所趨，而彼喪其天良、昧其廉恥以從之。若是者，負上天生我之理，棄父道尊臨之義，曾不足爲丈夫，而況於大乎？乃若大丈夫之名稱其實者，子未之聞也。其居則天下之廣居也，涵四海萬民於一心，使各遂其所，仁無不覆也。所立則天下之正位，定民彝物則之常經，而允執其中，禮無不協也。所行則天下之大道，酌進退辭受之攸宜，而率禮不越，義無不審也。得志，則仁以息民，禮以善俗，義以裁物，民之生以厚而德以正，共由之矣。不得志，則無欲而静，無忘而莊，無思而直，獨行之而道終不枉。故富貴不能淫焉，位高金多不以傲物。貧賤不能迻焉，槁項黄馘無所媿醜。威武不能屈焉，生死榮辱無所惴慄。如此者，天之命我爲丈夫，以陽剛至健之理氣役使萬物，宰制羣動，而我浩然之氣與天相配，不使侌幽柔媚之氣乘運數以蕩我而靡之。故説萬乘之君，藐之而無畏其大也。誠然其大矣！儀、衍何足以語此，而子何足以知此哉？子且以儀、衍之驕人白日者爲不可企及也，子亦何嘗返念父當冠之日，曾命汝爲妾婦否乎？妾婦乘

權，而奄奚慕之。衍、儀爲妾婦，而子爲奄奚乎？

周霄問曰：「古之君子仕乎？」孟子曰：「仕。傳曰：『孔子三月無君，則皇皇如也，出疆必載質。』公明儀曰：『古之人，三月無君則弔。』」傳，直戀反。質，讀如贄，但古無贄字，通用摯字，或通用質字，亦未可知。

周霄，魏人。無君，謂不得仕而事君也。皇皇如，有求而弗得之意。出疆，謂失位而去國也。質，所執以見人者，如士則執雉也。出疆載之者，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。

「三月無君則弔，不以急乎？」

周霄問也。以，已通，太也。後章倣此。

曰：「士之失位也，猶諸侯之失國家也。《禮》曰：『諸侯耕助，以供粢盛。夫人蠶繅，以爲衣服。犧牲不成，粢盛不潔，衣服不備，不敢以祭。惟士無田，則亦不祭。』牲殺、器皿、衣服不備，不敢以祭，則不敢以宴，亦不足弔乎？」盛，讀如成。繅，讀如騷。皿，武永切。

《禮》曰：「諸侯爲藉百畝，冕而青紘，躬秉耒以耕，而庶人助以終畝。收而藏之御廩，以供宗廟之粢盛。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，奉繭以示于君，遂獻于夫人。夫人副褘受之，繅三盆手，遂布于三宮世婦，使繅以爲黼黻文章，而服以祀先王先公。」又曰：「士有田則祭，無田則薦。」黍稷曰粢，在器曰盛。牲殺，牲必特殺也。皿，所以覆器者。

「出疆必載質，何也？」

周霄問也。

曰：「士之仕也，猶農夫之耕也。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？」農作農者，俗譌。耜，本作梠，亦今俗譌。

曰：「晉國亦仕國也，未嘗聞仕如此其急。仕如此其急也，君子之難仕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。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鑽穴隙相窺，踰牆相從，則父母、國人皆賤之。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，又惡不由其道。不由其道而往者，與鑽穴隙之類也。」妁，市弱切，讀如杓。隙，綺戟切，讀如綌。

晉國，解見首篇。仕國，謂君子遊宦之國。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，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，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。男以女爲室，女以男爲家。妁，亦媒也。言爲父母者，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。而亦惡其不由道。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，而亦不殉利而忘義也。風，宜作諷。

訓義 孟子遊於齊、梁而不仕。以爲不欲仕也，則歷聘何爲？以爲欲仕也，而究不仕也又何心？無惑乎天下之疑之也。乃君子所率循者，道而已矣。內而盡其父子之性，外而以盡其君臣之倫，反求之心而不昧吾之所學，推之天下而以正己爲正物之由，皆道也。天下無能知道者，而何足以知君子之心？故周霄以其曲辯而欲窮孟子，乃先問曰，古之君子仕乎？天下惡有不仕之君子，而何容問？霄以爲引古證今，而孟子窮矣。乃孟子不但言仕也，而且迫言之曰，君子者，奉道而長民、行義而盡倫者。古無不仕之君子也。故《傳》曰，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，其心之見於容者如此。出疆必載質以行，其見之行事者又如此。非徒孔子也，公明儀曰，古之人或失位出亡，三月而君不召，則弔之。然則豈但耕莘、釣渭之道合而不疑哉？即不可行，而其必欲仕也且然矣。周霄乃故

爲反詰之詞曰，仕者亦無難得之數也。欲仕則仕，三月無君，亦何遂絶望焉，而遽弔之，不亦急乎？孟子曰，君子之仕，豈爲己之利賴而出乎？於己，則以盡君臣之倫者爲其所守。而於我立身事親之道，則以修存事没寧者爲致孝之實。故諸侯世守而有國，士承家而有位，一也。失其所守，而侯無以爲侯，士亦無以爲士矣。《禮》有之曰：「諸侯耕助，以供粢盛」，耤田之親推，昭有土也。「夫人蠶繅，以爲衣服」，六宫之率從，昭有家也。若國之不寧，歲之不登，犧牲瘯蠡而不成，粢盛鹵莽而不潔，衣服故敝而不備，則不敢以祭。無以率先君之世守，而子道虧也。惟士也仕而有田禄，則特牲之祀行焉。如其無田焉，雖富而祭不行。蓋牲殺者禄入之所豢，器皿衣服者禄入之所置。非載君命之榮以備其物，則墮先世之業而抱恫於神明，不敢祭也。祭既不行，是與居喪者同其欲養不逮之情，而不忍安居也，而亦不足弔乎？士之此身，親臨之，而君成之，若此其重，何言急也？霄又曰，出疆必載質，不得於此而冀合於彼，情之迫乃至於此，何也？孟子曰，人各有所守，即各有所當爲。士之守在仕，乃以無負於所學，猶農所守在耕，乃以無負於所能也。立身之道在焉，終身之行以之，則固不可忘也。農夫舍其耒耜，則忘乎耕。士已出疆而不載質，將永絶於人世，而又何以爲士乎？於是而周霄以爲孟子之自言急於仕也如此，可以不仕詰之而弗能辯矣。乃曰，古之君子如此，而今之君子何獨不然？就魏言之，晉之故封，亦仕國也。古之君子仕於晉者不乏也。乃吾聞其仕也，談笑而

致卿相，未聞如此其急也。自夫子言之如此其急，君未嘗吝於爵禄，臣未嘗不欲汲引，而君子栖遲而處，一若進而一若退，見爲甚難，則何其行與心違而授人以不可測也？孟子曰，夫天下有欲焉而即可無擇者乎？抑問其所欲者將何爲邪？今夫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，此人道之始終，而成其子之身，即以成先人之緒、父母之心，豈有不汲汲然欲之者哉？而必父母之命以尊其事，媒妁之言以達其情，故欲之不容不急，而待之不容不難。如其不待也，鑽穴隙相窺，而因踰牆相從，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。非不有室家也，賤之而不成乎室家也。夫古之人，其欲仕之心，亦如父母之願而已矣。乃以仕爲吾身之所守，而不可屈志以辱身。仕爲先祀之必承，而不可辱身以辱父母。其進有禮也，其所行有仁義也，斯則素之所學而利見者，仕之道也。言可用，道可行，非爵禄以相縻，非虚名以相拘，則由斯道而仕焉，得所欲而何難之有？如非其道也，而往求焉，窺時君之所好，逢之以求容，窺權門之可託，附之以相引，與鑽穴隙之類，又何以别焉？心原以道爲心，而道一從心以爲道。仕不仕之際，君子之自審決矣，非可一二與世俗言也。蓋周霄者，鑽穴隙之徒也。其詰孟子之難仕，怪其不與己而同鑽也。而君子悲天憫人之志，夫豈其易測也哉？

彭更問曰：「後車數十乘，從者數百人，以傳食於諸侯，不以泰乎？」孟子曰：「非其道，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。如其道，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。子以爲泰乎？」叏作更者，省譌，讀平聲。椉作乘者，俗譌，讀去聲。傳，直戀反。簞，讀如

廾。食，讀如飼，本作飤，今俗省譌。

彭更，孟子弟子也。泰，侈也。

曰：「否。士無事而食，不可也。」

言不以舜爲泰，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。

曰：「子不通功易事，以羨補不足，則農有餘粟，女有餘布。子如通之，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。於此有人焉，入則孝，出則悌，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後之學者，而不得食於子。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？」

通功易事，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。羨，餘也。有餘，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。梓人、匠人，木工也。輪人、輿人，車工也。

曰：「梓匠輪輿，其志將以求食也。君子之爲道也，其志亦將以求食與？」曰：「子何以其志爲哉？其有功於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？食功乎？」曰：「食志。」與，讀平聲。「可食而食」、「食志」、「食功」之「食」，皆宜作飤，下同。

孟子言自我而言，固不求食。自彼而言，凡有功者則當飤之。

曰：「有人於此，毀瓦畫墁，其志將以求食也，則子食之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曰：「然則子非食志也，食功也。」墁，母官切，當作槾，古無墁字，且不宜从土。「子食」以下「食」字，當作飤。然，當作嘫。

槾，牆壁之飾也。毀瓦畫槾，言無功而有害也。既曰食功，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，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。

訓義 天下有道，聖賢之爲功於天下以政。天下無道，聖賢之爲功於天下以教。政著於一時，而傳於後世者顯而易見。教垂於後世，而其在當時則隱而難知。乃聖賢之自信也，則信以其道，而可無疑。孟子生衰周之末，道不能行，而於邪說橫行之世，

欲扶王道、正人心，以爲天下矜式，若守硜硜之志退隱於林谷，謝諸侯之交際，則異端益無所憚，而道不足以明。故以一介不苟之素心而遊歷列國，則門弟子之與偕者後車數十乘，其守衛之衆從者數百人，而芻糧牽餼取給於諸侯驛傳之供億。彭更問曰，如此者，不已侈泰而踰分乎？孟子曰，士之處此也，惟道而已矣。以一己之故而勤天下，則天下原非以給己之志欲，道所不許也，則一簞飤不可受於人，君子之自持嚴矣。以天下之故而還用天下，則如舜受堯之天下，受其位即受其責，受其責則必受其奉，道在必受也。故天位之尊、九州之貢，以匹夫慨然受之，而心安理得，不以爲泰焉。子以區區傳食爲泰，則抑將以舜之受天下爲泰乎？彭更曰，夫舜則不得謂之泰矣。舜未受之先，四門穆焉，百揆序焉，既受之後，水土平焉，教養修焉。見諸行事者如彼，故非泰也。若士之遊也，從容談説，而國不蒙其安，民不被其澤，則不知何者爲道，而反求之心，有不可者在也。孟子曰，夫事有不易知者，子特未之知耳。爲在此而效即在此，效在此而用即在此，則天下之不可用者多矣。以百工之事言之，如不通計其工之不可偏廢，而事之可相易也，則農耕而食，食有餘粟，女織而衣，衣有餘帛，求效於尺寸之閒，不相資待，所必然矣。子如通之，以爲我所不能爲者，吾當養也，則梓匠輪輿皆見其有造於子，而食之必矣。乃於此而有人焉。此何時也，上之政教無紀而下之風俗無倫，權謀術數毁成法以殃民，邪説詖行賊彝倫以滅性。而斯人也，盡於己而垂之爲教。本孩提之愛，入則孝焉。推稍長

之敬，出則弟焉。以躬修之實，破無父無君之妄。明其綱紀，飭其典禮，守先王之道。嚴其辨而使無失，以待後之學者。使百世而下賢智者知所宗，而不惑於異端以息人道。故不容不延攬天下有志，使爲聖人之徒而從行之，下資諸侯之養。乃子責以目前之小效，而曰不可食也，則是梓匠輪輿不耕而食何其尊，而爲仁義者何其輕也？乃彭更猶守其硜硜之識，而辯曰，食人者覈其事，食於人者求其志。梓匠輪輿，其志將以求食也，故食焉而不怍。若君子之志於道也，有父而不得不孝，有長而不得不弟，習先王之道則守之，將立教以傳世則待焉，豈其型仁講義，以求食故而立此志哉？則天下食我而我不可受，明矣。至此而彭更果不知君子之用心焉，故不足與深言，而但就其說而破之曰，子未嘗食於人，則君子之食焉而無怍，非子所及也。子且爲食人者計之，則何容進問其志哉？梓匠輪輿之食於子，以有宮室車器之功也，則有功於子而子食之。然則有功於天下而天下食之，非過也，則君子之受之非泰也，而何慙乎？且就子之言而還以詰子，子之食人也，必顧其所安，而與之非妄，受之非誣，將以其志在求食而飤之乎？則以硜硜之志量君子而可也。抑將以有功於子而飤之乎？則以不急見之小功誣君子以無事，不可也。而子何居焉？彭更於是而窮矣，乃護其前說而劈爲之詞曰，食志。此其說不足與辯者，而不奪其妄，則小人以一曲之志深求君子於隱微，而毀君師之大義，將自此而昌。乃詰之曰，有匠者於此，使之用瓦則毀瓦，使之爲槾則畫槾，然而猶爲匠也，志在求食

也。子且不問其功，而但如其志以飤之乎？彭更乃窮而不容不荅曰，否。而其遁辭不足以立矣。乃折之曰，夫然，則子之所食者，非必覈其志也，亦實以報其功也。志隱而不可知，則小人之志易知而且略之，君子之志甚深而烏從測焉？功亦有時而不易見，則以尺寸責當時之效，可施於工匠，而以千秋待聖賢之補救，又奚容輕議乎君子哉？食之者適如其情之所必將，則食者不疚於其理之所膺得。此道也，非子之所知久矣。蓋君子之功，即存乎君子之志。故道之行也，必資於位，而舜之不辭天下，志即在焉。道不行矣，而必明之，則抑不能不資於天下之信從而傳食之，即以爲功於天下，志亦寓焉。師道不立而大倫斁，乃至有以毀瓦畫槾之腐儒，挾求食之志，哀而養之，而樂其易與。人心風俗之壞，不亦可哀也夫！

萬章問曰：「宋，小國也，今將行王政，齊、楚惡而伐之，則如之何？」惡，讀去聲。

萬章，孟子弟子。宋王偃嘗滅滕伐薛，敗齊、楚、魏之兵，欲霸天下，疑即此時也。

孟子曰：「湯居亳，與葛爲鄰，葛伯放而不祀。湯使人問之曰：『何爲不祀？』曰：『無以供犧牲也。』湯使遺之牛羊。葛伯食之，又不以祀。湯又使人問之曰：『何爲不祀？』曰：『無以供粢盛也。』湯使亳衆往爲之耕，老弱饋食。葛伯率其民，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，不授者殺之。有童子以黍肉餉，殺而奪之。《書》曰：『葛伯仇餉。』此之謂也。盛，音成。「饋食」、「酒食」，皆當作飤。要，讀平聲。餉，式亮切。

葛，國名。伯，爵也。放而不祀，放縱無道，不祀先祖也。亳衆，湯之民。其民，葛

民也。授，与也。餉，亦饋也。《書》，《商書・仲虺之誥》也。仇餉，言與餉者爲仇也。

「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，四海之内皆曰：『非富天下也，爲匹夫匹婦復讎也。』爲，讀去聲。

非富天下，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。

「『湯始征，自葛載』，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。東面而征西夷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，曰：『奚爲後我？』民之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雨也。歸市者弗止，芸者不變。誅其君，弔其民，如時雨降。民大説。《書》曰：『徯我后，后來其無罰。』芸，當作耘，省譌也，羽文切。芸，王分切，藥艸柴胡名。音義皆別。

載，亦始也。十一征，所征十一國也。餘已見前篇。

「『有攸不爲臣，東征，綏厥士女，匪厥玄黃，紹我周王見休，惟臣附于大邑周。』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，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。救民於水火之中，取其殘而已矣。附，當作坿。食，當作飤。

按《周書・武成》篇載武王之言，❶孟子約其文如此。然其辭特與今《書》文不類，今姑依此文解之。有所不爲臣，謂助紂爲惡，而不爲周臣者。匪，與篚同。玄黃，幣也。紹，繼也，猶言事也。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，迎武王而事之也。商人而曰我周王，猶《商書》所謂我后也。休，美也。言武王能順天休命，而事之者皆見休也。臣附，歸服也。孟子又釋其意，言商人聞周師之來，各以其類相迎者，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，取其殘民者誅之，而不爲

❶「成」，原作「城」，今據《尚書》改。

暴虐耳。君子，謂在位之人。小人，謂細民也。

「《太誓》曰：『我武惟揚，侵于之疆，則取于殘，殺伐用張，于湯有光。』光，本作兖。

《太誓》，《周書》也。今《書》文亦小異。言武王威武奮揚，侵彼紂之疆界，取其殘賊，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，比於湯之伐桀，又有光焉。引此以證上文「取其殘」之義。

「不行王政云爾。苟行王政，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，欲以爲君。齊、楚雖大，何畏焉？」

宋實不能行王政，後果爲齊所滅，王偃走死。　尹氏曰：「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，則天下皆將歸往之，恨其征伐之不早也，尚何彊國之足畏哉？苟不自治，而以彊弱之勢言之，是可畏而已矣。」

訓義 王政以得民爲本。其豫施愛養之仁者，既積紊而動天下之心。及其時至事起，而興弔民伐罪之師，尤必使無私之情大白於天下。而節制之兵，民食安全之福而無擾，則地方百里，而屈天下之彊大。宋王偃仁義不施，而急吞滕、薛，幸勝齊、楚，遂有併吞天下之圖，而曰我行王政。萬章惑焉，乃問於孟子曰，嘗聞王者之興，國無論大小，而大功可成。乃今言之，彊弱之勢亦未易言矣。宋，小國也，而今發憤有統一天下之志，將行王者之政以問罪於諸侯，齊、楚惡其成而交伐之。不知古之王者以一國治天下，術將何出？不然，安能不爲之惴惴也？孟子曰，子何輕言王政，而所憂在國小而鄰彊乎？則爲子言商、周之王政，而宋果能行否邪？其在湯也，滅葛之舉，人以爲滅葛而王業興，亦孰知未征葛之先何如也？湯居亳，與葛

爲鄰，豈曰實逼處此而務翦除之乎？葛伯放縱無道，而大惡之著者，廢其宗廟社稷之祀，是可興問罪之師矣。乃湯則使人問之曰：「何爲不祀？」似矜其必有所爲，而非慢神也。葛伯荅曰：「無以供犧牲也。」奄有一國，而犧牲不足乎？其欺易見也。而湯猶諒之，遺之牛羊。或者其有疾癘之災乎？葛伯食之，又不以祀，則且笑湯之愚而幸其利，罪愈不容逭矣。湯又使人問之曰：「何爲不祀？」若重閔其必有所爲而非怙惡者。則對曰：「無以供粢盛也。」撫有臣民，而粢盛無能給乎？一欺已露，而又再爲欺也。而湯猶諒之，使亳衆往爲之耕。亳民體湯之仁而卹鄰國，其厚也如此，且無煩其食也，而老弱饋飢。葛伯既以湯爲甚愚，而又忌其相形也，乃率其民要之於道，凡有酒食黍稻者奪之，不授者殺之，其死於道路者不一，而未露也。有童子以黍肉餉，有戒心焉，而同行者伺之，則葛民殺之而歸其黍肉於君。於是亳衆始憤怒，而歸以告於湯，則葛伯以不仁而忌人行仁之心，不容掩矣。故仲虺述興師之由，而曰「葛伯仇餉」，以其以怨報德而禍及無辜之罪，皆其心之慘毒使然，此殺童子之謂也。於是衆怒盛矣，湯不容已矣，乃以是而征之。曲直較著於人心，而湯之志昭見於海内，皆曰，非利人之國而并之，以冀自此有天下而自富也，爲匹夫匹婦父子之至性，讎不得不復而興師也。然則未征之前，苟可以綏之而使存，必盡其以大矜小之情，而無私利之心大白於天下，然後師可舉也。非窺弱小之鄰邦，而利其可并以求富。此大義之所存、王政之所行者如此。若其自此而征也，無

非義也，而抑有至仁以全民於受兵之日。故其始征自葛載，而德意已宣布矣。自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。非無彊大，而民不敵，則君自不能敵矣，東面而征西夷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，曰：「奚爲後我？」則不但已征者説，而未征者且怨矣。及師之將至也，則望其來，而惟恐其中止，若大旱之望雨焉。及其師之已至也，入國而不擾其廛，歸市者弗止，行路而不驚其農，耘者不變。誅其衆叛親離之君，而弔其死傷貧困之民，昔之望者果有以慰其望，如時雨降，民大説，而已歸者戴之，未歸者褢之，誰與敵哉？故《書》曰「徯我后」，望之切也，「后來其無罰」，信其罰有罪而已無傷也。早偁之曰「我后」，雖有彊大，民已非其民矣。其以至仁撫之於興師之後，而王政之必行者又如此。其在武王也，伐商之舉，人知其遏劉克敵之功而王業成，亦飄知師何爲而興其兵之所至又何如也？天命集矣，民心附矣，有助紂爲虐而不爲臣者，飛廉、惡來之屬而已。於是而東征焉，非徒討罪人，實以此不爲臣者逆天虐民，而士女之不可以旦夕安也，將以綏之也。於是而士女之心無不説也，匪厥玄黄，以禮相迎焉，而相謂曰，民不可一日而無君，去獨夫而繼以周王，庶其見大平之休息，而有樂利之美焉，則惟決計以臣附大邑周已矣。故其士樂於得主而事也，實玄黄於匪，以迎其將帥。其民樂於得主而安也，簞食壺漿以迎其師徒。其素有以信武王之深仁厚澤，足以奠膚敏之士而安新附之民也如此。迨其至殷之日，則除紂之苛政，發紂之積粟，以救民於水火之中。而霑其潤澤，與以清宴，而取殘民之黨，快人

心以行天討而已。其施至仁於克殷之後者又如此。故《泰誓》曰「我武維揚」，師出有名而衆志奮也；「侵于之疆」，以有不爲臣者之負固，不得而不侵也；「則取于殘」，自白其伐商之旅爲殘民者不容不取，而非利天下也；「殺伐用張」，則雖用武而不傷其仁也；「于湯有光」，天命之久集，愈足以昭對於天下也。此志在取殘、事止取殘之明徵矣。此則王政之行，已驗於商、周者如是。而以此思宋，行之乎？抑不行之乎？其愛養斯民於國中而仁聲廣播者，無聞也。其矜宥愚昧之弱小而大公無私者，無聞也。其賑䘏凋殘於新附而師徒不擾者，無聞也。天下皆云不行王政也，宋亦何能自云行王政也？但窮兵黷武，遂其吞併之心耳。苟其如湯、武之至仁大義而行王政，則今四海以内焚溺已深，而望恩若渴，舉首而望之，欲奉之爲共主。齊亦一葛與紂也，楚亦一葛與紂也，怨其不速而迎之見休者，亦夏、商季世之民也。民去之，君誰與争？國雖大而瓦解於一旦，何至惴惴然畏其執言以加我乎？嗚嘑！如宋者而惡得不畏？畏之而又何術以求免？非小弱之咎也，自取之也。宋不可復爲矣。而子謂行王政而致惡於大國，弱小而不敵彊大，則將疑沮天下之行王政者，而富彊之説逞。故不可以不辯。

孟子謂戴不勝曰：「子欲子之王之善與？我明告子。有楚大夫於此，欲其子之齊語也，則使齊人傅諸？使楚人傅諸？」曰：「使齊人傅之。」曰：「一齊人傅之，衆楚人咻之，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莊嶽之閒，數秊，雖日撻而求其楚，亦不可

得矣。與，讀平聲。咻，讀如休。

戴不勝，宋臣也。齊語，齊人語也。傅，教也。咻，讙也。齊，齊語也。莊嶽，齊街里名也。楚，楚語也。此先設譬以曉之也。

「子謂薛居州，善士也，使之居於王所。在於王所者，長幼卑尊，皆薛居州也，王誰與爲不善？在王所者，長幼卑尊，皆非薛居州也，王誰與爲善？一薛居州，獨如宋王何？」「居於」之「居」，當作尻。長，讀平聲。

居州，亦宋臣。言小人衆而君子獨，無以成正君之功。

訓義 衺正消長之機，君德善惡、國家興喪之大繫也。人君之害，莫甚於賢姦之並進，而賢不敵姦。人臣之敝，莫甚於爲調停之説，忌朋黨之名，而進賢不力，除姦不盡。宋王無道，戴不勝有匡正之思焉。以宋廷之小人充於在位，而不勝能知善惡之辯，是殆可與言者。孟子謂之曰，今王之廷欲王之善者，蓋幾於絶也。而子能以爲憂，欲納王於善，已有見諸行事矣。乃欲之，則必有善之之術。思王之競於爲不善者何也，則可以知使王之能善者何術也。孤致之忱，而不廣爲之術，非以成子之欲也。子誠欲之乎，我將取善之所由成、不善之所由遠，磐其情之所必動而度其勢之所必成，以明告子。則試爲子喻言之。今夫齊語之賢於楚語，明矣。有楚大夫於此，感其俗之習於不順之言，而欲其子違俗以齊語，則在傅之者矣。使齊人傅之，而於齊求齊，冀其或可乎？抑使楚人傅諸，而於楚求齊，曾不思其必不可乎？此欲教其子者之所以致其教之術，將謂舍兩端而無從也。而不勝曰，使齊人傅之，此事理之易知，謂可以畢教子之術，而不勝

抑知之審矣。孟子曰，子謂使齊人傅，而遂可如其欲子齊語之心乎？夫傅者一人也，雖爲齊人，納齊人於楚，勢且孤而或恠之矣。乃咻之者，則無非楚人也。於是彼齊人者，雖日撻而求其齊語，便而安、相聚而酬荅者皆楚也，將謂傅之徒以勞我，而語本不當如是，欲其自變於衆咻之下，不可得矣。於此有道焉，引其子置之於莊嶽之閒，去楚日遠而忘楚日深，漸而習之，利而安之，久而孰之，不期效於旦夕，且數季焉，乃知楚語之不正，而恥復爲之於斯時也，莫有撻之者也。即有楚人者日撻而求其楚，且不可得矣。然則習因於衆尚，而心在於漸逘。善不善之成，非一人之力，亦明矣。子之進薛居州也何心？謂居州善士也，異於宋廷之噂沓詾呶，而能開陳善道者也。使之居於王所，子之欲王之善，其心自此白。而子謂可以善王之術於斯盡，求王遷善之志於此酬乎？而我明告子者，且爲子昌言之，使子一旦奮有爲之氣而遂其匡君之情，則擊去羣姦而易之，多求賢士而進之，不善之氣日沮，而善者亦得朋而共贊其令圖，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。王雖欲爲不善，所聞者無非善言，所見者無非善行，邪心一動，而環顧左右無一可與成其欲者，而不善之情且沮矣，誰更導之以使成乎慝乎？如僅若今之進一居州也，而王之廷老姦據位而童稺邀歡，文臣尸禄而嬖御逢君，則王雖一念之萌，悔其前之非而思遷於善，或爲之文過，或爲之導欲，而抑且漠然忘其悔悟之心矣，孰與迎其機而廣導之以爲善哉？夫不善之勢已成，王之情已蔽，而一薛居州偶發一言，盈廷争笑，居州且危，而能如宋

王何哉？夫欲進君子，必先遠小人。引子於莊嶽，以遠楚也。小人退則君子自進，楚人不咻而齊語自日入其耳也。子不是之圖，而曰吾之欲已切、道已盡，可無愧於匡君樂善之心，其何益於國乎？嗚嘑！進賢之道，先在除姦。共、驩不殛，則舜、禹不興。管、蔡不誅，則周公且以疑忌而居東。況區區一薛居州之善乎？故匡君者，薦賢士不如擊去小人。而教子者，擇師傅不如使離惡俗。乃曰和光同塵，可以安身而利國，此臣之所以不臣、父之所以不父也。

公孫丑問曰：「不見諸侯何義？」孟子曰：

「古者不爲臣不見。

不爲臣，謂未仕於其國者也，此不見諸侯之義也。

「段干木踰垣而辟之，泄柳閉門而不內，是皆已甚。迫，斯可以見矣。辟，當作避。內，讀如納。

段干木，魏文侯時人。泄柳，魯繆公時人。文侯、繆公欲見此二人，而二人不肯見之，蓋未爲臣也。已甚，過甚也。迫，謂求見之切也。

「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，大夫有賜於士，不得受於其家，則往拜其門。陽貨矙孔子之亡也，而饋孔子烝豚。孔子亦矙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當是時，陽貨先，豈得不見？惡，讀去聲。矙，本作闞，後人加目，贅，又有从目从敢作瞰者，義微別。烝，寫从艹作蒸者誤，蒸，麻莖也，烝，火氣上行也。

此又引孔子之事，以明可見之節也。欲見孔子，欲召孔子來見己也。惡無禮，畏人以己爲無禮也。受於其家，對使人拜受於家也。其門，大夫之門也。闞，窺也。陽貨於魯爲大夫，孔子爲士，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，欲其來拜而見之也。先，謂

先來加禮也。

「曾子曰：『脅肩諂笑，病於夏畦。』子路曰：『未同而言，觀其色赧赧然，非由之所知也。』由是觀之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。」脅，虛業切。畦，户圭切。赧，女版切。

脅肩，竦體。諂笑，强笑。皆小人側媚之態也。病，勞也。夏畦，夏月治畦之人也。言爲此者，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。未同而言，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。赧赧，慙而面赤之貌。由，子路名。言非己所知，甚惡之之詞也。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，則二子之所養可知，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，而輒往見之也。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，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，不及者淪於汚賤而可恥。

訓義 孟子不見諸侯之說，言之詳矣。而公孫丑問曰何義？蓋欲求之於道之所宜，而反諸心之所必安也。孟子乃參酌乎古今時勢之當然，而推本於士君子羞惡之心以自養其必伸之氣者。而告之曰，斯義也，古之制也。古者卿大夫以禮賓興其孝秀，寵之以飲射而升之，士君子乃委贄爲臣而見焉。蓋不容已於仕者士之道，而不苟於進者士之心。若其道在己而無求，則不輕以身許人，而何屈己以造謁於君之門乎？乃若不爲臣而可以見者，則又有義存焉。段干木不欲臣魏也，而魏君造廬以求見，然而木且踰垣以避之。泄柳不欲臣魯也，而魯君命駕以求見，然而柳且閉門而不內。以君見己，則己必見君，而義固不可枉也。夫君欲見我，其情迫矣。情既迫，則略上下而講賓主之禮，亦可以往見矣。雖不爲臣，仕隱之權在我，而往來之禮不可廢，見亦何傷乎？微獨君也，即士

大夫之交際有然者，雖孔子亦有審乎義之所安而不嫌者。陽貨欲使孔子之見己，孔子不欲因貨而仕，而惡乎見之？而貨雖小人，亦知惟禮之可以動孔子，惡乎禮無自見之道，而不能致孔子也，乃求之於禮，有「大夫有賜於士，不得受於其家，則往拜其門」之文，謂以禮致孔子，而孔子何以自解？乃瞯孔子之亡也，而饋孔子烝豚。其情雖姦，而以禮致君子，非以利動也。孔子遂其不欲見之心則遠禮，往拜而見焉則失義，乃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。夫孔子不往則不往耳，乃當是時也，貨先有欲見之心，而致其敬士之文，則終非辱身以遽往，而豈得不見？士大夫且然，而况於君，又可知矣。蓋君先求士，士乃以道事君，而非以利動。然則諸侯之近而造廬，遠而幣聘，雖未爲臣，君子亦何嘗厚絶之乎？此義以禮伸，而有禮則無傷於義也。蓋木之於魏、柳之於魯，其君之欲見也迫，而貨之徼倖孔子之一見，其情亦切。即使見之，而非無因至前，則言笑自相爲欵洽，而我不求彼，彼且求我，則彼不容驕，而我亦無所用其諂。若今之見諸侯者則異是。名未聞於王廷，意未達於君所，猝然踵門而請焉。士已屈，而君惡得不驕？乃以辯佞之口稱引多端，自白其才術，而伺候人君之喜怒，唯恐失其歡心無論理也，即此進前立談之頃，有人之心者，夫豈樂爲之乎？名利近迫，不得已而違心以爲之耳。曾子曰：「脅肩諂笑，病於夏畦。」心不能爲之安，則身亦不能爲之適，汗浹於躬而氣鬱於五内，故曰病也。子路曰，未同而言，則恐其不聽也，恐其不相入也。觀其色，欲言且止，赧赧然若負重疚而懼

譏非者，此際之心，非由所知也。今試以二子之言，觀求見者之情形，能不脅肩乎？能不諂笑乎？能不病乎？心不相知而言不知所從合，能不赧赧乎？而豈復知其何爲而爲此乎？君子之所不忍者此也，不能者此也。蓋士有常伸之氣，而人有不可昧其羞惡之心。他可言也，唯此相見之頃，自問而不知其何樂而爲之，乃以干求利澤之故，爲之銷沮，爲之挫折，則平生之志氣，棄之於俄頃。故可忍者，未入君門以前之禮節。而不可忍者，登堂乍見之心情。思及於此，則唯有守古道以自全，而養其恥心，養其正氣，使常存而不喪。誠一念及，而不可知其榮辱相關之故乎？故守古之道，酌禮之安，而不爲臣不見、不先不見者，義在心而不在事，非泛泛然執古以御今也。嗟乎！出處取與，以至於生死所不可忍者，臨事之一頃耳。再醮之婦初與夫相見，求館之師初受贄拜於堂，是可忍也，則亦孰不可忍哉？

戴盈之曰：「什一，去關市之征，今茲未能。請輕之，以待來秊，然後已，何如？」

盈之，亦宋大夫也。什一，井田之法也。關市之征，商賈之稅也。已，止也。

孟子曰：「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。或告之曰：『是非君子之道。』曰：『請損之，月攘一雞，以待來秊，然後已。』

攘，物自來而取之也。損，減也。

「如知其非義，斯速已矣，何待來秊？」

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，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？

訓義 宋王無道，其橫征以困農，而擾關市者不知其何如，其臣導諛而無能改。戴盈之者，知孟子之必以其非義而賤惡之，乃

爲文過之詞以問曰，古之取民者，於農則什一，於商則關有譏、市有治而不征。此固夫子所欲行之王政也。非不欲行，而念國之多故，今玆之歲未能。願請於王，而損今征税之過多者，以待來季，然後並其所過征者而已之，此亦可以無媿於君子乎？甚哉！盈之之言義也，非果能知義者也。宋人無道之征，雖曰損之，少有所損而亦可曰損。其未損者尚不知其何如也。待來季者，來季者之未能猶今玆，而更可待也。蓋其攘奪之私已成乎固然，而特以畏孟子之清議，而中心固無羞惡之實也。故孟子爲甚賤之詞以責之曰，非其有而取之，曾何異於攘乎？取之已盡民之財力，曾何異於日攘乎？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，羞惡之心，忘之已久矣，無厭之欲，終難於給矣。但以或告之曰，是非君子之道。而曰，請損之，月攘一雞，以待來季，然後已。夫攘雞而豈但非君子之道乎？告之者姑爲恕詞，而不及刑戮喪亡之禍，乃改日而月，姑損以待。此其文過飾非，心不自主，而但求免責於人，何望以知義乎？則子今亦未知義也。如其知義，則義之所不可，一介而不可苟，一刻而不能自安，已而已矣，決之心斷之速矣，何待來季哉？吾未嘗責子以君子之道，而子亦可勿爲姑損之言也。嗚嘑！以進一善士塞匡君之責，以姑損其一二謝卹民之咎，此宋之所以速亡與！

公都子曰：「外人皆稱夫子好辯，敢問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好，當作𤣥。

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亂。亂，當作𤔔。

生，謂生民也。一治一亂，氣化盛衰，人事

得失，反覆相尋，理之常也。

「當堯之時，水逆行，氾濫於中國，蛇龍居之，民無所定。下者爲巢，上者爲營窟。《書》曰：『洚水警余。』洚水者，洪水也。洚，户工切。窟，本作堀。

水逆行，下流壅塞，故水倒流而旁溢也。下，下地。上，高地也。營窟，穴處也。《書》，《虞書·大禹謨》也。洚水，洚洞無涯之水也。警，戒也。此一亂也。

「使禹治之。禹掘地而注之海，驅蛇龍而放之菹。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漢是也。險阻既遠，鳥獸之害人者消，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。掘，衢勿切。菹，❶側魚反。然，當作嘫。居，當作凥。

掘地，掘去壅塞也。菹，澤生艸者也。地中，兩涯之閒也。險阻，謂水之氾濫也。遠，去也。消，除也。此一治也。

「堯、舜既没，聖人之道衰。暴君代作，壞宫室以爲汙池，民無所安息，棄田以爲園囿，使民不得衣食。邪説暴行又作，園囿、汙池、沛澤多而禽獸至。及紂之身，天下又大亂。壞，下怪切。汙，烏故切。池，本作沱。囿，讀如宥。邪，當作衺。亂，當作𤔔。

暴君，謂夏大康、孔甲、履癸、商武乙之類也。宫室，民居也。沛，艸木之所生也。澤，水所鍾也。自堯、舜没至此，治亂非一，及紂而又一大亂也。

「周公相武王，誅紂伐奄，三年討其君，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。滅國者五十，驅虎、豹、犀、象而遠之。天下大説。《書》曰：『丕顯哉，文王謨！丕承哉，武王烈！佑啟我後人，咸以正無缺。』

❶「菹」，原作「蕩」，今據正文改。

奄，東方之國，助紂爲虐者也。飛廉，紂幸臣也。五十國，皆紂黨虐民者也。《書》，《周書·君牙》之篇。丕，大也。顯，明也。謨，謀也。承，繼也。烈，光也。佑，助也。啟，開也。缺，壞也。此一治也。

「世衰道微，邪説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邪，當作衺。「有作」之「有」，讀爲又，古字通用。

此周室東遷之後，又一亂也。

「孔子懼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『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』

胡氏曰：「仲尼作《春秋》以寓王法。惇典、庸禮、命德、討罪，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。知孔子者，謂此書之作，遏人欲於橫流，存天理於既滅，爲後世慮，至深遠也。罪孔子者，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季南面之權，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，則戚矣。」愚謂孔子作《春秋》以討亂賊，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，是亦一治也。

「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，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，不歸楊，則歸墨。楊氏爲我，是無君也。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。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公明儀曰：『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莩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。』楊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説誣民，充塞仁義也。仁義充塞，則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。愛，當作㤅。廄作廐者，俗譌。殍作莩者，俗誤，莩本雌麻之名，讀如夫，殍讀婢小切，音義迥別。率，當作衛，省譌也。邪，當作衺。

楊朱但知愛身，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，故無君。墨子愛無差等，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，故無父。無父無君，則人道滅絶，是亦禽獸而已。公明儀之言，義見首篇。充塞

仁義，謂邪説徧滿，妨於仁義也。孟子引儀之言，以明楊、墨道行，則人皆無父無君，以陷於禽獸，而大亂將起，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。此又一亂也。

「吾爲此懼，閑先聖之道，距楊、墨，放淫辭，邪説者不得作。作於其心，害於其事。作於其事，害於其政。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矣。」邪，當作衺。

閑，衛也。放，驅而遠之也。作，起也。事，所行。政，大體也。孟子雖不得志於時，然楊、墨之害，自是滅息，而君臣父子之道，賴以不墜。是亦一治也。程子曰：「楊、墨之害，甚於申、韓。佛氏之害，甚於楊、墨。蓋楊氏爲我疑於義，墨氏兼愛疑於仁，申、韓則淺陋易見。故孟子止闢楊、墨，爲其惑世之甚也。佛氏之言近理，又非楊、墨之比，所以爲害尤甚。」

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、驅猛獸而百姓甯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。亂，當作𤔔。甯，當作寧。

抑，止也。兼，并之也。總結上文也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戎狄是膺，荆、舒是懲，則莫我敢承。』無父無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

説見上篇。承，當也。

「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説，距詖行，放淫辭，以承三聖者。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」邪，當作衺。好，當作𤕝。

詖、淫，解見前篇。辭者，説之詳也。承，繼也。三聖，禹、周公、孔子也。蓋邪説橫流，壞人心術，甚於洪水猛獸之災，慘於夷狄篡弑之禍，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，再言「豈好辯哉，予不得已也」，所以深致意焉。然非知道之君子，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？

「能言距楊、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。」

言苟有能爲此距楊、墨之説者，則其所趨正矣，雖未必知道，是亦聖人之徒也。孟子既荅公都子之問，而意有未盡，故復言此。蓋邪説害正，人人得而攻之，不必聖賢。如《春秋》之法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不必士師也。聖人救世立法之意，其切如此。若以此意推之，則不能攻討，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説者，其爲邪詖之徒、亂賊之黨可知矣。　尹氏曰：「學者於是非之原，毫釐有差，則害流於生民，禍及於後世。故孟子辯邪説如是之嚴，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。當是時，方且以好辯目之，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。」

訓義　孟子承孔子之學以繼往聖，而其闢楊、墨也獨嚴。爲人心計也，實爲人道計也。人與禽獸皆生於天地之閒，而欲全乎人者，必遠禽之害。禽害人則亂，人遠禽則治。上世之亂在天災，而物乘天之災以逼人。中古之亂在人事，而君率獸以害人之生。後世之亂在人心，而行禽之行、言禽之言以亂性。行禽之行，則聖人可奉王法以正之，而亂熄。至於言禽之言，而竄入於心性，則彌近理而惑天下後世者不已。故孔子以前無可辨之異端，至於孟子之世而異端始盛，嚮非孟子推究其迷妄之本，而防其害之大，則後世且將以楊、墨承聖學，而大倫盡滅矣。故與之辯也不容不力。乃當時不知聖賢之用心，以爲道不同而不必與争，德在我而亦可以忘言，遂稱孟子之好辯。公都子聞之而問其故。孟子曰，争一己之是非，而以言説自表其才，斯乃辯者也，而予豈其然哉？使言而非大謬於生人之理則可已，使言之而但成其

人之失則可已，使言之害止於言而不賊人之心與行則可已，抑前之而其說未盛不足以逞則可已，後之而有聖人之徒已先我而闢之則可已。予蓋仰體上天生人之心，遠溯古人立人之道，俛思百世人害之無窮，皆在予也，欲已之而不得也。此其故在天下矣，在天下之生矣，在天下治亂之大矣。而請言天下之生，人與物皆生於天下，其並生而不相雜久矣，乃其俱生而易以相雜亦久矣。天下之生莫貴於人，人全其人而物不干之則治，物雜於人而害於人則亂。乃治矣，而流風易息，故治未久而亂乘焉。其亂也，必有人焉，因時致功，而後復治，自唐、虞以來莫不然者，而今尤亟矣。當堯之時，天失其序，水逆行，氾濫於中國。五行之沴既不利於人，而物乘之。龍蛇得水以居，而民失其土。宮室毀矣，中國虛矣。下者爲巢，上者爲營窟。人且同於禽獸，而禽獸反處人之墟。《書》曰：「洚水警余。」堯、舜以之爲警，而生民可知矣。洚水者，洚洞無涯之謂，而實大川之洪水逆行而成也。此天下之一亂也。災降自天，而物馮之以爭人之處，則非物之能害人，水使之然也，則治水而即以遠物害矣。堯、舜以之命禹，而生民受逼於禽獸，禽獸之憂在禹，禹不得而辭也。乃掘其壅塞，分疏之而注於海。於是蛇龍無所依以肆其毒，水去而不得不逃於菹矣。其所治之水不溢出於地上，而行於地中，施及於今，爲江，爲淮，爲河，爲漢，涯岸分而各成其壑，皆禹之成勞也。水以溺人而險，以礙人之行而阻，行於地中，則既遠矣。人忘險阻，而中國復爲人之中國，則禽獸無所容焉，害人者乃消。然後人得就平土而

居，奠爲九州，分爲五服，人氣昌於中國，而物不得乘天以爲虐，此禹以人道爲己任而治之也。乃一治矣。地平天成，物不能乘天以爲虐，而率獸以害人者在君。堯、舜既没，天下世及，夏、商之季，多暴君焉。貪污池之利，壞宫室以爲之，而民有失其安息者矣。侈園囿之樂，棄田以爲之，而民有不得衣食者矣。其倡之者，讒佞之邪説也。其因之而淫行者，害民之暴行也。夏之暴君作之於前，商之暴君作之於後，相沿成習，園囿污池半於平土，沛澤多而禽獸至矣。乃暴君因之爲利，事之爲樂，而人之受荼毒於暴君者，皆奪民以養獸者也。及紂之世，猛獸之養以窮民生，而猛獸之氣且以遂暴行者之情性而胥於惡，而天下之亂極矣。此又一亂也。禍始於君，而甚於逢君者以物賊人，而人無能如之何。治其爲暴君者，而物可驅也。周公相武王，以成文王未竟之緒，則周公不得而辭也。於是有牧野之師以誅紂，有東征之役以伐奄，凡三季，而叛人乃得，商、奄乃平。以飛廉之狎獸以殃民也，驅而戮之於海隅，而與廉同惡而滅者五十國。其虎、豹、犀、象之縱横於園囿者，驅而遠之，於是獸不爲人害，而人之生乃遂，天下大説。故《書》曰，我周之治，能大顯文王之謨者公也，能大承武王之烈者公也。乃以佑助開启我後人，咸以立人之道，一歸於正，而無缺失。是唯周公以人道爲己任，而除物害以安民生，又一治矣。禹欲消物之害，人與天争而不恤。周公欲遠物之暴，以臣伐君而不慙。古人之任道於己有如是者。至於孔子，而又難矣。桀、紂既膺天誅，故周之子孫無敢貴物賤人而殃天下。乃君

暴息而君勢以弱，於是物不能害人，而人化於禽獸者且見之行，其以禽行而亂人道者，不在君父而在臣子。周之衰也，王道微弱而權下逮，於是而有以兵諫爲忠、以清君側之惡爲正之邪説，則因而有不畏天討、不恤公論之暴行，作於臣子，乃有臣弑其君者焉，子弑其父者焉。是禽獸不知有君，不知其父、以利相噬、以力相殘之氣且逮於人，物害遠而人害亟，此又一亂也。治之者其憂更切矣。孔子爲人之胥爲禽也而懼矣。物之害人也，人有能遠之者矣。人行獸行，而臣子且食簒奪之利，相習以化於物，其能待聖王之興乎？於是而作《春秋》焉，正其名，定其分，不没其實而必伸其法，以一人治天下而賞罰必嚴，蓋天子之事也。夫匹夫而行天子之事，事出於孔子之掀起，當世且以孔子之好行其好惡，而孔子念之矣，故曰：「知我者其唯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」知大倫之不可毁，而以筆削繼放龍蛇、驅虎豹之心，則知孔子者在此矣。謂褒貶之徒爲勞，而以空言求異於邪説暴行之習，則罪孔子而孔子固不恤也。蓋物害人，而人自爲人，物自爲物，則居位行志，事雖勞而天下咸説。人行獸行，而物不能害人，人且自害，則逮俗紹古，事愈掀而知罪難期。顧孔子生孔子之時，責不在君、不在相，而在無位之聖人，則灼見天心，而忘乎物議，乃使《春秋》，而後簒弑之禍息，以施於今，則亦一治也。暴行不作，而禽獸之氣隱中於人心者溢出而爲言。君不得暴，臣不得逆，而禽獸之情變易夫人心者，害發於無位之處士。聖王之不作而教不行，諸侯放恣而養士以相傾，於是而處士之禍起矣。

處士以其議動諸侯者，猶止於暴行。而其以傲諸侯而聚徒衆者，則以其不經之學集怪異之説，以不軌之思爲隱僻之語。性本直也，而横據其末流以謂之性。道本直也，而横生枝葉以謂之道。詭出萬端，而大要不出於楊朱、墨翟二人之始倡，乃以招引無識之徒，而使之演其教於天下。天下之士有才智而可爲言者，其好静而寡恩者則必歸楊，其好動而慕名者則必歸墨。不歸此而歸彼，乃至若二氏之外，别無道之可道而無言之可尚。而不知其爲議之横，曾不異於亂臣賊子之心，而特避其迹耳。楊氏以爲人各自爲，相與於無相與而各得，天地萬物舉不足以擾其和。是謂天下可無君，而有君不如無之安也。墨氏以爲人同生於天，本合而不可離，則必兼所愛，凡親疏厚薄，皆自私其形之所自生。是謂人非父母之所生，天下本無父，必有之如無，而後知大本也。此其説，幽渺託於性天，迹象依於仁義，而於其無父無君思之，則禽獸而已矣。不見夫禽獸之不知所從出，而莫相君長也乎？舉天下才智聰明而致之於禽獸之道，其害可勝言哉！公明儀曰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而獸之生盛矣。民有飢色，野有餓殍，而人之氣微矣。爲此者，是獸不能食人，而人率之也。此暴君之豢獸以奪民食者則然，而貴獸賤人之禍可知矣。楊、墨之言盈天下，而天下歸之矣。無與息之，終不息也，日新月異而未已也。則孔子之道，以率人心之愛敬而奉君父爲道之大原者，不可得而著矣。孔子之道，因民性之本不容昧者而爲之昭宣者也。彼之邪説，則以誣民之所自生爲不生於父母，民之所受治爲不治於

君。其說充滿於天下，而人心之仁義塞矣。即有不自安之情，必依君而致敬，而塞之以成乎簡㝵。即有不忍忘之情，必於父而致愛，而塞之以成乎殘忍。仁義之既充塞，而天下皆獸，於是以智役愚，以彊吞弱。故清浄之旨流於刑名，勤儉之教趨於功利。彼愚弱者猶人也，而爲邪說以成其行者，則果獸也。挾徒坐食而食其利，愚弄顛倒而食其心。嗚呼！後世必有人相食之事，而人無非獸，且獸之不若也。蓋無君則無所食而不可，無父則葬可薄而肉亦可食，必然之勢也。亂至此，愈隱而愈極矣，而吾安得不爲此而懼哉？無先聖之權，而不能以明刑正其罪。非先聖之時，而不可以微言大義止其惡。而正直横議横行、禽心猖獗之日，幸爲聖人之徒而所任者重，惡得而不懼乎？懼之甚，故先聖之道不得不閑也。言仁則推一本，言義則推其在内。使託於仁義者不得竊也，則楊、墨其禍之首而不得不距也。其泛濫以爲性命物理之淫詞不得不放也。而吾之辯不容不詳矣。辯之詳，閑之固，距之放之之嚴，庶幾哉！有以詰其心之不可誣而理之不可横、邪說其不得作乎？其必使不作也，非但惡其說也。蓋作者說也，而浸淫之詞遂不覺自信爲固然，則蔑君背父之心因以益生。心既生矣，而絶物孤立、殉物忘本之事成，而害於敦仁由義之事。事既害，則一人行之覺其有利，而遂欲推行之於天下，而成乎廢紀綱、蔑等殺之政，天下無統，人心不親，人之相食，皆必然矣。斯道也，聖人復起，必以爲當吾之時不容不力爲距放，而謂可與忘言也。庶幾哉！邪說殄而天下之亂息，其尚可

與治乎？故吾之辯也，上溯唐、虞，中攷成周，下稽洙泗，而見夫天下之不平而平也，禹抑洪水以平之也，爲功於天地而後物害自消也。百姓之不寧而寧也，周公兼夷狄、驅猛獸寧之也，致討於罪人而獸患自遠也。亂臣賊子之無懼而懼也，孔子之作《春秋》懼之也，正用其刑誅而獸行自改也。此三聖人之所以扶人道於微絶而拯禽獸之亂者也。夫人禽之大别，莫大於君父。乃在唐、虞、三代之世，物爲人害，而人心未琢，則君父之大倫不勞聖人之憂懼。至於周公，而知天下之風化且降矣，故猛獸驅矣，而必兼夷狄，所以防夫亂大倫者之漸染我三代之遺民也。故其《詩》曰，北而戎狄則膺之，南而荆舒則懲之，使革，皆使之莫我敢當焉。同爲人類，而何以待之嚴也如此哉？唯彼不知有父，不知有君，是以膺之也。然則三代以降，欲已天下之亂，莫嚴於君父之倫，明矣。則我今之與楊、墨辯者，亦欲正人心也，顯示其天性之愛敬，條達直遂，磬識而擴充，以不流於禽獸之妄。於是而爲我、兼愛之邪說，不容不息之也。孤畸泛濫之詖行，不容不距之也。稱性稱天之淫詞，不容不放之也。用此以上承三聖，開不世之功，定非常之典，以救禽獸害人之大禍，庶幾百世而下，無人將相食之害。則辯之不已，豈以吾才之有餘、氣之不相下而好之哉？亂日隱而日深，治愈紛而愈不得復，生其時，學其學，其責在我，雖欲已之，其得已乎？而外人之言胡爲乎來哉！人知我爲不得已，是所望也。人疑我爲好辯，吾亦聽之而已。然因是而吾之懼更切矣。德雖不孤，而道必有託。謂我好辯，則且

謂楊、墨之可以不距而存於天地之閒，則邪説終不息而道終不著。吾所望者，有能立言以辯楊、墨者乎？庶不負爲聖人之徒乎？而奈之何以疑我之多言也？此不容不正告於天下之學者也。嗚呼！斥人爲禽獸，未有不拂然者。抑思人之生也，何以異於彼？惻隱、羞惡之心誤用於非所當愛，非所當恥，而上不知有君，内不知有父，則禽獸又何所讓於我？孟子誅楊、墨之心而正其不赦之罪，故天下雖不治，而自孟子以後，二氏之傳且絶。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。乃數百季而後，釋氏之説入中國，合楊、墨，而其辭尤淫，其行尤詖，遂行之二千季而禍不息。自古無人食人之事，亦無□□□□□□。乃釋氏既盛之後，遂有朱粲、麻秋之惡，遂有□□□□□□，則孟子之言如合符。而近世之名爲儒者，且欲誣聖人之言與彼合而雜亂之，皆不百季而□□□□，則陸九淵、王守仁之罪通於天矣。聖人之徒，其膺懲之當何如邪？

匡章曰：「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？居於陵，三日不食，耳無聞，目無見也。井上有李，螬食實者過半矣。匍匐往，將食之。三咽，然後耳有聞，目有見。」居，當作凥。於，讀正音如烏。螬作蠐者，省譌。咽，讀如煙。然，當作嘫。

匡章、陳仲子，皆齊人。廉，有分辯，不苟取也。於陵，地名。螬，蠐螬蟲也。匍匐，言無力不能行也。咽，吞也。

孟子曰：「於齊國之士，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。雖然，仲子惡能廉？充仲子之操，則蚓而後可者也。巨，宜作鉅。擘，博戹切。然，當作嘫。惡，讀如烏。蚓，讀如引。

巨擘，大指也。言齊人中有仲子，如衆小

指中有大指也。充，推而滿之也。操，所守也。蚓，丘蚓也。言仲子未得爲廉也，必欲滿其所守之志，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，然後可以爲廉耳。

「夫蚓，上食槁壤，下飲黃泉。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築與？抑亦盜跖之所築與？所食之粟，伯夷之所樹與？抑亦盜跖之所樹與？是未可知也。」居，當作尻。與，平聲。

槁壤，乾土也。黃泉，濁水也。抑，發語辭也。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，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，若所從來或有非義，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。

曰：「是何傷哉？彼身織屨，妻辟纑，以易之也。」辟，宜作擘。纑，恪胡切，讀如盧。

辟，績也。纑，練麻也。

曰：「仲子，齊之世家也。兄戴，蓋祿萬鍾。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，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，辟兄離母，處於於陵。他日歸，則有饋其兄生鵝者，己頻顣曰：『惡用是鶃鶃者爲哉？』他日，其母殺是鵝也，與之食之。其兄自外至，曰：『是鶃鶃之肉也。』出而哇之。蓋，讀如盍。居，當作尻。辟，當作避。頻，當作顰，省譌。顣，子六切。鶃，五歷切。哇，讀如娃。

世家，世卿之家。兄名戴，食采於蓋，其入萬鍾也。歸，自於陵歸也。己，仲子也。鶃鶃，鵝聲也。顰顣而言，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。哇，吐之也。

「以母則不食，以妻則食之。以兄之室則弗居，以於陵則居之。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？若仲子者，蚓而後充其操者也。」

言仲子以母之食、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，其操守如此。至於妻所易之粟、於陵所居之室，既未必伯夷之所爲，則亦不義之類耳。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，於彼則

食之居之，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？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，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，然豈人之所可爲哉？　范氏曰：「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養，惟人爲大。人之所以爲大者，以其有人倫也。仲子避兄離母，無親戚、君臣、上下，是無人倫也。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？」

訓義君子之道，唯因其心之不容昧，而即以成事之必可行。其溺於邪説、扐爲詖行者，任其一念之發，遂據以終身，則雖蔑天理、廢人倫而有所不恤。乃亡論其能充之，而適以成乎惡。即彼自信爲善，而理也，情也，勢也，皆必有所不可行，則又伸於彼而屈於此。君子之闢之也，直斥其非，則彼尤能立異説以相亢。惟窮之於所不能行，而其情無可循矣。陳仲子者，大抵一傲狠不思之小人，而特以能忍飢寒驕天下，乃當時稱之曰廉。匡章者，亦隱忍矯志之士也，樂得而稱之曰，陳仲子，人皆稱廉焉，以實求之，豈不誠廉哉？　取與者，人生之大節。生死者，夫人之大變。至於生死之際而不亂，則廉之根心以出，而無往不充，可知已。其居於陵也，嘗三日不食，至於耳無聞，目無見，死則死矣。夫豈無可以得生者？　而必不爲。唯偶億井上有李，於時螬食其實者過半，幸存者無幾也。匍匐往取而食之，凡三咽焉，然後耳有聞，目有見。以爲如此而生，生不媿也。然則無李而仲子死矣。死而不易其守，尚何所屈於天下哉？　嗟乎！　仲之匍匐而往，迫於三咽，斯時也，豈復有士君子之容哉？　仲子之爲小人，於此而不可掩，則他日之出而哇者，其頑鄙亦猶是也。一吞一吐之際，醜態盡見，而何容問其他

也？則滅天性之恩，與野人無異，尚何卹焉！孟子曰，子何易言廉也！齊國之士無知廉者，則仲子自命以廉，其巨擘矣。其見盡於飲食財利之中，而於此争長，則仲子得矣。若廉，則惡能也？有知所可爲而必爲、知所不可爲而無爲之識，有棄小以全大、行於遠而不遺之力，而後能别於是非之介，以立乎不易之操，斯能廉也。而仲子識小而志不弘，惡能之？吾且弗言其大者遠者，就仲子之操而言之，操之則必不容自縱，充之則無所往而不可操，而仲子之操豈能然乎？非仲子之不能也，人生而爲人，未有能焉者。其唯蚓而可乎？夫蚓，則上食槁壤矣，下飲黄泉矣，可以無求於人矣。仲子而能以槁壤、黄泉爲居乎？則所居者雖蓽門圭竇，而亦人築之也，則必伯夷築之而後可。而築之者爲伯夷之徒、盗跖之徒，皆可爲人築者。仲子而能以槁壤、黄泉爲食乎？則所食者雖蔬飫菜羹，而亦人所種之粟也，則必伯夷之粟而後可。而其粟爲伯夷之徒、盗跖之徒，皆可種之而以食人者。究其所從來，吾與子不能知之，而仲子亦莫能知之。則不能無食，不能無居，就物而詰其所自來，仲子而自問焉，不擇而受者多矣，而操可充乎？古之廉者辯於幾微而終不受小人之養，審乎大義而固可受天下之奉，辯之精而持之有定，而仲子惡能也？匡章曰，夫廉者，求於己而已。居食之外所自來，雖出自盗跖，而亦何傷哉？彼身織屨，知其身爲伯夷之身，妻辟纑，信其妻無媿於伯夷之妻，於以易粟，則力之所給，盡其在我，而惡問所從易者之何人也？嗟乎！仲子以其身爲伯夷，而跖其

兄，已不可矣。以妻爲伯夷，而跖其母，則絶滅天理也已甚，而孟子不屑辯也。但就充操之説以衷折之曰，夫仲子，吾知之悉矣。其所從生，則齊之世家也，承先緒而爲士君子之餘裔，豈其因妻而始有生乎？兄戴，蓋禄萬鍾，自非戴之所可私也。不知其以何故，以兄之禄爲不義之禄而弗食，以兄之居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。意者其妻使之然乎？避兄離母，則仲子處心積慮，仰視天，俛視地，而惟此母兄之不釋於憾忮之懷也，於是而處於於陵。他日歸，則有饋其兄之生鵞者，往來之恒節，亦相易之道，而特有其節文耳。而仲子所惡者喧囂耳，遂顰顣曰，惡用是鶃鶃者爲哉？他日，其母殺是鵞也，與之食之，不復憶向日顰顣之語矣。非不意也，事固有無容盡意者，即意之而亦無如何，正可悔其忿戾之心、卞躁之語矣。其兄自外至曰，是鶃鶃之肉也。仲子當亦愈知天下事之不可一往憤疾，而追悔莫及矣，乃傲很益甚也，出而哇之，此時此景，猶堪令士君子聞乎？嗟乎！即使士君子而誤食盜跖之食也，亦且必有從容之度而勿容哇也，而況其爲母食乎？乃吾即以此而詰仲子曰，鵞者，母所命之食也，以其爲饋兄而不義也則不食，以妻辟纑之所易則不問種粟之爲何人而食之。以兄之所爲不義而污此室則不居，以於陵則不問土爲何人之土、室爲何人之室而居之。充仲子以其類，而仲子能乎？充之則不能，不充則操不固。然則若仲子之爲人，而充之以其心，非蚓而必不能矣。舉足動履於天地之間，皆無往而不煩天地之産。一飲一食於人類之中，則無往而不分人類之餘。是故

能廉者辯之以義，合之以倫，親疏有分，公私有別，而後善惡分，夷、跖別，輕重審，性情殊。乃成乎廉，而立人道之防表。若私以其身，狎以其妻，悁悁然與天性之母兄較清濁於簞飢豆羹之中，則無論其滅恩毁恥，而必窮於所爲，屈節於不可告語之地。故曰，仲子，齊之巨擘也。何也？以其智盡於飲食之中，而挾暗昧之情以驕人於白日，固齊人而已矣。夫孟子豈不能正仲子辟兄離母之大罪而誅之哉？而但窮之以不能充，所以启愚不肖者之心，而使知君子之道無往而不得其大中至和之節，以推於天下萬世而可行，其意深矣切矣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二十八終

四書訓義卷二十九　孟子卷七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離婁章句上

凡二十八章。

孟子曰：「離婁之明，公輸子之巧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員。師曠之聰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堯、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矩，本作巨，从工，今寫从匚，非，或从木从矢作榘，今省作矩。員，當作圜，音同義別，員，物數也，圜，全也，與方對。

離婁，古之明目者。公輸子，名班，魯之巧人也。規，所以爲圜之器也。矩，所以爲方之器也。師曠，晉之樂師，知音者也。六律，截竹爲筩，陰陽各六，以節五音之上下。黄鐘、大簇、姑洗、蕤賓、夷則、無射爲陽，大呂、夾鐘、仲呂、林鐘、南呂、應鐘爲陰也。五音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也。范氏曰：「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。仁政者，治天下之法度也。」陰，當作霒，或省作侌，陰，山北也。陽，當作昜，陽，山南也。「大簇」之「大」讀如泰，簇今共讀如湊。射，讀羊益切。徵，讀陟里切。

「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，不可法於後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聞，去聲。

仁心，愛人之心也。仁聞者，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。先王之道，仁政是也。范氏曰：「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，以羊易之，可謂有仁心。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，宗廟以麪爲犧牲，斷死刑必爲之涕泣，天下知其慈仁，可謂有仁聞。然而宣王之時，齊國不治，武帝之末，江南大亂，其故何哉？

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。」

「故曰：徒善不足以爲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」

徒，猶空也。有其心，無其政，是謂徒善。有其政，無其心，是謂徒法。　程子嘗言：「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，謹權、審量、讀法、平價，皆不可闕。」而又曰：「必有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然後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。」正謂此也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』遵先王之法而過者，未之有也。」率，當作衛。

《詩》，《大雅·假樂》之篇。愆，過也。率，循也。章，典法也。所行不過差、不遺忘者，以其循用舊典故也。

「聖人既竭目力焉，繼之以規矩準繩，以爲方員平直，不可勝用也。既竭耳力焉，繼之以六律，正五音，不可勝用也。既竭心思焉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

準，所以爲平。繩，所以爲直。覆，被也。此言古之聖人，既竭耳目心思之力，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、及後世，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，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。

「故曰：爲高必因丘陵，爲下必因川澤。爲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謂智乎？」

丘陵本高，川澤本下，爲高下者因之，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。　鄒氏曰：「自章首至此，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。」

「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惡於衆也。

仁者，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，以行先王之道者也。播惡於衆，謂貽患於下也。

「上無道揆也，下無法守也，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，君子犯義，小人犯刑，國之所存者幸也。」揆，求癸切。朝，讀如潮。幸，本作㚔。

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。道，義理也。揆，度也。法，制度也。道揆，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。法守，謂以法度自守。工，官也。度，即法也。君子、小人，以位而言也。由上無道揆，故下無法守。無道揆，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。無法守，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。有此六者，其國必亡。其不亡者，僥倖而已。

「故曰：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多，非國之災也。田野不辟，貨財不聚，非國之害也。上無禮，下無學，賊民興，喪無日矣。郭，本作亭，加阝作郭，國名，齊附庸，省作郭，則謁而又謁矣。辟，當作闢。喪，讀去聲。

上不知禮，則無以教民。下不知學，則易與爲亂。鄒氏曰：「自是以惟仁者至此，所以責其君。」

「《詩》曰：『天之方蹶，無然泄泄。』蹶，居衛切。然，當作嘫。泄，弋制切。

《詩》，《大雅·板》之篇。蹶，顛覆之意。泄泄，怠緩説從之貌。言天欲顛覆周室，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。板，本作版，俗別从木，非。

「泄泄，猶沓沓也。沓，徒合切。

沓沓，即泄泄之意。蓋孟子時人語如此。

「事君無義，進退無禮，言則非先王之道者，猶沓沓也。

非，詆毁也。

「故曰：責難於君謂之恭，陳善閉邪謂之敬，吾君不能謂之賊。」

范氏曰：「人君以難事責於君，使其君爲堯、舜之君者，尊君之大也。開陳善道，以禁閉君之邪心，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，敬君之至也。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，賊害其君之甚也。」鄒氏曰：「自

《詩》云『天之方蹶』至此，所以賊其臣。」

鄒氏曰：「此章言爲治者，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，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。」

責，本从朿作賫。邪，本从衣作衺。

訓義 戰國之世，先王之道不明不行，其君皆惟富國彊兵之是圖，而以先王之愛養斯民、平治天下者爲不足法。惟其意之所欲爲，而即用之爲政。即有一二天資柔厚者，亦率由乎亂政而不能改。而一時遊士各出其聰明以亂舊章，若申、商之尚刑名，李悝之盡地力，破阡陌，惠施、公孫龍之辯堅白同異。其說不一，大抵以裂井田、廢學校，毁《周官》之法度，滅三代之禮樂，以迎合時君好大喜功之志，而天下成乎大亂。孟子獨守先王之道，以爲平治天下之本圖，而當時無信行之者，乃深辯當時暴君賊臣爲術之非，著先王之道不可變易之實，詳治亂之由而屢述成説以徵之，冀天下之或能觀感也。而言曰，今先王之法雖不行於天下，而遺典具存，不猶有可考者哉？吾得以一言盡之曰，不忍人之政而已矣。天爲民而立君，君爲民而有政，進可以平治天下，而退可以保國而常存。君之所當修明以施之民者，此也。臣之所當稱述以導君之行者，此也。而今之蔑裂舊章者且曰，吾有吾耳目之聰明，❶吾有吾心之智慮，可以裁物制事而治今之天下，何用先王之法爲哉？則請言法不可不遵之故。夫制器者在乎明、巧。乃以離婁之明，所視可不謬也，公輸子之巧，所造可不差也，而欲成方，則必以矩絜之矣，欲成員，則亦必以規運之矣。使不以規矩而能

❶「耳目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成方員乎？必不能也。然則離婁、公輸亦但善用其規矩而盡其度耳。審音者則在乎聰。乃以師曠之聰，所聽無不辨也，而欲正五音之君臣高下，則必以六律之輕重、大小、多寡、長短、厚薄之數，正其器而求其聲矣。使不以六律而能正五音乎？必不能也。然則師曠亦但善用夫六律而得其實耳。由此言之，聰明不可恃，而必在乎一成之法。音器且然，況平治天下之大者乎？夫平治天下，在乎人君之一心。心以立道，固也。乃以堯、舜之心爲堯、舜之道，其於天下之人情物理無有不審者矣，而欲平治天下，則亦唯此仁政已耳。推吾心之不容已，而因以實行其經理之計。推斯民之不可忘，而因以悉授之愛養之方。養之必有以養之，教之必有以教之，民乃各得，而天下乃可平治。使不以仁政焉，而其能平治天下乎？不能也。然則堯、舜亦但敦行乎仁政而盡其理耳。夫事審其所能，而不能者必不可孱。理之所固然，即勢之所必然。今欲廢仁政於不行，而自謂可與堯、舜同功。天下惟吾之所治，則將使廢規矩、毁六律，而求器之精、音之審也，亦自度其聰明智力之可以有成乎否邪？唯其不以仁政也，則勿論不仁者之不足與有爲也。今且有天姿無刻薄之惡而舉動偶合乎人心者，❶有仁心矣，有仁聞矣。而虐政不革，民不被其恩澤，經制不立，不可法於後世，則一念之愷悌、一事之慈祥無足爲有無，而於先王參天時、酌地利、因民情、計久遠以達立之

❶「姿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資」。

道，❶未之行也。夫仁心仁聞之主且然，而況其本無一念之可尚、一事之可述者乎？則先王之道不行，而欲望天下之治平，萬不能然之數也。此非吾之私言也，古有之矣。故古之言治者曰，君心之善，待法以行，使徒懷惻怛之心而無法以達其意，不足以爲政矣。治民之法，因善而立，使徒修文具之美而無善以爲之本，不足以自行矣。由此言之，徒善之失，均於徒法。故聰明不可恃，則仁心必有所以成也，❷豈不信哉？故《詩》咏之曰，前王之定爲典章以詔後世者，本無可過也，其能勿恃其聰明而溢其常度乎？無可不及也，其能勿任其廢墜而遺其節目乎？一率由乎一定之故典而行之，則經理天下之大計在此矣。夫舊章者，先王之斟酌古今而不易者也。能率由之，則民以之康乂，事以之舉行，天下以之各得其所。今且曰遵先王之法，不足以治今之天下，而或有過於寬柔儉吝之憂。乃取先王之法而思之，取遵法者之得失而思之，豈有此哉？夫先王之法所以必遵者何也？則吾請就先王立法之始而推言之。夫作者之謂聖，先王於法制未定之日而建萬世不易之常道，豈非聖人哉？其人既聖矣，聖人之耳目心思則有非夫人之所能及者矣，而非以其聰明睿智可以致遠詧微而淺用之也。❸以制器言之，則竭其目之力而精詧之也，乃既竭之餘，猶覺象非象而用非用也，乃思所以繼之焉。制爲規而運之，果得吾心所欲作之

❶「達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建」。
❷「則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而」。
❸「非」上，原衍「且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員也。制爲矩而絜之，果得吾心所欲作之方也。制爲準而建之，果得吾心所欲作之平也。制爲繩而引之，果得吾心所欲作之直也。由是大而大用之，小而小用之，宮室車器皆取法焉，不可勝用矣。大哉法以行目力之所必督，而垂之後人，目皆賴之以明也。以審音言之，則竭其耳之力而審聆之也，乃既竭之餘，猶覺損可益而益可損也，乃思所以繼之焉。制爲昜律，而吾心之欲倡者在此也。制爲侌吕，而吾心之欲和者在此也。制爲上生之數，而益者不可損也。制爲下生之數，而損者不可益也。由是正而正用之，變而變用之，八音歌咏皆取法焉，不可勝用矣。大哉法以宣耳力之所必審，而垂之後人，耳皆賴之以聰也。則以言乎平治天下，而聖人之制作又豈易易哉？聖人之心以天下爲心，則所思者皆天下之理。民無以厚生，聖人思欲裕其財者無不悉矣。民無以正德，聖人思以納於善者無不周矣。而猶恐其未能推之遠邇而咸宜、推之古今而不匱也，因思所以繼之焉，使可大也，使可久也，則不忍人之心，無不達之於政也。不忍人之失所養而有政焉，則必如是而後養道以全。不忍人之失所教而有政焉，則必如是而後教道乃備。由是而施之君子而君子宜焉，施之野人而野人遂焉，禮樂政刑皆有其必然之式，則聖人之仁乃以溥及於天下，如天之覆冒，周萬物而無遺也。大哉！政以廣心思之所欲爲，而垂之萬世，心皆賴之以仁也。夫壞法亂紀者，且將疑規矩、六律之外有耳目之力可用，仁政之外有心思之可謀，而不知聖人竭之於前而繼之於後，凡後人之可恃其一得之聰明智慧者，

皆聖人已用而不屑恃之微明乎！乃彼猶詹詹然曰，吾之智有出古人之上者。不知古人早已笑其愚矣。故曰，凡制事者有難易成毁之數焉，明者易其所難，暗者難其所易，易其所難者逸而成，難其所易者勞而毁，此智不智之大辨也。夫爲高則必因丘陵矣，丘陵積形已高，增修焉而益高也。爲下必因川澤矣，川澤處勢已下，浚治焉而益下也。則爲政而因先王之道，修明之，潤澤之，而人皆戴德、事皆就理也。乃不因先王之道，而役其心思以取給於一時之用，則以損君德，以傷國體，以疲民力，而終不可施行於天下。此將自謂智也，而豈可謂之智乎？何也？以先王之道繼之於心思既竭之後，而實有其可因者，如丘陵川澤有自然之高下也。夫就治平天下者而言之，則雖欲不用先王之法，而勢必有所不能。自剏制垂法者而言之，則雖欲任耳目心思之力，而皆其所已竭。要此不忍人之政，實生於仁者之心，故仰求之先王，而皆與其心合符，則必不敢自作聰明以亂成法。惟其以此心行此政，則天下於此而待治焉，萬民於此而待命焉，是君道也，乃以作民元后，爲民父母，而宜在高位矣。若此心無誠然之惻隱，不與先王而同情，因以行政而務一旦之富彊，遂與先王而異道，則其所爲政教號令皆惡也，皆以拂人之性而殘民之生者也。而有高位以資其權力，則惡播於臣民，而不僅在一人之失道矣。其播惡也，唯爲君者以私智行其私心，而不以道揆度情理，爲臣民之式也。於是而變詐之術以愚其民者，忽此而忽彼。苛瞀之令以督其民者，已密而又密。旦行而夕改之，則下之奉行，亦惟

上意旨之是承，而無一定之法可守矣。夫下無法守，而惡之播於衆者寧有止乎？大臣而坐論於朝者無道之可信，迎合無恒之主志以建不經之議論而已矣。小臣而分任百工者無度之可信，觀望更改之政令以爲旦夕之利謀而已矣。夫合大小臣工而道與度之皆廢也，則官箴可以不守。而名義之大，且犯之而爲滅絶彝倫之事。由此而施於百姓，無道與度之可遵也，則姦僞可以恣行，而刑法之條且犯之，而爲倖逃苟免之術。夫然，則舉一國之大小臣民無非惡也。政令愈繁，而暴亂愈作，固有必亡之理。其尚存一日之守祀者，則以時無聖王，不能正天誅以鉏無道，而徼幸以免也，而謂可使之在高位也乎？此亦有成言之可徵矣。故古有之曰，今之亟亟於圖存，修其城郭，治其兵甲，以爲即有外至之災而無虞也。而使其不完焉，不多焉，人心固而即爲干城，非災也。懇其田野，斂其貨財，雖有天時之害而無憂也。而使其不闢焉，不聚焉，經制存而易爲補救，非害也。唯夫上所刱法，不因先王品節裁成之宜而以禮制度，則下所揣摩，不務先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禮、樂之典而學以明道。於是而亂政以行，邪説益逞，賊害斯民之徒與起在位，以壞國法而斂民怨，則雖有堅城利兵，而財充乎府庫，衆喪民離，❶散無日矣。❷夫不仁之君所爲決於破先王之法以播惡者，唯富國彊兵之心使之然也。而富彊不足以救喪亡，則今之爲君者曷亦反而求夫平治天下之本圖哉？乃爲君者之

❶「喪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㪚」。

❷「㪚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喪」。

安於不仁，固其君道之不明而仁心凋喪，然豈無有仁心仁聞之可與言治者哉？而迷而不復，則爲之臣者罪不容誅矣。今之爲臣者亦豈不習聞先王之道乎？乃其心曰，世之衰也，天不欲平治天下也，故爲吾君者唯富彊之是圖，而不足與言仁政也。夫使天而開有道之天下也，則可勿用士君子之挽回矣。《詩》不云乎，天之方蹶，無然泄泄，謂國且不能存，❶而民且日以敝也，此正爲人臣者扶危定傾之日，尚無然其怠緩以因時、説從以長惡，何泄泄乎？❷夫古有「泄泄」之語，謂如水之緩流而不迫也。今有「沓沓」之語，謂如水之相仍而順下也。今以居職無能任事而隨波以流者謂之「沓沓」，而《詩》之所謂「泄泄」，則雖未嘗無所效，而要不能黽勉以圖治。乃今人知惡「沓沓」，而不知「泄泄」之與「沓沓」情同而害亦同也。夫其所以逢君之播惡而不能匡正，但以自固其爵禄而已。而事君者將順其美而匡救其惡，義也。而以容説爲心，無義矣。其於進退也，道合則從，不合則去，禮也。而以固寵爲情，無禮矣。因是而君之所好者壞成法以圖富彊，而揣摩以附會之，譏先王之迂遠而謂不宜於今時。若此者，雖有所建白焉，有所謀畫焉，有所施行焉，汲汲以圖之，而皆以速其亡，而止順君心之所好，則亦與「沓沓」者同其波流順下之情，而猶「沓沓」矣。「沓沓」者，日進於君之前，則惡播於天下而成喪亡之勢，不亦宜乎？古之申明臣道者有之矣。故曰，今之從君以非先王之道者

❶「無然泄泄謂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「何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而」。

曰，吾以恭奉吾君也，吾但以敬愼其奉行之職也。若先王之道，吾君不能，吾其敢以之劈進乎？不知能尊君者，必尊君爲不世出之主，王道不便於私利而難行，必責之焉，乃謂之恭。能盡職者，必盡竭其所可盡之心，王道極乎至善而無邪，必陳之以閉其邪焉，乃謂之敬。若曰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也，志在富，與言富而已，志在彊，與言彊而已。此則君之國且以之而危亡，天下之民且以之而凋敝，上賊君、下賊民之臣而已矣。由此言之，則今之臣皆賊也，又何怪乎先王之道終於不行，而治平無日也哉？嗚嘑！君爲播惡之君，臣爲賊臣，而猶妄爲之説曰，五帝不襲禮，三王不沿樂，以今之道治今之天下，而何用先王爲？則道之不明行於天下也，尚何望乎？吾唯明示以必然之理，而推聖人至善之極，以守先而待後已爾。

孟子曰：「規矩，方員之至也。聖人，人倫之至也。員，當作圜。

至，極也。人倫，説見前篇。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，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。

「欲爲君盡君道，欲爲臣盡臣道，二者皆法堯、舜而已矣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賊其民者也。

法堯、舜以盡君臣之道，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，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偁堯、舜也。

「孔子曰：『道二：仁與不仁而已矣。』

法堯、舜，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。不法堯、舜，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。二端之外，更無他道。出乎此則入乎彼矣，可不謹哉？端，宜作耑，物之題也。端，正也。

「暴其民甚，則身弑國亡。不甚，則身危國

削。名之曰『幽』、『厲』，雖孝子慈孫，百世不能改也。

幽，暗。厲，虐。皆惡謚也。苟得其實，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，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。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，可懼之甚也。

「《詩》云『殷監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』，此之謂也。」監，古銜切，此宜寫作瞷，今概作監，省譌作鑑，非。

《詩》，《大雅・蕩》之篇。言商紂之所當監者，近在夏桀之世。而孟子引之，又欲後人以幽、厲爲監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今之爲君者亦各有其事功以督其民，而爲臣者亦各有其學術以干其君，而要皆暴而不仁而已。夫天爲民而立君，君爲民而授爵禄於臣，此人與人相爲倫類之大綱也，而豈曰唯吾之權足以行，遂任其意以加諸百姓乎？今夫爲方員者，若人之意中自有其方員之則而不以規矩，則方者必非方，員者必非員矣。是規矩者，方員一定之極，必以是爲準而不可不用也。則夫人之有倫，遂謂唯人之隨時而郱，因俗而流，可以羣處而自爲尊卑乎？失其倫之理，則其倫亦滅矣。唯古之聖人，有是倫則必有是理以處之，有是理則必有是心以行之，而後尊卑各得其所，以奠其位而不傾。蓋必以是爲準，而不可不及也。夫君臣，則豈非人倫之大者哉？立乎民之上而爲之君。君者民之君也，則所以統乎億兆者必有其道，而苟欲盡其道以求固其天位而不失乎？受吾君之命而爲之臣。臣者君之臣也，則所以承夫一人者必有其道，而苟欲盡其道以共修天職以弗廢乎？斯二者更無有隨時可郱、任俗以流之道也，皆法堯、舜而已矣。

堯亦但盡其君之道耳，舜亦但盡其臣之道耳。則堯當時之咨嗟軫念夫黎民，而制爲萬世必遵之德政，舜當日之殫心拜見於我后，而敷其乂安九土之大猷，無可諉也，無可改也，一於是而率由之而已矣。乃世之爲臣者曰，今日之君，豈必以事堯之事事之乎？❶志在富，則與之言富而已矣。志在彊，則與之言彊而已矣。於是曲意殉欲以事君，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而事之，是鄙其君不足與爲治而陷之惡，不敬其君者也。爲君者曰，今日之民，豈必以堯之治治之乎？地方盡而亦可使之富也，攻戰勤而亦可使之彊也。於是恣情破法以治民，而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之，是使其民不遂其生而逢其害，賊其民者也。夫不敬君爲人臣之鉅慝，賊民爲人君之大惡，一不法堯、舜而遂至於此，然則舍聖人而更無中立之地，審矣。乃堯、舜之道無他，仁而已矣。今之事君治民者無他，不仁而已矣。故孔子曰，夫得失多端，治亂殊軌，而其所由之道則二也，仁與不仁而已矣。本其心之不忍，以推之斯人而與我同欲惡也，則仁。昧其心之不忍，而殉一己之利欲也，則不仁。一念之存亡即所爲之得失，所行之得失即所致之安危。出乎仁，即入乎不仁，無有一塗焉介於仁、不仁之交，而苟免於凶咎者也。由孔子之言觀之，則法堯、舜者仁也，有仁心斯有仁政，而澤及於民矣。不法堯、舜者不仁也，無仁政則必其無仁心，而爲暴於民矣。夫至於暴其民，而其君猶可以倖免乎？其君臣相比以行不仁之致者，方以爲國以此

❶「堯之事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堯之道」。

興，而身以此榮也。乃民心離而天命去，上戕其下而下謀其上。其甚也，則身弑國亡矣。即其未甚也，則身危國削矣。❶不但已也，其死也又加之以惡謚，昧於天理而曰「幽」，害於黎民而曰「厲」。後雖復有興者，爲孝子，爲慈孫，欲揜其先世之惡，而公議已定，百世不能改矣。故《詩》有之曰，殷王之失德，豈不有監戒之可視乎？夏后之世，桀無道而亡也忽焉，殷亦嘗念之乎？夫自殷視夏，監具存也。由周視殷，監亦具存也。由今以視幽、厲，監亦具存也。豈非弑亡危削可爲今監之謂與？夫人君而自處於幽、厲，尚何以爲君？爲臣而幽、厲其君，又何以爲臣？乃不爲堯、舜，則必爲幽、厲。仁不仁止有二塗，而人倫必以聖人爲至。則破壞堯、舜之法以爲政令，而立談取卿相之士揣摩邪説以干人主者，亦嘗念及此乎？

孟子曰：「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

三代，謂夏、商、周也。禹、湯、文、武以仁得之，桀、紂、幽、厲以不仁失之。

「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。

國，謂諸侯之國。

「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。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。卿、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廟。士、庶人不仁，不保四體。

言必死亡。

「今惡死亡而樂不仁，是猶惡醉而强酒。」惡，讀去聲。樂，讀如洛。强，本作勥。

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仁也者，人之生理也。含之

❶「則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亦」。

爲不忍人之心，則發之必有大順乎人之事。而迷失此心以逆乎理而違夫人之心，❶則生理不存，亦將何以自保乎？流觀於古今興亡之故，博徵於上下得失之由，未有能違者也。夫三代之有天下，皆自侯服而興。或得之揖讓，或得之征誅。然惟禹、湯、文、武推其惻隱之誠以愛養斯民，而民心歸之，天命因以集矣，得以仁也。及其後代，撫世守之大業，而身蒙放伐流死之禍，則惟桀、紂、幽、厲迷其固有之良，以塗炭斯民，而民心去之，天命因以改矣，失以不仁也。此得失之鑒既昭昭矣。乃抑泛觀於列國之諸侯，或方興而忽廢，或已廢而再興，或迄今而猶存，或昔存而今亡，皆由其君或知有民而修其政，或行暴政以虐其民，亦莫不因於仁不仁之異也。夫君而能仁，則天下可得而興。❷或且謂成王業、建大功者之別有道也，乃即無興王之望，而現在之有，不思保乎？夫仁者，所以通人己之志而互相保者也。能保人則人亦保之，人保之而後能自保。如其不仁矣，天下叛之，親戚離之，孤立於衆怨之閒，雖欲自保，其能得乎？天子不仁，則有四海而四海不保也，諸侯起而亡之矣。諸侯不仁，則有社稷而社稷不保矣，鄰國起而兼之矣。卿、大夫不仁，則有宗廟而宗廟不保矣，誅夷之禍隨之矣。士、庶人不仁，但有四體而四體不保矣，刑戮之典隨之矣。其不保者，所由致禍之途不一。而般樂怠傲者，心之迷也。刻薄寡恩者，心之慘也。壞法亂紀者，心之戾也。

❶「迷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苟」。
❷「而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國可」。

生事擾人者，心之放也。何一不自不仁以爲之原乎？夫不保而至於死亡矣，言及於死亡，未有不惡者。今人亦知惡之，而不仁之事則樂居之，豈有可免之理乎？酒以召醉，惡醉而彊酒，則醉必隨之。惡死亡而樂不仁，死亡必隨之矣。夫三代之興不可復見，而羣天下之貴賤智愚俱相銜以趨於不仁，吾不知當世之禍將何所止也？故吾亟與人言仁，思以救之，而誰與聽焉，可勝歎哉！

孟子曰：「愛人不親，反其仁。治人不治，反其智。禮人不荅，反其敬。愛，當作㤅。治，上讀直之切，下直利切。

我愛人而人不親我，則反求諸己，恐我之仁未至也。智、敬放此。

「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歸之。

不得，謂不得其所欲，如不親、不治、不荅是也。反求諸己，謂反其仁、反其智、反其敬也。如此，則其自治益詳，而身無不正矣。天下歸之，極言其效也。

《詩》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」

解見前篇。亦承上章而言。

訓義 孟子曰，人君有懷集天下之大志，而欲以其身受天下之歸，其道有三：仁以正在己之好惡，而爲天下之所必依。智以正在己之綱紀，而爲天下之所自理。敬以正在己之矩範，而爲天下之所必尊。彼不知此三者而陷於邪者勿論矣，乃有修此三者之迹而效不立，遂且謂三者非號召天下之要術，而術以餌之、法以敺之、威以脅之之邪說進矣。不知三者之道根諸心而必致其極，是天人孚格之原，非偶然襲取之可幸以成功也。夫欲盡三者之道，能勿自反

乎？愛人而人親之，固已。然而人不我親也，則必反念之曰，吾非誠於惻怛，而能悉人之疾痛以撫之也。反而益求其仁，仁豈有窮乎？治人而人治焉，固已。然而人不從治也，則必反而念之曰，吾非真督於事理，而能順人之得失以處之也。反而益求其智，智豈有量乎？禮人而人荅之，固已。然而人不以禮相報也，則必反而念之曰，吾非誠於恭讓，而能極吾之情文以接之也。反而益求其敬，敬豈有斁乎？唯其皆必自反也，故恩紀之所加，教令之所措，典禮之所施，行之萬民焉，行之羣臣焉，行之友邦而及於四海焉。乃或且有不我依、不我從、不我尊者，勿曰人情之未易格，而仁、智、禮之術不工也。一皆反之於己，以內盡其心，外盡其理，則其身正矣。情正而愛溥，識正而治宜，儀正而禮盡，則天下之情交得而天下之理咸宜，未有舍此寬敬神明之主而褱二心以遲於嚮化者也。《詩》不云乎，大哉文王！其配上帝之命者，蓋自求之主德，而天乃錫之以誕受多方之福。是則人心之所褱，即天命之所授。自天祐之，而四方有或拂者哉？然則仁、敬、智之德果足以翕天下之情，而但在極致其誠然之實，勿疑王道之不足以一天下而別圖之也。

孟子曰：「人有恒言，皆曰『天下國家』。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」

恒，常也。雖常言之，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。故推言之，而又以家本乎身也。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。《大學》所謂「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」，爲是故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萬化之起，莫不有其本焉。

於其本而圖之，則相因以漸達。而施之有序者，行之自遠。然天下之能知其本者鮮矣，則夌越無序，而又烏足以行乎？今人之泛論事理而統爲之言曰「天下國家」。侈廣遠者以爲極盛之詞，而計功利者以爲極繁之事，而未嘗就其所言者而致思之，則日言「天下國家」，而天下國家終不得其理。則亦取其言而深念之乎？夫曰天下，則該乎國矣，而必又曰國，則抑思國之何以繫屬乎天下邪？夫天下之本則在國矣，修其政於近，而後孚其化於遠。未有土宇人民之未寧，而可遠圖夫天下者也。曰國，則統乎家矣，而又必曰家，則抑思家之何以繫屬乎國邪？夫國之本則在家矣，成其教於內，而後推其治於外。未有父子兄弟之無法，而可遽問夫國者也。乃曰「天下國家」者，必自我之對天下國家者而言也，抑惟我之有家有國以及於天下者而言也，則豈泛泛然從天下國家而計之乎？是言天下國家而身在其中，而人特未之及耳。則家不更有本乎？是在身矣。立其極於己，而後能作其則於人。未有言行好惡之或愆，而可亟責之家者也。自身以及於家，自家以及於國，自國以及於天下，則從本以生末，而化自順。不正其身以求之家，家因以不齊。而且求之國，國因以不治。求之天下，則棄本以務末而事不成。故王道始於閨門，而至治基於宥密。人之恒言，徒侈談功利之廣遠，而不顧其從出之原。勿怪其日言天下國家，而終不得其理也。

孟子曰：「爲政不難，不得罪於巨室。巨室之所慕，一國慕之。一國之所慕，天下慕之。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。」巨，當作鉅，巨，本「規巨」

字，傳寫省譌也。然，當作嘫。沛，普蓋切。

巨室，世臣大家也。得罪，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。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：「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。」意蓋如此。慕，嚮也，心説誠服之謂也。沛然，盛大流行之貌。溢，充滿也。蓋鉅室之心，難以力服，而國人素所取信。今既説服，則國人皆服，而吾德教之所施，可以無遠而不至矣。此亦承上章而言。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，而患吾身之不修。吾身既修，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，而無一人之不服矣。林氏曰：「戰國之世，諸侯失德，鉅室擅權，爲患甚矣。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，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。故孟子推本而言，惟務修德以服其心。彼既説服，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，可以及乎天下矣。裴度所謂『韓弘輿疾討賊，承宗斂手削地，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，特以處置得宜，能服其心故爾』，正此類也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今天下政教陵夷，人心渙散，欲有爲於天下而人信從之，蓋亦難矣。乃幸而列國之中尚有故家大族，其先世有功於國，有惠於民，爲民情之所素歸者，可因之以動一時之人心。乃世主不督，好游士之辯言，改易舊章以順其志欲，恐老臣執世守以相澆，❶則務摧折之，以使威令之必行。而其所爲又不合於人情，不協於事理，抑無以大服其心，於是怨惡交作，而國人亦知其自用而不能行，天下且見其孤危而不足恃，無怪其勢窮而情散也。夫人君苟欲以大有爲之志，建不世之業，而爲政於天下也，則亦何難之有哉？亦順其勢

❶「澆」，啖柘山房本、衡陽殘鈔本均作「撓」。

而已矣。巨室者，勢之所在也。不得罪於巨室，而何難之有哉？吾之所爲將以安定吾國家，而非苟爲好大喜功之計，則巨室雖有自私之心，而國安則彼亦蒙其安，必不懷疑以相訾毀。吾之所爲將以規恢乎大業，而行之以忠厚寬弘之意，則巨室雖有畏難之心，而君益則己亦無所損，❶必不抱怨以相乖違。不得罪焉，而其心且願吾君之所謀有成、所爲不阻也，相愛慕矣。夫一國之民情，其依附於巨室久矣，巨室慕而一國之欣然嚮慕也必矣。天下之民心，其瞻望於國人固已，一國慕而天下之翕然相望也必矣。夫然，則令未行而先裒待命之忱，教已至而自致順從之速，沛然其無所滯乎！君心之所得而施之於教令者，溢乎四海而無不行焉，而爲政豈難乎哉？蓋王道雖已衰微，而興先王之治，則亦循故國之遺章，而無反覆更張之失，則初非孱巨室以難行。立法雖非殉衆，而敷仁厚之政，則雖立興王之新法，而無刻薄寡恩之爲，則自可得巨室之歡心。如其不然，獎新進之游談，以獨行而不忌，勿論其所爲之妄也。即有一得之善，亦適足以解散人心而已矣。

孟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賢役大賢。天下無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彊。斯二者，天也。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

有道之世，人皆修德，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。天下無道，人不修德，則但以力相役而已。天者，理勢之當然也。

「齊景公曰：『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是絕物也。』涕出而女於吴。

❶「則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引此以言小役大、弱役彊之事也。令，出令以使人也。受命，聽命於人也。物，猶人也。女，以女与人也。吴，蠻夷之國也。景公羞與爲婚而畏其彊，故涕泣而以女与之。

「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，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。

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彊，其般樂怠傲，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，而獨恥受其教命，不可得也。

「如恥之，莫若師文王。師文王，大國五秊，小國七秊，必爲政於天下矣。

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。文王之政，布在方策，舉而行之，所謂師文王也。五秊、七秊，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。蓋天下雖無道，然修德之至，則道自我行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。程子曰：「五秊、七秊，聖人度其時則可矣。然凡此類，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，乃有益耳。」

「《詩》云：『商之孫子，其麗不億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膚敏，祼將于京。』孔子曰：『仁不可爲衆也。夫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。』億，當作㥶，或作意。㥶，亦从㥶，今从意，譌。億，安也，意，十萬也。祼，古玩切，《論語》寫作灌，乃漢儒口授之譌，灌，注也，祼，祭也，音同義别。好，當作畋。

《詩》，《大雅·文王》之篇。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，以言文王之事。麗，數也。十萬曰億。侯，維也。商士，商孫子之臣也。膚，大也。敏，達也。祼，宗廟之祭，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。將，助也。言商之孫子衆多，其數不但十萬而已。上帝既命周以天下，則凡此商之孫子，皆臣服于周矣。所以然者，以天命不常，歸於有德故

也。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，皆執祼獻之禮，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。孔子因讀此詩，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，不能當之。故國君好仁，則必無敵於天下也。不可爲衆，猶所謂難爲兄、難爲弟云爾。

「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，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。《詩》云：『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？』」

恥受命於天國，是欲無敵於天下也。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，是不以仁也。《詩》，《大雅・桑柔》之篇。逝，語辭也。言誰能執持熱物，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？　此章言不能自彊，則聽天所命，修德行仁，則天命在我。

訓義 孟子欲以仁政成王業勉天下之諸侯，而其時彊大之國欲以威力脅天下，而天下畏之，且自以爲有并吞六合之勢，而忽君子之言爲不足用。唯是小國之君受役於彊大，未嘗不有牛後之羞、醢菹之懼，則激發其恥心，而亦時有無敵於天下之想，則庶幾其可用也。故深明其理勢以致其屬望之心，而言曰，存亡者天也，得失者人也。人不能違天，而天亦何嘗困人乎？今天下諸侯或役人，或役於人，此有心者之所抱恨於不平也。雖然，豈非天哉？天乘乎時，而有治亂。其爲有道之天下也，則以德與賢爲相臨之分。德能含育天下者，大德也。其僅能保守一隅者，小德也。賢能經理天下者，大賢也。其僅能分治一國者，小賢也。則小德、小賢之君，執玉帛，奉春秋，以奔走於代天理物之一人，安於役而不敢抗矣。其爲無道之天下也，則以國之大小、力之彊弱爲相制之權。土壤日削，而國以小矣。并兼日盛，而國以

大矣。兵甲修而屢勝，則彊矣。士馬恷而屢敗，則弱矣。則弱小之君，修貢割地，納質入覲，以伏從於威力相制之彊鄰，甘於役而不能自免矣。夫以德賢相役者理也，以彊大相役者勢也。理者當然之宰制，而勢者亦自然之氣機。各乘乎時之必然，則豈非皆天哉？既已皆爲天之使然，則順逆之理出矣。有道而能戴聖明以不貳，則侯度守而國以安。無道而姑度勢力以自屈，則侵伐不及而國可不敝。順天者存矣。若有道而敢越分義以不服，則天討必加。無道而徒挾忿戾以争彊，則吞噬且及。逆天者亡矣。然則生今之世，不倖而爲弱小，婞婞然以無具之身亢彊大而懷雄長之志，及乎挫折危逼，而後講連衡之術，亦不得已之事矣。雖然，有道而順天，役我者非以𡙇我，而心説誠服於其德賢，則役之者無心，而受役者亦無愧也。若無道而迫於勢以不敢逆天，德未嘗相尚也，賢未嘗相遠也，而坐受其役，豈能不俛仰天人而抱慙赧也乎？昔者齊景公爲句吴所脅以求婚，不得已而言曰，諸侯之邦交，彊大者出令以召而人自從，弱小者受命於天而人能受之。今我於吴，量力度勢，不能令矣。又違其所請而不受命焉，則孤立無援，自絶於物，而禍將至矣。於是以其女女吴，而心固不可忍也，蓋涕出而女之焉。夫其必女吴者，不敢逆天以苟免於亡也。而涕出以女吴，則其情亦大可傷矣。使其並無此涕也，則吾無望焉耳。而彼固不能自禁夫涕也，此亦古今之同情，而今亦繁有之矣。今之諸侯陵夷以至於弱小，遂不得已而受命於大國，亦莫不有恥心存焉。而有可異者。當其挫辱以受命，則恥之。

當其苟免而偷安，則忘其恥。大國挾勢以自驕，則般樂怠傲，而置民生之利病於不謀。乃小國亦從而師之，政不修也，賢不用也，陷溺其民而冀不可得之富彊也，乃至於受命而始恥焉。彼已成乎相臣服之勢，我已成乎相從聽之常，則是殆猶弟子順承先師之不可違矣。雖恥之，其將何以自免哉？夫不能不受命而又恥之，則萬一僥倖以爲逆天之計，固立取敗亡之道。然豈其恥心之不足用哉？特患其非果能恥之而志之不忘以思改圖也。如其果能恥也，則無以若所爲求若所欲，而思古人之以百里而興王者，有文王在。文王當明夷之時，蒙羑里之難，率汝墳之士女，奉淫酗之暴君，未嘗不養晦以順天也。而以日昃不暇之精勤，施煢獨蒙恩之德政，此固可師之以勇爲善於國中者也。而苟其師之乎，則國而大也，雖勢不便而受屈，而土地人民之可用，五季之中，綱目可舉也。國即小也，特土地人民之未給，而事已集而規模成，七季之後，器量已弘也。而民心歸之，鄰國敢不順之？且可以長諸侯而圖王業矣。天下雖無道久矣，而道自我行，則易無道爲有道，而彊大且以賢德而受役。夫然，則但能就恥心之發，盡人事以回天，亦何難之有哉？而柰之何僅以一恥終而不思改轍，又不能忍其一旦之恥而自貽滅亡也。夫所慮於彊大者，徒以其衆耳。如以衆，則大國之衆不足以當殷紂之衆，而文王何以興焉？說在夫子之論《詩》矣。《詩》云，有商之衆，不但其繁有臣民而已，本支之孫子，其數不可以意計也。乃上帝既改命於我周矣，遂維相臣服於周焉。其所以臣服於周，則以天命無

常，維德是興，而不必一姓之可爲君也。於是大統既集，修文考配天之祀事，而殷士之儀容膚大、進退敏達者，皆奉裸將之彝器以助祭於周京焉。孔子曰，夫不億之子孫，可謂衆矣。念宗邦以戴故主，豈患無人哉？而文王能以容保無疆之仁，感民心而回天眷，則理得而勢遂，商紂雖欲爲衆而不可得矣，皆相率以歸周矣。以此思之，則凡夫國君而能好仁者，即文王也。天下即有彊大而欲敵之者，亦如商之不可爲衆也，而何患於弱小哉？由詩與孔子之言觀之，則恥者此心，好仁者此心，以其恥深其好，唯有仁而已矣。則今之諸侯能無重念之乎？今之諸侯當其恥心之内動，亦必且自念曰，吾安能久役於彊大？而彼或以暴虐加我，我且執言而致討，兵威之臨，唯吾之志，而不能敵我也。然未嘗深思夫無敵之理，而但師大國之爲，置仁政於不講。如是，雖有發憤自彊之心，而無順道回天之實，是猶執熱而不以濯，求解免其熱而無解免之道也。《桑柔》之詩有曰：「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？」曰「誰能」，則必無可能之理，而抑別無可能之勢。然則妄思無敵而不仁，功不立而逆天之禍敗且隨之，其不能也，固如是而已矣。故恥心可用也，而不可以忿戾出之也。無敵之大欲可求也，而不可以非道求之也。吾所望於受役之諸侯，豈淺鮮哉？若夫以彊大役人，乘一時無道之天下而侈肆自雄，以甚其不仁，則正興王者之資耳。天豈終於無道也哉？

孟子曰：「不仁者可與言哉？安其危而利其菑，樂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而可與言，則何亡國敗家之有？」菑，當作災。菑，側詞切，不耕田也，

巛，祖才切，害也，與災同音而義別，天火曰災，今通用災。樂，讀如洛。

安其危、利其菑者，不知其爲危巛而反以爲安利也。所以亡者，謂荒淫暴虐，所以致亡之道也。不仁之人，私欲固蔽，失其本心，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，所以不可告以忠言，而卒至於敗亡也。

「有孺子歌曰：『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。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』浪，來岩切。

滄浪，水名。纓，冠系也。

「孔子曰：『小子聽之！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』」

言水之清濁，有以自取之也。聖人聲入心通，無非至理，此類可見。

「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。家必自毀，而後人毀之。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夫，讀如扶。然，當作嘫。

所謂自取之者。

「《大甲》曰：『天作孽，猶可違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此之謂也。」孽，當作蠥。孽，庶子也。

解見前篇。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，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。禍福之來，皆其自取。

訓義孟子目擊當時之人有自取禍患，雖欲諫救之而不能，乃直指其心之不仁以垂戒曰，夫禍患之至，豈徒然哉？使害未至之前而可以理勢告之，則豈患無君子者早爲之警悟乎？乃人之聽言而覺者，此心也。知有得失而即知有吉凶者，亦此心也。不仁者喪失其心矣，而可與言哉？淺言之而不動也，深言之而不解也，婉言之而相忽也，切言之而且相怒也。蓋所與言者，言其危而已矣，而彼則外逼內患而安之爲不足慮也。言其菑而已矣，而彼則水旱洊

臻而乘之以收其利也。言其所以亡而已矣，而彼則流連荒亡而樂之不能舍也。彼既已安之、利之、樂之矣，則與之言而且以爲失其所安、奪其所利、禁其所樂，而可與言哉？使其可與言也，則正人君子何所惜而不直告之？亦且念危亡菑害而自懲焉，國何有於亡、家何有於敗乎？夫人各有心，而喪失其心者，即此心也。說在孺子歌而孔子感之矣。有孺子歌曰，彼滄浪之水，承漢、沔之下流，其瀠降而清也，吾得濯纓兮，可以濯纓，則纓於此濯矣。其方漲而濁也，吾將濯足兮，可以濯足，則足於此濯矣。❶孔子聞之而謂門人曰，小子聽之！其言近，其指遠，可以感人心之警悟矣。清可濯纓，斯濯纓矣，不以其且將濯足而靳於貴用之也。濁可濯足，斯濯足矣，不念其固可濯纓而難於賤用之也。然則人之貴用之，賤用之，豈人之故爲軒輊如此水何哉？水之清也，自取貴。水之濁也，自取賤也。然則人情之逆順、事幾之成敗、天道之興亡，何一而不如此哉？由孔子之言觀之，則不仁者之敗亡，非有能敗亡之者，且可與言而人不告以敗亡者，皆自取矣。天下事何有不然哉？夫人唯其不仁也，以無禮加人，人乃侮之，自侮也，然後人侮之。有家者唯不仁也，以無道召怨，人乃毀之，自毀也，而後人毀之。有國者唯不仁也，以暴虐起釁，人乃伐之，自伐也，而後人伐之。故《大甲》曰，天降菑於人，而修德者可違之。人自貽敗亡，則雖有善者莫能救焉。豈非此不仁者亡國敗家自取之謂乎？如此其將如之

❶「此」下，原衍「而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何哉？

孟子曰：「桀、紂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，所欲與之聚之，所惡勿施爾也。惡，讀去聲。

民之所欲，皆爲致之，如聚斂然。民之所惡，則勿施於民。鼂錯所謂「人情莫不欲壽，三王生之而不傷。人情莫不欲富，三王厚之而不困。人情莫不欲安，三王扶之而不危。人情莫不欲逸，三王節其力而不盡」，此類之謂也。

「民之歸仁也，由水之就下、獸之走壙也。

壙，廣野也。言民之所以歸乎此，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。

「故爲淵敺魚者，獺也。爲叢敺爵者，鸇也。爲湯、武敺民者，桀與紂也。敺，與驅同。獺，他達切。爵，與雀同，古通用。鸇，諸延切。

淵，深水也。獺，食魚者也。叢，茂林也。鸇，食雀者也。言民之所以去此，以其所欲在彼，而所畏在此也。

「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則諸侯皆爲之敺矣。雖欲無王，不可得已。好，本作攷。

「今之欲王者，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。苟爲不畜，終身不得。苟不志於仁，終身憂辱，以陷於死亡。

艾，艸名，所以灸者，乾久益善。夫病已深，而欲求乾久之艾，固難猝辨，然自今畜之，則猶或可及。不然，則病日益深，死日益迫，而艾終不可得矣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其何能淑，載胥及溺。』此之謂也。」溺，本作休，今通借用。溺，讀奴歷切，義亦可通。

《詩》、《大雅・桑柔》之篇。淑，善也。載，則也。胥，相也。言今之所爲，其何能善？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。

訓義 孟子思行王道於天下，既求之於道，可信在我之有本而易施，揆之以勢，又實見時之難得而易失。然而顧瞻列國之矦王，無有可與大有爲者，則不知天命人心之終何所底止。不勝其感而言曰，由今而觀，天下將何所定哉？夫定天下之非難也，得失可信之理，固人心自然之機，時會可乘之候，尤今日必然之勢。徒使憂世之君子屬望而竟虚焉，可勝歎哉！夫欲觀所以得，則就所以失者思之而見矣。今天下非無桀、紂也，而特無湯、武，則請徵之桀、紂。桀、紂皆有天下者，而鳴條之師不再舉，牧野之戈皆反北，其失也忽焉，何也？非土宇之已蹙、甲兵之不多也，失其民也。失民則身爲獨夫，人得而誅之矣。乃民固桀、紂之民，而一旦離散而事新主，何也？非無法以限之、無刑以束之也，失其心也。失其心，則一旦瓦解，無從而聯之矣。然則失者之所以失，即得者之所以得，其道亦昭然易見矣。得天下有道焉。得其道，則四海在運掌之閒，得其民耳。近者安，遠者來，雖有彊大，不能率子弟以攻父母，一舉事而天下定，得天下矣。得其民亦有道焉。得其道，則億兆無難齊之數，得其心耳。入之深，感之至，雖在遐荒，亦且徯其來而惟恐其後，一嚮膺而四方歸，得其民矣。然則欲得民之心者，亦豈有難求之隱乎？亦有道矣。得其道，則事不繁而恩自溥，心不勞而澤自長也。民之有心，欲惡而已矣。得之之道，欲與聚之，惡勿施而已矣。民之所欲，不過此

生養安全之計。聚之者，即在推吾欲以公之而使各得。民之所惡，不過此凍餓離散之苦。勿施者，即在公吾惡而不以相加。然則得心以得民，而得天下，其爲道亦至約矣，存乎人君之仁而已矣。誠使人君而能仁也，而民之歸之，豈猶有待乎？殆猶夫水之就下，無有不就，而就之莫禦也，獸之走壙也，乍得所走，而走甚速也。蓋水之性下，而獸之情在壙。仁者民之性，而好仁者民之情。不拂其性，不違其情，孰能禦之而何不速哉？此操生民之情理而可信在我之致之者，有本而易成者也。乃以勢言之，則更有難得而易失焉者。今夫魚本以淵爲歸，而一旦忽集於淵，則有敺之者也，獺敺之也。爵本以叢爲歸，而一旦忽萃於叢，則有敺之者也，鸇敺之也。湯、武之仁本民心之所歸，而雲霓之望、崩角之韻，情之迫而勢之速者，則桀與紂暴虐之政敺之也。乃昔之爲桀、紂者一，而今之爲桀、紂者衆。昔之爲桀、紂者尚擁天下之虚名，❶而今之爲桀、紂者則在諸侯之等列。故今天下之君，特無好仁者耳。使有好仁者出焉，念斯民之疾痛，動所性之惻隱，而好與同好，惡與同惡，則仁之所被，民皆出死而之生。凡陷溺其民之諸侯，皆爲我敺民以歸我矣。敺之者衆，歸之者盡六合而一心，則豈有不王者乎？雖在仁者之心初無謀利計功之志，抑有謙讓未遑之情，而羣天下以奉之，不容辭矣。夫以道則如彼，以勢則如此，此君子所爲深念天人之迫，而屬望於今天下之君者，至切矣。乃此亦一獺與鸇也，彼亦一桀與

❶「下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子」，當是。

紂也，但見其敺之也，未見其有所歸也。日復一日焉，歲復一歲焉，水益深、火益熱矣，其將何所止乎？夫仁政雖非旦夕之功，而天意人情之待之也亦久矣。使及今日而有欲王者焉，則從來之積害雖深，而今日之改圖尚未晚也。殆猶夫病者而求三秊之艾，雖不易得乎，而病則七秊之病，可俟三秊以求艾，則方病之秊，皆可求之日。於七秊之中而蓄之，則不覺而已三秊，病可瘳也。苟曰吾安能待三秊之久乎，而需滯不畜，則終身不可得矣。今有欲王者出焉，猶在七秊之内矣。志於仁，而仁可行矣，民可得矣。苟不志於仁，則終無發奮有爲之日，時而連衡，時而合從，尋兵不已，勝敗無常，喪師之餘，繼以割地，憂辱終身，死亡必至，而況敢望其受天下之歸哉？吾徧觀夫列國之王侯，而不知所託，則天其將何所底止乎？《桑柔》之詩云，其何能改不善以爲善者乎？則亦相引以同溺而已矣。其今日諸侯殃民挑釁、互相滅亡之謂乎？時之未至，尚有待也。時已過矣，而無其人矣。天將何所屬以寄斯民之命哉？君子有其道而不得其君，亦唯有慨歎而已。過此以往之天下，其將變乎？三代之封建不足以延，而王道將永絶於萬世，謂之何哉！

孟子曰：「自暴者，不可與有言也。自棄者，不可與有爲也。言非禮義，謂之自暴也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，謂之自棄也。

暴，猶害也。非，猶毁也。自害其身者，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毁之，雖與之言，必不見信也。自棄其身者，猶知仁義之爲美，但溺於怠惰，自謂必不能行，與之有爲，必不能勉也。程子曰：「人苟以善自治，

則無不可迻者，雖昏愚之至，皆可漸磨而進也。惟自暴者距之以不信，自棄者絶之以不爲，雖聖人與居，不能化而入也。此所謂下愚之不迻也。」

「仁，人之安宅也。義，人之正路也。

仁宅，已見前篇。義者，宜也，乃天理之當行，無人欲之邪曲，故曰正路。

「曠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」居，當作凥。

曠，空也。由，行也。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，是可哀也。此聖賢之深戒，學者所當猛省也。

訓義 世教衰，民不興行，風俗爲之大壞，而人心因之盡失，率天下而幾無可施教之人，此君子之所爲深致其悲憫者也。故孟子曰，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，非此則將何以爲人哉？唯道之明行於天下也，則賢者必盡乎仁義之實，而愚不肖者亦與聞至教，而遵道以行焉。乃不謂至於今日，而人心之失遂至於斯也。人之材質有二：有偏於剛者焉，其才可用也，而爲莊戾之習俗所染，遂成乎自暴。非但其狂暴之爲可以暴天下也，而先自暴其德性。與之言焉，必逢其侮，不可與有言矣。言且不可，而況望其循理以行乎？有偏於柔者焉，其情亦易感也，而爲偷薄之習俗所染，遂成乎自棄。非但其猥鄙之志見棄於有道也，而實自棄其天良。與有爲焉，終不可成，不可與有爲矣。既不可與有爲，則雖言而説從，奚益乎？夫吾之所與言者，禮義而已矣。而彼之習見習聞，皆利欲也。言縱欲，則不知節而非禮矣。言逐利，則不知恥則非義矣。彼且敢以其説樂道於君子之前，其心之凋喪久也，此自暴也。

吾所使之有爲者，仁以爲居，義以爲由也。而彼之習焉安焉者，固利欲也。謂仁非不可居，而欲不能自勝矣。義非不可由，而利不能自制矣。彼且目以其身陷溺於小人之中，其心之迷失深矣，此自棄也。夫其剛柔之質異，彊弱之情別，而要之與仁義相爲背馳，夫豈以仁義之外別有可爲其深謀者哉？❶夫居者有宅，而宅必求其安，則仁豈非安宅乎？以處心，則坦易而無憂也。以立身，則寧靜而無危也。天生人而即以此爲其生全之理。由者有路，而路必有其正，義豈非正路乎？其所可者，行焉而皆順也。其所否者，不行焉而自宜也。人有生而必遵此爲其嚮往之途。夫安宅在，則唯其居之而已。正路在，則唯其由之而已。居之由之，而乃不負所生之理，以行乎遠邇之閒。而自暴自棄者曠之而弗居，舍之而不由，則又將何以爲人乎？率天下而失其人之理，日陷於凶危而成乎其邪僻，哀哉！吾不忍斯人之遽若斯也。仁義泯絶，而天下將何所止乎？

孟子曰：「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。人人親其親、長其長而天下平。」長，讀上聲。

親、長，在人爲甚邇；親之、長之，在人爲甚易，而道初不外是也。舍此而他求，則遠且難而反失之。但人人各親其親、各長其長，則天下自平矣。

訓義 孟子之世，人趨功利之近小，而天下不知有道。於是自命爲賢智者起而矯之，言道則推天地之所以運行、萬物之所以變化。言體道之事則研心於玄妙而不使其

❶「突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身」。

心之有所置其思，措身於孤高而不使其身之得所安。言既無實，而止爲圖功利者之所非笑。故孟子就夫人此身此心之實而切言之曰，今言道者，至天下平而尚何所求哉？夫平天下者之必有道，君子修道之事以求平夫天下，則亦就此道此事而思之乎？夫道，推行之則無遠弗至矣。而致遠之道，則即目前之道也。觸目而即見之，動念而即知之，即此求之而遠可通也。而柰何人之求之也，求之於遠也。舍有形而求之無形，舍其所感而求之無所感，則近者先困，而何由以致遠乎？修道之事，克盡者亦甚難成矣。而難成之業，則即此人皆可爲之事也。本其情之所安，因其力之可勉，即此求之而正不易也。而柰何人之求之也，求之於難也。矯其情而後謂之知性，異乎人而後謂之達天，則苟焉爲難，

而亦何難之有乎？今夫人而有親，人而有長，皆目前所必事之人也。有親而不忍不親之，有長而不敢不敬之，凡人所必有之心也。親之而有其親之道，長之而有其長之道，亦凡人易見之理也。盡其愛以親之，盡其敬以長之，亦凡人可爲之事也。乃使人之有親而人自親之，人之有長而人自長之，則孝弟行而和平作，暴亂消。天下一相敬相愛之天下，而兵刑可以不作，禮樂自此而興，天下之平豈待再計乎？夫人之親其親、長其長，則仁化洽於四海，亦甚遠矣，亦甚難矣。然其道固甚邇也，固甚易也。❶所以能然者，唯君子躬行於上以起教化，則人之固有之良自感而必通，又豈有難焉者乎？彼求之遠、求之難

❶「固甚易也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者，吾恐其庭闈之有餘憾，而天地萬物終無以相及也。君子於此有遠之而已矣，有去之而已矣，亦咨嗟致憾於人之同有是心而自喪失之，以垂後世之永戒而已矣。

孟子曰：「居下位而不獲於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。獲於上有道，不信於友，弗獲於上矣。信於友有道，事親弗説，弗信於友矣。説親有道，反身不誠，不説於親矣。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其身矣。說，弋雪切。

獲於上，得其上之信任也。誠，實也。反身不誠，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。不明乎善，不能即事以窮理，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。游氏曰：「欲誠其意，先致其知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學至於誠身，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？以内則順乎親，以外則信乎友，以上則可以得君，以下則可以得民矣。」

「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。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

誠者，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，天道之本然也。思誠者，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，人道之當然也。

「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。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。」

至，極也。楊氏曰：「動，便是驗處，若獲乎上、信乎友、説於親之類是也。」此章述《中庸》孔子之言，見思誠爲修身之本，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。乃子思所聞於曾子，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，亦與《大學》相表裏，學者宜潛心焉。

訓義 孟子述所傳於子思而申明其理曰，天人同於一原，而物我合於一心者，其惟誠乎？實有是物，則實有處是物之事。實有此事，則實有成此事之理。實有此理，則實有明此理、行此理之心。知有所不至

則不誠，行有所不盡則不誠。以私意參之，但致其偏而失其全則不誠，以私欲閒之，雖得其迹而非其真則不誠。凡此皆棄其性之所固有，人乃背天，而亦無以感通乎物矣。今夫所居之位無常，而莫不有當盡之實理以感通於天下。乃即居下位者而言之。居下位則勢有所礙，而道不易行矣。然而物之相感也以漸，而道之所自推也有本，則固有一感而無不通者焉。故居下位者亦有民也，❶民亦聽吾之治也，而不得乎君上之委任，則民亦疑其不足從，不可得而治矣，是民與君同此一相孚之心也。而獲於上有道矣，非但結主知而即獲也，不爲其友之所信諒，則上亦疑其不可倚，而不獲於上矣，是君與友同此一相喻之心也。而信於友亦有道矣，非但篤友誼而即信也，事吾親而親志有所拂，則友亦疑其不可託，而弗信於友矣，是友與親同此一相格之心也。❷夫說親者盡其愛、盡其敬以盡此心之理，爲君民朋友孚洽之原，無以加矣。乃念吾親之所生我者此身也，則吾欲全吾親之所生而無歉者亦此身也，此其爲道在誠身矣。反身自省而有不誠，不說乎親矣。有耳目則實踐其聰明而不爲物蔽，有心思則實致其知行而不與道違，使天理流行於動静云爲之中，一皆充足而篤至，則不負生我之理，而以之致孝，親自說矣。親説而君、民、朋友同此一心，何不可感之情理哉？乃誠身則抑有道矣。夫一於善、無不善之謂誠，以實心行實理之謂善。顧必知善之所在而辨之極

❶「位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❷「一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明、晳之極當，然後無不善者以雜之，即無不誠者以閒之也。如擇之未精而不明乎善，則得其迹而非真，得其偏而不全，而實理有所虧，不誠乎身矣。是故學問思辨之事起而有功，亦要以誠吾身而已矣。由此觀之，君子之全學歸於一誠之克盡，而天下之心、理皆於一誠而各得，則即是而可知其故矣。人之有是實理於身而不容有絲毫之或昧者，何也？唯天以健順五常、一真無妄之理篤生於人，而成之爲性，此即天之所以爲天，而行其命人之道者也。乃人既受此道以有生，則形開神發，而此理必著之幾，即成乎耳目心思之用。於是以之擇善而即有其知，以之固執而即有其能，而以盡乎誠之之事，此人之所以能然，而即爲當然之路，人之道也。然則天人同此一誠，而天下其有能違者乎？故特患誠之不至耳。若其由勉然之擇執，而知之無不明，守之無不固，行之無不盡，則人皆受此理於天而心不容昧，由親、民、君、友而徧乎天下，不感動以生其相孚相信之心而因以變化者，未之有也。如其擇之不精，執之不一，私意參之，私欲蔽之，則雖託仁義之迹以求人情之應，而不以實心感者不足以觸發乎天下之心，不以實理施者不可以類通乎天下之理，未有能動者也。至哉誠乎！人以此合天，而我以此化物。則學者力致其學問思辨之功，而勉篤其行也，豈有可自怠者哉？

孟子曰：「伯夷辟紂，居北海之濱，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『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』大公辟紂，居東海之濱，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『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』辟，當作避，省譌。居，當作尻。大，讀如泰。

作、興，皆起也。盍，何不也。西伯，即文王也。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，得專征伐，故稱西伯。大公，姜姓，吕氏，名尚。文王發政，必先鰥寡孤獨，庶人之老，皆無凍餒。故伯夷、大公來就其養，非求仕也。

「二老者，天下之大老也，而歸之，是天下之父歸之也。天下之父歸之，其子焉往？」

二老，伯夷、大公也。大老，言非常人之老者。天下之父，言齒德皆尊，如衆父然。既得其心，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。蕭何所謂「養民致賢，以圖天下」者，其意暗與此合，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，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。

「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，七季之内，必爲政於天下矣。」

七季，以小國而言也。大國五季在其中矣。

訓義 孟子曰，人君養賢以致民，而養賢之道又在愛民。蓋民以賢者之歸爲歸，而賢者以民之心爲心。君子不但在愛敬之文，而小民自有觀感之志。古之聖人，其愛民也，行乎其心之所不容不愛，而非以苟説乎賢者。其養賢也，行乎其心之所不容已於敬，而非以號召乎小民。然而仁之所乎，爲天下之所必順，則有相因而致者焉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已。伯夷以至清之德，懷黄、農、虞、夏之志，因紂之無道也，避而不仕。北海之濱近孤竹之故國，往而居之，將終老焉，無意於南也。及聞文王誕受乎天命，乃興起而言曰，盍歸乎來！集於周乎！吾聞西伯行仁，既自盡惇憲之禮，而又導其民以盡孝敬之實，❶是

❶「又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可慰吾待清之志也。而遂歸焉。大公以敬義之德，具耆定清明之猷，因紂之無道也，避而不仕。東海之濱近四嶽之遺封，往而居之，將終老焉，無意於西也。及聞文王之道盛於岐陽，乃興起而言曰，盍歸乎來！赴於周乎！吾聞西伯行仁，既自修其乞言之節，而又使其民得盡帛肉之奉，是可行吾乂安之教者也。而遂歸焉。於斯時也，天下皆奔赴文王，唯恐不及，而江漢之士女、六州之君長，無不歸焉。所以然者何也？伯夷、大公之二老者，或季高而潔清之志益堅，或齒長而天人之略益裕，天下之大老也。其不屑於非君之事，與待於名世之期，不輕有所歸，久矣。而不待幣聘之加，輕數千里而歸之矣。天下所尊者季也，所貴者德也，合乎人心之彝好，即如至性之相親，則二老蓋天下之父矣。天下之父歸之矣。夫父之所歸，子必歸焉，情不容已而志無不順。天下之人皆如子之就父，而又焉往乎？故文王受天下之歸，而王業定矣。今天下亦患無西伯耳，豈患無二老哉？文王之政具在故府，亦易行也。若諸侯有能以文王之心爲心，而法文王之政爲政，制井田之産，導孝弟之教，修上庠、下庠之典，敦師事、友事之誠，行仁以致賢，尊賢以致民，則賢者之道行，庶民之情得，七季之内，可統一天下而施其德政矣。文王承有商世德之餘，而共主猶存，故王業之成須之再世。而今日當斯民憔悴之久，而列國無統，則大功之集期以七季。柰之何變法以殉功利，而徒招致游談之士，爲天下所深惡而切恨者，以解散民心？則東海、北海之濱亦遠之唯恐不速矣。非賢者之悊棄之，彼有以致

之也。

孟子曰：「求也爲季氏宰，無能改於其德，而賦粟倍他日。孔子曰：『求非我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』

求，孔子弟子冉求。季氏，魯卿。宰，家臣。賦，猶取也，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。小子，弟子也。鳴鼓而攻之，聲其罪而責之也。

「由此觀之，君不行仁政而富之，皆棄於孔子者也。況於爲之彊戰？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。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。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於死。率，當作衛。

林氏曰：「富其君者，奪民之財耳，而夫子猶惡之。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，使其肝腦塗地，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。其罪之大，雖至於死，猶不足以容之也。」

「故善戰者服上刑，連諸侯者次之，辟草萊、任土地者次之。」辟，當作闢，傳寫省譌。草，當作艸。

善戰，如孫臏、吴起之徒。連結諸侯，如蘇秦、張儀之類。闢，開墾也。任土地，謂分土授民，使任耕稼之責，如李悝盡地力、商鞅開阡陌之類也。

訓義 當戰國時，列國以富彊相尚，於是詐力之士各以其術干諸侯，如白起、孫臏、暴鳶、甘茂之流則以用兵顯，蘇秦、張儀、犀首、陳軫之類則以合從連衡顯，商鞅、李悝之徒則以墾田加賦顯。蓋富彊相資，耕戰相仍，而天下之民不死於干戈則死於賦役。孟子曰，若此者，不可以天理責，不可以人情感。使君子而得行其志，以佐興王定天下，則唯有正王法以處之，以快民心之怨，以變傾危之習而已。夫君子而欲敕法明刑，殺一人以生天下之人，則裁刑賞之正於孔子而已矣。古者刑人於市，與衆

棄之，君子因衆之所必棄而棄之，故有所懲而民心説。昔者冉求爲季氏宰，功罪所及者，季之采邑而已。「無能改於其德」，季氏有凶德，但不能改之，未嘗導之以惡也。「而賦粟倍他日」，亦杜侵漁、善會計，未嘗破成法以過取也。而孔子曰：「非我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」一若罪無可隱，而人人得誅焉者。由孔子所以正言求罪而觀之，則君不行仁政，不能匡正以全匹夫匹婦之生命，而唯富是圖，則君心益侈，民命益危，雖未嘗有賊民之事，而皆見棄於孔子。夫於孔子而棄之，則在弟子而斥絶之者，在國法而必加之重罰矣。蓋一人之功罪可寬，而百姓之生死至重也。未嘗奪之於民而但積之於上，民非即死而但失其所以生，其罪且然，況於爲之彊力以戰者乎？其戰也，爲争地也，争地則得其賦，争城也，争城則得其地。乃争地而戰，地得而兵潰，則殺人盈野矣。争城以戰，城破而民屠，殺人盈城矣。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無情者可使之有殺機焉，則盈天下而無非殺人之具矣。人尚有存焉者乎？殺人者死，一與一相當之謂也。一人彊戰而城野皆虚，死其足以償其責乎？乃罰極於死而止矣，亦可謂之上刑矣。善戰者戰愈善而殺愈多，❶服此刑也，尚未可末減乎？❷次此者則連諸侯者也。連其所與，則必攻其所不與，而殺亦自此興矣，亦上刑之次也。次此者則闢艸萊、任土地者矣。先王取民之制，田萊相半，所以息地力、寬科斂也，而闢之，使萊皆視田以起

❶「而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則」，當是。
❷「未」，啖柘山房本作「謂」，似是，衡陽殘鈔本無此字。

賦。先王一夫而定百畝之賦，視其人，不視其土，所以勸農務、節征徭也，而任之使有田則有役，而不視其丁夫之額。此則搜括無餘而民無所隱，一皆歸之於上，民亦不能有生矣，亦上刑之次也。推聖人大公至正之心，行一王撥亂反治之法，惡容逭哉？舜之誅四凶，周公之戮飛廉，此殆尤其甚者也。有王者起，君子得奉聖人之天討以治之，庶幾亂可弭而民尚有生乎？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則亦嚴著其説，以庶幾孔子《春秋》之志云。

孟子曰：「存乎人者，莫良於眸子。眸子不能掩其惡。胷中正，則眸子瞭焉。胷中不正，則眸子眊焉。眸，莫浮切。胷，本作匈，或从肉作胷，今寫兩譌。瞭，讀如了。眊，亡報切，本訓目少精也。

良，善也。眸子，目瞳子也。瞭，明也。眊者，蒙蒙目不明之貌。蓋人與物接之時，其神在目，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，不正則神散而昏。

「聽其言也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」廋，所鳩切，今作廋，譌。

廋，匿也。言亦心之所發，故并此以觀，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。然言猶可以僞爲，眸子則有不容僞者。

訓義 孟子以當時游談之士爲無實之談以欺君子，而震之以其所不及防，則庶乎其沮喪而言不得逞。乃爲之論曰，觀人者莫從考其居心制行之實，而聽言尚矣。言非不可以知人也，而自今觀之，則言未盡足以知人也。而吾更有法焉。今夫是非之心不容自昧，此人之良也。故有是心則有是言，其良不可昧矣。而詐僞繁興，則人心之良，其存焉者寡矣。其凋瘵之餘尚有存焉者，則唯眸子。夫人心喪而此不可

歟，豈非其莫良者乎？吾嘗見胷中正者矣，是非審而羞惡存，則相見之際，其眸子瞭焉，議論從心，而瞻視專精也。嘗見胷中不正者矣，褱私於内而假託於外，則膺對之時，眸子眊焉，心與口兩相違，則目違心而四散也。故吾與人相接之時，聽其言也，言之易見其邪者無難知矣。其言之疑於正者，於方言之時，觀其眸子爲瞭乎，爲眊乎，彼不自知而我已早知之。其神明内守而清明也，吾知其正。其游目無主而昏瞀也，吾知其邪。則雖有藏姦而飾善者，其能隱乎？此君子遇邪世而審貞邪之一道也。嗚嘑！此孟子之大權也。使不肖者聞之，方假爲仁義之言於君子之前，而又自顧其眸子，❶則張皇失措而言亦不能出諸口矣。若其果爲正人也，何疑何懼，而豈以眸子之明暗爲嫌哉？

孟子曰：「恭者不侮人，儉者不奪人。侮奪人之君，惟恐不順焉，惡得爲恭儉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？」惡，讀平聲。

惟恐不順，言恐人之不順己。聲音笑貌，僞爲於外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人君之所以得士與民之心者，恭也、儉也。恭則有禮於下，而士歸之。儉則不以人從欲，而民坿之。乃當世之主欲招致士民使歸坿者，亦假託焉。雖然，豈可襲取哉？夫恭者，惟其居心不驕而自見不足，以集思而廣益也，則非獨其禮際之謙卑而已。有位不敢挾，有才不敢逞，終始不失禮於人，何一爲可侮之人乎？儉者，唯其心之不侈而分利於人，以愛物力而溥德施也，則非獨其服用之節嗇

❶「顧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慮」。

而已。取之也有制，用之也不窮，盈餘以分授於人，何有於奪人之事乎？若夫自是而輕物。謂君子爲迂闊而侮之，吝利以厚藏，謂經賦爲不足而奪之，此其驕不受益，侈不知節，强人以從己，而役人以利己，恣肆已甚，而惡得爲恭儉乎？乃彼猶沾沾然自以爲恭儉者，唯其色恭也，唯其言儉也，以隆禮甘言爲折服賢人之術，以菲薄自奉爲取盈府庫之資，而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者哉？則其士心不坿而民去之，不亦宜乎！

淳于髡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禮與？」孟子曰：「禮也。」曰：「嫂溺，則援之以手乎？」曰：「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。嫂溺，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。」與，讀平聲。嫂，俗寫作嫂，譌。

淳于，姓。髡，名。齊之辯士。援，与也。受，取也。古禮：男女不親授受，以遠別也。援，救之也。權，稱錘也，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。權而得中，是乃禮也。

曰：「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」

言今天下大亂，民遭陷溺，亦當從權以援之，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。

曰：「天下溺，援之以道。嫂溺，援之以手。子欲手援天下乎？」

言天下溺，惟道可以救之，非若嫂溺可手援也。今子欲援天下，乃欲使我枉道求合，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。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？此章言直己守道，所以濟時。枉道殉人，徒爲失己。

訓義 孟子在齊，所志者大，故所持者正。而游士忌之，則淳于髡以巧辯爲之首。夫彼惡知君子濟天下之道哉？一言之効，一計之得，遂以爲有功於人國。乃不知天

下之所以亂者，唯道之不明，而不在一時補救之無術。以術補救，而人主之心一侈於小功小名，而天下愈不可復治，則正唯游士以救之者賊之也。淳于髡思以折孟子，而故爲迂遠之喻，以使孟子不能違己，而曰，君子所執者禮也，而禮有至嚴而不可紊者，莫大於男女之際。男女授受不親，以別嫌而明微，禮與？髡知孟子之不能不據以爲禮之必然，而孟子亦無能易之，而曰，禮也。髡以孟子不容有轉計矣，而設言曰，嫂叔不通問，男女之至妨也。而嫂溺不可不援，援之則必以手，此事與禮不相兩全之勢。援之乎？抑必據禮而無援乎？髡如孟子之不能復據以爲禮之必謹，而孟子亦不能奪之，且暢言其所以必援之故與無妨以手之理曰，嫂溺不援，則無有人之心而爲豺狼也。雖然，亦何病於禮哉？夫禮定於道之貞一，而權因於事之輕重。故君子審經以定理，而因禮以達權。故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。禮定而理得，可以達情。嫂溺，援之以手，權也。權審而初不失禮。蓋先王制禮，盡權度之宜於得爲之際。而方溺之時，非行禮之日，故權伸而不損於禮，又何疑乎？於是而髡之邪説倡矣，曰，夫子亦知權乎，則今天下豈非用權之日乎？國勢之不安，民生之不息，無異於溺也。而夫子守不召之節以不獲乎上，詘五霸之功以無利於民，是何異視嫂之溺而執授受不親之禮乎？則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。孟子以正辭以詰之曰，夫欲知所以援天下，則必知天下之所以溺。天下之溺，❶非士亢而激成之，乃

❶「天下之溺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士賤而陷之也。非功利不足而浸以弱，乃功利相誇而害之也。則唯其無道而已矣。以無道而溺，則援之必以其道。士節伸則道重，功利詘則道行，故吾之所以不屈於禮，不貶其德者，所以援天下也。若夫嫂溺，則初非無禮之故而溺，則援重而禮輕，故援之以手，可屈禮以從權。今子欲吾降志辱身而以援天下，則是視王道衰息、生民顛頷、失道之深重，爲一時偶爾之溺，而可以權濟之。天下果如是，其易援乎？可一舉手而已出諸溝中乎？故子之所以援之，皆所以溺之也，而何爲其喋喋也？嗚嘑！道不易知，不易行，而天下之胥溺已久，乃使如髡者得從沈没之中侮君子以所不能，則孟子其能久安於齊乎？

公孫丑曰：「君子之不教子，何也？」

不親教也。

孟子曰：「勢不行也。教者必以正。以正不行，繼之以怒。繼之以怒，則反夷矣。『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於正也。』則是父子相夷也。父子相夷，則惡矣。

夷，傷也。教子者，本爲愛其子也，繼之以怒，則反傷其子矣。父既傷其子，子之心又責其父曰，夫子教我以正道，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。則是子又傷其父也。

「古者易子而教之。

易子而教，所以全父子之恩，而亦不失其爲教。

「父子之閒不責善。責善則離，離則不祥莫大焉。」責，本作賫。

責善，朋友之道也。王氏曰：「父有争子，何也？所謂争者，非責善也，當不義則争之而已矣。父之於子也如何？曰：當不義，則亦戒之而已矣。」

訓義古之君子於人倫之際，循其理，盡其情，而猶必酌之以勢。勢有常變，有順逆。取夫中人以下所必至之勢而慮之，乃以制爲經久行遠之法，而後天下之情以合，天下之理以得焉。五倫皆有其因勢之妙用，而以曲全父子者爲尤至，於是而有不教子之法。公孫丑疑焉，而問曰，君子教思無窮，則天下無不可教之人，而父子有親，則尤望其子以成人之道。乃設科無所距，而獨立不教子之法，則何也？孟子曰，此非理之不可教也，非情之不欲教也，亦審其勢而已矣。教者期於行也，則所以行其教者不得不嚴。而勢不可嚴，則教不可行。行於一人，而不可行於天下，君子不行也。行於賢智，而不可行於愚不肖，君子不行也。酌其勢於不肖之子，而並渾其勢於賢不肖之迹，則天下且不知其勢之必然，而以爲情理之當然，而後天下之父子定矣。夫所謂勢者，因子之有不肖，亦勢之所必有者也。夫教者之道必以正矣，正以防邪，而私欲不行，不肖者之所不能行矣。以正不行，在他人則可率規矩以裁抑之，而在子則望之之心切，而怒不可止。夫始於教，繼於怒，則厭惡其子之心生，而傷其慈子之道矣。且不但已也，不肖者之心無所不至，遂將曰，夫子教我以正，必夫子之能正也，而夫子有未出於正者矣。蓋規避之情，不難文致其父之過，此又勢之所必至者，不似他人之雖不受教，而不至於反譏也。如是，則子又傷其爲子之道矣。父傷乎慈，子傷乎孝，是父子相夷而成乎大惡矣。夫教，欲其善也，而反陷於惡，則何如其弗教之爲得哉？故古之君子既知勢之不可行，而抑爲情理之不可止，乃立爲

設科之法，使其子就教於他人，而己乃教人之子，所以順其勢而免其逆，乃以盡乎情理而貞其常。如其不可教也，則亦安之於命而已矣。豈在他人不可教者，而己獨能必行乎？是道也，君子以之下教其子，❶即以之上事其親。父有過，幾諫可也，不然則怨慕而已矣。子有過，戒諭可也，不然則涵養之而已矣。不以善相責也。蓋以善者不待於責，不善而責之，則相怨而情離。夫至於父子相離，而天性絶，菑害至，不祥莫大焉。夫責善亦情理之宜然，而究至於不祥。古之君子通乎勢以全情理之道，可以經久行遠，即有賢子，亦不患乎無師，而子又何疑哉？則甚矣情之未可任，理之未可執，而勢之不容不審，乃以立人倫之大經矣乎！❷

孟子曰：「事孰爲大？事親爲大。守孰爲大？守身爲大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，吾聞之矣。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，吾未之聞也。孰，本作飄，即从省亦宜作䎺，寫作孰，非。

守身，持守其身，使不陷於不義也。一失其身，則虧體辱親，雖日用三牲之養，亦不足以爲孝矣。

「孰不爲事？事親，事之本也。孰不爲守？守身，守之本也。

事親孝，則忠可移於君，順可移於長。身正，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。

「曾子養曾晳，必有酒肉。將徹，必請所與。問有餘，必曰『有』。曾晳死，曾元養曾子，必有酒肉。將徹，不請所與。問有餘，曰『亡矣』，將以復進也。此所謂養口體者也。若

❶「下」，原誤作「不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❷「矣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也」。

曾子，則可謂養志也。與，當作与。

此承上文事親言之。曾晳，名點，曾子父也。曾元，曾子子也。曾子養其父，每食必有酒肉。食畢將徹去，必請於父曰：「此餘者与誰？」或父問：「此物尚有餘否？」必曰：「有。」恐親意更欲与人也。曾元不請所与，雖有言無。其意將以復進於親，不欲其与人也。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。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。

「事親若曾子者，可也。」

言當如曾子之養志，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。程子曰：「子之身所能爲者，皆所當爲，無過分之事也。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，而孟子止曰『可也』，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？」

訓義 孟子曰，人有身，而生此身者親也。親生我，而所生者身也。斯豈非盡人之所必念者乎？而正未易言也。盡古今而能無媿焉者，有幾人哉！夫欲上不負吾親，下不負吾身，唯此身之可盡者無不盡焉，而後可免於俛仰之交慙也。今亦知事吾親、守吾身之爲何如事哉？以事言之，孰爲終身承之而不能承、竭力致之而不能致者乎？則其大焉者乎，唯事親也。徹乎無形無聲而視聽必極也，訖乎橫天塞地而心力必至也，事有未盡則宇宙之廣無以自容，而豈不大乎？以守言之，孰爲歷乎萬變而不能離、備乎衆理而非有外者乎？則其大焉者乎，唯守身也。一言一行之所積皆得失之府也，爲常爲變之所持皆人禽之界也，守有未固則功名雖盛不能相掩，而豈不大乎？夫人苟念其爲大，則顧此

身而念其所自生，親生已而念其所以生，❶以心體之，以敬承之，唯恐不能勝此大任者，豈容有一念之私、一息之怠，以自喪其爲人之生理哉？乃二者有相因之理焉。親之生我，唯此身矣。守之而無爲習俗所遂、利欲所動，則耳目得有其聰明，心思得有其智慮，出處得有其持循，而身不失。身不失，則心無妄動而生理常存，以之事親，必不至爲外物之所遷而分其愛敬。此古之仁人而即爲孝子，吾聞之矣。若因物而靡，隨俗而流，雖有身而不能自主，❷則唯見外重而內輕，文雖具而質不存，而但修事親之文，其能勿負此心以當親心者，未之聞也。蓋事雖殊而此心不異，則此理相通，其必然者矣。抑二者有可推之道焉。人出而有所酬酢，則有君而事君，有長而事長，皆有效忠爵信之道。而唯能事親者，則大順生於心，❸而愛敬皆循其理，凡所事之道皆由此而生，事親爲之本矣。人出而有所任受，則有家而守家，有國而守國，皆有去危即安之道。而唯能守身，則至敬存於心，❹而好惡一貞其度，凡所守之道皆由此而成，守身爲之本矣。知其有相因之理，則有此身而吾親即式臨之，戰戰栗栗，唯恐負疚於衾影以忝所生者，必不敢須臾之或忘，而可勿負此大任。知其有可推之道，則唯守吾身以事吾親，專心致志，不欲外侈於功名以分其念者，自有以敷施於不匱，❺而咸成乎大德。則爲人

❶「所以生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所以成」。
❷「主」，原誤作「生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❸「於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❹「敬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正」。
❺「施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子者敢易言守身乎？敢易言事親乎？終身止此一事，而何以自免於愆也？我思古人，求其可焉者而亦難矣。以事親言之，事親非但養也，而養亦不易矣。苟非能守身者，即以之養，而所養亦未見其可，其唯曾子乎！昔者曾子以大勇浩然之氣，千萬人不可奪其志，以臨淵履冰之心，生與死不以易其恒，斯豈非能守其身者乎？乃其不辱不殆，秉一心以敬此身者，即以此心致其必誠必敬，而體吾親之心。其視天下之事，無足以逸吾慎持此身之志，即以此心視天下之物，無可以塞吾孝養吾親之責。故同乎世俗者此養也，而異乎世俗者此養之之心也。其養晳也，必有酒肉，亦人子之能同者也。迨其將徹而有異焉者矣。必請所与焉，則不待親之言及而念已至矣。問有餘，必曰有，則不虞養之難繼，而唯其所賜矣。及乎曾晳死，而曾元養曾子矣，其必有酒肉者，同乎曾子也。迨其將徹，而異乎曾子矣，不請所与，且唯恐親之有言也。問有餘，曰亡矣，則雖欲有所賜，而不給矣。曾元之爲之者，❶蓋將以復進也，此亦夫人之同情，而自謂養之可繼者也。乃由今思之，此所謂養口體者而已矣。以口體畢吾之養事，則亦易修之節，而唯其心之未盡，則不能曲體乎親心。若曾子則不敢以口體爲養道易竟之局，而無念不存於親之志，則親之志亦無念而不在於曾子之心，則可謂養志也矣。觀於曾子，而養親之道可見矣。觀於曾子之養親，而事親之道亦可見矣。若曾子之養志者，唯一用其心於親，而不以外

❶「爲之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爲此」。

物爲輕重，故親之志無不知而無不順。則舉凡承顔致敬將順彌縫，皆於己無不竭，而於親無不體。使爲人子者而能如此焉，則庶幾乎可以事親矣。事親之道無窮，而心亦無窮，在曾子亦唯恐其不及，而事親者亦且以此爲能事之法則焉，可耳。蓋曾子之學，求之心而不求之事，反之己而不待於物，故能知事親守身之爲大，而天下無以加此。故曰：事親爲大，守身爲大。而爲人子者之有其身，敢易言哉！

孟子曰：「人不足與適也，政不足閒也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君仁莫不仁，君義莫不義，君正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國定矣。」適，當作謫，陟革切。一曰，宜作摘，傳寫之譌，學者詳之。

趙氏曰：「適，過也。閒，非也。格，正也。」徐氏曰：「格者，物之所取正也。《書》曰：『格其非心。』」愚謂「閒」字上亦當有「與」字。言人君用人之非，不足過謫，行政之失，不足非閒。惟有大人之德，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，而國無不治矣。大人者，大德之人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　程子曰：「天下之治亂，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。心之非，即害於政，不待乎發之於外也。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，門人疑之，孟子曰：『我先攻其邪心，心既正，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。』夫政事之失，用人之非，智者能更之，直者能諫之。然非心存焉，則事事而更之，後復有其事，將不勝其更矣。人人而去之，後復用其人，將不勝其去矣。是以輔相之職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，然後無所不正。而欲格君心之非者，非有大人之德，則亦莫之能也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大人之功能不見於天下，而

天下無善治，雖百尹具列，賢才閒進，終無益也。夫大人之所以事君者，其立本以正物，器量之弘遠，豈易測哉？夫用人行政，人以爲關係國家之最大者矣，而非然也。用人而人不肖，因從而摘發其失以去之。乃一不肖者退，而一不肖者又進，則一人之用舍無關於好惡之大公，不足與適也。行政而政不善，因指其閒隙之非而革之。乃一不善之政除，而一不善之政又興，則一事之得失無當於從違之至正，不足閒也。乃人臣之以適人閒政爲效忠於君之極至者，多矣。唯大人則不然。知其不足適也，而有所不適。知其不足閒也，而有所不閒。彼其自爲學術者，一原夫正心誠意之功。而其深達夫治理者，乃辯之於義利公私之本。知人君之用非其人，行非其政，唯君心之好惡不清而從違不審也。而大人灼見其所以失，即有其匡正之道焉。規之於一嚬一笑之閒，納之於法言法服之内，去其流俗功利之見聞，奪其聲色迷惑之根本，皆授之以防閑之則，而潛消其邪僻之萌。其用功深矣，其規模弘矣，則非心去而仁義之心油然生矣。君誠仁也，則所好者必仁，而所用者皆忠厚慈和之士。所從者必仁，而所行者皆寬大休養之爲。君誠義也，則所好者必義，而所用者皆端方廉潔之士。所從者必義，而所行者皆審物盡變之爲。夫仁義者，君道之正。仁義立，而君德無不正矣。則邪佞之人不待誅殛而自遠，偏黨之政不待改革而自除，而尚區區於用人行政之閒，以直言敢諫爲功名也哉？則大人論道於清宮，而君德早成於宥密。起視其國，所用無非正士，所行無非正理。是非定而人心定，

人心定而國勢亦定。大人之功能於此而乃著焉，豈與區區辨賢姦、論可否者同競於一堂哉？斯則大人之局量規模所不易測者，而天下亦何能易見此大人，世主亦何能易知此大人也？則欲望世之盛治，難矣。

孟子曰：「有不虞之譽，有求全之毁。」

虞，度也。吕氏曰：「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，是謂不虞之譽。求免於毁而反致毁，是謂求全之毁。言毁譽之言，未必皆實，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，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。」

訓義孟子曰，衆論之是非，人心之公好公惡所自見也。故觀人者每采之以爲公論之歸，而自考者每因之以爲得失之據，而孰知其有大不然者。自毁譽興，而是非之亂久矣。乃譽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。然雖過其實，猶有善之可稱。乃有人於此，無故而一人譽之，遂相傳而共譽之。其人本無此事，不虞而加之以其事。其人本無此心，不虞而謂其有此心。則其人初無得譽之望，而忽爾加之，遂若美之無容議者。譽至此而尚可信之以獎虚名乎？毁者摘人之惡而失其真。然雖失其真，固有惡之可摘。乃有人於此，忽然而共相毁之，遂增益而力毁之。其人行求無所失，而偏謗之以時勢之難全。其人心求無所疚，而偏誣之以形迹之非真。蓋其人必無可全之理，而極意詆之，遂若惡之不可改者。毁至此而尚可信之以誣貞士乎？兩人相衡，而毁乎此以譽乎彼。一人獨立，而此所譽必彼所毁。使觀人者信之，則必爲匪人所欺，而失孤修之士。自考者疑焉，則改獨立之操，而修阿世之術。風俗如狂，

而人心日喪，有識可弗辨哉！

孟子曰：「人之易其言也，無責耳矣。」

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，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。蓋常人之情，無所懲於前，則無所警於後。非以爲君子之學，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。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？

訓義 孟子曰，君子之於言，審於理，度於心，而慎重以發之，豈爲人之喜怒哉？而在中材以下，不知言爲吾修身制行之本，則或遇當世之賢人君子正是非以斥之，王公大人辨利害以罪之，則猶有所恐而不敢輕。乃吾見有易其言者焉，於理非所見而於心亦不自信，於事無所益而於禍有所不恤。唯其一時意之所發，遂率意而言之。遠也，而言之若近。難也，而言之若易。害也，而言之若利。夫斯人也，亦何以遂至此極乎？蓋未嘗有按其心之無實而究其弊之所至者以窮詰之，而使伏其罪耳。使有能責之者，則其人本無識之人，非有心於爲惡，尚可裁成之以使慎，而當世亦不受妄言之禍也乎？蓋孟子之時，游說興而人務以能言爲利，故先王可毀，天地可誣，談國事則成敗唯其所指，論性命則善惡唯其所云。王者不作，而君子無權，孟子之致歎，豈獨爲一妄人而發哉？❶

孟子曰：「人之患在好爲人師。」好，當作敃。

王勉曰：「學問有餘，人資於己，不得已而膺之可也。若好爲人師，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，此人之大患也。」

訓義 孟子之時，異端雜出，誣性以不善，誣道以不常，知有世則不知有己，知有身則

❶「發」下，原衍「之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不知有世。其尤無據者，謂臧可三耳，雞可三足，一尺之棰終身用之不盡，亦且堅持其論，以自喪其彝倫而爲害於天下。孟子乃直指其立心之始所由以陷於邪者而言之曰，夫人之敢於爲妄，而率天下以禍仁義者，豈其果有叛道之心，而不知天理民彝之不可誣哉？吾知其患之所在矣。自世主無養賢造士之典，而士之有才智者不得以自見，於是有爲師之一途，可以自表見而推重於天下。於是師之名美而師之利長，彼士之不遇於時者遂以此爲安身利用之術而好之。迨其好之矣，則以學、以問、以思、以辯，無非欲成其一家之説以新天下之耳目。於是勞心焦思，窮幽極僻，屈天地萬物之本然，以伸其洸洋雄偉之辯，則無父無君、賊仁賊義之言無所不至，雖自知其不可，❶而以爲非此莫遂吾好也。尚可救正之而使從君子之教乎？使王道行而庠序之教謹，則無所可好，而此能言之士未嘗不可收之爲造就之資也，而豈果有不可正之人心哉？吁！爲師者衆，而勢重必返。秦之博士没命於一坑，而六經爲燬。小名小利鼓動風俗，其害豈可勝道乎？君子之所以不隨世爲好惡，有深意也夫！

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。

子敖，王驩字。

樂正子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子亦來見我乎？」曰：「先生何爲出此言也？」曰：「子來幾日矣？」曰：「昔者。」曰：「昔者，則我出此言也，不亦宜乎？」曰：「舍館未定。」曰：「子聞之也，舍館定，然後求見長者乎？」長，上聲。

❶「其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昔者，前日也。館，客舍也。王驩，孟子所不與言者，則其人可知矣。樂正子乃從之行，其失身之罪大矣。又不早見長者，則其罪又有甚者焉。故孟子姑以此責之。

姑，當作夃。

曰：「克有罪。」

陳氏曰：「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。然其勇於受責如此，非好善而篤信之，其能若是乎？世有强辯飾非、聞諫愈甚者，又樂子之罪人也。」

訓義 君子愼於所交，則絶小人也不得不嚴。雖或知其爲小人，而偶與之爲暫合，亦自以爲無傷也，而不知志意之已迻矣。小人之所知者，飲食而已矣，居處而已矣。以此二者之便安動君子，而君子以爲無所大損，遂不覺而生便安之心，則於嚮道慕賢之誠有分之者矣。樂正子之於子敖是也。樂正子，善人也。子敖，佞人也。乃樂正子欲之齊以見孟子，子敖因招而與之偕行。樂正子以爲此偶然之事，亦何不可之有，❶而遂從之，不覺至齊之後，信宿而見孟子。本以見孟子而來，則見者其誠也。而孟子責之曰：「子亦來見我乎？」若不知其來齊之初志，而視爲分道而趨之人矣。樂正子對曰：「先生何爲出此言也？」則自忘其所從之非，以成乎求見之過也。而孟子曰：「子來幾日矣？」姑未責之於從來之非，而詰其既來之已夙也。樂正子對曰：「昔者。」亦忘其求見之不速，而昧其不能速見之由也。孟子乃直責之曰：「昔者，則我出此言也，不亦宜乎？」則明正其不能速見之非，而深督其

❶「何」下，原衍「所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所從之非道也。樂正子曰：「舍館未定。」汲汲以求舍館者，其習於子敖便安之意乎？孟子曰：「子聞之也，舍館定，然後求見長者乎？」切責之以褻安之私爲失禮之本，而所以成乎懷安之私者，尚冀其自悟也。樂正子乃引咎而謝曰，若然，則克信有罪矣。則亦以緩於見師爲罪，而若知急於求安之非。乃所以成乎其罪者，孟子未言，而樂正子亦終未之悟也。蓋圖安之情，中材之恒也，而唯日親正人、近正訓，則自抑而不求其遂。彼小人之自爲計與所以誘君子者在此，則道塗之閒、方至之頃，相與商確者，唯此之爲汲汲。故雖以樂正子之賢，不覺爲其所惑。使樂正子而能悟，則因求舍館緩見先生之罪，以自反其致惑之由矣。而尚未能也，故孟子不得已而更有言也。

孟子謂樂正子曰：「子之從於子敖來，徒餔啜也。我不意子學古之道，而以餔啜也。」餔，博孤切。啜，昌說切。

徒，但也。餔，食也。啜，飲也。言其不擇所從，但求食耳。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。

訓義 君子之慎，慎於其微。以善小而不爲，猶可託於其大者也。以惡小而爲之，自謂無傷，念之能勿媿乎？孟子之責樂正子曰，子之來也，蓋從於子敖矣。子敖之非可從，子豈不知？則子豈以子敖爲可與友而從之乎？抑豈有所深望於子敖而從之乎？此吾之可爲子諒者也。不過曰道塗之閒、旅食之便而已。子敖以是動子，而子亦自謂可無大咎焉耳。雖然，此豈小節也哉？子所學者，古之道也，以禮制欲，以義擇交，正其身而無一言一行之過者也。乃子敖以子爲學道之士，而倚重

於子。子遂以餔啜之故，而屈從子敖。則是學古之道以便餔啜矣，而我豈意子之若是乎？由此念之，子雖欲不自媿而不得矣。故孟子之守其身以愛道，無微之不謹。而爲通融之說者，君子之所恥。可不戒哉！

孟子曰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

趙氏曰：「於禮有不孝者三事，謂阿意曲從，陷親不義，一也。家貧親老，不爲祿仕，二也。不娶無子，絶先祖祀，三也。三者之中，無後爲大。」

「舜不告而娶，爲無後也，君子以爲猶告也。」

舜告焉則不得娶，而終於無後矣。告者禮也，不告者權也。猶告，言與告同也。蓋權而得中，則不離於正矣。范氏曰：「天下之道，有正有權。正者萬世之常，權者一時之用。常道人皆可守，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。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。若父非瞽瞍，子非大舜，而欲不告而娶，則天下之罪人也。」

訓義孟子曰，孝子之事親，事之以心而已矣。勢有所不兩全，則酌之於心。其必守乎人子之常而不敢渝者，何也？唯心之不敢與不忍也。則度乎事親之變而不敢執者，何也？亦唯心之不敢與不忍也。知此，可以論大孝者之行權矣。夫君子之所謂不孝者有三：阿意曲從而不幾諫，家貧親老而不祿仕，與不娶無後而爲三。然親有過，改不改者聽乎親。親無養，仕不仕者因乎時。未至絶所生之理、忘生我之恩，使親沒而竟同泯滅之爲大傷乎孝子之心也。此其閒權度天理之自然，省督吾心之必動，唯大孝者知之深而念之切矣。故娶妻必告父母，禮之常也，而舜不然。娶

二女於潙汭，瞽瞍不與聞焉。乃舜所以不告者，念無後之罪爲至大，而恐告則不得娶也。此其心，唯君子有以體之矣。念人子之娶而必告，唯此心之不敢不告、不忍不告，非但以其文而已矣。乃舜不告之心，則念父母之生我爲至重，將以衍生理於無窮，而我不敢失墜。念我之事父母爲有盡，必將延思成於後世，而我不忍中絕。則與必告者之心，同此欽翼之情、依慕之誠也，猶之乎其告也，而禮文有所不恤矣。然則人子之事親，唯權之於心。果其真愛之不忍，真敬之不敢，則以幾諫者此心，以祿仕者亦此心，即有所不諫、有所不仕者亦此心。如其未也，則即循事親之常理而行之，而此心先已不容自昧矣。爲人子者念之哉！

孟子曰：「仁之實，事親是也。義之實，從兄是也。

仁主於愛，而愛莫切於事親。義主於敬，而敬莫先於從兄。故仁義之道，其用至廣，而其實不越於事親、從兄之間。蓋良心之發，最爲切近而精實者。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，其意亦猶此也。

「智之實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禮之實，節文斯二者是也。樂之實，樂斯二者，樂則生矣。生則惡可已也？惡可已，則不知足之蹈之、手之舞之。」「樂斯」、「樂則」之「樂」，讀如洛。惡，讀平聲。

斯二者，指事親、從兄而言。知而弗去，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。節文，謂品節文章。樂則生矣，謂和順從容，無所勉彊，事親、從兄之意油然自生，如艸木之有生意也。既有生意，則其暢茂條達，自有不可遏者，所謂惡可已也。其又盛，則至於手舞足蹈

而不自知矣。　此章言事親、從兄，良心真切，天下之道，皆原於此。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，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。

訓義孟子指所性之德於人心，以示天下之切求也。曰，夫人性中之德曰仁曰義，而能明此仁義之理者曰智，仁義之自有其品節者曰禮，仁義之心發不容已，因而傳之於音容以鳴其和者曰樂。此五德者，學者以之爲學，聖人以之爲教，修之一身而不容以斯須去，行之天下而無乎不宜。雖然，豈强人以所本無，而虛設此名義，虛立此事爲，以强天下而使然哉？夫亦反求之心，而誠有其實者，則請指其實，以見人心同然之理，皆吾生所固有之真，可無待外求而得乎？今夫人生，而此身所自生者親也，此身之所同生者兄也。生與俱生，而不容昧。故孩提則知愛其親，及長則知敬其兄，莫之喻而自喻，莫之爲而自爲，而即可於此見仁義矣。夫道，有發於外者，有生於中者，則必以生於中者爲實有之幾矣。有感而後通者，有無感而自存者，則必以無感而自存者爲實有之真矣。然則仁之誠有於心者，即此有親而必事、事親而必盡，愛以事之之心是也。義之誠有於心者，即此有兄而必從、從兄而必盡，敬以從之之心是也。則由事親而見仁之實焉，由從兄而見義之實焉。不特不因功名而起，抑且不待學問而能。以此推之，凡可愛而必愛，當敬而必敬，皆此心也，皆心之實而非外貸之虛也。夫既事親而從兄矣，而不有於斯二者喻其合愛合敬之宜，識其必愛必敬之心，而始終不昧者乎？則於此而知智之實在是已。使非實有其知也，則何以不迷於始，不悖於終，其

心如斯之烱烱也？既事親而從兄矣，而不有於斯二者大過而有所不安，則必節之，不及而有所不忍，則必文之者乎？則於此而知禮之實在此也。❶使非實有其禮也，則何以有所損而不疑其薄、有所益而不憂其侈，其心如斯之秩秩也？乃由是而知樂之實，亦即此二者，而見則於斯二者安焉適焉、欣焉暢焉之心是也。夫樂著於形容而發揮於外，何以即此二者爲實乎？❷乃即此樂於事親、從兄之心而思之，有是心也而樂，則因其樂也而益生，故愛敬之心益以興起，其必生也有如此。心既興起於愛敬矣，則生於心者不已於生，而相因以生於不窮者又惡可已，其行乎自然而順者又如此。既行乎自然而不已，則氣從心而不知其何以發，形從氣而不知其何以動，則不知手自舞焉而有節，足自蹈焉而有章，皆以寫吾心之真樂於不言而自喻之中。是故先王因之而制樂，其舞也有容，其蹈也有位，疾徐曲折皆與律呂而相因，❸一此樂於事親、樂於從兄發生不已之妙，誠有於心者也。由此觀之，則學者之所學，聖人之所教，以之治一身而聖德全，以之治天下而王道浹，皆孩提稍長固有之實心以爲實體。而因是以達乎實用，則仁以宥萬物，義以制萬事，智以周知乎萬物，禮以秩序乎萬物，而樂以和人神、迻風俗，皆吾心固有之實，而即吾性俱生之理。人唯昧其孝弟之真，故不足以見五德之藏，而或有疑其外鑠者矣。故君子敦孝弟以

❶「在此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在是」。
❷「此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指」。
❸「因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應」。

爲本，則實見此心，實見此理，而德無不通矣，何至疑性之非有至善而倡爲戕賊之邪説哉？

孟子曰：「天下大説而將歸己。視天下説而歸己猶草芥也，惟舜爲然。不得乎親，不可以爲人。不順乎親，不可以爲子。草，當作艸。然，當作嘫。説，弋雪切。

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艸芥，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。得者，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説而已。順則有以諭之於道，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，尤人所難也。爲人蓋泛言之，爲子則愈密矣。

「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，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，此之謂大孝。」

瞽瞍，舜父名。底，致也。豫，説樂也。瞽瞍至頑，嘗欲殺舜，至是而底豫焉。《書》所謂「不格姦，亦允若」是也。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。是以天下之爲子者，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，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。於是莫不勉而爲孝，至於其親亦底豫焉，則天下之爲父者，亦莫不慈，所謂化也。子孝父慈，各止其所，而無不安其位之意，所謂定也。爲法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，此所以爲大孝也。　李氏曰：「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，盡事親之道，共爲子職，不見父母之非而已。昔羅仲素語此云：『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。』了翁聞而善之曰：『唯如此而後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。彼臣弑其君、子弑其父者，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。』」

訓義 孟子曰，至哉孝乎！吾有親而乃有

生，吾有親而即有生。❶有親而必事，事親而必有事之之道，道在而必盡之，皆此心之不容已者也。乃心盡而道盡，則人子之心所至即父母之心所通，一人父子之心所至即天下父子之心所通。人之受於天也無二心，則心之膺乎心也無二理。然自非大孝之聖人，亦惡能盡其心以上合乎親心，旁通乎天下之心哉？則舜是已。夫天下大矣，天下之人情固聖人所欲協合以咸順者也。乃天下大說，則德孚於衆而人情咸順，且將歸己而奉之爲君，則人情既順而天命不違。此固德之所由著，功之所由成，而聖人之大寶所由集者也。乃視之也如艸芥然。則考之古今，有此天人交與之時勢者唯舜也。而其心若有所重憂而不釋，而忘天人之助佑者，亦唯舜也。豈其輕人心之逆順，褻天命之去留，以自有其高哉？舜於斯時也，親尚未得，親尚未順也，乃舜之所爲不解其憂者在此也。其心曰，人之所以爲人者，親生我而有此身也，乃無以得乎親之歡心，則身何所自生，而生理且絶，不可以爲人矣。子之所以事親者，非但我之不敢逆親，抑親之所爲，我可以順承而無拂也，苟己與親所志所行有異而不順也，則更何以事親，而父子交責，不可以爲子矣。今我且未得而未順，則在家庭而不可以爲子，在天地之閒而不可以爲人，而何暇計及天下哉？則非輕天下，而自視之如艸芥矣。唯舜之有是心也，則愛極於無可加，敬極於無可尚，潛逡默化於志氣之閒，而道盡矣。乃道之已盡，而瞽瞍之心格矣。昔之乖戾而不和者，今則

❶「吾有親而即有生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吾有生而即有親」。

至於欣豫，而以舜之心爲心矣。夫天下之不易格者，瞽瞍也，而底豫也。斯時也，天下之人皆不知感通之何自，而父化爲慈，子化爲孝，皆且以舜之心爲心矣。夫天下之爲父子者，唯其賢愚之不齊，故覺有尊卑之別，而又有聖狂之分，未能定也。不道如瞽瞍且底豫矣，父終不失其爲聖人之父，子終成乎父母之子，各安其位，而順其天性之固然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矣。夫天下化而且定，則合天下之心而安於孝子之心，此之謂大孝耳矣。夫舜但念其爲子爲人之理，以深其怨慕，何嘗希冀親心之格？且視天下如艸芥，則亦何嘗念及天下父子之從違？而但盡心以盡道，則頑如瞽瞍，廣遠如天下，志無不通，而理無不格。聖人之大孝，豈有他哉？此心之誠至而已矣。此可以見凡爲人者皆有此大順之心，凡爲子者皆有此篤愛之心。聖人保其赤子之良，而德孚於上下，豈外求之哉？故孝者，天地生生之理，生人知能之同得者也，可以知心之德，❶可以知性之通矣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二十九終

❶「可以知心之德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四書訓義卷三十　孟子卷八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離婁章句下

凡三十三章。

孟子曰：「舜生於諸馮，遷於負夏，卒於鳴條，東夷之人也。遷，寫作遷，俗誤。夏，本作憂，今省。卒，當作猝，俗譌。

諸馮、負夏、鳴條，皆地名，在東方夷服之地。

「文王生於岐周，卒於畢郢，西夷之人也。卒，當作猝。

岐周，岐山下，周舊邑，近畎夷。畢郢，近豐、鎬，今有文王墓。

「地之相去也，千有餘里。世之相後也，千有餘歲。得志行乎中國，若合符節。

得志行乎中國，謂舜爲天子，文王爲方伯，得行其道於天下也。符節，以玉爲之，篆刻文字而中分之，彼此各藏其半，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。若合符節，言其同也。

「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」揆，求癸切。

揆，度也。其揆一者，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。范氏曰：「言聖人之生，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，然其道則一也。」

訓義孟子曰，聖人之道不行於天下，而或爲之説曰，風土之不同，則因俗而治，不可齊也。今古之不同，則因時而治，不可執也。而曠觀古聖人之道法，豈其然哉？夫大道爲公者，聖人之志。而行道於天

下，則同此中國。昔之行其志於中國而聖焉者，爲舜、爲文王。以今考之，舜則「生於諸馮」矣，其修玄德於躬者，在諸馮也。「遷於負夏」矣，其施用中於民者，在負夏也。「卒於鳴條」矣，其成帝德於終者，在鳴條也。諸馮、負夏、鳴條，皆冀州之域，在大河之東，其地帶洪流，有鹵池平野之利，而人習於勤儉，東夷之人則然。而舜居東夷之地，以起化於東夷，則東夷之人矣。文王則「生於岐周」矣，其服康功田功者，於岐周也。「卒於畢郢」矣，其成鐘鼓辟廱者，在畢郢也。岐周、畢郢，皆廱州之域，在河、渭之西，其地擁高山，爲柞棫芑艸之區，而人習於爵樸，西夷之人則然。而文王居西夷之地以施仁於西夷，則西夷之人矣。夫自東夷以至於西夷，隔以河流，阻以邠、梁，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矣，風土殊而民情異矣。乃以世考之，則夏杞四百，殷載六百，舜居其前，文王居其後，又千有餘歲矣。朴略改而文明，揖讓更爲征伐矣。使地遂而政因以殊，時易而道隨以降，則舜、文之所尚，當有大不相若者矣。乃舜之升聞在位以至受終，文之受戊稱伯以至有二，其治安天下之志得而行其政教於中國也。其以厚民之生者，均此什一之法也。其以正民之德者，均此五倫之敍也。若合符節，執彼以印此，而無有彼此之參差矣。由此言之，則先千歲而爲舜，舜以聖焉，後千歲而爲文，文以聖焉，❶則前乎舜而爲開天首出之聖，後乎舜而爲繼往開來之聖，道無不一也。則使後乎文王而有撥亂反治之聖人者起，又惡容道之不

❶「焉」，原誤作「矣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一乎？所以一者何？同此中國則同此人，同此中國之人則同此情、同此理，同聖人所以揆度其欲惡之情、得失之理，無不見其一也。故九州異土而風俗可一，百世異時而道德可同。然則天下亦無聖人耳，使有聖人者興，則不能舍舜、文所揆一之理以行焉，必矣。此吾所以兢兢於守先待後，而當時因時立變之邪説，❶其以誣民惑世，亦奚爲哉？

子産聽鄭國之政，以其乘輿濟人於溱、洧。溱，當作潧。溱水在今臨武縣，潧水在今新鄭縣，此宜作「潧」無疑。《詩》、《書》皆譌，傳寫者未審耳。

子産，鄭大夫公孫僑也。溱、洧，二水名也。子産見人有徒涉此水者，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。

孟子曰：「惠而不知爲政。

惠，謂私恩小利。政，則有公平正大之體、綱紀法度之施焉。

「歲十一月徒杠成，十二月輿梁成，民未病涉也。杠，讀如江。

杠，方橋也。徒杠，可通徒行者。梁，亦橋也。輿梁，可通車輿者。周十一月，夏九月也。周十二月，夏十月也。《夏令》曰：「十月成梁。」蓋農功已畢，可用民力，又時將寒沍，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，亦王政之一事也。

「君子平其政，行辟人可也。焉得人人而濟之？辟，當作𢍏，音同，傳寫者省也。

辟，辟除也，如《周禮·閽人》「爲之辟」之「辟」。言能平其政，則出行之際，辟除行人，使之避己，亦不爲過。況國中之水，當涉者衆，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？

❶「當時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當世」。

「故爲政者，每人而說之，日亦不足矣。」說，弋雪切。

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說其意，則人多日少，亦不足於用矣。諸葛武侯嘗言「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」，得孟子之意矣。

訓義王致不行，世無善治，其無不忍人之心而播惡者亡論已。即其愛民之念偶動，而施一惠，乃經制不立，而民不被其澤。故孟子因尚論子産而詳辯之。昔者子産之於鄭，聽其政矣，則鄭之利所以興、害所以去，皆爲大臣者所可立法以行於一國者也。乃於時當寒月，溱、洧合流之處，水落而不可以舟涉，水寒而又難於褰裳，子産行經其地，見涉者之難，遂以其乘輿濟之而渡。於是當時之人感之，後世之人傳之，以爲屈公輔之尊，下車而濟小民，真盛德事也。孟子覽其遺文而論之曰，若子産之所爲者，可謂以私恩小利惠及於民者也。若夫爲政，則固其所不知矣。夫爲政者有大體焉，有大用焉。以大體行乎大用，則不費不勞，而民自有安全樂利之益。以大用全其大體，則可大可久，而上不失養尊處優之常。此先王邠制顯庸，具存於故府，而子産不能知也。今即以民之涉言之，亦何致貽民以寒苦之病，而後沾沾然見其小惠哉？王政有之，歲十一月稻斂竟而潦水降矣，十二月場圃畢而水澤寒矣，秋事終而冬事始，民力暇而往來數，於十一月則徒涉者之杠成焉，於十二月則駕輿者之梁成焉。杠梁有大小難易，而先後告成。政有常經，令有常期，水側之人無勞督責，而自不敢緩，則民有以濟，而未有以徒涉履寒爲病者矣。若此者，酌之天時，量之人力，以爲者之有餘，待涉者之不

足，政之平者，民自被其澤矣。以此推之，前之君子竭心力以審民用之宜，後之君子遵古法以亯不勤之利，所爲王道平平，無功可見，而消天下之險阻者，類皆然也。此盡乎大用，而大體不失者也。則君子無餘憾於民，而可以自全其尊矣。行而辟止行人，亦所以正上下之分也。何至屈國相之尊，褻用朝廷之典物，以晉小民而使之乘哉？若政之不立，而徒以車濟也，則一日之閒所見者有幾？所濟者有幾焉？得日敝其車以使人人之得濟乎？則前乎此，後乎此，而病涉之民多矣，惠其可以徧及乎？故爲政者但以平民之情使之自得也，非以市民之説使之感己也。即勿論濟不及於人人而惠窮，❶即使忘身殉物，而欲盡人而説之，乃民之所欲無窮，而上之所施有限，則盡日以圖之而有所不足矣。則何如因民之力而制之常經，使不知有上之惠而自除其病，爲功不費而效不窮也？此持乎大體而大用自行者也。惜乎子産之不知也！由是言之，則發倉廩以濟飢，不如制其井田，集辯士以論道，不如修其學校。觸念之惻隱不足恃，好名之恩惠不足矜。王政事逸而功施無窮，非爲政者不易之經哉！

孟子告齊宣王曰：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。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。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

孔氏曰：「宣王之遇臣下，恩禮衰薄，至於昔者所進，今日不知其亡，則其於羣臣，可謂邈然無敬矣，故孟子告之以此。手足腹心，相待一體，恩義之至也。如犬馬，則輕

❶「及」，原誤作「足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賤之，然猶有豢養之恩焉。國人，猶言路人，言無怨無德也。土芥，則踐踏之而已矣，斬艾之而已矣，其賤惡之又甚矣。寇讎之報，不亦宜乎？」

王曰：「禮，爲舊君有服，何如斯可爲服矣？」

《儀禮》曰：「以道去君而未絶者，服齊衰三月。」王疑孟子之言大甚，故以此禮爲問。

曰：「諫行言聽，膏澤下於民。有故而去，則君使人導之出疆，又先於其所往。去三秊不反，然後收其田里。此之謂三有禮焉。如此，則爲之服矣。

導之出疆，防剽掠也。先於其所往，稱道其賢，欲其收用之也。三秊而後收其田禄里居，前此猶望其歸也。

「今也爲臣，諫則不行，言則不聽，膏澤不下於民。有故而去，則君搏執之，又極之於其所往。去之日，遂收其田里。此之謂寇讎。寇讎何服之有？」

極，窮也。窮之於其所往之國，如晉錮欒盈也。 潘興嗣曰：「孟子告齊王之言，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，而其言有迹，不若孔子之渾然也。蓋聖賢之别如此。」楊氏曰：「君臣以義合者也。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，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。若君子之自處，則豈處其薄乎？孟子曰：『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。』君子之言蓋如此。」

訓義 齊宣王不能以禮待其臣，昔進今亡，人心解而國不足以立。❶ 孟子乃直詞以正告之曰，王亦知君臣之際乎？君臣，以義

❶「解」，原誤作「改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合者也。因義合而情以生，情至而分以定。義之不明，情之不達，而分亦不足以維之矣。君之待其臣，臣之事其君，皆因其心之視之者何如，而厚薄因之。惟君之視臣也，稱其材之可能而受之任，體其利病之所在而相感以忱，如手足也，則臣之視君亦如手足之於腹心，莫之令而自從，莫之感而自相膺矣。此隆古君臣之誼，一體之休也。如其不然，使之不恤其勞，養之不加以敬，如犬馬矣，則臣以利祿而事君，而情實無所合，如國人焉，可合可離而無所繫戀也。又不然，而蹂踐而辱之，斬艾而戮之，如土芥矣，則臣幸脱其戮辱，❶而追思有餘怨，如寇讎矣，避之速，報之憯，而無所忌憚也。然則分不可恃而在乎情，情不易孚而唯其義，而君臣之際，可易言乎？王驚其辭之大危，乃引禮以辯曰，夫子之所言者，情也、義也。而吾聞之禮也則不然。禮有去國之臣仕於他邦者，爲其舊君服齊衰三月，期雖減於三秊，而服則隆於功緦。夫謂之舊君，則必放逐不容而出奔者，乃必爲之服焉，則不必有手足之誼，而固不可施寇讎之報。此又何如而可爲之服乎？將無君恩可薄，而臣誼必隆，與夫子之言異乎？孟子曰，可以爲之服者，則有説也，此正手足腹心情義之不容已，而禮因之以設也。禮之所言者，謂當在國之時，君有過，而諫則行矣。臣有所欲陳，而言則聽矣。其諫也，言也，以道匡君，而使愛養其民者也。行焉，聽焉，則民被其潤以利於行，受其渥以蘇其困，如膏澤之下矣。膏澤雖歸德於君，而臣之志

❶「臣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以行矣。若其去國也，非不合而去也，時勢有所不安而以他故去也，而君之愛念之者未已焉。使人導之出疆，而塗旅無侵暴之憂。又先於所往之邦稱其材能，薦以禄仕，使不至有無君之戚。乃所受於國之禄田里居，必待三季不反，安於所往之國矣，然後收之以入公焉，其始猶冀其歸也。此則敬任之於未去之先，優禮之於方去之日，篤念之於既去之後，情至而禮隆，三有禮焉。如此，則君盡禮以待之，臣亦奉禮以報之，處變而不失其常，情有餘而禮行，斯以爲之服矣。乃今之爲臣者，何不幸而不得遇此有禮之君也！其在國也，諫則不行，言則不聽矣，雖有膏澤斯民之志，不足以行，而不下於民矣。其不合而有土芥之憂也，乃私奔而去。君忿其背己，而使人搏執之。幸而免於執也，則不惜幣玉，告於所往之國，使禁錮以窮極之。若其禄田里居，則去之日即收之，使絶其復來之望焉。❶ 夫臣之所謂寇讎者，正此謂也。去不免於執，則誅戮必及。免於執，則困窮加迫。避之唯恐不速，報之不恤其逆，而又何情理之有以爲之服哉？然則觀於舊君之服，而君臣恩禮之厚薄益可見矣，王何疑哉？嗚嘑！此孟子之危言也。當戰國之世，主驕臣賤，不容不以此警人主者也。固非後世反面背主之逆臣所可借以文其過者也。

孟子曰：「無罪而殺士，則大夫可以去。無罪而戮民，則士可以徙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君子無輕於去國之情，而有

言君子當見幾而作，禍已迫，則不能去矣。

❶「復」，原誤作「後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見幾而作之禮。❶國無政，尚可施其匡救也。匡救不從，尚可從容以盡君臣之義。國無刑，則匡救不能施，而禍且及於身矣。有如無罪而殺士乎，士雖卑，亦君之所嘗擇而登進之者也，而濫於殺矣。大夫雖尊，其能保其無一朝之忿乎，可以去矣，不可待其譴責之及身，欲去而益其殺之心也。若無罪而戮民乎，民雖賤，亦法之所必當而後加刑者也，而濫於殺矣。士雖貴，其能保無淫刑之逞乎，可以徙矣，不可待其網羅之將加，欲徙而即以徙爲戮也。危哉，亂世之天下乎！而爲士大夫者，懷禄固寵以偷安於旦夕，雖跼天蹐地，自求免禍而不能，亦愚矣。

孟子曰：「君仁莫不仁，君義莫不義。」

張氏曰：「此章重出。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，此章直戒人君，義亦小異耳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下之所效法者，君也。君之所以迻易人心而興於道者，德也。今天下士大夫習於殘忍貧辱之行，而百姓亦成乎刻薄苟且之俗，此豈天下之人不足與化哉？在昔隆古之代，爵醇厚而尚廉恥，其風俗之美，良有以致之矣。君誠淨其心以無欲，而施之下者皆愛養之德，則上下相親而孝友婣睦之化自廣，莫不仁矣。君誠好義以無私，而施之下者皆裁制之宜，則名節素定而正大直方之化自成，莫不義矣。故無患乎末世之天下不易治也，亦患世主之不以仁義立政教之原爾。

孟子曰：「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，大人弗爲。」

訾理不精，故有二者之蔽。大人則隨事而

❶「禮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理」。

順理，因時而處宜，豈爲是哉？

訓義孟子曰，學者之所終身奉以制行者，禮也、義也。乃不考正於大人之所爲與所弗爲，則自謂秉禮而適以乖乎品節之經，自謂好義而適以悖乎事理之宜，則非禮之禮、非義之義是矣。禮也者，因人心自然之節而著爲儀制，於是而文物必備焉，周旋進退有度焉。乃習於其儀者，不審其所以然之故，而賓賓然修其度數，使考之於天理人情之安，則大有不合者，即恭敬已極，而徒爲文具也。其禮也，正其非禮矣。義也者，因人心不容昧之實而定爲準則，於是而取與嚴焉，進退死生必決焉。乃矜於其氣者，不揆其所當然之故，而斤斤然執爲可否，考之於此心此理之宜，則固有相悖者，即私利不行，而益其乖戾也。其義也，正其非義矣。而不觀之大人乎？時酌乎過不及而執其中也。時如有過，而過其中也。時如有不及，而不及其中也。必不於儀文度數之中而求中也。參乎常變而盡其宜也。道在常，而可以通變也。道在變，而不失其常也。必不於辤受生死之中而求宜也。夫大人之於道弘矣，於德備矣，而要其實，則得義理之真而已矣。禮義不明，而流俗有其禮義。流俗者，小人之道也，唯其無實而殉其迹也。可弗辯哉？

孟子曰：「中也養不中，才也養不才，故人樂有賢父兄也。如中也棄不中，才也棄不才，則賢不肖之相去，其閒不能以寸。」

無過不及之謂中，足以有爲之謂才。養，謂涵育熏匋，俟其自化也。賢，謂中而才者也。樂有賢父兄者，樂其終能成己也。爲父兄者，若以子弟之不賢，遂遽絶之而

不能教，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，其相去之閒，能幾何哉？

訓義孟子曰，父兄之教其子弟，非但以善其子弟，亦爲父兄者之道當然也。於其所調劑，可以徵父兄之性情焉。於其所裁成，可以徵父兄之學術焉。故可即其教子弟者以自成其德，故曰「斅學半」也。夫性情之無偏無戾，而能受物之忤者謂之中。學術之有經有權，而能治物之過者謂之才。夫父兄而任教之事，則必自處於中矣，自有其才矣。而子弟之乖戾而不中者，吾以大中而知其剛柔之有偏，則沈潛以養其剛，高明以養其柔，而漸使之中焉。子弟之卑暗而不才者，吾以全才而知其識力之所窮，則擴其鄙陋以養其識，勉其退縮以養其力，而漸使之才焉。迨其能中與才矣，則耳目一新，心思一暢，居之而有得，行焉而不困，而爲子弟者乃知有賢父兄之樂如此其切於身心也。若自見其中也，因子弟之不中，遂謂其性情之終不可革，自見其才也，因子弟之不才，遂謂其學術之終不可益，因棄之而不教焉。則情有所激而性亦爲之亢，術有所詘而學不能爲通，其中非中，其才非才，與不肖之子弟乖戾而卑暗者，其相去之閒不能以寸矣。故司教者因人才之不齊而教之多術，即以涵養其和平而廣其作用，豈但益於子弟而無益於己哉？

孟子曰：「人有不爲也，而後可以有爲。」

程子曰：「有不爲，知所擇也。惟能有不爲，是以可以有爲。無所不爲者，安能有所爲邪？」

訓義孟子曰，人之將有爲於天下，恃其才足以勝之，而非然也。澹泊則可以明志，

乃使人曉然知吾之所爲以義而起，而不以私，則人心翕伏而行無所阻。寧靜則可以致遠，乃使吾力沛然有餘於用，以專於所大而不分於其小，則智力畢效而行無所難。若是者，唯於其所不當爲也，知其不可爲也，所不必爲也，知其不屑爲也。而後任之以綱常名教之大、天下國家之重，皆爲之而無所歉矣。則有才不如其有守，能知不如其能辨，君子之所以大有爲於天下，而非智名勇功之所及也。

孟子曰：「言人之不善，當如後患何？」

此亦有爲而言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君子之有言，其直而方也，可以正天下，而孫而隱也，可以容天下，要難與今之游談之士言也。雖然，彼不顧言之得失，而抑豈不念利害乎？言人之不善者，或挾持長短以要人之畏己，或抑此伸彼以取人之歡心，或借彼脅此以希人之利賴。乃人之有不善也，弱者恒護過而生其憤，彊者多疑忌而逞其威。則斯人也，其將如後患何哉？故彼之所爲求利賴之術，皆自害之道。立談取卿相，而轉眄誅夷，蓋有由矣。

孟子曰：「仲尼不爲已甚者。」

已，猶太也。楊氏曰：「言聖人所爲，本分之外，不加毫末。非孟子真知孔子，不能以是稱之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操行而爲孤高不可繼之節，與物而有峻厲不可近之情，彼自以爲行造其極矣。乃行造其極者聖也，聖至於仲尼而無以加矣。乃吾追考仲尼之已事，則因事以順其理，因理以達乎情，道之所不得不然者，因之自盡已耳，抑何嘗取人之所不能爲而爲之、物之所不易受而授之也

哉？蓋人各有所當爲，即吾性之所固有，不可損也，亦不可益也。爲已甚者，有餘於性情之外，即不足於性情之中也。學聖人者，尚知所從哉！

孟子曰：「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義所在。」

必，猶期也。大人言、行，不先期於信、果，但義之所在，則必從之，卒亦未嘗不信、果也。尹氏曰：「主於義，則信、果在其中矣。主於信、果，則未必合義。」王勉曰：「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，則妄人爾。」

訓義孟子之於道，充實其善之量，而見諸作用者，備其光暉，蓋已有信其爲大人矣。故其言大人也爲詳，而於此以其用之大言其體之全曰，夫人德業之成，至於大人，則推之天下而無不行，建之天地而不能違，其言行之用亦溥矣哉！乃於言行求之，則有所存主，而若無所存主焉者。夫爲言、行之存主者，義而已矣。言以信爲義，而大人所言，則或後之所言不必與前之所言而相符，未嘗曰吾已如是言之，則必如是守之也。行以果爲義，而大人之行，則或方可行而行，至於不可而又止，未嘗曰吾已如是行之，則必如是竟之也。所以然者何也？義者心之制，而心通衆理以爲制，非一念之爲定制也。義者事之宜，而事協時會以爲宜，非一端之爲咸宜也。大人者，審義精而充義廣，體義全而由義熟。則義在而可信可果，以義而信果，非以信果爲義也。義在可不必信可不必果，唯以信果夫義，即以義爲信果也。故言出而天下之理皆得，此一時，彼一時，異不妨同也。行成而進退之幾審，可以爲，可以止，發必中節也。其存中發外之大用，一依於

大中至正之全體，斯以爲大人而已矣。

孟子曰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」

大人之心，通達萬變。赤子之心，則純一無僞而已。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，正以其不爲物誘，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。是以擴而充之，則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而極其大也。

訓義孟子指大人之心量以示人曰，體之至大者心也，量之至大者亦心也。一心之用，可以涵萬理而曲成乎萬物。然唯心爲有此體量，而後起之覺觸不與焉，❶故必純乎其心之德，而後體以不虧，而量以周。自耳目分心之靈，而各成其體以效其用，則視聽持權，而聲色相蔽，聰明盡於一曲，而志趣小矣。唯赤子也，獨有此心，而耳目之用未極，則聲色不能以相敝，而私僞不興。大人者，守其心之體以充乎心之量。蓋此赤子之心無所交引，而不至隨耳目以遷流而失焉者也。此天之所以與人最初之全體大用，而不分注於小體者也。得天之純以盡人之能，大人之功用豈有窮乎？

孟子曰：「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，惟送死可以當大事。」

事生固當愛敬，然亦人道之常耳。至於送死，則人道之大變，孝子之事親，舍是無以用其力矣。故尤以爲大事，而必誠必信，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。

訓義孟子曰，事親，人子之大事也。內而情無可不盡，外而力無可不竭，終生之所爲止此，而更無有加焉者，故曰事之大者也。其生也養之，其死也送之，皆不容不

❶「覺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盡之事矣。然當其生而養也，則隨時自盡，可以從容而致之，猶不足以當大事也。逮其死而送之矣，終吾生而致乎親者，止此一事耳，他日而悔之，更無及矣。哀戚發於不自知，而必誠必信，又不可不曲盡其心力，以極致其情而中於禮，則人有生之事，莫此爲大矣。嗚嘑！此爲人子者所可自喻自知，而不可以勞勉焉者，抑將何以勿愧悔也哉？

孟子曰：「君子湥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則居之安。居之安，則資之湥。資之湥，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」湥，當作宎。造，七到切。居，當作凥。原，本作厵，今省。

造，詣也。深造之者，進而不已之意。道，則其進爲之方也。資，猶藉也。左右，身之兩旁，言至近而非一處也。逢，猶值也。原，本也，水之來處也。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，欲其有所持循，以俟夫默識心通，自然而得之於己也。自得於己，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。處之安固，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。所藉者深，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，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。　程子曰：「學不言而自得者，乃自得也。有安排布置者，皆非自得也。然必潛心積慮，優游厭飫於其閒，然後可以有得。若急迫求之，則是私己而已，終不足以得之也。」

訓義孟子曰，學者之患，莫大乎偶有所聞見而感乎心，因據之以爲必然之理。偶有所覺於心而自以爲悟，因恃之以爲必至之極。故其守之也，無以自信，而出之也，爲物理之所窮。夫君子之學則不然。君子之學，未嘗不有資於聞見也，未嘗不求之

於心也。乃其於天下之理，一無敢忽，一無敢忘，研其幾，窮其理，盡其變，蓋深造而不敢以己私已能遂謂道之止於此也。乃其深造也，則因象以見道，因小以通大，因顯以晉微，循循乎必以其道也。若此者何也？以天地萬物之理，皆吾心之所可至，而聞見之量未周，則所以然之故不可得而喻。唯造之深，而以道造之，則自表達裏，漸漬以會其真，則理不可易，皆吾心確見其必然，而不爲迹之所泥、虛之所蕩。蓋其爲學之初心欲其自得，故其用功如此之密也。夫自得矣，而理之在君子之心者端委咸在，即有可疑可惑之事，不能動也，居之安，自得而居之安矣。而理之在君子之心者，因本生末，即有殊塗百慮之繁，致皆一也，資之深矣。至於資之深，而以膺天下之至賾者，事無定也，理無恒也，皆此同歸一貫之所分膺而咸宜者也，取之左右，而無不與吾心之大全之理相符合，逢其原矣。至於此而可經可權，可大可久，君子之道，乃以盡萬事、周萬物而無遺。甚哉，自得之功，其妙有如此者！故君子雖有觀感之心，不敢恃也。雖有乍然之覺，不敢居也。必欲盡天地萬物之理，而皆爲吾所自信自喻之真，故自下學以至上達，志之弘遠，而修之從容，豈彼異端曲學之所可託哉？

孟子曰：「博學而詳說之，將以反說約也。」

說，失熱切。

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，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，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。蓋承上章之意，而言學非欲其徒博，而亦不可以徑約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君子之學，以身爲要，以心爲

主。由一心以推及於天下，無二致也，蓋甚約也。而名物不遺，事理必徹，無可遺也，❶則又博而且詳也。乃見爲約，則有孤守其心而託之於虛者。見爲博且詳，則有徒任其聞見而忘其本者。皆未知博約合一之理相因之益也。夫於學也博而備之也周，說其學也詳而析之也密，將以何爲也哉？蓋天下之理，一本而萬殊。知萬殊之皆原於一本者，非極盡萬殊之情理，則無以會其通。故綜究於天地萬物之生成變化者，將以說吾心之仁有此全體也。廣辯夫千聖百王之同異因革者，將以說吾心之義具此大用也。乃以反之身而身誠，反之心而心盡。不然，不知約而以博者，固徒爲聞見之無實。知有約而不能博且詳以說之者，抑失其固有之誠然，而終畔於道。於爲己之學胥無當焉，久矣。

孟子曰：「以善服人者，未有能服人者也。以善養人，然後能服天下。天下不心服而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服人者，欲以取勝於人。養人者，欲其同歸於善。蓋心之公私小異，而人之嚮背頓殊。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。

訓義孟子曰，王者，天下之所服也。故雖莫大諸侯之彊，而奉冠帶，祀春秋，帖然而臣之；四海萬民之衆，而安井疆、效職貢以奉之。雖然，圖王者莫不有服天下之心，而能服不能服異焉，則亦視乎其能而已。夫以威力服人而人不服，勿論已。若人有罪，而已執詞以討之，人有過，而已奉義以責之，自省可以無尤，因以屈人而從已，庶幾可以服人乎？而賢者之聲色人

❶「可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或」。

所忌也，不肖之惡名人所不受也，則亢不相下，未有能服人者也。則唯以善養人乎！仁義在躬而不矜德色，恩澤及民而不恃多助。於人之有不善者，隱其惡，匡其不逮，誘掖之以使同歸於善。其能改也，則嘉與而忘其前非。其終不悛也，猶薄罰而不正其大惡。則其君雖暴，不能不生愧悔之心，其俗雖頑，不能不起觀感之志。夫然後能服天下矣。其服之也以心，而不以理之屈、勢之伏也。天下心服，而王業成矣。藉其不然，以德始之，以威終之，雖乍伏從而心固不服，而求以王天下，未之有矣。有苗格於兩階之干羽，而葛民歸於亳衆之餉耕，古今不易之理，人情逆順之司，豈有爽哉？

孟子曰：「言無實不祥。不祥之實，蔽賢者當之。」

或曰：「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，惟蔽賢爲不祥之實。」或曰：「言而無實者不祥，故蔽賢爲不祥之實。」二說不同，未知孰是，疑或有闕文焉。

訓義 孟子曰，言者，事之所由興也。是非之所自出，即吉凶之所自生。一言不善而身受其咎，國受其災，非細故也。發言者可不畏，而聽言者可不慎哉！夫是有是之實，非有非之實，如其實而言之，雖見之偶偏，言之已甚，而猶非不祥也。唯無據而倡爲可信之說，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則一言而貽無窮之害者，必召不可解之災，不祥矣。乃使在一事之失當，一物之失所，猶未足爲不祥之實也。若夫天之所佑而違天以誣之，人之所順而拂人以惡之，天鑒不可欺，民心不可矯，則天災人害之必集，而爲不祥之實，其唯蔽賢者當之

乎？知其賢而蔽之，自欺即以欺天。蔽其賢而賢不得用，逆一人即以逆一國之人。其爲不祥，更何所辭乎？故不肖者勿曰「此懷禄固寵之常情，有利而無害」，而爲之君者亦勿曰「此黨邪醜正之不易辨，而姑兩全以靖國也」，則庶幾可免於不祥哉！

徐子曰：「仲尼亟稱於水，曰：『水哉！水哉！』何取於水也？」稱，宜作偁。

亟，數也。水哉水哉，歎美之辭。

孟子曰：「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爾。混，胡本切。舍，始夜切。放，甫妄切。

原泉，有原之水也。混混，涌出之貌。不舍晝夜，言常出不竭也。盈，滿也。科，坎也。言其進以漸也。放，至也。言水有原本，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，如人有實行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。

「苟爲無本，七八月之閒雨集，溝澮皆盈。其涸也，可立而待也。故聲聞過情，君子恥之。」澮，古外切。涸，下各切。

集，聚也。澮，田閒水道也。涸，乾也。如人無實行，而暴得虛譽，不能長久也。聲聞，名譽也。情，實也。恥者，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。林氏曰：「徐子之爲人，必有躐等干譽之病，故孟子以是荅之。」鄒氏曰：「孔子之稱水，其旨微矣。孟子獨取此者，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。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，達者有本之謂也，聞則無本之謂也。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？」

訓義 聖人之言，義味無窮。教者引伸之，可以隨所施而養人之德性。學者切驗之，可以反諸己而自警其修能。則孟子荅徐子之説，其著明者也。孔子嘗稱水矣，其

取義無所不可通，而非定執其一象以明一理。徐子得之傳聞，而以問於孟子曰，天地之化，亦無窮矣。萬有之列於兩間，皆可有得矣。而仲尼獨屢稱夫水，一則曰「水哉」，再則曰「水哉」，若歎其盛美而不可忘者，是必有所取焉，而何取也？將盡生人之大用、學者之極功，而於水皆備焉，豈以其沛然盛大而不可禦乎？抑以潤被羣生而皆見德乎？孟子曰，夫仲尼所取於水者，原泉也。原泉者，涵之地中而出於地上，畜之也深，而樂見其有餘，於是而混混然居盈積厚之勢，地不足以困之矣。唯其有餘，而夜以繼晝，晝以繼夜，無一時之或止也。至於所流之坎，高下殊形，而相依不迫，盈此科而後復進乎彼。乃不舍者終不舍矣，盈科而進者，無不盈、無不進矣。則自溪澗以達於江湖，而終放於四海焉，百曲不能爲之阻，千里不能爲之限也。夫仲尼於此則以感夫人之修業而進德者矣。夫德有其本焉，業有其本焉。存之心而服之躬者，德之本也。習所知而爵所能者，業之本也。有本者，其靜涵於深厚，如原泉之混混也，相續而不息，如晝夜之不舍也，循序而各足，如盈科之進也。夫乃出之身，加諸人，發乎邇，見乎遠，御於邦家，行於天下，而德業乃著其充暉，如其放乎四海矣。以是因水而見君子言行之敷施，即以是而知君子退修之實學。❶仲尼之所取者，唯此焉耳。則於水而知所勸，抑將於水而知所戒矣。夫水則亦有無本者矣。苟其爲無本之水乎，猶是水也，且

❶「以」下，原衍「因」字，「是」下，原衍「水」字，今皆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其流之盛更有加焉者也，不見乎七八月之閒乎？旱暵極而未嘗有水也，於時而雨集焉，殆天幸之可徼者乎？俄頃之傾注，不須夫晝夜也。在溝而溝盈，在澮而澮盈，同時各溢，不待盈科之進也。然而其涸也，則可立而待也，勿論四海之遠，即近焉而有所不能達矣。是水也，豈仲尼之所稱哉？故君子之有聲聞也，如水之流行也。其有可致聲聞之情實，猶水之有原泉也。實則不逮，而名過之，行一善而自矜，人亦矜焉，得一長而自侈，人亦侈焉，德不足以相繼，業不足以底成，而其聲聞亦不永矣。君子早知其浮夸無據之醜，即在譽言日進之時而已深恥之，不待其銷沮之日也。有如此無本之水然者，而仲尼又何稱焉？故學者於聖人之微言，知其所擇，知其所尚，因其所獎，知其所抑，而以自警其不足，則知仲尼之稱水，❶爲原泉言，可也。非但爲原泉言，亦可也。徐子，其名有餘而實不足、學無序而爲難能者乎？則於此可以自反矣。

孟子曰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

幾希，少也。庶，衆也。人物之生，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，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。其不同者，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，而能有以全其性，爲少異耳。雖曰少異，然人物之所以分，實在於此。衆人不知此而去之，則名雖爲人，而實無以異於禽獸。君子知此而存之，是以戰兢惕厲，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。

「舜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，由仁義行，非行仁

❶「知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如」。

義也。」察，宜作詧。

物，事物也。明，則有以識其理也。人倫，説見前篇。詧，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。物理固非度外，而人倫尤切於身，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。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。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，則仁義已根於心，而所行皆從此出。非以仁義爲美，而後勉彊行之，所謂安而行之也。此則聖人之事，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。尹氏曰：「存之者，君子也。存者，聖人也。君子所存，存天理也。由仁義行，存者能之。」

訓義 孟子將自言其紹述先聖之意，而列序古先聖人治教之統宗，原本於人道之必然者，以見其爲君子所必盡而不容已。曰，今子幸得與於君子之列，則君子之道安可不務白乎？君子在上則治定，君子在下則教行。其操持也極致其密，其建立也極規其大。雖然，豈有他哉？日盡人之所以爲人而已矣。❶天之化生萬物，人與禽獸並生焉。皆二義五行之所妙合而成形者也。乃在禽獸則以資生人之用，而在人則可以參天地而成位乎中，逮其頑靈之既判，則相去縣絶矣。乃其所以異者，豈甚相遠哉？幾乎希矣。禽獸之或趨而或避者欲也，人亦非能無欲也。禽獸之時喜而時怒者情也，人亦非能無情也。人之遇事物而辨者知也，禽獸亦未嘗無知也。人之具才力以爲者能也，禽獸亦未嘗無能也。未有異也。其所以異者，於情動欲開之際，而心有安不安之殊。可知可能之時，有善不善之别。故一念之發，以至於念念之相承，其情欲之生，推之廣遠而得之從

❶「日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亦」。

容，非是則抑之焉，則人也。不然，則汲汲以求勝，而禽獸矣。其知能之致，酌之必宜而持之不失，未至則勉之焉，則人也。不然，則貿貿以冥行，而禽獸矣。若是乎終其身之與禽獸相鄰，亦危矣哉！故得天之秀而最靈者爲君子，則時凜其近於禽獸之戒，而於其所以異者存之於心，而人道以立。若其貌人之形而爲庶民者，則任其情欲而無節，聽其知能之明昧得失而不恒，其所以異者蕩然無閑而去之矣。夫庶民繁生，而君子不數見，則使庶民雖去而終不迷入於禽獸者，君子之存之，爲治爲教，有以立生人之大防，而使之猶存也。故予今日者，俛念此身之大，而吾性之微、吾情之危，以上推於古之君子而各見其心焉。陶唐以上邈矣，承危微精一之訓，以開萬世之道統者，則請自舜始。舜之存之也何如哉？舜知夫物與物並生，而此物不能明彼物，且並不能自明也，而人則彙萬物而達其情理，故於庶物之宜，以上哲之聰而必勤問詧。凡庶物之長育裁成，皆悉其攸當，以成萬事。物與物爲倫，而乍然而合其倫，且乍然而判其倫也。而人則相與爲倫而有其愛敬，故於人倫之敍，以忠孝之至而尤竭其心思，凡人倫之貞常達變，皆審其所安，以定大經。則其知也，果盡乎人之知也。由是而行焉，本其心之無欲以溥其慈愛者，仁也，異於禽獸呴呴之愛也。本其心之忘利以制其中正者，義也，異於禽獸一往之氣也。而大仁訖乎四海，至義著於萬幾，性焉安焉，自順乎仁義以行，而非遇物而始發其惻隱以勉致於仁，見利而始思其可否以勉趨乎義。此則舜以聖人而任君子之道，故易上古之朴直

而開萬世文明之治，則一時之庶民亦賴之以風動於下，而成可封之俗。非斯道之大統所自肇，而爲後之君子所必承也哉？

孟子曰：「禹惡旨酒而好善言。惡，讀去聲。好，當作玫。

《戰國策》曰：「儀狄作酒，禹飲而甘之，曰：『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。』遂疏儀狄而絶旨酒。」《書》曰：「禹拜昌言。」

「湯執中，立賢無方。

執，謂守而不失。中者，無過不及之名。方，猶類也。立賢無方，惟賢則立之於位，不問其類也。

「文王視民如傷，望道而未之見。而，讀爲如，古字通用。

民已安矣，而視之猶若有傷。道已至矣，而望之猶若未見。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。不自滿足，終日乾乾之心也。

「武王不泄邇，不忘遠。

泄，狎也。邇者，人所易狎而不泄。遠者，人所易忘而不忘。德之盛，仁之至也。

「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，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」幸，本作㚔。幸不成字。

三王，禹也，湯也，文、武也。四事，上四條之事也。時異勢殊，故其事或有所不合。思而得之，則其理初不異矣。坐以待旦，急於行也。此承上章言舜，因歷敘羣聖以繼之，而各舉其一事，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。蓋天理之所以常存，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。程子曰：「孟子所偁，各因其一事而言，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，湯卻泄邇忘遠也。人謂各舉其盛，亦非也，聖人亦無不盛。」

訓義 孟子承舜而言三代存人道之君子曰，

嗣舜而爲君子者，禹也。禹之存之也何如哉？禹以爲人之異於物者，好惡而已矣。侈於欲，則好以淫。怙其私，則惡以隘。故旨酒所可欲也，而揆之於理，則迷性而廢事，不可好也。見不可好而必惡焉，心之正而情定矣。善言非順於己者，而審之以公，則導善而止惡，不可惡也。知不可惡而必好焉，心之虚而道宏矣。乃以立一代至正大公之道法，而有夏之庶民亦成乎崇儉樸、爵善行之風，則維禹之存之也。嗣禹而爲君子者，湯也。湯之存之也何如哉？湯以爲立人之道，在乎行政。成人之能，在乎用人。政有偏倚而失中，則人極不立。官人以世而有方，則人材不興。故其建制治之法，酌乎兩端之極致，而定一不易之軌則，未嘗任意以或偏也。其定求賢之制，因其德器之所宜，而不拘族姓之貴賤，必有能之必達也。乃以定一代事理物情之規範，而有商之庶民守其矩矱，興於賢能，則維湯之存之也。嗣湯而爲君子者，文王也。文王之存之也何如哉？文王以爲人之所以爲人，此心之與天下同休戚而不忘者也。此心之求合乎斯道，日進而不已者也。故西土之民，在其裒保。有二之衆，依爲父母。本無傷也，而視之如傷，則所以矜恤而生全之，無不至已。聲色之表，有其獨契。聞諫之外，有其自得。已見道矣，而望之如不見，則所以深造而體備之，無不極已。乃以盡君子修己治人之德，而使汙染之庶民遠於戕賊而革其驕悍，則維文王之存之也。大業未成，而武王繼之。武王之存之，又豈異於文王之心哉？武王以爲習焉而不相狎，人情之貞也。睽焉而猶在念，人性之恒也。相

狎而失其貞，不相念而無有恒，則人之所以爲人亡矣。故人有近也，不弛其敬。❶事有近也，不廢其慎。人有遠也，褎集不遺。事有遠也，圖惟必至。乃以集文考將成之緒，而启一代之治焉。則周之庶民，益攝持於君子之心而咸就理矣，維武王之存之也。功成矣，治定矣，而邦家未靖，禮樂未興，則周公相成王，而知君子之道在己也。周公當帝降而王之世，不敢侈大舜之生安，乃集三代盛治之成，則必會四聖之道法。三王者，所當兼也。而三王之有四事也，好惡不可不貞也，用人行政不可不審也，爵仁體道不可不力也，慎微圖遠不可不謹也。凡此四者，推而施行之，以自治焉，以治人焉，政教於此行，禮樂於此興，施之而盡其君子之實者，且施之而以錫庶民之極。乃其中則或有不合者矣。心何以備道，而得於此恐失於彼。道何以制事，而盡於己恐未宜於人。而周公未敢以意爲裁制也，恐其道有偏失，心有偏至，而天之所以与人之全體大用不備也。乃聖同此人，人同此心，則盡吾心以思，必有其通者矣。於是仰取三王之道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，其心之慎有如此。乃幸而得之矣，此人心之固有，而三王之同歸者也，則坐以待旦而舉行焉，其行之敏又如此。於是而人道乃大明大行於天下，而垂之無窮，以定君子之極而作庶民之則，乃使化行俗美，而人異於禽獸矣。蓋在舜以性之之聖，開中天而刱人道，故盡其性而盡庶民之性。自禹以下，則必兢兢於人禽之異，憂勤惕厲，以自立於人紀之上，而爲愚

❶ 「不」上，原衍「而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賤爭異類之防。後之君子，又將何以承之哉？

孟子曰：「王者之迹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

王者之迹熄，謂平王東遷，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。《詩》亡，謂《黍離》降爲《國風》而《雅》亡也。《春秋》，魯史記之名，孔子因而筆削之，始於魯隱公之元秊，實平王之四十九秊也。

「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，魯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

乘，食證切。檮，音逃。杌，音兀。

《乘》，義未詳，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。或曰：「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。」《檮杌》，惡獸名，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，取記惡垂戒之義也。《春秋》者，記事者必表秊以首事。秊有四時，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。古者列國皆有史官，掌記時事。其三者皆其所記册書之名也。

「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『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』」

春秋之時，五霸迭興，而桓、文爲盛。史，史官也。竊取者，謙辭也。《公羊傳》作「其辭則丘有罪焉爾」，意亦如此。蓋言斷之在己，所謂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游、夏不能贊一辭」者也。尹氏曰：「言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，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，爲百王之大法。」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，因以孔子之事繼之。而孔子之事莫大於《春秋》，故特言之。

訓義 孟子承孔子者也，故以孔子承周公而言曰，嗣周公而爲君子者，非孔子其孰歸哉？故孔子之於列聖，❶有不同者矣。自

❶「故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顧」。

舜至於武王皆有天下。周公，相也，而王業成焉，則亦有天下之事也。君子而有天下，其制爲治教政刑、備乎人道之盛者不足論，而論其心。明乎道之盛者，唯在此一念之幾希存而不去也。君子而不有天下，則其心德之存主自不待論，而論其見諸行事者。爲天下萬世立人禽之大辨，則孔子之作《春秋》是已。夫《春秋》何爲而作也？古之王者，存其理於在躬，而憂天下之庶民任其性情之流，而與禽獸無别也。於是以時巡守於方嶽，而令大史陳詩以觀民志，審正變而納之於正，❶督貞淫而防之於淫。故蕩僻暴亂之不作，而人乃自遠於禽獸。自周東遷，下同列國，時巡典廢，車轍馬迹熄於周道，而陳詩之制不行，民間之所爲哀音亂節不足取也，《詩》亡矣。《詩》亡，則人心無所觀感、無所勸懲，而天下之大害有二：君臣之大分滅，則篡弑興，是人而禽獸也。夷夏之大防毁，則戎狄進，是禽獸而人也。❷於是而《春秋》作焉，以匹夫而居二百四十二季南面之制，以定百王不易之法，嚴亂賊夷狄之辨，❸以爲天下萬世存幾希之異焉。乃《春秋》之大義，亦未易知矣，夫徒取其書而觀之，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記時事。晋有《乘》焉，以記載立名，而所載者非必正也。楚有《檮杌》，以懲惡爲旨，而所懲非必惡也。魯於孔子未修之前固有《春秋》，以紀季月、法天生殺爲名，而非必能憲天以立法也。等之乎列國之書也，一也。等之乎

❶「於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「夷夏」至「人也」凡十六字，原空缺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❸「嚴亂賊夷狄之辨」，原空缺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列國之書，則其所紀之事，一同齊桓、晉文更霸中國之事，非有帝王大經大法之可立人道者也，其所撰之文同史官之詞，所見所聞之實，非有帝王之典、謨、訓、誥可明人道者也。而自孔子修之，則有其義矣。孔子曰，吾之於《春秋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。有大義焉，正人道之昭垂而定之於一者也。有精義焉，嚴人道之存亡而辨之於微者也。則丘也審之於心，揆之於理，竊取古之帝王所以肇修人紀者，而深切著明以示天下焉。由孔子之言觀之，則《春秋》之義，其易知哉？顯之於霸功史筆之閒，藏之有千聖百王之精意，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此也，君子之所以存者在此，庶民去而爲存之者在此也。義不易知，而飄與承其志事哉？予不能辭其責矣。

孟子曰：「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。小人之澤，五世而斬。

澤，猶言流風餘韻也。父子相繼爲一世，三十季亦爲一世。斬，絶也。大約君子小人之澤，五世而絶也。楊氏曰：「四世而緦，服之窮也。五世祖免，殺同姓也。六世親屬竭矣。服窮則遺澤寖微，故五世而斬。」

「予未得爲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」私，當作厶。

私，猶竊也。淑，善也。李氏以爲方言，是也。人，謂子思之徒也。自孔子卒，至孟子遊梁時，方百四十餘季，而孟子已老。然則孟子之生，去孔子未百季也。故孟子言，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，然聖人之澤尚存，猶有能傳其學者。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，而私竊以善其身，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詞也。此又承上三章，歷敘

舜、禹至於周、孔，而以是終之。其辭雖謙，然其所以自任之重，亦有不得而辭者矣。

訓義孟子敍列聖之存人道，至於孔子，而以身任其承也，曰，君子之存人道，至於孔子而其防益大，其念益深，其義益隱，可以立無窮之道法，而抑不能不待於修明之者，予其何多讓焉？古之君子，或君臣父子而同堂，或歷世數百秊而相紹。其幸而同堂者，無待於傳述之有人也。其不幸而異世者，則其中必有承其澤而爲之發明以俟後世焉。夫人至於五世，則見聞屢變而心迹俱亡，故君子之治法至五世，常典在而精意不傳，其澤斬矣。小人之教思至五世，遺書存而微言且隱，其澤斬矣。夫自孔子以至於今，由孔氏而言之，伯魚而下至於子高，凡五世矣。由歷歲而言之，敬王而來百五十秊，凡五世矣。是遺澤將斬之日也。使予生也早，而得爲孔子之徒，則傳孔子之心以俟後聖也易。乃予不得爲孔子徒矣，而大義將隱、微言將絶之際，予猶幸而授於孔子之徒，私竊孔子之道以自淑，則及此未斬之餘，體孔子之心，明孔子之道，予其能不以自任乎？嗚嘑！孔子之心何心也？孔子之道何道也？辨之於毫氂者，義利、公私而已矣。嚴之以防維者，君臣、夷夏而已矣。見之於事而凝之以心者，所性之仁義而已矣。則在孔子而志在《春秋》者，在今日而道於何建以別人於禽獸，絀功利以崇王道，闢楊、墨以正人心？夫豈敢曰列聖之統在己哉？庶使人禽之不相雜，以無媿天地之生而已乎？

孟子曰：「可以取，可以無取，取傷廉。可以

與，可以無與，與傷惠。可以死，可以無死，死傷勇。」與，當作与。

先言可以者，略見而自許之辭也。後言可以無者，深詧而自疑之辭也。過取固害於廉，然過与亦反害其惠，過死亦反害其勇，蓋猶過不及之意也。林氏曰：「公西華受五秉之粟，是傷廉也。冉子與之，是傷惠也。子路之死於衛，是傷勇也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義利生死之間，人之大節也。爲大節之所自立，則有一定不可易之理。而可定者吾制義之則，不可定者事會之變，則有疑於兩可而待決於心者焉。愚不肖者失之不及，賢智者失之大過，於以處兩可之幾，難矣。今夫人之有所取於物也，有必在可取者，有必在不可取者，而不盡然也。揆之理，揆之情，揆之勢，見爲取則可以取也，取之似無損於物也。徐而思之，又可以無取也，其中有不可取者存也。於是而取之，亦可原所可之義以爲名矣。然既有可以無取者在，則雖於人無怨，於己無慙，而此心之剛正不屈於外物者以貶，廉於名，未廉於實，其廉傷矣，則何如其無取也。此勉其不及而以爲定理者也。若有所与於人也，有必在可与者，有必在不可与者，而不盡然也。揆之於己或有餘，揆之於物或不足，揆之於道或無損，見爲与則可以与也，与之似可以見德也。徐而思之，又可以勿与也，其中有不必与者存也。於是而与之，亦可託所可之義以爲宜矣，然既有可以勿与者在，則雖示無所吝，求有所濟，而此心之慈惠出於不容已者無實，惠及物，而惠不根心，其惠傷矣，則何如其勿与也。至於事遭其變，而不惜致命以殉之，有在必可死者，抑有在必不

可死者，而又不盡然也。揆於分義，揆於期許，揆於志量之所期，見爲死則可以死也，死焉而著吾節也。徐而思之，又可以勿死也，其中有不可死者存也。於是而死焉，亦可執所可之義以自決矣。然既有可以勿死者存，則雖其志難回，其氣不沮，而此心之靖獻不避夫艱難者，以死謝之而有餘咎，勇於氣，非勇於道，其勇傷矣，則何如其勿死也。此裁其大過，而以爲定理者也。蓋理有一定者，不可以兩端爲疑，則全名即以全節。理有不可以一定者，抑不可以一端取決，則制其義乃以善其仁，重吾生即以重吾道。斯精義而建大中至正之矩乎！

逢蒙學射於羿，盡羿之道，思天下惟羿爲愈己，於是殺羿。孟子曰：「是亦羿有罪焉。」公明儀曰：「宜若無罪焉。」曰：「薄乎云爾，惡得無罪？逢，薄江切。惡，讀平聲。

羿，有窮后羿也。逢蒙，羿之家衆也。羿善射，篡夏自立，後爲家衆所殺。愈，猶勝也。薄，言其罪差薄耳。

「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，衛使庾公之斯追之。子濯孺子曰：『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，吾死矣夫！』問其僕曰：『追我者誰也？』其僕曰：『庾公之斯也。』曰：『吾生矣。』其僕曰：『庾公之斯，衛之善射者也，夫子曰吾生，何謂也？』曰：『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學射於我。夫尹公之他，端人也，其取友必端矣。』庾公之斯至，曰：『夫子何爲不執弓？』曰：『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。』曰：『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。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。雖然，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，我不敢廢。』抽矢扣輪，去其金，發乘矢而後反。」他，徒河切。「矣夫」、

「夫尹公」之「夫」，讀如扶。扣，宜作敂。乘，讀去聲。

之，語助也。僕，御也。尹公他，亦衛人也。端，正也。孺子以尹公正人，知其取友必正，故度庾公必不害己。小人，庾公自稱也。金，鏃也。扣輪出鏃，令不害人，乃以射也。乘矢，四矢也。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，得尹公他而教之，則必無逢蒙之禍。然夷羿篡弒之賊，蒙乃逆儔。庾斯雖全私恩，亦廢公義。其事皆無足論者。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。

訓義 師弟子者以道相交，而爲人倫之一，故言必正言，行必正行，教必正教，相扶以正，義定而情自合。戰國之世，有好爲人師者出焉，以智巧立言，❶動學者之信從，而引人於機變競爭之中，於是見聞皆邪，後來者益出於智巧，而務勝其師，甚則怨行而害及之。❷孟子以爲此人倫之大變也，乃推本亂原，因往事以立斷，故讀遺文至羿、逢蒙之事而有感焉。昔者羿與逢蒙，皆不道之人也，而獨以射著。逢蒙學於羿，學其技耳，而與羿久俱，則不期而與羿同其敗德矣。學之久，而盡習善射之道，羿亦或冀逢蒙之德我也。乃逢蒙思天下唯羿爲愈己，妒心起而惡不可止，於是殺羿。斯事傳於古今，以爲背德戕倫，蒙之罪不容誅矣。孟子曰，逢蒙之罪誠不可赦矣。雖然，孰使逢蒙而至此者，則開蒙之釁者羿也，成蒙之惡者羿也。人來學而使陷於大惡，是豈非羿之罪乎？昔之人嘗斷之矣。公明儀曰，羿之見殺也，以道盡而死，非吝於教以取禍，宜若無致殺之

❶「智巧」，原誤作「巧智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❷「行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興」，當是。

罪焉。夫無罪則無罪耳，而曰宜若，是就寬羿者言之耳，儀固未嘗以羿爲免也。其意若曰，以蒙視羿，手刃其師而不忌，爲不赦之辜，則薄乎云爾，而羿亦惡得無罪哉？羿而見殺，則誅心之筆在後人。倘蒙殺羿不終，蒙有今將之討，而羿亦宜四裔之投也。夫吾所以謂羿有罪而與古人同其公論者何也？則有子濯孺子、庾斯之事可證焉。子濯孺子亦善射者也，然未聞以射名如羿，則其爲人有出於善射之外者乎？鄭人使之侵衛，衛使庾公之斯追之。此潛師以掠境，彼乘惰以掩歸，不必有相害之心，而成乎不相下之勢，且皆有使之者，非二子之私爲敵也。乃斯且至而孺子病矣，謂其御者曰，兩將相敵，勇者生焉。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，無先發之制而坐制於人，吾死矣夫！已而問曰，追我者誰邪？亦冀其人之懦而可以逸焉耳。其僕鄭重而言曰，庾公之斯也。言及斯，而僕心愈惴矣。孺子忽有所見焉，而曰，吾生矣。信斯乎？抑自信乎？自信以信斯，言之決而無疑，然後知孺子之素，非僅以射名者也。其僕固未知，而疑曰，庾公之斯豈易敵者哉？蓋衛之善射者也。以善射之敵，加疾作之夫子，而曰吾生，夫子果有以信斯乎？抑將有以自信乎？何謂也？孺子曰，吾有以自信，實有以信斯也。斯之善射不有所本乎，學之於尹公之他也。尹公之他則學射於我。是師友之授受，情所感，即義所不容昧也。然今天下之背其師者多矣，而吾有以信斯之不然，則尹公之他非但善射者也，其志正，其行直，無邪曲機詐之心，吾以是交他，而他亦必以此交斯。端人之與端人，

志乃同，氣乃孚，而所旦夕與遊於志正直體之中者，必皆有忠厚長者之道以相奬，斯之見取於他，必端矣。曾端人而忍戕其所自成名者乎？故曰吾生也。未幾而庾公之斯至矣。其追也，不容不至，而其至也，且以觀孺子之相待何若也。而孺子不執弓，斯乃問曰，夫子何爲不執弓？則不乘人之無備而務一逞矣。孺子曰，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。信其無相害之心，而不難以誠告也。而斯之言，一孺子之言也。曰，小人之幸以射事君也，蓋學之於尹公之他。尹公之風軌，❶斯固何日忘之！而尹公學射於夫子，則夫子之生平，斯抑景仰之久矣。況斯射之可以命中，夫子之道也，而忍以害夫子乎？雖然，斯有所不容已者存焉。今日之事，君命所臨，勝敗之幾，君事也。我不忍害夫子，而忍廢君事乎？藉手於夫子之疾作，以不致隕越，則亦修其職事以報於君，而夫子可自此遠矣。蓋抽矢敂輪以去其金，可無傷也，發乘矢而後反，亦足以示國威而告我后矣。以此觀之，從容於酬對之際，而兩全於君師之閒，斯果端人也。孺子之信之而不爽者，端人授受，心志相得，自無不可坦然信之，而豈其乘危以相害乎？則斯可無過，而孺子亦可無尤。無他，唯孺子之以道義居心，而不僅以技巧相尚，故自全而成人之美。觀於此，則逢蒙之忍於相戕，皆羿導之也，而惡得無罪乎？故欲正天下之人心，須慎天下之師受。立教有本，躬行爲起化之原。謹教有術，正道爲漸摩之益。一技術之閒而善惡得失如此

❶「軌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範」。

其不同，況藉口於君子之道以逐易天下者乎？故楊、墨之無父無君，富彊之相傾相危，而授徒著書以壞風俗，皆先王之必誅而不赦者也。嗚嘑！孟子之世，以機智相爲師友，而其害猶如此。況後世之餬口爲師而大壞風俗者乎？宜朋友之一倫絕之久矣。

孟子曰：「西子蒙不潔，則人皆掩鼻而過之。

西子，美婦人。蒙，猶冒也。不潔，汙薉之物也。掩鼻，惡其臭也。殠作臭者，省譌。

「雖有惡人，齊戒沐浴，則可以祀上帝。」齊，側皆切。

惡人，醜貌者也。尹氏曰：「此章戒人之喪善，而勉人以自新也。」

訓義孟子曰，人之性一也，而才則不齊。才因乎氣稟之偏正，而性之函於心者。心得之以靈，則盡其心之用，而才之或偏或正皆可以至於善。如棄其可盡之心而恃其才之長，則剛流於戾，柔流於靡，舍易剛柔之正，且以見厭惡於人矣。夫才猶貌也。貌不同，而人之貌必異於物之貌則同。才不同，而人之才異於物之才則同。其不同者，不可勉也。其同者，可勉也，而不可自棄也。今夫西子，貌之美者矣，可自矜也，亦人之所必好也。而使其蒙不潔焉，則猶是西子，而人惡之矣，皆掩鼻而過之矣。不潔者，西子之所本無。而蒙之者，西子之所自致。然則人有聰明之才而爲機智以傷天下，有彊固之才而爲忿戾以爭天下，爲天下怨惡之歸亦如此夫！若其能自潔也，使其貌之美，則亦美矣。❶雖有陋惡之人，且自恨其不美也，亦人之所

❶「亦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益」。

不好也，而能齊戒以齊其心，沐浴以潔其身，則郊祀上帝且可使之執事以告虔矣，誰復較其美惡哉？可以祀者，人因其可而可之。齊戒沐浴者，惡人之自盡。然則人雖明有未逮，好學則知以生，即力有未足，力行則仁以守。爲斯道重遠之寄，亦如此夫！蓋才之長不可恃也，其短不必疑也。同此皆善之性，各有可盡之心，亦自勉而已矣，奚論才哉？

孟子曰：「天下之言性也，則故而已矣。故者以利爲本。

性者，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。故者，其已然之迹，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。利，猶順也，語其自然之勢也。言事物之理，雖有無形而難知，然其發見之已然，則必有迹而易見。故天下之言性者，但言其故而理自明，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。然其所謂故者，又必本其自然之勢，如人之善、水之下，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。若人之爲惡、水之在山，則非自然之故矣。

「所惡於智者，爲其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，則無惡於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無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，則智亦大矣。惡、爲，皆去聲。

天下之理，本皆利順，小智之人，務爲穿鑿，所以失之。禹之行水，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，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，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。

「天之高也，星辰之遠也，苟求其故，千歲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」

天雖高，星辰雖遠，然求其已然之迹，則其運有常。雖千歲之久，其日至之度，可坐而得。況於事物之近，若因其故而求之，豈有不得其理者，而何以穿鑿爲哉？必

言日至者，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。　程子曰：「此章專爲智而發。」愚謂事物之理，莫非自然。順而循之，則爲大智。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，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。程子之言，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。

訓義學者不知性，則以道非己之所必由，德非己之所固有，故君子立言必以性爲之本。乃性函於心而不可形求者也，非智足以知之，則欲言而無可言者。於是言性者皆憑其智以晉徵而顯之。而智有大小之不同，大智者以其真知而爲言，小智者以其一端之慧辯而爲言，而言性者皆以非性爲性。君子以此欲人之力行心體以得其真，而惡夫智。孟子以爲此非智之過，乃不知擴其智以極乎天地人物之全體大用，❶而成乎小智耳。故概舉夫言性者之爲得爲失而辯之曰，君子言性，異端亦言性，而言性者盈天下矣。乃性藏形色之中，而形色不足以章其體。性行情才之際，而情才不足以定其用。故凡言性者，未有能實指何者爲性，而明言其質也。故君子以已然之迹著於日用者言性之善，言其故也。異端以偶然之迹有其分別，或言有善有不善，或言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，或言無善無不善，亦皆因人事之或然、人心之有時而然者言之，亦無非故也。則皆故而已矣，而非能就性言性，確徵其必然者矣。夫既皆以故而言性，則君子之言有故也，異端之言亦有故也。堯、舜可爲故，桀、紂亦可爲故。仁義之由中達外者可爲故，食色之發起於中者亦可爲故。而何以

❶「智」下，原衍「大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見君子之得、異端之失乎？ 曰利不利而已矣。不學而能，不慮而知，則順而便也。因物而覺，因感而流，則逆而迷也。天理以得，人心以合，則與物宜之而生理以昌，人道以立也。得之於此，失之於彼，各任其流，則人無以異於禽獸，亂而不可治也。然則言性者有本焉，所以本天治人，而爲治教之主，其必以故之利者乎？ 若夫言性而不言善，非無故也，而皆不利之故也。理不得則心不安，先已不利於此心。事不順則亂不可止，乃以不利於天下。無其本，則故非必然之故，而異端安能與君子争鳴乎？ 夫既不利矣，而彼持一偏之説，足以横行於天下者，皆其智足以飾之，於是而君子重惡夫任智以立言者。乃抑豈智之可惡而君子獨非智足以知性而言乎？ 所惡於彼之智者，惡其鑿也。明明一共知共信之理，舍之不由，而因偶然旁出之蹊徑，遂循之以爲固然。及其窒礙不通，則曲折推排以求必伸，此淳樸者不能，而巧黠者能之，則其罪在智焉矣。雖然，智豈非知性者之所必資，而亦何惡哉？ 今夫水之就下，水之性也。而當禹之時，横流氾濫，則有杳不知其經流之何在，而似可隨指一處爲水之歸者。亦無異於人當習氣横流之時，不知何者爲性之真，而唯人之言之。如使智者於情欲紛亂之餘，獨有以深知性之固然，而導天下以知其所自生，若禹之行水，經分派引，使畢歸於海，而天下晏然，則於不易知之中而真知不妄，而抑何惡乎？ 禹之行水也，唯不鑿也，九山自高，九川自下，原有固然之經流，去其壅塞，行之而已，未嘗有事於陻之遏之、開之刜之也。如智者因其孩提之知

愛而言性之仁，因其稍長之知敬而言性之義，因之以自治，而全性乃以全其生，因之以及物，而盡吾性乃以盡人物之性。則知之所及，上足以體上天生我之大德而無所疑於天，下足以風動乎一世之人心風俗使之咸若而無拂於人，其爲智也，豈不大乎？而又何惡乎？夫苟能以智而行所無事，其用智也亦甚逸矣。智而鑿焉，則勞於推測而徒爲害。行所無事焉，則理無不得而初不勞。而不觀之治曆者乎？今以天命之不易知也，人生而静之無形迹可執也，此凡言性者之難也。乃以治曆者言之，天如此其高也，其度分之闊，無形埒之可畫矣，星辰之遠也，其躔離之次、發斂之道，無區宇之可記矣。乃治曆者定其餘分，定其杪忽，上而千歲已然之日至以何日、何時、何分、何杪而合乎黃道之極南者不差，下而千歲亦可因今此以積求之而不憂其爽。乃天不能違我，星辰不能越我，此亦豈非甚不易知哉？然而有其故也，其故亦甚利也。近而一歲之相因如是也，則遠而千歲亦如是也，積之有多少而數必均也。以上推往古之千歲而既然也，則下推將來之千歲亦必然也，加之以閏餘而數必合也。坐而定焉，豈待窮高而視之、極遠而倏之哉？然則言性者因夫婦之知能，以知聖人之分量，因人心之不忍不敢，以知天命之至健至順，上極於生知安行之本體，下通於雞鳴平旦之良心，又何待索之於二氣五行之變化，窮之於血氣心知之參差，而後知哉？求其故者，求其利則無不利也，求其無所事則固不勞也。故君子智誠足以知性，則一言以決之曰性善。彼鑿智之流，雖執一故以相亢，徒見其勞神

焦思，而止以賊天下，亦惡足道哉？

公行子有子之喪。右師往弔，入門，有進而與右師言者，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。

公行子，齊大夫。右師，王驩也。

孟子不與右師言，右師不説，曰：「諸君子皆與驩言，孟子獨不與驩言，是簡驩也。」

簡，略也。

孟子聞之，曰：「禮，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，不踰階而相揖也。我欲行禮，子敖以我爲簡，不亦異乎？」

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，各有位次。若周禮，凡有爵者之喪禮，則職喪涖其禁令，序其事，故云朝廷也。歷，更涉也。位，他人之位也。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，則右師歷己之位矣。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，則己歷右師之位矣。孟子、右師之位又不同階，孟子不敢失此禮，故不與右師言也。

訓義 待小人之道，下焉者違禮以殉之，則與之俱爲小人，固不足道矣。於是而有亢小人以明高者，務自處於孤高，而或至於違禮，則不足以服小人，而先已自居於軌物之外矣。夫君子無往而非禮，其於小人也亦即此以處之。禮不爲小人而設，而君子自居於大正。禮雖非小人所知，而終不可以自致怨怒於君子。若孟子之於王驩是已。齊大夫公行子有人子衰麻之喪，齊王臨焉，卿大夫皆赴焉。王驩爲右師，大夫也，往而弔之。君之所臨，有司徧爲卿大夫定賓次之序，右師固有定位矣。而可異者，其入門之時，衆賓不安其位，則當驩未就位之時，先至者揖驩而進於其位以與之言，驩既就位之後，後至者舍其位以趨就驩之位而與之言。甚哉！齊人之唯知有右師而不顧也。乃孟子，卿也，亦與弔

焉，獨立其位以將弔事，自入至出，終事而退，孟子亦不自計其未與驩言也。而驩見孟子之儼然而不與言，弔者亦因其言而見孟子之肅然而不與驩言，於是而覺孟子之異矣。乃退而有不説之言曰，歸者之弔，諸君子皆與驩言，則是驩可與言也，可相與言而不遺驩也。孟子獨不與驩言，豈諸君子之可言，而孟子獨否乎？此以驩爲可簡而簡之耳。孟子聞之曰，子敖以我爲不與言，吾固不得與子敖言，亦不自念其未與子敖言也，夫亦有禮在而已矣。今者雖非朝廷之事，然君臨之，卿大夫集之，則序賓以爵，亦猶行朝廷之禮也。同乎爵者各有位，北嚮以東爲上而位定。位定則不可越歷左右而相與言，以示肅也。異乎爵者各有階，堂上堂下之不同而階辨，階辨則不可踰之升降而揖以相就。吾歸者見有歷位者焉，有踰階者焉，不知其何故也，不意其與子敖言也。我生平所不敢踰越者，禮而已矣。備位客卿，與子敖而殊階，抑與子敖而各有位。禮之所在，吾自欲行之，未嘗知有子敖也，未嘗念及子敖也，無簡子敖之心，而特無欲免於簡子敖之慮。乃子敖以我爲簡，與吾行禮之心兩不相涉，吾不知此猜疑之所自生，而不亦異乎？嗚嘑！孟子何嘗不簡子敖，而何嘗以此簡子敖？尊朝廷以正典法，自盡其道，初不知公行子之庭有子敖也，君子之立身，如是而已矣。若知有子敖而簡之，則子敖尚重，而先自輕矣。乃正言之，而子敖亦不能復咎孟子，則小人之終無能如君子何者亦在此。

孟子曰：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。

以仁禮存心，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。

「仁者愛人，有禮者敬人。愛，當作㤅，下同。

此仁禮之施。

「愛人者人恒愛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。恒，胡登切。

此仁禮之驗。

「有人於此，其待我以橫逆，則君子必自反也。我必不仁也，必無禮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？

橫逆，謂彊暴不順理也。物，事也。

「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禮矣，其橫逆由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。我必不忠。由，當作猶，下放此。

忠者，盡己之謂。我必不忠，恐所以愛敬人者，有所不盡其心也。

「自反而忠矣，其橫逆由是也，君子曰：『此亦妄人也已矣。如此，則與禽獸奚擇哉？於禽獸又何難焉？』難，今作去聲讀。

奚擇，何異也。又何難焉，言不足與之較也。

「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憂則有之：舜人也，我亦人也。舜爲法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我由未免爲鄉人也，是則可憂也。憂之如何？如舜而已矣。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。非仁無爲也，非禮無行也。如有一朝之患，則君子不患矣。」憂，當作㥑。

鄉人，鄉里之常人也。君子存心不苟，故無後憂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夫人日行乎憂患之途，而憂之與患，立心之大辨存焉。同此不自寬釋之念，自中出者曰憂，自外來者曰患。中有不容寬釋之情，則上極於聖人之純德而皆其所必至。外有不能寬釋之憾，則日以其心隨鄉人爲喜懼而無以自容。夫恥爲

鄉人而欲希聖人者，君子也。君子者，豈有以異於人哉？不足喜而不喜，不足懼而不懼，言行一循其常，氣象一安其故，本無異也。而自鄉人之沈没波靡於吉凶利害之中者視之，則見其迥然有異於人者，而君子亦果異矣。乃君子之異，豈但其才之足以勝天下之變、量之足以受天下之逆哉？人之所行，莫不因其心之所存。所存者在外，則合天下而無以容己也。所存者在我，則合天下而皆責之我也。而君子於是乎異矣。君子以爲吾心與萬物並生之理，❶仁也。吾心所以治萬物而得其序之理，禮也。故以仁存心，唯恐私僞之傷吾生理，而保全此心者無念忘之。以禮存心，唯恐蕩逸之喪吾天則，而防閑此心者無念忘之。由是而以膺天下，但期不失吾仁，而於人見必愛也，則和吉之氣象固與人忿戾之習氣異矣。但期不踰吾禮，而於人見必敬也，則謙莊之氣象固與人鄙倍之流俗異矣。夫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則愛人者人愛之而不忍加害焉，敬人者人敬之而不敢或傲焉，其恒也。推之一家，推之一國，推之天下，共以成君子雝和莊肅之化，而莫不尊親焉，君子異矣。而在君子之心，未嘗執情理之恒以爲我如是施，人如是報，期其效乃致其功。而君子之大異於人者，亦不待人之愛敬而始顯也。設有人於此焉，固恒理之所無，而亦恒情之所有。其待君子也，不以直道相與而横，不我敬也，不以順理相接而逆，不我愛也。君子於此不見爲人之難感，❷而益觸其必

❶「與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「人之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仁必禮之心。乃自反曰，夫仁則人恒愛之，而待我以横者，我必不仁而未盡其愛也。有禮則人恒敬之，而待我以逆者，必我之無禮而未致其敬也。不然，則愛敬之施必相孚感，而此不愛不敬相干之事，何以宜至於吾前哉？自反焉，而必篤其愛敬者無不用矣。於是而更自反以考其得失。果仁矣，愛之曲體之矣。果有禮矣，敬之極致之矣。而其爲横逆猶之乎前者也，君子之心其可以自釋矣乎？乃君子以爲愛敬存乎事，仁禮存乎心，吾之所不可有一念之違仁禮者，吾心之本體也。而不足以感物之化，我必不忠乎？忠於仁，而後無媿於此心之萬物一體。忠於體，而後無歉於此心之性命各正。蓋至此而君子心之所存，真有流俗不能測其際者，而君子果大異於人矣。自反而忠，而君子之德又何以加哉？於是而君子之量乃益弘，君子之才乃無所困矣。❶彼横逆者猶不改也，君子之心於是乎不復以纍我神明矣，則坦然處之，曰，人有是心，人之真也，此横逆者失其真而唯血氣之所使，亦妄人而已矣。至於妄，而與禽獸奚擇哉？夫吾所可化者人，而不可動者禽獸，必欲處之，與爲難而已，其爲禽獸也，而何屑與之難焉？彼必氣矜而來，我以端静而膺，得喪不爲之撓，生死不爲之動。彼流俗之人方爲君子憤、爲君子懼，而君子但保其大中至和之體，以容受天下而不驚，而後君子果異矣，固區區流俗之人所不能知其何以然矣。以爲君子之坦衷乎，而君子之刻責於寸心者無已也。以爲君子之畏謹乎，

❶「所」下，原衍「可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而君子之澹忘乎外物者自定也。此無他，故唯其存心於仁禮之故。而君子之于憂與患，辯之早矣。憂者，人所必有者也。當前而慮，事過而忘，非憂也。朝乾夕惕，而猶恐不逮，蓋終身以之矣。人所不知有，而惟君子有之。患者，我所可無者也。事有可調和，物有可澹忘，非患也。猝至妄起而非意忽生，特一朝之變耳。人所不能無，而唯君子視之若無。夫君子秉仁禮以膺天下，坦然自信，而何憂哉？乃即此仁禮之中，而在人見爲可信者，在君子則見爲可虞，則誠有之矣，而不敢自安者，以仁禮未易言也。好生如舜，而後可言仁；用中如舜，而後可言禮。審於危微之幾如舜，而後可言存心。乃舜亦猶是人也，其有此心而以善吾身之用者，人性之本然也。其以此心而出膺天下之變者，人事之必然也。我亦人也，則内之具此理於心者同也，外之與萬物相接者同也。❶舜不内而有不仁之傲弟乎？外而有不順之三苗乎？而大仁敷焉，大禮敍焉，蒸乂而克諧，舞干而苗格。其在當時也，典敍禮秩而四海風動，天下法之，實有以爲之法也。訖於今日也，爲典爲謨，而百世爲經，後世傳之，實有其可傳者也。❷我反之己，而能然乎？如其未也，則亦與鄉人之出没於私利之中，縈擾於近小之地，得之而喜，失之而憂，心逐物遷而貿貿以終身者同耳。何哉？其去禽獸也幾何哉？是猶不可憂乎？而君子之憂之也何如？不憂物

❶「同」下，原衍「此理」二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❷「其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之難感也，不憂道之難至也，一念盡仁盡禮而一念即舜，念念盡仁盡禮而念念皆舜。如舜則更無可憂而可已矣，必如舜而後可無憂而可已也。若是乎君子之心恒存而不釋，終其身於兢業之中，故曰有終身之憂也。若然，則夫人之所見爲可患者，鄉人之鄙陋，役役於得喪順逆之中，而君子豈有之乎？誠自反焉，而非仁無行矣，無所傷於物矣，非禮無由矣，無所慢於物矣。忽然而有妄人者出，以横逆相加而爲一朝之患。君子於此，秉和平中正之心以涖之。其害在一己，而權無可伸，避之可也。不及避而受之，亦無媿也。其害在家國而法有可行，責之使改可也。不改而誅之，亦無尤也。終不以纍吾心而引爲己患也。教有所不屑，而不教亦仁。刑出於無心，而刑以佐禮。舜之所以行乎天下後世，亦如是而已矣。蓋求諸己則爲君子，上至於聖人，而唯有反身而誠之道。求諸人則爲鄉人，下至於禽獸，而止此怨望於人之心。憂與患皆心爲之，而其不同如此。夫人之立心，可無慎哉？嗚嘑！孟子之言所以示後之學者至矣。乃其言君子之憂，則唯在未免爲鄉人。鄉人者，非果有大惡也，而其習俗之所流必成乎大惡。吾黨耳日聞鄉人之言，目日見鄉人之事，心且習爲鄉人之心，而不知所以異也。吾老而媿之彌甚，況其在初學之始志乎？

禹、稷當平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孔子賢之。事見前篇。

顏子當亂世，居於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顏子不改其樂，孔子賢之。亂，當作𠖥。凥作居，譌。食，當作飤。瓢作瓢，省譌。憂，當作㥑。樂，音洛。

孟子曰：「禹、稷、顔回同道。

聖賢之道，進則救民，退則修己，其心一而已矣。

「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。稷思天下有飢者，由己飢之也。是以如是其急也。由，舊注，當作猶。

禹、稷身任其職，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。

「禹、稷、顔子，易地則皆然。然，當作嘫。

聖賢之心，無所偏倚，隨感而膺，各盡其道。故使禹、稷居顔子之地，則亦能樂顔子之樂。使顔子居禹、稷之任，亦能憂禹、稷之憂也。

「今有同室之人鬭者，救之，雖被髪纓冠而救之，可也。鬭，當作鬥。

不暇束髪而結纓往救，言急也。以喻禹、稷。

「鄉鄰有鬭者，被髪纓冠而往救之，則惑也，雖閉户可也。」

喻顔子也。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，事則所遭或異，然處之各當其理，是乃所以爲同也。尹氏曰：「當其可之謂時，前聖後聖，其心一也，故所遇皆盡善。」

訓義 道者，所當行之路也。路皆人之所可行，而唯己之所往，由是以達焉，則爲當行之路。行之而已之理得，行之而已之心安，則道在焉。故禹之言曰「安汝止」，自安其所止也。夫子之告顔淵曰「爲仁由己」，審之己而道宜，則仁也。今以出處言之，功名之士與隱逸之流交相爲非，而不知皆道也。道因地而遷，南之北即北之南，無定名而從乎人之所嚮。故地不同而期以所當行者同。孟子因孔子之追論禹、稷與賢顔子，而發明其理，以見道在一心之自審，而非可據古人之一塗以取必也。

論古人者先論其世，世之所值即其所處之地，即道之所自生也。禹、稷所當之世，雖平成未奏，而上有聖君，下有哲相，世之所自平也。禹受司空之命而平水土，稷任后稷之事而教稼穡。勤於其職，三過其門而不入。在巢、許之徒，方謂堯、舜已治，何可越俎代庖？而孔子尚論則賢之，賢其不私一己而利及天下也。顏子所當之世，雖民生已莫，而上無天王，下無方伯，世之所自亂也。顏子於斯隱居好學，居則於僻陋之巷，食則一簞，飲則一瓢，人不堪其貧而以爲憂，顏子以自樂其道而不改。在求、路之輩，方謂如或知我，可以治賦足民，而孔子論定門人獨賢之，賢其不殉天下而失己也。夫孔子進不迫求禹、稷之功，退不必同顏子之隱，而於三子皆有所推奬，則疑道之不一，而惟人之趨也。孟子曰，孔子之賢之之心，豈有異哉？禹、稷、顏子同道，故同賢也。在禹、稷非以進慕夫功名也，其所當然者在勤勞之不恤。在顏子非以退甘夫隱逸也，其所當然者在貧賤之不憂。蓋君子之心，必不以一己之便安而遷其志。故出而不避其勞，可與衾易爭險阻。處而不殉乎物，必與世運辨貞淫。無私也，則見之精。無倚也，則規之大。其道同矣。道者，決之於心而酌其當然者也。顏子之心不易言矣，夫禹、稷之過門不入，何以如是其亟哉？可以知禹、稷之心矣。禹之治水，以拯溺也，而亟於四載之乘，則想見其心，思天下有未出於洪流而溺者，猶己溺之矣。稷之教稼，以救飢也，而亟於百穀之播，則想見其心，思天下有未喻於田功而飢者，猶己飢之矣。唯其心之所思如是，則若或迫之，若或勉

之，不如是而瘳寢不安、形神不釋者，故三過不入，不自知其已亟焉。則由是以想顏子之心，食不簞食，飲不瓢水，居不陋巷，其瘳寢不安、形神不釋者亦然。賢者之心各行其志，初不私一己而或爲物論所揺，以貿貿然而進趨於功名，貿貿然而決計於隱逸，其心同，故其道同也。雖然，道既同而行事何爲其異，居心又何爲其不一哉？則道者，因地而生者也。居禹、稷之地，則由禹、稷之所行而乃至乎道。居顏子之地，則由顏子之所行而乃至乎道。使禹、稷處無道之世，君不我庸，相不我舉，而以天下爲亟，則志殉乎外慕而失己。使顏子處明良之世，任之也專，受之也大，而以窮居爲樂，則情安於苟且而己亦喪。唯其因時之所以處我者而皆有自處之道，故禹、稷而易顏子之地，亦簞瓢陋巷而樂也，有其樂，故可以憂天下之憂。顏子而易禹、稷之地，亦三過其門而亟也，自亟其亟，而非亟人之亟也。易地皆然，故孔子交有以信之而同賢之也。則請爲喻言之。今夫鬥則救之，亦解紛之道也。其爲同室之人鬥乎，而救之者雖不及櫛纚，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。於斯時也，不容不救，救不容不亟。何以必亟救而心始安？則亟救之心生於同室也。若其爲鄉鄰之鬥乎，事不相與，情不相維，披髮纓冠而往救之，豈不惑乎？雖曰救鬥義也，而可不救，則義不在救矣，雖閉户可也。聞其鬥也，無救之責，即無救之心，閉户而心安，則閉户之情起於鄉鄰也。堯爲君，舜爲相，疇咨而命之，同任此洪水横流、五穀不生之天下，則禹、稷於勤勞之外無道以自處。是同室也，故飢溺猶己之心不可不亟。道不行，

身不用，漠然無知者以行其夏時、商輅、周冕、虞韶之大業，則顔子於安貧之外無道以自居。若其不私一己、不殉天下，以求盡其心之安則同也。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行。當行者，己之所當行，非古今境遇之不齊，畫一而迷南北者也。

公都子曰：「匡章，通國皆稱不孝焉。夫子與之遊，又從而禮貌之，敢問何也？」

匡章，齊人。通國，盡一國之人也。禮貌，敬之也。

孟子曰：「世俗所謂不孝者五：惰其四支，不顧父母之養，一不孝也。博奕好飲酒，不顧父母之養，二不孝也。好貨財，私妻子，不顧父母之養，三不孝也。從耳目之欲，以爲父母戮，四不孝也。好勇鬭很，以違父母，五不孝也。章子有一於是乎？好，當作畋。從，才用切。很，胡懇切。

戮，羞辱也。很，忿戾也。

「夫章子，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。夫，讀如扶，下同。責，本作賚，下同。

遇，合也。相責以善而不相合，故爲父所逐也。

「責善，朋友之道也。父子責善，賊恩之大者。

賊，害也。朋友當相責以善，父子行之，則害天性之恩也。

「夫章子，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？爲得罪於父，不得近，出妻屏子，終身不養焉。其設心以爲不若是，是則罪之大者。是則章子已矣。」「夫妻」之「夫」，甫無切。爲，讀去聲。屏，必到切。養，去聲。

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、子有子母之屬，但爲身不得近於父，故不敢受妻子之養，以自責罰。其心以爲不如此，則其罪

益大也。　此章之旨，於衆所惡而必詧焉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。楊氏曰：「章子之行，孟子非取之也，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。」

訓義 孝，庸德也。而語其至，則有責備賢者之道焉。乃論人於天性之際，則難言矣。君子不輕許人以孝，而重絶人以不孝。許之孝者，不但以迹而以心，不但以心而必以道，故賢者不得以孝名。若夫以不孝責人，則取世俗之論而已足，何也？孝，庸德也。世俗之論亦可與知，而何得取大逆之名，過求之不知道者乎？所可惡者，未能自免於世俗之誅，而故爲高論以責人，則末世之風俗所自壞也。匡章以責善得罪於父，因不得侍養，乃自怨自傷，出妻屏子，而齊人羣起而譏之。孟子獨原其心，自別有所取於章，而不以此棄之。乃公都子疑而問曰，君子之取人，莫大於天倫之順逆。匡章，通國皆稱不孝，是有道者之所必絶。而夫子與之同遊，又加之以禮貌，豈偏長之可取，而大節之無嫌乎？敢問何謂也？孟子曰，章子而以不孝稱乎？稱其不孝者，乃通國之人乎？夫孝非通國所知也，而不孝則世俗之定論亦不易之説矣。與通國人而論孝不孝，亦就世俗言之而足矣。世俗所謂不孝有五，其説甚淺，而以誅人子不知有父母之心，則已備也。惰其四支者，士不學而無禄，農不耕而無粟，父母之養有與無，所不顧也，世俗以爲不孝者一。博奕好飲酒者，貧以匱其財，富以荒其事，父母之養有與無，不知顧也，世俗以爲不孝者二。好貨財，私妻子者，争利於錙銖，營心於猥賤，父母之養其有與無，不能顧也，世俗以爲

不孝者三。縱耳目之欲者，廢棄其先業而見賤於士君子，辱人賤行，親無令名而僇辱焉，世俗以爲不孝者四。好勇鬥很者，輕所受之身，貽覆宗之害，死亡刑戮，父母且危焉，世俗以爲不孝者五。此五者，世俗之言，君子所不廢也。求免於此五者亦難矣。通國之人使自反焉，果其心目之閒常有父母之養存而不忘乎？果其内顧此身不辱不殆以無忝所生乎？彼之高談闊論，責人於形迹者，吾恐其皆不能免也。藉口清虚，侈言好客，以謀生居室爲本計，以居榮矜氣爲雄豪，皆犯其清議而不知。而以視章子，有一於此乎？有一焉，則通國之人按成法以誅之可也。章子而無也，則是以不孝者而誣非不孝者也，通國之言安足據哉？若以君子論章子，則章子之論定矣。夫章子，所謂不知道者也。章子之見譏於流俗者，以不能承事其父之故，而所以取責於父者，唯父有不善，章子諫之已亟，遂如責其父者然。使父而見聽，而章子免矣。不幸其父之怙惡不改，因以相責而不相遇合耳。夫幾諫者，子之道也。不從而不怨者，諫之道也。若直其詞，危其言以相責，則朋友之道也。道合則交，不合則可絶也。父子主恩而已矣，以善相責，激而成怨，賊恩之大者矣。唯知爲子之道者，早計之於進諫之日，而唯恐有違逆之隙，則不至以成親於善之苦心，罹乎自絶其恩之大咎。故章子本以孝子之心而不得爲孝，君子固將責備焉。而抑視其後之所以處此者何如乎？使章子以責善致怨於親，遂自以爲無過而泰然居之，則章子亦何足諒乎？乃章子之處此苦矣。夫夫妻相偶，子母相依，連屬而憂

樂與共，人之所欲，而章子豈不欲哉？乃以責善之故，而父罪之，因與離而不受其養，雖欲近而不得也，於是出妻屏子，誓以終身不受妻子之養，則妻不得以屬己，子不得以屬其母，章子亦重拂其所欲矣。章子於此有其心矣。其勢窮，其道窮，於不可爲心之中而設一心焉，以爲使吾而不若是也，不得養父，而安受妻子之養，則忘親自便，而昔者望善其親之心，流而爲不恤其親之心，則果不孝之罪大矣。未能免於罪，而姑免其大者焉，則雖有生之氣而有死之心，章子終身畢赴其責善之初心，亦良苦也。謂之爲孝，則未有不知道而可爲孝者。不可爲孝，則無辭於罪。謂之爲不孝，則世俗之能舍妻子以用心於父有幾也？而章子亦異於世俗而自成其章子，則章子之爲人，亦如是而已矣。吾與之遊，將原其心而喻之以道，豈無謂哉？若夫通國之人日役役於妻子之中，置其親之善惡於度外，並置其親之養於度外，幸而不爲親所逐，乃從而議之，亦何足與論得失乎？蓋知有親之心而遇之窮，正孝子自盡之日，則必審乎道以盡人倫之至。若居平常之勢而求免於不孝，則亦就世俗以責世俗，而能免者少，況得而苛求之哉？

曾子居武城，有越寇。或曰：「寇至，盍去諸？」曰：「無寓人於我室，毁傷其薪木。」寇退，則曰：「修我牆屋，我將反。」寇退，曾子反。左右曰：「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，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，寇退則反，殆於不可。」沈猶行曰：「是非汝所知也。昔沈猶有負芻之禍，從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與焉。」與，讀去聲。

武城，魯邑名。盍，何不也。左右，曾子之門人也。忠敬，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

恭敬也。爲民望，言使民望而效之。沈猶行，弟子姓名也。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，時有負芻者作亂，來攻沈猶氏，曾子率其弟子去之，不與其難。言師賓不與臣同。

子思居於衛，有齊寇。或曰：「寇至，盍去諸？」子思曰：「如伋去，君誰與守？」居，當作尻，上同。

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。

孟子曰：「曾子、子思同道。曾子，師也，父兄也。子思，臣也，微也。曾子、子思易地則皆然。」微，宜作散。然，當作嘫。

微，猶賤也。尹氏曰：「或遠害，或死難，其事不同者，所處之地不同也。君子之心，不繫於利害，惟其是而已，故易地則皆能爲之。」　孔氏曰：「古之聖賢，言行不同，事業亦異，而其道未始不同也。學者知此，則因所遇而膺之，若權衡之稱物，低昂屢變，而不害其爲同也。」

訓義 道因所處之地而生，而大中至正之則，固有其一定之理，即在安危死生之際，無能亂也。怯者以情迷，勇者以氣矜，皆唯其未知道也。愛身即以愛道，而守道即以守身，於曾子、子思之事見之。曾子授學於武城，武城人奉曾子而居焉。於是而忽有越人來寇之事，武城方圖守禦，越人縣軍遠攻，亦未必其遽下也。而或告曾子曰，寇至，盍去諸？亦淺人畏害之恒情耳。乃曾子欲去之心，不待或人之告而已定，遽告其館人曰，寇至，將有入保者，勿寓之我室，致毀其木以爲薪也。則武城之備禦曾不繫其心，視一室之薪木不如矣。於是遂去。未幾寇退矣，戒心釋而可以修講習之事也，乃豫告武城人曰，修我牆屋，我將反。則武城之幸全，曾不如其牆屋之

當修也。迨牆屋修而曾子反，初不以昔日去之之急，嫌今日反之之遽也。曾子自坦然於去留，而一無所疑，而左右疑矣，私相議曰，君子之於人，固不能忘情也。安危之際，見厚薄焉。此邑之人待先生者內盡其忠，外盡其敬，是不可以動先生之情乎？乃寇至而去，民之耳目屬焉，將墮其固守之心，幸而寇退而遂反，是明置武城之存亡於度外，而危則去，安則歸，君子其何以爲情而報其忠敬乎？殆於不可。乃門人有沈猶行者知之，而言曰，先生度其可以去而去，而決去而不疑。度其可以反而反，則必反而無媿。此在先生擇義之精，守志之定，有深焉者矣，非爾所知也。是非但今日也。昔者先生館於沈猶氏，適有負芻之禍，從先生七十人，未嘗不可出其智力以排難也。乃先生率此七十人以去，未有與其難者。審之定，故守之初終而若一，而又何疑乎？自曾子言之，則君子之全身遠害，而不以一時之意氣矜其勇者，此一道也。而子思異是。子思仕於衛，居其國中，而適有齊寇，彊大相陵，衛亦危矣。而或告子思曰，寇至，盍去諸？亦其愛君子而欲全之也。而子思不欲去之心已決，毅然以死守自任曰，夫伋安得去哉？存而與俱存，亡而與俱亡，守禦之責，伋任之矣。如伋而愛身以去也，則凡在衛之廷、處衛之國者，皆可去也，君孰與守哉？卒之衛幸存而子思無虞，初非子思之所計。自子思言之，君子之忘身禦難，而不以一己之私情生其怯者，此一道也。乃孟子合而論之曰，曾子、子思或去或留之際，至不同矣。而揆之於道，豈有異哉？道以貞生死險夷而守其至正者

也。不妄許人以死，則其死也不輕，道之以重其生者重其死也。不復自念其生，則其生也不妄，道之以貞其死者貞其生也。道之所宜，心之所安，而生死初不在其意中。此君子之以其身爲道之身，而不爲情惑，不爲氣使，一而已矣。乃其所以去留之不同者，則曾子師也，以道交武城，非以身交武城也。言其分，則父兄也。子弟之難不及於尊者，所以全子弟也。子思，臣也，以身事君，乃以道事君也。言其分，則微也。尊者且危，微者不得而安，所以明分義也。或爲師，或爲臣，所處之地也。道因地而各有其當行之路。使曾子而居子思之地，則知此身爲道之所有而不敢自主，其養大勇浩然之氣者，必身任險阻而不疑。使子思而居曾子之地，則知此身爲道之所在而不敢自褻，其奉臨深履薄之訓者，必愼以遠害而無憂。易地皆然，唯其道之同而已矣。彼以意氣相許，輕以其身報知己之恩，以規避爲術。苟全其身以廢君臣之義，唯不知道而已矣。君子之於身，見道而不見身，而安危何論焉？

儲子曰：「王使人瞯夫子，果有以異於人乎？」孟子曰：「何以異於人哉？堯、舜與人同耳。」瞯，古濫切，或作瞰。俗寫加日作矙者，贅。

儲子，齊人也。瞯，竊視也。聖人亦人耳，豈有異於人哉？

訓義 道本無可異也。言其所當言，行其所當行，以至於出處辭受之節，審幾度務之宜，無非人情之必然，即爲天理之當然。乃自流俗相趨於妄，以欲相導，以利相扇，舉天下貿貿然以成習，而遂覺君子之異。齊王之廷，所謂左右諸大夫及爲之賓客者，皆與齊王利欲之心相狎相合，而見孟

子之獨異焉，乃疑孟子之所爲可暫而不可久，陽然而陰否，遂使人闞孟子於退食之餘。❶ 儲子以告曰，夫子之至齊，而齊國之耳目爲之一新，無不見異也。而王甚疑夫子之異也，使人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。不然，何其言所未聞、行所未見之如是乎？孟子曰，有是哉！人之以我爲異也。我內而自反吾心，吾之居心者何異哉？吾外而自顧吾行，吾之制行者何異哉？人之所當爲者，人自不爲，非我異也。人之所不可爲者，人自爲之，非我異也。乃王之所以謂我異而疑我不能果異者，以我所陳者堯、舜之言，所守者堯、舜之道，謂堯、舜之不可爲，而爲之者必異耳。而堯、舜之道本乎人之情，順乎人之性，人皆可爲，而抑人之所不可不爲，則抑與人同耳。知堯、舜之同，而後知我之無異，昌言之於大廷之上者，即其退省於幽獨之中者也。吾自坦然於衆人之中，而何用闞爲？嗚嘑！天下可異而不自知其異，乃以君子之無足異者爲異，此賢者所爲處濁世而難容也。

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，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「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問其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，而未嘗有顯者來。吾將闞良人之所之也。」蚤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，徧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，乞其餘。不足，又顧而之他，此其爲饜足之道也。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：「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終身也。今若此！」與其妾訕其良人，而相泣於中庭。而良人未

❶「於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之知也，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䭾，於鹽切，寫作厭者非。厭，音於輒切，一讀於冉切，今俗反廢䭾而用厭，或更加食作饜，愈不成字。瞯作矙者，非。蚤，當作早，蚤，齧人跳蟲。施，音迆，或讀如異。墦，讀如燔。訕，所晏切。「施施」之「施」，如字讀。

章首當有「孟子曰」字，闕文也。良人，夫也。䭾，飽也。顯者，富貴人也。施，邪施而行，不使良人知也。墦，冢也。顧，望也。訕，怨詈也。施施，喜說自得之貌。冢作塚者，非。

由君子觀之，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，幾希矣。

孟子言自君子而觀，今之求富貴者，皆若此人耳。使其妻妾見之，不羞而泣者少矣。言可羞之甚也。　趙氏曰：「言今之求富貴者，皆以枉曲之道，昏夜乞哀以求之，而以驕人於白日，與斯人何以異哉？」

訓義 君子而處濁世，視天下之人皆可藐也，非故輕天下也。人自爲之而不能自觀之，但於流俗之榮辱觀之，而不能就立心之貴賤觀之。自一己之得喪觀之，而不能引天下之榮辱貴賤推類以觀之。貿貿然沈溺於富貴利達之中。而君子有出於富貴利達之外者，則偏督人情之真妄，而悲廉恥之道喪，無怪其視天下之公卿大夫無一不足藐者。則請言齊人之事。其事甚微，富貴利達者所以爲姍笑之資，而君子獨詳之。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，亦不患養生之無具矣。齊人者，妻妾之良人也，其妻妾亦猶人耳，而良人獨異。其出也，則必厭酒肉而後反。以酒肉出，以厭酒肉反，而又能必焉，❶其人大概可知，而

❶「能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妻不容已於問矣。問所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，謂可以欺其妻而自雄矣。乃其妻正以此疑也，告其妾曰，良人出，則必厭酒肉而後反，其厭而後反，出而必厭，已不容已於疑矣。乃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也。何良人之交富貴者如此其深，而顯者不一至焉？則其交與未交，與與未與，安足信哉？我將瞷良人之所之也。相信以言，不如相徵以實，人固不可以浮榮之迹欺也。於是早起施行而隨良人之所之，乃徧乎國中無與立談者，則良人之爲人賤見矣。其卒也，之東郭墦閒之祭者而乞焉，与之而不足，又顧而之他焉，良人之知有酒肉而不意有瞷之者在。乃瞷之者一一視其所爲，始曉然於其故，而心念之曰，夫人之謀食固有道焉，而良人之厭足者此乃其道也。良人自以爲計之得，術之工，而抑知瞷之者之詳審其初終乎？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，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終身者也。吾意中初不作若此之念，而不圖其竟出於若此之爲！若此乎其以爲厭足之道而更何望乎？與其妾訕其良人，不容已於訕也。而相泣於中庭，不容已於泣也。乃良人未之知，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自泣者而視驕者，愈見其可泣。自驕者而視泣者，竟不知其何以泣，而但見其可驕。故泣者自泣也，驕者自驕也，終於貿貿不知，而亦孰告以可泣哉？乃齊之廷而無君子也，故齊人之事傳焉。君子而遊於齊之廷，不必疑也，不必瞷也。挾策而來，觀其所言。受命而仕，觀其所行。上對於侯王，觀其所承之意旨。納交於貴幸，觀其所結之私暱。其求富貴利達也，一齊人之酒肉也。其所以求富貴利達也，一齊人之

乞也。不恤天下之公論，而趨權勢之門，一無與立談而之墦閒也。旦秦莫楚，求遂所欲而不厭，一乞不足而又之他也。則豈惟君子之見爲可羞哉？使其爲妻妾者鬫之，不羞也而相泣者幾希。妻妾者，固知有富貴利達，而尚未知求富貴利達之道，則習俗未深，廉恥猶有存者，羞惡之心自不容泯。而求富貴利達者，特欺其不見耳。夫人至於爲妻妾之羞泣，而尚足入君子之目中乎？故君子之觀濁世，不忍觀，不屑觀，而付之無可如何也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三十終

四書訓義卷三十一　孟子卷九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萬章章句上

凡九章。

訓義仲尼没而微言隱，七十子降而大義乖。古帝王聖賢之遺跡傳於後世，而其心不傳，學者或致疑焉。又其甚者，俗學興而以邪説文其詖行，乃取古人之疑似者誣之以不韙之名，大則爲篡奪之説以欺天，小則爲卑污之言以濟惡，而古人存天理，盡人倫，立身行己之大義，蕩然無存。乃且博引《詩》、《書》以緣飾之。故孟子與萬章折衷論定，奉往聖之言行，及《詩》、《書》之明訓，前人之實迹以徵之。非曰好辯，所以垂世立教之意至深切也。

萬章問曰：「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爲其號泣也？」孟子曰：「怨慕也。」號，乎刀切。

舜往于田，耕歷山時也。仁覆閔下，謂之旻天。號泣于旻天，嘑天而泣也。事見《虞書·大禹謨》篇。怨慕，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。嘑作呼者，省譌。

萬章曰：「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。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。然則舜怨乎？」曰：「長息問於公明高曰：『舜往于田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號泣于旻天，于父母，則吾不知也。』公明高曰：『是非爾所知也。』」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，爲不若是恝，我竭力耕田，共爲子職而已矣，父母之不我愛，於我何哉？愛，當作㤅。惡，去聲。爾，宜作尒。夫，讀如扶。恝，本作忦，呼介切，忽也，寫作怱者亦譌，今皆作恝，讀苦八切。共，當作供。

長息，公明高弟子。公明高，曾子弟子。于父母，亦《書》辭，言嘑父母而泣也。恝，無愁之貌。於我何哉，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，非怨父母也。楊氏曰：「非孟子深知舜之心，不能爲此言。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，未嘗自以爲孝也。若自以爲孝，則非孝矣。」

「帝使其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事舜於畎畝之中。天下之士多就之者，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。爲不順於父母，如窮人無所歸。畎，本作〈。爲，讀去聲。

帝，堯也。《史記》云，二女妻之，以觀其內。九男事之，以觀其外。又言，一季所居成聚，二季成邑，三季成都。是天下之士就之也。胥，相視也。遷之，遂以与之也。如窮人之無所歸，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。

「天下之士說之，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憂。好色，人之所欲，妻帝之二女，而不足以解憂。富，人之所欲，富有天下，而不足以解憂。貴，人之所欲，貴爲天子，而不足以解憂。人說之、好色、富、貴，無足以解憂者，惟順於父母，可以解憂。憂，當作息。

孟子推舜之心如此，以解上文之意。極天下之欲，不足以解憂，而惟順於父母，可以解憂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！

「人少則慕父母，知好色則慕少艾，有妻子則慕妻子，仕則慕君，不得於君則熱中。大孝終身慕父母。五十而慕者，予於大舜見之矣。」

言常人之情，因物有遷，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。艾，美好也。《楚辭》、《戰國策》所謂幼艾，義與此同。不得，失意也。熱中，躁急心熱也。言五十者，舜攝政時

季五十也。五十而慕，則其終身慕可知矣。

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，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。非聖人之盡性，其孰能之？

訓義學者之稱孝，極於大舜，然能知舜事親之道，未能知舜愛親之心也。夫孝豈有常道，爲職分之所可盡者哉？唯其心而已矣。未知孝子之心，但以事言，則有可疑者。萬章問曰，《書》有之，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。以都君而躬耕以養親，子道盡矣。不得於親，而呼天以泣，若有所深憾焉者。夫泣出於心之不容已，似必有所爲矣，非弗安於服勞之心也，果何爲也？孟子曰，此止舜之不容已者，❶於是有怨焉，亦有慕焉，怨其不得於親，而慕親之欲得之也。以其慕生其怨，於其怨益其慕，怨慕合而泣自不容已矣。夫怨與慕似出於兩塗。萬章疑怨之且傷於慕，而問曰，竊聞之，子之於父母，幸而愛也，則喜而不忘，天性之歡，夙夜以之，所固然也。不幸而惡也，惡之或勞之，勞之已所當致也，惡之亦已所當安也。未聞其可怨也。由夫子言之，然則舜且以父母之惡爲怨乎？怨焉而和順之情傷矣，豈舜而猶然乎？孟子曰，此大孝之極致，不可以尋常事親之道言者，昔人常論之矣。長息問於公明高曰，舜往于田，以養父母。父母命之於田，而不敢以貴謝其勞，則吾既得聞教命於夫子矣。而《書》又曰「號泣于旻天」，若親不可問，而問之天。「于父母」，若己無可求，而求之父母。是怨生於心而不能自安，非吾所知也。公明高於是憮然曰，是

❶「止」，唉栢山房本作「正」，當是。

大孝之心，性之所發，情之所極，非根極於至誠者不能知，非女所知，而吾亦無能告語也。雖然，公明高以其心而遇大孝之心，亦但因人心之固有，以體其性情之不能已者，而亦可具言之矣。夫長息之謂不當泣者，猶子之疑於怨，不過子職已盡，可恝無愁，以聽親之喜怒而已矣。而高以孝子之心爲不然。苟其若是恝然也，則子自子也，親自親也，順者自順，逆者自逆，兩不相謀，道有盡而心亦爲之忘矣。夫孝子安得若是哉？舜蓋曰，我竭力耕田以致養，不過共爲子職而已矣。則是子自有職，而父母之外有子也。乃父母之不我愛，豈父母之情固然而非我事乎？我以父母之心爲心，則父母之心與我心一也。此必於我有未盡焉，求其故而不得，而窮則嘑天，又極思夫父母，希冀其愛而不能，故號泣于旻天、于父母也。夫孝子之心所以不白於天下者，人皆有此心，而有以迻之也。有以迻之，而人之本心遂隱，乃藉手於職分之所當爲，以爲自安之計。以舜言之，其可以迻舜之心者，豈不盛哉？舜當于田號泣之日，其所遇何如也？帝揚之於側陋，而使九男承其教、二女爲之配，備百官焉，備牛羊、倉廩焉，以事舜于畎畝之中。奉其身，即以奉其親而有餘裕。不但已也，德譽之所及，天下之士多就之者。榮其身，即以榮其親矣。帝將合天下歸仰之心，而遷曆數以授之。尊莫尚，則尊親亦莫尚矣。而舜於斯時也，爲不順於父母，且號泣于旻天，視此身之無所依止，彼九男、二女、百官、多士、天下之民，皆與已杳不相涉，如窮人之無所歸也。夫以人情言之，則知識漸启之時，欲乃動焉，其所欲

者非必不可欲者也，而以分孝子之心則在此矣。天下之士說之，是志道合而意氣舒也，人之所欲也，乃舜則不足以解憂矣。非不喜天下之說，而外至之乎無與於所合之天也。好色者，配耦得而家道成，人之所欲也，乃舜則妻帝之二女矣，而不足以解憂。非不知釐降之可以宜家，而人合之至情無裨於天然之休戚也。富者，用物弘而施濟廣，人之所欲也，乃舜且富有天下矣，而不足以解憂。非不計富之可以溥德施，而因物而始有，無濟於因心之有詘也。貴者，志可行而業可就，人之所欲也，舜則貴爲天子矣，而不足以解憂。非不念貴之可以大有爲，而性外之大行，無當於中心之繫戀也。此數者得其一，即可以遂人子之心，而姑以子職之供，謝疚惡於當念矣。乃舜則人說矣，而又有好色焉，既富矣，抑又貴焉，一旦而駢集于畎畝之中，古今之所欲者莫之踰也，而號泣之情一無所釋。舜固曰，吾所欲者順于父母而已。一日不順則憂以一日，終身未順則憂以終身，惟至於克諧允若之日，父母順矣，而後號泣之情釋矣。其未順也，惡容不慕，則亦惡容而不怨也。其心之無所遂者，固視天下無所遂者也。斯心也，何心也？人皆有之而漸忘者也。而不觀之人少乎？萬感未興之日，惟知此身爲父母之子，則此身壹注於父母之身，故或偶而與親相離也，或偶爲父母所怒而遠之也，則身無以自容，心無以自主，惟慕父母而欲其我親而已。故涕泣焉，號誦焉，曰，父母之何忘我也？自此以外，或誘之而皆不解其疚噂迫切之情。夫人無異身，長者長其所生而已矣，而慕何以遂也？知好色則慕少艾，

不覺其慕之遂於燕婉也。有妻子則慕妻子，不覺其慕之遂於私恩也。仕則慕君，冀其得君也，不得於君則熱中而生忿怒，未忘其可得也，不覺其慕之遂於寵禄也。然則人皆有一發不自制之情，而惟赤子爲天然之合。欲遂而迷其本，遂曰，事親者，子之職而已矣。父母之愛不愛，非我事也。乃獨不念慕少艾、妻子、仕進之情，亦曰吾盡吾分，而得不得非我事哉？惟大孝者自然不可閒斷之情，終身爲父母之子，則終身一季少之心。而其慕也，亦如赤子之啼笑，惟在于父母，而無他而已矣。夫赤子豈有職之可供以自安哉？以此想舜之心，則知之矣。公明高以爲非人所易知，則以夫人皆在欲動意遂之中，迷不自反，而無能求之於季少之初心也。舜之在于田之日，三十登庸，二十八載試歷之日也，而不改孺子之慕，則曠古以來，五十而能慕者，不易見也，惟於大舜見之焉。何以見之？於其號泣而怨見之也。其當日迫切哀痛之情，有異於季少之心乎？蓋天下之理皆可以職言，而惟孝則但存乎心。天人相繼，形色性命相依，生生相續，止此心也。心隱而但以職言，孝衰於天下，孰足以知聖人之心哉？此不容不爲之發其隱微也。

萬章問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』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告則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也。如告，則廢人之大倫，以懟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」懟，徒對切，本作憝。

《詩》，《齊國風·南山》之篇也。信，誠也，誠如此詩之言也。懟，讎怨也。舜父頑母嚚，嘗欲害舜。告則不聽其娶，是廢人之

大倫，以讎懟於父母也。

萬章曰：「舜之不告而娶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帝之妻舜而不告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。」

以女爲人妻曰妻。　程子曰：「堯妻舜而不告者，以君治之而已，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。」

萬章曰：「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階，瞽瞍焚廩。使浚井，出，從而揜之。象曰：『謨蓋都君咸我績。牛羊父母，倉廩父母。干戈朕，琴朕，弤朕，二嫂使治朕棲。』象往入舜宮，舜在牀琴。象曰：『鬱陶思君爾。』忸怩。舜曰：『惟兹臣庶，汝其于予治。』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？」曰：「奚而不知也？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。」弤，都禮切。忸，女六切。怩，音尼。與，平聲。

完，治也。捐，去也。階，梯也。揜，蓋也。按《史記》曰：「使舜上塗廩，瞽瞍從下縱火焚廩，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，去，得不死。後又使舜穿井，舜穿井爲匿空旁出。舜既入深，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，舜從匿空中出，去。」即其事也。象，舜異母弟也。謨，謀也。蓋，蓋井也。舜所居三年成都，故謂之都君。咸，皆也。績，功也。舜既入井，象不知舜已出，欲以殺舜爲己功也。干，盾也。戈，戟也。琴，舜所彈五弦琴也。弤，琱弓也。象欲以舜之牛羊、倉廩與父母，而自取此物也。二嫂，堯二女也。棲，牀也，象欲使爲己妻也。象往舜宮，欲分取所有，見舜生在牀彈琴，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。鬱陶，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。象言己思君之甚，故來見爾。忸怩，慙色也。臣庶，謂其百官也。象素憎舜，不至其宮，故舜見其來而喜，使之治其臣庶也。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，但見其憂則

憂，見其喜則喜，兄弟之情，自有所不能已耳。萬章所言，其有無不可知，然舜之心，則孟子有以知之矣，他亦不足辯也。程子曰：「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，人情天理，於是爲至。」弦作絃，俗別。

曰：「然則舜僞喜者與？」曰：「否。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産，子産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『始舍之，圉圉焉，少則洋洋焉。攸然而逝。』子産曰：『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』校人出，曰：『孰謂子産智？予既烹，而食之，曰：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』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。彼以愛兄之道來，故誠信而喜之，奚僞焉？」與，讀平聲。校，古孝切。池，本作沱。然，當作嘫。烹，本作亯。孰，本作𦏧。愛，當作㤅。

校人，主池沼小吏也。圉圉，困而未舒之貌。洋洋，則稍縱矣。攸然而逝者，自得而遠去也。方，亦道也。罔，蒙蔽也。欺以其方，謂誑之以理之所有。罔以非其道，謂昧之以理之所無。象以愛兄之道來，所謂欺之以其方也。舜本不知其僞，故實喜之，何僞之有？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，而不失天理之常也。

訓義 父子兄弟之際，亦至難言矣。均爲天性之愛，而孝子之於父母，仁人之於兄弟，則又有不一致者，要以求此心之安而已。心無不安，則倫無不至。聖人人倫之至，固有非常情所易測者。千載以後，揆微而如見其心，豈易易哉？ 萬章問曰，《詩》有之：「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」云「如之何」者，以是爲大事之必審，而不敢惟己意也。云「必告」，則人無聖賢之與庸衆，安常之與處變，其禮一也。《詩》之爲此言

也，故上稽往古，知爲百世不易之則，以爲可信也。其可信也，則盡事親之禮者宜莫如舜。舜之先《詩》而必告，宜矣。而舜之娶二女也，受命於堯而自聽，未嘗告焉，又何說以處此乎？孟子曰，《詩》言其常，舜處其變。《詩》言人子之禮，舜盡爲子之心。事親者豈但自盡其理而無憂哉？夫瞽瞍不欲舜之有室，明矣。告則不得娶，事之必然者也。而舜念此深矣。男女居室者，有夫婦乃有父子，以承先祀，以永世系，人之大倫也。如必告焉，則不得娶矣。親既有命，不可違也，而人之大倫廢矣。大倫廢，而廢倫之罪將何歸乎？以爲己咎，則己已告矣。則咎歸父母，我雖可無怨懟父母之心，而父母有不可免於懟怨之實。他日顧宗祧之墜，念孝養之難，安得不以父母爲咎？則與其陷親於廢倫取怨之大惡，不如自處於行權廢禮之小愆。蓋孝子之心，視親如身，求以一事之拂情，遂終身之安，則後日之克諧底豫，皆自此始。是以不告。禮者，人子之自盡。而心者，孝子之所以安親。舜不但盡諸己，而且曲成乎親，此其所以爲孝子之至也。此心也，非獨舜然，堯亦見其然矣。萬章曰，舜之不告而娶，所以全親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帝之妻舜而以君命臨之，瞍且不敢違，而亦不告，何也？孟子曰，帝可以制瞍，而瞍可以制舜。瞍不敢違帝，而舜不可以違瞍。帝亦知告焉而瞍之心不說於未娶之前，舜且不得不順焉，而帝亦不得而妻，故不如相忘於無言之中，使瞍無徵色發聲之事，而舜爲可娶。夫帝且不嫌於未告之妻，以全舜於父子之閒，而况於舜乎？知帝之心，益知舜矣。觀於此，則孝子之於

父母，不但求盡於己，必曲喻父母之情，而善則成之，不善則矯之，以曲防之，雖逆探其不韙之心於未然而不爲過。蓋視親之得失即己之得失，豈曰吾盡吾禮而善惡亦聽之父母哉？是道也，抑惟事父母之爲然，而仁人之處兄弟則又有異者。萬章曰，竊聞舜之於象矣。象之欲殺舜也，非一日也。父母於舜潙汭有都之後，使之躬完廩焉。父母使之，實有使父母使之者。舜既升廩，遂捐其階，瞽瞍於是而焚廩。瞽瞍焚之，有使焚之者。而舜早計而免也。又使浚井焉。使之浚者，即昔使完廩者爲之也。廩可待焚而後下，井不豫出則不能出矣。出，瞍從而揜之，有使之揜之者也。使焚之，使揜之，象也。象不敢與其事，因不知舜之出。料舜之死，而自暴其惡曰，謀蓋都君咸我績，滔天之罪，而以爲績也。噫，甚矣！乃分舜之有而曰，牛羊父母，倉廩父母，蓋其先以此餌頑嚚而情露也。曰，琴朕，干戈朕，弤朕，其以童心而極乎大忍也。且爲覆載不容之言曰，二嫂使治朕棲。噫，亦至是哉！往入舜宮，將何爲乎？乃不知舜之久出而在牀琴也。舜則淡然其相忘，而象已愕然其失據，乃詭爲言曰，聞君之幾陷於險中也，鬱陶思君爾。而媿發於中，則忸怩焉。其情不可揜，觀其言色而曙然矣。乃舜則曰，惟茲臣庶，汝其往爲我治。命弟之恒辭也。以所聞思之，在象何其險？在舜何其平？意者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？若其知也，則可以矯父母之意旨而娶，以立夫婦之大倫。亦可不順父母之非，而正兄弟之大法。若其不知也，則可以逆揆父母不使娶之心於未告之前，何不可以洞知傲

弟必殺己之心於今將之後？而恬然處之，命之治事，抑又何也？孟子曰，此豈待舜揣度而知者哉？象之惡已不可揜，而舜奚不知也？不知而何以免於焚與揜也？惟其知之，而仁人之心於此別矣。舜之於象，自盡其爲兄之心而已矣。故象之辭若有憂焉，又若有喜焉。其憂也，觸乎舜心之憂，而與之俱憂焉爾。其喜也，觸乎舜心之喜，而與之俱喜焉爾。前之不軌之謀，膺念而釋。此之相感之幾，隨念而生。舜惟知我之憂喜與共者，乃兄弟必至之情，而象之順逆，不在其意中也。萬章曰，彼舜不知而喜，則喜之也誠。既知之而又喜之，將勿僞與？孟子曰，君子無僞以待人，豈特聖人之於弟哉？子產之馭下也，亦然矣。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，而子產使校人畜之池。可任則任之，初未嘗以區區之一魚作不信校人之心也。而校人烹之，豈賢者意計所及哉？乃反命曰「始舍之，圉圉焉」，何其似魚初脫於困之情形也！曰「少則洋洋焉」，何其似魚既遂所欲之情形也！曰「攸然而逝」，何其似魚終獲所歸之情形也！子產之望魚者止此，所望於校人者止此，於此復何心焉，欣然曰：「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」魚未得，校人受使之道不得，而子產之心得矣。子產之心得，而抑又何求？校人出，不自媿也，而曰：「孰謂子產智？」以苛詧而好疑者爲智，則可謂子產不智也。曰「予既烹而食之」，子產亦何用知其烹食爲也？乃述子產之言以誚子產曰，子產且云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」。子產之自得而可勿護念者，彼惡知之？子產且然，況大舜乎？舜之道，君子自靖之

道也。自靖於己者，無求於物，特不可以相干而已。魚之得水而樂，弟之得兄而喜，方也。以君子之有方，而託方以欺之可也。惟非事之方而罔之，則非道也，則難罔也。故象曰「思君」，愛兄之道也。昔雖知其將殺己，而今固以其道來矣。或者昔所知之未真乎？或者其有悔心乎？舜於此不容深計，而象既喜，我不與之俱喜，則是我友愛之心反薄也。誠信而喜之，所以待弟之道盡，所以待弟之心安，澹然相忘於恩怨之地，而又何僞焉？而仁人之心有不可以私意測者，於此極矣。合而論之，子之於父母，父母之外無身也。其得其失，瞽之於幾而救之於早，故曲爲之慮而不忍聽父母之自爲善惡。故謂「天下無不是之父母」者，非也。見其過，如是己之過，而不待其成。若曰吾盡吾禮，而順逆任父母之命而從之，則其於父母也薄矣。若其於兄弟也，則俱受於父母而既分矣。分之而欲合之，合之者在我而已，不問其爲誠爲僞，而我盡其誠耳。故欲知兄弟之慝而過止之者，非也。有怡怡而無切偲，見兄弟之惡，而先已自處於刻矣。故父子兄弟同爲天性之愛，而所以盡吾心者不同如此。無他，各因其理之固然，以安其心而已矣。聖人人倫之至，瞽之精，守之一，豈易知哉？豈易知哉？

萬章問曰：「象日以殺舜爲事。立爲天子，則放之，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封之也，或曰放焉。」

放，猶置也，置之於此，使不得去也。萬章疑舜何不誅之，孟子言舜實封之，而或者誤以爲放也。

萬章曰：「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

殺三苗于三危，殛鯀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誅不仁也。象至不仁，封之有庳。有庳之人奚罪焉？仁人固如是乎？在他人則誅之，在弟則封之。」曰：「仁人之於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親愛之而已矣。親之欲其貴也，愛之欲其富也。封之有庳，富貴之也。身爲天子，弟爲匹夫，可謂親愛之乎？」庳，讀如鼻。

流，徙也。共工，官名。驩兜，人名。二人比周，相與爲黨。三苗，國名，負固不服。殺，殺其君也。殛，誅也。鯀，禹父名，方命圮族，治水無功。皆不仁之人也。幽州、崇山、三危、羽山、有庳，皆地名也。或曰：「今道州鼻亭，即有庳之地也。」未知是否。萬章疑舜不當封象，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，非仁人之心也。藏怒，謂藏匿其怒。宿怨，謂留蓄其怨。

「敢問『或曰放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象不得有爲於其國，天子使吏治其國，而納其貢稅焉，故謂之放。豈得暴彼民哉？雖然，欲常常而見之，故源源而來。『不及貢，以政接于有庳』，此之謂也。」源，當作原，古無源字。

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，然不得治其國，天子使吏代之治，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。有似於放，故或者以爲放也。蓋象至不仁，處之如此，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，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。源源，若水之相繼也。來，謂來朝覲也。不及貢，以政接于有庳，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，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。蓋古書之詞，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，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。　吴氏曰：「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，亦不以私恩害公義。舜之於象，仁之至，義之盡也。」私，當作厶。

訓義聖人之心，純於仁者也。其天性之慈愛所不容已者，施於親親爲必至。而愛之所行，自然曲盡其條理，以使民物各得其所。即不獲已而明罰敕法，亦自可並行而不悖。後世刑名之流以刻薄寡恩爲心，而爲伸大法以抑私恩之説，賊害天性之親，而臣民不被其澤，天下亦交怨而不服，乃借古人疑似之迹以爲證。此不可以不辯。萬章問曰，象日以殺舜爲事，其謀不可揜，其心不可懲矣。乃舜未踐天子之位，法可屈而伸，情也。及爲天子，定一代之典章，爲百王之大法，刑不容不正矣。乃相傳貸其死而薄罰以放，則何也？孟子曰，豈其然哉？舜之爲天子，則錫瑞玉，頒土田，以封之爲諸侯。簡策之傳不妄，故國之墟猶存。乃或者因其出封，而曰放焉，蓋歷世久遠，傳聞非據，有可假借，而説自此興矣。萬章曰，以爲放象，而天下且疑焉。以爲封象，而天下之疑滋甚矣。且無博徵帝王不易之典，而即以舜爲天子之事言之。天子者，以無私而行其刑賞者也。昔者舜嘗與四凶同立於陶唐之廷矣。及爲天子，以共工之静言庸違也，流之於朔北之幽州。以驩兜之比周爲黨也，放之於日南之崇山。以三苗之君負固不服也，竄之於西極之三危而殺之。以鯀之方命圮族也，驅之於東海之羽山而殛之。當時赫然舉天討以加四有罪焉，而天下不以爲刑之過，而以爲法之平，何也？唯此四凶居德婞悻，而賊及下民。不仁之人，人所共憤也。乃彼之不仁，猶未至絶天理、傷民彝也。象忍於兄，而謀推刃於無已，至不仁也。而乃加之以侯封，如夫子之所説。以象之不仁，苟有可爲焉，何所不至？斂之

無蓺，刑之無擇，有庳之人奚罪，當聖世而得此暴君邪？夫舜，仁人也。仁人者，爲民請命，而秉心惟公者也。乃舜之爲誅爲封者如是，安能不爲仁人疑邪？刑賞者，所以公天下也。四凶以非其私親，則誅之不赦。弟則雖有巨慝，不但不誅，而且封之。爲仁人者如此，而天下將奚據焉？孟子曰，正惟其爲仁人也，而可以釋然如此矣。夫仁人者，此心之仁不容已者，不以他念遏之而已。正爲其在弟也，愈可以釋然於此矣。夫仁人之於弟也，所性之仁所必篤者，不以天下易之而已。且夫象得罪於舜，未嘗得罪於宗社，未嘗得罪於生民也。其欲殺舜，非不可怨，非不可怒也。終不足以害舜，而怨怒釋矣。時過事已，而怒奚藏焉？怨奚宿焉？則夫舜此日之心，邕達自致，親之而不欲離，愛之而不忍其失所而已矣。夫親之則恐其分位縣絶，而易成疏遠，則欲其貴也。愛之則恐其樂利不給，而失所欲得，則欲其富也。故封之有庳，爲列辟焉，有提封焉，富貴之也。夫有其親愛之心而不遂其實，勢位限之，無可如何耳。身爲天子，秉馭爵馭禄之權，而使其弟爲匹夫，則雖有呴呴之仁，而其心不相爲一體也，可謂親愛之乎？故受大命，乘大權，正仁人所以行其性分之得爲，猶之乎操典刑以安天下，皆此心之不容已者。豈天討有罪，而以快吾怨怒於同氣哉？此仁人之不可不白也。萬章曰，舜之封象，於理得矣，於事有徵矣。而傳聞之失，必有所自，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？孟子曰，此亦有近似之迹焉，抑亦可以釋有庳奚罪之疑矣。象之於有庳也，與諸侯異。予奪生殺之權，有國者之所得

爲，而象以至頑，不能爲也，不樂爲也。舜因令不得有爲焉，令大夫往涖而治之，但爲制貢税之法，而納之於象，則象之欲亦給矣。爲諸矦而不得爲政，有如放也，從立君牧民之常而言之，而放之説自此始矣。夫然，則象豈得暴彼民哉？全象於矦度之外，即安民於吏治之中。仁人之親親仁民，並行不悖者，其條理然也。雖然，此自然之條理，不思而中，而舜豈念及此哉？使吏治之初心，則固極用其親愛也。舜不忍弟之殊己，欲常常而見之，以同其憂喜，惟有吏代治，故可以原原而來，而事無所妨，心無所沮也。故逸書曰，諸矦之朝貢有常期，而舜不待五服之朝、方岳之見，以諮訪政事接見有庳之君，則此「原原而來」之謂也。夫原原而來，而得謂之放乎？蓋夫人苟篤此心之仁，則所以曲全不肖之天親，自然曲盡其條理，而於愛養生民大公天下之至德，一無所損。仁民愛物，爲刑爲賞，皆自此而推焉。後世惟仁愛之心薄，於是有天子爲天下守法而不恤其親之邪説興。使仁愛之家釁起骨肉，而毒流天下，乃託古聖以自文。此人心之存亡，君子之所必辯也。

咸丘蒙問曰：「語云：『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』舜南面而立，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見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『於斯時也，天下殆哉，岌岌乎！』不識此語誠然乎哉？」孟子曰：「否。此非君子之言，齊東野人之語也。堯老而舜攝也。《堯典》曰：『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。三秊，四海遏密八音。』孔子曰：『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』舜既爲天子矣，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秊喪，

是二天子矣。」朝，讀如潮。岌，魚汲反。

咸丘蒙，孟子弟子。語者，古語也。蹙，顰蹙不自安也。岌岌，不安貌也。言人倫乖亂，天下將危也。齊東，齊國之東鄙也。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，而舜攝天子之事耳。堯在時，舜未嘗即天子位，堯何由北面而朝乎？又引《書》及孔子之言以明之。《堯典》，《虞書》篇名。今此文乃見於《舜典》，蓋古書二篇，或合爲一耳。言舜攝位二十八秊而堯死也。殂，升也。落，降也。人死則魂升而魄降，故古者謂死爲殂落。遏，止也。密，静也。八音，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，樂器之音也。

咸丘蒙曰：「舜之不臣堯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《詩》云：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』而舜既爲天子矣，敢問瞽瞍之非臣，如何？」曰：「是詩也，非是之謂也。勞於王事，而不得養父母也。曰：『此莫非王事，我獨賢勞也。』故説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。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如以辭而已矣，《雲漢》之詩曰：『周餘黎民，靡有孑遺。』信斯言也，是周無遺民也。普，《詩》作溥，二字不可通用，孟子引《詩》義亦有異，故不嫌其别。率，亦可用本字。説，失熱切。

不臣堯，不以堯爲臣，使北面而朝也。《詩》，《小雅·北山》之篇也。普，徧也。率，循也。此詩今毛氏序云：「役使不均，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。」其詩下文亦云：「大夫不均，我從事獨賢。」乃作詩者自言，天下皆王臣，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？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。文，字也。辭，語也。逆，迎也。《雲漢》，《大雅》篇名也。孑，獨立之貌。遺，脱也。言説詩之法，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，

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，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，乃可得之。若但以其辭而已，則如《雲漢》所言，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。惟以意逆之，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，而非真無遺民也。脱，本借用「説」字。

「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親。尊親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養。爲天子父，尊之至也。以天下養，養之至也。《詩》曰：『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，則當享天下之養，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。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？《詩》，《大雅·下武》之篇。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，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。

「《書》曰：『祗載見瞽瞍，夔夔齊栗，瞽瞍亦允若。』是爲父不得而子也。」夔，渠追切。齊，側皆切。

《書》，《大禹謨》篇也。祗，敬也。載，事也。夔夔齊栗，敬謹恐懼之貌。允，信也。若，順也。言舜敬事瞽瞍，往而見之，敬謹如此，瞽瞍亦信而順之也。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，而反見化於其子，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，而非如咸丘蒙之説也。

訓義 聖人，人倫之至也。因其忠孝之不容已，生則極其敬，没則盡其哀，制爲典禮以定萬世之經，凡爲子臣者莫敢越焉。五典之徽，庸於大舜矣。乃唐、虞之世遠矣，其遺文僅有存者，而附會之説因之以起。迨至戰國，風俗壞，邪説興，於時有竊國篡位而妾其君，位高多金而傲其父母，恬不知恥，乃誣大舜臣堯、臣父之説，以文其惡。於呼！聖人曲盡忠孝之情，而何易與流俗言哉？咸丘蒙問曰，莫尊匪君，莫尊匪

父，此常理也，而語所傳聞則有不然者。語云，天下惟德而已矣。苟其爲盛德之士，名滿於天下，功著於當時，則君不得而以臣禮臨之，父不得而以子道畜之。人心所歸，君父不能一人抗也，而舜是已。舜受堯禪而爲天子，南面而立，以受諸侯之朝覲。堯則帥諸侯北面而朝之，不敢謂昔之嘗爲君也。瞽瞍與臣民之列，亦北面而朝之，不敢謂己之固爲父也。舜見瞽瞍，心有不安，而其容有蹙，而時勢已然，莫能遂其敬親之念。若堯，則固泰然受之矣。孔子聞而論之曰，於斯時也，非常之事掀見於一日，天下危疑之甚，殆哉，岌岌乎！然而雖危而不亂，則惟德之盛可以勝之也。夫君臣父子，大倫也。德盛位尊，大綱也。兩者交疑，不知此語誠然乎哉？孟子曰，君臣父子不易之理，不可誣之心，安有此也？君子之言，必原本於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而以體前聖之懿行。若此言者，非出於君子，乃齊辯士於稷下掀爲不經之説，而東鄙野人化之，因有此語，此亦惡足辯哉？若夫舜之不臣堯，則固昭然有可考者。舜當堯存之日，何嘗正南面之位乎？堯老倦勤，使舜攝行天子之事耳，舜與天下諸侯同爲堯之臣也。考之《堯典》，則豈特生盡其臣主之分哉？堯崩，而舜固盡臣禮以定喪制也。《堯典》曰，舜攝位之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殂落。「乃」云者，言其事堯如一日也。於時舜以總己之聽，定喪禮以爲永法。寰内卿士賜姓命族者，其疏衰之服如喪父母，其期則再稘而禫，凡閲三季。四海之内，有土之君，同斯服也。雖不廢政事，而遏密八音，賓祭不行焉。凡此，皆帥天下以致哀於一人之禮，

所以正堯之終，而不敢謂曆數之在己也。故孔子曰：「天無二日」，天之垂象統於一尊也。「民無二王」，人之戴主不容二統也。使如野人之言，當堯存之日，舜公然居堯之位而爲天子矣。乃其崩也，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秊喪，如《堯典》之所云者，則是二天子矣。是猶天有二日，而天下豈但岌岌乎？夫君子據《堯典》以推大舜之所爲，生奉其命而臣節必修，没致其哀而大禮斯定。故三代之隆，喪制審而臣子之心已安，皆舜當日資父事君之至敬所昭垂者也。以此思之，則舜之所以奉瞽瞍者，必有道矣，而又豈聽其父之北面乎？

咸丘蒙曰，舜之不臣堯，則攝其事而未居其位。天下統於一王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夫不臣堯，則亦不臣瞍也。而《詩》有之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，遠邇一也。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，親疏一也。而舜當服堯喪畢，踐天子之位之日，非猶夫攝矣。既爲天子矣，敢問瞍於斯時獨處於非臣之位，則一王之上更有不臣之人，將何以處之而使不損失一王大統之定分乎？

孟子曰，學者考信於《詩》、《書》以定倫物之則，所固然也。雖然，亦當審其所謂焉。所謂者，心有所趨而因之以起言者也。若此率土皆臣之詩，豈據有大位而親者失親、尊者失尊之謂乎？夫此詩之所謂，則正孝子不容已之心，迫而爲此言爾。周大夫秉政不均，勞人獨瘁，而且不以己勞爲恤，心念父母，惟以不得養爲怨，乃爲此言曰，凡此普天、率土之下，莫非王臣，則莫非事王之事者，而柰何以我爲賢而勞我乎？故學者亦諒其志而已矣。其志正，其志深，則千古之孝子仁人一此心之不容

已者也。故説《詩》者有道焉，辭欲其達也，以文輔之。文有可借以成辭，勿拘文以害辭。在河之鳩，豈必其常在？食苹之鹿，豈必其擇苹？志有所激也，以辭傳之。辭有所指以明志，勿執辭以害志。樂之所抒，不嫌其有益美。哀之所洩，不嫌其有餘怨。夫能略文以取辭，則禽魚艸木隨一物而美刺皆通。略辭以求志，則咏歎長言任所云而性情皆得。如不瞀作者之志，而但據一句之辭，以爲斷章可以取義也。則《雲漢》之詩曰：「周餘黎民，靡有孑遺」，如飢饉之下無一可存者，從而信之曰，此宣王嘑天告祖昭示臣民之言，無不誠也，則周果無遺民矣。此日者鴻鴈之嗷嗷，他日者室家之溱溱，又何從而致之乎？惟略其辭而知其志，則《北山》之詩人正舉普天、率土，而欲分勞以奉其父母之極情。即此可以推大孝之心，而乃謂瞽瞍亦在王臣之列乎？若夫瞽瞍之非臣，則舜固有以處此矣夫。使舜爲天子，而瞽瞍爲有虞之編氓，則於臣主之義有礙。而孝子當居大位之後，典敍禮秩，以盡其心而定一代之尊者，則有道矣。孝子者，立身揚名以無忝於所生，可謂孝矣，而非其至也。其至者，即爲瞻爲依之情，戴父母如天者也。故莫大乎以貴而躬養，而天下之養皆親之養也。故舜當日者，身爲天子，而正名其父曰天子父，不屑如後世加尊之文，而天子之上，更有至尊無偶之二人。己爵不敢逸，父名不敢易，尊之至矣。身爲天子，而受天下之養以養其親，不忍如後世湯沐之奉，而天下之貢皆以將人子拜獻之資。視膳有常儀，洗腆無異節，養之至矣。自舜立此制，而凡有天下者，親

在則盡寢門定省之制，親没則有追王上祀之儀，莫不以此爲則焉。故《詩》咏王者之孝曰，永念此孝思於不忘，而思盡於內，禮行於外，一皆遵前聖之則，而可垂則於後人。則此尊之爲天子父，而以天下養之謂也。然則有天下而爲天子，正孝子盡孝以事親之大用，而定天下萬世之經。瞽瞍非臣，又何患無以處之哉？若夫語之所云「父不得而子」者，則或有説。《書》曰，舜之敬其奉親之事，以見瞽瞍，夔夔然齊其心志，深其敬畏，而不敢以天子之色加諸其父。至誠所格，瞽瞍亦信而順之。夫格頑爲順，則父之德成於子，是爲父不得而子，尚論者極德而言之，有如是耳。則伊尹之格嗣王，周公之感孺子，亦可云君不得而臣，皆以其忠孝之至者言之耳。豈有君父而可臣也乎哉？嗚嘑！舜之事堯，不以存没異節，而尤致其隆於喪禮，則君臣之分永定。其事父也，不以貴賤改度，而尤致其尊於名實，則父子之經以立。處非常之事，而制爲典常，所以爲人倫之至。彼野人者，習見竊國者之以家人廢故主，而匹夫取卿相者驕父母以快宿怨，乃誣聖人爲亦然。人心亡，天理滅，何足道哉？

萬章曰：「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否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」與，當作与。

天下者，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私有故也。

「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」曰：「天與之。」

萬章問而孟子荅也。

「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之乎？」諄，俗寫作諄，省不成字，讀章倫切。

萬章問也。諄諄，詳語之貌。

曰：「否。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」

行之於身謂之行，措諸天下謂之事。言但因舜之行事，而示以与之之意耳。

曰：「以行與事示之者，如之何？」曰：「天子能薦人於天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。大夫能薦人於諸侯，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。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，故曰：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」暴，薄報切，宜如字。別讀普木切，亦瞀。

暴，顯也。言下能薦人於上，不能令上必用之。舜爲天人所受，是因舜之行與事，而示之以与之之意也。

曰：「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，如何？」曰：「使之主祭而百神亯之，是天受之。使之主事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，人與之，故曰：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亯寫作享，俗誤。與，皆宜作与。

「舜相堯二十有八載，非人之所能爲也，天也。堯崩，三秊之喪畢，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。天下諸侯朝覲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訟獄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謳歌者，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。故曰天也。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而居堯之宮，逼堯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與也。相，讀去聲。朝，讀如潮。夫，讀如扶。然，當作嘫。

南河，在冀州之南，其南即豫州也。訟獄，謂獄不決而訟之也。

「《泰誓》曰『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』，此之謂也。」

自，從也。天無形，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。民之歸舜如此，則天与之可知矣。

訓義 堯、舜禪受之際，有非可以形迹論者。以形迹論之，以私心測之，則不特湯、武爲放弒者之口實，堯、舜且爲篡奪之假借矣。

故以大公無我爲言者，非也。聖人之心，其難其慎，上畏天命，下畏民情。其視天下也重，則所以託此天下也不敢輕，而承此天下者乃不敢不體民心以合天意。若是者，大義存焉，豈易言哉？堯禪於舜，以迹言之，是以天下爲己物，而推以与人，固必曰堯以天下与舜。後世習爲此言，而萬章問曰，堯之禪舜也，不私天下於己，而取大寶之位、九州之域，惟其意之所欲与而与之，乃以成乎聖人之公。堯果有此心，而因有此事乎？孟子乃破從來之積疑，而正其授受之名曰否。堯未嘗輕天下而輕言与，舜亦非承堯之意而受其与。所以然者，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天下推戴一人而爲天子，而天下固非天子之所得有。使惟其見爲可与而与之，則与之者已妄，而爲所与者不能受。理所不可，成乎勢所不能。彊其所不能，而天下亦岌岌也。萬章曰，与者不敢輕也，而受者必無妄。受，必有与之者，而后居之不疑，處之不危。舜之有天下也，非堯與之，而孰與之乎？孟子乃上觀當時之天下，詳求堯、舜相取之理事，而正言其固然之理曰，天与之。天下者，天所監觀之天下。天者，天下所共奉之天。循其道而天理定焉，乘其時而天命行焉。當日者天待舜以治天下，而因与之焉。堯不得而違，舜不得而辭，皆奉天而已矣。萬章曰，堯之授舜，則有咨爾之文、執中之訓，諄諄然命之矣。夫天下必聽天命，而舜何以知天之与也？堯何以知天之与舜？抑將有圖書之錫、符命之垂，諄諄然所可共喻乎？孟子曰，以圖書言天者，末也。以符命言天者，妄也。不言之表，天乃存焉。天之所昭，不

待言焉。天之所与者，驗於其躬，則志氣之勃興，反觀而自覺。驗於其世，則氣機之順暘，隨在而皆通。此天之所示也，在舜與天下相往來之行與事而已矣。萬章曰，行之於己，亦聖心之自致。事在天下，亦隨事之敷施。而何以見爲天之所示也？孟子曰，夫舜之爲天所与，不僅在玄德升聞之初，而在帝命既咨之後也。惟其然也，故堯不能有予奪之權，而亦聽之天焉。夫堯不能与舜，能進之於天而已。故天子有敬天而重天下之心，慎選有德者薦之於天，至於天之与否，天子不能勥使天也，必既薦之後，果有當乎天心，而後成乎其所薦。猶夫諸侯有宗室之賢者，薦於天子以嗣己位，而不能使天子之必与，必既薦之後，果有以當乎王心，而後錫之以命。大夫有庶士之賢者，薦於諸侯以代其官，而不能使諸侯之必与，必既薦之後，果有以當乎君心，而後涖乎其職。故昔者堯亦薦舜而已矣。其薦也，天下之所共見其聞，則暴之矣。當堯之薦，堯以爲可以承天也，而未敢必也，而天無所違，受之矣。堯以爲可以宜民也，而未敢必也，而民無所拂，受之矣。在當日者仰觀俛詧，和氣周洽，舉萃於舜之一身，無非必有天下之理勢，豈待符命之丁寧哉？故曰，天之流行在不言之表。一人之志氣，天下之氣機，皆顯見而無疑者，舜安得而辭之哉？萬章曰，薦之於天，必有所以薦也，天受之，必有受之徵也。暴之於民，必有所以暴也，民受之，必有受之實也。堯何所據以信其薦之不誣，而舜亦何以終有天下乎？孟子曰，天子之事天，莫重於祭。使之主祭，薦之以爲可以承天之慶也，而烈

風雷雨之不作，見百神之啬焉，其精誠之徹，與玄穆相感通也，天受之也。天子之於民，則有其事。使之舉行天子之事，暴之以爲可昭示萬方也，而賓門序揆之各得，見百姓之安焉，其盛德之符，與愚賤而咸若也，人受之也。於其受，知其与，天与之矣，人与之矣。堯無心於既薦之後，而舜非但因薦而得。故曰，聖如帝堯，且不敢必天人之受。而舜之有天下，在天人交与之餘。凡爲天子者，凜承上帝之天位，而託一人於億兆之上，其能以天下与人乎？夫爲天子者，欲以天下与人，則爲妄。因天下有与我之心而受天下，則爲篡。自有篡者，而妄与之説始興。乃聖人於天人交与之後，尤有不敢遽受之心，則舜之已事可考矣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，皆堯薦於天、暴於民之日也。而天之受之也，已非偶然，民之受之也，已非一旦矣。堯季永而舜德成，是非人之所能爲也，此不言之表有使然者也，天也。是以昭然爲天之所与，舜可以受而無疑矣。乃堯崩之後，舜總已而聽，待三季之喪畢，舜且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。故君之子不忍忘，亦上帝之臨不敢信也。於斯時也，主祭之事不行，而百神之歆啬不相昭格，則天命一聚於民心矣。諸侯者，民之長也。民歸之，斯諸侯嚮之。天下諸侯徧九州，通五服，無異志焉。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，而大禮歸焉，不待肆見之日，已輯五等之瑞矣。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，而大法歸焉，不待命士之咨，已塱弼成之教矣。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，不待明良之賡，已頌卿雲之旦矣。於是萬方之心翕於一心，若有不自知其然而不容已者。夫民

情不一，五方之風氣不齊，遠近之受恩不必皆洽，而何以若或驅之、如或召之如此哉？故曰天也，以人心之合戴，知天命之不可違。夫然後之帝都，即天子之位焉。則天之与舜者，不但在承堯薦暴之日，而尤在遜位弗嗣之後。堯何從與？而舜亦何從受之於堯哉？若以爲堯与之，舜受之，則一承顧命，遂奉遺言，堯甫殂落，不避於南河而遽居平陽之宮，逼胤子而使去。則堯以有心与，舜以有心受。有心受者，篡之徒也，而天与者豈如是哉？故謂堯与舜者，乃亂世欲文其篡，而據迹以言之。若堯、舜欽昊天、畏民志之盛德，豈其然乎？夫善言天者，必徵於人。舜當天人交与之後，尤必待人心推戴之深。《泰誓》曰「天視自我民視」，行政有得失，民之所覩即天之監也。「天聽自我民聽」，出令有善惡，民之所聞即天之聲也。天寄耳目於民，民即傳天之嚮背，此於朝覲、訟獄、謳歌而知天心之謂也。蓋天者，理而已矣。理者，人之理也。得人之理，則民受治焉。上世文明初起之際，化理方開，非聖聖相承，不足以承天之大化。故堯之薦而与舜，此至理自然之符。而以迹言之，其不爲亂臣藉口者尠矣。

萬章問曰：「人有言：『至於禹而德衰，不傳於賢而傳於子。』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也。天與賢則與賢，天與子則與子。昔者舜薦禹於天，十有七季，舜崩。三季之喪畢，禹避舜之子於陽城。天下之民從之，若堯崩之後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。禹薦益於天，七季，禹崩。三季之喪畢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。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，曰：『吾君之子也。』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，曰：

『吾君之子也。』與，當作与。然，當作嘫。朝，讀如潮。陽城，箕山之陰，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。啟，禹之子也。楊氏曰：「此語孟子必有所受，然不可考矣。但云天与賢則与賢，天与子則与子，可以見堯、舜、禹之心，皆無一毫私意也。」

「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。舜之相堯、禹之相舜也，歷季多，施澤於民久。啟賢，能敬承繼禹之道。益之相禹也，歷季少，施澤於民未久。舜、禹、益，相去久遠。其子之賢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莫之爲而爲者，天也。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「之相」之「相」，竝去聲。

堯、舜之子皆不肖，而舜、禹之爲相久，此堯、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，而舜、禹有天下也。禹之子賢，而益相不久，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。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，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。蓋以理言之謂之天，自人言之謂之命，其實則一而已。

「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、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，故仲尼不有天下。

孟子因禹、益之事，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。言仲尼之德，雖無愧於舜、禹，而無天子薦之者，故不有天下。

「繼世以有天下，天之所廢，必若桀、紂者也，故益、伊尹、周公不有天下。

繼世而有天下者，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，故必有大惡如桀、紂，則天乃廢之。如啟及大甲、成王雖不及益、伊尹、周公之賢聖，但能嗣守先業，則天亦不廢之。故益、伊尹、周公，雖有舜、禹之德，而亦不有天下。

「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。湯崩，大丁未立，外

丙二秊，仲壬四秊。大甲顛覆湯之典刑，伊尹放之於桐。三秊，大甲悔過，自怨自艾，於桐處仁遷義。三秊，以聽伊尹之訓己也，復歸於亳。

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。趙氏曰：「大丁，湯之大子，未立而死。外丙立二秊，仲壬立四秊，皆大丁弟也。大甲，大丁子也。」程子曰：「古人謂歲爲秊。湯崩時，外丙方二歲，仲壬方四歲，惟大甲差長，故立之也。」二說未知孰是。顛覆，壞亂也。典刑，常法也。桐，湯墓所在。艾，治也，《說文》云「芟艸也」，蓋斬絕自新之意。亳，商所都也。

「周公之不有天下，猶益之於夏，伊尹之於殷也。」

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。

「孔子曰：『唐、虞禪，夏后、殷、周繼，其義一也。』」禪，時戰切。

禪，授也。或禪或繼，皆天命也。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閒哉？尹氏曰：「孔子曰：『唐、虞禪，夏后、殷、周繼，其義一也。』孟子曰：『天与賢則与賢，天与子則与子。』知前聖之心者，無如孔子。繼孔子者，孟子而已矣。」

訓義 聖人之於天下，開其治，撥其亂，❶皆以身任之，而不委之氣數。惟至於授受之際，則一聽之天，而已不與焉。蓋天下者，天之天下，抑天下之天下也。任之於己，則己之事。而託之於人，則非己之事也。惟不知此義，故謂堯、舜之禪爲以天下与人，因而謂三代之世及，爲以天下与子，遂有帝降而王、公私德異之說。始於放達之

❶「撥」，原誤作「揆」，今據文義改。

士，以敝蹝萬乘爲高，而不知聖人鄭重昊天付託之義。而姦人因竊其說以惑愚弱之主，而思奪其位。故君子奉大義以辯之，使天下知有天而不敢褻焉。萬章曰，人有言，至公無私，德之盛也，則堯、舜是已。至於禹，則有勤民之事，而亦有自私之心。不傳於賢而傳於子，非無賢也，有所吝也。由是家天下之法遂流及三代，而世無常治。夫禹當日果有此心，而世及之法果爲自私乎？孟子曰，禹德合於二帝，而何衰之有？禹亦何嘗有傳子之事，而吝之於賢乎？斯言非也。其傳賢傳子，非禹之任，固不容禹之心不然也。夫堯、舜之傳賢，非堯、舜之与之也，天与之也。當洪荒初启之世，非聖聖相承，則無以開萬世之治統。故理之所宜，在与賢以立君道之極，則天下知有其德者有其位，而不敢輕大寶之攸歸。理既宜然，勢亦因之，而事勢民情皆順焉，天使然也。禹之傳子，非禹与之也，天与之也。當文明已盛之後，不必聖人繼起而可以安一代之人心。故理之所宜，在与子以定君臣之分，則天下之刱其業者垂其統，而各亯先王之舊德。理既宜然，勢亦因之，而事勢民情皆安焉，天使然也。今以与賢言之。舜何能必天之与禹，而傳於禹哉？舜之薦禹於天，亦如堯之薦舜已耳。十有七秊，神亯民安，猶之堯也。而天下之民執玉而覲，質成而聽，咏思而不忘。其即陽城以從禹者，翕然畢合，無有二三，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，而禹乃不得辤而受天下矣。故二代之氣機合爲一致，而天下遂謂之傳賢。堯、舜何嘗以公天下爲心而德待此以盛乎？以与子言之，禹何能知天

之与子而傳於子哉？禹之薦益於天，不異於堯、舜，亦且謂益之可有天下也矣。乃七季之閒，而禹崩矣。三季之喪畢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，亦未嘗必絶天下之望，而異於舜、禹也。而天下之民異矣。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，相語以必從曰，吾君之子也。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，咏歎以長言曰，吾君之子也。君臣之義，固結之情，一旦流連於人心而不能解。益於是全其臣節，而啟亦君之無疑矣。三代之氣機自是而開，而天下遂謂之傳子。禹何嘗有私其子之事，而德以之而衰哉？夫人心之所以或歸於賢、或歸於子者，蓋亦有故焉。丹朱之不肖，不足以承堯也。舜之子亦不肖，不足以承舜也。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載，禹之相舜十有七季。歷季既多，施澤於民已久，則天下安其治、馴其教，舍舜、禹而無所適從。不能以感堯、舜之心，棄愛養而推不肖之子，故歸舜、禹也，不謀而合。若啟則賢也，能敬以居躬，承禹之法以涖民，繼禹之道，依然禹也。益之相禹，七季而已。歷季既少，施澤於民未久，故天下依禹之德，而未載益之仁；舍夏后而非所適從。不能順禹薦賢之心，忘恩義而歸箕山之相，故歸啟也，更無所疑。乃在民情之當然者則然，而所以然者，豈民之能主哉？舜、禹、益，其爲天子之所薦，均也。而堯、舜之壽考，禹之登遐，致其相之日久暫相去如此其遠。禹有子，堯、舜亦有子，其爲舜、禹、益之所避，均也。而朱、均不肖，啟之賢，其勝任之可否如此其異。如是者，豈非天哉？堯、舜非不欲其子之賢，禹非不欲及其生存而成益之相業。三聖人者，不能爲。天下之民

亦豈不願堯、舜之有賢子，禹之啚遐季？而天下之民，亦不能爲。則惟天道在傳賢，而使之如彼也。道在於傳子，而使之如此也。夫人不見天之爲天，而形聲之表，自有默運其消息以成乎氣機者。時至而理成焉，天也。故舜、禹與啟未嘗有修德致福，召致天佑之心，而自然之中，自有適成其事會以定其規模者，天爲主而司令爲命也。然則自禹以後成乎世及之天子，以訖於今，羣天下皆聽命於天，而豈有天下者之所能主乎？自禹而後迄乎商、周，人徒見當世不乏聖賢而不得位以行志，後嗣之多庸主而且尸貴以積衰，則謂家天下者不如堯、舜之大公耳。乃就三代之興替以惟三代之天心，政教修明之後，一王之治法可以垂之數百季而后敝，民情之素定則惟建之以師儒而有餘。故德可以爲天子者，數必參差而不偶。德即未可以爲天子者，時且承平而不亂。匹夫而有天下，天之所慎也，德必若舜、禹而猶未得也，必又有天子薦之，以慎重神器之心，奉之天而公之民。以是故也，仲尼之聖不媿舜、禹，而不乘乎可薦之時，遂無有能薦之人，而不有天下。天既篤生仲尼，而不授以薦之之天子，則天之定於世及，而禪讓之曆數已千餘季而不復用矣，必無一旦拔側陋而興王之理。明其道，修其教，以輔衰周之氣運足矣。仲尼且不有天下，而五伯、列矦其敢妄干天位乎？三代之定理，定於繼世以有天下矣。啟開之，而天下之安者四百季。大甲因之，而天下之安者六百祀。成王因之，而天下之安者訖於今。故家遺俗，流風善政，相沿而未替。士食舊德，農服先疇，相習而無猜。言夫天之所

廢，則必凶德播於四方，而民怨積於歲月，乃始躊躇良久，而更授新王焉。故匪獨益也，商之有伊尹，周之有周公，皆可以有天下者也。而君自定其正統，臣自終其相業，不有天下，而必歸之啟與大甲、成王焉。啟有之，至桀而未墜。大甲有之，至紂而猶存。成王有之，乃九州九鼎施及今日，而天下猶有共主。則見時王之道降，而遂謂天命之且遷乎？且以商、周之事觀之，天當改禪之初，則啟之敬承，實足以揜益之相業，非此則無以逡易天下之耳目，而定君臣之分於萬秊。至於商，而不必然矣。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，湯之王，一德之阿衡成之也，非僅如益當平成之後，佐禹而因禹之明德也。而湯未嘗薦之，非湯不欲薦也。天已定爲世及，而天下安之，湯不能違也。湯崩矣，大丁未立而先殂，外丙之立也二秊，仲壬之立也四秊，商家傳弟之法且不能久高之矣。大甲嗣立，顛覆湯之典型，商且有逡於伊尹之勢矣。伊尹以天下之重，商業之不可隕，放之於桐三秊，固無利天下之心，而且以觀天意也。乃大甲則悔過矣，自怨其昔之非，而自艾以改其度。在桐之日，所處者仁而心以大正，所遷者義而行以日新，三秊之中猶一日也。其有未即合於道者，則聽伊尹之訓己，而允足以持湯之緒也。復歸於亳，而商祚永固，以成六百載之王業焉。至於周，則商家傳弟次及之法，更足爲傳之經。周公以母弟懿親，相武王而定四海，猶夫益與尹也。成王以冲人嗣服，雖不如大甲之顛覆，亦不能如啟之敬承。乃四國之亂，疑將授公以不利孺子之幾。而反風之祥，天僅与公以我來自東之兆。

明辟既復，鳴鳥遂聞，卜世卜秊，施及幽、平而未改。而叔父之勳勞，終守藩於東土，則亦与益之於夏、尹之於殷等耳。湯、武即欲与之，其將能乎？合而觀之，禹、舜之有天下，有之堯、舜既崩之後。啟、大甲、成王之嗣位，嗣之於禹、湯、武王易世之餘。數聖人舉而聽之於天，而已不与焉。可薦也，則薦之已耳。民歸之也，則聽之民已耳。故曰，天下者，天之天下，帝王不得而行其意焉。故孔子曰，唐、虞則禪矣，夏后、殷、周則繼矣。以禪爲義，似乎公天下而不私。以繼爲義，似乎守天下而不失。而其存也，則爲一日之君，盡一日之道。其没也，以天下之重，付之天下之公。天欲開君道之盛，則薦賢以自盡。天欲定一統之歸，則立子以象賢。古之帝王順天膺人，又豈有異義哉？於此而見天之理矣。使唐、虞而与子，則堯之成功文章，且不能相紹以開中天之治。使三代而与賢，則忠、質、文紊遷而民志不定，君臣父子亦尊失其尊而親失其親。始於禪，成於繼，三代而後，於萬斯秊莫之能易者，世及之法也。斯豈據形迹以窺聖人之心者所能知乎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天。

萬章問曰：「人有言『伊尹以割烹要湯』，有諸？」

要，求也。按《史記》，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，「乃爲有莘氏之媵臣，負鼎俎，以滋味説湯，致於王道。」蓋戰國時有爲此説者。

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而樂堯、舜之道焉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禄之以天下，弗顧也，繫馬千駟，弗視也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與人，一介不以取

諸人。

莘，國名。樂堯、舜之道者，誦其詩，讀其書，而欣慕愛樂之也。駟，四匹也。介，與艸芥之芥同，言其辭受取與，無大無細，一以道義而不苟也。

「湯使人以幣聘之，囂囂然曰：『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？我豈若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、舜之道哉？』囂，許嬌切。畎，本作く。

囂囂，無欲自得之貌。

「湯三使往聘之，既而幡然改曰：『與我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、舜之道，吾豈若使是君爲堯、舜之君哉？吾豈若使是民爲堯、舜之民哉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？

幡然，變動之貌。於吾身親見之，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，不徒誦説嚮慕之而已也。

「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。非予覺之而誰也？』

此亦伊尹之言也。知，謂識其事之所當然。覺，謂悟其理之所以然。覺後知後覺，如嘑寐者而使之寤也。言天使者，天理當然，若使之也。程子曰：「予天民之先覺，謂我乃天生此民中，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。既爲先覺之民，豈可不覺其未覺者？及彼之覺，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，皆彼自有此理，我但能覺之而已。」

「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、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内之溝中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，故就湯而説之以伐夏救民。推，他回切。内，讀如納。説，讀如稅。

《書》曰：「昔先正保衡，作我先王，曰：『予弗克俾厥后爲堯、舜，其心愧恥，若撻于市。』一夫不獲，則曰『時予之辜』。」孟子之

言蓋取諸此。是時夏桀無道，暴虐其民，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。　徐氏曰：「伊尹樂堯、舜之道。堯、舜揖遜，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，時之不同，義則一也。」

「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，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？　聖人之行不同也，或遠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歸潔其身而已矣。」

辱己甚於枉己，正天下難於正人。若伊尹以割烹要湯，辱己甚矣，何以正天下乎？遠，謂隱遁也。近，謂仕近君也。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，然其要歸，在潔其身而已。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？

「吾聞其以堯、舜之道要湯，未聞以割烹也。」

林氏曰：「以堯、舜之道要湯者，非實以是要之也，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。猶子贛言夫子之求之，異乎人之求之也。」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。

「《伊訓》曰：『天誅造攻自牧宮，朕載自亳。』」

《伊訓》，《商書》篇名。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。今《書》牧宮作鳴條。造、載，皆始也。伊尹言始攻桀無道，由我始其事於亳也。

訓義當戰國時，挾策游談之士苟可以得富貴者，無所用恥，而託爲小屈大伸之說，謂救世安民之術亦必由此，遂誣古之聖人，其出去之際亦然。此其爲說，本不足辯。然古人立身之大節，出處之大義，上奉天心，下恤民隱之深心，則不可不亟白之，以見天下非此不治，而士君子立志之始不可不嚴。故孟子於伊尹、孔子、百里奚之事三致詳焉。稱伊尹之功者曰，割正有夏，而爲湯阿衡，任冢宰之事。誣尹者遂因宰、割之文爲割烹之說。萬章問曰，人有

言伊尹之事者曰，其欲固結湯心而行其道，而無由進也，乃爲庖人，司割烹，以味得湯之寵，而因進説焉。夫割烹，賤事也，乃以欲行其志，不恥爲之。古聖人成天下之大功，固可然乎？不識有諸？孟子曰，否。尹之就湯也，出處甚明，《訓》、《誥》可徵。如以割烹，抑何以成割正之功，開六百載之業乎？不然也。尹之事則實有可考者。尹蓋有莘野人，未嘗至於湯之都。古者士不仕則耕，尹惟不欲仕，故其於有莘之野，躬耕而已。割烹者，豈其所辱爲哉？乃尹志之大，學之純，而於堯、舜之道已深。故耕莘之日不能有唐、虞之事，而尹之道大行不加，窮居不損，則畎野之中，一言一動皆可質堯、舜而無憾，因以仰無所媿、俛無所怍而樂焉。尹惟知夫堯、舜之道在己者有義焉，正物者先自正，盡己心之當然，而即以無傷於物。處物者有道焉，已可行者物自可受，因物理之固然，而以返求諸己。故自當日之素位而以視天下，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。則祿之以天下，非己祿也，弗之顧也。繫馬千駟，非己馬也，弗之視也。道義外之富貴，相與忘之久矣。其於當日之所交際，即莘野之中而有非其義者、非其道者，則一介不以与人而非有吝也，一介不以取諸人而非其固也。道義中之酬酢無所苟焉，審矣。而孰知天下千駟之大、一介之小哉？於是而若將終身焉，尹之志決矣。可無歉於道義，即可無憾於堯、舜，尹誠樂矣，未嘗計天下之治亂也。而湯則聞其聖，使人以幣聘之。湯大有爲之志已見於天下，而尊德樂道之誠，不俟其往求。乃尹審之於道義而不敢信湯，因不敢自信，乃囂囂然

因其自得之意曰，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？出而爭興廢於天，而不敢必，喪吾樂矣。豈若退而盡道義於己，而處畎畝之中，固可由是以樂堯、舜之道。而吾其以彼易此哉？　乃湯則三使往聘之矣。其不輕以道許人者，正湯之所亟求也。於是而知湯之可與大有爲，而上天名世之命在己矣，乃幡然改矣。幡然改者，時至事起，則一時義之所不容辭，道之所必出也。乃曰，至今日而言之，則道更有所在，義更有所宜矣。湯之所志如此也，所欲行如此也，舉天下而待之我如此也，則吾出而可以必吾君爲堯、舜之君矣，吾民爲堯、舜之民矣。我如是以爲之，而唐、虞可再見於今日矣。則與我處畎畝之中，不交汙世，不聞亂政，由是以樂堯、舜之道，吾豈若成吾君天錫之智勇而爲堯、舜之君哉？　吾豈若反吾民陷溺之汙俗爲堯、舜之民哉？　夫吾固嘗慨想堯、舜之世，人安其性，物順其理，如此乎其可樂也。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，而道行於天下而亡礙哉？　乃自念曰，夫今日之迫我以出者，豈非天哉？　積治而亂者，天偶然之數。撥亂以治者，天固然之心也。夫民不得安其生，則不得復其性。若夫性，則固有真知真覺者也。天授人以知覺，均也。而因性而喻者爲先知先覺，待教而興、待厚生而後正德者爲後知後覺。乃天下當不治之日，則後知後覺者且不知不覺矣。乃天之生斯民之理，必有所任焉，而後知覺不迷於天下。於事理之灼然可見，而庶物所治，倫常所敍，能先知其當然者，修爲典訓，以示後知者於憂危迷瞀之中，天之任先知者大矣。於恒心之隱然不昧，而得理而安，緣情而悟，能先覺

其所以然者，感以風化，以警後覺者於流俗慆忘之日，天之任先覺者深矣。子自度焉，人所未知，而予井井然悉其條理，則惟人安於習俗而不覺，而予惺惺然警其從違，則可自信爲天民之先覺矣。予今而出焉，將以斯必知必覺之理，振起生民之生氣，而使於汙染之餘，知有事理之必然，發起其良心之固然，予則有道矣。而得一心一德之君，推天下以授我，則天意可知，非予覺之而誰乎？於是而一旦幡然之中，天下即入尹之心而不容釋。乃心之所維，慮之所繫，以爲天下之民皆吾民也，匹夫匹婦不容遺也。有不被堯、舜之澤，而未能以滌除爲昭蘇，以生全起教化，盡人而有一迷其知覺者，非他任也，皆己不能承天以拔之於桀日陷溺之中，若己推之而納之溝中，非民之汙，而己汙之矣。當斯時也，抱斯心也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其不容辭也。富貴固所久忘，功名亦所不屑，貴愛其身爲上天付託、萬民倚賴之身而不能自已。故其就湯也，遲回於三聘之後，而一決之於一念之深，乃說之以伐夏救民焉，而知覺大明於天下，唐、虞親見於當時。尹之出也，豈偶然哉？由此驗之，則其耕莘也，其辭聘也，其所自言自審於三聘之後而始出以救民也，皆顯然垂於後世，而吾與子所共聞者也。若夫人之爲言，謂尹之不嫌於卑賤，將以得志而大行，而揆之以理，參考於古今成敗之已然，則謂枉己而可以正人爲君子之權者，妄矣。吾聞有枉己者矣，必其沈没於功利者矣。吾聞有正人者矣，必其先審乎去就者矣。未聞己已趨於邪佞，而能正物以善俗者也。況其爲屈身卑賤之役，不但枉而且辱

矣。舉天下之知覺而欲以一身開之，乃卒如其志，而天下更始，則天下皆正也。不知辱之可恥，不覺辱之爲恥，其學術事功皆出於苟且之一途，將何以覺天下而正之乎？彼誣尹者，以尹起於田間，而忽就湯，則以爲必有委曲之節，而異於終身高蹈者之所爲。如是者，豈足以知聖人哉？聖人所體者天心也，所同者民彝也，而時不同焉，遇不同焉，則行亦不同也。故或遠而遁跡山林，或近而置身廊廟，或乍就而終去，或終事而必留，乃要以因時行道，而已不與焉。若其心之所歸，則去而遠者非意氣之激，近而不去者非寵利之情，皆使此心純出於道義。而自任天下之日，一如其一介不妄之素，志無可屈，道無所殉，功業滿天下，而澹泊純素之存者如故也。豈忍以一身納之卑賤之中，使須臾之或汙哉？夫伊尹自任重而望湯深，則咸有一德，臣主相孚，謂之要可也。乃以吾所聞，《書》有「尹躬暨湯」之文，《詩》有「左右商王」之咏，皆湯有爲堯爲舜之心，而尹有致君堯、舜之道，故道同義合，湯不能舍尹，而尹亦乎湯。蓋以堯、舜之道要也，即其畎畝之所樂者。若割烹之説，舊聞所不紀，君子所不道。而尹之未出也，耕莘樂道。其膺聘也，三至乃起。其就湯也，以匹夫匹婦枉道爲憂。何嘗有割烹之事？流俗之言，無據而誣聖人，何足論乎？伊尹之自述以訓大甲者有曰，桀爲無道，天訖其命，代天而行誅，始枉牧宮而攻之也，朕實初定大業於亳。則湯之伐夏，尹實開之，行古今創見之事而不疑，湯實不容不授其事於尹，則所謂堯、舜之道要湯者，於斯見矣。聖人之事，堂堂巍巍，上以承天，

下以對於天下。學者精白其心以求之，而恐不能測，又奚暇取此無實之言爲？

萬章問曰：「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，於齊主侍人瘠環，有諸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也。好事者爲之也。癰，於容切。疽，七余切。然，當作嘫。好，本作㚋。

主，謂舍於其家，以之爲主人也。癰疽，瘍醫也。侍人，奄人也。瘠，姓。環，名。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。好事，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。

「於衛主顏讎由。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。彌子謂子路曰：『孔子主我，衛卿可得也。』子路以告。孔子曰：『有命。』孔子進以禮，退以義，得之不得曰『有命』。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，是無義無命也。讎，是流切。彌寫从弓，俗譌。

顏讎由，衛之賢大夫也。《史記》作顏濁鄒。彌子，衛靈公倖臣彌子瑕也。徐氏曰：「禮主於辭遜，故進以禮。義主於斷制，故退以義。難進而易退者也。在我者，有禮義而已，得之不得，則有命存焉。」

「孔子不說於魯、衛，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，微服而過宋。是時孔子當阨，主司城貞子，爲陳侯周臣。

不說，不樂居其國也。桓司馬，宋大夫向魋也。司城貞子，亦宋大夫之賢者也。陳侯，名周。按《史記》：孔子爲魯司寇，齊人饋女樂以閒之，孔子遂行。適衛月餘，去衛適宋，司馬魋欲殺孔子。孔子去至陳，主於司城貞子。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，然猶擇所主，況在齊、衛無事之時，豈有主癰疽、侍人之事乎？

「吾聞觀近臣，以其所爲主。觀遠臣，以其所主。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，何以爲

孔子？」

近臣，在朝之臣。遠臣，遠方來仕者。君子小人，各從其類，故觀其所爲主，與其所主者，而其人可知。

訓義 君子小人之界，大辨昭焉，大防立焉。於此不審，則雖欲爲君子，而必不能。故出去之嚴，先嚴於所交，而擇君必於擇所主，即至於聖人而豈有異哉？聖人之所爲，非君子之所能至。而君子之所不爲，未有聖人爲之者。遊士之説，以達權誣聖人，而遂及孔子。孟子不與深論，而但據實以折之。萬章問曰，孔子之行藏，傳聞審矣。但其所主，未有考焉。或謂世主不能有特達之知，則聖人亦必因緣而進。衛有癰疽，以技術爲靈公所寵，孔子於衛主之，是以有際可之仕。齊有寺人瘠環，以内臣爲景公所任，孔子於齊主之，是以有尼谿之請。志在行道者，不妨因機以利見，果有之乎？孟子曰，否。齊、衛之有此二人與無，且無所從考，而孔子之授館自有所因。因倖臣而介紹，所固無也。聖人之行權必不紊者，君子小人之辨。聖人之欲行道而必慎者，事君信友之誠。蓋不然也。爲此説者，乃急於求用之人，其情貪，其志躁，造爲此言以誣聖而自文也。孔子於齊所主雖無從考，而於衛則有其徵。其所主者，非主癰疽也明甚，蓋主顔讎由焉。讎由者，衛之賢大夫，故相得而歡，可與決出處者也。於時而適有彌子之事，尤可徵孔子之不輕於主焉。彌子者，衛侯之倖臣。子路者，夫子之樂與從政者也。而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。略其人而相與言情，故彌子之情亦似可矜，無嫌白於子路之前。而彌子謂子路曰，孔

子何用主顏氏哉？若其主我，我可取必於君，而衛卿可得也。彌子自生其敬用聖人之心，而其情亦似可矜矣。子路以告，以爲請主自彼，或亦大道之可容乎？而孔子毅然曰，有命。欲得位而行者，君子之心。而天下之治亂、道之興廢，天所命也。既有衛卿歸之之命，而何事甥所非好以從彌子乎？故孔子之爲用爲舍不一矣。然其進也必以禮，事盡其敬，而已必致其讓，不以聖人爲禮之所自出而惟其意也。其退也必以義，審之嚴而斷之決，不以聖人爲義之所自裁而任其情也。其得之也，或不得也，則曰「有命」，道在己而數任之天，不以聖人爲命之所自造而用其權也。若如或之云主癰疽與寺人瘠環，進退不揆於所可，得失不聽之於天，則是以義無定理、命無定數，而惟意所行可矣，而孔子又何爲是拘拘者乎？夫君子之於小人，臭味之不相親，志行之不相得，即須臾之頃，危迫之際，亦固有不能違心以妄相託者。孔子不說於魯、衛，道已不可行矣。而過宋也，又遭桓司馬將要之於道而殺之，時更危矣。微服而過宋，未嘗不以避患爲道也。乃是時在當阨之際，得所主焉，亦足以爲之防矣，而所主者尤必其賢者也，蓋司城貞子焉。貞子嘗仕於陳，而爲陳侯周臣，蓋能擇君而仕者，其志行足以動聖人久矣。蓋於此而君子小人之大辨存焉。嘗聞之觀人之法矣。觀在國之近臣，則以其所爲主者，賢足以致四方之貞士，而不肖者爲邪僻之歸也。觀初至之遠臣，則以其所主者，賢者必依賢而始安，而不肖者趨邪徑之恐後也。蓋或志在道義，或情迷勢利，言則相合相副，聲音笑貌

則相知相喩。而不然者，勥之而不親。若如或者之言，孔子而主癰疽也、侍人瘠環也，所聞者非所樂聞，所見者非所願見。於斯時也，爲孔子者將何以自安乎？聲氣各從其類，故千里一聖而若同堂，天下無邦而寧終老。彼俛仰隨時，託匪以幾遇合者，則亦其志趨之卑汙，適與彼同而已矣。聖人行藏之大用，雖不爲孤介之行，乃不得見聖人而思君子，不得善人而思有恒，此固心之安、理之得，不容勥者，豈好事者之所知哉？君子之於小人，處之有禮，御之有道，變化之有漸，一旦而遽至其前，與謀出處之大，則所必不能者也。

萬章問曰：「或曰：『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，五羊之皮，食牛，以要秦穆公。』信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。好事者爲之也。鬻，當作賣，余六切，鬻，武悲切，健也，音義兩別。食，當作飤。然，當作噍。好，本作畋。

百里奚，虞之賢臣。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，得五羊之皮，而爲之飤牛，因以干秦穆公也。

「百里奚，虞人也。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，假道於虞以伐虢，宮之奇諫，百里奚不諫。屈，九勿切。乘，讀去聲。虢，古百切。

虞、虢，皆國名。垂棘之璧，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。屈産之乘，屈地所生之良馬也。乘，四匹也。晉欲伐虢，道經於虞，故以此物借道，其實欲并取虞。宮之奇，亦虞之賢臣。諫虞公令勿許，虞公不用，遂爲晉所滅。百里奚知其不可諫，故不諫而去之秦。

「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，年已七十矣，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，可謂智乎？不可諫而不諫，可謂不智乎？知虞公之將

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謂不智也。時舉於秦，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，可謂不智乎？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不賢而能之乎？自鬻以成其君，鄉黨自好者不爲，而謂賢者爲之乎？」相，讀去聲。好，當作敀。

自好，自愛其身之人也。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，必知飤牛以干主之爲汙。其賢又如此，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。然此事當孟子時，已無所據。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，而知其必不然耳。范氏曰：「古之聖賢未遇之時，鄙賤之事，不恥爲之。如百里奚爲人養牛，無足怪也。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，則不可得而見，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？莊周曰：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，故飯牛而牛肥，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。』亦可謂知百里奚矣。伊尹、百里奚之事，皆聖賢出處之大節，故孟子不得不辯。」尹氏曰：「當時好事者之論，大率類此。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。」

訓義戰國之士，苟求仕進者，辱身賤行，無所不至。恃其機械之巧，則自謂智，苟且之功，則自謂賢，而徒禍人國，爲後世笑。蓋其汲汲於利達之心，身之不恤，何有於天下？則斯世安危存亡之大辨，初非其所計及，而身世交喪，良有以也。乃倡爲邪說，謂古之賢者亦如是，其說愈趨愈下，遂有百里奚自鬻之說，是不可以不辨。萬章問曰，或曰百里奚當未遇之時，思求見於君而不得，乃自鬻於秦養祭祀牢牲之有司，得五羊之皮，爲執食牛之役。飯牛，牛肥，穆公見而喜，問之，借牧事以進伯說焉。蓋古之賢者苟欲致身以利國，無不可爲也。其言信乎？孟子曰，百里奚何嘗有此事哉？考其初終，著於載籍，昭然無

是事矣。夫欲相有爲之君、進伯功之説，亦自有道焉。自鬻何事？而何爲其然哉？此乃好事者極乎必不可爲之事，以自文其陋也。以百里奚之事見於史册者攷之，使奚生爲秦人而不得仕，則此説猶可託也。乃百里奚，虞人也。生於虞，仕於虞，其在虞也，固與聞乎國政，而非困於艸茅。即去虞也，猶爲去國之大夫，而以羈抵禄。乃其不終於虞者則有故。晉獻公思併虞，而其臣荀息獻謀，以垂棘之璧、屈産之乘，假道於虞以伐虢，因以併吞虞焉。於時外廄外府之謀，昭然耳目，脣亡齒寒之禍，近在眉睫。虞公貪而不知，而其臣宫之奇諫。奇少長於君，言無足爲重輕，晉人已先料之矣。而百里奚不諫，愛重其言，不如奇之自褻而無益也。此奚仕虞之事，於傳有之，灼然可據者也。不諫而去矣，去乃之秦矣。其至於秦，而爲穆公之所舉，記載略焉，無所從攷。乃即其去虞仕秦之初終而論之，則其必不爲辱賤之行，固有可信而無容疑者矣。夫士之能有所爲者，存乎其識量焉，存乎其志行焉。審乎可否之大辨而不迷者，智也。立乎遠大之規模而有功者，賢也。惟自審也，乃能審時。惟自立也，乃能立功。而就自鬻之説與奚之行事相並而論，反覆思之，亦甚相縣絶矣。以其識量言之，其不諫也，知虞公之不可諫也，貪人之迷也。而去之秦。當其時，年已七十矣。身世無幾，而榮利有涯，尚何貪焉？乃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，其貪而忘身，又一虞公也，可謂智乎？苟如好事者之言，則奚必不智而後可矣，而奚豈其然？不可諫而不諫，知利之足以汙愚人而不可挽也，

則貪夫苟且之情，昭然見其爲不足與語，而可謂不智乎？不諫而必去，知虞公有取亡之道，不待其亡而先去之。慮不爲亡國之俘，而不任亡國之咎，使其身可脱然於得失之外，以勿爲當世所誹笑，是知愛其身也，不可謂不智也。奚之去也，當避患匆匆之際，似難擇土而居。在無君皇皇之餘，又疑難擇主而事。乃於時，晉則内難將作，齊則霸業已衰，涉大河，越千里，而就秦於汧、渭，以時舉於秦。在穆公夙知其爲虞之哲士而舉之，奚遂知公爲秦之令主而相之，度其可行，任大任而不辭擇之已審，不妄致身焉，可謂不智乎？合三端以論之，明於度身，明於度世，知衰季之易盡，非役志於寵榮，識當世之興亡，但攸分於利義，則食牛之汙，昏而不督，必無此理，審矣。以其志行言之，志一身之富貴者，其行止於營圖也，志一節之功名者，其行止於近小也。其爲身謀也如是，則其爲君謀也亦如是。在一國而何能及於天下？在一時而何能及於後世？利之所在，不問名也。乃奚之相秦也，通好於上國而上國尊之，策勳於天子而天子賀之，顯著而名高矣。紀其事而《春秋》有王事之壁，紀其言而《秦誓》列百篇之終，傳聞爲世法矣。若是者，豈與當世之貪利貪功，而一時非之，後世無聞，不以爲恥者等？不賢而能爲之乎？如或者之説，自鬻也，以苟自成其富貴也。而藉口曰，吾有救時利國之策以成吾君也。此其爲術，乃志行無聊、可羞可泣之事，鄉黨自好無所能成者且不可爲，而謂以奚之賢，恥其君爲小成之君，恥其身爲小成之相，而肯爲之乎？就所成而觀之，無事不思大白

於天下，無念不思昭對於後世。君榮而已不辱，亦惟己不辱而君乃榮。若夫志趨卑汙，則所行不越於尺寸。小功雖立，天下且立待其傾覆而爲後世監，亦何足以測賢者立身之本末哉？故奚與穆公遇合之際，事雖不傳，而大要去就皎然之大節，足以動穆公之旁求久矣。曰「五羊之皮食牛」者，或以奚食邑於五羖，而世偁之曰「五羖大夫」。曰「自鬻」者，或以奚爲官奴之稱，而古人命名以質，猶晉侯之名圉、莒子之名僕。而好事者因附會以成其說，皆不足深辯。獨是賢者之出處光明正大，千古一轍，而生死以之，不可不務白也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三十一終

四書訓義卷三十二　孟子卷十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萬章章句下

凡九章。

孟子曰：「伯夷，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則進，亂則退。橫政之所出，橫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與鄉人處，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。當紂之時，居北海之濱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朝，讀如潮。

橫，謂不循法度。頑者，無知覺。廉者，有分辨。懦，柔弱也。餘並見前篇。

「伊尹曰：『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』治亦進，亂亦進。曰：『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。』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、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與，讀如預。餘詳上篇。

何事非君，言所事即君。何使非民，言所使即民。無不可事之君，無不可使之民也。餘見前篇。

「柳下惠，不羞汙君，不辭小官。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。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。與鄉人處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『爾爲爾，我爲我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？』故聞柳下惠之風者，鄙夫寬，薄夫敦。袒，當作但。

鄙，狹陋也。敦，厚也。餘見前篇。

「孔子之去齊，接淅而行。去魯，曰：『遲遲吾行也，去父母國之道也。』可以速而速，可

以久而久，可以處而處，可以仕而仕，孔子也。」淅，先擊切。

接，猶承也。淅，漬米水也。漬米將炊，而欲去之速，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，不及炊也。舉此一端，以見其久、速、仕、止，各當其可也。　或曰：「孔子去魯，不說冕而行，豈得爲遲？」楊氏曰：「孔子欲去之意久矣，不欲苟去，故遲遲其行也。膰肉不至，則得以微罪行矣，故不說冕而行，非速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伯夷，聖之清者也。伊尹，聖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。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

張子曰：「無所雜者清之極，無所異者和之極。勉而清，非聖人之清。勉而和，非聖人之和。所謂聖者，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。」孔氏曰：「仕者，以天下爲己責也。」愚謂孔子仕、止、久、速，各當其可，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，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。或疑伊尹出處，合乎孔子，而不得爲聖之時，何也？程子曰：「終是任底意思在。」

「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。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。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

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，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。成者，樂之一終，《書》所謂「簫韶九成」是也。金，鐘屬。聲，宣也，如聲罪致討之聲。玉，磬也。振，收也，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。始，始之也。終，終之也。條理，猶言脈絡，指衆音而言也。智者，知之所及。聖者，德之所就也。蓋樂有八音：金、石、

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。若獨奏一音，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，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。八音之中，金、石爲重，故特爲衆音之綱紀。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，故並奏八音，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，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。宣以始之，收以終之。二者之閒，脈絡貫通，無所不備，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，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。「金聲玉振，始終條理」，疑古《樂經》之言。故倪寬云：「惟天子建中和之極，兼總條貫，金聲而玉振之。」亦此意也。

「智，譬則巧也。聖，譬則力也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爾力也，其中，非爾力也。」中，讀去聲。

此復以射之巧、力，發明智、聖二字之義。見孔子巧、力俱全，而聖、智兼備。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，是以一節雖至於聖，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。此章言三子之行，各極其一偏，孔子之道，兼全於衆理。所以偏者，由其蔽於始，是以缺於終。所以全者，由其知之至，是以行之盡。三子猶春、夏、秋、冬之各一其時，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。

訓義 孟子願學孔子，而言其所以學之由，以示作聖之極功也，曰：學聖之功，知行盡之矣。乃行者，行其所知也，知之盡而後行之至，知之全而後行之不偏。故極其所得於天之力，可以自成其德量。而時至事起，因應之妙，則研幾入神之大用，必本乎聖學之深。力得於天而但自全於天，聖學之致其知者，非但恃天而已也。不但恃乎得于天之力，則學聖者固不患於無從矣。夫聖人之大用，莫大於出處之際，是志行

之所自立，德業之所自出也。歷攷之古人，而其所造之不同，有如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、孔子者，請並舉而觀之。伯夷之嚴於立身也，非禮之色，目不暫視，非禮之聲，耳不暫聽。蓋其心自不容，而非但不爲之惑而已也。其嚴於膺世也，義之所必事者其君，非其君，則雖可事而不事，義之所當使者其民，非其民，則雖可使而不使。即其可事而可使矣，而抑因乎君德之可正，民俗之可教，治而後進也。若其君之不格，民之不可化，亂則必退也。抑豈特不仕而已哉？治不由理而橫政出於其君，俗不由化而橫民止於其地，則亟去之而不居焉。蓋惡惡之至，有不忍暫見其所爲者，必不見不聞而心乃釋然也，抑豈特橫民哉？鄉人者非必爲橫，而習於流俗，特不知有善也，亦未嘗與之同處焉。思與之處，則言論非所欲聞，舉動非所欲見，污我之耳目，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而不容頃刻安者。故當紂之時，橫政烈矣，橫民張矣，即有自好者，鄉人而已。乃隱居北海之濱，以遠沫土之習，待天下之清而後有中國之志。故雖以去國之公子，可以羈受禄，而不忍見當時之君民，未嘗一託足也。是其心之所立，行之所成，純乎一善，而不容纖芥之惡，安心定志，自然而無所矯拂，故與天下後世人心不昧之善自相感通，而遂以成乎伯夷之風。乃後世聞是風者，頑鈍不知善惡之人，亦且知有可否，而廉隅明焉。懦弱不能自彊之人，亦勉自奮起，而志行立焉。其在不頑不懦者，又可知也。伯夷之行，造乎其極者如此。其在伊尹，當桀之時，亦無異於伯夷之世也。乃尹則公一身於天下，引天下於一身。其

言曰，君，吾所當事也，事焉而正君德者在我，明主因而成之，暗主起而匡之，何事非君乎？民，吾所必使也，使焉而革民風者在我，順民可與勸之，逆民可與懲之，何使非民乎？尹志既已定矣，故治亦進，道在進，不因治也，亂亦進，心於進，不避亂也。而湯之廷有尹，桀之廷亦有尹矣。其就聘之始，自言其所欲爲者曰，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者覺後知，使先覺者覺後覺，則先知先覺者不容辭天下之知覺，審矣。予既已知之，既已覺之，信爲天民之先覺矣。予將以此所覺之道，覺此民於不知不覺之中。則今日之出，更何所待哉？故由所成之業，思其所操之心，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、舜之澤者，蓋引之而以疚媿，若己推而納之溝中。匹夫匹婦，無非己之匹夫匹婦也。堯、舜之澤，惟己之澤之也。故天下大矣，天下之民而皆欲被堯、舜之澤，其事難矣，而尹取而任之。其任之也，天下重而己不得輕也，於是而一革桀日之暴，启商道之新，施及後世而無窮焉。伊尹之行，見於功業，造乎極者又如此。其在柳下惠，亦猶夷、尹之世也。乃惠則又有異焉者。惠以爲道盡於己，則與物可以無爭。遇聽之人，而在我初無所喪。故仕無擇君也，雖污君可仕而不羞。君可正則正之，不可正吾未嘗從邪也。仕不必重也，雖小官可就而不辭。職可盡而盡之，不可盡吾未嘗廢業也。惟於其進，有才必見，不隱焉，而隨事奏功也。於其所爲，惟理是從，必以其道，而無心計效也。乃當世之不忌其賢而能行其道者鮮矣。故仕而見黜，至於遺佚，而未嘗以道不行爲怨也。遺佚之久，至於阸窮，而未

嘗以身不遇爲閔也。若其隱處而與人居，則雖流俗之鄉人，言無善言，行無善行，而惠以爲天下無可棄之人，由由然與相周旋，冀可略施吾之規正，而不忍去也。若其終爲不善，而爾自爾，我自我，爾之惡爾自惡也，我之善我自善也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亦爾自辱焉，爾焉能浼我哉？是其居心之樂愷，與物皆安。則親炙其儀者皆陶然順化，而消其忮害之情，以樂從其獎掖，乃以成乎柳下惠之風。而後世聞是風者，鄙吝不容物之人，亦且多所容而待物以寬，刻薄以苛求之人，亦且多所隱而自居於厚。其渾厚開朗者，又可知也。柳下惠之德量，造乎極者抑如此。夫三子之風尚矣，抑進而觀孔子乎！孔子膺聘列國，仕魯化行，姑不具論。而論其去國，則未嘗如伯夷之必於去也，未嘗如伊尹之必於仕也，未嘗如惠之出處無心也。其去齊也，因齊之不用，決於必去，而不容姑待，則接淅而行。其去魯也，可以去矣，而曰遲遲吾行，無容致爲臣於旦夕也。夫不用同，而緩急異者，蓋於魯爲父母之邦，義可決而情不可遽，其道然也。若齊，則亦斷之於義，而不可以虛拘耳。以此推之，凡孔子之去就，理之所當然，事之所不得不然，情之所固然，義之所必然，皆有其可者焉。可以速去，而無容濡滯也，因之而速矣。可以久居，而無事急迫也，因之而久矣。道未可行，而處不爲忘世也，因之而處矣。世有可用，而仕不爲屈道也，因之而仕矣。見幾之速，前此無一成之心，後此無已甚之悔。因物而膺，行一心之所獨是，合天下之所不違。未嘗不清也，而無絕物之迹。未嘗不任也，而無從物之嫌。

未嘗不和也，而無説物之念。此曠千世而妙用其權衡者，惟孔子而已矣。於是孟子爲之審其同異，辯其小大，即事以觀聖德，於德而推聖功，乃爲之論定曰，夫夷、尹、惠之於孔子，其行事具存，昭垂於萬世，尚矣。德之所成，皆其心之所安，而不待於思勉。道之所建，即爲世之所師，而允爲法則。若此者，豈非皆聖哉？雖然，有辨。伯夷聖矣，純乎一清，而天下莫能如也。其清也聖，其聖也，於清而聖也。伊尹聖矣，無所不任，而萬物恃以成也。其任也聖，其聖也，於任而聖也。柳下惠聖矣，全乎其和，而羣倫皆各得也。其和也聖，其聖也，於和而聖也。若夫孔子，合出處，兼人己，純成一無閒之妙用，聖不待言，而道在宜然，即與以當然之則，殆如天之有四時然，生殺相資而合用，寒燠各正而不差。其聖也，時也，豈侔於清、任、和擅一德以至極者哉？若此者，非三子之外別有孔子之道也。而孔子之德，已盡三子之用而妙合之。譬之樂然，其猶集大成乎？三子之德各盡其量之極致，如樂之有一音，鴻者、細者、舒者、疾者，不爽其律度之宜，皆足以寫性情而揚盛德。至於孔子，則鴻細叶而成純，舒疾得而膺度，則合衆音而爲大成之奏也。唯然，而吾有以測孔子從容中道之序矣。請觀夫樂。樂之集大成者，其初作也，必以金聲之，其將闋也，必以玉振之。溢滌耳目而發起和平者既聲之矣，收斂音容而截然得止者乃從而振之。自金之聲也，於是而八音遞奏，皆循乎所聲之節族，而自然相因，以盡其和。蓋所以聚衆樂之條理，而生發其無窮者也。及玉之振之也，於是而衆響告成，皆

依乎所振之歸宿，而純一不雜，以得其正。蓋所以昭衆樂之條理，而大報其成功者也。非其振之，因無以飾歸而得永終之盛。❶乃非其聲之，則無以統全而昭大始之和。則請以樂而擬之孔子。以樂之金聲而爲始條理者擬之孔子，則智之事也。惟道之宜出、宜處、宜速、宜遲，皆有自然之條理，而聖人於事未膺、幾未見之先，具有督微知著之識，上審之天心，内度之素位，外辨之物情，皆曙其相成而不相悖之理，以生其隨遇咸宜之大用。以樂之玉振而爲終條理者擬之孔子，則聖之事也。凡道之或出、或處、或速、或遲，皆因已知之條理，而聖人率其不思而得、不勉而中之實，合乎從心不踰之矩，於土而皆安，於我而皆真，於天而皆合，遂以成其至善，而得所止之全，以要乎衆理統宗之極。則自其終而論之，三子之道，備於一人，聖不可加矣。乃自其始而窺之，早有以異乎三子之所知，而兼乎三子之所成。無所以始，而奚以終之哉？則吾因是以想孔子之絶德，其在智乎！則請以射喻之。作聖者之有智，殆猶巧然，不倚於左，不偏於右，恰合其至微之度，在研審之精，毫釐不爽也。其聖也，則猶力然，天授之而無所歉，自盡之而無所諉，一用其不息之誠，則遠近之規，隨力可造也。夫聖至於孔子，其規模遠矣，其造極深矣，殆猶射於百步之外矣。其聖也，盡乎心以盡乎理，凡天下之險阻得喪，一無所滯，則惟一心一德以無閒。譬射者之至，力全乎天，而可因以用。則三子之純成，猶足以擬其聖。其智

❶「因」，咲柘山房本作「固」。

而爲聖之時也，大明於始，乃以永貞於終，舉道之精微曲折，悉致其詳，辯晳乎天命人心而咸知。譬射者之中，聖因於學，而非力所逮。則三子之篤志，終不足以幾其聖之時。然則願學孔子者，可以得所從事矣。聖人之力，人不可幾，而可幾也。不以私欲亂之，不以私欲錮之，盡吾心以求一德之成，心本可盡也。聖人之巧，人不可學，而實有其從入之門也。格物窮理以見其萬殊，明倫晳物以會其一致，擴吾心以爲萬化之原，功不易而亦未嘗絕學者以難企及也。此吾所由用以知體，由聖道以求聖功，而庶幾學孔子者其在是乎！願與天下後世之學聖者交勉之。

北宮錡問曰：「周室班爵祿也，如之何？」錡，魚綺切，讀如蟻。

北宮，姓。錡，名。衛人。班，列也。

孟子曰：「其詳不可得聞也。諸侯惡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。然而軻也，嘗聞其略也。惡，讀去聲。然，當作嘫。

當時諸侯兼并僭竊，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。

「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、男同一位，凡五等也。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

此班爵之制也。五等通於天下，六等施於國中。

「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、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不能五十里，不達於天子，附於諸侯，曰附庸。附，當作坿，符遇切。附，符宥切，小土山也。音義兩別。

此以下，班祿之制也。不能，猶不足也。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，不能自達於天子，因大國以姓名通，謂之附庸，若春秋邾

儀父之類是也。

「天子之卿受地視矦，大夫受地視伯，元士受地視子、男。

視，比也。　徐氏曰：「王畿之內，亦制都鄙受地也。」元士，上士也。

「大國地方百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四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，祿足以代其耕也。

十，十倍之也。四，四倍之也。倍，加一倍也。　徐氏曰：「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，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。　卿田三千二百畝，可食二百八十八人。　大夫田八百畝，可食七十二人。　上士田四百畝，可食三十六人。　中士田二百畝，可食十八人。　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，可食九人至五人。　庶人在官，府史胥徒也。」愚按：君以下所食之祿，皆助法之公田，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。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，則但受祿於官，如田之入而已。

「次國地方七十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三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，祿足以代其耕也。

三，謂三倍之也。　徐氏曰：「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，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。　卿田二千四百畝，可食二百十六人。」

「小國地方五十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二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，祿足以代其耕也。

二，即倍也。　徐氏曰：「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，可食千四百四十人。　卿田一千六百畝，可食百四十四人。」

「耕者之所獲，一夫百畝。百畝之糞，上農夫食九人，上次食八人，中食七人，中次食六人，下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爲

差。」食，當作飤。差，本作𢀩。

獲，得也。一去一婦，佃田百畝，加之以糞，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，其所收可供九人。其次用力不齊，故有此五等。庶人在官者，其受祿不同，亦有此五等也。 愚按：此章之説與《周禮》、《王制》不同，蓋不可攷，闕之可也。程子曰：「孟子之時，去先王未遠，載籍未經秦火，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。今之禮書，皆掇拾於煨燼之餘，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，柰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？ 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。」燼，本作𦘔，今俗別誤。

訓義周衰，列國各自爲政，典章大亂，人君各以其意爲爵祿之重輕。北宮錡有志於稽古，而問之曰，竊聞道盛於三王，而法備於有周。以貴治賤，則存乎爵。以下養上，則存乎祿。而尊卑有秩，厚薄有差，皆有精意存焉。其班序之也，如之何？ 孟子曰，夫周室之制詳矣。周先王參三代之典而酌其宜，合萬國之勢而均其敍，上體之國，下經之野，蓋有纖悉不遺，而各盡其理者，而今不可得聞矣。周曆未改，而何以無傳也？ 則以今之諸侯僭而無等，貪而無制，以先王之法爲不利於己，而去其籍也。然而軻也，嘗有意於復古以制治，則攷之遺文、受之師授者，得聞其略也。知其略而大綱存焉，抑可以推其節目之所自生矣。請言其略。其降殺也有等，則上下辨矣。其統會也有緒，則恩禮行矣。其裁制也有經，則物力足矣。其推也有漸，則食用給矣。今以爵之班於天下者言之，天子主班爵者，而亦自從乎班，則建極以爲諸侯法之義也。天子一位，爲班之至貴者矣，而君乎天下。降此而分治一國者，

爲天子之三公，爲王者之後裔，於諸侯爲尤貴也，而公一位。爲令德之懿親，爲開國之殊勳，以夾輔周室，其亦重也，侯一位。本支之子孫，爲分治之功臣，而世受令胙，則其次也，而伯一位。爲古帝之後嗣，爲岳牧之餘業，爲裔夷之屏藩，皆相因有國者也，而或爲子，或爲男，其名異而班同也，子、男同一位。自天子以至於子、男，相臨相統，而皆君其國、子其民者，凡五等也。以爵之班於國中者言之，天子君天下，諸侯君一國，政之所自出，法之所自建，而居尊以涖卑，秉禮以接下，皆有班也，君一位。爲六官之長，爲一軍之帥，承君命而頒法紀者，有卿焉，爵亦貴矣，卿一位。爲分治之尹，爲都邑之主，以掌政教而治官屬者，有大夫焉，其次也，大夫一位。爲庶事之司，爲俊士之選，其事重、其職繁者，爲上士，上士一位。降此而事較輕、職較簡者，爲中士，中士一位。降此而所司者微，所任者小，爲下士，下士一位。自君以至於下士，相臨相統，而天子以經天下、諸侯以理國中者，凡六等。凡此五等、六等之中，朝會有列，車服有等，秩命有恒，揖拜有儀，尊卑定而不敢干，情理接而不相暌，則莫不有詳焉者，而今不可得聞矣。以祿之班於天下者言之，普天之下皆王土也，而天子不敢私天下，亦但以王畿之土爲之疆界，天子自制，而下莫不受制焉。其爲地也，爲方千里，千千而百萬其井，以待諸侯，以奉郊廟，以頒卿士，以供服膳，無有餘，無不足也。公侯異位，而公不可加於侯，循臣道也，侯可上同於公，重屏藩也，皆方百里，百百而萬井焉，蓋得王畿百之一也。伯次於侯，而猶爲列邦之

重者，方七十里，七十其七十而四千九百井焉，得矦封之半也。子、男爵同，而禄亦同次於伯，而其國微矣，方五十里，五十其五十而二千五百井焉，得伯國之半也。凡四等。而諸矦以爵之尊卑爲封之大小，皆受制於始封，厚莫能益，而薄莫能損也。❶乃以屬在裔夷，而相承有土，或承特錫而得受閒田，不能足於五十里之數，則地已儉而職貢不足以供，不得達於天子，乃附於鄰近之大邦，以佐諸矦之不及。或稱子，或稱人，而名其國曰坿庸，其禄田之多少未有定也，不得與四等之中矣。凡此四等以臯坿庸，賦税因其國，職貢因其土，軍乘因其人，賓祭車服頒賜因其用，皆上不匱而下可輸，抑莫不有詳焉者，而今不可得聞也。以禄之班於王畿者言之，任同則貴同，貴同則富同，天子之卿可出而保釐也，矦亦可入而輔相也，其受地也視矦，方百里也。大夫之視卿，猶伯之視矦，貳公輔以掌治，猶次元矦以分理也，其受地視伯，方七十里。元士散列羣司，亦子、男之遥爲藩衞也，其受地視子、男，方五十里。而其或世守而君其國，或食禄而不分其土，或降及後嗣而減其奉，莫不有詳焉，而今不可得聞矣。惟夫班禄於矦國之制，雖節目之繁不可盡悉，而因國之大小、制禄之豐儉，或有所等殺，或無所損益，與其分田制禄之精意，酌情事以爲理，則雖略也，而猶有可備言者。矦國之所入，有貢篚，有朝會，有兵賦，有邦交，非能皆以爲禄也。而禄則有定，其以奉君臣之賓食祭用者，則出之於禄。公矦之國，大國也，地方

❶「莫」，原脱，今據啖柘山房本補。

百里，其提封廣，其租税多，君卿尊而因之重，大夫不能重而其員頗多，故君十卿禄，因卿以爲重也。卿禄四大夫，卿惟視君而替，而託乎大夫之上，則以國大而取盈也，卿增而君亦增矣。大夫之於士，爵可漸進，禄不可遽遠也，倍上士耳。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位遞升則禄遞厚，其以勸士而勉其修能乎！下士之職輕矣，入官之始，有禄以養，亦無負於士矣。因其卑而薄之，班之所以不紊也。有庶人在官者焉，雖不列於士，而亦效職於公家者也，使更薄於下士，則不給於俛仰之養矣，蓋同禄焉，其禄也，足以代其耕而已矣。以有職任而不能耕，代之所以厚其生而安其職。乃雖有職而僅如其耕，代之所以重吾農而不偏輕。此有國之通理，國雖大，不能爲之加厚也。伯國，次國也，地方七十里，其賦入漸少，其經用漸減，而君卿之禄亦漸降。君十卿禄，示君臣之分而已，其實減矣。卿禄三大夫，卿減而君因爲之減也。大夫以下禄入漸寡，不可復損矣。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尊卑别則必以倍，示其分也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。耕者同於大國，代者豈容有殊哉？子、男，小國也，地方五十里，提封僅大國四之一，而經用亦相縣絶。君卿之禄半於大國，尊君重卿，禄存乎厚也。卿禄二大夫，示國小而取廉耳。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，食用不可復節，養廉不可復虧，大國同而豈有殊哉？夫周之先王於此有精意存焉。爵存乎上而遞降，所以著尊之統卑。故禄從乎下而遞增，所以因情而制禮。故禄

起於下士之代耕，而漸加以致隆於君，安下而後能全上之義也。唯夫下士之位雖卑，而在君子之列，則雖曰代耕，而不容計力以爲厚薄。若庶人在官者，則與耕者同爲庶人，而不容不以耕者計矣。今夫農，終歲而耕之，方秋而獲之，浹秊而食之，量其所獲以爲食，而周先王分田以授一夫百畝，勤不加多，惰不爲少也。授田者國家之制，治田者則農夫之自爲力也。糞治此百畝之田，而所獲可計矣。豐年人食四鬴，中秊三鬴，凶秊二鬴。以中秊爲率，歲凡三十六鬴而食一人。上農勤，而食者九人也。上次八人，中七人，中次六人，惰而爲下者五人而已。人有餘則爲餘夫，食有餘則冠、昏、喪、祭之資也。而庶人在官者，但使之不耕而食，以報其奔走之歲月，而效父母妻子之養焉，足矣。爲府、爲史、爲胥、爲徒，役有貴賤，署有繁簡，事有勞逸，所服事之長吏有崇卑，則自九人以至於五人，授粟各有差也，皆以農夫之勤惰爲之差也，而周先王重農民、勸勤勞之精意盡矣。若夫授田有一易、再易、不易之規，制禄有分田、分粟之别，大國、小國、次國命官受禄有員數多寡之異，則抑不可得而聞也。乃由軻也所聞之略而類推之，以辨上下、定民志，以節財用，經久遠，以維封建於不窮而爲有道之長，則可以漸得文、武、周公制治保邦之意而舉行焉，亦豈諸侯之所得亂哉？惟王建極，爲六官之長者，卿也。共理國事，爲六官之佐者，大夫也。理庶司之職，任都邑之長者，士也。天子執鎮圭，長尺二寸，刻四鎮之山爲飾。鎮，安也，所以安四方也。公執桓圭，長九寸，木雙植謂之桓，刻爲圭飾。桓，所以安

上也。侯執信圭，信與伸同，信身也，刻文直如人立形，長七寸，欲其直道以修身也。伯執躬圭，長亦七寸，與信同義，但篆刻有伸屈耳。子執穀璧，璧形圜如環，徑五寸，圜一尺五寸，篆刻穀文，示養人也。男執蒲璧，亦徑五寸，刻爲蒲文，蒲可爲席，所以安人。卿執羔，生。大夫鴈，生。士雉，死。羔、鴈畫布爲衣飾之，雉無飾。公九命，侯、伯八命，子、男六命。天子之卿七命，天子之大夫五命，諸侯之卿四命，天子之上士、諸侯之中士一命，諸侯之下士不命。一命受職，治職事。再命受服，服玄冕之服以祭。三命受位，有位在天子之朝列。四命受器，受祭器、樂器。五命受則，受采地，制貢賦之則。六命賜官，官置官屬。七命賜國，天子之卿有封國。八命作牧，統一州之治。九命作伯，分理天下，專征伐。天子大裘而冕以郊祀，大裘、羔裘無飾。大裘之冕無旒。衮冕亯先王，九章：龍、山、華蟲、宗彝、火五者畫之於衣，藻、粉米、黼、黻四者畫之於裳。鷩冕饗射，衣三章，無山、龍。裳四章。毳冕祭山川，衣三章，無山、龍。裳二章，無藻、米。希冕祭社稷五祀，絺粉米一章於衣，黼、黻二章於裳。玄冕祭羣小祀。玄衣無文，絺黼於裳。天子之冕十二旒，十二珠。公九旒，九玉珠。侯、伯七，子、男五，卿三，大夫二，士之玄冕無旒。公之服，自衮而下，侯、伯鷩而下，子、男毳而下，大夫玄冕，士服皮弁。弁而祭於公，冠而祭於己。天子五路：玉路以祀，以玉飾錫，以飾當盧。樊、纓十二就，樊，馬大帶。纓，膺下纓。建大常。畫日月。金路以賓，金以飾鉤而無錫，鉤，籠頭下兜下頷者。樊、纓九就，建大旂。畫文龍。象路以朝，以象牙飾。朱而無鉤，以朱飾勒。樊、纓七就，建大赤。赤白爲旂，無畫。革路以即戎，鞔之以

皮，而柒之龍勒，龍，音尨，雜白黑皮爲勒。條纓五就，樊、纓以絛爲之。絛，音條。建大白。木路以田，不鞔，柒之而已，前樊，前者翦。鵠纓，以淺黑色皮爲樊，鵠色爲纓，亦五就。建大麾。黑旂。同姓諸侯金路以下，異姓象路以下，遠方諸侯革路，蕃、夷、子、男木路。卿夏縵，五采畫車。大夫墨車，墨塗之，不畫。士棧車，柒木爲藩，不皮鞔。公貳車九乘，介九人，禮九牢，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，擯者五人，王禮之，再祼而酢，饗禮九獻，食禮九舉。侯、伯七，擯者四人，壹祼而酢。子、男皆五，擯者三人，壹祼，不酢。天子於諸侯，土揖庶姓，推手而下曰土揖。庶姓，與王無媚親者。時揖異姓，平推手曰時揖。異姓，婚媚之族。天揖同姓，推手小舉之。君於卿特揖之，每人一揖。大夫三揖，人雖衆，三揖之而已。士旅揖。共一揖。揖者，今謂之起手。今之「揖」字作「撎」，謂之肅拜。

天子一位，承天子民，外制列侯，操予奪之權，内尊畿甸，大一統之勢。公一位，或爲論道之元臣，陜分周、召，或爲先朝之後裔，禮用夏、商。侯一位，或爲同姓之懿親，或爲異姓之顯功，義取斥堠，禁法不庭。伯一位，同姓親之亞者，異姓功之次者，位次於大邦，職高於小國。子、男同一位，庶姓之小侯，四裔之君長。或僭亂之國統，雖大必裁。或古帝之子孫，雖微不絶。穀、蒲所執雖殊，甸、要所封同體。

萬章問曰：「敢問友。」孟子曰：「不挾長，不挾貴，不挾兄弟而友。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挾也。挾，讀如叶。

挾者，兼有而恃之之稱。

「孟獻子，百乘之家也，有友五人焉：樂正裘、牧仲，其三人則予忘之矣。獻子之與此

五人者友也，無獻子之家者也。此五人者，亦有獻子之家，則不與之友矣。乘，讀去聲，下同。

孟獻子，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。張子曰：「獻子忘其勢，五人者忘人之勢。不資其勢而利其有，然後能忘人之勢。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，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。」

「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，雖小國之君亦有之。費惠公曰：『吾於子思，則師之矣。吾於顔般，則友之矣。王順、長息則事我者也。』費，讀如祕。般，讀如班。

惠公，費邑之君也。師，所尊也。友，所敬也。事我者，所使也。

「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，雖大國之君亦有之。晉平公之於亥唐也，入云則入，坐云則坐，食云則食。雖蔬食菜羹，未嘗不飽，蓋不敢不飽也。然終於此而已矣。弗與共天位也，弗與治天職也，弗與食天禄也，士之尊賢者也，非王公之尊賢也。」「疏食」之「食」，當作飤。舊注「平公」、「王公」下，諸本多無「之」字，疑闕文也。

亥唐，晉賢人也。平公造之，唐言入，公乃入，言坐，乃坐，言食，乃食也。疏食，糲飯也。不敢不飽，敬賢者之命也。范氏曰：「位曰天位，職曰天職，禄曰天禄，言天所以待賢人，使治天民，非人君所得專者也。」

「舜尚見帝，帝館甥於貳室，亦饗舜，迭爲賓主，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

尚，上也。舜上而見於帝堯也。館，舍也。禮，妻父曰外舅。謂我舅者，吾謂之甥。堯以女妻舜，故謂之甥。貳室，副宮也。堯舍舜於副宮，而就饗其食。

「用下敬上，謂之貴貴。用上敬下，謂之尊賢。貴貴、尊賢，其義一也。」

貴貴、尊賢，皆事之宜者。然當時但知貴貴，而不知尊賢，故孟子曰「其義一也」。

此言朋友人倫之一，所以輔仁，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，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。此堯、舜所以爲人倫之至，而孟子言必稱之也。

訓義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，皆有友以同志攷道。流及戰國，君驕士賤，而此意僅有存者。士游人國，苟未可委贄爲臣，諸侯王亦以友名之。其實則虛拘之以爲名，而既無問道之誠，又無致敬之禮，自謂屈尊友士而士亦榮矣。其所友之者何義，不可問也。萬章問曰，今天下亦競言友矣。乃友之必有所以友之之故，則必有所以友之之道。然則欲與人友者自盡而得善交之益，將如之何？孟子曰，夫友道大矣。人與人爲羣，而必相合以相資，有義存焉。故長可與少爲友，貴可與賤爲友，世族之子可與寒士爲友，相忘焉而後相孚，相孚焉而後相輔。己之長不可挾也，不挾長，而後少者樂得與爲友。己之貴不可挾也，不挾貴，而後賤者無嫌與爲友。兄弟雖爲侯王不可挾也，不挾兄弟，而後素旅之士願進而與爲友。夫少長尊卑，亦人之大分也，而不可挾者何也？則以友也者，非僅侈下交之文以傾動天下也。以其人之有德，而我與友焉，則善可相扶，不善可相戒。如是而存一我長彼少、我尊彼卑之心，因恃彼之必降志於我，則此心一萌，內不必盡其誠，外不必盡其禮，彼亦泛然而不相親，而何能以其德匡吾之德哉？而今之所謂友者皆異是，抑何不觀夫古人乎？夫挾之事不一，而莫甚於挾貴。貴者操榮人辱人之權，將謂尊卑有定分，而

彼亦得交於我爲幸也。乃古人不敢以此心而加諸友也。孟獻子以魯貴戚之卿爲公室輔，食采有家，其賦百乘，可謂貴矣。乃有友五人焉，擇友精，而得友亦盛也。吾嘗於傳聞識之，其一爲樂正裘，一爲牧仲，其餘三人昔嘗識之，而今忘之。五人之姓字且在若存若忘之中，蓋皆抱素、避名、幽居之士也。而獻子之與此五人，則實以友道相與者也。獻子不知己之貴，而惟知五人之德。五人亦惟知獻子之尊己德，而忘獻子之家。惟其互相忘也，故獻子知其有美必獎，有惡必規，故交遊徧列國，同事有盈庭，而惟與此五人爲友。若使此五人而存一百乘之家於心目，則亦慕勢枉道之人，而獻子不與之友矣。夫獻子且唯恐所友者之有其家，而肯自挾其有以使人之友我哉？此不挾貴之心，彼此相諒者也。百乘之家貴矣，而猶曰非有臣主之分也。乃非唯百乘之家爲然也。小國之君，國雖小而君固尊。至於其友士而不挾也，雖小國之君亦有之，則費惠公是已。惠公之庭，有子思，有顔般，有王順、長息，其爲無位之士均也。而惠公之言曰，吾之交諸子也，唯其德而已矣。子思之德，吾不敢不師也，北面而問道，猶恐不我正焉。顔般之德，必相與爲友者，同志相規，庶幾其不我拒乎！王順、長息，非無才也，可事我而已，我不敢以待順、息者事二賢，亦不敢以事二賢者泛交於順、息，庶二賢不失其尊乎！由其言而推之，則君臣之分，但施之順與息，而不敢以加之二賢，則於二賢之側忘其爲君，審矣。猶曰小國之君，威福之權未極崇高也。乃非唯小國之君爲然。進而大國，權侔天子，位冠友邦，

尤其貴之可挾者也，而亦有之，則晉平公是已。平公以世霸之資，主盟中夏，列國且奔走焉，而其所友者，無位之亥唐。其於亥唐也，有所問道，則往造焉。唐不與講揖讓延升之禮，命之入則入，弗待逡巡也。唐不爲修先入爲席之文，命之坐則坐，居然侍坐也。論説久而當食，唐不與行躬執饋獻之儀，命之食則食，無所推讓也。其食也，雖疏食菜羹，未嘗不飽，屢食焉而無厭心。夫平公豈其果能甘此哉？其必飽也，蓋不敢不飽，惟恐富貴之色稍形焉而唐不説也。唐愈簡，公愈虔，唐不知有公之貴，而公惟恐其貴之有於身，其不挾也，至矣。然君子猶爲平公致惜也。其以師友之禮始之，則必有以終之。尊其德，德可施也。重其道，道必行也。乃終於此，亦徒有其心而已矣。人君爵禄之柄，豈己之所得私哉？位，天所以尊賢也，而弗與共。職，天所以待賢而理也，而弗與治。禄，天所以養賢也，而弗與食。自然之理不可違，奉若之權則在我。唯士也，慕道而求教，則如公之於唐可矣。王公之尊賢，詔禄有其柄，經邦需其人，使志得而道行焉，賢乃尊於天下。而平公之徒修其文，何爲也？而不觀之帝堯乎？堯之於舜，舉之側陋，延之升聞，賓四門，宅百揆，天位共，天職治，天禄食矣。乃其初相晉接之時，先與講朋友之禮者，蓋始終一致也。舜自潙汭而進見於帝，帝欲與治天工，而不遽臣之也，館之於貳室，若與己並崇焉。舜見，而堯以饗禮禮之。堯亦見舜於貳室，而舜亦以饗禮饗堯焉。從容獻酢於堂階之閒，以大禮周旋，而堯不見豐，舜不見嗇。其以饗禮舜也，則舜爲賓而堯

主。其受饗於舜也，則堯爲賓而舜主。但見兩德之交孚，人合而如天授。則將來舉大任而授之舜者，皆此心之惟見有德者，忘此際之誰爲天子，誰爲匹夫，而交相輔佑以承天者也。天子而友匹夫，王公之尊賢，道膺然耳。夫至於堯，而後所謂友其德，果不負於相友之義矣，挾也云乎哉？蓋友道莫大於敬。敬者，有其不得不敬之故。貴與賤，皆天之所自授也，故下不得不敬上，命於天者定，不可干也，謂之貴貴。賢者受職，則君尊而臣卑。賢與不賢，抑天之所授也，故下賢而上不得不敬，得於天者厚，不敢輕也，謂之尊賢。欲友賢者，必樂道而忘勢。天秩定則貴也而貴之，天理行則賢也而尊之。明明一不可越之理，生其不容已之心，而敬生焉。其爲義也，俱人心固有之制，同原而發者也。故友者，行吾心之敬而已矣。不知德者習於貴而不知有賢，因而挾心生焉，則士亦可以挾賢以相亢，上下不交而友道衰，何足以語此哉？

萬章問曰：「敢問交際何心也？」孟子曰：「恭也。」

際，接也。交際，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。

曰：「卻之卻之爲不恭，何哉？」曰：「尊者賜之，曰：『其所取之者，義乎？不義乎？』而後受之，以是爲不恭，故弗卻也。」

卻，不受而還之也。再言之，未詳。萬章疑交際之閒有所卻者，人便以爲不恭，何哉？孟子言尊者之賜，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，未知合義與否，必其合義，然後可受，不然則卻之矣，所以卻之爲不恭也。

曰：「請無以辭卻之，以心卻之，曰：『其取諸

民之不義也』，而以他辭無受，不可乎？」曰：「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禮，斯孔子受之矣。」

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，則其餽不可受。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，直以心度其不義，而託於他辭以卻之，如此可否邪？ 交以道，如餽贐、聞戒、周其飢餓之類。 接以禮，謂辭命恭敬之節。 孔子受之，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。

萬章曰：「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餽也以禮，斯可受禦與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《康誥》曰：『殺越人于貨，閔不畏死，凡民罔不譈。』是不待教而誅者也。 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所不辭也。 於今爲烈，如之何其受之？」與，讀平聲。譈，《書》作憝，古無譈字。

禦，止也。 止人而殺之，且奪其貨也。 國門之外，無人之處也。 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，而但觀其交接之禮，則設有禦人者，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，則可受之乎？《康誥》、《周書》篇名。 越，顛越也。 今《書》閔作暋，無「凡民」二字。 譈，怨也。 言殺人而顛越之，因取其貨，閔然不知畏死，凡民無不怨之。 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。 如何而可受之乎？「殷受」至「爲烈」十四字，語意不倫。 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，近之。 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。 然不可攷，𠩄闕之可也。𠩄，音姑。

曰：「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，猶禦也。 苟善其禮際矣，斯君子受之，敢問何說也？」曰：「子以爲有王者作，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？ 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？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，充類至義之盡也。 孔子之仕於魯也，魯人獵較，孔子亦獵較。 獵較猶

可，而況受其賜乎？」比，必二切。夫，讀如扶。較，本音角。

比，連也。言今諸侯之取於民，因多不義，然有王者起，必不連合而盡誅之。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，則其與禦人之盜，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。夫禦人於國門之外，與非其有而取之，二者固皆不義之類，然必禦人，乃爲真盜。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，乃推其類，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，非便以爲真盜也。然則今之諸侯，雖曰取非其有，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？又引孔子之事，以明世俗所尚，猶或可從，況受其賜，何爲不可乎？獵較，未詳。趙氏以爲田獵相較，奪禽獸以祭。孔子不違，所以小同於俗也。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。二說未知孰是。

曰：「然則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與？」曰：「事道也。」「事道奚獵較也？」曰：「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。」曰：「奚不去也？」曰：「爲之兆也。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，而後去，是以未嘗有所終三秊淹也。然，當作嘫。與，讀平聲。

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。事道者，以行道爲事也。事道奚獵較也，萬章問也。先簿正祭器，未詳。徐氏曰：「先以簿書正其祭器，使有定數，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。夫器有常數，實有常品，則其本正矣，彼獵較者，將久而自廢矣。」未知是否也。兆，猶卜之兆，蓋事之端也。孔子所以不去者，亦欲小試行道之端，以示於人，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。若其端既可行，而人不能遂行之，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。蓋其去雖不輕，而亦未嘗不決，是以未嘗終三秊留於一國也。

「孔子有見行可之仕，有際可之仕，有公養之仕。於季桓子，見行可之仕也。於衛靈公，際可之仕也。於衛孝公，公養之仕也。」

見行可，見其道之可行也。際可，接遇以禮也。公養，國君養賢之禮也。季桓子，魯卿季孫斯也。衛靈公，衛侯元也。孝公，《春秋》、《史記》皆無之，疑出公輒也。因孔子仕魯，而言其仕有此三者。故於魯，則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，然後去。而於衛之事，則又受其交際問饋而不卻之一驗也。　尹氏曰：「不聞孟子之義，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。聖賢辭受進退，惟義所在。」愚按：此章文義多不可曉，不必彊爲之説。

訓義 君子之道，以持己，以膺世，有經有權，而權不爽於經，經亦自有權焉。蓋於己於人，苟無傷於大義，則可以行吾因時濟物之大志，而不絶人以不可近之高。內不失己，外不失人，經權之大用合矣。世之衰也，諸侯無求賢之誠，道不可行固已。而幸有交際之一塗，侯王以幣帛金粟禮賢者，爲上下可交之牖。非是，則君與士闊絶而無相接之端矣。故孟子遊於諸侯，未嘗謝絶焉。萬章疑其不可受，而問於孟子曰，今交際之禮，諸侯不廢，而君子聽之。夫君子之與人也，必論其心。乃交際，文耳，其心未可問也，將果慕君子而欲用之乎？抑以是爲儀文而姑行之乎？孟子曰，以王侯之尊，而交際行於士，蓋有尊賢之遺意焉，恭也。萬章曰，交際者存乎彼，有必受焉，乃爲之説曰，卻之而又卻之，固不受也，則爲不恭。夫禮豈必受而後爲敬乎？君子何見而有不恭之疑哉？孟子

曰，所與交者，則固尊者也。尊者下交，而士實受賜，於此諒其無非薄君子之心可矣。乃就其物而苟求之曰，凡此皆取諸民者也，其取之也，果出於當取之制而義乎？抑妄取之民而不義乎？必晳其果義而後受之，否則卻焉，則先自立於薄待尊者之地，爲不足與言禮，以此傲天下而爲不恭，故不問其所從來而無卻也。萬章曰，夫苟求而拒物，固不可矣。若憖其辭以示無侮，而審諸心以度所宜，心揣之曰，此其取之於民，非先王之制而不義，所當卻也。而爲他辭以謝之，則於物無拂，而於己得正，此豈非曲盡其恭之一道，而何不可乎？孟子曰，何爲其然也？君子之心，固有大不容已者。而於辭受之際，則衡之以道，裁之以禮，無不可焉，斯已爾。今彼以有餘補不足，而下交於賢，有道矣。以恭敬之辭將命而來，有禮矣。則於授受之際可以無媿。匪獨今也，昔者孔子周流列國，當時之諸侯非能以義取者，而孔子受之，不再疑焉。孔子酌乎道而見可受，則學孔子者受之，又何必生一過求之心而爲之辭乎？萬章乃故爲苟求之辭曰，君子之所受，而但論一時之道、相與之禮乎？則今有遏絶人於國門之外以取其財者，幸人之不及晳，乃交以所譍与之道，餽以其致敬之禮，君子亦將無擇焉而受之乎？孟子曰，必如此者而後不可也。夫君子之於人，善者吾從之，不善者吾教之，不得已而後用誅焉。夫亦審之於法，而待教不待教之塗分矣。若禦人者，在《康誥》慎罰之篇，而特重其條曰，殺人而顛越之，以取其貨，無名無故，非有可假借以成其惡，而貪很之尤，雖死不恤，凡民罔不抱憝

焉。夫至於公憤所不容已，則欲施以教，而必無望其革惡之一日，惟有誅之而已。斯法也，殷受之於夏，周受之於殷，三王不易，百王不易也。故周先王垂之於《誥》，以示無姑縱，决於用刑，而不待教誡之於始犯之日也。垂至於今，法已亂矣，而此法尚烈焉。君子雖寬以待人，而不能寬不待教者，如之何其受之？萬章曰，夫禦人之貨，義所不得取也。恃彊以𠭲人，凡民所深怨也。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，知利而不知義，𠭲寡弱而積民怨，與禦何别焉？苟交以道，接以禮，而善其文矣，斯君子不擇而受之。然則虐取之罪獨嚴於小人，而寬於諸侯，此必有説焉，以自解於無嫌也。孟子曰，此豈無説哉？君子之於此，念之深矣，量之遠矣。君子所必嚴之義，王者所必伸之法也。君子所欲用以行道之人，王者所必資以共治之人也。子試思之，有王者作焉，立定制以治天下之諸侯而解生民之困苦，將合比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？抑將因其國，不改其君，徐喻以取民之制，其教而不改者而後誅之乎？蓋無民而諸侯無與立，無諸侯而又誰與分治？則君子舍此諸侯，又誰與施之教而望行吾道乎？夫君子引之以近情之交際，而不過爲歫絶，亦將以行其教也。教不行，而後有餽不受以絶之，未晚也。且取民之不義，亦何至遂如禦人乎？禦人者，盜也。若謂非其有而取之者均之乎盜也，此精義之説，非大義之必然也。蓋充事之相類者，至於義之盡，然後謂其有同惡焉。王者以義之盡者立教，而以義之大者立法。君子以義之盡者望之從教之後，而不以義之盡者責之未教之先。義之盡而不能充，

固爲教之所可施。類不充而義已不赦，乃爲誅之所必及。而子柰何比而同之乎？夫孔子，豈特於未仕之先，以交際通諸侯之志？亦且於既仕之後，以因俗善立教之權？夫祭，大事也。田獵，大典也。獵獸以供祭，車徒各獲，而獻於公，致武之中有禮焉。魯之末俗，争相較逐禽獸以爲功，戎、祀之禮交壞矣。孔子無禁焉，而姑聽之。夫已仕之後，法可必行。車徒之争，分在可禁。國之大事，非儀節之比。舉國如狂，非辯義之精。孔子且可焉，而況下承上賜，道以禮行，在遇合之初，爲上交之始乎？受其賜也，又何疑焉？萬章曰，夫獵較之失，係典禮風俗之大，以道爲事者，必於此釐正也。孔子因之，則其仕也，或道未可行，權爲禄仕與？曰，孔子之望魯深矣，得用而欲行於魯者大矣，固將以道變魯，而見諸行事也。萬章曰，道者，先王制之，君子行之，以革争競之風而遂民俗，奚爲從之而不革也？孟子曰，孔子於此，有曲用其教而不之迫者焉。於狩事未舉之先，以簿書正祭，所供之數皆有定也。不以四方所獲之禽供簿書之正，則多取無用，争獻無功，其獘久將自革耳。萬章曰，一獵較之俗，無難改之一旦者，而君大夫不從焉，民不順焉，必調停以望其自已，道其可易行乎？而孔子奚不去也？孟子曰，君子之望天下也深矣，而天下之疑君子甚矣，以爲執義正物，必大遠於人情，而以亟行其法也。乃孔子欲小試行道之端，因其俗而需其徐化，所以爲之兆也。既不絶人以難改，而陰行其教於簿正之中，庶幾將自悟曰，聖人之教如此其易從也。足以順人心而無憚於行矣。然

猶不能從教，而上無相信之君，下無推誠之相，而後浩然於一去，則我之用世也無難，而世自不可用，乃從而去焉。孔子之去就決於終不可改之日，則心安而無悔。是以歷仕列國，未嘗有終三季淹者。斷然於後，而不過歫於先。推此意也，則今之交際尚在進退未決之先，開以易親之路，而爲教之之端，彼以恭來，吾以恭受，又何疑乎？而以推孔子之生平以仕爲義，而不爲過高已甚之節，無不然者。有見行可之仕焉，教之而可從，試之而有效，則仕。次抑有際可之仕焉，迎之以禮，待之以敬，則仕。有公養之仕焉，居其國則可望其行，受其禄且以觀其後，則仕。於季桓子而宰中都、歷司寇，外能伸平齊之威，內能墮世卿之邑，見行可之仕也。不能必其行而見其可，則無忍棄也。於衛靈公，立其廷，聞其政，君猶足與爲禮，臣猶足與言交，非必果可而際亦可焉，則無能絶也。於衛孝公，居其國，受其賜，用則有道以處之，不用亦無輕於相絶，有公養之禮焉，亦可受也。夫孔子之爲此者，不傲世以自高，不失在己之恭，不執義以苛物，與以易從之道。循禮之經，行禮之權，王道本乎人情，以因民而治，亦此而已矣。願學孔子者，其能恝然於交際乎！

孟子曰：「仕非爲貧也，而有時乎爲貧。娶妻非爲養也，而有時乎爲養。爲，去聲。養，去聲。下同。

仕本爲行道，而亦有家貧親老，或道與時違，而但爲禄仕者。如娶妻本爲繼嗣，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，而欲資其饋養者。

「爲貧者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。居，當作尻，下同。

貧富，謂祿之厚薄。蓋仕不爲道，已非出處之正，故其所居但當如此。

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惡乎宜乎？抱關擊柝。惡，讀平聲。柝，本文作㮝，今省譌也，夜行所擊之㯓本从橐，則省誤又甚矣。

柝，行夜所擊木也。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，而亦不可以苟祿。故惟抱關擊柝之吏，位卑祿薄，其職易稱，爲所宜居也。李氏曰：「道不行矣，爲貧而仕者，此其律令也。若不能然，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。」

「孔子嘗爲委吏矣，曰：『會計當而已矣。』嘗爲乘田矣，曰：『牛羊茁壯，長而已矣。』委，於詭切。會，黃外切。當，宜讀本音都湯切。乘，讀去聲。茁，鄒滑切。長，讀上聲。

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。委吏，主委積之吏也。乘田，主苑囿芻牧之吏也。茁，肥貌。言以孔子大聖，而嘗爲賤官，不以爲辱者，所謂爲貧而仕，官卑祿薄，而職易稱也。

「位卑而言高，罪也。立乎人之本朝，而道不行，恥也。」

以出位爲罪，則無行道之責。以廢道爲恥，則非竊祿之官。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。尹氏曰：「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，居尊者必欲以行道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出處者，君子之大節也。初念之所期，而終身以之。可進可退，可榮可辱，而必欲伸其筮仕之本志，夫乃可以無媿。若量其志之未可行，則自有可以免恥之一塗，早酌之於其始進焉。今之仕者，何未之思也？今夫仕，將以何爲也哉？自褱祿者言之，則見以爲爲貧也。國家何所待於我而尊我？我何所據而受國家之養？無亦爲吾道有可行而藉以行乎？其非取之小民、頒之君上者，僅償吾

之貧，必也。若其有時焉，道未可見，而家貧親老，順先王養士之典，而以禄仕焉，是或一道也，非仕之大義也。猶之娶妻者，本居室之大倫而以嗣宗祀，其義大矣，非以需中饋之養，而託生理於婦人，明矣。若其有時焉，室無他人，而躬不能任井臼之勞以養，故娶焉，是亦一道也，非娶之大義也。夫仕非爲貧，乃不得已而以貧故仕，先王原有以處此，而士亦有所自處矣。爵不敢期乎尊，即有欲尊我者，即自度其無居高有爲之志而居乎卑。禄不敢期乎富，即有欲富我者，必自度其無受禄不誣之實而居乎貧。夫自辭尊而居卑矣，其於卑也不厭己卑，而亦有以處此下位者。既辭富居貧矣，其於貧也不患己貧，而亦有以酬此微禄者。酌之於己，而惡乎可以不昧其志乎？度之於官，而惡乎可以不忝其職乎？若抱關者而司启閉，擊柝者而警干掫者，可也。若此類，君無所待於我，民無所望於我，有其常職，修其本務，而邀薄糈以養親，斯之謂宜也。豈曰吾道大、吾學有用，而不屑此區區者乎？故孔子當昭公之季，無可行之望，無利見之心，而將母有懷，權爲禄仕。嘗爲司委之吏矣，曰，吾以禄故仕也，則吾於所司之禾稾，供賓客之勞饋，出入之會計不差而已矣。嘗爲芻牧之乘田矣，曰，吾以禄仕也，則吾於所畜之牛羊，茁肥壯大、日以長息而已矣。居職止此，而心已安，過此以往，非我所任也，而吾何問焉？此非辭尊富而居卑貧之一法哉？夫居卑而可不以行道爲己責者，非君子之意，乃國家之法也。有如位卑而言朝廷之大經大法，則法之所禁而且加罪焉，此制法者以端任大臣之深意，雖

賢者不能越也。若所居尊矣，君之所倚，民之所瞻，則所以求稱此位者必行其道，以尊主而庇民。若不可行，有引身而去爾。乃棲遲顧戀，徒受尊爵而食厚禄，則上媿君，下媿民，而中自媿其學，恥孰甚焉？其得曰去位則貧，而待養於禄乎？彼名爲行道而實以懷禄者，何不思執贄爲臣之始念將以何爲，而自喪其恥心邪？

萬章曰：❶「士之不託諸侯，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不敢也。諸侯失國，而後託於諸侯，禮也。士之託於諸侯，非禮也。」

託，寄也，謂不仕而食其禄也。古者諸侯出奔他國，食其廩餼，謂之寄公。士無爵土，不得比諸侯。不仕而食禄，則非禮也。

萬章曰：「君餽之粟，則受之乎？」曰：「受之。」「受之何義也？」曰：「君之於氓也，固周之。」餽寫从鬼，誤。二字不可通。

周，救也。視其空乏，則周卹之，無常數，君待民之禮也。

曰：「周之則受，賜之則不受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不敢也。」曰：「敢問其不敢何也？」曰：「抱關擊柝者，皆有常職以食於上。無常職而賜於上者，以爲不恭也。」柝，当作欜。

賜，謂予之禄，有常數，君所以待臣之禮也。

曰：「君餽之則受之，不識可常繼乎？」曰：「繆公之於子思也，亟問，亟餽鼎肉。子思不説。於卒也，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，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。曰：『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。』蓋自是臺無餽也。説賢不能舉，又不能養也，可謂説賢乎？」繆，武彪切。亟，去吏切。説，弋雪切。卒，宜作猝。摽，平小切。稽，當作䭫，康禮切。

❶「萬章」，原作「孟子」，今據《孟子注疏》改。

稽，留也，音義皆別。

亟，數也。鼎肉，熟肉也。卒，末也。摽，麾也。數以君命來饋，當拜受之，非養賢之禮，故不説。而於其末後復來饋時，麾使者出，拜而辭之。犬馬畜伋，言不以人禮待己也。臺，賤官，主使令者。蓋繆公愧悟，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饋也。舉，用也。能養者未必能用，況又不能養乎？

曰：「敢問國君欲養君子，如何斯可謂養矣？」曰：「以君命將之，再拜稽首而受。其後廩人繼粟，庖人繼肉，不以君命將之。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，非養君子之道也。

初以君命來饋，則當拜受。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，不以君命來饋，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。僕僕，煩猥貌。

「堯之於舜也，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二女女焉，百官、牛羊、倉廩備，以養舜於畎畝之中，後舉而加諸上位，故曰：王公之尊賢者也。」

能養能舉，説賢之至也。惟堯、舜爲能盡之，而後世之所當法也。

訓義 國家於君臣詔禄之外，有常禄以待失位而寄居者，曰託。其在士也，不仕而以禄養之，曰賜。若無常制，而賢士初至人國，君以禮致牢餼焉，曰饋。其留之爲師友，而將大用焉，特使有司致奉，曰養。其於民也，因其乏而賜之，曰周。施之者各有其禮，受之者各有其義。至於戰國，遊士興而以口腹仰槩於人君，因制爲常禄，以待客遊之士。遊士無恥心，而上附於寓公之禮，亦自名曰託。乃人君徒以豢養待士，且視爲遊食之常，而無敬禮之心，無大用之實。士曰吾聊以就養也，君曰吾姑以周之也，上下交相傲慢，而相與於飲食之

中，亦甚可傷矣。故孟子與萬章正其名，辯其禮，使士無妄干之典，乃以自重，而君不得不重焉。萬章曰，無位而有常禄曰託。士至人國，君或以此待之，士或受焉。而君子之爲士不受焉。夫士不能不需於君，而何爲其不可也？孟子曰，今且無論國君以禄与遊士之爲何心，而以分義言之，則僭越實甚，故士之自好者不敢也。託之爲典，爲諸侯設耳。諸侯有世居民上之貴，雖其失國，而鄰國有分災救患之道，故寓公有常禄。先王之禮，以恤鄰而親諸侯也。士本無位，仕則食焉，故先王不制常禄以待之。禮所本無，其有妄受焉者，非禮也。萬章曰，君子之辭受，必於禮之所有。而諸侯待士，有饋之者焉，亦非禮制之常也。而士無以自養，則受之可乎？孟子曰，饋之，則可受也。士於此有不容過爲名高以絶上下之交，受之矣。萬章曰，禮之所無，則審之於義。在彼者可施，在我者可受，義乃宜焉。士於此必擇乎義而後受，其義何也？孟子曰，士至人國，進退未決，道合則爲之臣也，不合則引身以去，不失乎其爲氓也。夫人君之於氓，不可使飢餓於其土地，固有周其乏之道焉。士引此義以受饋，處乎可進可退之閒，而士有餘裕矣，此受之義也。萬章曰，因其所乏而周之，預使之無乏而賜之以禄，其意正同，而或受或不受，何也？孟子曰，周，則氓之義也。若賜，則與託同，而固不敢妄自僭也。萬章曰，夫士以道而養於君，君無可私之禄，而與士共之，疑可受之無媿者，而何爲其不敢也？孟子曰，周無常，而賜有常。有常禄者，必有常職。夫抱關擊柝，臣之最賤者矣，而各司其事，

各食其祿，皆有常職以食於上，則上畜之以備用。若士之未仕也，可貴可賤者存乎君，可進可退者存乎己。無常職矣，而受上有常職之賜，若曰此宜有致養於我者，則先有輕世肆志之心焉，以爲不恭也，不循名實而宴然受賜，以爲傲也。而但求口實，則辱甚矣。惟明夫食祿之必事其事，則士所以自處與君所以處士，必有道矣。萬章曰，餽之斯可受之矣。士之自安於分，則循君民之義。君之致敬於士，則講賓主之儀。乃士未即去，而留其國，所需非旦夕，不常繼則且失食，而常繼則情易衰，其將奚可乎？孟子曰，夫餽者，賓主暫將之敬也，而安可常乎？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也，知其爲大賢，而不知所以處之也。修餽士之禮，數遣使問其起居，數餽之鼎肉。心有所慕，而勿以此爲好賢之禮也。至於亟，而子思不說矣。其卒也，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，勿使升堂焉，勿與爲禮也。特不自失主臣之禮，北面稽首再拜於大門之外而不受，示相絕也。且曰今而後知君之所重者鼎肉也，以爲以是畜伋，而此外無容心也，則畜犬馬之道也。自是而後，繆公乃知其非，而不遺臺致餽焉。其悔也，似知過也。而子思所以不說之故，尚未喻乎繆公之心，是以爲繆公而已矣。夫繆公之致敬於子思，以爲說賢也。既說之矣，抑將舉之於位，以行其道。或者君子難進，則姑養之，以深交而俟其合。乃既不得舉矣，而養之又徒以激其怒，則慕以其名，而非真知賢之可說也，可謂說賢乎？萬章曰，夫國君於說賢未舉之先，君子有不輕仕進之意。而欲致其養，何如斯可謂得養賢之禮矣？孟子曰，

始之與講賓主之誼，則以君命將其所饋，昭君之敬，再拜稽首而受，君子亦可謂盡其恭焉。然可一而不可再也。其後廩人繼粟，庖人繼肉，雖無常制，而令可繼也，則不以君命將之，恐以重煩君子之致恭也。故子思之於繆公，見其饋之亟而拜受之煩，則以爲此區區之鼎肉耳，乃使己僕僕爾勞筋力而亟拜也，此周卹之義，而豈養君子之道乎？雖然，繼粟繼肉，亦豈終於此而已哉？始之饋也，在君以爵主賓之禮，而士且循乎君卹之義。後之繼也，君以之安君子，而君子且審其難進之幾。若説之果誠，而養之盡道，則唯堯之於舜乎！信其賢也而説之真，則視天下之養，皆賢者所可受之於天而不辭。使其子九男事之，承其教誨，二女女焉，觀其刑于，百官、牛羊、倉廩備，儼然一有土之君，使不在可進可退之列。凡此者，皆以養舜於畎畝之中，以待舜決其受命之志，天下深其歸往之誠，乃舉而加之相位，以共亮天工焉。則當其養之日，已定其舉之心。唯其欲舉之也堅，故其養之也至。故曰王公之尊賢，爲道尊之，爲天下尊之，用天之禄，以尊天之所簡，在乘權而行其所欲爲，以無負崇高之職也。由此言之，則饋以致敬且不可常，而況制爲常禄，來則食之？泛泛焉以其身遊食於人國，且傲然曰，國自有常制，吾可受焉。則諸侯以悠悠之豢畜待士，士不自揣其去就而冒食焉，君失其君，士失其士。君子忍以其身與濁世同流乎哉？

萬章曰：「敢問不見諸侯，何義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在國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謂庶人。庶人不傳質爲臣，不敢見於諸侯，

禮也。」草，當作艸。莽，當作茻，或省作卄。質，當作摯，今別作贄，亦通。

傳，通也。贄者，士執雉，庶人執鶩，相見以自通者也。國內莫非君臣，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，故不敢見也。

萬章曰：「庶人，召之役，則往役。君欲見之，召之，則不往見之。何也？」曰：「往役，義也。往見，不義也。

往役者，庶人之職。不往見者，士之禮。

「且君之欲見之也，何爲也哉？」曰：「爲其多聞也，爲其賢也。」曰：「爲其多聞也，則天子不召師，而況諸侯乎？爲其賢也，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。爲，讀去聲。

「繆公亟見於子思，曰：『古千乘之國以友士，何如？』子思不說，曰：『古之人有言：曰事之云乎，豈曰友之云乎？』子思之不說也，豈不曰：『以位，則子君也，我臣也，何敢與君友也？以德，則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與我友？』千乘之君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況可召與？亟，去吏切。乘，讀去聲。「召與」之「與」，平聲。

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，以明不可召之意。

「齊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將殺之。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。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」喪，息浪切。

說見前篇。

曰：「敢問招虞人何以？」曰：「以皮冠。庶人以旃，士以旂，大夫以旌。

皮冠，田獵之冠也。事見《春秋傳》。然則皮冠者，虞人之所有事也，故以是招之。庶人，未仕之臣。通帛曰旃。士，謂已仕者。交龍爲旂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。

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，虞人死不敢往。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庶人豈敢往哉？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？

欲見賢而召之，是不賢人之招也。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則不敢往。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，則不可往矣。

「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夫義，路也，禮，門也。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入是門也。《詩》云：『周道如底，其直如矢。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』」夫，讀如扶。底，《詩》作砥，之履切，此傳寫之譌。

《詩》，《小雅·大東》之篇。底，與砥同，礪石也，言其平也。矢，言其直也。視，視以爲法也。引此以證上文「能由是路」之義。

萬章曰：「孔子，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。然則孔子非與？」曰：「孔子當仕有官職，而以其官召之也。」與，讀平聲。

孔子方仕而任職，君以其官名召之，故不俟駕而行。徐氏曰：「孔子、孟子，易地則皆然。」　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，最爲詳悉，更合陳代、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，其説乃盡。

訓義 古者鄉舉里選之法，鄉賓士而興之，以貢於國，士乃傳贄以見於君，其進有禮。古禮既廢，遂有士自求見之事，而諸侯或聞士名而召之，而士遂往見。士不以禮自處，而干祿輕身，自辱亦甚，義亦毀焉。孟子雖志在行道，然必諸侯之就見，或遠則以禮聘焉，而不欲輕身以造諸侯之門。萬章欲孟子之明其義，以示自處之道，乃問曰，士之必仕，義也。君尊臣卑，以卑就尊，亦義也。而非諸侯之先至，則不往見，何義也？君子以義自處，必有不可易之方矣。孟子曰，夫以分而言，則士亦先自

審而後審人以爲去就。君子之以自審而不敢越者，禮而已矣。君臣分定，而臣道不一。其在廷而有職者，則朝廷之臣也。若其未列於朝而居在國中者，則曰市井之臣，安廛居於市井而已。居在郊野者，則曰艸莽之臣，服田疇於艸莽而已。若此者，雖懷才抱德，而爵所不加，位所不敍，皆謂庶人，均之乎民，而君臣之分未定也。庶人之見君也，必鄉大夫賓之，司徒升之，傳贄以見而後見焉，自此而爲臣矣。若我無臣之之心，君無相臣之禮，則上下未交，分義疏遠，不敢見於諸侯。此先王之禮，所以辯上下、定民志也。萬章曰，夫見諸侯者，皆諸侯知其人而召之也。既有君命之召，而市井艸莽，率土皆臣，循庶人之分以恭君命，與召庶人而役之，其禮同矣。乃庶人以役則不敢違令，而必趨事。君欲見之，則亦有慕士之心矣，而以召庶人之道召之，乃不往見執庶人之節者，何爲其然乎？孟子曰，此則審之義，而可往不可往大辯矣。君不知我，而我固無求焉，則循分義以服勞，義也，道固未嘗屈也。若將知我，而我待以用焉，則毁廉隅以殉人，不義也，志固不可辱也。士之於此，自審其制事之宜者定矣，而抑且審之於君。唯夫召之役者，則爲欲賦人之力而用之，可以上下之分施之耳。乃均是庶人，而獨欲見我，其所資於我、所望於我者，將以何爲哉？萬章曰，君之於此，其意固可嘉矣。君欲資古道以制法，而士多聞，則欲見焉，以攷其所學也。君欲近有德以自正，而士賢，則欲見焉，以行其所志也。是豈非下士之盛心乎，何爲其不可往哉？孟子曰，審乎君之所爲，而士抑尊矣。君而果爲其

多聞，則不知者仰之以知，不辨者待之以辨，是師道也。師，則天子之尊必入學而訪道，不待召也，而況今之諸侯，雖僭帝制，固猶然分土之君乎？君而果爲其賢也，則大業待之以興，國家藉之以保，吾所聞者亟於求而就見焉。未聞心慕其賢而欲屈其節以使之從我也。審之己而無可枉之道，審之君而其期我者隆，則士抑尊矣，豈但其不可召而見之哉？即就見君子，而尚不足以得君子之心也。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，不敢召也，而屢就焉，其於尊賢之義亦得矣，徒其心未能盡忘夫勢也。而自言曰，千乘之君，未嘗不尊也。今之諸侯以尊自處而輕士，不足言矣。古之忘分以下交，乃以友道接士也，何如？蓋意古人之交士，未必若己之隆爾。而子思惡其有挾貴之心而不説矣，曰，君不言古則已耳。若言古之人也，則於士之有道者以師禮尊之，執敬而承教，服其訓，聽其命，而正名之曰事之云乎，夫豈以貴與其賢相擬而定其並肩之禮，乃爲之名曰友之云乎？夫子思之不説也，度之於心，而有其可據之實，豈不審於義之攸當？而思曰，夫言友則不論位矣，言德則不敢言友矣。若以位，則子雖不肖，固君也，我雖賢，固臣也，臣不敢與君言友，貴貴之義也。而君既以我爲有德，而願友我矣，則我之所以交君者，德也。以德，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。子事我，而庶幾其以導子於德也，何敢與我友乎？友則互以其善相輔，而子何足以當此乎？由子思觀之，則千乘之君求屈君以友士，且爲君子之所不容，

而況可以庶人服役之義召之使前耳？❶大夫士於此審之已精，持之已定，確然見吾之一往一來爲必不可輕之事，則生死以之而不可折也。在齊之虞人且知之。齊景公田，凡有林麓山澤之職者，皆其所宜有事，於是而招虞人焉。特招之以旌，非其物耳，而虞人不至。公不督其所以違命之理，而欲加以亢君之罪，將殺之。孔子聞而歎之曰，士之有志者，世不我知，飢寒而死溝壑，其義也。常以此存諸心，而後其志不遂。有勇者難無所避，遇害而喪其元，其義也。常以此存諸心，而後其勇不餒。今虞人知暴君之怒不可犯，而敢亢者，其志定矣，其勇決矣。蓋孔子之取虞人者如此。一介之節，何以動聖人之情乎？蓋招有其所以招者。君之所以處我，我之所以自處，義在於此。非其招，則君失其道。而我不可自失，則志必伸而大勇可無慊也。於是萬章未審非其招之實，而因便以問曰，敢問招虞人何以物有定，而君亦不能違乎？孟子因問而告之曰，古者人君致衆以田獵，各有其招。招虞人以皮冠。皮冠，田冠也，所以明有事也。招衆庶以合圍者，以通帛之旃無文者。招士而帥鄙、鄰之衆，則以交龍之旂，以聚衆者。若夫析羽加於旂上之旌，則招大夫使帥其鄉、都之衆者也。先王制之，後世承之，臣民守之，上不妄而下不敢亂。雖召役之事，而義尚存焉矣。孟子乃終虞人可取之義，以證士之不可召也，而遂言曰，旌，招大夫者，而以召虞人，虞人守其職之所當然，雖得罪以死而不敢往，有其守也，

❶「耳」，啖柘山房本作「乎」。

且爲君子之所取，而況君子哉？君子既傳贄爲臣而爲士，則君有特召之禮。未爲臣，則庶人也，乃以士禮招之，未仕者自有其不敢見之禮，而敢往哉？此禮之所在，不敢越也。況乎其有德而爲賢者矣。世道於我而升降，吾道因之而屈伸，乃欲見而召之，此百職事之效奔走於君，以貴治賤，以賢治不肖，於義則然。而學可師也，道可尊也，其可以此招之乎？非所招而不可往，非君子之絶諸侯，諸侯先自絶也。蓋賢人者，唯其道存焉耳。以此立身，即以此膺世。以此退而有守，即以此出而有爲。故欲見賢人者，惟道之以。而苟不以道也，揆之於貴賤之分，則不可以非禮辱士而見爲榮。度之於賢不肖之理，則不可以非義自尊而卑君子。賢人秉道而不可枉，終無得見之日。譬有人焉，欲召之入而閉其門，情理兩逆，徒爲妄而已矣。若夫今日之可召而往者，又何足道哉？夫義爲直行而不可曲之常經，猶人之路也。禮爲與世相見之通理，猶室之有門也。彼小人者，利欲薰心，恣行而不顧，故忘其身之何以行、物之何由接，而隨世主以自辱者，成乎俗矣。則爲一世之坊表以重斯道者，惟君子耳。可行可藏而不可屈也，可貴可賤而不可逐也。正志素定，而以大勇浩然之氣行之，乃能遵義以行而由是路，循禮以進退而出入是門。不見諸侯，何爲其無義哉？夫君子之爲此，既自以正己立身，而使天下猶知有禮義，則方且爲小人之觀瞻焉。《大東》之詩曰，列國適周之大道，修治之使利於行也。其平如砥，無陂也。其直如矢，無曲也。自君子開之修之，而因躬自由之，則小人皆視之以往來

焉。則義者，君子以正己而正天下者也。其可以小人之逆行，爲上交之捷徑也乎？萬章曰，禮義之大宗，必折衷於孔子。而記孔子者曰，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。敬君之至，奉命之虔，如此乎其迫也。然則孔子非與？不然，則賢莫如孔子，而魯君其何能召乎？孟子曰，此君臣既定之後，禮則有然者，而義亦行乎其閒。孔子時當仕也，宰中都而有治邑之職，爲司寇則有明刑之職。以其當官之職召之，則道在必往，豈慕賢問道於未仕之先，謀國圖王爲大有爲之事者所可比哉？君子一動一止，斟酌於所當然，審己審人，確見其所必然。毋亦惟是之從，而用舍則惟天之命，亦可以正告於天下萬世之爲君子者矣。

孟子謂萬章曰：「一鄉之善士，斯友一鄉之善士。一國之善士，斯友一國之善士。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。

言己之善蓋於一鄉，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。推而至於一國、天下皆然，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。

「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，又尚論古之人。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」

尚，上同，言進而上也。頌，誦通。論其世，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。言既觀其言，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，是以又攷其行也。夫能友天下之善士，其所友衆矣。猶以爲未足，又進而取於古人，是能盡其取友之道，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。

訓義 孟子謂萬章曰，今而益知學古之道，爲學者志行之所自立、品量之所自成也。夫人唯無其志，不恤其品則已耳。如其不然，則四海之大，千里之遥，人之所可爲

者，皆我之所有事，而其有善焉者，皆我之所可取益者也。故僅欲爲一鄉之善士，保全其身，而爲流俗之所推重，苟如是而已乎，則友一鄉之善士而已矣，言相戒以無過也，行相與以無悔也，過此而有一國之公論，不遑問也。乃進而爲一國之善士，小試其用，而爲一國之所瞻仰，苟如是而已乎，則友一國之善士而已矣，進相與以有成也，退相與以自安也，天下之公理不暇謀也。又進而爲天下之善士，則人心風俗必其所憂，治亂安危皆其所念。於是而有同志者焉，慷慨談論於救時之策，砥節礪行於拔俗之爲，以大異乎近小之規，而互相獎也，斯必以天下之善士爲友矣。蓋其所見在此，則其所好尚在此。所好尚在此，則所藉以相規而相益亦在此。始而因所志以擇所友，既而因所友以成其志，其必然之情理也。乃志在一鄉者，以一鄉而足，何知一國之友其氣象爲何如？志在一國者，以一國而足，何知天下之友其規模爲何如？自足矣，故自限也。至於欲爲天下之善，而友天下之士，斯不亦志弘而量遠哉？而苟其果有志而量不同也，則天下其足矣乎？未也。上無善治，或以小康爲功名。下無善學，或以小成爲道德。生斯世也，雖徧求之天下，而議論風采，不過如斯而已矣，友天下之善士誠未足也。而卓然自命爲古今不可少之人，以無負上天生我之意，則略今之人而求之古矣。古人可學也，而歸於善者一。所由以至於善者不同，有吾所必學者焉，有吾所必善學者焉，有吾所必折衷損益而以不學爲學者焉。亦如朋友之相謀心於一堂而互爲益也，存乎論矣。其尚論之也何如？

誦其詩焉，其哀樂之情，所以利導其性之正者，諷咏之下，如與周旋矣。讀其書焉，其治教之理，所以飭正其事之常者，稽攷之餘，如與之贊襄矣。乃心一也，而所以用其心者異，詩乃有正、變之殊。理一也，而所以協於理者異，書乃有帝、王之別。在唐、虞爲唐、虞之人而善，在三代爲三代之人而善，在文、武爲盛世之人而善，在宣、平爲衰世之人而善。而我不能知其何以性情一而感發異、理事一而敷施異。則以此處友，而爲不相知之友，我無以知彼，而安從取益乎？是以尚論者，合古今數千季之天下而通其變，合古今盛衰治亂所處之道而酌其宜，則以世論人，而以人論善。凡古人之善皆備於吾心，以審所必學焉，通之以善學焉，得所折衷損益而以不必學爲學焉。故禹、稷、顏子皆我輔仁之資，夷、惠、伊尹皆我擇善之從，是尚而與古人爲友也。於是而後不以小善自局其志，不以偏至自限其品。君子之學古而不屑今，有如是夫！子誠有志焉，勿以鄉、國自畫，勿以今之天下自雄焉可爾。

齊宣王問卿。孟子曰：「王何卿之問也？」王曰：「卿不同乎？」曰：「不同。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。」王曰：「請問貴戚之卿。」曰：「君有大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易位。」

大過，謂足以亡其國者。易位，易君之位，更立親戚之賢者。蓋與君有親親之恩，無可去之義。以宗廟爲重，不忍坐視其亡，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。

王勃然變乎色。

勃然，變色貌。

曰：「王勿異也。王問臣，臣不敢不以

正對。」

孟子言也。

王色定，然後請問異姓之卿。曰：「君有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去。」

君臣義合，不合則去。　此章言大臣之義，親疏不同，守經行權，各有其分。貴戚之卿，小過非不諫也，但必大過而不聽，乃可易位。異姓之卿，大過非不諫也，雖小過而不聽，已可去矣。然三仁貴戚，不能行之於紂，而霍光異姓，乃能行之於昌邑。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，不可以執一論也。

訓義 君子之進說於君，雖因其弊而救之，而必循乎經常不易之正理，非故爲矯激以相犯也。人主能容其忠直以自鑒，則所以自警而進於道者，爲不負此藥石之言。乃世主以褊衷而成乎驕氣，則必至相忤，而君子遂不終於其國。齊宣王疏遠世臣，而好容說，故褒禄固寵之士日侍其側，而君且孤危，國且不治。其問卿於孟子，亦將謂卿位尊而恩厚，則聽命宣力以盡其職，必不可負此榮遇也。孟子曰，卿，尊位也，而居此位者則因其人，非概謂之卿而所以稱其尊。卿者，道一而已。王何卿之問？其泛然謂之卿而遂有常職，猶百執事之有所司乎？王曰，位均也，禄均也，君之任之，卿之自任，亦必均也，而有不同乎？孟子曰，夫徒以爵禄而已，則同乎卿矣。其近乃卿爲宗社之輔，而僅以爵禄乎？其近於君也，則論恩。其極於貴也，則有義。恩與義因人而別，烏得同乎？有貴戚之卿焉，分一體於先君，而與國同休戚，以恩勝者也。有異姓之卿焉，以論道居尊位，而唯道爲從違，以義勝者也。王曰，請問貴戚之卿。意者，恩重則其思媚於君者必

篤乎！孟子曰，卿無常職，君德是司，以諫爲道者也。而貴戚之卿則亦有異。君有小失，不遽諫也。言不可輕，而既言之後，其從違更不可輕也。唯至於君之過大，或敗德以成乎亂，或妄動以至於危，則先君之緒，存亡所繫，乃不容已於諫。諫而不聽，不但已也。非常之事，不可以倉猝爲也。反之覆之，以冀其悟，而尚不聽焉，安危決於一旦，不忍宗祀之淪没也。於是别戴賢者而立之，勿令覆亡，使他族之處此，而後國君建立宗臣以輔公室之道盡矣。此貴戚之卿，以恩制義者也。乃王之聞此言也，勃然變乎色矣。蓋其猜防世臣之情有素，而謂孟子反授之以廢立之權，則君愈輕而貴戚愈重，故逆於耳而形於色，其怙過而不受正言有如此者。孟子曰，王勿異也。問卿者王也，王自有以卿自正之正道。王所問者貴戚之卿也，卿自有正王於道之正理。臣其敢順王之意，而以輕蔑巨室之邪説進於王乎？於是而王色乃定。非能納忠也，孟子之辭正而怒無所逞也。然後請問異姓之卿，亦姑聽孟子之畢其詞而後折之乎！孟子則終以正對曰，夫異姓之卿以義合，則道在身而卿爲輕耳。其道在匡君也，則君德之得失，皆其所不容諉也。有過焉則諫，慎之於微而養之有漸，無問其過之大小也。諫而不聽，不但已也。去就之際，不可以激也。反之覆之，以盡其理，而尚不聽焉，則君子不可虚拘，自可潔身以全道也，於是奉身而去之。立朝而道不行，爲賢者所深恥，去而後吾之居大任而無慙，以自求其志之道盡矣。此異姓之卿，以義勝恩者也。乃王之聞此，無所用怒焉。若其不足以體孟

子之微言以自警，則未之能改也。夫賢人去矣，則邪佞且登於大位。國危，身之不保，且求若易位者之能全其宗社而不可得。故先王親、賢並建之意精矣。人主知宗社爲重而己爲輕，則戰戰栗栗以保大位，顧輔弼而如臨師保。知賢人易去而難合，則聽忠告之語必懽然受之。而君德何患不成？國家何患不安？此先王立卿以相人主之深意，而豈有辱職以効犇走哉？王之不悟，故孟子終去之，則勃然變色之下，去齊之心早已決矣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三十二終

四書訓義卷三十三　孟子卷十一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告子章句上

凡二十章。

訓義 言學而不本之性，則不知人之所以爲人，而惟其意之所欲爲，以自陷於惡。乃性亦未易言矣。惟知性者反之吾心而確見其固有之實，則其所爲性者，❶果吾之性也。其不然者，則自有性而自忘之，乃以非性者爲性，若告子是已。告子之學，大抵以守其無思無爲之冥念，不爲物所動者爲宗。故謂無善則亦無惡，無義則亦無不義，可以泊然與天下相遇而吾心自定。乃于嗜慾暫息之際得此虛寂之機，遂謂人之生也，如此而已矣。惟是能知能覺、可運可動者之靈，爲天之所以與我，而仁義之道，皆儒者增加之於無是非得失之後，❷初非吾之所固有焉。此其說足以惑天下之不盡其心而妄言道者，其弊乃使人任其知覺運動之靈以無所不可。孟子與之游而深惡之，故屢致辯焉。而彼亦旁伸其辯，以與孟子爭。嗚嘑！如以知覺運動爲性，而謂此外之無有，則人何以異於禽獸哉？夫性者何也？生之理也，知覺運動之理也，食色之理也。此理，禽獸之心所無而人所獨有也。故與禽獸同其知覺運動，而人自有人之理。此理以之膺事，則

❶「爲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謂」。
❷「無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心安而事成，斯之謂義。乃告子則謂性中無義，而義自外來。不知義因事而見，而未見之前，吾心自有其必中之節，聖人特先知之而爲天下顯之。使性而無義也，則聖人亦人耳，義之制何自立？義之名何自起乎？夫告子既孤守其冥念而終不知，亦弗能警之使覺，故孟子但隨其說而折之，而未嘗指其本體以告之。則君子待異端之道，屢辯屢窮而已足矣。

告子曰：「性，猶杞柳也。義，猶桮棬也。以人性爲仁義，猶以杞柳爲桮棬。」桮，布回切。棬，驅員切。

性者，人生所稟之天理也。杞柳，柜柳。桮棬，屈木所爲，若卮匜之屬。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，必待矯揉而後成，如荀子性惡之說也。

孟子曰：「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？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，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，必子之言夫！」率，當作衛，傳寫省譌。

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，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。

訓義 告子曰，儒者何以言性善哉？性者，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。人之初生也，有形而已矣。形開而神發，有可以有知、可以有能者而已矣。故性者，質也，猶之杞柳也，有其材而初未有用也。乃儒者於此而立一事之制曰義，則以利於用而成乎器，猶之桮棬焉，有其器，有其用，而已非其質也。故夫以此可知可能之質而用之以愛則爲仁，用之以敬則爲義，猶夫杞柳未嘗不可爲桮棬而因使爲焉。在桮棬，固杞柳之所爲。而在杞柳，初無桮棬之實。

栝棬成而杞栁非，故仁義立而性亦逐仁義以遷流。則何如無事仁義而不喪其性，猶無事栝棬而不失其杞栁乎？孟子曰，子之言吾無暇深辯焉，而言之貽禍，則不容不正語子而使知懲也。子且欲並仁義而忘之，而免於不仁不義。❶乃其說則足以爲不仁不義之倡，而子不知也。夫人之情無不樂於順而難於逆。以仁義爲盡性之事，順也。夫人相愛則相安，相敬則相宜，率其本心之不容已而以保其生於和平，大順之道也。今且曰猶以杞栁爲栝棬，❷則當其爲之也，順杞栁之生質，自然而成栝棬乎？而將加以斧斤，戕賊杞栁生理而後可以爲栝棬也？❸如必曰杞栁無栝棬之成質，必將戕賊杞栁而後能爲之，則爲仁爲義者，亦將戕賊人之生理而爲之乎？子固曰既彫既琢，而失其大樸，不如渾忘者之無傷也。乃天下之人聞斯言也，則曰仁以戕賊吾欲也，義以戕賊吾利也，順吾利欲之情而不害吾生也。則是率天下以禍仁義者，必自此言始矣。子亦尚知戒哉？

告子曰：「性猶湍水也，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，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」西，本作鹵。

湍，波流縈回之貌也。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，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。

孟子曰：「水信無分於東西、無分於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

❶「免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流」。
❷「猶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❸「杞栁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其」。

言水誠不分東西矣，然豈不分上下乎？性即天理，未有不善者也。

「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，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」然，當作嘫。凡下然字皆同。

搏，擊也。躍，跳也。顙，額也。水之過額、在山，皆不就下也。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，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。此章言性本善，故順之而無不善，本無惡，故反之而後爲惡。非本無定體，而可以無所不爲也。

訓義 告子窮於戕賊之說，而復爲之辯曰，吾謂以性爲仁義，非謂其戕賊也。言性無定體，可爲仁義，亦可爲不仁不義。爲之而性隨之以流，不如無爲而全其性也。以今思之，殆猶湍水然。虛靈而善動者，含之於心，無所嚮，而亦無所不可嚮也，在人之爲之耳。或引之於善焉，則善。或引之於不善焉，則不善。猶夫滎回無定之水，決之東方則東流，非必於東，而決之則迅流於東。決之西方則西流，非必於西，而決之則疾赴於西。及其已決已流，而成乎流水，失其爲湍水矣。若夫人性之本然，則惡既無根，善亦無迹，誰得而分之曰善不善？猶夫水之未決，東西皆無一成之則，並忘方之所名，無分也。有爲善者，因有爲不善者，何若善不善之兩忘，而保其虛涵之本體乎？孟子曰，善不善之分，昭然其不可昧，而子謂性之無分乎？即以水論，水亦自有其性矣。東西者，可以無分者也，則隨決而流，信無分矣。然其決也，必順其性以決之，故決東而東，東方下也，決西而西，西方下也。決者不能逆，而

水自有辯。使從上而決之，未有流焉者，無分於上下乎？以此喻性，正可以見性。人性之順趨於善也，引之而即通，達之而莫禦，猶水之就下也，是可以知性之本體矣。天生人而命以性，人秉性而別於物以爲人。人則有孩提之愛焉，順而達之以爲仁；有稍長之敬焉，順而達之以爲義。有人之耳目，則有人之聰明。有人之心思，則有人之睿智。若夫貿貿無擇以爲不善者，性所本無。均是人，則均是有善，而無不善之性也。其在於水，則本以下爲性，而無有逆上之理。皆天命自然之理，實有其然，而爲一定之體，何縈回無定之有乎？乃若人之有不善，則非決之謂矣。決者，因其有可往之理，而流而未暢，因順而加以疏瀹之功耳。至於逆而成之，則水亦有然者。今夫水就下者，性也。而有時乎過顙矣，非水之利於逆也，有搏而躍之者。有時乎在山焉，非水之安於升也，有激而行之者。其若是也，豈水有此過顙、在山橫怒狂逞之性哉？搏之激之，彊之以勢，而一時之力不足以自遂，則有然者。故人之不善，亦有使之者矣。教衰於上，俗染於下，誘之以利，脅之以威，遂爲其所不爲，欲其所不欲。性之體微，而使之者危，乃使耳目之靈逐於淫邪，心思之哲鶩於機變，亦猶夫水本下而有上之時耳。水雖過顙、在山，而消歸之地終必在江湖。人雖殘忍驕貪，而平旦之氣自有其慙悔。則性之一於善而實有其善也可知，而子胡弗之思也？

告子曰：「生之謂性。」

生，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。告子論性，前後四章，語雖不同，然其大指不外

乎此，與近世佛氏所謂「作用是性」者略相似。

孟子曰：「生之謂性也，猶白之謂白與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白羽之白也，猶白雪之白，白雪之白，猶白玉之白與？」曰：「然。」與，讀平聲，下同。然，皆當作嘫。

白之謂白，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，更無差別也。「白羽」以下，孟子再問，而告子曰然，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。

「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，牛之性猶人之性與？」

孟子又言，若果如此，則犬、牛與人皆有知覺，皆能運動，其性皆無以異矣。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。　愚按：性者，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。生者，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。性，形而上者也。氣，形而下者也。人物之生，莫不有是性，亦莫不有是氣。然以氣言之，則知覺運動，人與物若不異也。以理言之，則仁義禮智之稟，豈物之所得而全哉？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，而爲萬物之靈也。告子不知性之爲理，而以所謂氣者當之，是以杞柳、湍水之喻，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，縱橫繆戾，紛駈舛錯，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。所以然者，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，人與物同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，人與物異也。孟子以是折之，其義精矣。駈寫作紜者，俗誤。

訓義 告子之喻性也。屢窮，乃直出其所謂性者以告孟子曰，吾所謂杞柳者，言其體也，猶湍水者言其幾也，皆自人爲之後而追論之也。若性之本然，則可一言盡之矣，生之謂性。天使之有生，則所得於天者生而已。人受之以生，則所以爲人者生而已。未生以前無此理，不生以後無其

實。生而知者，非有所學也。生而能者，非有所勉也。爲知、爲覺、爲運、爲動，天機之不容已，則性亦惟此而已。其他皆後起之爲，非天然之固有也。夫告子此言，謂性與生俱，而在生之中。天以生人，而人以自生，亦未嘗失也。而特其所謂生者，在生機而不在生理，則固混人禽於無別。孟子知其立言之旨，而反詰之曰，子言生之謂性，似矣。乃凡立說之道，有因此得彼而可更推求者，有即此即彼而更無餘義者。今子云生之謂性，將即生即性，更無可推求之實，猶夫人之言白者，但見其白，即可謂之白，不必深求白之體，廣推白之用，精審白之實，而子意如此乎？告子曰，白則謂之白矣，生則謂之性矣。言白者如其白而止，言性者如其生而止，吾言固然矣。於是孟子知其所謂性，亦知其所謂生，而詰之曰，夫即生即性，猶即白是白，而子之意可知已。子所謂白之謂白者，當不復于白有辨。今夫白，有白羽焉，白也，有白雪焉，白也，有白玉焉，白也。分言之，則羽也、雪也、玉也，各有其體，亦各有其用。而概言之，則均謂之白。均謂之白，則更無所擇於物類之不齊，羽猶雪矣，雪猶玉矣。而凡有生者即有性，凡有性者皆同乎生，而子之意如此與？告子曰，何爲其不然哉？白均則不可謂有異白，生均則不可謂有異性。從其實而言之，何同異之有哉？孟子乃心知其混人物爲一致，而不知二氣五行降衷於人之妙獨鍾於人，以參天地而爲三才之精理。乃直揭其妄而詰之曰，凡白皆白而凡生皆性，天之所賦，惟此知覺運動之生機，而別無健順五常在人之實理。然則犬亦生也，

牛亦生也，而犬、牛無異性。牛亦生也，人亦生也，而人、牛無異性與？蠢蠢芸芸浮動於兩閒而聽天機之自動，未嘗無知，而所知非有真知，未嘗無能，而所能非有成能。則子之所謂性者，犬之性爾，牛之性爾，固非人之性。而子言豈若是乎？而告子不荅。其不荅者，蓋其本旨欲同人道於犬、牛，則無善無惡而不嬰乎利害。然言及於犬、牛無異，則又不敢以爲信然。於此可見羞惡之心不容昧，而彼時不能自體以充之也。

告子曰：「食色，性也。仁，内也，非外也。義，外也，非内也。」

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，故言人之甘食説色者即其性。故仁愛之心生於内，而事物之宜由乎外。學者但當用力於仁，而不必求合於義也。

孟子曰：「何以謂仁内義外也？」曰：「彼長而我長之，非有長於我也，猶彼白而我白之，從其白於外也，故謂之外也。」長，讀上聲，下同。

我長之，我以彼爲長也。我白之，我以彼爲白也。

曰：「異於白馬之白也，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。不識長馬之長也，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？且謂長者義乎？長之者義乎？」與，讀平聲，下同。

張氏曰：「上『異於』二字疑衍。」李氏曰：「或有闕文焉。」愚按：白馬、白人，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。長馬、長人，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。白馬、白人不異，而長馬、長人不同，是乃所謂義也。義不在彼之長，而在我長之之心，則義之非外明矣。

曰：「吾弟則愛之，秦人之弟則不愛也，是以我爲説者也，故謂之内。長楚人之長，亦長

吾之長，是以長爲説者也，故謂之外也。」愛，當作炁。説，弋雪切。

言愛主於我，故仁在內。敬主於長，故義在外。

曰：「耆秦人之炙，無以異於耆吾炙。夫物則亦有然者也，然則耆炙亦有外與？」耆，當作嗜，傳寫省譌，音義俱不可通。

言長之嗜之，皆出於心也。林氏曰：「告子以食色爲性，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。」自篇首至此四章，告子之辯屢出，而屢變其説以求勝，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。此正其所謂「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」者，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。辡作辯者，譌。卒，宜作猝，以避忌而譌之也。

訓義 告子之言性，以無善無不善爲宗。既曰無善無不善，則一切皆無，而並無性矣。既以人爲無性，於是取人生之形發欲開者以爲性。不知此欲之開，乃天地生化之機，人也，牛也，犬也，所共焉者。而人爲五行之秀，二氣之靈，獨有人之性者，彼未之省察而不知爾。故及其辭之已窮，而遂直白其妄，以逞無忌之辭曰，今夫人何者而謂之性哉？必有萬慮未開，而先知之、先能之、不學焉、不慮焉之爲性，審矣，則甘食説色是也。人之所同也，即天之所以生人，人之所以爲生者也。若夫仁義，則慮焉而始知，學焉而始能，人不能皆仁皆義，而立教者增於有生之後，非性之本然明矣。乃就仁義而言之，則又有異。仁主於愛，則此甘食説色之性，充其甘之説之之情，而相依不捨，相念不忘，自內而生者也，非猶因外之可愛而生乎愛也。若夫義主於敬矣，往往與甘食説色之性而相違，勥所不甘不説之情，揣事度物，抑吾之本

心，以殉人之好惡，則自外而立者也，非內實有必敬之理而不可易者也。然則率人之性者，必不捨己之本心，而從物而節制。❶乃儒者曰義亦性中之義，不亦誣乎？使夫人皆美其食，安其居，去虛文而老死不相往來，人之性順而天下不已平乎？夫告子之言，至於甘食說色爲性，❷率天下爲犬、牛，則其鄙陋不待辯，而義外之說易以惑人。故孟子詰之曰，仁義同體，而互相爲用，因吾性之固有而感物遂通，一也。子何獨謂仁爲內而外義乎？以仁爲異乎義而在內，則子並不知仁。以義爲異於仁而在外，則子之不知義。爲已久矣，而子試明言之。告子曰，義惡得而非外哉？儒者之言曰，義主於敬，敬莫先於敬長。夫長少則何常之有？特積季而數之，而長之名以立。故彼長矣，因以其長而爲制肩隨之禮、修侍立之文。其實反之於吾心，謂幼屈於長可也，謂長當屈於幼亦未嘗不安也。豈寤寐果有不能忘之誠敬乎？長者名也，由名而立義，亦猶物之白者，彼之色白矣，因而或名之曰白，遂相率而謂之曰白。反之於吾心，初無一定之色，可白可不白，特從白於外耳。夫爲之名者，增加之於心外者也，而得不謂之外與？孟子曰，甚哉！子之不思也。夫白者名也，以名名實，而爲後起之文，或謂之外可耳。而義豈其然？白者，一言白而已足，故白馬在前而名之曰白，白人在前而亦名之曰白。謂之白，而以其名偁其實，無餘事、無餘心矣。不識子所謂彼長

❶ 下「而」字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爲」。
❷ 「於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以」。

而我長之者，但一謂之長而已乎？若一謂之長而已足，則馬之齒長而長之曰長馬，人之秊長而謂之曰長人。而所以待此長人者，遂無餘事、無餘心，而更與長馬無別乎？且子曰彼長而我長之，則既有長者矣，有長之者矣。長者彼也，外也。長之者我也，非外也。吾本有不敢不敬之心，本於天性，而敬由是行焉，義由是立焉。豈長者當前而謂之義乎？抑必吾之長之而後義乎？如必我之長之而後謂之爲義，❶則惡得而謂之外也？告子曰，非此之謂也。莫之教而自喻，率吾心而不容已，則内也。名立而始有實，因物生義，而不原於心之不可解，則外也。以仁言之，吾弟則愛之，未嘗計其爲同生之親，而自不能忘。若秦人之弟，亦可謂之弟，而爲長者所宜矜育，而愛之情自不足，愛之事因以不施。此不待立一弟與非弟之名，以使人之必專有所愛而愛自專。從乎吾心固有之所安，必愛而後慊者也，故謂之内。以義言之，長楚人之長，問其秊而爲之序，於是而知彼果長也，因長之而敬焉。吾之長亦數其秊而序之，亦以彼果長也，而待之以長之之敬。詎不必相親，情不必相讓，特以先王制其名，儒者嚴其教，而拘拘然抑吾之情以不得自安，則謂之外也，不亦宜乎？孟子曰，夫義，非無擇者也。仁之擇在親疏，義之擇在長幼。不相混，乃以合用而心各得以安也。若以但言長而即不得不長爲外，則豈徒義哉？即以子甘食之性言之，炙，人之所嗜者也，莫之教而自嗜者也。乃使秦人爲之炙而吾嗜之，

❶「必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吾自爲炙而亦嗜之，但爲炙而即不容已於嗜，無所擇也。夫物則亦有説吾口體，而嗜即因之以起者矣。炙固在外，而嗜之者吾甘食之情。如子之言，則因其爲炙而嗜之，而非我果有甘之之心與？吾有敬長之心，遇長而必發，子特劈制其心而使之忘耳，而豈我之實哉？蓋告子之意，欲使天下之人忘名忘分，呴呴然相愛於食色之中，則是非泯，而順逆之理皆所不設，謂可以相安於大同之世。而不知人性之有義，所以異於犬、牛之慈子貪食而奔色，乃以立人道而參天地，蓋一出於上天生人使異於禽嘼之定理。君子特順之以立教，而非有所劈也。

孟季子問公都子曰：「何以謂義内也？」

孟季子，疑孟仲子之弟也。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，故私論之。私，當作厶。

曰：「行吾敬，故謂之内也。」

所敬之人雖在外，然知其當敬，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，則不在外也。

「鄉人長於伯兄一歲，則誰敬？」曰：「敬兄。」「酌則誰先？」曰：「先酌鄉人。」「所敬在此，所長在彼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」長，讀上聲。

伯，長也。酌，酌酒也。此皆季子問、公都子荅。而季子又言，如此則敬長之心，果不由中出也。

公都子不能荅，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「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彼將曰：『敬叔父。』曰：『弟爲尸，則誰敬？』彼將曰：『敬弟。』子曰：『惡在其敬叔父也？』彼將曰：『在位故也。』子亦曰：『在位故也。庸敬在兄，斯須之敬在鄉人。』」荅，本从艹，寫从竹，譌。惡，讀平聲。

尸，祭祀所主以象神，雖子弟爲之，然敬之

當如祖考也。在位，弟在尸位，鄉人在賓客之位也。庸，常也。斯須，暫時也。言因時制宜，皆由中出也。

季子聞之曰：「敬叔父則敬，敬弟則敬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」公都子曰：「冬日則飲湯，夏日則飲水，然則飲食亦在外也？」

此亦上章嗜炙之意。　范氏曰：「二章問荅，大指略同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，使明仁義之在内，則知人之性善，而皆可以爲堯、舜矣。」

訓義夫人有一定不易之理，抑有因時而宜之道。其不易者，吾心之不可易也。其因時而宜者，亦吾心之宜也。唯夫犬、牛之類，則飲食居處惟有一定之局，❶作輟喜怒亦任其一成之性，不知得失，乃至不知吉凶。而大要言之，則無肅然不敢康之意，以求事理之安，故或可以分人之愛，而必不能分人之敬。故告子外義之説，禍天下爲最烈。乃愛順乎情，使謂仁爲外，則人或疑之。敬依於理，則利欲薰心者不知眥警，遂且欲廢義而自便。故其説出，而人喜附之，即受教於君子者且惑焉。孟季子以之問於公都子曰，義者，事之制也。言事，則因事而起，而非因心而發明矣。乃告子言義外，而夫子必矯之曰内，事而可謂之内乎？事起而後各爲之制，可謂之内乎？而何以云然也？公都子曰，夫義立而敬行焉。吾心固有其敬，感於物而因率之以行。敬，吾敬也。行，吾行也。皆心之不容已者，故謂之内也。孟季子曰，夫吾心有敬而行之，則敬者渾然一體之在中矣。乃有鄉人於此，又有伯兄於

❶「之」，原誤作「一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此。伯兄，吾所長也。而鄉人長於伯兄一歲，則又兄所長也。兩長並立，敬不容於分致，則誰敬乎？公都子曰，敬長，爲其近於兄耳。若率吾心之真敬，則在兄耳。季子曰，既敬兄矣，使敬而出於吾心之固有，則無往而所敬非兄。乃時而以序齒酌獻焉，則誰先？先酌者，以敬之故，不敢後也。而敬兄之情能不改乎？公都子曰，夫酌以齒序，則敬遂於伯兄所長，先酌鄉人。於是孟季子得逞其受惑之辯曰，根心者，不因物而遷者也。今所敬在此，此一敬矣，不可通於他所敬者也。所酌在彼，彼又一敬也，不復如其先所敬者也。❶由此言之，因乎物而有彼此之義，因乎事而有酌與敬之義，吾心無一成之敬，隨事物以爲有無，果在外，非由內，而柰何言義內哉？於是而公都子不能荅，則以其知吾心固有之常，而不知吾性蕃變之妙，故詞遂詘焉。乃以問於孟子。孟子曰，此其理，唯隨事而體詧吾心之安者能知之。天下之物與事無窮，而膺之以無窮者，惟本原之不竭也，豈但鄉人、伯兄而已哉？推其極，將有大異而可同者焉。今問之曰，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此自然不可遂易之分義，無能爲詞者也，彼將曰敬叔父矣。而叔父之所以必敬，非因叔父之名立而甥敬之。彼未之詧，而但不能違也，則問之曰，弟而爲王父之尸，則我與叔父咸在子弟之列，則又誰敬而可？彼將曰敬弟矣。弟之敬且不可以叔父之尊而抑之不伸，彼未之詧，而亦不能違也，則折之曰，夫叔父必敬矣，而廟中忽改而敬弟，其敬叔父之

❶「如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知」。

情何在乎？彼將曰非不敬叔父也，以弟在尸之位，則叔父之敬雖未嘗忘，而不可伸也。若然，則明明一必敬叔父之心，乍屈而終伸，彼不得謂叔父之敬果隨事而滅散，明矣。子亦曰夫鄉人、伯兄，亦如是而已矣。先酌者，齒序之謂也。位在，而伯兄之敬且暫逡也。以吾心之義言之，則一日如是，終身如是，所耿耿而不昧者在兄。鄉人先酌之敬，斯須焉耳。於敬鄉人之時，未嘗舉吾敬兄之本懷而遂遷流而不改。若斯須之敬，亦吾心之必致，而不以兄之庸敬遏抑而不伸。如是以荅，而彼亦何能更以爲外乎？乃孟季子終惑於其說，於事言敬，而不於心求敬之實。聞孟子之言而曰，夫子之言，正與吾言而相合也。敬叔父則敬矣，猶之伯兄也，雖致其敬而莫能自必也。敬弟則敬，猶之敬鄉人也，敬隨時改而不啻有恒也。❶無恒者，事物之變也，外來者也。若其由內，則我可常守其心而不易，而今不然，果在外，非由內，不亦信乎？於是公都子知其不能反求之於心，而體認其真敬之所存所發。乃引喻以切警之曰，夫知義爲內者，唯真知義者也。真知義者，如飲食之於寒昷，心自喻之，而無容致辯者矣。今夫冬日則飲湯矣，其飲也昷，則口以適焉，心以安焉，不可逆計他日之不飲湯而豫爲之變者也。夏日則飲水矣，其飲也寒，則口以適焉，心以安焉，未嘗復念前日之飲湯而曲爲之殉者也。此皆自然之節，不期然而然者。今子以隨時合義之爲外，則此飲湯、飲水者，亦可謂之在外也，而子能云爾乎？蓋惟

❶「啻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適」。

其爲固有之誠，則變而不失其常。所敬者異，而敬之心不爽，可以知義之爲體充滿於吾心，隨物感動而不匱。乃以見天地生人之大用，宰制萬事之根本，爲仁愛不流之撙節，爲食色不淫之張主，而別於犬、牛之性者，一在於此。顧非存養省督，使心之所以安、理之所自得者，如飲食之適於口而喻於心，爲名言所不能顯者，亦烏足知之？故曰，告子未嘗知義，如盲者之咏日，唯以言勝而已矣。

公都子曰：「告子曰：『性無善無不善也。』

此亦生之謂性、食色性也之意，近世蘇氏、胡氏之說蓋如此。

「或曰：『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。』是故文、武興則民好善，幽、厲興則民好暴。』好，當作故。

此即湍水之說也。

「或曰：『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。』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，以瞽瞍爲父而有舜，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、王子比干。』瞍作瞍，俗謬。

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。按此文，則微子、比干皆紂之叔父，而《書》稱微子爲商王元子，疑此或有誤字。

「今曰『性善』，然則彼皆非與？」與，讀平聲。

孟子曰：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

乃若，發語辭。情者，性之動也。人之情，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，則性之本善可知矣。

「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

才，猶材質，人之能也。人有是性，則有是才。性既善，則才亦善。人之爲不善，乃物欲陷溺而然，非其才之罪也。

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也。恭敬之心，禮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：『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』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惡，讀去聲。舍，讀上聲。蓰，所綺切。

恭者，敬之發於外者也。敬者，恭之主於中者也。鑠，以火銷金之名，自外以至內也。算，數也。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，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。所以善惡相去之遠，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。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，而此不言端者，彼欲其擴而充之，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，故言有不同耳。

「《詩》曰：『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』孔子曰：『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』」好，當作畋。

《詩》，《大雅·蒸民》之篇。蒸，《詩》作烝，衆也。物，事也。則，法也。夷，《詩》作彝，常也。懿，美也。有物必有法，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，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，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，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。以此觀之，則人性之善可見，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，皆不辯而自明矣。

程子曰：「性即理也，理則堯、舜至於塗人一也。才稟於氣，氣有清濁，稟其清者爲賢，稟其濁者爲愚。學而知之，則氣無清濁，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，湯、武身之是也。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，則自暴自棄之人也。」又曰：「論性不論氣，不備。論氣不論性，不明。二之則不是。」張子曰：

「形而後有氣質之性，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。故氣質之性，君子有弗性者焉。」愚按：程子此説「才」字，與孟子本文小異。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，故以爲才無不善。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，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彊弱之不同矣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。二説雖殊，各有所當，然以事理攷之，程子爲密。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，而不害性之本善。性雖本善，而不可以無省督矯揉之功。學者所當深玩也。

訓義 孟子與告子辯性已屢矣，而不明告之以性之本體，以告子之未足與言也。蓋性含於心，其體已微，唯存仁集義之大人則顯現於前而灼知之。若降此而欲知其性者，必潛其心以思之，反諸身以求盡吾聰明彊力之才以體之，而後知吾之所固有者果如是也。若告子之學，不得則勿求，其不逐已放之心而覿面失之也，難矣。而何足語此哉？乃孟子恐其義隱而不著，故於荅公都子而實指以示之焉。公都子曰，今之言性者不一矣，持之皆有故，而言之皆近情也。告子則曰，性無善無不善也。蓋於人心清静之際，見夫不思善不思惡者，自有昭昭靈靈之明覺，爲最初之生理，而善與不善皆後起之分塗也。或則又曰，性無定質，而足以任人之運用，以之爲善可也，無不足也，以之爲不善亦可也，無必善也。是故隨習而遷，因感而變，文、武興則民好善矣，幽、厲興則民好暴矣。文、武之民非性之固有善，感風化而以成二《南》之美。幽、厲之民非性之固不善，習無良而即成寇攘之能。皆有爲之者，而性無不可也。或則又曰，性隨質異，質不同而性亦殊。有善者焉，生而善也。有不善者

焉，生而不善者也。是故政不能爲之正，教不能爲之遂。以堯爲君而有象，平章之所不能格，象性然也。以瞽瞍爲父而有舜，頑嚚之所不能染，舜性然也。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、王子比干爲之叔父而作宗臣，淫酗不能亂，凶威不能劫，微子、比干之性然也。又惡能覈比而同之也？此三説者，以人情度之，以人事概之，皆若有可信者。而今夫子乃斷然而持之曰「性善」。非無善也，而惟有善也。非非可以爲善也，而實不可以爲不善也。非有善也，而實無有不善者也。然則無思無爲之際，且非天機之所露與？文、武、幽、厲之民，一有性而一無性與？舜、象、微、干之不同，一因其性而一不因其性與？而何以皆證其非也？孟子慨然於其所自失，而爲推其妄以直指其眞曰，夫彼之爲此説者，亦有由焉，而特未之思、未之求，小用其才以浮弋於人事之末，而不能殫聰明志力以必得其實也。夫人生而有性，感而在，不感而亦在者也。其感於物而同異得失之不齊，心爲之動，而喜怒哀樂之幾通焉，則謂之情。情之所嚮，因而爲之，而耳目心思效其能以成乎事者，則謂之才。三者相因而發，而及其用之，則各自爲體。彼曰「無善無不善」，既無矣，而能生乎有？或又曰「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」，無則無定體，而因所爲以見用也，此非性也，情也。其曰「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」，善則成乎善之功，不善則成乎不善之罪。善至而能自立於濁亂之中，惡極而自堅其殘忍之行，非性也，才爲之也。故三説者，言情言才，而未嘗知其性也。雖然，又豈足以言情、才之本體乎？乃若其情，時而可以爲

不善者矣，不稟天則於未發之中，而任其喜怒哀樂之發也。而豈此喜怒哀樂之不可爲善乎？發乎情，止乎理，而性不失焉，則喜怒哀樂之大用，即禮樂刑政之所以爲體者也。夫情之可以爲善者，因其爲性之感通也。是乃吾所以於情知性，而益以決夫性之實有其善，以爲治情之本也，故謂性善也。若夫人之有耳目心思，而以有能知能行之才，於是而所知所行者遂成乎善惡而不可遂。其爲善者，似於才而見功。其爲不善者，似於才而見罪。而非然也。所見所聞之惡，耳目不能劈我以必爲。所思所慮之非，心思非必樂趨於其塗。情之過者一發而不收，則聞見思慮皆從之而流於妄。唯不能奉性以治情，而情奔於物欲之誘，則因以使才爲惡用，而治教亦不能爲之遂。若才之本體，則爲性之所顯，以效成能於性中之經緯，而何罪哉？故迷性以觀情、才，則可曰「無善無不善」也，可曰「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」也，可曰「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」也。若知性，則情、才且以效善於性而無不善，而況於性？子知情、才之非即性，而性之本體何如哉？則吾請爲子直指之。夫人心之靈，不但此聞見知能之才也，不但此喜怒哀樂之情也。無感而常存，故有感而即發。不學不慮，而自不能已。學焉慮焉，而止以求充其量。分靡不迷，而合同不悖者，不有數者之心乎？悲閔之切而不寧，深愴於懷而不釋，此惻隱之心。以問夫人，誰其能恝然於所當愛而不動者乎？人皆有之矣。見己之過，不必人之譏非而自慙，見人之惡，不必害切於己而自憤，此羞惡之心。以問夫人，誰能欣然於其所不

當爲而聽之者乎？人皆有之矣。與人接而必有不能亢傲之時，方居處而有不容驕怠之處，此恭敬之心。以問夫人，誰其能蕩然自放而念不爲之惕乎？人皆有之矣。名之所正，不能謂之爲不然，實之無有，不能據之爲果爾，此是非之心。以問夫人，誰能茫然任意而漫不爲之辨乎？人皆有之矣。在盡性之君子，洋溢充滿，四者迭用而不窮。即在不善之小人，目觸機生，四者亦見端於俄頃。其不達之於用，則情、才相背而馳。其或能率之以行，則情、才俱效其益。而苟其爲人，未有永絶此心而不生者也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有此惻隱之心者，惟吾性之仁也。有此羞惡之心者，惟吾性之義也。有此恭敬之心者，惟吾性之禮也。有此是非之心者，惟吾性之智也。寂然不動者，仁義禮智之藏。感而遂通者，四端之見。惟天以元亨利貞之理篤生乎人，使之皆備，故成之爲性者，凝之於心，而四德存焉。則因感而發，皆四德之流行而不容已者也。惟其然也，四德爲四端之原本，則四端之充遂爲四德之成能。故以廣愛於天下而有序，❶而仁德成焉。以守正於百爲，而義德成焉。以定節文而達其敬，則禮德成焉。以別事物而致其辨，則智德成焉。推之天下，達之萬世，爲情之節，善才之用，其道博矣，其用弘矣。不知性者，以其出治事物而順事物之理，遂曰此皆以外來之名法銷鑠我虛靈無物之體，而變易其本質者也。而豈其然哉？我受之於天，稟之以生，實有此四德者。而若不信其有也，則

❶「而有序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此惻隱、羞惡、恭敬、是非之心，無人不有者，又惡從而生乎？彼謂外鑠而我實無者，特以情之發也有鼓動之幾，才之所爲也有顯著之迹，不待思而知有之。至於四端之發，乍然露見，忽然忘之，而不於此致思焉，以察其所自生、窮其所必至，則有之者自昧之，遂曰無善無不善也，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，有善有不善也。故曰，君子有爲己之功，求則得之，而性體現矣。異端殉末流之異，舍則失之，而性體隱矣。充此舍之之心，何所不至哉？以賊仁義，以無父無君，其與所性之理違悖之遠，相倍相蓰而至於無算。此無他，有耳目心思之才而浮用之，求之未得而即舍之，才之不盡則明明一固有之天則而忘之，又何怪其爲異説哉？彼之皆非，職有由也，而何疑其或是乎？夫情之可以爲善，惟其爲性發動之幾也。不善非才之罪，惟其爲性效靈之具也。則可因情、才以求性，而不可捨性以誣情、才。是道也，於孔子之贊《詩》而見之矣。《詩》曰：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。」言「天生」，則推其所受命之原也。言「蒸民」，則盡乎人而無異也。云「有物」者，耳目心思之質，才所爲用之實也。言「有則」者，仁義禮智之實，才所受正之理也。又曰：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「秉」者，受之於天也。「夷」者，一定之常，盡人而無或變也。「好」者，情之發也。「懿德」者，情之依於善也。在《詩》分言之，而孔子則合論之，曰，爲此詩者，其知天人合德之幾、存發一致之理乎？夫言「有物有則」，非物自物而則自則也。則者，物之則，故有物則必有則矣。凡耳目心思之成能，皆吾性之所以範圍其用而使

盡之以善者也。使非有則也，而物何以歷百爲而各有其用乎？唯民之有所秉之常性也，故德與德相孚，而「好是懿德」焉。凡喜怒哀樂之所發，皆與吾性而相爲感通，以不捨乎善者也。使非秉夷也，則天下之可好者足以奪之，而何爲其公好之不昧乎？合《詩》言而釋之，而道在是矣。則今由孔子所贊，以想情、才之善皆性爲之，而見聞知覺之表、喜怒哀樂之中，實有此惻隱、羞惡、恭敬、是非之心，可以驗吾仁義禮智之全體大用，特不可爲不思而弗求者道爾。

孟子曰：「富歲，子弟多賴。凶歲，子弟多暴。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溺，本作休。

富歲，豐季也。賴，藉也。豐季衣食饒足，故有所賴藉而爲善。凶季衣食不足，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。

「今夫麰麥，播種而櫌之，其地同，樹之時又同，浡然而生，至於日至之時，皆熟矣。雖有不同，則地有肥磽，雨露之養，人事之不齊也。麰，讀如牟。櫌寫作樓者，俗譌。浡，讀如勃。熟，本作飄。磽，宜作墩，皆讀口交切。

麰，大麥也。櫌，覆種也。日至之時，謂當成熟之期也。磽，瘠薄也。

「故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，何獨至於人而疑之？聖人與我同類者。

聖人亦人耳，其性之善，無不同也。

「故龍子曰：『不知足而爲屨，我知其不爲蕢也。』屨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

蕢，艸器也。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，雖未必適中，然必似足形，不至成蕢也。

「口之於味，有同嗜也。易牙，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。如使口之於味也，其性與人殊，若

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，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？至於味，天下期於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嗜作耆者，省譌，下同。

易牙，古之知味者。言易牙所調之味，則天下皆以爲美也。

「惟耳亦然。至於聲，天下期於師曠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

師曠，能審音者也。言師曠所和之音，則天下皆以爲美也。

「惟目亦然。至於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

子都，古之美人也。姣，好也。

「故曰：口之於味也，有同嗜焉。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。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。至於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謂理也，義也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義之說我心，猶芻豢之說我口。」

然，當作嘫。說，弋雪切。

然，猶可也。艸食曰芻，牛羊是也。穀食曰豢，犬豕是也。程子曰：「在物爲理，處物爲義，體用之謂也。孟子言人心無不說理義者，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，非有以異於人也。」程子又曰：「理義之說我心，猶芻豢之說我口，此語親切有味。須實體詧得理義之說心，真猶芻豢之說口，始得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人受性於天，而凝之於心。心以爲不然，則所行必違之。心以爲然，則所行必從之。其欲其所不欲、爲其所不爲者，皆物誘之以陷溺而失其本，要其心之固然者則固不可昧也。乃人見聖人之所爲無一不善，而人弗能，遂疑此理爲聖人之所獨而人皆不具，因而謂心之不同，則因而謂性固不同也，而豈其然哉？今

夫均是子弟也，皆可以有所爲，而皆未知適從者也。乃時當富歲，則修其業，循其分，有所賴藉以遠於惡，雖有不率者寡矣。❶時當凶歲矣，則以彊夌弱，以衆弱寡，暴害於人而不知有善，雖有自好者寡矣。❷由此觀之，可以知無異人則無異性，非天之降衷，授多賴者以爲善之才、多暴者以濟惡之才，如彼乎其殊也。蓋生計迫而唯知有財利之一途，遂使其心陷溺於營謀之内，乃令好善惡惡之心不能自拔而見也。推此以思，凡爲不善者，皆物欲交感之後，引之而入沈迷之中，而非其心之獨昧，審矣。則請推之萬物，推之一身，而無不可類知者。凡人物之生，皆天生之也。未有生而生之者，天之事。既有生而養之者，則天委其責於人物，而天事盡矣。今且就有生而無識者言之，艸木之類，宜乎其純任天而莫能自主矣。乃試就麰與麥而思之，其生也，固有爲之種者。則其成也，美惡不同，疑種之有殊矣，而非然也。既播其種，又從而櫌之，則種之之事畢矣。其種之也，皆於已治之地。其樹之也，皆因可種之時。於是得之地者宜，得之天者正，得之人者盡，則浡然而生，莫不有可茂可秀之幾。至於日月具足，實皆孰矣，莫不有可堅可好之理。如是而或取盈焉，或取寡焉，豈復歸咎於種之有所偏、有所吝哉？則唯地有肥者，有磽者，滋培於方長之後。雨露有能養者，有不能養者，潤浥於將成之際。農人之有事於耘鉏，有勤者，有惰者，保護其方苞之時。如此乎不

❶「率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恤」。

❷「者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齊，則下田之得、下歲之收、下農之獲，皆因無所賴藉於有生之後，而亦既誕降之爲嘉穀，種之者又一因其生理，未有不同焉者也，則亦降才同而陷溺異之明徵矣。以此思之，凡有生之類，皆可推矣。故天地之生，莫不有類焉。唯非其類，則生也殊而所可成者亦異。天之别之，一本而萬殊者，皆在分類之初。若其類同，則生也同，而所成者亦同。自艸木之無知，等而上之爲禽嘼之有覺，又等而上之爲人之有理，苟同其類，則無所異，而必相似。天下未有疑麥之或爲艸萊，而羽毛齒革之或相舛者，何獨至於均是人也，而因其情開物誘之後，遂疑其心之有異理，而天之降之有殊乎？以實言之，則上極於聖人，而均是人也。二氣之健順，有心而皆可體。五行之變蕃，有心而皆可備。固可確然而信之曰與我同類者，而又何讓哉？夫有生則有質矣，質立而形成。有形則有感矣，感通而情發。而心凝於形之中，爲情之主，此皆一致相生而無異本者也。生之爲人，則形亦人之形，情亦人之情，心亦人之心。使其不相似，則皆不相似矣。而請以形驗之。龍子曰，凡物有異形，則莫能信也。將擬以爲然，而又疑其不然。乃爲屨者，有不知足者矣，雖大小之有等，而必同乎其爲屨。爲者信之，而我亦可代爲信之，知必不爲蕢矣。夫爲屨者早已信躡屨者之適，宜無不似者，則惟均之乎足。均之乎人之足，則自有生人以來，其形之同決矣。所以能同乎形者，豈非天使之爲人，而精粗相偁之有同理哉？則請進而以情驗之。口之識發於味矣。天下無常味也，而既爲人之口，則有人之味，故口之於味，

其所嗜者同也。今夫易牙，能爲味者也，而易牙豈以其口之私嗜而爲甘苦哉？特在他人則於味不適口之後，而始知善調者之甘。易牙特能盡人口之情而通其理，不待食之不甘而始形其可嗜者之有在耳，非易牙之口與易牙之味有殊於人也。如使人各一口，人各一味，其於味也，受於天者之性有殊於人焉，若犬馬之嗜與我不同類矣，則此之所甘，彼之所苦，盡天下之口，何能勥以嗜而隨易牙之所調以爲味哉？然則言人之情而至於味，通古今四海期於得易牙之味而甘之，則天下之口有同形則有同情，其相似明矣。載觀之耳，惟耳亦然。均爲人之耳，則均爲人耳之情，與口之味而奚殊乎？耳以受聲，而聲有龢不龢之異。龢者則其情樂，不龢者則其情務。至於聲，鴻纖、緩迫、清濁之不齊，而師曠審之，天下皆樂聞之。通古今四海期於得師曠之樂而說之，則天下之耳有同形斯有同情，非是而不足以合其和順發揚之度，舉相似矣。載觀之目，惟目亦然。均爲人之目，均爲人目之情，與口、耳而奚殊乎？目以受色，而色有姸與媸之異。姸者則情生乎愛，媸者則情生乎憎。至於美色如子都，貞淫好惡之雖別，而不能謂子都之不姣。若有人焉，子都當前而不知其姣，其爲無目者乎？形不具則情不生，形不似人則情與人異。苟其瞻視之靈猶乎人，則美惡之辨必無異，而目之情豈不相似乎？我故汎觀於天下之形，詳審乎天下之情，而可決言之曰，口之於味，驗之於易牙，而信其有同嗜焉。雖貪味與不貪味之或差，而口之本情，則必無有甘其苦而苦其甘者也。耳之於聲也，驗之於師曠，

而信其有同聽焉。雖知音與不知音之或異，而耳之本情，未有高不喜於抑而下不喜於揚者也。❶目之於色也，驗之於子都，而信其有同美焉。雖説色與不説色者之有異，而目之本情，未有姸其媸而媸其姸者也。夫形同則情必同矣。乃情者感物而通，物萬變而情亦且因之而改，其同也尚如彼。至於爲情之主而以治情者，則心是也，凝之於中而有定者也，則天所以生人之理，實在此矣。情且有順逆矣，因以有好惡矣。心者人之所主，而順之則見爲然，逆之則見爲不然。惟其有之，是以相得而安，則其所同者、所然者也，而豈獨無通古今四海智愚賢不肖而可否之不昧者乎？夫人之好惡不一矣，其取捨不一矣，乃至於良知之不昧者，則同也。同者何也？我於不識不知之中而顯之曰，理也，義也。事物當前，而自有固然之條序。膺事待物，而自有必然之準則。舉天下之人，有能謂父不當慈，而子不當孝者乎？有能謂於己可不忠，而於物可不恕者乎？雖椓喪之餘，憬然而不敢自誣者，此理義也。有清明之頃，曉然而所必樂得者，此理義也。堯不可謂暴，而桀不可謂仁。言有時而狂，而名無時而亂。推此心也，然者從之，不然者違之，則聖人矣。而聖人豈有異乎？特在衆人也，於失理違義之後，尤悔交加、困衡内作之餘，而始知義理之可以安心而得理。而在聖人也，則存之不失，充之益通，物至而理斯顯，行焉而義即現，故天下皆服其泛膺曲當之大用，而聖人之順天理以合人心者，則已密矣。要

---

❶ 「而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其所以爲聖者，則即此古今四海智愚賢不肖之同以爲然者耳。然則聖人之心即衆人之心，而可以知衆人之心亦聖人之心矣。❶ 故反吾心之實而得天命無私之理，類通萬物之情而嘗天良必動之幾，則見夫理義本具於心而情自與相歆合。理也，義也，行焉皆得而我心説，無人而不然也，猶芻豢之與我口相適，無人而不説也。不説芻豢者，必犬馬之與我不同類。不説理義者，亦必非人而後然哉？惡得以陷溺者之惑於利欲、遷於流俗，而疑聖人之有異性乎？含性於心，而心之所有，即性之所凝，故曰性善。不得引不善者以疑之也。

孟子曰：「牛山之木嘗美矣，以其郊於大國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是其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潤，非無萌櫱之生焉，牛羊又從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見其濯濯也，以爲未嘗有材焉，此豈山之性也哉？櫱，五葛切。

牛山，齊之東南山也。邑外謂之郊。言牛山之木，前此固嘗美矣，今爲大國之郊，伐之者衆，故失其美耳。息，生長也。日夜之所息，謂氣化流行未嘗閒斷，故日夜之閒，凡物皆有所生長也。萌，芽也。櫱，芽之旁出者也。濯濯，光潔之貌。材，材木也。言山木雖伐，猶有萌櫱，而牛羊又從而害之，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艸木也。

「雖存乎人者，豈無仁義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氣，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，則其旦晝之所爲，有梏亡之矣。梏之反覆，則其夜氣不足以

❶「亦」，原誤作「一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存。夜氣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好，當作晵。惡，讀去聲。

良心者，本然之善心，即所謂仁義之心也。平旦之氣，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。好惡與人相近，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。幾希，不多也。梏，械也。反覆，展轉也。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，然其日夜之閒，亦必有所生長。故平旦未與物接，其氣清明之際，良心猶必有發見者。但其發見至微，而旦晝所爲之不善，又已隨而梏亡之，如山木既伐，猶有萌櫱，而牛羊又牧之也。晝之所爲，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，夜之所息，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，是以展轉相害。至於夜氣之生，日以寖薄，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，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，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。

「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。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。

山木、人心，其理一也。

「孔子曰：『操則存，舍則亡。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』惟心之謂與？」

孔子言心，操之則在此，舍之則失去，其出入無定時，亦無定處如此。孟子引之，以明心之神明不測，得失之易，而保守之難，不可頃刻失其養。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，使神清氣定，常如平旦之時，則此心常存，無適而非仁義矣。程子曰：「心豈有出入？亦以操舍而言耳。操之之道，敬以直内而已。」愚聞之師曰：「人理義之心未嘗無，惟持守之即在爾。若於旦晝之閒不至梏亡，則夜氣愈清。夜氣清，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，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。」孟子發此夜氣之説，於學者極有力，

宜飄玩而深省之也。

訓義孟子曰，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其受之於天爲性，而含之於虛靈不昧之體則爲心。故仁義者，即心而存者也。乃心之爲體，與物相感通，而物亦得入而動之。物欲入而仁義之心爲所撓亂，故必常操此仁義之本心以爲主而後不亡。自有沈溺於利欲而捨其真心者，以流極於貪殘而不止，乃使人疑其本心，以爲本無仁義之藏。不知操之於固存之日，養之於已亡之餘，則此心實有於虛靈不昧之中，而性情之正見矣。今夫常操而不亡者，非功深德立，未足以見其體也。而已放之後，僅存之幾，於氣之清明者發焉，此則尚有人之心者皆可省督而識也。而吾請喻言之。齊之東郊有牛山焉，由今視之，無木之山也。乃問之故老，其木嘗美矣。使能保其美焉，雖至今存可也。❶而以其所在之郊爲大國之郊，求材者、采薪者之衆而且便也，大者戕於斧，小者斃於斤，苟利於用，不卹山之凋也。及是而可以爲美乎？美之實去，而名亦不得加矣。然其生木之本未盡亡也。是其日夜之所息，因乎生理之必發，雨露之所潤，得乎天一之所滋，則固非無萌蘖之生焉。其生雖微，而可以徵造物茂育之不閒，使從而養之，林樾之美，猶前日可也。乃牧牛羊者又從而縱牧其中，踐之齕之，萌蘖盡矣。以是斧斤牛羊之相尋無已，而若彼其濯濯矣。昔者之美，嗣後之萌，皆不可復識矣。人於此濯濯之後而視牛山，牛山果然無木也。則將疑從來之爲濯濯，而語以山木嘗美者，且謂其誣也。

❶「至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乃以實思之，山之性本育木者，而其森密蔚茂之材果前此之固有，則豈得以今日之凋敝爲其固然者病哉？知此，則知人之本心亦如是焉耳。仁義者，人心之實體也。在存心之君子始終此心，則始終此理具足於心，以存其天之所賦，不待言矣。雖以不知存之人而言之，而身生而與俱生，則形存而與俱存。孩提則知愛矣，長則知敬矣，皆有所不忍矣，皆有所不爲矣，豈無仁義之心哉？此心也，良心也，不學慮而知能，❶與物相安、與事相宜者也。乃其幾之動而與物接矣，可欲而欲之，欲以遂焉，因不可欲而欲之以遂其欲，可爲而爲之，利以合焉，因不可爲而爲之以合於利，此心遂放蕩而不復自顧其本。其所以引之而放者，則利也，欲也。欲以戕吾仁，利以戕吾義，❷亦猶斧斤之於木，有相刑之用焉。良心之體已微，而利欲之加無已，猶夫旦旦而伐之矣。山以木之盡而不得爲美，人以良心之放而陷溺於惡，可以爲美乎？亦猶無木之牛山矣。然其生人之本未盡絶也。日明日旦之閒，天理流行而不已。嚮晦晏息之際，利欲不接而生機萌。不知其息而自息者，於其平旦之氣而驗之矣。未有思也，未有爲也，于斯時而氣不隨物而蕩者，心乃因氣而清。則其好善惡惡之情，或爲欣企，或爲媿悔，皆仁義之不容昧者，而與夫人所受以生之理相近也者幾希矣。使從此而全其好、領其惡，以擴充其幾，則心之本體復矣。乃迨乎旦晝之所爲，利相誘而欲相迷，迫之以勢之

❶「不學慮而知能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不學不慮而能」。

❷「戕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賊」。

不可止，而錮之於陷溺之中，有若梏然，使其乍見之心不得以自遂，而近人之好惡以亡矣。❶天機不易於絶，已梏而猶生。物欲無所不投，已生而又梏。梏之反覆矣，則雖在莫夜無可思、無可爲之時，而氣隨物遷，心因氣動，孳孳於利欲者，不必有可思，不必有可爲，而計畫奔馳之情不止，其爲乍清之夜氣者不足存矣。夫至於一息之頃，一念之微，無時不在利欲之中，而夜氣無復存者，則甘食說色，以無復有惻隱、羞惡之心，違禽嘼不遠矣。乃因其行事，敂其中藏，而果與禽嘼無別矣，因以謂夫人之性中本無爲善之才，而但有甘食說色之機。乃溯之於未放之前，詧之於既放之後，知其戕賊之非一旦，而一理之不能勝衆欲，則人本然之情炯炯不迷於好惡者，豈若此哉？由此觀之，其存其去，在人而不在天，明矣。夫良心之存乎人者，在既放之餘，而有可以生長以全復其本然之體，則存乎養之者，亦猶萌蘖之可養而使成材也，但在乎得失之閒耳。在山木也，禁其樵牧，加之倍壅，則可使漸漬以成喬木。在人心也，節其嗜慾，資以學問，則雖蔽錮之餘，善幾偶動，而擴充之以達於萬行，即可使仁孰義精，而德業日崇。若其不然，聽牛羊之牧而萌蘖無餘，山木濯濯矣，聽利欲之梏而夜氣不存，人且爲禽嘼矣。蓋天授以仁義之心，而人自有養之之力。本然者不可恃，而一需於人事之克盡。物也，人也，消長之理，皆必然之勢，而豈有一物焉不然者哉？夫能養者，能操者也。而徹乎已放之後，與未放之前，

❶「惡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常守此心於虛靈之宅，則操之功切矣。孔子曰，在我者不能自主，而在物者猶有待也，則不操而或存，操之而未必即存，有矣。乃止此一理，而茲則所存者即所操，操之乃存，操而未有不存，操則存矣。不捨而或亡，舍之而未必即亡，有矣。乃止此一幾，而茲則捨之念即亡之實，惟捨則亡，捨則未有不亡，捨則亡矣。其亡也，有若出也。其存也，有若入也。其出也，唯未之操，而非有欲出之勢在其先。其入也，唯不之舍，而非有將入之機以有所俟。無時矣。其出也，凡物皆可以誘之而使喪。其入也，凡念皆可以因之而即見，凡境皆其所顯之用，凡境皆其所藏之境。莫知其鄉矣。斯何幾也？何象也？惟人固有之仁義麗於虛靈知覺之中，則如斯乎！由孔子之言思之，則凡鄉而皆此至仁大義之鄉，凡時而皆仁義來復之時。而但在乎操之而不舍，則天理流行於此心爲人之所固然。其得以天下有禽嘼之人，而疑吾心之無仁義哉？故能見其心者，唯善養之君子。而不知養者，勿怪其委罪於賦畀之不良也。

孟子曰：「無或乎王之不智也。

或，與惑同，疑怪也。王，疑指齊王。

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亦罕矣，吾退而寒之者至矣，吾如有萌焉何哉？罕寫作罕，俗誤。

暴，溫之也。我見王之時少，猶一日暴之也。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，是十日寒之也。雖有萌蘖之生，我亦安能如之何哉？

「今夫奕之爲數，小數也。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。奕秋，通國之善奕者也。使奕秋誨二人奕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奕秋之爲聽。一

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。雖與之俱學，弗若之矣。爲是其智弗若與？曰：非然也。」繳，讀如灼，正文作繁。「若與」之「與」，讀平聲。然，當作嘫。

奕，圍棋也。數，技也。致，極也。奕秋，善奕者，名秋也。繳，以繩繫矢而射也。

程子爲講官，言於上曰：「人主一日之間，接賢士大夫之時多，親宦官宮妾之時少，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。」時不能用，識者恨之。范氏曰：「人君之心，惟在所養。君子養之以善則智，小人養之以惡則愚。然賢人易疏，小人易親，是以寡不能勝衆，正不能勝邪。自古國家治日常少，而亂日常多，蓋以此也。」

訓義 孟子以人皆可以爲堯、舜，而望當世之君以大有爲。及至齊而不能改宣王之德，於是有議孟子者，以爲王之必不可王，自其生質之愚。不然，則以孟子之曲引以當道，而何終不可與爲善？則人固有智愚不迻之性，而性無不善之説未爲得也。孟子乃推明其故曰，以今觀之，王之不智不可揜矣，故論者惑焉，謂其智果弗若於古之帝王，天實使然，而人無如之何耳。乃推王所由不智之故，則用人而迷於賢不肖，行政而惘於得失，謀國而昏於興廢者，皆灼然有其原委，而又何惑乎？其惑於王之不智者，謂使非不智也，則吾嘗告之以善，引而通之，當無難者。而其實不然。以物譬之，得天之厚而生者，洵其種之善矣。乃雖有天下易生之物，亦必有以保之，而無以戕之。假令一日之暄和暴之以烝動其生機，十日之涸陰寒之以摧折其生理，則所暴不敵其所寒，而甫生之弱質旋爲萎壞，未有能生者矣。吾之見王而迎王

乍啟之明，以使之晉識而擴充之，爲時亦罕矣，是一日之暴耳。吾退而便佞誘之以聲色，策士劫之以功利，邪説誇之以隱怪，並進而寒之，不啻十日矣。則受於天之生理已微，吾所導以求本心之生機未定，雖其足用爲善之智乍啟而有萌焉，而旋即枯槁，吾將如之何哉？乃爲人君者，亦安能盡絶天下之小人而使不進前哉？求免於十日之寒，亦於己取之而已。智隱而不即見，而求之當身可以自盡者，不有心乎？其所欲爲者，不有志乎？心專而求於理者篤，則事物之條理自彰。志致而求其成者堅，則得失之權衡自審。於是而有君子爲之啟迪焉，以求天下之理，庶幾其得之於寸心，而未專恃乎人也。則請以奕喻之。今夫奕之爲數，局道有一成之疏密，勝負有積算之多寡，盡乎一局之中而可見，小數也。然學之者不專心以索其巧，致志以決於勝，則不得也，是豈必無師以授之哉？有奕秋者，以奕著，即以奕氏，蓋通國之善奕者，其知奕理審而以教人者，亦有道矣。乃使奕秋誨二人奕焉。均是人也，均是欲學奕者也，非一人巧有餘而一人不足也。其一人心已專矣，志已致矣，可以信秋之不我欺，而求盡乎所誨之術，惟秋言之是聽，雖旁撓之不動也。其一人者，秋當前而指示之，亦暫有以當其心而聽之矣。乃忽一念焉，於不必有之中作或有之想，於不可得之物生可得之望。妄意所成，遂以爲有鴻鵠將至，而援弓繳而射之。則於秋提命之下，神已馳而心不能以自主。則雖與彼專心致志者而俱學，其理乍得而旋失，識偶開而復合，以終不能成其技，必弗若矣。自其弗若之後而言

之，均一奕秋之徒，而巧拙縣絕，則目謂明暗之數得於天者不同，而智弗若與？乃自其心志之存去而言之，可決之曰非然也。有心不專，非天嗇之於心。有志不致，非天奪其志。有智不用，非天吝其智也。則王之不智亦若是焉耳，而又何惑乎？故均是王道也，吾非堯、舜而不敢陳，亦有媿於古之善誨者也。乃伊尹誨湯，而湯以王。大公誨文王，而文王以興。吾以誨王，而王終不悟。湯有日躋之敬，文王有不顯之臨，非恃天錫之智，恃其心志而已。王何嘗不可爲湯、文？而寒之者亦何足以塞王之聰明？自有心志而自忘之，非智之咎，明矣。故凡下愚之不可迻者，無他，惟不迻也，是以下愚也。可以曉然而無惑矣。

孟子曰：「魚，我所欲也。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。義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舍，當作本音讀，不必讀捨。

魚與熊掌皆美味，而熊掌尤美也。

「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故不爲苟得也。死亦我所惡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惡，讀去聲。辟，當作避，下同。

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。得，得生也。欲生惡死者，雖衆人利害之常情，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，乃秉彝義理之良心，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，惡死而有所不避也。

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，則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，則凡可以辟患者，何不爲也？

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，而但有利害之私情，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，皆將不顧理義

而爲之矣。

「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，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。

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，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。

「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非獨賢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賢者能勿喪耳。喪，去聲。

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，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。

「一簞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。嘑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。蹴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。食，當作飤。嘑，讀如呼。與，當作与。蹴，子六切。

豆，木器也。嘑，咄啐之貌。行道之人，路中凡人也。蹴，踐踏也。乞人，丐乞之人也。不屑，不以爲潔也。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，有甯死而不食者。是其羞惡之本心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，人皆有之也。咄，當没切。啐，七内切。丐，當作匄。甯，當作寧。

「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。萬鍾於我何加焉？爲宫室之美、妻妾之奉、所識窮乏者得我與？

萬鍾於我何加，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。所識窮乏者得我，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。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，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。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，而物欲之蔽，亦人所易昏也。

「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宫室之美爲之。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妻妾之奉爲之。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。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此之謂失其本心。」鄉，許兩切，本作曏，省謌也。

言三者身外之物，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。

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噱蹴之食，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，是豈不可以止乎？本心，謂羞惡之心。　此章言羞惡之心，人所固有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，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，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督於斯焉。

訓義 孟子曰，今之陷溺於利欲之中，而盡喪其羞惡之心者，類皆非果不知羞惡之人。而所以沈迷而不返，靜念其故，不特爲君子之所笑，而亦當自笑矣。夫人之所不可昧者，義也。而所甚難忘者，生死之際。使其果迫於死生而棄義，猶可言也。乃迫於死生而不棄者，以漫然無與於己之事而棄之，其愚不可瘳，乃至是乎？今以味言之，魚，我所欲也，亦孰謂魚之非我欲，❶而欲之者爲不知味乎？乃抑有熊掌焉，亦我所欲矣，其欲之也，較魚而更有進矣。乃偶然而當二者不可得兼之時，有乎此則失乎彼，而人心之較量審矣。❷此不待躊躇，無容較量，必以所尤美者爲快，捨魚而取熊掌，必矣。夫人之有生死義利也，亦如是而已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，孰謂生爲可輕，而欲之者非其所當欲乎？乃更有義存焉，亦我所欲矣，其欲之也，與生而俱切矣。乃忽然而當二者不可得兼之時，全其生則以害其義，守其義則以捐其生，而人心之天良動矣。躊躇之所不容，較量之所不及，必以所難忍之故，而奮不顧身，捨生而取義，必矣。嗚嘑！死生亦大矣，而一旦捨之而無疑，是可以知人心固有之良矣。生亦我所欲，即當勢窮事迫之際，

❶「我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可」。

❷「審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出」。

而不忍自戕者，豈遂忘乎？ 乃以義之所在，其可以自居於無媿之地，則雖要領不全，而心爲之安，氣爲之暘，有甚於生之榮，故使之隱忍屈身以苟得生而不爲也。死亦我所惡，況當刀劍鼎鑊之閒，而見爲難堪者，能恬然乎？ 乃以義之所否，其難以自容於挫辱之下，則使志氣自餒，面目自慙，有甚於死之辱，故使之逡巡退縮以避其患，而必不避也。死生大矣，而更有甚於死生者，固如是乎！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，一得生焉而心可以遂，志可以滿，則凡可以得生，雖辱身賤行而無不用矣。使然，則果於得生之外，更無有必不可忘之名節，而豈其然乎？ 如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，至於死矣，而名非所卹，氣非所矜，則凡可以避患，雖墮廉蔑恥而無不爲矣。使然，則果於避患之外，更無有必難忍之情理，而豈其然乎？ 唯由其固然之心，自有此甚安而不肯拂之情，甚於生之可欲，故雖以人之所共欲、所必欲之生，而在此不可得兼之日，視之如遺，而有不用也。由其固有之心，❶自有此深恨而必難忍之情，甚於死之可惡，故雖以人之所共惡而必惡之死，而當此不可得兼之日，就之如歸，而必不爲避患之計也。如是者，豈非義之在人爲至不容已之天良，以耿耿難忘於死生之際乎？ 唯其爲人心之固然，決之一旦而無低回，勇於必然而不待簡擇。是故此所欲有甚於生、所惡有甚於死之情，與生俱生，與死俱死，根於性，發於情，志不待持而自持，氣不期充而自充。豈獨賢者當君父之大故、安危之大節

❶「有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然」，是。

爲有是心哉？推而下之，極於盡人之類，乍然而興，斷然而不可回，皆有一時焉，一事焉，挾之以爲懷來而與死生爭也。特在賢者存之有恒，保之有道，推之於變，復推之於常，盡之於小，復盡之於大，守之於人所共爭，亦守之於人所易忽，而能長存此心而不喪耳。使其爲賢者之所獨得乎，則凡今之人吾何怪焉。而既爲衆人之所同有矣，❶則反念自問，亦惡容自昧乎？何以見人皆有此心而非獨賢者也？今有一簞食於此，一豆羹於此，其所取於物者亦微矣，非有甚損於人而不可貪也。乃當飢餓之際，得之則生，不得則死，偶然之辭受而死生係之，則其切於身者固非身外之富貴貧賤所可擬也。然或嘑爾而與之，以僕隸而加之儔輩，則行道之人寧有死焉而不受也。蹴爾而與之，以犬豕而施之人類，則乞人有寧死焉而不屑者。以瞀然餒喪之餘，恥心不喪，豈非人之所以爲人者炯炯不迷哉？其所以不屑受者何也？以嘑爾蹴爾，在與者無授受之禮，而受者非可受之義也。有是哉！禮義之重於生，而盡人皆心喻於俄頃，而必昭其辨也。異哉！猶是人也，而獨有不辨者。迹其人，皆以不若人爲羞惡而以意氣自矜，固未嘗委靡惛愚無行乞一往之志者。異哉！其於萬鍾之禄一當其前，而此心不可問矣。召之則前，辱之不去，在士君子之列而不以士君子之禮加之。功無可立，志無可行，竊卿大夫之位而不循卿大夫之義以居之。乃急於欲得，而唯恐失也，不復辨焉，而包羞忍恥以受之。其受之也，自以爲得

❶「所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矣。乃試思不受而未嘗死也，非受之而後可生也。萬鍾之在我，我之用此萬鍾者，究竟何爲也？ 食期於一飽，而既飽之餘何如？❶ 居期於一安，而一安之後何如？❷ 貿貿然取天地之財，萬民之脂膏，勞心力而爲之設施，果何爲乎？ 我知之矣。其爲宮室之美與？ 營營於土木丹雘之閒，而非必有安居之一日，於我有加焉否邪？ 爲妻妾之奉與？ 役役於魚軒翟服之飾，而唯恐不得匹婦之歡心，於我有加焉否邪？ 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與？ 暫市其懷恩頌德之諛詞，而不卹他日之嚮背，於我有加焉否邪？ 以此三者而爲之，此三者遂足以當我之卑屈汚濁而相與當乎？ 抑有此三者而後可以生，無之而遂即於死乎？ 夫夫也，固當世之所謂賢豪者流，使當得生失死之日，授以嘑蹴之食而必不受。且或因乎不甘嘑蹴之故，發奮以思富貴，而快平生之志者，則恥心固在而未忘也。乃鄉爲身死而不受無禮非義之食者，今爲宮室之美，不辨而爲之，顧瞻宮室而若有餘榮焉。鄉爲身死而不受無禮非義之食者，今爲妻妾之奉，不辨而爲之，俛視妻妾而爲之色矜焉。鄉爲身死而不受無禮非義之食者，今爲所識窮乏之得我，不辨而爲之，周旋食客而自詫雄豪焉。乃使返求之心，返顧之身，果何與邪？ 果何榮而何辱邪？ 是亦不可以已乎？ 特舉世波靡於狂迷之中而不覺耳。以實言之，則其本有羞惡之心，而自失之也；又將何以自解乎？ 以生與義較，則義重而生

❶「如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加」。
❷「如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加」。

輕。以可以已之萬鍾與義較，則義輕而萬鍾重。是則宮室之美、妻妾之奉、窮乏之得，不較之生而更有切焉者乎？之人也，不但不知義，且不知生矣，則何如受嘑蹴之猶可以欲生惡死爲解哉？故今之天下求一能愛其生者而不可得。位高多金，而車裂隨之。暋不畏死，以成乎風俗。此良心之喪，且不能如禽獸之惜生而惡死，豈人之本心哉？世道如斯，而猶曰義外也，君子其能勿懼乎？

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。義，人路也。

仁者，心之德，程子所謂「心如穀種，仁則其生之性」是也。然但謂之仁，則不知其切於己，故反而名之曰人心，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，而不可須臾失矣。義者，行事之宜，謂之人路，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，而不可須臾舍矣。

「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

「哀哉」二字，最宜詳味，令人惕然有深省處。

「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。有放心，而不知求。

程子曰：「心至重，雞犬至輕。雞犬放則知求之，心放則不知求，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？弗思而已矣。」愚謂上兼言仁義，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，能求放心，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。

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

學問之事，固非一端，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。蓋能如是，則志氣清明，義理昭著，而可以上達。不然，則昏昧放逸，雖曰從事於學，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。故程子曰：「聖人千言萬語，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，使反復入身來，自能尋嚮上去，

下學而上達也。」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，程子又發明之，曲盡其指，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人之所以爲人者，仁義而已矣。受之於性，而含之於心，其存其去，而善惡分焉。其失之也，則有放之事，而所放者即吾之此心，非其難存者也。其求之也，則有學之功，而所學者皆以盡吾之此心，非有外襲者也。吾今爲人切指之。自其爲人而別於物，則有人心焉。心有能知能覺之靈，物得以分之，而其獨爲人之心者，則自孩提而有真愛，有愛而有愛之理，與此心之虛靈合爲一體者也。既已爲人，則有人之路焉。路有必然不易之形，物因而昧之，而其爲人所自喻必由之路者，則以仁而宰於物，宰物而有心之制，必由是路而心乃安，以周行乎萬事者也。夫既有路矣，則苟有攸往，必由之矣。既有心矣，則反循乎己，求則得矣。義爲人路，是其路也，是我所欲往來者也。仁爲人心，是其心也，是我所固存主者也。捨之則非其路矣，爲禽行獸徑而已，乃有捨其路以不由，而由非其路者。放之則非其心矣，是蠢動芸生而已，乃有放其心以不知求，而求非其心者。欲其所不欲，爲其所不爲，天使之爲人而自陷於物也，其愚莫省，其生理已盡，豈不哀哉？夫人之有雞犬，唯此雞犬爲其所有也。所有者不欲失之，則或偶放焉，必心不能忘而知求之。今自有其心，固確然吾所固有也。乃放之而不知求，則實有之而實昧之，其可哀也，不亦甚乎！人皆有心，心皆有路，❶存之則不放，

❶「心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放之固可求，是以君子知其可求，而求之事起焉。古人之嘉言懿行，皆示我以此心之軌則。天下之庶物人倫，皆顯我以此心之條理。於是而有學問之道。乃不知者謂增加於見聞之後，求備於古今之遠，而非也。君子之所以終身學問而不務，其道豈有他乎？心不自信，以學驗之。心不自堅，以學輔之。知所學之理無非天理之存，則知存心之理，以守吾心之正。時有放焉，攷之學而媿心生，則參之學而真心復矣。乃世之知學者寡，而爲物交之誘者無窮，雖曰均是人也，而居非其心，行非其路，其去禽嘼不遠，又何怪乎？

孟子曰：「今有無名之指，屈而不信，非疾痛害事也。如有能信之者，則不遠秦、楚之路，爲指之不若人也。信，與伸通。爲，讀去聲。無名指，手之第四指也。

「指不若人，則知惡之。心不若人，則不知惡。此之謂不知類也。」

不知類，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存乎人者莫良於羞惡之心。惡之，則無以自容，而必思所以去之以自慊，則義以立，而仁以存矣。此羞惡之心，隨人皆有，隨事皆見，苟能以類求之，則未有不竦然而知警者。吾且就人之身而切言其類之可通者焉。今有人於此，而有無名之指，其於形亦微矣，乃忽而攣焉，屈而不可伸。可屈可伸者，指之常。一屈不伸，則固非其本體之當然。然不伸者，自非若疾痛之難爲忍也。不伸者爲無名之指，無所事事，則亦無所害也。如有能爲之伸者，已無能爲力而待之人，則其人雖遠在秦、楚，彼將跋涉以就治焉。伸之者人，而切於求伸者，仍己之奮於必往。其

不憚勞者何也？謂形欲其全，他人伸則形全，己不伸則人廢，爲其不若人，而必求與人若也。夫一無名之指爾，其不若人，而我之可以若人且可以過人者自多，乃求伸之志生於一惡，惡不待人之我形而自知之。甚哉，惡之不容已，而不若人之難自解乎！靜言思之，爲吾身之靈，生理之所存，而與人爭賢不肖之大別者，非心乎？反求之心，則聖人之以宰萬物而大正者此心，育萬物於至公者此心，我既區區於利欲之中，而不能有振拔之日。且凡人之乍露而不能忍者此心，既失而猶有存者此心，我抑貿貿於天機之復，而不能有清醒之幾。乃且或以爲身可全焉，生可裕焉，名可苟得，功可倖成焉，唯利是崇，偷安自適，而不知己爲名教之所不容，匹夫匹婦之所不齒。不知惡，則近取之一身，而或惡或不惡，則廉恥偏喪，或知或不知，則聰明偏隱。惡其小而忘其大，惡其無害而不惡其大害，此之謂不知類也，審矣。蓋此善惡之心隱見無恒，而習識之則不昧。要其與生俱存者，盡人而有，則固不可誣爲外襲矣。

孟子曰：「拱把之桐、梓，人苟欲生之，皆知所以養之者。至於身，而不知所以養之者，豈愛身不若桐、梓哉？弗思甚也。」愛，當作㤅。

拱，兩手所圍也。把，一手所握也。桐、梓，二木名。

訓義 孟子曰，生受於天，而養之者人也。故天下未有不養而可遂其生者。乃養之，必有所以養之者。養其生氣，則在培其生之氣。養其生理，則在存其生之理。不能養而不生，不知所以養，則且以生之者戕之。誠念其必不容已之養，一觸物而可動

其思矣。今有拱把之桐、梓，固有可成鉅材之質，而不能成者亦多矣。人惟不欲其生則已，苟有欲生之心，則自不容已於生之之道。於是而禁其斧斤之伐以遠其害，加之壅溉之功以遂其利，皆知所以養之，所必然矣。至於身，則善惡殊而吉凶異，清濁分而人禽別。乃伐性之斧日斲喪而不戒，傷生之酖日沈湎而不知止，害伏於利而唯利是崇，殺發於機而機不自戢，且曰吾利導吾欲而以養吾生焉，實則於所以養之者迷惑而背馳。夫夫也，❶豈愛其身不若愛桐、梓哉？於桐、梓則周詳思慮以全其愛，於身則倒行逆施以害其生，則其惑於得失利害之數，而芒然不自念也，不已甚哉！即物而可以見生理，即物而可以知養道，憬然自思，則全而生者全而歸，亦惡知今之貿貿於死生之理者哉？❷

孟子曰：「人之於身也，兼所愛。兼所愛，則兼所養也。無尺寸之膚不愛焉，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，豈有他哉？於己取之而已矣。」考，當作攷。

人於一身，固當兼養，然欲攷其所養之善否者，惟在反之於身，以審其輕重而已矣。

「體有貴賤，有大小。無以小害大，無以賤害貴。養其小者爲小人，養其大者爲大人。

賤而小者，口腹也。貴而大者，心志也。

「今有場師，舍其梧檟，養其樲棘，則爲賤場師焉。舍，當作捨。檟，音賈。樲，音貳。

場師，治場圃者。梧，桐也。檟，梓也。皆美材也。樲棘，小棗，非美材也。

「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，而不知也，則爲狼

❶ 下「夫」字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人」。

❷ 「知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容如」。

疾人也。

狼善顧，疾則不能，故以爲失肩背之喻。

「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矣，爲其養小以失大也。

飲食之人，專養口腹者也。

「飲食之人無有失也，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？」

此言若使專養口腹，而能不失其大體，則口腹之養，軀命所關，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。但養小之人，無不失其大者，故口腹雖所當養，而終不可以小害大、賤害貴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夫人賢不肖相去之遠，❶以其志行之貴賤、器量之大小分之。其分也，不在物理之從違，即在此身之酌量。五官百骸皆效靈之具，而皆爲物役之司。苟無所擇焉，則一身之中，其足以絫吾生理也多矣。人之於身也，非身而無我，無我而無身，利害相關，甘苦相喻，自無不爲吾心所愛而不忍戕者，兼所愛，亦情也。兼所愛，則生欲其遂，情欲其適，自無不求所以養而裕其生者，兼所養，亦理也。既兼所愛矣，則盡一身而皆有觸覺之情，情自喻也，無尺寸之膚非其身，則無不愛，其情均矣。兼所養矣，則盡一身而皆有保全之理，理自得也，無尺寸之膚非可愛，則無不養，其理一也。乃或養之而善焉，内足以盡一身聰明彊力之才，外足以貞吉凶悔吝之遇。或養之而不善焉，趨利而棄義，而害且伏，縱欲而違理，而生且喪。彼曰吾以養吾身也，此亦曰吾以養吾身也，當其致養之始志，必攷其得失之幾，而後之所分岐而趨，合符而不爽，則存乎自攷焉。

❶ 「夫」，原誤作「求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乃所用以區別其善不善之分而慎所擇者，豈待分徵之於事物之順逆，❶徐驗之於所行之得失，而於他求之哉？ 亦即己之有身，辨其靈蠢，審其主輔，反自取之，而其宜養不宜養者昭然矣。 未嘗攷焉，則茫然不自知也。攷之也，而體之有貴賤不歷然乎？ 舉衆體而有所聽令於一體，無定體而後能裁制乎衆體，物不得而誘之，事不得而奪之者，其貴也。 靡然從令，而隨物以役役者，賤也。 體之有大小，不昭然乎？ 周徧乎衆體而不域於一體，充衆體之用而能達乎無體，古今皆可涵，萬物皆已備者，其大也。 局局於一形，而知覺不能達者，小也。 此貴而大、賤而小之體，兼在一身之中，而大者能善小之用，小者能損大之功，貴者能司賤之治，賤者能奪貴之權，則還相爲害矣。 其唯無以小害大乎，不汲汲於一情之得，而以窒吾廣遠之量。 其唯無以賤害貴乎，不逐逐於瑣屑之欲，而以傷吾清高之志。 如是焉，則其取之已精者，而養之善矣。 故養其小者，則忘其大，處常而爲患得患失之鄙人，遇變而爲偷生畏死之懦夫，爲小人而已矣。 養其大者，以善其小，上不負上天生我之理，而下以全萬物皆備之誠，斯以爲大人矣。 凡此者，精詧於當身之內，以辨其本體之偏全，究其功用之廣狹，豈待他求之而始得哉？ 乃天下之不知所養者，且謂吾有身而不容已於愛，何事割情以傷吾生，而後可謂之善哉？ 則吾且以貴賤之不可昧者而切喻之。 今夫場師，養木者也。 乃以養木爲任，則養之而蔚爲喬木，采爲大用

❶「分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外」。

者，其職偁，而人亦奬之。乃有場師於此，梧、檟以可大之材，含之而任其摧折，樲棘以不材之質，養之而必欲保全，樲棘長，而梧、檟爲之不茂。人之偁斯場師也，其不謂之賤乎？則養者賤而人爲之賤，明矣。乃更將人之小體而言之，而其中又有小大之別，人亦未嘗不知擇也。一指亦體也，肩背亦體也。有人於此，求一指之安，而不顧肩背之危，一指得而肩背因之以失。人之偁斯人也，其不謂之狼疾人乎？則養者小而且不足以爲人，亦明矣。則更就世之養小體而人知賤之者言之，小體非一也，耳目浮動之聰明，言動無端之偏詖，皆體之所據以生。殉耳目之便，恣言動之情，皆謂以不損吾之生而善其養。乃口腹亦其一矣，彼役役於衆小體之中，而梏吾心以陷溺者，人不知賤也。若飲食之人，沈没於口腹之中，則人皆知賤之矣，不特士論之所不齒，而亦鄉黨之所羞。所以然者，爲其以區區飲食之故，從口腹之欲，而恥心爲之蔑，生計爲之廢，養小以失大矣。則甚哉，世人之不督乎！❶飲食之人豈非於身能愛、於愛能養者哉？而徒以失大之故，爲人所賤，則大之不可失，明矣。如使飲食之人不爲大體之纍，則口腹者，人之所以爲生，而情之最不可忍，豈但適如尺寸之膚在兼愛之中哉？然則就人之所知賤而言之，以軀命相關之際，而有不容昧之廉隅。則耳之聲，目之色，四肢之安佚，尚未如此之切者，捐吾生之君主以殉之，而自不知賤，不亦惑乎？知返而自攷，則爲大人形色之皆可通於天地。不攷

❶「人之」，原誤作「之人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之以善，則爲小人知覺之或陷乎犬牛。養之爲義大矣哉！

公都子問曰：「鈞是人也，或爲大人，或爲小人，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從其大體爲大人，從其小體爲小人。」

鈞，同也。從，隨也。大體，心也。小體，耳目之類也。

曰：「鈞是人也，或從其大體，或從其小體，何也？」曰：「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於物，物交物，則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則思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此天之所與我者，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此爲大人而已矣。」

官之爲言司也。耳司聽，目司視，各有所職而不能思，是以蔽於外物。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，則亦一物而已。又以外物交於此物，其引之而去不難矣。心則能思，而以思爲職。凡事物之來，心得其職，則得其理，而物不能蔽。失其職，則不得其理，而物來蔽之。此三者，皆天之所以與我者，而心爲大。若能有以立之，則事無不思，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。此所以爲大人也。然「此天」之「此」，舊本多作「比」，而趙注亦以「比方」釋之。今本既多作「此」，而注亦作「此」，乃未詳孰是。但作「比」字，於義爲短，故且從今本云。范浚《心箴》曰：「茫茫堪輿，頫仰無垠。人於其閒，渺然有身。是身之微，大倉稊米。參爲三才，曰惟心耳。往古來今，孰無此心？心爲形役，乃獸乃禽。惟口耳目，手足動静。投閒抵隙，爲厥心病。一心之微，衆欲攻之。其與存者，嗚嘑幾希！君子存誠，克念克敬。天君泰然，百體從令。」

訓義人之生也，唯心最靈，而耳目次之。耳目之靈，自然之靈，而所審知者在事物之形聲。心之靈，非聽其自然而靈，而所詧者乃在事物之理。以其或任自然，或不徒任自然，而難易分。以其或能詧理，或不能詧理，而得失異。乃耳目與心合在一人之體，有相通者焉。故任其心之出，則寄靈於耳目，而亦但審夫形聲。心之存，則耳目亦效靈於心，而不叛心以趨於外物。心恒得，而耳目無自得之實。乃耳目之用易，而心之用難。故人恒樂趨其易，❶而君子必慎用其難。此心學微密之幾，即一體之中而所以用之者異。孟子極天理人欲所自分之幾，以明善惡之本原，與公都子言之，所以示作聖之功，不舍一身之中而自爲致也。公都子問曰，鈞是人也，稟性於天也同此理，感通於物也同此情，而或德全於己，道周於天下，而爲大人。或量止於一己之私，志終於目前之利，而爲小人。自其成而言之，則相去縣絶矣。乃其所以致此者，必各有從分之軌迹，以殊塗而異趨，果何所由也？孟子曰，夫人之身，有所謂大體者焉，是天地民物之所受函也。有所謂小體者焉，是私欲小利之所訢合也。故大人小人之分，於此而致用别矣。以大體爲主而專致其用，則小體之靈從之，而以聽大體爲取舍，小體無權也，於是而大體之功能克遂而無所撓，於是而大人之德業成焉。以小體爲主而偏任其用，則大體之靈從之，而以聽小體爲好惡，大體無權也，於是而小體之淫蕩一放而不

❶「人恒樂」至「用之者異」凡卅三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可收，於是而小人之志欲行焉。此在一身之內，❶所以用夫靈覺者早已異趨，故志者志此也，行者行此也，雖欲止之於後而不能，而大人小人遂判矣。公都子曰，鈞是人也，則莫不有大體，莫不有小體矣。非大人之無小體而大體獨優，小人之無大體而小體獨利也。乃或從其大，或從其小，則大人必有深見夫大體之必從，而小人必有自便於小體之從者。大人得其理，而小人亦自有其情，是必皆有所以從之故焉，何也？孟子曰，夫小人之從小體，固有從之之情。大人之從大體，實有從之之理。則或有難從者焉，或有易從者焉，或有一從而捷有所得者焉，或有從之而後得者焉。大人不憚其難從之功，小人惟順其易從之利，故大體具在，而從之者寡也。今夫小體之靈，唯耳目爲最，而此耳目者，有不待心之發覺而自成其功者矣。故耳目亦專有其所司者焉，其爲官也，遇色而即見，遇聲而即聞，一見聞而即能愛憎，不待思也。唯然，則於己不勞而情易得，故從之者便也。然而蔽於物矣，色之固然者見之，其所以然者不能見也，聲之已然者聞之，其所以然者不能聞也。聰窮於有聲之中，而聲之未接則莫能聽。❷明盡於有色之內，而色之未形則莫能視。如是者，耳亦止成乎耳之用，目亦止成乎目之用，一物而已矣。夫天下之形聲，物也。耳目，一物也。兩物相交，形聲緣耳目而入，耳目亦坿形聲而出，引之以去，而無能再爲斟酌，則亦終不勞而已得萬物之利也。故

❶「此在」，原誤作「在此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❷「接」，原誤作「絶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小人樂其易，貪其得，而從之者速焉。若夫心，涵萬物而具其理，受聲色而昭其辨，其爲大體，明矣。然必資耳而始聞，資目而始見，則亦與耳目而分其所司焉。其爲官也，則於聲而審其響之所自發以别其貞淫，於色則審其色之所自生以擇其邪正。可可入於有形之中，亦可通於無形之表。可徹於有聲之際，亦可覺於無聲之時。物莫能蔽也，則亦無能引也，與物不相接，而亦莫能即亯物之利，則從之者無速至之效。乃其思之也，必專氣以凝之，殫力以求之，屏耳目而内視聽，❶以獨效其能。如是以思之，而後可以顯心之功，以遇萬物之理。若其不思焉，雖萬事萬物交錯於吾前，而茫然一無所得，初無自然之智，物觸之而即知之一境。如是者，從之固已勞矣，此小人之所以自放而終不能從也。夫此耳目也，心也，皆所生而有。此耳目及心之官，形開而神即發焉，均之爲天之與我者。與我以耳目，而使我有情，以效性之用。與我以心，而使我有性，以定情之則。乃大小而既分矣，唯確然見此心之全體大用原有裁成萬物而不殉物之妙。則當視聽夫用之先，立之以爲主，盡思之力，建所思之則，以别貞淫，以審邪正，則耳有所聞，目有所見，皆引萬物之情形以歸於心。而耳目之聰明緣聲色以爲愛憎攻取之情，皆不能挾心以殉其便利而奪之也。如此則日受天下之聲而不淫，日受天下之色而不邪，致和以調天下之聲，建中以定天下之色，耳目從之，而萬物皆聽治焉，斯以爲大人而已矣。其所握之樞機，則惟慎擇吾身

❶「内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靈明之用，不騖於俄頃速效之機，不畏夫專静沈潛之勞，則就此均有之體，而早分聖狂之界。此作聖者之心學，非異端之所得與也。嗚嘑！孟子之後無傳焉，不傳此而已矣。

孟子曰：「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此天爵也。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

天爵者，德義可尊，自然之貴也。

「古之人修其天爵，而人爵從之。

修其天爵，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。人爵從之，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。

「今之人修其天爵，以要人爵，既得人爵，而棄其天爵，則惑之甚者也。終亦必亡而已矣。」

要，求也。修天爵以要人爵，其心固已惑矣。得人爵而棄天爵，則其惑又甚焉。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。

訓義孟子曰，人之所以舍其性之所固有而逐乎外物者，莫甚於好爵之心，而不詧乎德與位相因之理，倒行而逆施之，則不智孰甚焉！夫受命於所尊而爲物之所貴尚者，斯謂之爵。乃莫尊匪天，自天命之，爲所生之最貴以首出萬物，而爲人心之所崇尚，不有天爵乎！於是乎天命一人以爲君，而使代天理物，因司進退人才之柄，以位授人，而使爲君子以治小人，則有人爵焉。何謂天爵？秉愛之理以長育於物，仁也。受心之制以裁成乎物，義也。有可盡之心以行仁義而無所慊，忠也。有至實之心以體仁義而無所爽，信也。凡此皆性之實有也。於此仁義忠信之理，樂爲之而無有欲舍之心，樂善不倦之情也，則有是性而即有是情也。此乃天以至尊至貴之德誕命於我，以理萬事，以治萬物，我受之

而能保之，則爲羣生之所託命，是豈非天爵乎？何謂人爵？人君操黜陟之權，以因材而詔禄，於是有論道之三公焉，有分治之六卿焉，有循庶職以涖事之大夫焉。予之奪之，尊之卑之，此乃君操其榮辱以頒於下，使宣其力，使受其任，我受之必有以保之，而後人不我尤，此人爵矣。此二者，其所受有天人之别矣，而抑有相因之理。人之所以以爵加我者，以我有天爵而能體之以治物，故在上者奉天以錫命而不誣，在下者亦樂推以受治。則人爵者，原以爵夫天爵者也。唯古之人爲能知此理，而專所重於天爵，則有修職之事焉。大仁義之用，守忠信之體，盡樂善之誠，勉不黍之志，而君必待我以治，民願奉我以尊，在我無干禄之心，而物自不能違也。所以安其位，行其志，傳之子孫而食舊德，人爵從之矣。乃今者則異是。彼爲權謀機變之術以幸富貴者，無論矣。即有能修天爵者，當窮處之日，矜名節，務學問，以立有道君子之名，而實欲使上之知我而用我，蓋以要人爵而已矣。乃名著而位至，亦既得矣，於是殉世主之好，忘生平之學，還問其昔者所矜之名義，無有存者，棄其天爵也。夫獨不思上之所以尊我者何心？下之所以奉我者何事？我何所據以居兆民之上？我何所爲以亯天下之禄？貿貿焉苟得而忘其所以居之，豈非惑之甚乎？人固不可欺也，天尤不可逆也。豈有叨天之禄，尸天之位，背棄天所以與我之理，而可以長享富貴者？則並其所得之人爵終亦必亡而已矣。蓋天人有相因之理，而得喪有不爽之則，唯無心於人爵者能不求而

自得。則人亦何樂乎舍其性分以競外榮哉？❶

孟子曰：「欲貴者，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貴於己者，弗思耳。

貴於己者，謂天爵也。

「人之所貴者，非良貴也。趙孟之所貴，趙孟能賤之。

人之所貴，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。良者，本然之善也。趙孟，晉卿也。能以爵禄與人而使之貴，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。若良貴，則人安得而賤之哉？

「《詩》云：『既醉以酒，既飽以德。』言飽乎仁義也，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。令聞廣譽施於身，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。」

《詩》，《大雅·既醉》之篇。飽，充足也。願，欲也。膏，肥肉。粱，美穀。令，善也。聞，亦譽也。文繡，衣之美者也。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，皆所謂良貴也。尹氏曰：「言在我者重，則外物輕。」

訓義孟子曰，人之所以迷於利欲者，欲貴之心。而不知可以全吾志行者，即此欲貴之心也。夫既在士君子之列，則伸乎萬物之上而天下莫能屈，必欲如此而後愉快，豈非人之同心乎？非但矜氣希榮者之爲然，而澹於寵利者亦莫不然也。乃亦嘗取貴之可必得而可久居，與其不可必得而居之不固者度之乎？夫苟其有欲貴之心者，則人人有貴於己矣。貴之者雖爲物之所必尊，而得之也在我有不求之獲。己欲貴焉而即貴矣，唯其固有之也。己既貴焉，物不得而弗貴也，唯其實有之矣。特在舍己而殉物者，弗自度諸心，而信此身

❶「分」下，原衍「而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之自有其美，則舍己以從人耳。彼夫所求之貴，乍然之榮，無實之名，見天下勢之所趨，利之所集而遂貴之者，於我何加之浮雲耳！❶非果有可尊可榮之實，以安其心於人物之上者也。❷何也？貴之權在人而不在己，則貴非己貴，而趙孟所貴耳。人以貴趙孟故而貴我，我以趙孟之貴而自貴。乃能貴我者趙孟，則能賤我者亦趙孟矣。當其貴之之日，貴於人者且柔順卑屈於趙孟之下，而趙孟能隸視乎我。迨乎失孟之意，而奪我貴矣，則一聽之趙孟而我不能主，權失勢盡，歸之所爲貴者何往哉？以此思之，良乎？不良乎？然則貴於己而爲良貴者，果何也？則仁義是矣。《詩》云：「既醉以酒」，錫爵以榮我矣。乃不僅此也，而又云：「既飽以德」，燕好之表，有實慰其心而足焉者，德也。其言德者，仁義而已矣。仁而心安矣，心安則無不足。義而事宜矣，事宜則無所歉。仰不媿天，俛不怍人，欣然滿志而無需於物，此以爲德之飽矣。夫既飽乎德矣，則疏水之中有餘富，所以於人之詔我以祿而使飽乎膏粱者，不願也。自思之，自得之，安能委曲以求或得或失之膏粱乎？唯其未飽乎仁義，則名亦爲之不立。仁義飽矣，於是而歸之以其仁，服之以其義，其聞令矣。人有同心而天下歸仁；心有同理而千秋慕義，其譽遠矣。無心以求名，而名自加於我之身，則衡泌之下有餘榮，所以於人之錫我以爵而文其衣、繡其裳者，不願也。自思之，自得之，安能枉道

❶「耳」，原誤作「且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❷「也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以求或錫或褫之文繡乎？ 然則君子欲貴之心，亦豈異於人哉？ 思其求之而即得，得之而不失，自足於己而不授權於人之果爲良貴也。 則天下之能遂其欲貴之心者，無如君子，以其伸於萬物之上，❶而物莫能尚也。

孟子曰：「仁之勝不仁也，猶水勝火。 今之爲仁者，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。 不熄，則謂之水不勝火，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。杯，本作桮。

與，猶助也。 仁之能勝不仁，必然之理也。 但爲之不力，則無以勝不仁，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，是我之所爲，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。

「亦終必亡而已矣。」

言此人之心，亦且自怠於爲仁，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。 趙氏曰：「言爲仁不至，而不反諸己也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學者之初心，恒患於理欲交爭而不能自主。 於斯時也，必堅持其志，以作其有爲之氣，廣其學問，以輔其存理之心，則私欲自熄，而仁乃充焉。❷ 非是，則惟微之心不足以禦惟危之情也。 以天之所命，人之所自爲主者之定理言之，仁之勝不仁也，物欲雖熾，日引我於非幾，而奉吾視聽言動之天則以治之，則妄起之念不旋踵而已渙然其消釋，豈不猶水之勝火哉？ 火雖烈，而不能以乍延於俄頃，勢既沮喪，而更無有餘也。 然必果爲存理之仁人，而後遏欲之功不期而自成。 乃今之爲仁者則異是。 偶然一念而自見其心，以知

❶ 「其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 「充」，原誤作「克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天理之所存而依據之，猶一桮水耳。雖未嘗非水也，而勢亦微矣。乃欲奉此以治積習之妄，其氣質之偏、物欲之蔽，漸染深重，如一車薪之火，勢甚烈也。如此，則力不敵而火不熄，理不全而欲不遏，外而萬感之交投，内而習氣之怒發，其妄心之不可抑，所固然矣。而不知自反其求仁之志何如也，爲仁之力何如也，乃謂人之有欲，所性而然，非可以操存之功制其不動。是猶謂水不勝火，而豈水之果不勝火乎？於此而吾爲斯人危之矣。謂其不勝，則自疑其心，因以疑仁，遂使不仁之幾且信爲人生之所必不可無，而欲果其不容不欲，利果其可以爲利。則亦助其不仁，而爲惡益甚，反較之未嘗知有仁者之不敢自信於惡而猶有所懲也。則其求仁之初志日消日沮，亦終必於一念之清明而並不可得。此讀書自好之士不能自守，決裂一旦以成乎戕忍昏迷而終不可復，以爲天下笑，所固然矣。故學者慕道之初心可用也，而亦甚可危也。無惑乎不仁之事皆出於士大夫，而小人不與也。

孟子曰：「五穀者，種之美者也，苟爲不熟，不如荑稗。夫仁，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」荑，宜作稊，音同杜兮切，但荑義屬木卉初生之稱，《詩》曰「自牧歸荑」是也。稊似稗而苗短，有細米。稗，旁卦切。熟，本作孰。

荑稗，艸之似穀者，其實亦可食，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。但五穀不熟，則反不如荑稗之熟。猶爲仁而不熟，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。是以爲仁必貴乎熟，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，又不可以仁之難熟，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。尹氏曰：「日新而不已，則熟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學者入德之事，求仁而已矣。乃求仁而不至於仁，終其身而無可成之德

業，於是從事於小道與異端者譏其徒勞而無益，將謂仁之不易學而不必學。曾不知此學者之不動，而豈仁之咎哉？今以五穀言之，與百昌並生於天地之間，而獨能資生人之養，其成也黃茂，其登也苾芬，非種之美者哉？乃五穀有其種之美，而成乎其美者在天澤之資、地力之培、人功之治，三者得而後五穀乃熟，熟而後五穀之美不同於凡艸者以著。苟其耕之不以其理，養之不順其生，而不熟矣，則不如荑稗之熟，尚能成其實而或食之也。以此想夫仁，而仁可知矣。夫仁之成也，暘於四支，發於事業，以之成己而德盛於在躬，以之成物而功被於天下。然或學焉而不至，則理不足據，而欲反亂之，乃以爲曲學邪說、立小功成小名者之所非笑，豈仁之果如是哉？抑在乎求仁者之自彊不息，以力存夫天理者，猶五穀之必盡其滋培也，力遏夫人欲者，猶五穀之茀其豐艸也。逮其欲之淨而心之純，則統四端，兼萬善，而立達之功施及萬彙，又豈彼小道、異端之得同其美哉？在乎熟之而已矣。未嘗熟，而以謂仁之難成而罔效，是學者之自棄也，非仁之不可求也。吾願與求仁者勉之。

孟子曰：「羿之教人射，必志於彀。學者亦必志於彀。彀，古候反。

羿，善射者也。志，猶期也。彀，弓滿也。滿而後發，射之法也。學，謂學射。

「大匠誨人，必以規矩。學者亦必以規矩。」矩，正文作巨，古文作榘，今文省作矩，皆其呂切。

大匠，工師也。規矩，匠之法也。此章言事必有法，然後可成。師舍是則無以教，弟子舍是則無以學。曲埶且然，況聖人之道乎？

訓義孟子曰，今之學者不自勉於修能，而欲教者就其力之所易爲、事之所易知，苟且殉己以使易從。而不知道之必不可貶，其習氣之放逸者必不可殉也。請以技術言之，亦有然者。夫學射者必於羿，學匠者必於大匠。而當初學之時，未知射之何以善，工之何以巧，意者可就其所易爲與其所易知者而姑誘之哉？而有必不然者。羿之射，期必滿乎彀而後發，學射者固未逮矣。而其教之也，必期於彀之滿，然後告以審之精、發之定焉。故學者亦必期於彀之滿，而後巧不虛施，力不妄用，乃可以承羿之教而盡其巧。何也？力之所未盡，而高語慧쫌者未有能中焉者也。即幸中焉，而非其無遠弗届之中也。則道之必極盡其心，而不与人以近小之規者，可知已。大匠之事，方圓皆合乎規矩，學匠者固未能矣。而其教之也，必以規矩爲方圓，然後告以遇圓則當圓、遇方則當方焉。故學者亦必審方圓之於規矩，而後無所參差，無所衺曲，乃以通大匠之教而悉其術。何也？見之所未定，而隨意曲就者，未有能成者也。即幸成焉，而非其經久無敝之成也。則道之必準於其正，不与人以游移之方者，可知已。故君子之教人也，言性則必原於天命，言學則必極乎聖功，言治則必循乎王道。舍是將無以教，而豈姑舍所學以使可企及哉？學者不自勉，而欲教者之俛從，終其身於不知不能而已矣。

四書訓義卷三十三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三十四　孟子卷十一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告子章句下

凡十六章。

任人有問屋廬子曰：「禮與食孰重？」曰：「禮重。」任，讀平聲，如林切。孰，本作𦏧，今省亦宜作𦎫，俗寫作孰，謬。

任，國名。屋廬子，名連，孟子弟子也。

「色與禮孰重？」

任人復問也。

曰：「禮重。」曰：「以禮食，則飢而死，不以禮食，則得食，必以禮乎？親迎，則不得妻，不親迎，則得妻，必親迎乎？」

屋廬子不能對，明日之鄒，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「於荅是也，何有？明，本作眀，从日亦通，可弗泥古非今也。荅，今寫作答，於義不可通，但荅字亦無所取義，而借爲問荅字者，亦未知其所由，然古無答字，則宜以從古爲當。

何有，不難也。

「不揣其本而齊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。揣，初委切。岑，鉏鍼切。

本，謂下。末，謂上。方寸之木，至卑，喻食色。岑樓，樓之高鋭似山者，至高，喻禮。若不取其下之平，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，則寸木反高，岑樓反卑矣。

「金重於羽者，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？

鉤，帶鉤也。金本重，而帶鉤小，故輕，喻禮有輕於食色者。羽本輕，而一輿多，故重，喻食色有重於禮者。

「取食之重者，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？取色之重者，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？」翅，寫作翄，鳥翼也，音同啻，此宜作啻。爲作翄者，漢儒口授之譌也。字義本無可通，音皆施智切。

禮食、親迎，禮之輕者也。飢而死以滅其性，不得妻而廢人倫，食色之重者也。奚翅，猶言何但。言其相去縣絶，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。

「往應之曰：『紾兄之臂而奪之食，則得食，不紾，則不得食，則將紾之乎？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，則得妻，不摟，則不得妻，則將摟之乎？』」紾，讀如軫。摟，讀如婁。應，當作膺，於證切，以言對也。應，讀如膺，當也。今廢膺，專用應，傳寫之不審。

紾，戾也。摟，牽也。處子，處女也。此二者，禮與食色，皆其重者，而以之相較，則禮爲尤重也。此章言義理事物，其輕重固有大分，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。聖賢於此，錯綜斟酌，毫髮不差，固不肯枉尺而直尋，亦未嘗膠柱而調瑟，所以斷之，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。

訓義 先王之制禮也，始於男女飲食，而推以及於遠大。蓋禮行於二者之中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持之於可久者也。唯有禮而後飲食之節成，則人各得以免於争奪。唯有禮而後男女之倫正，則人各有以有其室家。乃禮何從生乎？即從人心自然不容已之情，而通賢不肖以自然各得之道，則禮與食色同原而出，而不可分。唯食色重，而禮愈不得不重。且不可言禮重而食色輕，況可言禮輕而仁義重乎？❶ 若夫儀文之際，因人之可行而利導之，則損益斟

❶「仁義」，啖柘山房本、衡陽殘鈔本皆作「食色」。

酌，禮本自有權衡，而通其變終不損其常，非可據一定之文爲禮病也。禮由義起，義根於心，而禮行焉。自外義之邪説倡，因而有欲廢禮者焉。任人有聞其説，而樂毁禮以自便者，乃故執儀文以爲禮訾，而問於屋廬子曰，今儒者争言禮重矣，似乎人生不可一日不用者唯禮。而今有至切於人死生之際者曰食，其於禮也孰重乎？使禮而果重於食，則廢食以全體可矣，而豈果重乎哉？屋廬子未詰其所言何禮，所言何食，而據常理以膺之曰，禮重。亦見夫人無不可以得食，而毁可以得禮，則不容不崇禮以爲飲食之節也。任人又曰，今即亡論食之繫於人之死生也，乃有情必不能自禁者曰色，其於禮也孰重乎？使禮而果重於色也，則廢色以全禮可矣，而豈果重乎哉？屋廬子亦未詰其所言何

禮，所言何色，而據正道以膺之曰，禮重。亦見夫色爲人欲之動，而禮爲天理之經，則不容不守禮以爲婚姻之正也。於是而任人之邪説逞矣，曰，禮而果重於食，則無有不重之時矣。今以禮言之，則必賓主百拜，以侑以酳而後食。有如飢餓欲死，而就食於人，其人不能備禮，而必待其禮具而後食，無禮則不食，飢而死矣。苟因乎食之重也，雖無禮猶食之則得食而免於飢死。言禮重者亦將忘其身，以殉區區之縟節乎？如果然也，則禮重於食矣。不然，食固重，而何舍所重以從末節乎？禮而果重於色，則無有不重之理矣。今以禮言之，則必納幣奠鴈，親迎而後得妻。有如歲儉家貧，而年已及時，不容更待，不能備禮，而必求禮具而後娶，無禮則辭於女家，而不得妻矣。苟因乎色之重也，雖親迎不

備而猶娶焉，則得妻。言禮重者亦將老於鰥寡，以守瑣瑣之虛文乎？如果然也，則禮重於色矣。不然，色固重，而何舍所重以爲浮榮乎？屋廬子守師説之專，而尚未足達乎先王制禮高深曲盡之妙，與人心自然之節文、時措而合宜之大用，則固不能對矣。明日之鄒，以告孟子，則其有疑必問，而求以衞道之初心，固足尚也。孟子曰，異端邪説，堅壁僻之論以毀君子之道者，蓋有甚於是者矣。君子尚能闢之，霩如也。况其言僅止此耳，則荅之也何難之有哉？且不必以天理之生於人心者告之，且不必以先王之曲成乎物理者折之，且不必以食色之中自有禮、禮之中自裕於食色者深言之，彼所據者偶然禮外之一端，而其説之易窮久矣。夫禮之行於食色者有本焉，禮因食色而生，食色得禮而立，其本也。有末焉，食色之窮而至於飢死與不得妻，禮之變而至於不以禮則得食得妻，其末也。從本而立論，則末之有餘者可損，不足者可均。均先王禮食之文，以行之賓主從容之際，而不責之飢餓求食無告之人。親迎之禮，以行之士族匹耦之家，而別有仲春令會男女無夫家之制。今舍其立於經常、根於深重之本，而就事變之生，儀文之數，以較量重輕，是猶之絜高卑者不揣其附於地上之本，而但就其可升可降之末以齊之。則方寸之木，其卑甚矣，有時焉，舉而加於岑樓之上，可使高矣，非其果高也明甚，矯卑以爲高者使之也。夫禮爲人生必不可輕之大閑，生與俱生，死與俱死，人以異於禽獸，君子以異於野人，其視情欲之動、甘食而説色者，猶金之於羽也。夫金之重於羽，豈待辯哉？

然而有説存焉。定之於手，喻之於心，而自知其重，則金重於羽者，自有謂也。即勿論金、羽等而金重，但使不力增於羽以求盈，力減於金以求詘，則金必不失其量，豈有心於伸其邪説者執一鉤之金而謂天下之金盡於此，乃故積一輿之羽而謂凡羽皆如此之取盈，以據爲一定之則，而謂金固不重哉？夫食至於飢而死，其重者矣。彼當飢而死之際，無嘑蹴焉得矣，而責以賓主之文，其輕者也。以此而比之，君子原有嗟可去、謝可食之中道，竟不復講交拜侑坐之文矣，而奚啻以食爲重而禮爲輕哉？禮之行於食者原爲適館授餐、安賓致饟者言也。綽然有餘於食，而無禮則豕交畜，禮豈但重而已哉？色至於不得妻，其重者矣。以不能得妻之人，但勿婬奔焉足矣，而必期於六禮之備，其輕者也。以此而比之，先王原有合鰥寡、滋生聚之正政，盡去其玄纁皮鴈之儀矣，而奚但以色爲重而禮爲輕哉？禮之行於色者，原爲士大夫有家、君公有國者言也。彼自無難於得妻，而無禮則爲禽行而胥聚，禮豈但重而已哉？雖然，此未可爲任人之沈迷者告也。以其道治其人，即從其末而齊之，而折之有餘矣。往應之曰，食果重乎哉？則無不重也。使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，唯食之重，何有於兄？極重食之心，不紾兄而不止，如是則得食矣。苟於飢窘之際，而猶有兄不可紾之心存焉，則不得食。食重矣，遂將紾之乎？如不可紾，則食固有輕於必不可輕之時者。非然，導天下以紾奪，而弱之肉，彊之食，奪兄未幾，而弟又奪之矣。色果重乎哉？則抑無不重也。使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

則得妻，唯色之重，何擇於東家？ 極重色之心，不踰牆以摟而不止，如是則得妻矣。苟於無妻之日，而猶有處子不可摟之心存焉，則不得妻。 色重矣，遂將摟之乎？ 如不可摟，則色固有輕於必不可輕之日者。非然，率天下以踰牆而摟，而鼠可牙，雀可角，摟自東家，而西家又踰其牆矣。 如是以膺之，一以折其浮蕩無本之邪辭，一以警其不容不媿之天良，則君子之告妄人者，不自褻其微言，而以動其慙悔，無不得矣。 若夫人心之動，知食知色，則知敬知愛，其發也同原，而俱根於天命之正。 先王制禮，節其食，重其色，則性以正，情以得，其用也有恒，而以保其生理之貞。 此未易與淺人語，而君子亦何屑爲之教誨乎？

曹交問曰：「人皆可以爲堯、舜，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然。」曹，本作朁，今省。然，當作嘫，下同。

趙氏曰：「曹交，曹君之弟也。」人皆可以爲堯、舜，疑古語，或孟子所嘗言也。

「交聞文王十尺，湯九尺。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，句。食粟而已。 如何則可？」粟，本从鹵。从西，俗誤。

曹交問也。 食粟而已，言無他材能也。

曰：「奚有於是？ 亦爲之而已矣。」有人於此，力不能勝一匹雛，則爲無力人矣。 今曰舉百鈞，則爲有力人矣。 然則舉烏獲之任，是亦爲烏獲而已矣。 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？ 弗爲耳。夫，音扶。

匹字本作鴄，鴨也，從省作匹。《禮記》說「匹爲鶩」是也。 烏獲，古之有力人也，能舉移千鈞。移，當作迻，遷徙也。移，禾相倚也。音同義別。

「徐行後長者謂之弟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。

夫徐行者，豈人所不能哉？所不爲也。堯、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長，上聲。夫，音扶。

陳氏曰：「孝弟者，人之良知良能，自然之性也。堯、舜，人倫之至，亦率是性而已，豈能加毫末於是哉？」楊氏曰：「堯、舜之道大矣，而所以爲之，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閒，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。」率，當作衛，省譌。

「子服堯之服，誦堯之言，行堯之行，是堯而已矣。子服桀之服，誦桀之言，行桀之行，是桀而已矣。」「之行」之「行」字，並去聲。

言爲善爲惡，皆在我而已。詳曹交之問，淺陋麤率，必其進見之時，禮貌衣冠言動之閒，多不循禮，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。

曰：「交得見於鄒君，可以假館，願留而受業於門。」

假館而後受業，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。

曰：「夫道，若大路然，豈難知哉？人病不求耳。子歸而求之，有餘師。」夫，讀如扶。然，當作嘫。

言道不難知，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，則性分之內，萬理皆備，隨處發見，無不可師，不必留此而受業也。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，求道之心又不篤，故孟子教之以孝弟，而不容其受業。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，亦不屑之教誨也。篤，當作篙。

訓義學者求道之心決於一念。一念定，則動靜云爲皆有善惡之幾明著於前，而求合於道者，取之自心而已足。若但驚其名，而無果於有爲之志，徒欲託於君子之門以自矜，則其人固在不屑教誨之中，君子姑且使之自反焉，而冀其悔悟耳。有曹交者，偶至於鄒，聞孟子而求見，乃遽然問曰，聞之君子之言曰：「人皆可以爲堯、

舜。」則堯、舜之道，得其傳而爲之也易，果有諸乎？夫人内自顧而爲堯、舜者何在也？上顧堯、舜而爲之者何由也？而果實有其無難者乎？孟子亦以正對之曰，何爲其不然哉？堯、舜有所以爲之也，人有所以爲堯、舜者存也。同此人，同此心，同此理，君子體之深，故辭之決也。交乃遽自言曰，人果可以爲堯、舜，則形質之偉然者尤異矣。交聞爲堯、舜於周者，文王也，其形十尺。爲堯、舜於商者，湯也，其形九尺。故人傳其得天者勝，而以至乎聖者優。今交九尺四寸以長，亦可無多讓矣。乃食粟而已，大功莫能建也，大名莫能成也。於此必有道焉，以迥拔乎尋常，而成非常之業，將如之何以即得其傳而無難致者？孟子曰，子何以其形爲哉？文王偶然而十尺耳，湯偶然而九尺耳，子亦偶然而九尺四寸耳。形之異，何有於道之汙隆？子以爲如之何則可者，是豈有捷得之術、密傳之法哉？亦在乎勇於爲，而勉其所不知以求知、力其所未行以必行而已矣。今有角力之人於此，猶是人，則彊弱勇怯之數亦無異也。有力不用而自安於弱，曰吾力不能勝一匹雛也，則人怪之，❶以爲無力人矣。無力者，豈至於一匹雛之不勝乎？自不肯以力鳴，則委匹雛爲不能勝而可以宴坐耳。今使其人奮然自命曰，吾將舉百鈞焉，由是而發憤以舉之，則人競推以爲有力人矣。其有力也，豈果百鈞之無難舉乎？既欲以力顯，則雖百鈞之不易舉，而舉之在我耳。夫有力者偁烏獲，非僅以其名也，亦非其形貌之

❶「怪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輕」。

殊也，能舉重任也。然則舉烏獲之任，是亦烏獲也，有其實斯有其名。然則人之以不勝爲患者，在未嘗爲之之先，早有畏難自沮之念，而豈果足爲患哉？以可爲之事，具爲之之力，則堯、舜人也，我亦人也，而無如我之弗爲何耳。怠於一念，而廢功終身，是則可患也。若夫道，則衆著於事物，而轉逐於當念，出乎善則入乎惡，反其惡則歸於善。今以行步之閒，一敬一肆，亦無難知而難行者。但使心知有長，而不任意以行，則徐行而居長者之後，於是而自不媿於弟道，人莫不以弟予之。傲惰之咎，不知其何以消矣。忘乎長者之當敬，而不自謹於追隨，疾行而居長者之先，於是而自不知有弟道，人必以不弟責之。孫讓之情，不知其何以泯矣。甚哉，一動一静之閒，而得失之幾決焉！要其事，非甹之以所難也，一徐行而弟即在，豈人之所不能哉？唯習氣之染已深，良心之放不求，以不肯爲之偷心，而故爲不足爲之妄想，則隨於陷溺而終不可復也。❶夫堯、舜之道大矣，然豈有他哉？充知愛知敬之天良，以行其不忍不敢之實事，則天明地察，平章昭明之盛德大業，皆從此順而致之而已矣。然則子之欲爲堯、舜也，亦在子之身爾。今使子決其志於爲堯，則內顧於躬，有一不如堯焉，而心不安。乃服必堯之服，而飾躬以定志。誦必堯之言，而修辭以立誠。行必堯之行，而循禮以居正。則堯之所以爲堯者在是，而皇皇君子之容，奕奕哲人之話，兢兢至德之修，堯之道盡於此，是堯而已矣。然未易言也。服

❶「隨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墮」。

非堯服，則且同於桀之服矣，便於身，不恤其稱也。誦非堯言，則且同於桀之言矣，肆於口，不顧其悖也。行非堯行，則且同於桀之行矣，違於心，必戾於物也。而可以爲堯者居然爲桀。危哉！一念之存亡，萬行因之而異，而即聖與狂之所自分。故曰亦爲之而已矣，而何形體之足言乎？孟子之詔交，可謂切矣。而交猶未悟也，乃曰，交今也幸得見於鄒君，不患其無託也，可以假館而爲久留之計，願留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，庶乎知堯之服何所制，堯之言何所偁，堯之行何所修。夫子必有以授我者，而庶幾乎其即爲堯也。交之詞遽，其情浮，益見於此矣。孟子曰，子何以留爲乎？夫堯、舜之道，非有密授也，非有曲致也，判然於善惡之兩塗，而顯之於日用之必然，若大路然。人心自有之而自喻之，豈難知而必俟人之指示哉？人之所以趨桀如崩，而學堯若登者，特放其心而不求耳。使子而果欲求之也，則且歸而自求之。此身固人之子、人之弟也，爲子之父兄者，即我立愛立敬之師。子日有言、日有行也，加子以尤悔者，即子爲敏爲慎之師也。師自有餘，而豈吾之有特傳以示子哉？❶嗚嘑！此孟子拒交之詞，所謂「不屑之教誨」也。然自其言觀之，則道無難而爲之也難，固學者之通患，又何嘗不爲教誨之深哉？

公孫丑問曰：「高子曰：『《小弁》，小人之詩也。』」孟子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怨。」弁，讀如盤。

高子，齊人也。《小弁》，《小雅》篇名。周

❶「子」，原誤作「之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幽王娶申后，生太子宜臼。又得褒姒，生伯服，而黜申后，廢宜臼。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，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。

曰：「固哉，高叜之爲詩也！有人於此，越人關弓而射之，則己談笑而道之，無他，疏之也。其兄關弓而射之，則己垂涕泣而道之，無他，戚之也。《小弁》之怨，親親也。親親，仁也。固矣夫，高叜之爲詩也！」叜，寫作叟，誤，叟讀方斂切，傾覆也。垂，本作埀，邊埀也，从土垂聲。埀，艸木華葉，埀象、埀涕，自必作埀，此工書者貪整美而譌也。

固，謂執滯不通也。爲，猶治也。越，蠻夷國名。道，語也。親親之心，仁之發也。

曰：「《凱風》何以不怨？」

《凱風》，《邶風》篇名。衛有七子之母，不能安其室，七子作此以自責也。責，本作賫。

曰：「《凱風》，親之過小者也。《小弁》，親之過大者也。親之過大而不怨，是愈疏也。親之過小而怨，是不可磯也。愈疏，不孝也。不可磯，亦不孝也。磯，音幾。

磯，水激石也。不可磯，言微激之而遽怒也。

「孔子曰：『舜其至孝矣，五十而慕。』」

言舜猶怨慕，《小弁》之怨，不爲不孝也。

趙氏曰：「生之厀下，一體而分，喘息呼吸，氣通於親。當親而疏，怨慕號天。是以《小弁》之怨，未足爲愆也。」

訓義《詩》以道性情，而情之所發，有可以和平處之而不容激，有必致其悲痛迫切而不可忘者，在忠臣孝子之自審而自知之。而尚論者必揆其理，達其情，乃知其用心之至，而非執一以概論者之所能喻也。平王之傅爲太子而作《小弁》之詩，夫子有取焉，而登之《雅》。乃高子乍讀此詩，而肆

意以譏之。公孫丑聞其説而以質之孟子曰，高子之論《詩》也，曰：「《小弁》，小人之詩也。」處君父之際，當讒妒之時，君子而處此，自有君子之道，以正君子之情，而《小弁》則否，蓋小人之道矣。讀是詩者未嘗有定論，而高子言之，獨有所折衷焉，其言將無然乎？孟子曰，《小弁》之詩具在，反覆咏之，未見其有小人之心者。而高子何據而言之？公孫丑曰，高子以爲父雖不父，子不可以不子，人子無敢怨其親之道，而怨則傷恩。乃《小弁》斥君子之信讒，悲我躬之不閲，是以不得爲嗣而怨其親，是以謂之小人之詩。孟子曰，學者爲《詩》，必論其世，論其事，以達其理，達其情。而執乍然之見，守一定之理，以掩古人之深心，則固執而不通。高叜之爲《詩》，不亦固哉！今且爲喻言之。有人於此，非可輕者也，❶非殺之而可無害也，乃有欲射之者。射之者而爲越人乎，知其不可射，而無容已於道之矣。而解怨釋紛，有和平以處之之道焉。則方其關弓之時，談笑而道之，聽我則得矣，不聽，於己無失也。此豈以越人之射爲不可匡救乎？蓋情既於我疏，則迫遽之情自然不起，不期於緩而自緩也。如其射之者而爲其兄乎，其爲不當射，猶之越人也，而一往難解之情，於關弓之下垂涕泣而道之，即不聽而必不自已也，此豈不能從容婉諫以無得罪於兄乎？蓋情既於我戚，則惻怛之心自然而甚，不期於急而自急也。今《小弁》之所怨者，君也，父也，屬毛離裏，恩不可絶，而性不相感，故忘其詞之已激，

❶「輕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殺」。

而疾噱哀籲以長言之，無可柰何，而心寄於篇章之内，則以親其親也。夫親之必親，而感之即通，動而不自禁，此其情何情乎？乃一本之愛生乎所性者也，仁也。以仁人孝子之用心，而高叜以不敢怨親之常理譏之。固矣夫，其爲《詩》矣！公孫丑曰，親則必怨，則凡親親者遇親之過而不容不怨矣。乃《凱風》，亦母也，亦母之不道也，而何以引罪於己，曾不如《小弁》噱我罪之伊何，而斥君子之秉心也？孟子曰，是有辨矣。夫均是親也，均是親之過也，而過有大小，則心之隱痛者有深淺。《凱風》之母不安其室，失止在於母身，而禍不延於家國，則引咎歸己，以和婉感親，而徐喻於善，可矣。《小弁》之時何時乎？其事何事乎？國本不立，而姦邪乘之以起。文、武之遺緒將於幽王而斬，天下之潰亂將於幽王而成。天譴不知，人禍不恤，天下後世必以殄滅宗周之罪歸之於幽王而不可辭。其過之大何如也！使平王而以《凱風》之道待幽王，引罪於己，而歸美於父，則是嫡庶可亂，傾亡不足憂，己處於無過之地，而罪專乎君父，漠然不相爲休戚，親疏我而我愈疏親，無人之心矣。若《凱風》而以《小弁》之道待其母，明己之無尤，斥親之不若，則是見惡必怒，而無擇於親疏，責善賊恩，以激成乎不相下之勢，則如水之觸磯，逆流奔放而不可安也。夫愈疏者，唯不知親之靡瞻靡依而禍福切躬者也，不孝也。不可磯者，亦不知親之必順必婉而挽回在我者也，亦不孝也。若其不可疏而必不忍疏，豈特《小弁》哉？即大舜亦此心而已矣。瞽瞍之欲殺舜也，與幽王同，而幽王且有宗社之憂。乃其不忍

使吾父有殺子賊恩之大惡，則舜於此嘑旻天而不已於怨。故孔子偁之曰，舜其至孝矣，根於心而必不可解者也。故五十而慕親，如孺子之慕其親也。得於親則喜，不得於親則怨，慕之深，故怨之切。怨之切，唯其孝之至也。夫舜之孝，而唯怨乃至。然則平王之不得終爲孝子，尚其怨慕之未至，不能體其傅悲歌無已之情，永念而不忘也。設身處地而觀於善敗得失之大，乃通天下之理而達古今之情，然後可以爲《詩》。而高叟何足以知之？

宋牼將之楚，孟子遇於石丘。牼，口莖切。

宋，姓。牼，名。石丘，地名。

曰：「先生將何之？」

趙氏曰：「學士年長者，故謂之先生。」

曰：「吾聞秦、楚搆兵，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。楚王不說，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。二王我將有所遇焉。」「說而」之「說」，讀如稅。「不說」之「說」，弋雪切。

時宋牼方欲見楚王，恐其不說，則將見秦王也。遇，合也。按《莊子》書，有宋鈃者，禁攻寢兵，救世之戰。上說下教，彊聒不舍。疏云：「齊宣王時人。」以事攷之，疑即此人也。

曰：「軻也請無問其詳，願聞其指。說之將何如？」曰：「我將言其不利也。」曰：「先生之志則大矣，先生之號則不可。

徐氏曰：「能於戰國擾攘之中，而以罷兵息民爲說，其志可謂大矣。然以利爲名，則不可也。」

「先生以利說秦、楚之王，秦、楚之王說於利，以罷三軍之師，是三軍之士樂罷而說於利也。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，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，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

父子、兄弟終去仁義，懷利以相接。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○「說秦」之「說」，音稅。「說於」之「說」，弋雪切。樂，音洛。下並同。

「先生以仁義說秦、楚之王，秦、楚之王說於仁義，而罷三軍之師，是三軍之士樂罷而說於仁義也。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，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，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利，懷仁義以相接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何必曰利？」

此章言休兵息民，爲事則一，然其心有義利之殊，而其效有興亡之異，學者所當深詧而明辨之也。

訓義 天下之治亂有本。君子欲已天下之亂，必探其本以立論，非不知因世主之情而利導之，可以救一時之禍患。而以亂易亂，則人心益壞，而功在一日者，害且中於無窮。故寧天下之不我聽，而終不使亂之自我而開焉。戰國之兵爭不已，唯仁義不施，而相趨於利。蓋不但諸侯之爲虐，而人心風俗之陷溺，則胥天下而皆爲亂人，君子之所深悲久矣。有宋牼者，以救鬥止攻爲學，敝敝以干諸侯，❶其視挑激天下之兵端者爲愈矣。乃詭合以求讎其說，而不知其以救天下之心爲亂天下之道。一日，將往而之楚，蓋亦其迫於當世之心不能自已，而風塵之勞有不恤也。孟子舊識其人，而諒其非不可語者，遇之於石丘，亦將有以教之乎？乃問之曰，先生未嘗有諸侯之事，而有遠征之色，將何之焉？今之侯王，亦孰可與言者？而先生不憚惠臨之也？宋牼曰，吾之行，蓋有所聞而不能

❶「敝敝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敏敏」。

自己也。秦、楚鄰而不相下也，久矣。今者吾聞其搆兵，兵不戢，則禍中於國而殃及於民。所貴大丈夫者，能爲人排難解紛而息天下之害也。我將南見楚王，釋其夷陵、鄢郢之怨，以與秦講而罷兵也。楚王説而從吾言，則楚下秦，而秦兵亦不出矣。如其忿之不蠲，而不能説從吾言以罷兵，而吾豈但已哉？我則將西見秦王，説之以坐亯商於、武關之成績，且許楚和而罷兵也。夫二王之争心雖烈，然我操一可以聳動之術，宛轉而迫動之，蓋必有所遇焉。而二國之危，萬民之難，其解於一旦乎！孟子曰，先王之行迫矣，無暇從容以談也。且因勢而利導者，詞不可以預設。軻也，請無問其詳，而在先生則實有見於二王謀國不臧之故，而兵不得不罷。在二王則實有陷於不知之咎，而待先生之決其從違。此先生揆得失之本原，而以制二王者，必有指也。而願聞之。宋牼曰，夫二王之戰，將以求利耳。而勝敗不可知，報復不可止，盡芻粟於飛輓，棄車仗於中原，其不利明矣。我將言之，而彼能勿動乎？若夫高舉遠論，言非不善，而無當於世主之情，言之無益，我所不出也。孟子曰，秦以虎狼之威，楚以積怨之餘，而先生欲戢其雄心，以無苦天下之父老而生全其子弟，則志大矣。雖然，君子昌言於華屋之下，而傾動天下之耳目，是言出而成乎號。乃唯利是崇焉，則争之所以不可止，貪之所以不可懲，天下之所以不安，生民之所以不救，皆在於此。而建之以爲號，以詔天下，則實有其不可者。而請爲先生明辯之。夫成乎天下之治亂者，仁義與利，有不並存之勢焉。今先生而以利説秦、楚之

王乎？凡利之爲條爲理，將委悉而極言之。利之可歆可託，❶將踊躍而樂偁之。秦、楚之王欣動其嗜利之心，而爲圖利之計，因此而罷三軍之師。三軍之士固好逸好生而樂罷，則亦欣動其心曰，唯利而後令我之生，唯利而後居我於逸也。因是而感利之能已於危亡，而見天下之無如利者，上有上之利，下亦有下之利，各趨其利，而各自知其利之所從。則爲人臣者之事君也，雖循官守之常，而心之所懷，恒挾一寵禄厚薄之計。爲人子者之事父也，雖勤奉養之文，而心之所懷，恒持一先疇豐嗇之圖。爲人弟者之事兄也，雖循聽命之節，而心之所懷，恒操一施報多寡之情。利在，則君其君，父其父，兄其兄。利所不在，則篡弑悖逆無所憚而不爲。於斯時也，一國之中慘怨相仍，争奪相勝，終去仁義，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名相連而實相忮害。先生試一念之，國如此而不亡者，自古以來曾有之否也？是先生且以救天下之志亡天下，❷而豈不重拂其志乎哉？乃以思夫搆兵之無已，而君臣交棘於廷，父子兄弟交困於野，以成乎亂而不可弭者，唯不仁不義而已。不仁，則毒天下而以爲快。不義，則呑天下以恣其欲。今先生幸從吾之説，以行先生之志，往而説秦、楚之王曰，搆兵非仁者所忍也，尚念斯民之生死，而推愛以睦鄰。争利非義之所許也，尚守分土之遺制，而息争以安衆。仁義之言藹如也，二王固亦有人之心，而能勿説乎？而因以罷三軍之師，則三軍之士以

❶「託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從」。

❷「先生」至「是」二十三字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罷爲樂，而曰唯仁義之使我去死亡而言安全也。則人苟能生其慈愛之心，節其貪忿之情，而身世之閒已裕如矣。由是而動其天性之良，以反其和平馴謹之素。臣以之事君，不容已於盡忠，心有不忍不敢者爲之欽翼也。子以之事父，不容已於盡孝，心有不忍不敢者以爲永念也。弟以之事兄，不容已於盡弟，心有不忍不敢者爲之篤棐也。試思此日之天下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閒，視利若忘，而息其貪志，相親相敬，以沐浴於至仁大義之中，兵不試而彊大自賓，天下定於一王，而更何勞先生之勤說以止攻乎？夫然而先生之志亦遂矣，又何必曲殉世主之情以誘之，而持利爲口實哉？先生行矣，操吾說而往，二王說而王道興。即二王不說，而先生終不以一言之失，貽天下無窮之害。先生其敬尚之哉！夫孟子以仁義正天下，終於不遇，而斷然必以此爲尚。蓋天下無舍本殉末之道術，君子居正以爲人心世道之防，誠有所不能枉者也。趙注以宋牼爲宋人，《荀子》注亦同。劉向以尹文子與宋鈃俱遊稷下。攷齊宣王時，稷下置館以處遊士，孟子蓋以其時至齊，與宋鈃相識。

孟子居鄒，季任爲任處守，以幣交，受之而不報。處於平陸，儲子爲相，以幣交，受之而不報。居，當作凥。任，平聲。相，去聲。下同。

趙氏曰：「季任，任君之弟。」任君朝會於鄰國，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。儲子，齊相也。不報者，來見則當報之，但以幣交，則不必報也。

他日由鄒之任，見季子。由平陸之齊，不見儲子。屋廬子喜曰：「連得閒矣。」

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，故喜得其

閒隙而問之。

問曰：「夫子之任見季子，之齊不見儲子，為其為相與？」「為其」之「為」，去聲，下同。與，讀平聲。

言儲子但為齊相，不若季子攝守君位，故輕之邪？

曰：「非也。《書》曰：『亯多儀，儀不及物曰不亯，惟不役志於亯。』亯作亨者，俗謬。

《書》，《周書·雒誥》之篇。亯，奉上也。儀，禮也。物，幣也。役，用也。言雖亯而禮意不及其幣，則是不亯矣，以其不用志於亯故也。雒，古作洛。

「為其不成亯也。」為，去聲。

孟子釋《書》意如此。

屋廬子悅。或問之，屋廬子曰：「季子不得之鄒，儲子得之平陸。」

徐氏曰：「季子為君居守，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，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。儲子為齊相，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，則雖以幣交，而禮意不及其物也。」

訓義 交際亦人道之大者也。過於抗，則重拂天下之情，而失和平之度。過於慭，則屈殉天下之失，而喪志節之防。乃君子於此抑無成心焉，因人之敬怠，而酌之於所得為與不得為之勢，則權衡定，而與天下以平矣。夫君子亦未嘗役其心以揣天下，而人情之宜厚宜薄，一至於前而自知，惟其鑑空衡平，以無心膺物而自不爽其節。學者能於此而致思焉，亦善於求益者乎！

以幣交而受，君子當其世而不絕其人，亦其常耳，乃抑有異焉者。孟子，鄒人也，而家居於鄒，其定在也。有欲求見者，今日不能而有他日。於是鄒之鄰國任君之弟季任，以任君遠有邦交之事，而使季為處守，任雖小國，而宗社託焉矣。乃以鄰有

大賢，願納交焉，而以幣交。孟子受之，受之，亦交際之恒也，而不往報謝焉，其有待於異日之就見與否，蓋未可知也。其未往齊也，偶止於平陸，且未知其適齊與否，而固非久寓矣，則他日不能必遇孟子於平陸也。於時儲子爲相，齊相雖重，而亦從容坐論以爲職耳。乃以君子在邇，不自外焉，而以幣交。孟子受之，受之，猶其於季任也，而不往報謝，其有待於異日之定交與否，亦猶任季之未可知也。❶乃在他日則有異矣。由鄒之任，雖未必因季子，而往見季子，若念其昔日之誠，而有所不能置者，不以君子之不可屈致爲歉焉，亦甚重此幣交矣。由平陸之齊，既非因儲子而來，而終不見儲子，若忘其昔日之雅，而置之無足言者，不以君子之喜予斯人爲念焉，❷又何其輕此幣交也？從孟子遊者亦未嘗留心焉。而屋廬子静觀而欲知君子之心，乃喜曰，吾黨之步趨夫子，使皆無閒之可疑，則日由乎道中而無從以入也。今者同事而異情，同情而異道，連得可疑之閒以求夫子之妙用矣。乃問於孟子曰，禮之厚薄，因乎來以爲往者也。❸季子之幣交，亦與儲子同耳。乃夫子昔者之任見季子，則既疑君子之與人以易親。今者之齊不見儲子，則又若君子之略人於其物。反覆求所以異而不得，意者國相雖尊，而終不若代君攝守者之有君道與？孟子曰，均之爲人臣，而處守與相奚別？均之爲納交，而攝君與相國何異？惟其情，不惟

❶「未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「喜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嘉」。
❸「爲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其人。惟其人，不惟其位。非以儲子之爲相而可不見也。若吾之所以不見儲子者，亦有道矣。《周書》之言亯者曰，亯有玉焉，有幣焉，有皮焉，以爲庭實焉。物雖備也，然必有其情，因有其必修之禮，則恭敬之忱達於所亯。若内無其忱，外略其禮，而僅備其物，則權意薄而物徒厚，於是乎不受其亯。所以然者，唯其亯之時未嘗專用其志以告虔，而但循名而亡實，則不許其亯矣。由《書》之言而繹之，亯有成焉，有不成焉，成之者志也。志之不役，則儀非其儀，而君子豈以物爲重哉？以此思之，則吾之所以處儲子異於季子者可知已。然而儲子之所以不成亯者，未之詳也，而屋廬子有以解此矣。得儲子所以不成亯之故，而可以知交君子之禮。得孟子知儲子不成亯之情，可以知君子與人交之道。昔之願得閒以求益者，而今益矣，今而後說可知也。乃或人則謂二子之幣交也同，志之役不役在彼，而君子何所施其逆億？乃以問之屋廬子。屋廬子曰，夫子知二子之志，非逆億之也，實有其可徵者也。夫願交於君子，則必就而請見。不躬親而以幣交，循其文而已矣，二子均也，而君子抑因事勢而原其情。在季子受處守之責，宗社、人民舉而委之於我，則見君子之情雖切，而勢不得委邦國而之異邦。若儲子，無社稷之寄，素絲良馬，正可篤於下賢。使見君子之情已篤，則勢固可建干旌而臨下邑。下得來者自可曲爲諒焉。得來而不來，然後信其志之不役也，夫子豈漫爲測人之厚薄者乎？於此而見夫子之交當世也，無成心也，因物而不喪己也。屋廬子之善學也，能達君子之情也，審於

君子因物之理也。而交際爲人道之大，亦可見矣。

淳于髡曰：「先名實者，爲人也。後名實者，自爲也。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？」淳，本作湻，即省亦宜作淯，寫作淳者，俗謬。爲，去聲。

名，聲譽也。實，事功也。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，是有志於救民者也。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，是欲獨善其身者也。名實未加於上下，言上未能正其君，下未能濟其民也。

孟子曰：「居下位，不以賢事不肖者，伯夷也。五就湯，五就桀者，伊尹也。不惡汙君，不辭小官者，柳下惠也。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趨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：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必同？」

仁者，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。楊氏曰：「伊尹之就湯，以三聘之勤也。其就桀也，湯進之也。湯豈有伐桀之意哉？其進伊尹以事之也，欲其悔過遷善而已。伊尹既就湯，則以湯之心爲心矣。及其終也，人歸之，天命之，不得已而伐之耳。若湯初求伊尹，即有伐桀之心，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，是以取天下爲心也。以取天下爲心，豈聖人之心哉？」

曰：「魯繆公之時，公儀子爲政，子柳、子思爲臣，魯之削也滋甚。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！」

公儀子，名休，爲魯相。子柳，泄柳也。削，地見侵奪也。髡譏孟子雖不去，亦未必能有爲也。

曰：「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霸。不用賢則亡，削何可得與？」與，平聲。

百里奚，事見前篇。

曰：「昔者王豹處於淇，而河西善謳。緜駒處於高唐，而齊右善歌。華周、杞梁之妻善哭其夫，而變國俗。有諸内，必形諸外。爲其事而無其功者，髡未嘗覩之也。是故無賢者也，有則髡必識之。」華，讀去聲，俗寫作華，取便書也。

王豹，衛人，善謳。淇，水名。緜駒，齊人，善歌。高唐，齊西邑。華周、杞梁，二人皆齊臣，戰死於莒。其妻哭之哀，國俗化之，皆善哭。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，未足爲賢也。

曰：「孔子爲魯司寇，不用，從而祭，燔肉不至，不說冕而行。不知者以爲爲肉也，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。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，不欲爲苟去。君子之所爲，衆人固不識也。」說，讀如脱。「爲肉」、「爲無」之「爲」，讀去聲。

按《史記》，孔子爲魯司寇，攝行相事。齊人聞而懼，於是以女樂遺魯君。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，怠於政事。子路曰：「夫子可以行矣。」孔子曰：「魯今且郊，如致燔於大夫，則吾猶可以止。」桓子卒受齊女樂，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，孔子遂行。孟子言以爲爲肉者，固不足道，以爲爲無禮，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。蓋聖人於父母之國，不欲顯其君相之失，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，故不以女樂去，而以燔肉行。其見幾明決，而用意忠厚，固非衆人所能識也。然則孟子之所爲，豈髡之所能識哉？

尹氏曰：「淳于髡未嘗知仁，亦未嘗識賢也，宜乎其言若是。」

訓義 孟子之在齊也，以足用爲善之齊王有可以興王之望，而終以道不行而去。蓋一暴十寒者有以沮之，則惟功利之徒以滑稽之才亂王之耳目，而大賢之志不伸。於是

且將去之，然未嘗不望王之改而猶可留也。乃淳于髡者欲激孟子以去，而肆意排詆。在君子固不屑與之辯，而邪説猖狂以害人國，則不能不折之。要之，孟子之用心非彼之所能測者久矣。髡於孟子將去之際而見於孟子曰，夫子之所以自命而思以易天下者，豈非仁乎？夫仁者之道大端有二：以博濟爲念，則雖委曲而必功之可成，故亯顯名厚實而不辭，是先名實者。蓋其以人爲重，而汲汲於扶人之危、定人之傾者也，則膺榮寵而初非爲己。以潔清爲高，則必遠引而不屑世之我知，故置顯名厚實於不顧，是後名實者。蓋其自視誠重，而澹然於世之我知、物之我貴者也，則絶物榮而可不爲人。乃夫子之於齊，王重用之，國人屬望焉，其位在三卿之中，可以有爲，非自爲之道矣。而未嘗有排難解紛、利國安民之蹟，名實未有益於上下也，❶而一旦欲致政而歸，又若高舉遠引之所爲，無復爲人焉，則是徒受崇高之位，而兩無所據，夫子之心何以自安？而素以仁自居者固如是乎？無已，亦曷姑留此而展所爲乎？夫髡實欲孟子之去，而故責其去，蓋窮孟子以無能爲，而激其必不可留也。孟子曰，子亦知言仁乎，吾且與子言仁。❷夫仁求愜於心之安，而豈有一定去留之理乎？古之人有雖居下位而志不可屈，不屑以己之賢事不肖之主者，則伯夷是也。夷非後名實也，以名實非不肖者之可共居也。有於湯之賢而五就之，於桀之不肖而亦五就之，惟恃己之以道覺

❶「下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❷「子」，原誤作「之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民，而不僅見湯之可事，故且姑爲來去，且不見桀之不可去，而必曲爲匡扶，則伊尹是也。尹非先名實也，以爲人之即以爲己也。有汙君不可事，而無嫌於事，不深惡而遠之，小官無能爲，而無嫌於爲，不鄙夷而辭之，則栁下惠是也。惠非介於先名實、後名實之閒也，以名實可有而不必有也。合而觀之，則三子者各有其道，坦而由之，而夷不師尹，惠不效夷，唯其所行，而爲道固不同矣。而意之所嚮，理之所歸，則三子無異也，一也。夫或出或處，或介於出處之閒，乃吾決其志之所嚮，行之無疑，而謂之一者，是豈可以迹求哉？一者何也？可以一言而斷之曰，仁也。心不可以獨知，而可以獨喻，因其所處，守其無私，皆協於理之安焉者也。然則君子可進則進，可退則退，慷慨任事而非但爲人，決意遠引而非以爲己，亦行其心之不容已者而已矣。何必進而求合於成化成功之盛蹟，退而堅持其不降不辱之高尚，以求同於一塗哉？吾今者亦行吾心之安而已，仁不仁，非子之所與知也。髡乃益逞其無狀之詞曰，吾所以謂夫子之不當去者，爲夫子謀也。若去留不足爲重輕，則自昔已然，而人主之崇虛名以待儒者，❶亦過計耳。魯繆公之時，非復周公之故國矣，豈其廷無高談仁義之士乎？公儀子，所謂賢者也，而執國政，亢拔葵、卻魚之節，宜若國爾忘家。子栁、子思，皆所謂賢者也，而俱爲臣，養閉門辭餽之望，自謂懷仁而守義。乃魯於斯時，未嘗受三子之澤，而徒尸位於朝廷，國日蹙於彊鄰而莫

❶「主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之能保。若是乎，賢者之自爲賢，而人胥賢之，偭先王，道古昔，祇以坐困人國，而無尺寸之功，乃彼三子者，心亦未嘗不安，而終自許爲仁也。然則夫子雖果仁乎？亦嘗念及人君之留連而不忍舍者何爲也？則必欲挽白駒之駕者，亦愚矣乎！孟子曰，危哉，子之爲人國計也！期小功，邀小利，則賢者無以自見。若爲國家根本之計，豈浮沈功利者之所能任乎？且無論魯之多君子而可弱不可亡，即若百里奚者，知利之可以亡虞而去之，虞公聽苟息之邪謀而不能留也，而虞亡遂速。以大義諫秦穆公之貪功生事，而穆公終悔過而用其道，乃以霸於西戎。然則國不用賢，將舉宗社以委之截截諞言媢疾之士，子孫之根本已亡，黎民之怨叛交作，且必亡也。而求如魯以積弱之餘，雖削而終不失先公忠厚之傳，以保其苗裔，其可得與？子不欲人國之爲魯也，其將欲使爲虞乎？則夫若百里奚者且含默而遠去，自有潔身之道焉，而況不爲百里奚者哉？

髠亦知詆毁賢者之説不伸，而變其説以直詆孟子曰，髠之所謂賢者，亦當世慕名而謂之爲賢耳。若其果賢也，則何有於削、何有於亡也？夫賢亦何難測之有乎？匿其迹而自矜以其心，而自信以爲仁耳。若從其迹而實求之，亦何藏於中而不可爲人之共信者乎？且以匹夫庶婦之微也，王豹誠善謳矣，處於淇，而河西皆習之而善謳，其音之曲折，皆豹之所傳也。緜駒善歌矣，處於高唐，而齊右皆化之而善歌，其聲之曼延，皆駒之所教也。華周、杞梁之妻以夫死事而盡禮，盡哀以哭之，乃莒國之婦人以篤夫婦之情，而達於禮，變夷

裔之俗爲善俗。由此觀之，人亦惟實有其善者耳，不在名也。誠有諸内矣，則必非孤信此心，以爲可謝天人之咎媿，而必形諸外焉，視天下之溺也而拯之，見國家之弱也而彊之。若夫苟有可爲之能，以規畫一必爲之事，則得尺而尺，得寸而寸，進一言而即可以利國。如其以大有爲自命，而卒無尊主安民之功者，髡蓋覽古今、閱當世而未之覩也。以是而驗之，故以知當世之無賢者也。自以爲賢，非果賢也。人推其賢，而究非賢也。若其有之，則得其位即可行其志，世無不可共之功名，國無不可扶之氣數，髡必識之矣。髡所不識，而人主奉之以榮名而不之詧，乃曰將以免人國之亡也。國亦何至於亡而使之貪不亡之功以自飾乎？孟子知髡之極意詆毀，唯恐己之或留，乃示以必去而姑待之情，以使之勿復多言也。曰，子而遂足以知賢者乎？夫賢者，以君子之道爲道者也，則孔子是也。孔子爲魯司寇，與聞國政，亦若可以大行其志矣。乃齊人閒之，季桓子惑焉，而終於不用。不用，則孔子之道不行，而決去之志定矣。乃尚從魯君而祭也，從祭之時，魯人曾不知其久有去之心焉。適其時頒燔肉於大夫而不至，於斯時也，速於去而更無所待，不脱冕而遂戒行色焉。乃魯人見其去之速而疑之，乃起而議之。不知者以爲宗廟之惠頒，爲先公逮下之澤，不至而恩已絶也。其自以爲知孔子者則曰，祭有常典，而廢賜燔之禮，則君相不以禮自處，無禮之人不可與治也。然不知者不知，而知者亦不能知。乃孔子則以君子之絶交，與人以可受，燔肉之不至，君與相之微罪也，以此而行，則國不用賢

之大過可以隱。而抑必正其名於典禮之得失，以爲必去之道，則進退之際光大，而可告無罪於神人。若心在必去，而不欲明言，乃一旦悻悻而行，是苟去也，君子之所不欲也。然則君子存心之忠厚，立身之正大，酌之於身，因之於時，其未去也，人莫能使之去，其必去也，人亦弗能留，不屑與衆人言之，而衆人者以利禄之情測君子，亦烏能識之乎？夫去不去且無從窺其用意，而况大有爲之功，非衆人計量可及者，其可以食利邀功之情測之乎？於是而淳于髡知孟子之必於去，知去而必不可留也，其姦遂，其辯已窮，而可以告之於齊王，使無留行之事，乃欣然以退，而不復辯焉。嗚嘑！此孟子之所以不能安位行志，而齊王之終於不可與爲矣。蓋國不患有嬖佞之小人，而患有邪佞之游士。故王驩尚欲附孟子以爲榮，而髡敢於排賢者而不忌，此共、驩之殛所爲必伸於虞廷也。

孟子曰：「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。今之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今之大夫，今之諸侯之罪人也。

趙氏曰：「五霸，齊桓、晉文、秦穆、宋襄、楚莊也。三王，夏禹、商湯、周文武也。」丁氏曰：「夏昆吾、商大彭、豕韋、周齊桓、晉文，謂之五霸。」

「天子適諸侯曰巡狩，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。春省耕而補不足，秋省斂而助不給。入其疆，土地辟，田野治，養老尊賢，俊傑在位，則有慶，慶以地。入其疆，土地荒蕪，遺老失賢，掊克在位，則有讓。一不朝，則貶其爵。再不朝，則削其地。三不朝，則六師移之。是故天子討而不伐，諸侯伐而不討。五霸者，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，故曰：五霸者，三

王之罪人也。辟，當作闢，毗益切。蕪，武扶切。掊，本作括。朝，讀如潮。移，當作迻。

慶，賞也，益其地以賞之也。掊克，聚斂也。讓，責也。移之者，誅其人而變置之也。討者，出命以討其罪，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。伐者，奉天子之命，聲其罪而伐之也。摟，牽也。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，不用天子之命也。自入其疆至則有讓，言巡狩之事。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，言述職之事。

「五霸，桓公爲盛。葵丘之會諸侯，束牲載書而不歃血。初命曰：『誅不孝，無易樹子，無以妾爲妻。』再命曰：『尊賢育才，以彰有德。』三命曰：『敬老慈幼，無忘賓旅。』四命曰：『士無世官，官事無攝，取士必得，無專殺大夫。』五命曰：『無曲防，無遏糴，無有封而不告。』曰：『凡我同盟之人，既盟之後，言歸于好。』今之諸侯，皆犯此五禁，故曰：今之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歃，山洽切。糴，讀如狄。盟，本作盥。好，本作畋。

按《春秋傳》，僖公九季，葵丘之會，陳牲而不殺，讀書加於牲上，壹明天子之禁。樹，立也。已立世子，不得擅易。初命三事，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。賓，賓客也。旅，行旅也。皆當有以待之，不可忽忘也。士世祿而不世官，恐其未必賢也。官事無攝，當廣求賢才以充之，不可以闕人廢事也。取士必得，必得其人也。無專殺大夫，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。無曲防，不得曲爲隄防，壅泉激水，以專小利，病鄰國也。無遏糴，鄰國凶荒，不得閉糴也。無有封而不告者，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。

「長君之惡其罪小，逢君之惡其罪大。今之

大夫，皆逢君之惡，故曰：今之大夫，今之諸侯之罪人也。」長，讀上聲。

君有過不能諫，又順之者，長君之惡也。君之過未萌，而先意導之者，逢君之惡也。

林氏曰：「邵子有言：『治《春秋》者，不先治五霸之功罪，則事無統理，而不得聖人之心。春秋之間，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，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。故五霸者，功之首，罪之魁也。』孟子此章之義，其亦若此也與？然五霸得罪於三王，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，皆出於異世，故得以逃其罪。至於今之大夫，宜得罪於今之諸侯，則同時矣。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，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。不以爲罪，而反以爲功，何其謬哉！」與，平聲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天下，一法紀之所持也。天下有道，天子以統方伯，方伯以統諸侯，諸侯以統大夫，録其功，覈其罪，法紀定而後上下相戴，衆寡相連，以各安其職，而以安天下之民。然則功罪之不明，而求治天下，不可得已。故欲取已亂之天下而治之，不亟正其辠以整肅人心，將法紀終淆，而天下之亂不可解。今自以爲有功於世主者，非此日之大夫乎？乃若以法紀正之，則其所爲功者，正其罪之大者也。世遞下而權日下迻，有王者起，以次廓清，則人之獲罪者久矣，而今之大夫其首焉。蓋嘗論之，大夫從諸侯，諸侯師五伯，五伯踵三王，且自以爲承其流而有功矣。然五伯者，猶沿古方伯之職，以爲王分理者也，而所爲則如彼矣。三王不作，後裔衰微，莫與治之耳。使三王而在也，則奉天討以加之，無所容矣。蓋其得罪於三王之憲典，已不可揜也。今之諸侯，猶襲五伯之爲，

以爲方域長者也，乃所爲則固如此矣。五伯不興，割據自雄，不相爲治耳。使五伯而在也，則聲其罪以誅之，無所逃矣。蓋其得罪於五伯之政令，已不可縱也。若夫今之大夫，效奔走於諸侯之廷，則固諸侯之所可治矣。而所以事今之諸侯者類然，特今之諸侯惛於聽信，無所辨其邪慝耳。❶使今之諸侯忽然憬悟，而有伯、王之圖，則按國法以誅之，必不容其立談以取卿相矣，蓋其得罪於諸侯之宗社、人民，而委禍於君，特莫能覺也。何言乎五伯爲三王之罪人乎？ 三王者，以刑賞治天下之諸侯者也。十有二季，王時巡於方嶽，陳詩納賈，以督諸侯之治亂，名曰「巡狩」，周徧省督其典守而申飭之。六季五服一朝，獻功效職，以聽天子之黜陟，名曰「述職」，自陳功罪，以待命而進退焉。以一人而臨萬國，舉天下以聽一人者，蓋如此。每歲之春，王行於野，以省其畿内之耕，而種食不足者補之，諸侯亦省其國農之勤惰。及其秋也，王巡於郊，以省其鄉遂之斂，而終歲不給者助之，諸侯亦省其國計之豐歉。蓋天子代天以養民，而諸侯勤民以事主者又如此。夫天子之巡狩於侯國也，其賞罰之嚴何如乎？ 入其疆，而國之治否無能隱也。如土地闢，而萊田且爲菑畬。田野治，而阡陌不亂經界。於老能養，而無凍餒之耆艾。於賢能尊，而無狎侮之老成。攷其在位，皆俊傑也，小人退，而任職者皆賢良。如是，則天子酬之以慶，獎其善而非私恩。其慶也，蓋以土地自王頒之，莫敢有兼并者也。倘入其疆而大異乎此者，

❶「所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能」。

土地則荒蕪矣，必其役民非道，而使失其業也。老則遺忘，賢則放失矣，必其驕倨自侈，而不從規諫者也。在位者掊聚貨財，而以威勝小民者矣，必其志在剝民，而樂用虐吏者也。如是，則天子心加責讓焉，姑教之，教之不改而刑戮及之矣。諸侯之述職於王廷也，其恪共之法何如乎？助祭有常期，享貢有常制，而或有不共王命者。一不朝，則貶其爵，而辱及其身，且姑全其先公之世守。再不朝，則削其地，而制禄皆損，終不得反前此之侯封。三不朝，則命六師以遂之，遷其國而更置其君，以使不得負險固而黨惡也。賞行於巡狩，而薄懲以讓，乃以昭一人之明德。罰行於述職，而每進益嚴，乃以正天下之綱維。由此觀之，命德討罪，何莫非天子之獨操，而誰敢代之者？是故其在九伐之法者，天子徵兵於諸侯，傳號奉詞以討之，而不自褻威嚴以親伐。若諸侯奉命於天子，師徒從司馬以往伐，而不敢合鄰國以共討。於是而天下之勢合，而情理相通，指臂相使，兵不數動，而民亦以安，三王之守此嚴矣。乃五霸者，或召王而不成乎巡狩，或入覲而非能述職，以大役小，以彊驅弱，唯其意之所欲伐，而牽率友邦以共伐之。夫僭竊至於兵柄，而禍亂極矣。使當三王之世，其不爲扈、奄之誅者幾何也？故曰：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。天下合離之始，綱紀存亡之原，法在必伸也。雖然，五伯亦三王之不貸耳。三王不作，亂天下以至於此極者，又豈五伯哉？則可以實徵今之諸侯爲五伯之罪人矣。五伯之績，桓公爲盛，非盛以其兵威，盛以其服天下也。葵丘之會，兵革不用，而以衣裳集諸侯以聽

令。春秋之盟皆刑牲歃血，要質鬼神，而葵丘獨否，束牲載書以示共守而不歃血，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，而相信焉。其載書之詞命凡五。初命曰，父子夫婦，人之大倫，國之所由立也。國君則盡宗廟之敬，世子則修問視之忱，不然者誅之。而嗣子樹建國之大本，不可易也，以止爭亂。嫡庶有别，名義甚重，不可以妾僭之也。再命曰，用人愼官，國之所由理也。賢則尊之爲師保，以論道而不惑。才則育之使造就，以分職而效功。蓋此賢才皆行焉，而有得於己，不能自顯，在君彰之，以有道必見，有能必試也。三命曰，敬肆者，君心之得失徵於禮秩者也。几杖有常典，尚敬老焉，以定民志於所必尊。賑恤有特惠，尚慈幼焉，以勸民風於不忍薄。迎送勞饋有常儀，來聘之賓，假道之旅，其無忘焉，以綏友邦而惠及於遠。四命曰，君所與共亮天工者，臣也。其廣爲集而愼爲選於始進之日，則士無世官，而不奬私門以廢公選。官事無攝，以職無旁撓，而人可博收。取士必得，則不肖者沮，而賢者益進。其愛惜而愼重之於有罪之日，則苟有可殺，必因方伯以告於天子，而無專殺大夫，則刑戮簡而行法公。五命曰，國所相倚爲輔相者，鄰也。其不以私利而助天之虐也，水溢則相與疏之，無爲一曲之防，以嫁禍於鄰壤。歲歉則相與通之，無遏來告之糴，以坐困其人民。其不以私恩而市己之德也，鄰有失守，則告於伯、請於王以共封焉。無有封而不告，以怙德而責報。凡此五禁，既昭昭然與諸侯共之，而終不以兵威脅之。乃申之曰，凡我同盟之人，共聞此義，共爵此心，相奬以善，而無相尤，既

盟之後，言歸于好，則天下其小康矣乎！夫桓公之禁雖自專之，然一皆先王所以申飭侯度而致天下於治理者也。遵而行之，王法雖夷而猶存，民志雖離而猶合。乃今之諸侯，以伯自命也，且以王自期也，而非其瀆大倫，則其毁大義。任用匪人以崇傲慢，婾亂官方以恣殺戮，虐害鄰封，而以私廢置，則無有不犯此五禁者。使當五伯之世，其不膺伯討而滅亡者幾何也？故曰：今之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各據一方而不相統攝，交相爲虐而莫能相治，唯世無五伯，故幸免於誅也。雖然，誰使諸侯之若此者乎？則使上有明天子，下有賢方伯，諸侯畏誅討之見加，而詰亂源之所自啟，以討於國中，而謝天下之公責，罪亦必有所歸矣。則請申明今之大夫之罪。罪之重輕因乎惡之小大，而懲惡者，以其懷慝之淺深，立誅心之法，以播虐之始末，定首從之科。是故君有瀆倫、棄賢、安忍、虐鄰之惡，爲已行矣，因而長之，非不與分其惡也。然以理言之，則禍本在君，而不在己。以情言之，則迫於君命，而不敢違。使君而有悔心，而責其不能中止也，其罪必從乎薄罰。若君有此衆惡之心，而尚有所忌而不忍爲，有所畏而不敢爲，乃知君之情且在此，遂倡爲邪説以迎其邪心，而導之以必爲，則令無此臣者，惡且弭矣。使君一旦悔禍而問首難之人，於理無可諉也，於情無可矜也。其加之罪也，必舉通國之怨而斂之於此人，罪不容於死矣。乃今之大夫，揣摩於窮居之日，覬望於入國之初，窺探之於進見之頃，豔之以富，激之以彊，以誘君而成乎得罪四鄰、得罪士民之大釁。使今之諸侯一旦悔悟，上之而有

大一統之志，次之而有保一國之圖，則此大夫者，其可貸之而無戮以謝天下乎？故曰：今之大夫，今之諸侯之罪人也。鈇鉞在項而不自知，久矣。於嘑！三王徂而五伯乃能逸於討，五伯衰而諸侯乃能逃於責，此猶時數之適然者。而今之大夫，日立於諸侯之廷，而尚逸於罰，則綱紀何由而立？天下何時而定？使君子而用於時，正告人君以亟正邪臣之罪，然後修明五禁以懷柔萬邦，因此而王天下，則一王之制將繼三王而明，天下可反掌而定。然不正大夫之罪，則亂無可弭之日，此誠先罰後賞爲忠厚之至者與！由孟子之言觀之，則其所以定天下之治略，亦可思矣。

魯欲使慎子爲將軍。

慎子，魯臣。

孟子曰：「不教民而用之，謂之殃民。殃民者，不容於堯、舜之世。

教民者，教之禮義，使知入事父兄、出事長上也。用之，使之戰也。

「一戰勝齊，遂有南陽，然且不可。」然，當作嘫。

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，取南陽也。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，且猶不可。

慎子勃然不說，曰：「此則滑釐所不識也。」然，當作嘫。說，弋雪切。滑，讀如骨。

滑釐，慎子名。

曰：「吾明告子：天子之地方千里，不千里，不足以待諸侯。諸侯之地方百里，不百里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。

待諸侯，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。宗廟典籍，祭祀會同之常制也。

「周公之封於魯，爲方百里也。地非不足，而儉於百里。太公之封於齊也，亦爲方百里也。地非不足也，而儉於百里。

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，而其封國不過百里。儉，止而不過之意也。

「今魯方百里者五，子以爲有王者作，則魯在所損乎？在所益乎？

魯地之大，皆并吞小國而得之。有王者作，則必在所損矣。

「徒取諸彼以與此，然且仁者不爲，況於殺人以求之乎？

徒，空也。言不殺人而取之也。

「君子之事君也，務引其君以當道，志於仁而已。」

當道，謂事合於理。志仁，謂心在於仁。

訓義先王之所制爲天下後世必遵之法，以建久安長治者，曰道。而人君推其不忍之心，以休養其民者，曰仁。乃率行先王之道，則天下安於無事，而仁自全。推其不忍之仁，則自有所憚而不爲，而道不悖。

戰國之世，侯度失，兼并興，危士民而爭地爭城，而慘不顧，道不能爲之防，心不能爲之動，固其君實然，抑爲臣者導之也。魯欲使慎子爲將軍，將有事於鄰邦，而思并其土地。魯人之欲使，亦慎子之徼幸功名而自欲之也。孟子因其來見而正告之曰，子爲將軍，亦反顧所用以戰之民爲何如乎？夫古之用民也，教之以坐作進退之法，親上死長之義，則上下同力而不亂，進可有功，退亦可以自保。若夫不教之於素，而一旦徵發以即戎，則且授人以禽戮，而先王爲之定其罪曰殃民。天生斯民而欲殃之，此堯、舜以不忍之心制爲不赦之法，必不容於其世矣。子或曰，吾能驅市人一戰，一鼓作氣，而未嘗不可勝也。乃即如子之志，遂子之欲，一戰勝齊，無容過慮其或敗，因而遂有南陽之地，以大展魯

邦，如是可免於殃民之害矣。然而度己度人，度之固然之理，且猶非義之所許，而不見其可。況於戰必不勝，而徒爲殃民乎？於是慎子不待孟子之詞畢，而勃然不説曰，大戰亦慮其不勝，攻亦慮其不取。戰而勝矣，挫彊齊而國威張，得南陽而土地闢，猶曰不可，此理之所無、情之所不然者，非滑釐所識也。孟子曰，子何以不説爲哉？子未知不可之實，以殉君之邪心，以遂己之私願耳。夫理固有所不可違，情固有所必不安者，吾明告子。夫子亦知分土建邦之制乎？立國而各有其疆域，非以惟后王君公之欲而予之也。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百於侯封者，非以私天子也。蓋統一天下之諸侯，頒賜燕勞，皆有常經。不千里，則所入者不足以酬五服五等、同姓異姓之錫予也。諸侯之地，大者則方百里，各受土於天子者，非以私諸侯也。❶蓋上奉一王之政令，著其覲問祭亯之恒式，載於典籍，藏於宗廟。不百里，則所入者不足以遵守典籍之法於職貢、邦交、承先待後之定式也。則請就魯與齊而言之，魯非肇封於周公乎？周公之建元子於東國也，其版圖可攷焉。南不踰汶，東不踰濟，爲方百里也，以使守宗國之典籍，止此矣。夫周之方定九州，地豈不足哉？而雖以叔父懿親，兼勳勞之大，而恪守定制，節之於百里之中，無能過也。周公且不敢不循乎儉，而況其子孫之亯餘澤者乎？太公之受賜於東海也，其版圖可稽焉。因爽鳩之舊，仍季萴之封，爲方百里也，以使守伯舅之典籍，止此矣。夫周之方一四海，地

❶「也」，原脫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豈不足哉？ 而雖以開國元功爲周室之輔，而裁以典章，限之於百里之内，無能侈也。太公且不敢不從乎儉，況列國之因故壤者乎？ 夫周命尚未改也，則王制猶新矣。且周亦仍古之道也，萬世不易矣。乃今魯方百里者五矣，何德之隆，何功之顯，而已若是其大？ 特今之無王者耳。子試思之，有王者作，天子自居重以馭輕，諸侯且衆建而少其力，則魯且於百里者五之中而在所損乎？ 定侯度者必使之不踰不僭，明矣。其能於百里者五之外而在所益乎？ 務兼并者不能聽其狡焉啟疆，明矣。夫既在所必損，則無亦念此五百里之非己有，而何南陽之足據哉？ 故使子今日者，魯而惟子之所可與，齊而惟子之所欲取，馳詞以説，不用兵而南陽入魯之封域。然且爲仁人者念之曰，與者此所欲也，取者非彼所欲也，揆之道而有所不可者，問之心而有所不安，況於以無罪之民，無教之素，驅之死地以求倖獲乎？ 則吾所言不可者，洵不可也，而柰何子之不識也？ 夫子亦盍法君子之事君乎？ 君子之事君，弗導君之欲也，弗益君之惡也，有所務焉，以盡人臣之職，而襄國家之事。唯君不知恪守先王之成憲，而啟非道之邪心，則引之以歸於理之所當然，而歷百王，俟後聖，皆範圍於一成之度。君不能制其私欲之横行，而成安忍之慘毒，則引之以動其心之所不忍，而惠四鄰，全萬姓，皆生於惻怛之衷。如是則仁爲天下之歸，而道爲保邦之本，乃以仰體一人而無慙受命。子能勉此，則魯雖畀子以將軍之任，而子固不從。若夫貪一旦之功名，貽無窮之荼毒，君子之所不出，即堯、舜之所不容，而子何怒於

吾言乎？嗚嘑，愼子豈可語此者？而君子教人必以其正，蓋以閔當世之亂而不容已也。

孟子曰：「今之事君者曰：『我能爲君辟土地，充府庫。』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道，不志於仁，而求富之，是富桀也。辟，當作闢。鄉，當作嚮。

辟，開墾也。

『我能爲君約與國，戰必克。』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道，不志於仁，而求爲之彊戰，是輔桀也。

約，要結也。與國，和好相與之國也。好，當作㚥。

「由今之道，無變今之俗，雖與之天下，不能一朝居也。」居，當作凥。

言必争奪而至於危亡也。

訓義 孟子深鑒於富彊之禍天下，而悲亂之不可已也，曰，天下不歸於一，則亂無時而定。乃今之進說於君者，亦以得天下爲志。然由其術而觀之，則不得天下而天下之亂不止，得天下而天下之亂愈不止。夫古今無異理，成敗無異致。國之本在民，民之所自定在道，民之所歸在仁，非必然之券哉？今之事君者，未事之前矜其能，既事之後誇其功。爲富國之說者曰，我能爲君盡地之力，闢艸萊而多所獲。嚴斂民之法，絶侵負而厚其藏。於是君奬之曰良臣，天下亦競傳其有定國之才矣。夫財何所自出？皆民之奪其生以膺苛求者也。當古者有天下而務安養之日，固謂之民賊也。夫取民有常經，道也。不忍奪民而飢寒之，仁也。君既不嚮道以從欲，抑不志於仁而廣惠，而且多其術，峻其法，以求富

之，是君貪如桀，❶而益富之。桀即加富，而能保其富乎？富桀而猶謂之良，將胥天下而皆桀之剥民矣。爲彊國之術者曰，我能爲君以利害動鄰邦而約與之合兵，因合兵之勢而力戰以必勝。於是自以爲良，君獎之曰良臣，天下亦共許其有彊禦之略矣。夫戰所殺者何人？皆天所生而與我同類者也。當古者有天下而務生聚之日，固謂之民賊也。夫服天下有大本，道也。不忍斯民之死傷，仁也。君既不嚮道以安争，不志於仁以息民，而且啟其雄心，助其詐力，以爲之彊戰，是君暴如桀，而益輔之。桀即有輔，而能恃其彊乎？輔桀而猶謂之良，將胥天下而皆桀之嗜殺矣。天下而有湯、武也，則桀之亡也可計日而待，而富桀輔桀者自消滅於廓清之日。乃胥今之世而皆然矣，以爲謀國者之必出於此，而據之爲道矣。❷上以爲法，下以爲學，而成乎俗矣，且將以此兼天下而有之。天未厭亂，或富以吞貧，彊以吞弱，則得天下亦或然之事乎？而民退死於凍餒，進死於兵刃，以坐視賊民者之功成而受賞，匹夫匹婦怨毒積焉，其能晏然而居其上乎？吾有以知天下既一之後，禍發於隴畒，而此君若臣者之死亡無日也。王者不作，説士不戢，哀哉斯民，其何日之有定哉！嗚嘑！孟子言之，而彊秦驗之矣。乃後世以無道取天下而虐民不已者，或遲久而不亡，則孟子之言又有時而不驗。民生之荼苦，可勝道哉！

白圭曰：「吾欲二十而取一，何如？」

❶「貪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❷「道」下，原衍「久」字，今據衡陽殘鈔本删。

白圭，名丹，周人也。欲更稅法，二十分而取其一分。　林氏曰：「按《史記》，白圭能薄飲食，忍嗜欲，與童僕同苦樂。樂觀時變，人棄我取，人取我與，以此居積致富。其爲此論，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子之道，貉道也。貉，莫白切。或寫作貊者，妄也。

貉，北方夷狄之國名也。

「萬室之國一人陶，則可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器不足用也。」陶，當作匋。陶，再成丘也。

孟子設喻以詰圭，而圭亦知其不可也。

曰：「夫貉，五穀不生，惟黍生之。無城郭、宮室、宗廟、祭祀之禮，無諸侯幣帛饔飧，無百官有司，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夫，音扶。郭，本作亭，郭，本作鄣，國名也，以鄣作亭已誤，又省鄣作郭更謬。

北方地寒，不生五穀，黍早熟，故生之。饔飧，以飲食饗客之禮也。

「今居中國，去人倫，無君子，如之何其可也？

無君臣、祭祀、交際之禮，是去人倫。無百官有司，是無君子。

「陶以寡，且不可以爲國，況無君子乎？

因其辭以折之。

「欲輕之於堯、舜之道者，大貉、小貉也。欲重之於堯、舜之道者，大桀、小桀也。」

什一而稅，堯、舜之道也。多則桀，寡則貉。今欲輕重之，則是小貉、小桀而已。

訓義 人君取民有制，而即以天下之財待天下之用。此帝王之所以經理天下，使有恒而不匱，則亦終無意外非法之求，以反成乎虐害。不先制立國之用，而務裁損之，以爲可以勿重煩於民，而事之不集，則終以猝責之民。民無供上之名，而有苛求之實，此夷貉無經國之制，迹若節儉而實繁、

若寬恤而實酷者也。唯桀之無道，多爲不執之征，則亦同於貉，而遂以虐民而亡。❶白圭，細人也，以節嗇爲貨殖之術，乃自陳其説於孟子曰，天下之苦於賦税甚矣，而自先王什一之法倡之。制用之繁，而取民遂過。吾欲減先王之半，二十而取一，民其足乎！蓋吾有術焉，節之於流，則可不什一而足也，而其爲利也何如？孟子心知其術不過裁禮制，汰官吏，省郵傳，經費不立，而取於民者皆積之於府藏耳。乃曰，吾知子之道矣。吾聞貉之君長，以此取其部族，而子亦用其術耳。今爲子喻之。有萬室之國於此，須於陶者萬室也，而業陶者一人，不計室之多寡，而但欲省之於陶，則於事勢其可行乎？曰，一人之於萬室，相去遠矣，雖欲簡陶者而不可也，何也？蓋一人之所造有涯，而萬室之所需不少，器不足用也。孟子曰，子亦知其必足用而後可乎？夫貉之爲道，非萬室之比也，故無不足用之憂也。貉地苦寒，五穀不生，天所以限華夷而使不得同燕民之乃粒也，❷惟黍生之，其爲入無幾矣。是故鳥居獸聚，❸逐水艸以爲生，無城郭宮室，則無經營築鑿之勞也。生不知有父，❹死不知有哀，無宗廟祭祀之禮，則無牲牷玉帛之奠也。喜則相聚而嬉，❺怒則反戈而鬭，割鮮染指，衣皮飲酪，無諸侯幣帛饔

❶「亡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「天所以」至「民之乃粒也」十七字，原爲空格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❸「鳥居獸聚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❹「生不知有父，死不知有哀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❺「喜則」至「染指」十六字，原爲空格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殘，則無牢餼將迎之費也。鷙者爲之君，❶狡者爲之長，無百官有司，則無頒祿治官之需也。故二十取一，僅以給其君之用及攻戰之具而已，無不足也。今吾與子居中國之土，而講中國之治。五帝三王制作明備之後，人且習而安之，而必不容已。乃欲盡去其經制之資，則交際無以將敬，祭亯無以致孝，朝會無以從王，而大倫去矣。官可攝則攝之，可汰則汰之，士無仕進之地，民無受治之人，而君子絶矣。且驅天下爲貉，❷而僅以保其節嗇之私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夫天下待治於君子，故以小人養君子，而必以君子治小人。匋一器也，萬室而一人則寡矣，國之人且乏於用而不可支也。況爲民立君，因事授職之君子，而可今日損一職，明日損一官，以專私自利而可爲國乎？乃人倫之可無，君子之可去，唯貉爲可，則既成乎貉矣。如其以貉而治中國，則勢必有所不能。名爲裁冗費以寬民力，而事無以集，則又縱不肖之有司於法外驅民以從己之欲，上無以與之，彼將自取之。且養廉之典不豐，旬宣之長不備，既謂無君子而可治，則小人將竊出而爲政。於是而上之取於民者二十而一也，民之所竭生計以膺無名之征者，不啻什伯也，是名貉而實桀也。故欲輕之而決於輕之，貉爲一隅之貉，而此爲天下之貉，大貉者效小貉者也。欲輕之而不能輕之，因其私欲而遂重之，桀爲流毒一時之桀，而此爲流毒奕世之桀，大桀者甚於小桀者

❶ 「鷙則爲之君，狡則爲之長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❷ 「且驅」至「其可也」廿一字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也。蓋什一之法，堯、舜之道也。取於民者，即以任治人之事，酌其用之不可減，以使天下後世之莫能增。人倫以明，君子小人以別，而可重乎？而可輕乎？而可名爲輕而實重乎？子爲貉爲桀而不知，而何用喋喋爲？於嘑！此孟子立萬世之經而不可易者也。

白圭曰：「丹之治水也，愈於禹。」

趙氏曰：「當時諸侯有小水，白圭爲之築隄，壅而注之他國。」

孟子曰：「子過矣。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。

順水之性也。

「是故禹以四海爲壑。今吾子以鄰國爲壑。

壑，受水處也。

「水逆行，謂之洚水。洚水者，洪水也，仁人之所惡也。吾子過矣。」洚，本音户工切。惡，讀去聲。

水逆行者，下流壅塞，故水逆流。今乃壅水以害人，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。

訓義 當白圭之世，諸侯有小水，白圭用於一國，乃曲爲築隄防，以嫁禍於下流之鄰國。其國幸以免災，而水害之在天下者益烈。乃自詫其功於孟子曰，治水之功至於禹，而萬世傳之。乃丹今日者，指顧而爲人國消昏墊之禍，不勤天下於八秊，財無所大損，民無所大勞。竊自計之，事本易，而禹圖之以難，丹爲愈矣。孟子曰，君子無易由言，而子以苟且之私心，譏天下萬世之大利，子過矣。夫子知禹之治水何如乎？其汲汲營營躬勞苦而率天下以從事者，通計大勢之歸，以得其至理，則以水以流爲情，以下爲性，水之道也，得其道，則可以受泛濫之水者唯海耳。故因而多爲之川，以快其行，順其所往，而使自復，九

州之水皆歸於海，而天下無有停畜以爲災者。若吾子則規一國之利，壅而引之鄰國，則此國之幸免不可長保，而鄰國之沈淪不恤也，是以鄰國爲壑也。夫子之迻害於鄰國也，水本非所往，而子勇邕之以往，蓋逆行矣。逆行則難於迅下，而洚洞無涯之勢成，謂之洚水。夫洚水者，在堯時而謂之洪水，下民之所以溺，二帝之所深憂，何也？以其爲害於民物之無窮也。天降災而有洪水，則仁人且相天下之不若而治之。人嫁禍而爲洚水，則仁人將深惡焉，而不使容於堯、舜之世。子試循水之所往而觀之，其殃天下者何如？使有仁人閔鄰國之難，而子何以自全？乃且曰，禹何爲其不若是也？子之爲當世計不忍言，而自爲計也亦過矣。逆天者不祥，殃民者不永，子亦曷自念乎？

孟子曰：「君子不亮，惡乎執？」亮，本文作倞，隸書省，量大也。諒，小信也。惡，讀平聲。

亮，信也，與諒同。惡乎執，言凡事苟且，無所執持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人皆知君子之求信於理也，必信於心，而不知其將以何爲也。人皆知君子之以此始者，必以此終，而不知其何所本而能如此也。夫君子則早有以自審矣。以爲吾之守以終身者，必有執焉。一家非之而不顧，一國非之而不顧，而後志可定。可貧可賤而道不可枉，可生可死而守不可奪，而後節可立。乃若使吾而不亮乎，見之未審而無確然可據之理，擇非其正而非斷然不易之道，則雖欲執之，而理不直者氣必不伸，道不一者物且相感，而惡乎其能執哉？是以無欲以虛其心，致知以審其宜，正誼明道以端其本，則天下

其孰能摇之？而豈若堅忍自怙者之以執爲爨哉？知君子之用心，而學爲君子者亦知所尚矣。

魯欲使樂正子爲政。孟子曰：「吾聞之，喜而不寐。」

喜其道之得行。

公孫丑曰：「樂正子彊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「有知慮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「多聞識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知，當作智。彊作强者，誤，强，飯蠅名也。

此三者，皆當世之所尚，而樂正子之所短，故丑疑而歷問之。

「然則奚爲喜而不寐？」然，當作嘫。

丑問也。

曰：「其爲人也好善。」好，當作⿰耳攵。

「好善足乎？」

丑問也。

曰：「好善優於天下，而況魯國乎？

優，有餘裕也。言雖治天下，尚有餘力也。

「夫苟好善，則四海之内，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。夫，音扶，下同。

輕，易也。言不以千里爲難也。

「夫苟不好善，則人將曰：『訑訑，予既已知之矣。』訑訑之聲音顔色，距人於千里之外。士止於千里之外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。與讒諂面諛之人居，國欲治，可得乎？」訑，本作詑，正音託何切，今其讀如移。居，當作凥。

訑訑，自足其智，不嗜善言之貌。君子小人，迭爲消長。直諒多聞之士遠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，理勢然也。此章言爲政，不在於用一己之長，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。

訓義 戰國之君臣未嘗不好士，而終不能致治，則以所好者非真士也。自以爲其量能容天下，而實則驅天下以順己，是其爲量

褊隘已甚。故游說之士日充於廷，而明王道、正人心，允協乎人情、動依乎天理之善士，則情固與之相睽，雖至乎前而不能用。孟子之門，唯樂正子身爲善人，而樂與善人相親，其與當世之結納匪類者，聲氣迥別。魯欲使之爲政，則樂正子之志將行矣。孟子曰，吾聞其爲相，蓋喜而不寐焉，魯自此寧乎？天下自此可風乎？吾道自此可興乎？而公孫丑未之知也，乃問曰，執政之任亦大矣。危疑交集，非彊者不斷，而樂正子能禦侮而不怯乎？孟子曰，樂正子非欲以氣勝天下者也，而固不以勇決著任事之能。丑又曰，變故多端，非有智慮者不審，而樂正子能隨機而曲膺乎？孟子曰，樂正子非欲以巧窮天下者也，而固不以機智立膺變之功。丑又曰：衆論繁興，非多聞識者不辨，而樂正子能以博雅資辯說乎？孟子曰，樂正子非欲以言折天下者也，而固不以淹貫資談論之柄。丑曰，夫執政者，一國之事所取辨，一國之人所待理者。非此三者，則才不足以勝之。而夫子何爲喜而不寐？將勿令儒者之功名不見於天下，而當世益輕以爲無益乎？孟子曰，樂正子而誠執魯國之政也，而有不足喜者乎？夫樂正子之爲人，所好者善也，於善而能好也。型仁講義，天下之所視爲迂也，而樂正子樂與之定交於靖共正直之中。爵《詩》說禮，天下之所略也，而樂正子相與同心於偁先道古之內。則使執一國之政，實吾黨大行之漸，而當世迻風易俗之由也，而子何疑乎？乃丑猶未之知也，曰，夫好善者，素士之風期，坐談之高論耳。以之爲政，徒與淡漠耿介之士諷誦於朝廷，事至且不能膺，變

生且不能禦，而遂足乎？孟子曰，子勿輕言好善也。善者，天下之公理。好善者，天下之同情。爲政者以之攝天下於一善之中，而集衆善於所好之志，則天下且食仁義之福澤。而事各得所安，民各得所願，以之變今之俗，而致一道同風之盛，皆優爲之矣。而況一魯國之政，❶修先公之德，以興治而保邦乎？故今者未有好善之人耳。夫苟知不有君子之無以爲國，而逢惡者之不可與共功名也，則於人之誠有其善者，志與之一，道與之合，陳古誼而惟恐其言之不盡，崇儒術而惟恐其志之不行，則在今日者，雖習俗已敝，而不易得此善士乎？乃四海之内，守先王之道以正人心之邪僻，而合於匹夫匹婦之公好者，尚有人也。皆將曰，執政者而願得雅正者與興教化也，是吾黨志行之秋也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，所侢説者皆嘉言，所規諫者皆懿行。民何以生全，國何以永固，王業何以成，而天下何以定。合衆善而舉之，豈不優乎？乃子且唯才智多聞之爲汲汲，視善爲迂闊，而且漠然置之。夫苟不好善，而又將何如乎？矜彊力，尚知辯，視天下之人可以威力取而智謀争。其於善也，且以爲習聞而厭之。此其情，人皆見之矣，曰，彼之訑訑，自謂其智勝天下也，謂此五帝三王之陳言，予既已知之，特以其不足用而不樂言之耳。是終不足與有言，而且狎我也。則此訑訑之聲音顔色，以其悖成其驕，以其驕益其悖，爲善士者其肯至前而召其侮乎？蓋拒人於千里之外也。夫士止於千里之外，法言終無聞

❶「國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也，法行終無見也，姦邪在左右而無與斥之也，則讒人以求媚，諂阿以取容，心知其非而面諛之者至矣。於是而與游者無正人，與謀者無正道，胥此讒諂面諛之人也。誚君子以才術之無所自見，而偁頌智勇之功德，謂唯行其意而勿嫌。民困而不知，國危而不恤，乃欲治也，其可得乎？嗚嘑！今之自許以彊智多聞者，皆讒諂面諛之徒也，皆讒諂面諛之所惑而不知者也。上以之爲功名，❶下以之爲風俗，而仁義息，王道湮。吾無所望於天下。樂正子誠利見乎，以一國之治，風起天下，世道之幸，吾道之幸也。而特未知其果行焉否耳。

陳子曰：「古之君子何如則仕？」孟子曰：「所就三，所去三。

其目在下。

「迎之致敬以有禮，言將行其言也，則就之。禮貌未衰，言弗行也，則去之。

所謂見行可之仕，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。受女樂而不朝，則去之矣。

「其次，雖未行其言也，迎之致敬以有禮，則就之。禮貌衰，則去之。

所謂際可之仕，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。故與公遊於囿，公仰視蜚鴈，而後去之。

「其下，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飢餓不能出門户。君聞之曰：『吾大者不能行其道，又不能從其言也，使飢餓於我土地，吾恥之。』周之，亦可受也，免死而已矣。」

所謂公養之仕也。君之於民，固有周之之義，況此又有悔過之言，所以可受。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户，則猶不受也。其曰

❶「名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
免死而已，則其所受亦有節矣。

訓義陳子問曰，古之君子得志而大行其道，則其仕決矣。若夫時未可爲，而君子以仕爲義，將君之所以待之何如則可仕也？孟子曰，古之君子欲行其道，不輕絕人以不可近，則有就。而志不可行，不能辱身而殉世，則有去。就者，道也。去者，義也。所就者因其人而有三。望之深則就之難，望之淺則就之易。就者三，而其不絕物也至矣。其去也，因其所以就而爲所以去，亦有三。就之重則去之輕，就之輕則去之亦不重。去者三，而歸於不辱己者一也。三者維何？其一，人君迎之，果有尊賢之心而致敬，其文備，其儀恭，又有禮矣。乃君子進而有所陳說，抑將奉教而思以有爲，是國且待治，民且待安，君子之志行也，則就之。乃既知言之可行而將行矣，是行不行之幾在此日也。倘徒然禮貌之未衰，而言終弗行，是有敬賢之心，而迷於利欲，惑於邪說，可行而不行，終不行矣，則去之。不以禮貌故，原其情而姑爲之留也，所重者不在禮貌也。其次，雖遲疑於道之可行，而言未之能從也。而迎之致敬以有禮，則望其敬賢之忱，可以徐爲悔悟。蓋初無行言之心，則亦無有沮之者，非善善而不能用之必不用也，❶則就之，姑立其朝，而且無與深言事也。乃既而禮貌衰矣，則所望者終虛，而且辱及身矣，則去之。所就者在禮貌，❷而亦非但在禮貌也。又其下，則偶留其國，本非爲之聘而來，而時偶未之能去也，於時而適有

❶「必不用」，原脱，今據衡陽殘鈔本補。
❷「就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重」。

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飢餓不能出門户之事，君子亦未嘗有求於彼也。乃其君聞之曰，君子之至人國，豈徒然哉？大者欲行其道，而吾困於時勢，不能行也。次者欲聽其言，而吾各有志欲，不能從也。乃使飢餓於我土地，吾能無深負於君子而媿之乎？由其媿悔之言，知其無輕傲之意，則以羈祿致饋，而實則周也。周之，則君子未仕，可同於氓，而援義以自安，亦可受也。受其周，亦就之道也。乃不能聽行者，終不能矣。周之可一而不可亟也，免死而已矣。可以去則去之，情止於是，而君子何容情焉？此三者，皆君子處亂世而不得志之爲也。君子以天下爲心，而酌情理以待諸侯，以立身爲重，而因用舍以定去留，其道如此。古大有爲之君，與君子同亮天工以成盛治，則上古之事固有道焉，而不易望之三代以下也。

孟子曰：「舜發於畎畝之中，傅說舉於版築之閒，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管夷吾舉於士，孫叔敖舉於海，百里奚舉於市。說，弋雪切。

舜耕歷山，三十登庸。說築傅巖，武丁舉之。膠鬲遭亂，鬻販魚鹽，文王舉之。管仲囚於士官，桓公舉以相國。孫叔敖隱處海濱，楚莊王舉之爲令尹。百里奚事見前篇。鬻，宜作𧶠。𧶠，衒也。或作鬻，但字畫過多，或省作鬻，不如作𧶠爲當。鬻，本音武悲切，本訓飦也，于買𧶠之意，俱無所取。

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

降大任，使之任大事也，若舜以下是也。空，窮也。乏，絶也。拂，戾也，言使其所爲不遂，多背戾也。動心忍性，謂竦動其

心，堅忍其性也。然所謂性，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。　程子曰：「若要熟，也須從這裏過。」

「人恒過，然後能改。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。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。衡，與橫通。

恒，常也，猶言大率也。衡，不順也。作，奮起也。徵，驗也。喻，曉也。此又言中人之性，常必有過，然後能改。蓋不能謹於平日，故必事勢窮蹙，以至困於心、衡於慮，然後能奮發而興起。不能燭於幾微，故必事理暴著，以至驗於人之色，發於人之聲，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。

「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恒亡。拂，當作弼，古文作㢸。

此言國亦然也。法家，法度之世臣也。弼士，輔弼之賢士也。

「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。」憂，當作㥑。然，當作嘫。

以上文觀之，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，而死亡由於安樂矣。　尹氏曰：「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，而熟人之仁，以安樂失之者多矣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吾深惜夫自棄者之可乘時以有爲也。國家無百秊無事之日，生人無所爲必得之功，乃一逢其困，而遂曰，天之戹我，而我無資以興也。我之無才，而過已無從改也。於噓！斯其爲自棄之實，而尚可委哉？己之不能，非不可勉也，辛苦之所得，以備悉其得失而不忘。命之不辰，非不可造也，憂勤之所搆，以孰悉於安危而不忽。知之不早，而圖之不亟，豈非愚懦之尤者乎？且以古聖賢之成元德顯功者言之。大舜尚矣！使生而爲帝室之胄，嗣承大位，其聖猶是

也。然且自虞幕失職以後，逮蟜牛、瞽瞍而降在田閒，舜且躬耕於畎畝之中，而元德升聞，乃受帝禪。其發也，由困而後發也，況下此者乎？傅說以學古訓於高宗，而殷道復盛。其舉也，則於版築之閒。或且傳爲胥靡矣，而以夢卜旁求矣。膠鬲復起而贊有周之新命，乃遭暴君爲亡人，隱於魚鹽之賈，而文王乃舉之。管夷吾一匡九合之功偉矣。而子糾殺，召忽死，魯人囚之，桓公乃舉焉。孫叔敖相楚王以討陳亂，主夏盟。敖雖楚之世族，而傳其以越椒之難，匿處海濱而後舉也。百里奚相秦穆公以顯於天下，所謂「番番良士」者也。而虞亡之後，逃之秦而處於市，或且曰販牛焉，而舉於市也。此二王、三伯之元臣，自其後而觀之則如此，自其前之所處則如此。一人之身，而處屯則無以自存，逢時則功及天下。若是者，豈非天哉？故天以扶衰興治之大任降之是人，而在將降未降之前，若又有所以歷試之者，蓋五子而一轍，必有以先之矣。則先苦其心志焉，使圖存之無術，爲生之不易也。勞其筋骨焉，使坐而論道之身，受勞役不堪之事。餓其體膚焉，瀕於死而僅使之生也。空乏其身，辱其身而僅以全也。於其所欲行也，本可如是，而拂之以不然，在我欲然，而旁出以相撓，可有爲而不能爲也。蓋天之於此，有所以然者矣。五子之心，非冥而無覺之心，而恐未足以隨機速膺，以盡猝起之變，以此而使之不得不動。身無須臾之安，則心無須臾之靜，而後心之神明以屢出而不窮。五子之性，非縱而不斂之性，而恐未足以堅持正志，以絕好惡之偏，以

此而使之不得不忍。志無一日之遂，則情無一日之愜，而後性之剛柔以遏抑而永正。心動矣，知乃以生，而道乃以審。性忍矣，命無不安，而後德無不定。則昔者雖能也，而尚有不能者，於此而通天下之志，守在己之貞，始增益以成乎王業伯功之大用，而大任乃降之，則且與舜之生知安行決江河之善於深山者等矣。嗚嘑！彼所謂大有爲之士也，而皆若此，而況中人之心頑而無動幾、性僻而無忍力者乎？乃中人之幸而得免於惡者，亦有之矣。天之所不加意，則或自貽之而自成之，人毀之而人乃就之也。夫人行而不順於道，因而循之，相沿而未改也。及其過矣，事果有所不能行，物果有所不能容矣，而後前之所爲不可復、後之所爲不更爲也。何也？過未成之時，心亦覺安焉，慮亦順其非，而可用其揣度焉。逮於過，❶而事理必有所不能行矣。於時身無所措而心益窮，計無所之而慮不決，困不能通也，衡不能順也。然後求奮而作，❷曰，必循乎理，而後瘳寐其康乎？圖維其利乎？過未見之時，人亦以欣然聽之焉，人且以寬假之辭慰之焉。逮乎過，而清議在不容矣。於時見之者且加以不令之色，荅之者且報以不順之聲，徵而不相恕也，發而不相讓也。然後自喻之曰，必達乎情，而後在我無媿乎？於人無尤乎？作焉喻焉，而改之速矣。此中人之恒情，而所得於過者多矣。若其在國家也，安危繫於一綫而君心尚不爲

❶「於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乎」。
❷「奮」，原誤作「舊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之動，鴆毒生於晏安而君性尚不爲之忍。所賴有守先君之法度而爲法家，抱忠直之節操而爲拂士，時以厝火積薪之言進於耳。彊大爲鄰而相敵，讎怨不解而爲患，時以乘釁攻瑕之謀相爲難。然後入而無以自容，出而無以自保，圖存保國之計生焉。若其不然，逆耳之言絕於耳，泰然其自適也，❶窺隙之兵絕於境，恬然其無驚也。禍發於所不自知，而惡皆其所自取。古諸侯之國萬，周之國千八百，而今僅有存焉。其亡者，恒以此也。夫能作能喻之餘，念吾所以能改者於何而受益。國家既亡之後，念亡之所以不可救者因何而終誤。然後知生我者憂患，死我者安樂，大較然也。心之動，而生人之理即於是而暢遂。性之忍，而生死之界即於此而攸分。心不動而心冥於覺者，生氣即滅。性不忍而性隨而放者，生道即亡。憂患以發其動忍，安樂以迷其心性，不亦較然乎？過而能改者，事後而知之，知之雖晚而較切。亡國而後知，則雖知之，何益哉？故凡人之志有所拂，勢有所逆，行有所失，患有所迫，正有爲有守之時，在大賢以下且然，而況中人乎？在中人且然，而我豈不逮乎？學者聞過而不喜，世主偷安以忘危，皆所謂自棄者，而可委不幸於天哉？

孟子曰：「教亦多術矣。予不屑之教誨也者，是亦教誨之而已矣。」

多術，言非一端。屑，潔也。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，所謂不屑之教誨也。其人若能感此，退自修省，則是亦我教誨之

❶「適」，原誤作「通」，今據衡陽殘鈔本改。

也。　尹氏曰：「言或抑或揚，或與或不與，各因其材而篤之，無非教也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君子望人爲善之心無已，而心不能以直達，則術生焉。予奉教於君子，而思以教天下，猶是心焉。夫教之爲術也，或順而成之，或逆而矯之，或誘之以易從而生其慕道之切，或困之以難得而起其奮發之深，蓋亦多術矣。予皆嘗用之，以與二三子相周旋。而更有一術焉，則其人本無望道之志，不成乎求師之禮。問非所問，而無以爲荅。告以可知，而終不求知。如是，則予以不屑與論，❶而若示之絕。雖然，吾豈絕斯人哉？使其自念曰，願受業而何以不納也？勤問道而何以不對也？則悔其浮俗之非，以反於誠篤，其受予益也，豈不可乎？是亦教誨之而已。❷而無如彼之不悟，何也？則雖貶吾禮、褻吾言以勥教之，又何益哉？予未嘗絕人，而人自絕也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三十四終

❶「論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語」。
❷「而已」，衡陽殘鈔本作「也矣」。

四書訓義卷三十五　孟子卷十三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盡心章句上

凡四十六章。

孟子曰：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

心者，人之神明，所以具衆理而膺萬事者也。性則心之所具之理，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。人有是心，莫非全體，然不窮理，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。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，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。既知其理，則其所從出，亦不外是矣。以《大學》之序言之，知性則物格之謂，盡心則知至之謂也。膺，寫作應，誤。應，讀如膺，當也。

「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

存，謂操而不舍。養，謂順而不害。事，則奉承而不違也。

「殀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俟，本从來作𥏼，或从彳，義同，傳寫作「俟」者誤。「俟」訓大也，與「俟」音同義別。

殀壽，命之短長也。貳，疑也。不貳者，知天之至，修身以俟死，則事天以終身也。立命，謂全其天之所付，不以人爲害之。

程子曰：「心也，性也，天也，一理也。自理而言謂之天，自稟受而言謂之性，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。」張子曰：「由太虛，有天之名。由氣化，有道之名。合虛與氣，有性之名。合性與知覺，有心之名。」愚謂盡心、知性而知天，所以造其理也。

存心、養性以事天，所以履其事也。不知其理，固不能履其事，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，則亦無以有諸己矣。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，智之盡也。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，仁之至也。智有不盡，固不知所以爲仁，然智而不仁，則亦將流蕩不法，而不足以爲智矣。履，从尸、从彳、从夊、从舟，今寫多譌。蕩，从水、从蕩。

訓義孟子極言作聖之全功曰，人愛天地之中以生，故作聖之功，必以合天爲極。合天者，與天之所以生我之理合而已矣。天之所以生我者爲命。生我之理爲性。我受所生之理，而有其神明之用以盡其理曰心。因是而措之事爲曰身。皆一致相因，而作聖之功，惟求之是而自足。夫天人之量別矣，而見天於人者，其道在知。天人之事殊矣，而以人法天者，其道在行。知行各全其本量，而人通於天。知行各臻其極至，而天即在我矣。今以知言之，人之有心，明聰睿晳之德本無有涯量，無微不可入，無遠不可届，作聖者必盡其能，而後於理無所蔽。乃能盡其心者，非竭智窮思，以引於無極者也。唯灼然不爲情之所蔽，不爲氣之所拘，而實有以知吾情性之中有此至善之體，以發起吾心之神明，而使具衆理而膺萬事者也。夫人惟不知性，則善不知其何所從生，理不知其何所從出耳。知其性，則人之所以爲人者，皆五行二氣之良能，而天之所以爲天者，即此健順五常之至理，而天無不可知矣。夫晳乎有生以始之全體，而天無不知。要惟知性之以始之全體，而天無不知。明乎有生有生以後之大用，而心無不盡。明乎有生功，則君子之致知以專致於吾之理，豈容忽乎？以行言之，性無可爲功，而所以復

此性者，心也。特心之有神明也，感物而動，而或隨物以流，則與我所生之理相背馳。故惟有存其心，明聰不鶩，而專以致之於静。治心無可常據，而所以主此心者，性也。特性之在未發也，其體甚微，而或無以培護，則因吾心之存亡爲消長。故惟能養其性，天理日凝，而漸有以大其功能。此乃其所以盡人事之當然，而即以奉天賦畀之德。謹守而勤修之，則以順二氣之正、調五行之化者在此也。夫體天於心，全性於天，而人合天體，要唯存養之互爲功，則君子之力行以謹持其所生之理，豈有閒乎？由其知之至者而天無不知，則見生我者之唯此理，而氣數不得以操其權，則曠然於生死屈伸之一致，而爲殀爲壽，皆非人之所可以私智而異其情，坦然信之而不貳。由其行之純者而極於事天，則念我之所以爲功於天者唯此理，而言行皆不可違其則，則確然有貞常不易之修能，而爲殀爲壽，皆爲吾之所可以自盡而守其恒，敬以俟之而不違。若此者，乃以未生而使有生，其命在天，天有立天之道而制乎命。既生而生在我，命亦在我，我有立人之道而貞其命。君子之所以立命者此也。夫至於立命，則即我即天，而作聖之功極矣。亦唯知天之至而無貳爾心，事天之純而慎修思永，則君子知性之功不惑乎紛馳，存養之學不懈乎存發。操之甚約，而充之極大。有志於聖功者，尚知所循乎！

孟子曰：「莫非命也，順受其正。

人物之生，吉凶禍福，皆天所命。然惟莫之致而至者，乃爲正命。故君子修身以俟之，所以順受乎此也。

「是故知命者，不立乎巖牆之下。

命，謂正命。巖牆，牆之將覆者。知正命，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。

「盡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。

盡其道，則所值之吉凶，皆莫之致而至者矣。

「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」

桎梏，所以拘罪人者。言犯罪而死，與立巖牆之下者同。皆人所取，非天所爲也。

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，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。

訓義孟子申言立命之學曰，立命也，而謂之俟，則命在天，而人不得以私意與之。乃俟命也，而必在乎修身，則命雖在天，而人必以其常理貞之。故自命之不可以人力與也而言之，則自殀壽而推之，爲窮爲達，爲吉爲凶，理有其相因，而數亦聽乎偶遇，莫非自天主之而爲命也。乃自命之可以修身而立者言之，則自殀壽而推之，有天使之然而我當之者爲正，天未必使之然而我致之者爲不正。則君子知其正者，順天之理、聽天之爲而受之，而不廢乎身之修，乃可以安乎命之俟。夫命唯有正，則天命我以吉凶禍福之偶然，而即使我有趨吉避凶之正理。是故知命者，知其可俟也，而不可逆也。有如巖牆之下有取禍之理，而往立焉，則天未嘗命我以危亡，而我自取之矣，必不立也。由此推之，而正命與非正命之分曉然矣。夫唯盡其道者，居安則慎其節嗜欲、慎言動之道，處變則盡其盡忠盡孝、守廉節之道。然而大數之不齊，而陰陽之愆伏不可知，君父之艱危不可避，乃至於死，則天以死終我之生而全我之歸也，斯則正命也。推之窮通得失，

亦如是而已矣。謂命之在天，而人無可自免之術，乃至爲其所不當爲，陷於桎梏而死，則天未嘗授我以死，而我自劈天之死我也，非正命矣。推之行險徼倖、縱欲忘生者，無不然也。故當其順受，則命在天，而我有以俟之，生以順生，而死以順死，既與天通理，而以立人者立天。於其非正而必不受，則命在我，而天因以順焉，死有據以死，而生有據以生，抑天不能違，而以立命者立身，斯以爲君子立命之大也與！

孟子曰：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是求有益於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舍，如字讀。益，从水。

在我者，謂仁義禮智，凡性之所有者。

「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無益於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」

有道，言不可妄求。有命，則不可必得。在外者，謂富貴利達，凡外物皆是。趙氏曰：「言爲仁由己，富貴在天，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好，當作㚤。

訓義孟子曰，夫人皆有可求之力，而亦必有所求之心。顧在擇術之始，審乎有益無益之數，而君子樂爲君子而有成，小人徒爲小人，而即有幸獲，非其功也。今夫有事於此，殫吾之心思，勉吾之聰明，去旁營，絶外誘，而以求之，則求其一得而即報以一得，求其大成而即報以大成。若其自怠於求，而見爲非切己之利害，因而舍之，則雖固有之，而且失也。則是心以盡而有功，力以勉而有獲，得之益皆求之益也，斯非其當求而不當舍者哉？此何故？以吾心固有之物，反之心而已。遇吾身可爲之事，反之身而可能，愛者莫能助，而忌者莫能奪也。求之在我，則得之亦在我也。若夫有事於此，求之有道，而非道以求，則

違心而見惡於世，雖竭其智力，極其工巧，而究莫得也，則或詭遇而幸中，或智窮力索而終不能。則是求者自用其心力，而得者終困於天幸，得不可必，則求亦無益也，斯非其當安於命而處以道，而不必求者哉？此何故？以非己固有之物，天制其得喪而天非我之所能勥，人司其予奪而人非我之所能操。去來乘乎時，有無無加於己者也。得之在外，則求之亦在外也。夫在我而求有益者何事乎？反而思之而自知之矣，然而人且忘焉。在外而求無益者何物乎？當吾前者皆是也，然而人且逐焉。則天与我以可得之美利，我自有可求之全力，而以付之茫然無據之中。故曰君子有所以爲君子，而小人徒自成其爲小人。

孟子曰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

此言理之本然也。大則君臣父子，小則事物細微，其當然之理，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内也。散與微，義有微別。

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

誠，實也。言反諸身，而所備之理，皆如惡惡臭、好好色之實然，則其行之不待勉勥而無不利矣。其爲樂孰大於是！「如惡」之「惡」，讀去聲。勥作强，省謁。

「彊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」彊，本作勥，从力，今省謁也。或作勥，義同。

勥，勉勥也。恕，推己以及人也。反身而誠，則仁矣。其有未誠，則是猶有私意之隔，而理未純也。故當凡事勉勥，推己及人，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。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，體之而實，則道在我而樂有餘，行之以恕，則私不容而仁可得。

訓義 孟子深造乎誠身之道，言其所得，而

因示人以求入之方曰，以今觀之，萬物豈不備於我哉？凡天下所遇之物，所酬之事，其必然者，其當然者也，當然者，吾心皆見其當然也。其所以然者，其固然者也，固然者，吾心皆有其固然者也。吾與之親，而因親焉。吾之所尊，而因尊焉。吾之所可，而彼果可焉。吾之所否，而彼遂否焉。我備其用，故物定其體。我備其體，故物效其用。極之於至大，而我無所慊也。推之於至小，而我無所遺也。夫孰知之乎？萬物皆備於我，由是而我起而膺乎萬物焉，則我所本備，隨物之至而取其固有者以處之。出而治萬物者，反而求之於吾身，以其實有之理待必然之用，非迎物而勞我之推測也，非役物而勸我之酬酢也。於斯時也，適如我之所備，以攝萬物於一己而無不足。善不期好，而情自與之相合。惡不期惡，而念自與之相違。廓然見萬物之惟我知明處當，而天道之誠冥合無閒，心之順而情之適，樂莫樂乎此，抑莫大乎此矣。合天地民物而愜乎情矣。雖然，當其始事而豈易言此哉？則誠者德之成，而仁者心之所自通。求仁者，思誠之專功矣。我之能備萬物者，唯此相關之一念而已。私一念之情而不達之於萬物，則我之所愉，物之所拂，我之所距，物之所訢，恒見萬物之與己有異，而一物至前，乃覺多此一物。唯於其情之未能與物合者，以己之欲，推物之必欲，以己之惡，推物之必惡。其始也，己重而物輕，亦甚難其推矣。決一念以必推而勇行焉，則漸使此心安乎舍己從人之事，而忘其情封意錮之私，則求吾心所與萬物並生而痛蚌相喻之仁，亦且近在寸衷，而見來往靈通之

本體矣。求仁近在我，仁在我，而誠亦在，則萬物之備於我，亦我相接之機爲之通而爲之復也。吾於此有得焉，而願爲學者正告之。

孟子曰：「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衆也。」察，當作詧，从言，詧省聲，與察義別。《中庸》「言其上下察也」，則宜作察。今概作察，傳寫者不審。

著者，知之明。察者，識之精。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，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，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。

訓義 孟子體道誠而見道明，因以曉天下後世之人曰，夫道果遠乎哉？反之於身而無非此，觸之於物而無非此也。吾今而知一念明昧之閒，而道之合離在是矣。見道之大，或以爲天下之莫能行也，乃亘古今，窮四海，親者自親，尊者自尊，順者自順，逆者自逆，人皆行矣。特率其不容已之情而行之，而因有差焉，不能知其必如是而不可不如是也。見道之精，或以爲天下之莫能習也，乃亘古今，窮四海，親者恒於親，尊者恒於尊，順者恒於順，逆者恒於逆，人皆習矣。特因其不可紊之數而習之，而莫能盡焉，不能察其失之幾微而謬以千里也。以此言之，則非道之遠人，而人不可以合道也。蓋行焉習焉，終身於此焉，特反而求之於心無得也，即心而推之天下不盡也。則未嘗於人不容不行、不容不習之理，取而思之曰，此何以然而必不可離？非名教之所拘、習俗之我迻，而心喻其誠然不可昧之實也。而道果遠人乎哉？故吾幸天下之人而皆行習於此中也，人之性可以善也。乃天下之終莫之能

知也，則世教衰而民不足以興，亦可閔矣。

孟子曰：「人不可以無恥。無恥之恥，無恥矣。」

趙氏曰：「人能恥己之無所恥，是能改行從善之人，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纍矣。」今作「纍」者省，亦宜如字讀力追切，不必別讀力墜切。

訓義 孟子以當世之士誇功名、矜才智，而盡喪其恥心，乃莊語以戒有志者曰，人與人爲類，而獨爲人之所賤惡，恬然安之而不改，無他，唯無恥而已矣。試思之，人可以無恥乎哉？無恥而尚可謂之人乎哉？其不可以無恥，不待再計而決矣。乃人之陷於無恥而不知者，方且以不合乎流俗，恥己之不能，不足於利達，恥人之我勝，而不知以無恥爲恥耳。如其一念及於恥心之必不容泯，而以丈夫行妾婦之道、萬鍾忘噱蹴之慙爲所恥焉，則貧賤而志不可屈，困阨而情不可枉，人亦孰得而恥之乎？故君子之於恥也，曰知恥。知所當恥者在無恥，而他可無恤也。

孟子曰：「恥之於人大矣。

恥者，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。存之則進於聖賢，失之則入於禽獸，故所繫爲甚大。

「爲機變之巧者，無所用恥焉。

爲機械變詐之巧者，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。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，故無所用其媿恥之心也。

「不恥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？

但無恥一事不如人，則事事不如人矣。或曰：「不恥其不如人，則何能有如人之事。」其義亦通。或問：「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？」程子曰：「恥其不能而爲之，可也。恥其不能而掩藏之，不可也。」

訓義 孟子舉無恥之實，而以機變之人當

之，所以明當世之富貴利達者之不足效，而使人先定其志也。曰，今人皇皇然若有一至大之事爲己之本圖，而唯恐不若人也。嗚嘑！彼亦知人之何以勝於人，而爲吾生之最大者乎！夫功名足以震世，議論足以驚俗，人謂其大也，而人之所以爲人以求別於禽獸，心之所以爲心而自安於寤寐者，無他，唯此恥心而已。可生可死，而此氣不可挫。可貧可賤，而此名不可居。恥之於人，誠大矣哉！乃人或相忘而至失其恥心者，有之矣。若以恥爲無用，而立意以去之者，則自爲機變之巧者始。當其巧之方試，口能言之，而心不能安之，乃垂目使氣以不顧人之顏色，而唯一時之説是伸。及其巧之已窮，人已賤之，而已且若不知，乃目動言肆，以誘人之復惑，而幸誅譴之不我加。彼曰，使吾而用恥，則機不速膺，而變可立窮也。無所用恥，而巧乃利矣。彼亦曰，吾屈於此而伸於彼，辱於名而獲於實。吾巧讎而功可成，利可得，不若是，則無以勝人也。夫豈能勝人哉？即若人而亦不能矣。匹夫匹婦亦有其致命之諒，行人乞人亦有其不受之辱，恬不知恥而皆不若矣。則徼倖以得寵禄，又何足以若人乎？有志者勿視其詡詡然，而知其賤之已甚也，尚知所懲哉！

孟子曰：「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，古之賢士何獨不然？樂其道而忘人之勢。故王公不致敬盡禮，則不得亟見之。見且猶不得亟，而況得而臣之乎？」好，當作玫。然，當作嘫。樂，盧各切。亟，去吏切。

言君當屈己以下賢，士不枉道而求利。二者勢若相反，而實則相成。蓋亦各盡其道

而已。

訓義孟子曰，世不古而必行古之道者，君子之正。然世不古而望道之行，亦君子之所難，而不能不爲天下憂也。夫古之君臣道合，而上以下交爲泰，下以重己爲榮者，其奬勵之權，自古之賢王開之也。古之賢王未嘗不有貴人、賤人、榮人、辱人之勢，而心所樂者道也。以萬物之得所、家國之永安，一因乎道，樂求之而欲與共功，則忘其有勢，而下士之禮隆矣。夫賢王已有勢而且忘之，況其時之爲賢士者，勢在人而道在己，何獨與賢王之心不一合於道哉？夫賢士者，賢其道也，以己之道，出可以濟世而安民，退可以潔身而正己，自樂之耳。忘王者之可爲我貴賤，可爲我榮辱也。是故於時之王公，以樂道之深情，而交忘勢之高士。其求之也，内致其敬，外盡其禮，以往見之。如其不然，雖一往見焉，而繼此者且高舉遠引，而不得見矣。一見也，尚其有折節求教之心，可一而不可再，而況得召而致之，任之以職，而使爲我臣乎？欲與共事，則必先往見。欲往見之，又必先盡禮。上盡其誠，而下全其節，古之所以交相重而成大有爲之業也。而豈可爲今者道哉？

孟子謂宋句踐曰：「子好遊乎？吾語子遊。

句，音鉤。好，當作畋。

宋，姓。句踐，名。遊，遊説也。

「人知之，亦囂囂。人不知，亦囂囂。」

趙氏曰：「囂囂，自得無欲之貌。」

曰：「何如斯可以囂囂矣？」曰：「尊德樂義，則可以囂囂矣。

德，謂所得之善。尊之，則有以自重，而不慕乎人爵之榮。義，謂所守之正。樂之，

則有以自安，而不殉乎外物之誘矣。

「故士窮不失義，達不離道。

言不以貧賤而迻，不以富貴而淫，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。

「窮不失義，故士得己焉。達不離道，故民不失望焉。

得己，言不失己也。民不失望，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，而今果如所望也。

「古之人，得志澤加於民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。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」

見，謂名實之顯著也。此又言士得己、民不失望之實。　此章言內重而外輕，則無往而不善。

訓義 士生於斯世，則所因以自行其志者，亦不得不隨時而動。顧君子於此自有以成乎其直方光大之學，而異於苟且以幸其功名者耳。當孟子之時，三代鄉舉里選、造士論官之法，不行久矣。故遊於列國而膺諸侯之求，亦時爲之也。宋句踐不能終隱而遊，亦時爲之耳。孟子乃即遊以告之曰，君子之出也，非偶然也，非以遊爲好也。而子好遊乎？乃好之者何心則可好？而無傷於好者何術？此其道，今之遊者未能知也。吾爲世所困而遊，未見其可好也。遊自有可遊之道焉。而吾語子遊。遊而或爲人所知，或不爲人所知，固難必者。乃人知之，而遂有因知而重之情，則外驕而內屈，非果榮也。從吾之道，則人雖知之，但適如其坦易自得之心，而不爲歆動，亦囂囂然耳。如人不知，而遂有憤其不知之感，則志沮而氣折，是重辱也。從吾之道，則人雖不知，亦不改其坦易自得之素，而不爲憂戚，亦囂囂然耳。如此，則子可借遊以行子之道，而不以遊

自縈，心且無往不適，身且隨處而安，而子之遊也，不亦樂乎！句踐曰，使遊無往而不囂囂，其於遊亦快矣。雖然，遊亦期於知耳。人知我而我志行，何以能視之無足爲己喜？人不知而其身困，何以能視之無足爲己憂？則可以囂囂，良不易矣。願夫子之有以教之。曰囂囂者，亦在士之自處耳。夫遇寵榮而有震驚之色者，借物爲尊，而己無可尊者也。不則所尊者權術，而因世以爲功名者也。吾自有德焉，得之於心，而天下皆在仁育義正之中，誠有之而誠尊之，行之在我而君民皆聽命焉。遇遺佚而有憂戚之心者，以物爲樂，而己無可樂也。不則劈以閒適爲樂，而實無可以自據者也。吾惟有義焉，守之以正，而於世終無貶節貽辱之恥，志無不伸而情無不樂，信之在我而得喪初無與焉。如是，則何有於知？何有於不知？斯可以囂囂，無入而不自得矣。故士之以身涉世也，知行不行在己，得不得在心，不可失吾尊也，不可喪吾樂也。其窮也，守正以居，無一言一行之或貶，無所往而非義，期以得此心之安。其達也，遵理而行，爲斯世斯民而求治，不殉世而枉道，期以行生平之學。則其囂囂也，於窮不失義之中，而固有可樂之實。天下能抑我於遇合，而我之所爲剛大不撓者自在也。志不失而氣即伸，得己矣，而何勿囂囂乎？其達不離道之所爲，而實有爲民師保之德。民之待命已素，而我之所爲知覺開先者不虛也。天下在一身，而一身在天下，民望不失焉，而以此爲囂囂也。嗚嘑！今之遊者，其能如此者尠矣。詭遇於時，而功名不著，則天下賤之。時數不偶，則進退無

據，而窮愁以終。故遊無可好也，好遊而遊，爲士之深槩也。其惟古之人乎！古之人亦有爲世知者焉。其大行之志得也，於此而必大有爲焉，以所學而見之施行，澤加於民，則匹夫匹婦皆引爲納溝之恥，斯不以寵禄乍至而輒爲矜喜，自如其素焉耳。亦有世不知者焉。其大行之志不得也，而不懈其修焉，凡所爲而皆可法，則身修而天下見之，則百世上下皆有其聞風之起，斯不以動業未著而見爲困窮，自有其樂焉矣。蓋古之人所知者，善而已矣，所爲者，善而已矣。善之量，施之天下而不見大，盡之一身而不見小。秉義以行，在窮而身無不善也，獨善而見諸世者自有餘也。奉道以行，在達而天下皆善也，兼善而在我者非安也。故惟古之人爲能囂囂，而今之遊者不能然耳。子而有意於古人之爲乎？可以遊，可以無遊。遊不可好，而自有可好者存。願子之自念，而無以知爲亟亟也。此孟子所爲遊齊、梁而無難退而垂世立教者。士雖當亂世，亦何可無以自處，而特難爲國破君亡之孤臣道耳。此屈子之所以抱憂憤而終也。

孟子曰：「待文王而後興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。」夫，音扶。

興者，感動奮發之意。凡民，庸常之人也。豪傑，有過人之才智者也。蓋降衷秉彝，人所同得，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，爲能無待於教，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。

訓義孟子曰，天下無豪傑，則君相可以持權。世之治亂無恒，而人不盡淪於禽罔者，惟在豪傑之不絕於世而已。豪傑者無他，惟不與流俗同其好尚者也。昔者文王之世，兔罝之野人可爲干城之託，江漢之

遊女不憂感悅之加，皆有拔出淫俗，欣躍嚮善之情焉。雖然，此皆待文王而後興者也。仁以養之，脫如燬之虐，而後知善之可樂。教以作之，革淫酗之習，而後知惡之可恥。非其野人，則其遊女，亦凡民而已矣。若夫與凡民並生，而心能知是非，力能遠咎惡，見凡民之可賤而思自貴，見凡民之可辱而思自榮，固爲豪傑之士矣。吾自有耳目，豈待文王與我以聰明？吾自有心志，豈待文王授我以廉恥？君親自吾之君親，不忍不敢之心勃然生，而何可自拂？禮義自吾之禮義，不爲不欲之性怵然動，而何可自誣？有文王，而有德有造，固爲克生之楨。雖無文王，而存禮存仁，自免鄉人之恥。然則當今之世，夫豈無豪傑哉？吾願與之存人道於將亡之日也，吾待之矣。

孟子曰：「附之以韓、魏之家，如其自視欿然，則過人遠矣。」附，當作坿，讀符遇切，音同祔，益也。附，音符有切。附婁，小土山也。音義皆別，今人混譌。欿，苦感切。然，當作嘫。

附，益也。韓、魏，晉卿，富家也。欿然，不自滿之意。尹氏曰：「言有過人之識，則不以富貴爲事。」

訓義孟子曰，夫人大小之分而高下殊焉，存乎其量而已矣。然必有其識而後有其量。不知己之重，則物重而己輕，乃引物之重以重己。不知己之所可爲、所當爲者重，則己輕而物重，乃所期於己者唯物，而忘己之必重。若有人焉，一旦而增益其所本無，使有韓、魏之家，乃由其氣象，覩其舉動，推其行事，驗其居心，自視欿然不自滿也，若有所內顧而不知外榮之我加，若有所深思而念所存之不易。此其人知爵

禄之外自有無窮之期許，則知榮利之至初非已酬之志願，其過於世之戚戚於貧賤、汲汲於富貴者，不亦遠乎？惟其識之大，故成乎量之弘。惟其持之平日者定，故其處之一日也安。吾安得此過人之才而與論身世之際乎？

孟子曰：「以佚道使民，雖勞不怨。以生道殺民，雖死不怨殺者。」佚，夷質切，讀如溢。

程子曰：「以佚道使民，謂本欲佚之也，播穀乘屋之類是也。以生道殺民，謂本欲生之也，除害去惡之類是也。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，則雖佛民之欲而民不怨，其不然者反是。」佛，符弗切。

訓義孟子曰，爲政者必期於民之無怨也。雖然，豈徇民之欲而以求免於怨哉？亦惟其道而已。如民好逸而我勞之，民好生而我殺之，此情之必怨者矣。乃一揆之於道，而勞與殺不妨加之於民，蓋使民自有道存焉。民愚而不知久遠之計，且或不知終歲之計也，佚之於一時，而他時將有徒勞而無功者。規之于早，而爲之以漸，則勞之仍以佚之也。以此道使之，當慮始之日，雖若拂其情，而當圖成之後，必追維所以得佚之故，而知上之非以苦我也，奚怨之有乎？且殺民亦有道焉。亦既飭法教於先，而又致哀矜於後也。苟焉以免於殺，將徒縱之以多殺人矣。教之不改，而刑之無赦，則欲保民之生而不得不殺也。以此道殺之，不但賴之以全者感吾除害之恩，即在伏罪而死者，亦原吾用法之心，而知我自當死，而非上死我也，亦且忘其怨矣。王者曲盡物理以合乎人情者如此，固非慘不恤民之虐我則仇，而抑豈區區之愛以求說於民者之可擬哉？故行政者一以

道爲準，不可以私意與焉者也。

孟子曰：「霸者之民，驩虞如也。王者之民，皞皞如也。皞，本从日、从皋，今別作皡，傳寫之譌。

驩虞，與歡娛同。皞皞，廣大自得之貌。程子曰：「驩虞，有所造爲而然，豈能久也？耕田鑿井，帝力何有於我？如天之自然，乃王者之政。」楊氏曰：「所以致人驩虞，必有違道干譽之事。若王者則如天，亦不令人喜，亦不令人怒。」

「殺之而不怨，利之而不庸，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。

此所謂皞皞如也。庸，功也。豐氏曰：「因民之所惡而去之，非有心於殺之也，何怨之有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非有心於利之也，何庸之有？輔其性之自然，使自得之，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。」

「夫君子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曰小補之哉！」夫，音扶。

君子，聖人之通稱也。所過者化，身所經歷之處，即人無不化，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，匋河濱而器不苦窳也。所存者神，心所存主處，便神妙不測，如孔子之立斯立、道斯行、綏斯來、動斯和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。是其德業之盛，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，舉一世而甄匋之，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。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，而學者所當盡心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由今而思王者之世，已不可復見矣。乃徵之《雅》、《頌》而有其傳政，攷之《謨》、《訓》而有其傳心，則其世可想也，其俗可知也，其功化之盛、主德之隆亦可推也。被之天下者，非意計之可度量。操之主心者，非見聞之可窺測。合之生物自然之理氣者，尤非事迹之可推求。吾蓋

嘗知其所以然而必然之致，可得而略言之。今天下上斂怨而不卹，下愁苦而無聊，即欲如霸者之民而不可得矣。霸者之民，用兵而兵以息，行法而法以寧，生聚之，教訓之，施惠分災以拯救之，民受一利即免一害，欣欣然，驩虞如也。非是，則亦無以富彊而致霸也。乃及觀於王者之民，而固有不然者。上有施而下有感，恩不忘而怨亦自此開，王者之民豈有然哉？四海一俗也，賢不肖一風也，各自得其情，而出作焉，入息焉，自親其親焉，自長其長焉。天下本廣大而仍其廣大，民自得而非得之於王者，皞皞如也。王者未嘗不用刑也，而以罪而殺者安於其所宜殺，不敢望上之赦宥，而帖然就市，無怨也。王者固無不可興之利也，而民寬然於俛仰之足，上爲之經理，而一若自爲之經理者，未嘗曰相我之不逮，而以建無窮之利也，不庸也。王者固無不修之教也，而民油然於孝弟之中，上爲之敬敷，而一若自能其鼓舞者，未嘗曰示我所不知，而以矯性情之偏也，日遷善而不知上之爲之也。由今念之，王者之民，豈不固然乎？不然，則天下大矣，萬民之情不齊矣，廓清耆定之餘，王者不勞，而久安長治之休集於一旦，何爲其能然哉？即是而思之，而王者經國子民之道可得而想見之矣。夫君子之於民，去其舊染之污，而使嚮於善，有以化之矣。乃必拊循之、教誨之而始化，則其化也有涯，而不能胥四海而同風。王者之化不然也，歷其國，巡行其郊，而民已化焉。善之可樂，望丰采而生其不容已之勸勉，惡之可愧，觀氣象而深其不自外之性情，曾何待刑賞之加哉？而刑賞若無所用

也。其不待政教而使民自正，蓋亦神矣。如其鼓之舞之以導其機，張之弛之以妙其用，而見其神，則其神也有待，而不能旦夕而速喻。王者之神不然也，念及之，一圖維之，而化已神焉。思人之不易順，而已有人焉，體吾不言之意，而昌民於順。思天之不易格，而天忽動焉，念吾欲爲之事，而俾民以康。並不待風教之及也，而風教皆其後起矣。蓋君子之心即天下之心，則天地之氣自膺乎君子之氣。天之所以生，地之所以養，君子之所以綏、所以動，周行於天下者合同而無閒，則志之所至，氣亦至焉。上而雲行雨施，下而艸木變蕃，此理也，此氣也，流而不息也。無他，無欲與天地同體，則順萬物之理，而賞罰無心而用，存誠與天地同用，則通天下之志，而禮樂因之以興。積之也久，養之也深，非一旦一夕之故矣。則豈曰民有不利而我利之，民有不善而我善之，以小補一時之缺陷哉？此霸者之所以不測其藏，而終以私恩爲有限之業也。然而王道固有其本矣，由吾所言井田、學校之理而馴至之，固有若此者。但當世莫能行耳。

孟子曰：「仁言，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。

程子曰：「仁言，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。仁聲，謂仁聞，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。此尤見仁德之昭著，故其感人尤深也。」

「善政，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

政，謂法度禁令，所以制其外也。教，謂道德齊禮，所以格其心也。

「善政民畏之，善教民愛之。善政得民財，善教得民心。」愛，當作㤅。

得民財者，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。得民心

者，不遺其親，不後其君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善國治者，在乎擇術之審而已矣。於已擇之，而言治者不一道，未能決也。於民審之，則其術之爲醇爲疵，自有較然易辨者焉。夫上之出治，原以求民情之大順，則觀民即以觀我，曷亦取言治者之異尚而徵之民乎？夫民之所歸者，仁也。仁民之道盡乎事理之宜者，善也。由今論之，但言仁，而已入民之隱微而知感矣。乃有仁言焉，以惻怛之真，體民之疾苦而慰問之，民知上之未嘗忘我，而已有怵然動者，固能有以入人矣。而恤民之事，實有施之於民，而遐邇偁頌，仁聲流焉。以是二者而較之，徒聞其言，感之未久，早有口惠而實不至之疑，聞之於聲，則德雖未加我，而已知澤之必及於己。蓋信朝廷之文告，不如匹夫匹婦之自相信也，而仁聲之入人深，明矣。但能善，而已爲民之所歸，而惟我之用之矣。乃有善政焉，以經理之密，盡民之情僞而裁制之，民知上之果能治我而已翕然服者，固有以得民矣。而導民之術，實有以曲盡其理，而敷教在寬，善教行焉。以是二者而較之，善政之世，政之所及，而固在範圍不過之中，教之所被，而已知上之必不可違，是依君公之不貳，不如依父母師保之不忘也。乃今之言治者則曰，民未可卒教也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禮、樂無以警愚不肖而使安分而遵王，則善政以約束之，而使無能踰越於法度紀綱爲得民之要術已耳，而何以言不如善教乎？乃試於民奉善政之日而思之，令則必不可不行，禁則必不可不止也。君子之精明周悉，無能以智力與之相亢，當其時凜凜乎畏之矣。若善教之得民，則導

我於善而不我迫，止我於惡而不我威，油然於弦誦之下，如是乎其可樂也，民則愛之矣。其畏之也，民莫敢不從也，且君已爲之區畫其生理，而可有餘以奉上，得其財矣。乃得其財，而民未嚮善，則忠愛之情能必其發乎？唯愛之也，民且自勉於教也，在君無所責望，而自因心以盡忠孝，得其心矣。得其心，而上下一體，則貢賦之常，又忍後乎？畏則窮於政之所不及，愛則通於教之所不至。得財則財有乏而民不保，得心則心無窮而必不可離。其得民之廣狹久近，不亦遠乎！然則擇主術者，宜何從焉？故學校所以善井田之法，而《雅》、《頌》乃以善《誓》、《誥》之終。若政教未宜，而徒以言語感人，已不足道，況乎施不道之言以箝制愚賤如刑名之徒，甚爲斯民之害者乎？

孟子曰：「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

良者，本然之善也。程子曰：「良知良能，皆無所由，乃出於天，不係於人。」

「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也。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孩，《說文》作咳，古文从子。愛，當作㤅。長，上聲，下同。

孩提，二三歲之閒，知孩笑、可提抱者也。愛親敬長，所謂良知良能者也。

「親親，仁也。敬長，義也。無他，達之天下也。」

言親親敬長，雖一人之私，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，所以爲仁義也。

訓義孟子實指性體之善以告人曰，今之言性者，其能不以人生之初知能之始發者爲吾所受以生之真乎？而或以爲此僅知覺之知、運動之能，爲無定之體。或以爲此

僅知食知色、能甘能説，爲生理之資。乃夫人自有之天良而自昧之，久矣。吾實爲夫人指言之。今夫學焉而後能，則以爲有生之後增益之事理，猶之可也。若夫不待學而即能，此孰與爲增益之乎？而不學之始，早有其能，心動於不容已，事成於無所爲，而自效其必爲者，此非若能若不能、可能可不能者也，非能之而或爲功、或爲過者也，實惟此至美而無以加、至純而無所襍之良能也。慮焉而後知，則謂爲感物以後漸啟之聰明，猶之可也。若夫不待慮而即知，此豈漸啟者乎？而不慮之先，早有其知，不謀得失而即辨，不審善敗而即喻，而無所昧於當然者，此非若知若不知、可知可不知者也，非知之而以自私、以自蔽者也，實惟此在情而情不迷、在理而理不惑之良知也。於何驗之？於孩提之童及其長也驗之。孩提之童，是非之所不至，毁譽之所不加，何所學哉？何所慮哉？而他無所知，知愛其親矣。既已知之，而遂能愛矣，肫然莫解於屬毛離裏之恩，而惻怛之慕不已。謂有不知愛者乎？無有也，必非人而後或不知愛也。及其長也，君師之所未勸懲，名教之所未督責，何所學哉？何所慮哉？而他未盡知，知敬其兄矣。既已知之，而遂能敬矣，竦然自有其循分執卑之節，而驕肆之氣以戢。謂有不知敬者乎？無有也，不知敬，必其非人也。即此以思，而吾性之藏可知矣。何以於萬念未發之先，而親親遂發而不禁？則唯所受以生者，實有此心之德而不虛，愛之理而不妄。天地予我以生，而生生者自然之愛依乎其本，此即仁之全體所自著也。何以於衆理未詧之際，而敬長遂顯而

不忒？則唯人所以生而爲人者，實有此心之制者不紊、事之宜者在我。吾之生也爲人，而立人者自然之敬存於其中，此即義之大用所存也。乃人而無不知愛其親矣，無不知敬其兄矣，是達之天下而皆然矣。夫後起之功能才力，有或盈或詘焉，旁通之名物象數，有或信或疑焉，則固未能達也。達之天下而皆於不學不慮之初，無不知不能之殊者，無他，唯此愛敬之知能，則亦唯此仁義而已矣。是則知覺運動之中、甘食說色之外，實體內純而真機外見，仁義之藏充於形色之內，而非浮動之聰明才力以唯人之之善之惡者，居學慮之先，不亦昭然其可據乎？於此求之，可以知性，可以知天，而異端言性之妄，不待辯而自明矣。

孟子曰：「舜之居深山之中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，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。及其聞一善言，見一善行，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也。」居，當作尻。

居深山，謂耕歷山時也。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，渾然之中，萬理畢具，一有感觸，則其應甚速，而無所不通。非孟子造道之深，不能形容至此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大人之心，唯虛也，乃不以一善自蔽而成乎至明，唯明也，不於理有所疑而成乎至斷。而能全其量者，其唯聖人乎！則虞舜弗可及也已。舜在登庸以後，訖登天位，德施之普，訖乎四海，而非待奮庸之日，始見與善之弘也。其居深山之日，早有然者。所與居者木石耳，所與遊者鹿豕耳，舜不能著其善於世，而世亦無能以善進於舜，則德全而不以才見，道盛而不以德章，與野人無異也。乃所以異

於野人者，凾之心而無可見，亦幾希矣。於斯時也，忽有以善言善行進者焉，舜聞之，亦無異於人聞之，舜見之，亦無異於人見之，而舜於此時異矣。因其一節之善，推以及於全體之善。因其一端之善，推以及於無窮之善。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天下之務，可因此一善而成，天下之志，可因此一善而通。其沛然擴充之於浩渺之域，而無所疑、無所待，如決江河之沛然盛大，莫之能遏止也。是以善極其全，而聖德無疆也。蓋惟私意私欲無纖毫之纍，小智小才無凝滯之情，是以見聞通於心源，而觸之即動，理無不曙，而事無不順，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，此而已矣。則學聖者，亦唯養此虛明之本體而已矣。

孟子曰：「無爲其所不爲，無欲其所不欲，如此而已矣。」

李氏曰：「有所不爲不欲，人皆有是心也。至於私意一萌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，則爲所不爲、欲所不欲者多矣。能反是心，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，而義不可勝用矣，故曰：『如此而已矣。』」

訓義 孟子曰，人皆自有其本心，全之者聖，存之者君子，失之者小人，皆於此判焉。決之爲天理之存亡，而嚴之以爲聖賢之名教，若至難乎其擇而守之也，而非難也。夫人不有所不爲者乎？人視之爲甚易，而反之於心，則有自沮自抑，而嘗試以爲之則不安者。乃既而爲之矣，利之所迫，險而不恤其凶，逆而不避其咎矣。若仍其不爲之本心，而終信其不可爲，勢雖激之，而志必不亂，於是而邪正之分存乎事者不妄也。夫人不有所不欲者乎？人視之爲甚快，而反之於心，則有自憎自惡，而違情

以殉之則甚難者。乃既而欲之矣，習與相安，辱而以爲榮，賤而以爲貴矣。若順其不欲之本心，因而終不見其可欲，物雖誘之，而念終不動，於是而善惡之幾存於心者不迷也。此豈待矯拂其情而勉其所不能者乎？但一日如此，終身如此，貧賤如此，富貴如此，生亦如此，死亦如此，本心固如此，而即無不如此，則一如此而義無不充、道無不正矣。夫豈待別求天理之存亡，而他有聖賢之名教哉？人有心而昧之，乃曰爲惡易而嚮善難也，不亦愚乎！

孟子曰：「人之有德慧術知者，恒存乎疢疾。

知，當作智。疢，丑刃切。

德慧者，德之慧。術智者，術之智。疢疾，猶災患也。言人必有疢疾，則能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也。

「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。」

孤臣，遠臣。孽子，庶子。皆不得於君親，而常有疢疾者也。達，謂達於事理，即所謂德慧術智也。

訓義孟子曰，理與事一矣。唯明於得失之幾者，始則見禍福焉，繼則見是非焉。凡天下之不顧是非而逆行者，迷於一時之利賴而忘終身之憂患，乃以入於淫辟而不知悔者多矣。夫唯上智御萬方，而若朽索馭六馬，昭然於天理之存亡，而決志於靖共正直之途。若夫猶是人也，道未能信，義未能守，而其後乃有慧焉，先幾而覺，而所覺者此心敬肆之機，德之慧也。乃有智焉，隨事而辨，而所辨者當務順逆之理，術之智也。不以小慧微幸中之巧，不以私智希詭遇之獲，則必其人常有疢疾之加於身，静俟而勢不能安，巧營而利不可得。

然後知必出於此中正廣大之一途，而其中之條理以孰審而悉也。故盡人皆臣也，持禄而憂游於寵榮者衆矣。盡人皆子也，怙愛而驕盈於富貴者多矣。獨有孤臣焉，君所不親，而疏遠外斥。獨有孽子焉，父所不重，而國人不與。情不能自達於君父之前，而讒忌且日伺其側。勢危矣，心不得不危也。患且日深矣，慮不得不深也。一言之失，一動之非，則指摘隨之。所從者非其類，所聽者非其言，則釁難生焉。故孰思所以免於禍咎之至者，唯此審於是非之際而達於事，因以達於理矣。於嘘！天理之存亡即爲吉凶，夫孰不在臨深履薄之中？而席晏安者不悟也，不亦可哀也夫！

孟子曰：「有事君人者，事是君則爲容說者也。說，弋雪切。阿殉以爲容，逢迎以爲說，此鄙夫之事、妾婦之道也。

「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爲說者也。言大臣之計安社稷，如小人之務說其君，眷眷於此而不忘也。

「有天民者，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。民者，無位之稱。以其全盡天理，乃天之民，故謂之天民。必其道可行於天下，然後行之。不然，則寧没世不見知而不悔，不肯小用其道以殉於人也。張子曰：「必功覆斯民然後出，如伊、吕之徒。」

「有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」大人，德盛而上下化之，所謂見龍在田，天下文明者。此章言人品不同，略有四等。容說佞臣不足言。安社稷則忠矣，然猶一國之士也。天民，則非一國之士矣，然猶有意也。無意無必，惟其所在而物無

不化，惟聖者能之。

訓義孟子曰，夫人品量之不齊，相去亦縣絶矣。而品定於量，量因於志，莫不自其居心制行而定焉，甚相絶也，亦甚相近也。積而至於大人，亦猶是人耳，則其出而事君，亦猶是臣道之常耳，乃其所成之品，則已迥不相侔矣。夫道在己，則己重而天下輕，道在己，則己重而天下亦因之而重，故均之事君，而有志在得君而事，唯恐君之不許我事，而志盡於事君，則亦爲事君人耳。但欲事君，則無君不可事，曰秦莫楚，皆其君焉。事此君而然，事彼君而然，無所往而不求事君。故君有所爲，則阿殉之，以使君之容己。君即有所未爲，亦逢迎之，以使君之說己。揣摩君之情欲，以效己之奔走。斯其人得君而事，見有君而不見有己，彼固曰臣職之當然也。而君何以爲神人之主，己何以當效職於君，不一計及也。有社稷臣者，則進是矣。見社稷之重，則知爲社稷而立君，故以身委之社稷，而所重不獨在君。志在社稷，抑知有社稷而不知有己。任存亡之大，爭得失之幾者，唯社稷安，而其心亦安。君之欲不殉也，己之利害不恤也，斯於義分正矣，彼固曰吾既爲社稷之臣，進退非己之所得決也。而爲一國爭安危，不暇爲斯道爭隱見，蓋亦志量之僅此也。有天民者，則進是矣。以爲道者天之道也，道在吾身，而吾即天之民也。天以先知先覺之任任之我，則吾爲天之民，而非君之人，且非但社稷之臣也。故天下者所以行吾道之區。天下不可行吾道，則天下在吾道之外，而吾自有所樂之天。天下可行吾道，則天下膺吾道之用，而吾乃可代天之事。達其可

行也，必非僅圖存小試之功名而後行之焉，乃以見道一風同之盛治。若是者，知有道而不僅知有社稷，重在道而不重在行，斯不亦無負於天之篤生也乎？然而以己之行藏聽乎道，而效法於道以成能，其於道也重矣，而己猶未極其重也。其惟大人乎！以爲吾既爲人矣，則參三才而成位乎其中，己即天也。無所待於天，無所制於道，而後與道合體，與天合用，皆在其人焉。而己無不可行也，亦無所據以必行也，正之於己而已矣。不必立震世之功名，而立大本者，循王道之蕩平，而無施不可。不必有非常之遇合，而因時宜者，順人情之變動，而皆可有功。使其出而利見，善不知何以遷，化不知何以神，物無不宜也。即其潛而未躍，人心亦以之正，邪說亦以之息，物亦正也。斯則無所謂君，己而已矣。無所謂社稷，己而已矣。無所謂天下，己而已矣。求之彌約，而持之彌大，斯以爲人之極至也與！故人品大小之不齊無他，唯其志量而已。己者，天之所凝也。天者，社稷之所凴也。社稷者，君之所以爲存亡者也。引天人以歸己，則爲大人。役己以奉人，則爲容說。賢不肖之相去，於此決焉。均是人也，迥異如此，要唯自知之、自喻之而已。

孟子曰：「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樂，音洛。與，讀去聲。下竝同。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一樂也。

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，今既得之，其樂可知。

「仰不愧於天，俛不怍於人，二樂也。俛，本作頫，从逃省。頫首者，逃亡之貌。或从人从免，求寬免於人者則首必低也。俗別作俯，于義無取。

程子曰：「人能克己，則仰不愧，俯不怍，心廣體胖，其樂可知。有息則餒矣。」

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樂也。

盡得一世明睿之才，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，則斯道之傳，得之者衆，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。聖人之心所願欲者，莫大於此。今既得之，其樂爲何如哉！

「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」

林氏曰：「此三樂者，一係於天，一係於人，其可以自致者，惟不愧不怍而已，學者可不勉哉？」

訓義 孟子曰，君子之悠然於出處行藏之中而無不自得也，人以爲矯情而自抑，或以爲安命而相忘。孰知君子之於此，固有其至樂者乎！約而言之，有三焉。此三者，人或有之而不自知其有，或可以有之而不能有。乃君子有之矣，於是而中心之暢適，永矢勿諼焉。若功有可立，名有可著，即至於王天下乎，而天與人歸之際，且有謙讓未遑之心，萬方四海之歸，且有匹夫勝予之懼，固非其欣然愉快者也。夫人之樂，有得於天而不可必者，乃君子不以爲天之幸，而以爲性之安，則父母俱存，陶然一孺子之相依也，兄弟無故，油然一手足之各得也。於斯時也，樂何如乎！不知其可樂而自樂也，不逆計夫失此之不樂，而今固樂也，歡然於承顏式好之中而已矣。有得於躬行而難自信者，乃君子不但信之乎行，而信之於心。天之生我也，有以生而不忝所生，則仰質之天而不媿。我之膺人也，有以膺而不妄於膺，則俛詧之人而不怍。誠如是也，樂何如乎！若無可樂而固無不樂也，不必天之貽我以樂而我自樂也，坦然於大庭暗室之中而已矣。

有致之自人而不可勥者，乃君子不以爲人之榮己，而以爲己之宜人。則得英才而教育之，喻之不難日見其益也。且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，隨材以授而争相爲長也。於斯日也，樂何如乎！人樂得君子，而君子即與同其樂也，歷乎甘苦各喻之致，而有以相通，即有以相樂也，津津於引掖獎進之中而已矣。君子於此三者，旦焉夕焉，作焉息焉，何者不可以自遂？何者不可以自適？我故曰，君子有三樂，非以安乎現在之爲樂，而故爲忘情之語也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，非以矯夫人情之所願，而故爲輕世之言也。誠然其有樂，而王天下與否，無能損益也。自非君子，亦孰能知之，而孰信之也？

孟子曰：「廣土衆民，君子欲之，所樂不存焉。樂，音洛，下同。

地闢民聚，澤可遠施，故君子欲之，然未足以爲樂也。

「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樂之，所性不存焉。

其道大行，無一夫不被其澤，故君子樂之，然其所得於天者，則不在是也。

「君子所性，雖大行不加焉，雖窮居不損焉，分定故也。居，當作尻。分，扶問切。

分者，所得於天之全體，故不以窮達而有異。

「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。其生色也，睟然見於面，盎於背，施於四體。四體不言而喻。」睟，雖遂切。盎，烏浪切。見，可如字讀。

上言所性之分，與所欲所樂不同，此乃言其蘊也。仁義禮智，性之四德也。根，本也。生，發見也。睟然，清和潤澤之貌。盎，豐厚盈溢之貌。施於四體，謂見於動

作威儀之閒也。喻，曉也。四體不言而喻，言四體不待吾言，而自能曉吾意也。蓋氣稟清明，無物欲之累，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。其積之盛，則發而著見於外者，不待言而無不順也。程子曰：「睟面盎背，皆積盛致然。四體不言而喻，惟有德者能之。」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，然其所得於天者，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君子之異於人者，以其情乎？抑不僅以其情乎？以情言之，君子之情，固有異於人之情。然而猶是情也，情感物而通，抑必待物而得。故情雖大正，而君子之藏於中以發於外者，自有所存主以爲安。自天授之，自己凝之，行乎其自然，而因乎其不容不然者，則實有之而實見之，實盡之而實安之，生與俱生而不相爲離，則所性者是已。今且就情言之，志動而願得者曰欲，志得而心舒者曰樂。二者人所皆有之情，君子亦不能無也。今使有國於此，其土廣矣，可以任吾之經理，其民衆矣，可以施吾之政教，而奉君子以治之，亦君子之所欲也，其視小國寡民之不足以盡吾設施者異也。然君子道濟天下而無外，僅勤勤於一國之治化，不足以大行，且顧瞻萬方而有餘憾，所樂不存焉。若夫王業自我而成，居中以制五服之治，萬方自我而定，廓清以開一代之化，於斯時也，天下之待於君子者已各得其願，君子之及於天下者已畢成其能，志無不得而君子樂矣，似乎無可加矣。乃君子則固有所性者在，知天之與我者爲我之所受以生，因是而順其所固然，不勞於勉强，循其所必然，更無所依違。則君子所

自然合一而亡須臾之離者，所性也，非猶夫所樂之見有可樂而樂之也，不與存於所樂者矣。夫君子之安焉以爲性者，無往而不存者也。其大行也，外以建久安之德業，而反求之宥密者，不以大行之大有爲而分其存養，無加也。大行之道，一所性之緒餘推及焉耳。即或窮居也，退而盡日用之庸行，而不爽於天則者，不以窮居之無所爲而閒其修能，不損也。窮居之德，一所性之藏密克盡焉耳。此何也？天授君子以性，君子既知之，既盡之，隱顯無間，心迹無殊，始焉終焉，行焉止焉，皆以此爲分，而不可得而加，不可得而損，志終於無所馳，氣終於無所沮，與生俱生，而存之中者定也。吾請實言君子所性，求之即得，欲之即至，無所期望而欲之也。守之也常，全之也順，無可滿足而樂之也。則仁也、義也、禮也、智也，君子深知其所自生，實體其所自立，非因物而起，非緣情而動，非外有是名義而我依倣之以爲道者也。皆天使我有是知覺虚靈之心，即有必愛必敬節文明辨之實，爲一切動静云爲之根本。而率之爲道，無不安焉，修之爲教，無不順焉。於斯時也，而可以欲言之乎？可以樂言之乎？但見其欣暢飽滿，周流於身，而自不容已於生色矣。其見於面也，則睟然矣。耳目之聰明，容貌之和暢，皆仁義禮智之流行而不息者也。即其知覺不及之地而爲背，亦盎矣。氣之所至，神之所凝，皆仁義禮智之静存而不舍者也。若其動作威儀之用，而爲四體，則施之也，不言而喻矣。周旋一於天則，矩範不待擬議，皆仁義禮智之率履而不越者也。唯其然也，故君子之心，一性之外無

餘念，君子之身，一性之外無他營。自知之，自有之，以爲吾生之不得不然者此也，吾生之不期然而然者此也。可欲可樂，而處之若素。無可欲無可樂，而居之不疑。情之發也，因乎時之不得不發。情之止也，因乎時之不得不止。所性之定分，終日於斯，終身於斯，而孰能知君子自得之深乎？故君子與人同羣，雖情之正也不同流俗，而情自合。乃人與君子同類，雖性之可盡也出於同然，而性之也自殊。自非君子，亦何以測之哉？

孟子曰：「伯夷辟紂，居北海之濱，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『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』大公辟紂，居東海之濱，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『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』天下有善養老，則仁人以爲己歸矣。辟，當作避。居，當作尻。盍作盇，非。大，他蓋切。

己歸，謂己之所歸。餘見前篇。

「五畝之宅，樹牆下以桑，匹婦蠶之，則老者足以衣帛矣。五母雞，二母彘，無失其時，老者足以無失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匹夫耕之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。飢，居夷切。

此文王之政也。一家養母雞五、母彘二也。餘見前篇。

「所謂西伯善養老者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樹畜，導其妻子，使養其老。五十非帛不煖，七十非肉不飽，不煖不飽，謂之凍餒。文王之民，無凍餒之老者，此之謂也。」煖，況袁切。

田，謂百畝之田。里，謂五畝之宅。樹，謂耕桑。畜，謂雞彘也。趙氏曰：「善養老者，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，非家賜而人益之也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養老，王政之大者也。行之於上庠、下庠焉，親之以執酳、執爵焉，安

之以祝哽、祝噎焉，承之以乞言、惇史焉，敬之爲其近於父，尊之所以尚其賢。雖然，此猶其文也。天下之大老，以天下爲心，念天下之老者不安，即如其自不安也，念天下之不能興於孝，皆上無以興之也，而豈爲一己之尊榮哉？盡此者，其唯文王乎！昔者伯夷避紂，居北海之濱。夷之不屑不潔，豈以紂之不能養己而遠居北海哉？乃聞文王之大有爲也，興曰：「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」伯夷未至岐、豐，未嘗有耆德焉，而何以知文王之養老？且曰善養，則固不待躬而致言，而予之以安康矣。大公亦猶是也，避紂而居東海之濱。大公之志在清明，豈以紂之不能養己而憖荒東海哉？乃聞文王之受天眷也，興曰：「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」大公未至辟廱，未嘗修典禮焉，而何以知文王之養老？且曰善養，則固有不待勤加存問，而授之以燕胥矣。由此言之，伯夷、大公非以己之安榮爲志，而以天下之老得養爲心，蓋所謂仁人也。能得仁人之歸，而王業定矣。今天下非無仁人，而特無文王，故仁人有望而不前耳。夫文王之善養老，唯其政也。文王之政具在，而行之也無難。若其行之，則老者皆蒙其養，不勞上之賜予，而自無不善。仁人之以爲己歸，不可必乎！請以文王治岐之政言之。五畝之宅，場圃自有餘也，而樹桑於牆下，使匹婦蠶焉。匹婦安於蠶，而所蠶者又無踰制之征，於是寒衣以漸而授，老者可以衣帛矣。使畜五母雞焉，二母彘焉，令無失其孕字之時，有餘力以及畜養，而抑無雞犬之驚，於是孳息以漸而蕃，老者可以無失肉矣。百畝之田，授之

維均，令丁壯之匹夫耕之。匹夫安於耕，而所耕者又無履畝之税，於是酌豐凶而各得，而爲老者之子孫男女可以無飢矣。夫文之爲此，或及於老者焉，或不及於老者焉。即或及於老者，而文王初無所及於老者焉。乃伯夷、大公所謂善養老者，聞其風而知其善，即此而可推矣。民有田里，民自耕之，而制之者西伯也，畫井分疆，無有餘、無不足也。民有樹畜，民自務焉，而教之者西伯也，相土因時，得其宜者全其利也。於是而八口無飢，妻子乃可得而導也。西伯因而導之，躬行寢門之節，以爲之倡，申以孝弟之義，而動其誠，使各得以所蠶之帛、所畜之肉，自養其老而已足矣。蓋文王之念此至悉也。五十則非帛不煖矣，褐枲不足以輔弱也。七十非肉不飽矣，菽水不足以助衰也。若其不煖不飽，或使衣非帛之衣，食非肉之食，老者弗堪焉，則與無衣之凍同其寒、無食之餒同其飢。唯爲之制之，教之導之，使民力有可養而生其心，則衣餘於帛，食餘於肉，而無凍餒之老者。斯則伯夷、大公聞風於千里之外，而信其善養之謂也。豈僅曰身爲大老而文王能尊己哉？蓋大賢之志，與物同其憂樂，而以養老爲孝治之大，故願人主之修其實，以順天地自然之理。唯王者爲能盡之，而天下自此歸心。然則欲行文王之政者，可不於此加之意乎？

孟子曰：「易其田疇，薄其税斂，民可使富也。

易，治也。疇，耕治之田也。

「食之以時，用之以禮，財不可勝用也。

教民節儉，則財用足矣。

「民非水火不生活，昏莫敂人之門户，求水火，

無弗與者，至足矣。聖人治天下，使有尗粟如水火。尗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」莫作暮者，俗妄增也。敂作叩者，俗謬也，叩不成字。尗作菽者，俗誤，菽乃椒字。粟本从卤，今寫从西，省譌也。與，當作与。

水火，民之所急，宜其愛之。而反不愛者，多故也。　尹氏曰：「言禮義生於富足，民無常産，則無常心矣。」愛，當作㤅。

訓義 孟子曰，王者教民之道，必先之以養民。蓋民非可以㪍教，必其心之內動有不容已於善之性情，因而順導之耳。則嘗取王者愛養之澤普及於民者思之，可以想其一道同風之盛矣。今以養民之政言之，勿待王者之養之也，而即民以養民，其道有之。田疇者，民之自治，而或不知治，或不得治也。勿奪其時，而農官之勸相有法，田疇易矣。稅斂者，民之必供，而或多使之供，或迫督之以供也。什一以賦，而水旱之蠲除必悉，稅斂薄矣。如是則生之者勤而散之者公，民可使恒有餘而富矣。乃猶恐民之愚而費之不節也。上中下歲之有經，日饔夕飧之有則，因時而制食焉。飲、烝、蜡、社之有恒，冠、婚、喪、祭之有等，以禮而裁用焉。如是安以其俗而儉以其素，既富之餘，而用之不窮矣。此王者因民以養民之善政，而富足之效必無爽者。雖然，其富也，豈但富焉而已哉？王者富民之至意，亦但欲富之而已哉？今夫人情何自有爭心，以至刻薄寡恩，安忍於天倫，而弱肉彊食，以成乎至不仁者乎？則惟不足而求，不足而與，一求一與之際，恩怨興而親者失親，故者失故，以启殘忮之情。故雖或別託之名，或虛矜其氣，而要之在求與之閒而已。夫食爲生人

之所必需，固已，而豈但食哉？即如水火，以昷以清，以燔以熱，民非此不生活，豈緩於食哉？浸使其偶乏焉，昏莫敂人之門户以求水火，而求者無貪心，與者無德色，不惜也，因不吝也，無弗與者。豈民自私之情於此能忘邪？唯水火之與焉而有餘，足於己，可無吝於人爾。故聖人治天下，知民情之甚私，即知民情之可以無私。故勤民事，省賦役，節其食，制其用，於是生者日生，其有尗粟也，如水火之取足於天也，有者恒有，如水火之不絶於用也。則試思此一日也，尗粟既如水火矣，民亦視尗粟如水火矣。可以無求，可以有求而不媿。可以求，斯可以與而無難。則父子兄弟自天性也，婣婭友朋自倫類也，情何自而生嫌、氣何自而得戾焉，有如今日者貧求富而富者驕，富距貧而貧者怨，小人無作，激乎氣以生忿懟，君子多術，別爲之名以相夌軋，而成乎不仁者乎！無不仁，則皆仁矣。因是而庠序興焉，樂相進也，禮樂作焉，順相成也。因民之可富而富之者，因民之可無不仁而仁之。然後知聖人斟酌生成之性情，以定一王之法，意至深遠，而非言利者之所可測，明矣。

孟子曰：「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故觀於海者難爲水，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。

此言聖人之道大也。東山，蓋魯城東之高山，而泰山則又高矣。此言所處益高，則其視下益小，所見既大，則其小者不足觀也。難爲水、難爲言，猶仁不可爲衆之意。

「觀水有術，必觀其瀾。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。

此言道之有本也。瀾，水之湍急處也。明

者，光之體。光者，明之用也。觀水之瀾，則知其源之有本矣。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，則知其明之有本矣。

「流水之爲物也，不盈科不行。君子之志於道也，不成章不達。」

言學當以漸，乃能至也。成章，所積者厚，而文章外見也。達者，足於此而通於彼也。　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，學之者必以其漸，乃能至也。

訓義孟子曰，吾所願學者，孔子也。吾所願与天下共學者，孔子也。欲學聖，則必知聖。欲學聖，則必知所以學。知聖人之所以聖，而後知吾之所以學。吾且爲學孔子者正告之。不知聖人之道，則且見天下之道有出於聖人之外者，而輕於自矜其一得。乃自今而思孔子之道，則何如哉？如登東山然，俛而視之，魯國小矣。又如登泰山然，俛而視之，天下小矣。臨乎至高，而知萬象之所自起与萬象之所自定，各有區宇，而同在覆載生成之中。以擬孔子知性而盡乎人，知命而盡乎天，統百王千聖之德、民物感膺之理，皆在其經緯之中，而莫之能踰也。故人之有志於聞道者，至此而極矣。猶夫觀於海乎，非可与衆水論大小也。衆水咸歸焉，而於海無能爲益。使更觀於他水，而覺其源流之易竟，難乎其爲水矣。苟遊聖人之門，而与聞聖教，顯言之而顯者著，微言之而微者章，大言之而無所遺，小言之而無所略。更欲自爲言焉，不出於聖教之中而但得其一曲，不能入聖言之深而但襲其已然，難爲言矣。夫然，則君子之道，其始終不可測乎？而欲知聖者詎可以無能測而止乎？夫孔子固有所以大，而特未易觀也。

今夫觀水者則有術矣，非驚心於浩渺之無涯，而循其津岸以窮之也。至於海，則其水大而瀾亦大矣。夫瀾之所以大者何也？其從出者本之天一之生，而不乘乎時盈時涸之涓涓者也。於此觀之，則知水之本無量，而後渟泓者不測也。且曷觀夫日月乎？日月之被於下土者光也，其聚而爲體者明也。惟明之在日月之體者昭融赫艴，天下之明無能加，故以施於下土，苟可容其光之入，必照及之，無不晉焉。日月非乘境物之隙而屑屑然以用其照，而自無不照，是日月之本至明，而後照燭無餘也。夫孔子之道，不有其瀾乎？不有其明乎？盡性乃以盡人物之性，知天乃以合天理之宜，則知聖者可以得所從入之術矣。乃性亦未易盡也，天亦未易知也。學聖者，其將遽求之性、天而即得乎？非也。今夫流水之爲物，不能爲海，而必欲至於海，夫固有至之理矣。非不必以海爲歸也。乃出於深谷，行於川澤，高下屢經，中有科焉。盈此科而後達於彼科。無科不盈，無流不行，而後至於海。如其未盈，必無躍起而行乎彼之理也。則君子之志於學聖人之道也，非不欲必至於聖也。聖之所及，吾皆可及也。乃知之有漸，行之有序，苟造一境，必成一章焉，成一章而後更進於一章，且漸入於聖矣。如其不成章也，必無遺象忘言、舍迹求心而達乎聖之理也。然則知聖道之大，無容馳心於其大也。知聖道之有本，無容迫求之於本也。義以集而日充，學以博而反約，各極其心思之力，以從事於規矩準繩之中，理日益而道日弘，終身以之，而一日至之。此吾願與聖人之徒勉焉以從事者也。

孟子曰：「雞鳴而起，孶孶爲善者，舜之徒也。

孶孶，勤勉之意。言雖未至於聖人，亦是聖人之徒也。

「雞鳴而起，孶孶爲利者，蹠之徒也。蹠，之石切。

蹠，盜蹠也。

「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閒也。」

程子曰：「言閒者，謂相去不遠，所爭毫末耳。善與利，公私而已矣。才出於善，便以利言也。」楊氏曰：「舜、蹠之相去遠矣，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，是豈可以不謹？然講之不熟，見之不明，未有不以利爲義者，又學者所當深餥也。」或問：「雞鳴而起，若未接物，如何爲善？」程子曰：「只主於敬，便是爲善。」

訓義孟子曰，凡人一念之起，一事之待應，莫不有兩端之情乘於心之動幾而發。從其是非之本心，而心有其安，事有其宜，物有其順，則曰善。從乎取舍之便計，而功求其成，勢求其得，欲求其遂，則曰利。凡人之所以必擇一而趨者也。其起念之頃，遲迴於兩端，而趨於一途，亦因其情而行耳。孰知至善之與大惡即此而決哉？今人苟有所欲爲，則意不在於偷安，雞鳴而起矣，由是孶孶而爲之矣，愈爲而愈覺其不容已也。乃其所爲者善也，中心圖維，以爲必如是而理得，以求合乎事之當然，不然而若有所負者。斯人也，欲不謂之舜之徒而不可得也。舜爲至善之統宗，而嚮於善即嚮於舜。終身由之，而馴至於舜，一日爲之而即一日之舜也。如其猶是雞鳴而起也，若有迫之而起者，猶是孶孶而爲之，不容已於爲而重有味於爲之也。乃

其所爲者利矣，中心圖維，以爲必如是而欲遂，不復恤乎理之可否而唯所營者。斯人也，不謂之蹠之徒而不可得也。蹠爲謀利之渠魁，而嚮於利即嚮於蹠。終身不改，而居然一蹠，一日爲之即一日之蹠也。於嘑！舜與蹠之分，人未有不以爲至相縣絶者。舜之善，至於化及頑傲，化及四凶，化及天下後世，居無不仁，由無不義。蹠之惡，至於害及天下，誅及其身，惡名及於無窮，忍於殺戮，甘於怨惡。如是之不齊也。則欲知其分者，事事而計之，念念而較之，蓋不可以列數矣。乃舜所以備乎衆美者無他道，蹠所以積乎大惡者無他故，則欲知其分，豈待他求之哉？利與善之閒而已矣。念之所起而在利，則何以使利不在人而在己，何以使無利而有利，何以使利歸己而人莫能争，唯有奪之人而已矣。奪而不與，殺之而已矣。即或力不足爲，心有所憚，而非其不忍爲、不敢爲，直不能爲耳。能爲蹠而即蹠，不能爲蹠，而但自恨其不蹠若也。念之所起而在善，則利焉而必善，不利而亦必善。善不易致，而必全其善，則或樂取於人以蕲其善矣，或沛然莫禦以盡夫善矣。使其勢有所窮，道有所疑，而必擇之執之，以期於得之耳。能爲舜而即舜，不能爲舜，而已如舜之用心矣。舜之所以舜，蹠之所以蹠，分於一念之閒，躊躇決擇之際，而善惡之不可揜者，遂成乎不可迻。於嘑！起念之際，毫釐之差，可弗慎哉！

孟子曰：「楊子取爲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爲也。「爲我」之「爲」，去聲。

楊子，名朱。取者，僅足之意。取爲我者，僅足於爲我而已，不及爲人也。《列子》稱

其言曰「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」是也。

「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利天下，爲之。放，讀上聲。

墨子，名翟。兼愛，無所不愛也。摩頂，摩突其頂也。放，至也。

「子莫執中，執中爲近之。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。

子莫，魯之賢者也。知楊、墨之失中也，故度於二者之閒而執其中。近，近道也。權，稱錘也，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。執中而無權，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，是亦執一而已矣。程子曰：「『中』字最難識，須是默識心通。且試言一廳，則中央爲中。一家，則廳非中而堂爲中。一國，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。推此類可見矣。」又曰：「中不可執也。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，不待安排，安排著則不中矣。」

「所惡執一者，爲其賊道也，舉一而廢百也。」惡，去聲。爲，去聲。

賊，害也。爲我害仁，兼愛害義，執中者害於時中，皆舉一而廢百者也。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，中之所貴者權。楊氏曰：「禹、稷三過其門而不入，苟不當其可，則與墨子無異。顏子在陋巷，不改其樂，苟不當其可，則與楊氏無異。子莫執爲我、兼愛之中而無權，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户，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，是亦猶執一耳，故孟子以爲賊道。禹、稷、顏回，易地則皆然，以其有權也。不然，則是亦楊、墨而已矣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人皆行習於斯道之中，而爲異端者，非能高出於道之外、偏得於道之中而已矣，非能過於道之深、不及於道之

大而已矣。夫道有立之在己，己重而物輕者，有推之及人，天下重而非己可私者，有斟酌於人己之宜而皆成者，何莫非道之一哉？乃有見道之爲己，而專之於己者，楊子是已。楊子以爲人各自足於己，而天下各得，因取必於爲我。名亦誣也，功亦妄也，禮樂治教皆勞己以役天下者也，適一己以無纍，而他何知焉？推其極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爲也。所損者輕而亦己之輕，所利者大而亦物之利，何一毛之可拔乎？蓋其始因天下之騖名而喪己者，矯而爲之，而錮蔽其同然之理，有如此者。有見道之成物，而專於殉人者，墨子是已。墨子以爲愛本天下之公，而於己何吝？一意於兼愛，情無別也，理無殊也，親疏等殺皆違物而不遂其情者也，忘己以濟物，而恐不及焉。推其極，摩頂以至於踵而利天下，皆爲之。情苟一動而力即赴之，力不可逮而志猶營之，何頂踵之足惜乎？蓋其始因天下之私利而薄物者，矯而爲之，而迷失其節文之宜，有如此者。有見道之兩全，而參楊、墨以爲教者，子莫是已。子莫以爲己亦未可盡忘也，物亦未可盡置也，執楊、墨之中而兼用楊、墨之道，以求身之無損而物之有益。自以爲此至中之定理，人可共由者也。❶ 夫楊之爲我，墨之兼愛，背馳而分岐，誠宜節其過以補其不及，子莫之執中爲近於道矣。道本内不失己而外不失人者也。雖然，君子之道以執中爲至者，唯其權而已。權者，輕重無定在而各得其平者也。有宜重於己者，則敝屣天下而不爲廢物。有宜重乎物者，

❶「共」，啖柘山房本作「其」。

則忘身博濟而不爲屈己。有己正而物自會萬物於一己、立一己於天下者，皆廢矣。百皆廢，而父非其父，君非其君，己非其己，物非其物，見有所窮，力有所錮。故異端者，非能出於道之外而拘於道之偏，非能過於道而不及於道，亦習而不著、行而不督之凡民而已矣，惡足以立教於天下哉？

孟子曰：「飢者甘食，渴者甘飲，是未得飲食之正也，饑渴害之也。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，人心亦皆有害。

口腹爲飢渴所害，故於飲食不暇擇，而失其正味。人心爲貧賤所害，故於富貴不暇擇，而失其正理。

「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，則不及人不爲憂矣。」憂，當作慐。

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，則過人遠矣。

訓義孟子曰，今之汲汲於富貴利達者，吾觀其情，迫於欲得而不能待，隨得隨求而不暇擇。苟一得之而不忍舍，如口之於味，甘之而急食之也。夫口亦何嘗遽甘哉？唯飢也，則食不必甘而甘之矣。唯渴也，則飲不必甘而甘之矣。夫物無常味，而人之所嗜有正焉。此甘食甘飲者，非本甘而甘之也，未得飲食之正也。蓋處飢渴之際，迫不容待之情，害其知味之性也。夫口腹，小體也，交物而待於物者爲飢渴之害，誠有之矣。豈唯口腹爲然哉？以人心之至靈，是非必覺焉，羞惡必動焉。而有時乎有志而不得伸，有欲而不得遂，貧而有交徧之讁，使夙夜之不寧，賤而有役辱之勞，使食息之不康。則鬱而激，迫而望，一得而欣躍以奔命，乍當而耽溺以不舍。富貴利達乍至於困窮之際，以害其心，使不知所擇，而苟有可得，不問其心之愧怍也。皆有害矣。夫害及於心，而辱人賤行，尚忍言乎！仰負疚於聖賢，而俛抱歉於鄉黨之自好者，奚望其及人哉？若有志者能於貧賤之際，持其心，靜其志，安於澹泊，以守其貞，雖飢而不如飢者之枵然也，雖渴而不如渴者之瞀然也。不以此迫欲飲食之心爲迫望富貴之情而害其心，則萬鍾至前，必辨禮義，超然於舉世沈湎之中，以之藐王侯而伸士節，古人可及也，今人不足與爲伍也，豈復以不及人爲憂哉？安之於固窮之日，乃可審之於利見之際。寡欲以養其心，其以望之豪傑之士矣。

孟子曰：「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。」

介，有分辨之意。柳下惠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，遺佚不怨，阨窮不憫，直道事人，至

於三黜，是其介也。　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，與孔子論夷、齊不念舊惡，意正相類，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。

訓義孟子曰，善學古人者，當知其所以能然之故，而後不泥其迹而過於偏。今夫柳下惠，以和而聖，而抑知其有所以和者乎？蓋所守者道，所正者志，所必行者直，其於是非貞邪之閒，辯之審，執之固，則雖屈在下僚，使有授之三公而使變易其介，必不枉己以從也。處困而不憂，秉道而不損，是以於天下之不潔，視之無所損益於己，而可以不争。使非然也，和亢同塵而內無辯，亦與濁世浮沈於得失而多忤矣。故善學者學其介則可以和，學其和必傷其介，而又何足以和哉？

孟子曰：「有爲者辟若掘井，掘井九軔而不及泉，猶爲棄井也。辟，當作譬，省譌也。軔，當作仞，傳寫之譌，音同義別。軔，礙車也。仞，伸臂一尋八尺也。八尺曰仞。言鑿井雖深，然未及泉而止，猶爲自棄其井也。　呂侍講曰：「仁不如堯，孝不如舜，學不如孔子，終未入於聖人之域，終未至於天道，未免爲半塗而廢、自棄前功也。」

訓義孟子曰，道期於必得，功期於必成，決之以志，輔之以氣，而爵之以誠，君子之用心所由與人異也。夫人於泛然未有所成之日，決起而從事於學修之塗，是之謂有爲者。當其未聞道也，行焉不著，習焉不晉，不知道之何從。而即此尋常日用之閒以求之，譬如平地未見有泉，而信其有可得泉之理，從而掘之，使爲井焉，勤而求之，漸而積之，不可以歲月期也。乃或豁然貫通而得之矣，抑有欲從末由而不得者

矣，用力久而無成，豈遂可已哉？譬之掘井者，以及泉爲止，不以仞計也。即至於九仞而不及泉，則前此之功皆無益也，猶爲人之所棄而無汲焉者。然則學雖博而不能反約，下學雖至而不能上達，獨不爲棄人乎？奮志於垂成，而聽其舂容之自得，斯真有爲者乎！

孟子曰：「堯、舜，性之也。湯、武，身之也。五霸，假之也。

堯、舜天性渾全，不假修習。湯、武修身體道，以復其性。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，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。

「久假而不歸，惡知其非有也。」惡，讀平聲。

歸，還也。有，實有也。言竊其名以終身，而不自知其非真有。或曰：「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。」亦通。舊説，久假不歸，即爲真有，則誤矣。尹氏曰：「性之者，與道一也。身之者，履之也。及其成功，則一也。五霸則假之而已，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。」

訓義孟子曰，天下人心之所歸，而乘乎時以建業者，仁義而已矣。仁義者，道也。所以行仁義者惟其心，其所由以行仁義者異，而真僞之別，道德功名之遞降，亦於此分焉。舉民物之待命者，皆率由其心之不容已而行之，是性之者也，則堯、舜是已。恭己以居，而天下自化，發之即爲至仁大義，而無所勉勥也。取民物之待命者，引而歸之於己之不能辭，是身之者也，則湯、武是已。一夫不獲，則曰時予之辜，力行以盡至仁大義，而皆其自任者也。夫然，故仁爲誠仁，義爲誠義，湯、武可以繼堯、舜之盛，而治統不棼，道統亦不息焉。及乎五霸而異矣。其以息斯民之疾苦，亦行

仁焉。其以匡諸侯之悖亂，亦奉義焉。乃其爲心也，欲以餌斯民而用之，故重之以恩。欲以制諸侯而服之，故折之以理。蓋假借帝王之所以愛養裁成乎天下者，而持一世之短長也。其始也，自問諸心，而自知其無實，則猶有欿然不自信之心焉，是猶其天良之未泯也。既而一事假之而效，而事事假之矣，未嘗念此心之本然有所謂大不忍、必不爲者爲所歸之實。則遂侈然自足，以爲帝王之施德澤而立綱紀者，亦如是而已矣。惡知其劈殉其名、苟襲其迹者之固非有仁義之在中哉？於是而帝王之治統絕，而道統亦息矣。其君子假之於上，其小人假之於下，將率天下後世以終迷於仁義之藏，而害可勝言哉！故君子明王道，黜伯功，以正人心，誠有不容不辯者。

公孫丑曰：「伊尹曰：『予不狎于不順。』放太甲于桐，民大說。太甲賢，又反之，民大說。

說，弋雪切。

予不狎于不順，《商書·太甲》篇文。狎，習見也。不順，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。餘見前篇。

「賢者之爲人臣也，其君不賢，則固可放與？」與，平聲。

孟子曰：「有伊尹之志，則可。無伊尹之志，則篡也。」

伊尹之志，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。

訓義 論古人者，不但於其道，而但於其志。志者，持之一心而不容自欺者也。於是而上天鑒之，鬼神格之，天下後世合其初終而莫不喻之。是以學古人者，必自退求其志，而後能希古人之業。不然，則循名教

之常以求免於罪戾，而豈可託於道以自誣而欺後世哉？ 公孫丑曰，吾觀於有商之事，而竊爲天下後世之爲臣者疑焉。 太甲不惠，伊尹乃言曰，嗣王所爲，皆不順於理，非吾所習見習聞也。 予不能堪，亦爲天下不能堪。 其可以此而君天下乎？ 於是放太甲于桐，不以其爲君而忌之也。 而民大説矣，謂伊尹之能免己於害也。 及太甲悔過而賢，則又迎反于亳，以終有天下，若君之唯己廢而唯己立也。 而民亦大説，謂伊尹之能制主以正也。 夫伊尹之斷然於廢立而不嫌，民心之坦然於廢立而不拂，然則天下後世賢而爲人臣者，其君不賢，則固可唯己之爲而放之。 殉小民恩怨之私情，不必顧君臣之大分，古人剏之，後人因之，其遂可與？ 孟子曰，夫至於伊尹之事，而難言矣。 不賢而放，賢而反，其迹也。 放而不疑，反而不疑，亦其迹。 民之放而説，反而説，亦民之不知其然而然也。 而伊尹之志，其孰能知之？ 唯伊尹之志，一先王之志，一天下之志，一上天爲民立元后之志，自持之，自信之，則可爲古今不再見之事耳。 若其不然，非不以社稷爲念，非不以生民爲恤，而幽獨自矢之際，有不能如伊尹之志者，而欲效其爲，則篡而已矣。 篡者，人臣之大惡，必誅不赦者也，而豈問其素行區區之賢乎？ 伊尹之志不可學也，伊尹之事不可假也，亦守千古君臣之大義而已矣。 君子論古以立萬世之法，即不言伊尹可矣。

公孫丑曰：「《詩》曰：『不素餐兮』，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君子居是國也，其君用之，則安富尊榮。 其子弟從之，則孝弟忠信。『不素餐兮』，孰大於是？」餐，七丹切。

居，當作尻。孰，本作[illegible]。

《詩》，《魏國風・伐檀》之篇。素，空也。無功而食祿，謂之素餐。此與告陳相、彭更之意同。

訓義 孟子之時，君子雖不用於人國，而君公有公養之禮，國人有束脩之奉，君子受之而不疑。公孫丑見未及此，而問曰：《伐檀》之詩有曰：「不素餐兮」，言魏之君子循分自守，未爲人國之用，則稼穡而取禾，媿以無功而食於人也。乃今之君子進不用，亦可退而耕耳。乃不耕而食，則何其異於古人特立之操也？孟子曰，惡有君子而素餐者也？以稼穡而不素，此小之乎言之也。君子之居是國也，雖未嘗出而有爲也，而所以爲是國者重矣。端居而有言焉，皆法言也。素履而有行焉，皆懿行也。言出而君聞之，因以知是非而明安危之故，則國可永存而安也，財可不斂而富也，不卑屈於四鄰而尊也，不挫辱於敵國而榮也。教立而子弟承之，因以動天良而遠卑陋之習，入則孝以事親也，出則弟以事長也，行從乎厚而無違心之事也，言從乎實而無欺世之巧也。夫然，則在賢君与良子弟，争進於道，而澤被於無窮。即不惠之君，不肖之子弟，自媿於惡，而可救其顛危。君子之所效於是國者，豈但一手一足之烈哉？受其養者有涯，而君子成物之心、匡世之力也無涯。「不素餐兮」，孰大於是？區區然与老農争一日之勤苦，志益小而功益微，自養其口體而已，曾君子而屑此乎？

王子墊問曰：「士何事？」墊，下念切。

墊，齊王之子也。上則公卿大夫，下則農工商賈，皆有所事，而士居其閒，獨無所

事，故王子問之也。

孟子曰：「尚志。」

尚，高尚也。志者，心之所之也。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，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，則高尚其志而已。

曰：「何謂尚志？」曰：「仁義而已矣。殺一無罪，非仁也。非其有而取之，非義也。居惡在？仁是也。路惡在？義是也。居仁由義，大人之事備矣。」居，當作尻。惡，讀平聲。

非仁非義之事，雖小不爲，而所居所由，無不在於仁義，此士所以尚其志也。大人，謂公卿大夫。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，而其志如此，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。若小人之事，則固非所當爲也。

訓義 自功利之術興，而以高談仁義而亡實誣君子。王子墊習聞其說，乃以詰孟子曰，夫人必有事於天地之閒，而非但空言之謂也。有其職者服其任，修其術者效其功。士遊於人國，若有所不屑，而實無所成，不知其何所事也？孟子曰，夫士而惡得無事哉？士之所事者，不在小功小名之亟見，而經營樹立者在此心。其有志也，尊之重之，奉而持之，取今人所不能知，不能行者而力任之，取古人所深念天下、遠慮後世者而思承之。凡天下苟且之爲，皆無屑也。而士惡得無事哉？王子墊曰，志，亦唯人心之虛慕而已矣。尚之，亦唯所志之矜高而已矣。何所志而爲當世必不可少之圖乎？何所尚而爲天下所不可及之業乎？豈徒有偁先道古之情，而遂可謂之事邪？孟子曰，士所志者，固天下不可少之圖，不可及之業也。以實言之，仁義而已矣。一其志於仁，而所以推此仁之德意者，必擴充之，而士於存發之

地有密功焉。專其志於義，而所以盡此義之條理者，必謹持之，而士於推行之際有實用焉。夫士之於仁義，豈沾沾焉以小惠爲功，屑屑焉以小廉爲節哉？當其志之，則見夫殺一無辜非仁也，一夫亦上天與我同生之赤子，而何忍以無辜致殺？則所以轉功戰刑名之殺運者，誠有悲閔之深心矣。則見夫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，一物亦夫人各有分定之得喪，何敢於非其有而妄取？則所以挽侵奪征斂之利謀者，誠有嚴謹之大辨矣。由是而所居以爲心者惡在乎？舉凡違天良以懷自私之計，非所居也，唯此不忍之情，舍萬方之疾苦於寸心而未嘗忘也。所行以爲路者惡在乎？舉凡踰矩範以希詭遇之獲，非其路也，唯此不貪之念，與萬物各安其固有而莫之亂也。夫既所居者仁矣，則充此惻隱慈愛之心以生天下而無所缺陷。所由者義矣，則率其直方剛大之氣以正天下而無所倖邀。凡大人之所以拯斯民於深熱之中，而使保其婦子、裕其衣食者，皆備於此不忍之一機。大人之所以奠一世於兼奪之餘，而使海内息争、艸野各得者，皆備於此不貪之一道。是正己以正天下之盛德大業也，而豈無事於天地之閒哉？出而有爲，則見乎事者此志。世不我知，則即所志者而爲事。世運之治亂，在士一念之中，而豈智效一官、材堪一職者之所得擬哉？惜乎天下之能爲士者少，而王子亦無從知之也。

孟子曰：「仲子，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，人皆信之，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。人莫大焉亡親戚、君臣、上下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，奚可哉？」食，當作飤。

仲子，陳仲子也。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，必不肯受。齊人皆信其賢，然此但小廉耳。其避兄離母，不食君禄，無人道之大倫，罪莫大焉。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，而遂以爲賢哉？

訓義 孟子曰，夫士安得有奇行哉？唯所見之小，而已甚於小節之中。乃流俗之見小者，自顧以爲不可及，而遂信之而不知其不可也。如陳仲子者，人尊而信之。信之者曰，誠義士也，非所有而不妄取，必其見義之明而守義之盡也。故仲子未嘗有與之齊國之事，而設爲之説曰，使其不以義爲授受，而與之齊國，則必弗受焉。人無有疑其或受者，於此而遂信之曰，此真義也。乃自君子觀之，則齊國雖富，切於身者亦一飲一食之事而已，則亦於所欲而室之。簞食豆羹，雖切於飢渴，而有時舍之。心之不能容，氣之不能屈，擇於取舍之義而已矣。夫義豈不有其大者哉？以窮達爭之，以生死爭之，爲天之經而不可紊，爲人之紀而不可毁。其不義者，莫甚於爲子弟而離其母兄，爲世禄之家而亢其君上，是天性絶矣，大分斁矣，不義莫大矣。乃以介然簞豆之小節，而信其可以盡心之制，合事之宜，而謂之曰義。則義之實喪而徒託其名，奚可哉？故君子知其不可以爲義，而重絶之，所以昭大義於天下，而消夫人菲戾之情。惡可以不辯？

桃應問曰：「舜爲天子，皋陶爲士，瞽瞍殺人，則如之何？」皋寫作臯者，非。陶，當作繇。瞍寫作瞍，謬。

桃應，孟子弟子也。其意以爲舜雖愛父，而不可以私害公。皋陶雖執法，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。故設此問，以觀聖賢用心之

所極，非以爲真有此事也。

孟子曰：「執之而已矣。」

言皋陶之心，知有法而已，不知有天子之父也。

「然則舜不禁與？」然，當作嘫。與，讀平聲。

桃應問也。

曰：「夫舜惡得而禁之？夫有所受之也。」

言皋陶之法，有所傳受，非所敢私，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。

「然則舜如之何？」然，當作嘫。

桃應問也。

曰：「舜視棄天下，猶棄敝蹝也。竊負而逃，遵海濱而處，終身訢然，樂而忘天下。」蹝，當作⿰革徙，所綺切，本無蹝字，傳寫之譌。訢，與欣同。樂，盧各切。

蹝，艸履也。遵，循也。言舜之心，知有父而已，不知有天下也。孟子嘗言，舜視天下猶艸芥，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，與此意互相發。此章言爲士者，但知有法，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，爲子者，但知有父，而不知天下之爲大。蓋其所以爲心者，莫非天理之極、人倫之至。學者察此而有得焉，則不待較計論量，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。

訓義 君子之立論，有合之而成一理彼此各得者，有不合而各據其所處之素以盡其當爲者。蓋人各有所當然之極致，唯極乎不兩立之勢，而盡之無可盡，乃可以垂世立教，而無望於通融之一說以求曲全。吾於孟子荅桃應之問而見之。其言法也，一守乎法而不可屈也。其言情也，極用其情而無所分也。桃應問曰，夫法固有難伸之時乎？舜，至孝也，爲天子，至尊也。皋陶爲士，承舜命而行法者也。于時而使瞽瞍殺人焉，殺人者死，有明刑矣。皋陶於此，

念所執之法，而上有大孝之天子臨之，將如之何？法其可必伸者乎？孟子曰，法既立而不伸，是逆天討也。皋陶所重者法，而何疑焉？執之而已矣。應曰，皋陶之法，奉天子之命而始有權。然則天子可令之行，可禁之止，而舜獨不可禁與？孟子曰，夫可得而禁，則親在而惡能不禁？乃思夫舜之於此禁皋陶之執，是禁皋陶之守法也。業已命官明刑矣，惡得以父子之私而禁之？所以然者，士師受命於天子，而天子受命於天，天討有罪，業已付之士師，天子不能撓也。由此言之，執法者唯知有生殺之大柄，不知天下之有孝子，不知天下之有天子，乃以立不易之經，而爲殉情以廢法者之永鑒。然則子非天子，其不能爲之曲庇，亦不敢越位以侵官，其斷然必極其致者固然。皋陶不暇計及於舜之何以處此，而天下後世之司法者，孰得爲他人計其自處哉？桃應乃轉爲舜言曰，天子不能禁，士師不能撓，則殺人者死，瞽瞍將麗於法，舜將如之何？法在必行，情其可必遂乎？孟子曰，情莫重於父子，而有不遂，是絶天性也。子之所疑，在舜爲天子而已。苟不存一天子之見以事其親，則棄天下，視之如棄敝屣。非天下之輕，擬之父而見其輕也。誠輕於棄天下，則全其親以脱於法，唯有竊負而逃，遵海濱而處，法所不及，或可以全也。顧斯時也，舜以幸免其父爲樂，而天下不復在其意中，終身訢然，樂而忘天下，知有親而已矣，何知有天下哉？由此言之，盡情者唯知有天性之至愛，不知有天子之不可逃，不知有士師激天子之逃之爲非理，乃以立大孝之極，而爲重利忘親者之永鑒。

然則身非天子，其不容繫念寵辱，亦不容因失所而怨其親，其斷然必行其志者固然。舜不暇及於既逃之後臯陶之何以處此，而天下後世之事親者，孰得望曲全於他人以自規其責哉？自舜言之，舜不必爲臯陶慮。自臯陶言之，臯陶不必爲舜謀。君子之立論，有不必相通而各自成一道，所以使人之隨位自盡是或一道也。不然，舜爲天子，臯陶爲士，所以感格而防閑之，自有道存焉，瞽瞍何至殺人而勞桃應之過計哉？

孟子自范之齊，望見齊王之子，喟然嘆曰：「居移氣，養移體。大哉居乎！夫非盡人之子與？」居，當作尻。移，當作迻。夫，讀如扶。與，讀平聲。

范，齊邑。居，謂所處之位。養，奉養也。言人之居處，所繫甚大，王子亦人子耳，特以所居不同，故所養不同，而其氣體有異也。

孟子曰：

張、鄒皆云：「羨文也。」

「王子宮室、車馬、衣服多與人同，而王子若彼者，其居使之然也，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？居，當作尻。然，當作㸐。上下同。

廣居，見前篇。尹氏曰：「睟然見於面，盎於背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。」

「魯君之宋，呼於垤澤之門。守者曰：『此非吾君也，何其聲之似我君也？』此無他，居相似也。」呼，當作嘑。

垤澤，宋城門名也。孟子又引此事爲證。

訓義闕。

孟子曰：「食而弗愛，豕交之也。愛而不敬，獸畜之也。食，當作飤。愛，當作㤅。獸，當作嘼。畜，許六切。

交，接也。畜，養也。嘼，謂犬馬之屬。

「恭敬者，幣之未將者也。

將，猶奉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承筐是將。」程子曰：「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，然幣之未將時，已有此恭敬之心，非因幣帛而後有也。」

「恭敬而無實，君子不可虛拘。」

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，特以幣帛爲恭敬，而無其實也。拘，留也。

訓義闕。

孟子曰：「形色，天性也。惟聖人，然後可以踐形。」然，當作嘫。

人之有形有色，無不各有自然之理，所謂天性也。踐，如踐言之踐。蓋衆人有是形，而不能盡其理，故無以踐其形。惟聖人有是形，而又能盡其理，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。程子曰：「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。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，與萬物不同。既爲人，須盡得人理，然後稱其名。衆人有之而不知，賢人踐之而未盡，能充其形，惟聖人也。」楊氏曰：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。物者，形色也。則者，性也。各盡其則，則可以踐形矣。」

訓義闕。

齊宣王欲短喪。公孫丑曰：「爲期之喪，猶愈於已乎？」期，當作朞。

已，猶止也。

孟子曰：「是猶或紾其兄之臂，子謂之姑徐徐云爾，亦教之孝弟而已矣。」紾，之忍切。姑，當作劢。

紾，戾也。教之以孝弟之道，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，而喪之不可短矣。孔子曰：「子生三季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，子也有三季之愛於其父母乎？」所謂教之以孝弟者

如此。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，非强之也。懷，當作褱。强，本作勥。

王子有其母死者，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。公孫丑曰：「若此者，何如也？」

陳氏曰：「王子所生之母死，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。其傅爲請於王，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。時又適有此事，丑問如此者，是非何如？」按《儀禮》：「公子爲其母練冠、麻衣、縓緣，既葬除之。」疑當時此禮已廢，或既葬而未忍即除，故謂之也。

曰：「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，雖加一日愈於已。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。」夫，音扶。

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，其傅爲請，雖止得加一日，猶勝不加。我前所譏，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。　此章言三季通喪，天經地義，不容私意有所短長。示之至情，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。

訓義闕。

孟子曰：「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

下文五者，蓋因人品高下，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。

「有如時雨化之者，

時雨，及時之雨也。艸木之生，播種封殖，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，所少者，雨露之滋耳。及此時而雨之，則其化速矣。教人之妙，亦猶是也，若孔子之於顏、曾是已。

「有成德者，有達財者，

財，與材同。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。成德，如孔子之於冉、閔。達財，如孔子之於由、賜。

「有荅問者，

就所問而荅之，若孔、孟之於樊遲、萬章也。

「有私淑艾者。私，當作厶。艾，當作乂，魚廢切。

私，竊也。淑，善也。艾，治也。人或不能及門受業，但聞君子之道於人，而竊以善治其身，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，若孔、孟之於陳亢、夷之是也。孟子亦曰：「予未得爲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」

「此五者，君子之所以教也。」

聖賢施教，各因其材，小以成小，大以成大，無棄人也。

訓義闕。

公孫丑曰：「道則高矣，美矣，宜若登天然，似不可及也。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？」

孟子曰：「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，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。羿，寫从廾者，省譌。彀，古候切。率，所律切。

彀率，彎弓之限也。言教人者，皆有不可易之法，不容自貶以殉學者之不能也。

「君子引而不發，躍如也。中道而立，能者從之。」

引，引弓也。發，發矢也。躍如，如踊躍而出也。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，但授以學之之法，而不告以得之之妙，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，然其所不告者，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。中者，無過不及之謂。中道而立，言其非難非易。能者從之，言學者當自勉也。此章言道有定體，教有成法，卑不可抗，高不可貶，語不能顯，默不能藏。

訓義闕。

孟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。天下無道，以身殉道。

殉，如殉葬之殉，以死隨物之名也。身出則道在必行，道屈則身在必退，以死相從而不離也。

「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。」

以道從人，妾婦之道。

訓義闕。

公都子曰：「滕更之在門也，若在所禮。而不荅，何也？」

趙氏曰：「滕更，滕君之弟，來學者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挾貴而問，挾賢而問，挾長而問，挾有勳勞而問，挾故而問，皆所不荅也。滕更有二焉。」

趙氏曰：「二，謂挾貴、挾賢也。」尹氏曰：「有所挾，則受道之心不專，所以不荅也。」

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，又惡夫意之不誠者。

訓義闕。

孟子曰：「於不可已而已者，無所不已。於所厚者薄，無所不薄也。厚，當作厚。

已，止也。不可止，謂所不得不爲者也。所厚，所當厚者也。此言不及者之弊。

「其進鋭者，其退速。」

進鋭者，用心大過，其氣易衰，故退速。

三者之弊，理勢必然。雖過不及之不同，然卒同歸於廢弛。

訓義闕。

孟子曰：「君子之於物也，愛之而弗仁。於民也，仁之而弗親。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」愛，當作炁。

物，謂禽獸艸木。愛，謂取之有時，用之有節。程子曰：「仁，推己及人，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於民則可，於物則不可。統而言之則皆仁，分而言之則有序。」楊氏曰：「其分不同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，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。」尹氏曰：「何以有是差等？一本故也，無僞也。」

訓義闕。

孟子曰：「智者無不知也，當務之爲急。仁者無不愛也，急親賢之爲務。堯、舜之智而不徧物，急先務也。堯、舜之仁不徧愛人，急親賢也。

智者固無不知，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，則事無不治，而其爲智也大矣。仁者固無不愛，然常急於親賢，則恩無不洽，而其爲仁也博矣。

「不能三秊之喪，而緦小功之察，放飯流歠，而問無齒決，是之謂不知務。」察，宜作督。飯，扶晚切。歠，昌説切。

三秊之喪，服之重者也。緦麻，三月。小功，五月。服之輕者也。察，致詳也。放飯，大飯。流歠，長歠。不敬之大者也。齒決，齧斷乾肉，不敬之小者也。問，講求之意。　此章言君子之於道，識其全體則心不狹，知所先後則事有序。豐氏曰：「智不急於先務，雖徧知人之所知、徧能人之所能，徒弊精神，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。仁不急於親賢，雖有仁民愛物之心，小人在位，無由下達，聰明日蔽於上，而惡政日加於下，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。」

訓義闕。❶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三十五終

❶「訓義闕」，原脱，今據啖柘山房本補。

四書訓義卷三十六　孟子卷十四

宋朱熹集註　明衡陽王夫之訓義

盡心章句下

凡三十八章。

孟子曰：「不仁哉，梁惠王也！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，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。」愛，當作㤅，烏代切，音同義別。愛，行貌。篇內「愛」字皆同。

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，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。

公孫丑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梁惠王以土地之故，糜爛其民而戰之，大敗。將復之，恐不能勝，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，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。」

梁惠王以下，孟子荅辭也。糜爛其民，使之戰鬥，糜爛其血肉也。復之，復戰也。子弟，謂大子申也。以土地之故及其民，以民之故及其子，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。　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，言仁人之恩，自內及外，不仁之禍，由疏逮親。鬥，寫作鬬，誤。鬬，兩相連接也。鬥，兩士相對，兵杖在後。　歬作「前」，誤。「前」乃「𠝣」字之譌。

訓義孟子有感於梁王之事，而以推仁不仁之異致也，曰，天下之理，順逆而已矣。仁者，順乎人心、順乎天理者也，而不仁則逆。至於逆，而不仁之害，生於心而事必膺之，悖於理而勢必因之。吾遊梁而知其已事至於慘毒之已極，而勢不容已，則不仁哉梁惠王！雖欲自留其一綫之慈愛，而不可得也。夫仁者固以愛周於羣類爲

志，而恩不可以驟被，其所施愛，先於其所愛者焉。乃因此心而推之，事以漸而廣，於是而人民焉，於是而庶物焉，乃至於非所謀之功利，而亦有以相報。若不仁者，未嘗無情於天性之恩，而念忽有所妄動，其所發難，但其所不愛者耳。乃即此心之所逞，情以迷而不復，於是而不見有民焉，不見有親焉，乃至於所必恤之死傷，而亦不使得全。於是公孫丑有疑而問曰，不仁者唯其心之私也，故不能推愛於臣民，則有之矣。若其所親暱者，何遽忍焉？而夫子何據以明其然哉？孟子曰，子不觀其用兵不已之禍乎？其興兵搆怨之由以與齊争者，唯土地之故。土地之與人民孰爲重輕，而忘其人民矣，糜爛其民而戰之，以至於大敗。土地未得，而並生之亦子死者不可勝計矣。庶其有悔心乎，而忿不能懲，勢不能下，而必欲復之。於其將復之頃，恐將不用命而不勝，則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，而子弟果授首於郊原矣。夫由此言之，土地與人民較，孰爲所愛也？人民與子弟較，孰爲所愛也？慾之不窒，忿之不懲，氣恣於一往，而情迷於不忍，忘勢之所激，不戕賊天性而不止。則所謂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，非是之謂乎！蓋心順則理自順，故親親可以仁民，仁民可以愛物。心逆則理自逆，故物之害及於民，民之害及於親。發端於一念，而相因以成善惡吉凶之數，豈有爽哉？

孟子曰：「《春秋》無義戰。彼善於此，則有之矣。

《春秋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，必加譏貶，以著其擅興之罪，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。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，如召陵之

師之類是也。

「征者，上伐下也，敵國不相征也。」

征，所以正人也。諸侯有罪，則天子討而正之，此《春秋》所以無義戰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兵者，聖人之所不得已而用者也。故欲全天下之至仁，必正天下之大義。斷之以義，則統歸於一王，不特大分以立，而兵不妄動，則天下亦賴以生全。故吾於《春秋》而見聖人之志焉。《春秋》之紀戰不一矣，而《春秋》之文有所貶而無所褒，蓋見其不義，而必不以義予之也。即或以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以討賊而正君臣之分，因度彼參此，而以直爲壯、曲爲老者有之。而即其所謂善者，亦終不以爲義也，何也？兩相戰，必有一往征者焉，當其征之始，而義已立矣。惟天子於諸侯有在九伐之法者，則命大司馬帥方伯、連衛以討之。聲靈秉於一人，而絶私忿妄爭之漸。若其爲敵國也，則各安其分，罪非己之所得問。若有侵陵之事，則告之天子而請治其罪，無相征之道也。先王制之，後世莫敢不遵焉，奉之爲義，而大統一，兵革亦因以休息。故封建之天下，垂之萬世而無兼并之害，達之四海而無殺戮之慘。孔子秉此治當時之諸侯，辭有嚴而不恕，其意深矣。

孟子曰：「盡信《書》，則不如無《書》。

程子曰：「載事之辭，容有重偁而過其實者，學者當識其義而已。苟執於辭，則時或有害於義，不如無《書》之愈也。」偁與稱，義有所別。概寫作稱，亦非用心讀書、臨文審字者所宜然。

「吾於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

《武成》，《周書》篇名，武王伐紂，歸而記事

之書也。策，竹簡也。取其二三策之言，其餘不可盡信也。○程子曰：「取其奉天伐暴之意、反政施仁之法而已。」

「仁人無敵於天下。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」

杵，舂杵也。或作樐，楯也。《武成》言武王伐紂，紂之「前徒倒戈，攻於後以北，血流瀵杵」。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。然《書》本意，乃謂商人自相殺，非謂武王殺之也。孟子之設是言，懼後世之惑，且長不仁之心耳。樐，與櫓同。瀵寫作漂，今俗省譌。

訓義 孟子曰，三代之得天下，得之以仁而已矣。知其得天下之理，與生天下之心，以讀三代之書，則得意而忘言，不至以學術殺天下矣。《書》者，古之左史、右史記之，而孔子刪之。然刪之也，有可刪之篇，而無可刪之句，義在可存，則因仍其舊文，使相貫通，而使學者自擇焉。學者審其理，而見先王之心，信以道，不信以言也。若取《書》之一句一字而執之曰，此先王之必然，而非史臣之加損也，唯有信之而已。則不如無《書》焉，以免殉文害道之獘，而孔子何存之以垂百王之大法哉？故吾以是讀《周書》，而斷以意焉。《武成》者，記武王伐商之事，非武王自告天下之篇也。史臣以意贊之，以詞揚之，中固有實録焉。以記其奉天伐暴之旨，反商立政之法，二三策焉耳。而吾取之，以明武王得天下之一於仁也，其他無信焉。若其尤不足信者，莫甚於「血流漂杵」之一言。夫仁人之無敵於天下，必然之理也。民心歸之，天命佑之，兵之所至，壺漿相迎，暴君不能止也。今周之所得天下者，至仁也。所伐之獨夫紂，至不仁也。以天與人歸之主，加

衆叛親離之國，孰爲紂以死争存亾？而武王亦何忍以生之者殺之乎？「血流漂杵」，其誣明矣。使於此而信焉，則仁人必以兵威陵天下，而不仁者且可抗天討以争衡，其貽害於世教豈小哉？故善讀《書》者斷之以理，諒之以心，不在史臣浮溢之詞也。

孟子曰：「有人曰：『我善爲陳，我善爲戰。』大罪也。陳，本作敶，今俗省譌。

制行伍曰陳，交兵曰戰。

「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焉。好，本作㚜，从女从丑。

「南面而征，北狄怨。東面而征，西夷怨。曰：『奚爲後我？』

此引湯之事以明之，解見前篇。

「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車三百兩，虎賁三千人。兩，當作㒳，即讀良獎切。賁，博昆切，讀如奔。

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。兩，車數，一車兩輪也。千，《書序》作百。

「王曰：『無畏！寍爾也，非敵百姓也。』若崩厥角稽首。寍，當作寍，安也，寍，願詞也，義別。稽，當作䭫，下首也，讀康禮切，稽，古兮切，留也，音義俱別，傳寫舛別，迷而不反。

《書·泰誓》文與此小異。孟子之意當云，王謂商人曰：「無畏我也。我來伐紂，本爲安寧汝，非敵商之百姓也。」於是，商人䭫首至地，如角之崩也。

「征人爲言正也，各欲正己也，焉用戰？」

民爲暴君所虐，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今欲一天下而定之，固未嘗不有用兵之事，而所恃者非兵也。言兵者起，而天下之争愈不可止。故有人於此，自陳其術以干君曰，兵以敶而自固，我善其法。可合可離，可攻可守，無瑕之可擊也。以戰而克敵，我善其法，以坐以作，以

進以止，所嚮無前也。斯人也，天下本不資之以定，而徒使其糜血肉於原野，王者之必誅不赦以謝天下者也。夫王者即有用武之事，而但得民之心。使一國之君所好者仁，終明其推恩之政，而救民於陷溺之中，則天下之君甲衆不足用，山河不足據，而自無敵矣。而不觀之湯乎？其以安天下而用兵也，東面而征，則西夷怨矣，南面而征，則北狄怨矣。其怨之詞曰：「奚爲後我？」湯有不欲亟用其兵之心，而民有望恩不至之感，亦至斯乎！望之切，故怨之急，則迎之者唯恐後矣。而不觀之武乎？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車三百兩而已，以二萬之步卒甲士，而當紂億兆之人，虎賁三千人而已，以左右侍衛之常卒，而臨八百國之諸侯。王誓師而告殷人曰，吾不以兵威加爾，爾無畏也，所以除殷之暴而安爾也，百姓固吾所哀矜而不忍敵也。修其文告而已，無致武焉，而殷民之臣附者，若崩厥角以䭫首焉。以湯、武之事觀之，可以知王者征暴之大義也。名隨義而立，天下知其名而服其義。其爲言也，己所奉者正，施於人者正，正其不正，而使君民各得其理者也。夫以正天下爲義，則四海之民陷溺於詖行畸政之中者，皆欲王者之誅暴禁亂，以正己之國。得其所欲而撫之，民將望之如湯，歸之如武，而焉用此技擊之術，部伍之法，以争死生於不可知之數乎？故爲善陳、善戰之罪不伸，而求天下之定，必不可得矣。

孟子曰：「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。」

尹氏曰：「規矩，法度可告者也。巧則在其人，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。蓋下學可

以言傳，上達必由心悟，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教有教之理焉，學有學之道焉。善學者由教而入，以教而正。而及其自得，則教者無能爲功，非吝也，固有能有不能也。今以工喻之。梓匠輪輿各精其技而成乎名，以爲人師，其於車器宫室之成，曲盡其理，蓋有巧存焉。而其教人也，示之以規矩而已，未嘗示之以巧也。所以然者，一規而天下之圓盡於此，一矩而天下之方盡於此，象有定焉，數有分焉，理之所著，言之所可宣，能與人也。若夫巧，則亦猶是以規爲圓、以矩爲方而已。而大小之推，損益之致，疏數之節，剛柔之宜，物之各有其則而會之於一心，心喻之，目審之，手習之，無有定也。而欲使之巧焉，則巧於迹，不巧於實，巧於此，不巧於彼。彼且不巧，而使之巧者愈益其不巧，口不可得而宣也，象不可得而止也，不能也。故學者無怨於梓匠輪輿，而梓匠輪輿亦無餘憾也。以此思君子之教，博之以文，使有所倣，約之以禮，使有所據。而心與理洽，性與天合，以行乎萬變而不踰自然之天則者，非志之篤而心之純，君子其何以益之哉？於嘑！吾安得巧者而與言規矩也？乃至有屬望於密授之有心傳，不亦誣乎？

孟子曰：「舜之飯糗茹草也，若將終身焉。及其爲天子也，被袗衣，鼓琴，二女果，若固有之。」飯，符萬切。糗，去九切。草，當作艸。袗，之忍切。果，本作婐，烏果切，省譌也。

飯，食也。糗，乾糒也。茹，亦食也。袗，畫衣也。二女，堯二女也。婐，女侍也。言聖人之心，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，不以

富貴而有動於中，隨遇而安，無預於己，所性分定故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聖人之心，性焉安焉而已。性無不盡，則無往而非盡性之誠也。心無不安，則無往而非安心之境也。吾於大舜遇之矣。今由舜之所行以推其量，由其所以處物者以得其心，固有可想見者焉。其于田之日，飯糗茹艸也，不知其飯者糗、茹者艸也。視天下無可以益我者，而何容心於素位之外？若將終身焉行乎貧賤之中，而盡吾之性者無所待。非以樂貧賤也，非僅以忘貧賤也，至足者存焉，於物不見有不足也。及其爲天子矣，被袗衣矣，鼓琴矣，二女婐矣，不覺其袗衣之在躬，琴之在御，二女之在室也。視天下無不可以惟吾用者，而何驚心於忽至之榮？若固有之，因乎富貴之常，而盡吾之性者無所疑。無所訢於富貴也，無所距於富貴也，至足者存焉，於己原無不足也。於嘑！德盛矣，道至矣。心於天下無不受，性於天下無不順，此豈可以有心學焉者哉？凡天下之境皆聖人之境，惟聖人之誠盡乎天下之誠。學聖者亦將何以望其涯涘乎？

孟子曰：「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：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。殺人之兄，人亦殺其兄。然則非自殺之也，一閒耳。」然，當作嘫，下俱同。

言吾今而後知者，必有所爲而感發也。一閒者，我往彼來，閒一人耳，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。范氏曰：「知此則愛敬人之親，人亦愛敬其親矣。」

訓義 戰國刑名之徒，有爲參夷之法，終以自斃。故孟子直指其致禍之不爽以警天下曰，殺人者，當其罪而已，戮其人而已

矣。而乃有殺人之親以毒流天下者，其心之慘，其身必誅，固可素信其必然。乃今殺人之親者，其後之自禍亦如此，而後知其逆天自作之孽如此其重也。殺此人耳，其父何辜，而亦殺之，其兄何辜，而亦殺之。自其法立，則成乎不易之典。及其受禍也，即以其法治其人，復有人焉殺其父、殺其兄矣。夫古無此法，雖甚怨而殺止及身。乃自其人倡之，人因取而加之，然則非自殺之也，一間耳！蓋其虐老殄族之心，原不知有父兄，則早已喪其骨肉之愛，而心不爲之動。心之所感，理之所膺，勢之所成，豈有爽哉？孰能除此毒以全天下之父兄者乎？其尚可以自全其父兄乎？

孟子曰：「古之爲關也，將以禦暴。

譏察非常。察，當作詧。

「今之爲關也，將以爲暴。」

征稅出入。范氏曰：「古之耕者什一，後世或收太半之稅，此以賦斂爲暴也。文王之囿，與民同之。齊宣王之囿，爲阱國中，此以園囿爲暴也。後世爲暴，不止於關。若使孟子用於諸侯，必行文王之政，凡此之類，皆不終日而改也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法無不敝也，而或不至於相反。有毀先王之法而賊民者矣，有不得先王立法之意而增損之以病民者矣。惟至於爲關則不然。夫四海之內，有分土而無分民，商旅行焉，以通天下之貨賄，可無用關也。而古之爲關者，以非常之變，恐爲行者之害，而譏詧之以使無憂，所以止暴而安商也。乃今之爲關也，則暴君斂之，污吏侵之，姦民因起而刻削之，刑罰日加，爭奪日甚矣，暴虐商旅而已矣。夫以先王

良法美意而爲暴人之資，則憂世者之情惡容不切乎？

孟子曰：「身不行道，不行於妻子。使人不以道，不能行於妻子。」

身不行道者，以行言之。不行者，道不行也。使人不以道者，以事言之。不能行者，令不行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天下無不可以道感者也，天下未有可以非道争者也。四海之大，萬民之衆，其不可以法驅而威脅，明矣。即在妻子之閒亦有然者。今夫父教其子，夫制其妻，道也。教之以正，制之以禮，固道也。而道者，豈徒其耳提面命之閒乎？如其身不行道，與言非所宜言，行非所宜行，乃欲防家人之縱佚，而使循乎規矩，則雖督教之，不行矣。父命而子共，夫唱而婦隨，道也。共子職而不敢咈，隨婦順而不敢違，亦道也。而道者，豈任吾私意私欲之爲乎？如其使之不以道，令非所宜行，禁非所宜止，乃欲劈家人以殉已，而使順吾非僻，雖迫責之，不行矣。近者不可行，而況於遠？親者不可行，而況於疏？故君子推之一家，推之一國，推之天下，而無行不遂者，無他，唯道而已矣。

孟子曰：「周于利者，凶秊不能殺。周于德者，邪世不能亂。」秊，寫作年，非，年不成字。邪，當作衺。亂，當作𤔔。

周，足也。言積之厚，則用有餘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儒者與異端辯，而或爲其所詘，抑或爲所詘而遂惑焉，固其不遇治教休明之世爲不幸，然亦其德無以勝之也。君子之道，通乎天地民物之故，盡乎吉凶得失之變，無不貫焉。則實得此理於心，而躬行克踐之，何所不足？則亦何所不

信？道本周徧，而德因之矣。今夫以利謀身者，安能必季之常豐？倘力盡於數畝，技止於一類，則凶季且殺之矣。如其周也，凡可以謀食者皆早圖之，則一穀不登而有他穀，一術不利而有他術，不能殺矣。則夫以德自治而教人者，亦惟其周而已矣。仁之至，而內極於無欲者，外溥其愛。義之盡，而經知其常者，變盡其權。則彼衰世之說，欲窮我於仁，而我推行有序之仁，更可以徧及民物，彼兼愛之無本者不能亂也。欲窮我以義，而我裁物有制之義，初不至內喪其已，彼爲我之自私者不能亂也。欲窮我於仁義之不效，而我無敵於天下之仁義，初非圖王不成，彼富彊之賊民者不能亂也。植之有本，心體之，躬行之，而非徒口辯。膺之無方，道可行，功可就，而非有偏執。則衰世所賴於君子者，此耳。

孟子曰：「好名之人，能讓千棄之國。苟非其人，簞食豆羹見於色。」好，本作[illegible]。棄作乘者，譌。食，當作飤，亦省誤。

好名之人，矯情干譽，是以能讓千乘之國。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，則於得失之小者，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。蓋觀人不於其所勉，而於其所忽，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夫人不可不自勉於道義。而所謂勉者，勉之以心體力行，而非但以苟難之節勉之於一旦也。勉之於苟難之節者，本無見道之實，信爲確乎不拔之德，徒以其名而已矣。見濁世之沈沒於利而不知讓也，以爲吾能辭當世之榮而不屑，則愚者驚之，賢者慕之，而名由此立。以名之足尚也而好之，其所好者在是，遂若天

下之無以易也。與之以千乘之國，讓以全名，能之矣。其視得國之足榮，不如其得名也。夫曲士殉名，君子顧名，豈必以名而讓者之無實哉？然有其實而求無媿於其名者，不易得也。苟其徒以好名爲心，而非果能讓之人乎，則其讓也，但以名也，非真有見於國之不可受而坦然忘之也。惟讓國而可得名，則勉爲恬淡之容，若安之矣。至於名之所不至，雖爲義之所可卻，而心猶顧戀而不舍，或有得其簞食豆羹者，亦且形見於色而不平矣。色者，心之徵也。心伏於隱微，而發不及覺。使問之曰，爾何輕千乘而靳此簞豆乎？亦難以自問矣。君子於此觀之，而知其讓國之無實也。然則勉於義者，積小慎微而根心生色，豈一旦一夕之功哉？

孟子曰：「不信仁賢，則國空虛。

空虛，言若無人然。

「無禮義，則上下亂。亂，當作𤔔。

禮義，所以辨上下、定民志。

「無政事，則財用不足。」

生之無道，取之無度，用之無節故也。

尹氏曰：「三者以仁賢爲本。無仁賢，則禮義政事，處之皆不以其道矣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吾見今之有國者，國皆非其國也。而漫不自念，且自謂多士之盈廷矣，臣民之胥服矣，府庫之充實矣。使如實而自念焉，危亡在旦夕，❶豈有爽哉？在廷者策士謀臣日進於前，不患無人矣，而孰知其爲空虛乎？閒暇，無與之治政刑。有事，無與之守社稷。人非其人也。何也？唯不信仁賢也。仁者以輔君德，

❶「亡」，原作「忘」，今據文義改。

賢者以陳君道，必有心感乎之而專任之，則一人而收千百人之用，一人而致千百人之歸。如其若聽之，若不聽之，君子虛拘而志不行，羣小進而初非可倚任，國尚有人乎？如是者謂之虛。國虛，則人乘之矣。其立法也，刑名法術不勝其繁。將以正分也，而孰知其上下之亂乎？法網多，則逃之者愈巧。民志疑，則守之也無恒。分不能定也。何也？唯無禮義也。禮行，而下不踰分以自侈。義行，而下不崇利以干君。自上躬行之而启迪之，則不待立法而臣民自靖，不待用制而臣民自服。如其上無所帥，下無所從，典章徒存而教不行，廉恥喪而相與以偷，臣尚其臣、民尚其民乎？如是者謂之亂。國亂，則自趨於亡矣。其聚財也，頭會箕斂，求而無厭。自謂國富矣，而孰知其財用之不足乎？取之欲盈，而終不得盈。用之欲給，而終不得給。財非其財也。何也？唯無政事也。政以總其出入之大綱，事以修其生聚之良法。君制之，有司守之，則無事多取而常不匱，有事需用而出不窮。如其廢式賦之規，無勸相之術，節制不止，而徒以膺一時之急，財其可繼乎？如是者謂之貧。國貧，則國無能立矣。然後知先王之尚賢以致民，其道爲足尚也。修教以安民，其德爲足貴也。勤政以生財，其法爲足守也。而今之有國者且以爲迂闊不足行，而不知國之危亟矣。吾又惡知其所終哉？

孟子曰：「不仁而得國者，有之矣。不仁而得天下，未之有也。」

言不仁之人，騁其私智，可以盜千乘之國，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。　鄒氏曰：「自秦以來，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，然皆一再傳

而失之，猶不得也。所謂得天下者，必如三代而後可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君子以仁爲興王之本務，告之時君而不之聽，非其無意於得天下也。其心有所馮恃，以爲己行之而已效，大功之立，大業之成，亦率吾已試之術而已矣。吾嚮者未嘗有國也，以智力取之，而國爲我得矣。天下亦猶是也，何必從民之欲以致民說，順天之理以合天心，如君子之所言哉？而誰知不然也。上稽之三代，下攷之近世，以小惠愚民，以小信欺民，而行其險詐以得國者，有之矣。若夫天下，重器也。得天下，大業也。非仁無能得也。驗之已事而然，則無有不然者矣。未之有也，而何容妄計哉？蓋得天下者，必撥亂反正以止天下之亂，而天不難廢積功纍仁者之裔以授之。如無其人，則亂不可定，而天不忍絕前王之統。非如一國之君，得之也易而失之也亦易，天無所惜，而可任人之爭者也。謀之徒勞，爲之不成，亦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孟子曰：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

社，土神。稷，穀神。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。蓋國以民爲本，社稷亦爲民而立，而君之尊，又係於二者之存亡，故其輕重如此。

「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，得乎天子爲諸侯，得乎諸侯爲大夫。

丘民，田野之民，至微賤也。然得其心，則天下歸之。天子，至尊貴也，而得其心者，不過爲諸侯耳。是民爲重也。

「諸侯危社稷，則變置。

諸侯無道，將使社稷爲人所滅，則當更立賢君，是君輕於社稷也。

「犧牲既成，粢盛既潔，祭祀以時，然而旱乾水溢，則變置社稷。」粢，當作齍，即夷切。粢，疾咨切，稻餅也，或作餈。音義皆別。盛，讀如成。然，當作㷵。乾，古寒切。

祭祀不失禮，而土、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，則毁其壇壝而更置之，亦季不順成、八蜡不通之意。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。

訓義孟子曰，立國有大分，則君者神人之主，而其尊莫尚矣。乃自君之自念者言之，則輕重之勢，實因於理之必然，而不可自見爲尊而恃之也。夫君之所尤貴者何也？民也。所以何國之存而不亡者，民保之也。所以俾己之榮而無辱者，民俾之也。故一夫不獲，而君引爲己愆，於以愛養之，安全之，惟恐不當其心，誠不容不貴之已。由是而次焉，則社稷也。以安斯民之居，於是乎而祀社。以佑斯民之食，於是乎而祀稷。故憑以建國，而世守其壇壝，爲民而祈焉，爲民而報焉，不敢不致其誠敬，次於民而爲君之所重已。若夫君之自視，則輕矣。託其身於民上，而因民爲榮辱。仰而念之，有神明焉。俯而顧之，有百姓焉。菲薄其躬，以不擾於民，勞苦其心，以求益於民，而冀其不得罪於鬼神，敢自尊以卑民乎？自奉以厲民乎？誠有不得不輕者存也。是道也，古之賢君所以省躬勤民，以保其明祀，而王者制大法以建萬邦、安天下，皆有見於此也。惟民之爲貴也，是故當揖讓之世，以天下與人而不吝，惟其人之得乎丘民也。當征誅之世，取人之天下而不疑，惟自信其得乎丘民也。順民心之欲，而定一人之統，則推養民之道，以立萬國之君，由是而能體天

子之心以宜民者，則使之爲諸侯也。乃以分天下之治，而用天下之賢，由是而能體諸侯之心以收民者，則使之爲大夫也。然則諸侯念己之所以得乎天子，而始得有其國者，唯民之故，而敢不凜匹夫勝予之恐乎？惟其不得不輕也，是故諸侯自視崇高以肆於民上，則社稷將屋，於是國人告訴於天子，而天子廢之，則置賢者以奉社稷之祀。然則諸侯念己之廢立，惟社稷之保，而非有必尊之勢，則所以事神治民者，敢不忘其身以念斯民乎？惟社稷之以民貴而次於民也，是故諸侯必崇其敬，犧牲必告全焉，齍盛必薦馨焉，祭祀必卜期焉，諸侯自菲而不敢菲也。乃犧牲既成矣，省滌之道盡矣。齍盛既潔矣，亯餁之道盡矣。祭祀既以時矣，恪共之道盡矣。然而或旱乾焉，或水溢焉，君無過，而過在社稷，則以其無能利民也，於是毀其壇壝而更置之，以示鬼神之有過而必自新也。然則諸侯念社稷之崇替，惟民之故而已。爲民而事神，則所以爲神之主，而必順人之情者，愈不敢不於民而致其貴矣。此古之帝王以自立於諸侯之上，而宰制神人，奠安天下，無非爲丘民而立大法。爲諸侯者誠一念及此，而猶敢縱耳目之欲，逞驕倨之志曰，惟予言而莫違也哉？此三代封建之制所以久安長治者也。王道廢而列國擅，而斯民不保其生，可勝嘆哉！

孟子曰：「聖人，百世之師也，伯夷、柳下惠是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聞柳下惠之風者，薄夫敦，鄙夫寬。奮乎百世之上。句。百世之下，聞者莫不興起也。非聖人而能若是乎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？」懦，本作懊，俗誤。敦，當作惇，都昆切，傳寫譌別。

興起，感動奮發也。親炙，親近而熏炙之也。餘見前篇。

訓義孟子推伯夷、柳下惠爲聖人，以厲天下之人心而正其風俗，乃言其所以爲聖之實曰，學者尚論古人，至於推之以聖而難矣。心必極乎其正也，德必極乎其盛也，然後信其行，造其極，而非大賢以下行修名立者之所可幾也，則惟其可爲百世之師也。人同此心，而以一人正百世之心。心同此理，而以一人定百世之理。則百世之效法者在是，是以知其聖也。以此而論，伯夷、栁下惠是矣。伯夷未嘗教天下以清，而其清也，合乎人心，理之必清者也。栁下惠未嘗教天下以和，而其和也，合乎人心，理之必和者也。無所勉而光煇盛著，斯以爲聖，斯以爲百世之師也。唯其能爲百世之師，故百世之人未嘗登堂而奉教，乃聞伯夷之風者，雖頑夫且廉矣，雖懦夫且有立志矣。而不頑不懦者之惜廉隅以自卓立者，又弗論也。聞柳下惠之風者，雖薄夫且惇矣，雖鄙夫且寬矣。而不薄不鄙者之厚自處而能容物者，又弗論也。夫伯夷、栁下惠立於濁亂之世，因其性之所固然，而盡其量之所必極，至清也而天下莫能加，至和也而萬物莫能干，獨以其大正之心、極盛之德，奮乎百世之上。乃百世之下，世遠矣，人心愈不可問矣，而一聞其風，則惻然覺利欲之爲汚而不能安，爽然覺乖戾之無所施而不可有。至於頑懦薄鄙之夫，心不能不爲之動，過不能不爲之改。此豈一行之成所可得於天下後世者乎？惟其爲聖人也，自盡其心，即以盡百世之心，自成其理，即以定天下之理，於是有不疾而速、不言而喻之神焉。

使非然也，而能若是乎？我儀圖之，則當其時登二子之堂，而爲其盛德所蒸動，誠不知其一私不存、萬物皆務之氣象當何如也。使親炙焉，不謂之聖人而不得矣。由今日以念當時，故確信二子之聖，而非虛加之也。於嘑！此孟子之定論，而亦孟子之微言也。蓋學聖之功，唯人欲之浄盡，而私意之不存，則天理即於是而定，異端俗學不得而亂之矣。

孟子曰：「仁也者，人也。合而言之，道也。」

仁者，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。然仁，理也。人，物也。以仁之理，合於人之身而言之，乃所謂道者也。程子曰：「《中庸》所謂『衛性之謂道』是也。」或曰：「外國本『人也』之下，有『義也者宜也，禮也者履也，智也者知也，信也者實也』，凡二十字。」今按：如此，則理極分明，然未詳其是否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天下皆言道矣。乃道之因事而立，凡可行可由者，皆道也。從其散見者而言之，則或得末而忘本，得偏而失全，言道者適以亂道，而道以不明。今請得而質言之。夫可行可由者道，而道必有所自生，乃爲理之所必出而心之所必安，則統道於一原，而萬事萬物皆由此立，則仁是已。見可欲也，而心有所不欲。如可忍也，而心有所不忍。此不欲不忍之心何自生乎？天有其不私之理以與人而各得，天有其不已之誠以生人而不吝。人乃受之於天，因所受者而爲心，以函萬物而皆備。故食可甘，色可說，而有其不安者，於是見可欲而不欲。民自爲民，物自爲物，而有其不忍忘者，於是若可忍而不忍。蓋天以殊人於萬物之生，而人以自成其人之

生者也。夫仁，理也，理在天下而各得者也。然理在天下，而何以見吾之必由、吾之必行乎？惟取而合之於吾身，則心自有所不容不生，事自有所不容不盡。於是而分之，而秩敘之差等不容昧。統之，而推行之公溥不可遺。則以之爲綱常倫物，以之爲禮樂刑政，皆此而已矣。仁之所統也，即人之可知可能而可弘者也。於是而言之，故曰道也。如其不然，執象數以言道，則象數者，事物之象數，何以爲吾之所必由，而不可須臾之或離？託於空虛以言道，則空虛者，既已空虛而無所有，何以爲天下之所必待，而成乎事物之始終？故君子之學以求仁爲要，以誠身爲本，而異端曲學之言道不能亂也。

孟子曰：「孔子之去魯，曰：『遲遲吾行也。』去父母國之道也。去齊，接淅而行，去他國之道也。」

重出。

孟子曰：「君子之戹於陳、蔡之閒，無上下之交也。」戹，當作阸。俗作厄、阨，竝非。厄、阨，音義俱別。

君子，孔子也。戹，與阸同。君臣皆惡，無所與交也。

訓義 孟子曰，諸侯之交際，雖不可信以行道，而君子猶不絶之。蓋其人而知與君子交，則猶有足取者，異於偷安無志自取危亡之國也。昔者君子戹於陳、蔡之閒，豈君子之道窮哉？蓋二國之君臣皆惡，不交於君子，是以至於此極也。於時二國南困於楚，東困於吳，有垂亡之勢。而君臣異志，互相殘害，有救死不贍之勢，而人道幾絶。不然，則當時列國雖不用君子，而無不可聞其政，何至是哉？未幾而二國皆亡，其不足與交，久矣。故不能用君子

而猶知交君子者，君子勿卻焉。非其自絕，不輕絕之也。」

貉稽曰：「稽大不理於口。」貉，莫白切。寫作貊者，妄謬。

趙氏曰：「貉，姓。稽，名。爲衆口所訕。理，賴也。」今按：《漢書》「無俚」，《方言》亦訓「賴」。

孟子曰：「無傷也。士憎茲多口。

趙氏曰：「爲士者，益多爲衆口所訕。」按：此則「憎」當从「土」，今本皆从「心」，蓋傳寫之誤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憂心悄悄，慍于羣小。』孔子也。『肆不殄厥慍，亦不隕厥問。』文王也。」憂，當作息。隕，于敏切。

《詩》，《邶風・柏舟》及《大雅・緜》之篇也。悄悄，憂貌。慍，怒也。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。孟子以爲孔子之事，可以當之。肆，發語辭。隕，墜也。問，聲問也。本言大王事昆夷，雖不能殄絕其慍怒，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。孟子以爲文王之事，可以當之。　尹氏曰：「言人顧自處如何，盡其在我者而已。」

訓義 君子處亂世之末流，一時之是非初不足爲重輕，其志定，其量弘，知有自盡，而譏非不恤，道固然也。孟子之在當時，外人之議之，小人之毀之也，不一而足，而視之若無有，自有道大而無疑者存焉。故因貉稽而深論之。貉稽者，不詳其爲何如人，固不足以如古聖賢之道盡於己。而爲當世惡俗所譏訕，則亦與合流同污者異矣。以物議之見毀而言於孟子曰，稽大不理於口，有傷世之心焉，有自傷之志焉，則將無欲改志操以求合於悠悠者乎？孟子乃坦然而詔之曰，無傷也。有志者不可

奪，有道者不可枉，以之爲戚戚，則志不定而道不立矣。夫人既爲士，亦患不能成乎其爲士耳。苟其不媿於士，則不欲天下之所欲，不爲天下之所爲，愚者怪之，慧者忌之，行愈成而議愈甚，增此人言之藉藉矣。是道也，古之君子涉乎濁亂之世皆不免焉，而自處有道矣。嘗讀《詩》而有感於孔子、文王之似《詩》言也。《柏舟》之詩云：「憂心悄悄，愠于羣小。」此貞婦閒于寵妾之詞也，而以言孔子則有然者。憂心而既悄悄矣，聖人不忍忘天下，而日深其憂患。乃匡之圍，陳、蔡之戹，桓魋之害，羣小之愠者正在此焉。道大而莫能容，此心德之盛而成乎多口者也。《緜》之詩云：「肆不殄厥愠，亦不隕厥問。」此大王爲狄所迫遷，而益自修德以致令名之詞也，而以言文王則有然者，厥愠之不可殄也，聖人不與争得失，而增修其仁德。故密人之侵，崇侯之譖，商紂之囚，不足以隕令聞者，惟自盡焉。蒙難而正其志，此當多口而益修其德者也。然則將爲孔子乎，道有可信，以興廢信之天，而知天下之多口無能如何也，釋然以聽之而已矣。將爲文王乎，時之方屯，以出險任之己，而念天下之多口爲修德之助也，皇然以自求而已矣。而要無足傷也。二者，惟子所擇焉。若畏多口而改予度以殉之，又豈可哉？夫貉稽者，未必可與言孔子、文王之道，孟子豈以是詔之？而自盡之理則有然者，此豈徒爲稽言哉？淳于髡名實之誚，尹士干澤之譏，好辯之偁，孟子不求免乎一時。而道垂千載，其懷來亦於此見矣。

孟子曰：「賢者以其昭昭，使人昭昭。今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。」

昭昭，明也。昏昏，闇也。　尹氏曰：「《大學》之道，在自昭明德，而施於天下國家，其有不順者寡矣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道之不明也，而欲與天下明之，此賢者之責也。《詩》、《書》之所著，禮、樂之所定，古聖賢之所爲，皆所以使人之共明斯道者也。故教者修焉，而使學者學焉，然非徒以其文具也。夫欲使人能悉知之，能決信之，能率行之，必昭昭然知其當然，知其所以然，由來不昧，而條理不迷。賢者於此，必先窮理格物以致其知，本末精粗，曉然具著於心目，然後垂之爲教，隨人之深淺而使之率喻於道。所以遵其教，聽其言，皆去所疑，而可以見之於行。不謂今之不然也，其於道也，茫然未有所得，大義不知其綱，微言不知其隱，誦説而已矣，實則昏昏也。乃詔於人曰，道如是也，欲其知之，欲其率行之。宜乎人之終日學而愈惑也。則其見詘於異端，而道日以廢，不亦宜乎！欲明人者先自明，博學詳説之功，其可不自勉乎！

孟子謂高子曰：「山徑之蹊閒，句。介然用之而成路。句。爲閒不用，則茅塞之矣。今茅塞子之心矣。」介，宜如字讀。

徑，小路也。蹊，人行處也。介然，倏然之頃也。用，由也。路，大路也。爲閒，少頃也。茅塞，茅艸生而塞之也。言理義之心，不可少有閒斷也。

訓義 天下之理皆具於心。凡有其理，皆人心之所見爲然者也。苟有是心，則莫不可得乎理者也。而其道則在用其心而已矣。心用於理，則雖未豁然貫通，而推行之有序。心有時而不用於理，則利欲起而乘之，流俗之説起而亂之，而天理日以蔽矣。

孟子之門有高子者如是，故孟子責而警之曰，人有是心，而道義出焉。豁然悟之，則坦然行之，如大路然。而爲物欲所蔽之餘，偶有志焉，偶有聞焉，以求通於道義，則如山徑之蹊閒而已矣，未有可由之路也。介然之閒，人用之而求有所往，則亦漸成乎路矣。夫天下之路，其始皆山徑也，修除之，則大道矣。是山徑本有可爲路之理也，而無如其不用，何也？未成乎大路，則用之也愈不得不勤，何也？以其僅有此蹊閒也，則豈待久而荒廢哉？爲閒無幾，不用焉，則茅復生而塞之矣，何也？其茅之俟乎其旁者，根株未除也。而今子則類是已。子之本心，固載道義之心，可爲路者也。子錮蔽之風習已久，而求道也暫，是山徑也。偶有所憤悱而求通，是介然之路也。乃一用而不繼之以用，志不持，氣不充，利欲之相伺不忘，流俗之舊染未滌，是皆茅也。有所覺而復迷，則前所覺者且忘，有所爲而復亂，則前所爲者無功，是塞也。而子安得不自警哉？不然，吾無所望於子矣。於嘘！孟子詔學者之心至矣。山徑未用也，猶可望其用也。用之成路而又塞之，而乃成乎自棄。我日斯邁，而月斯征，役於名，而學以怠荒而失之，見異説而遷焉。學者之通患，豈徒一高子哉？

高子曰：「禹之聲，尚文王之聲。」

尚，加尚也。　豐氏曰：「言禹之樂，過於文王之樂。」

孟子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以追蠡。」追，本音陟隹切，今或別讀如堆。蠡，盧啟切。

豐氏曰：「追，鐘紐也。《周禮》所謂『旋蟲』是也。蠡者，齧木蟲也。言禹時鐘在

者，鐘紐如蟲蠹而欲絶，蓋用之者多，而文王之鐘不然，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。」

曰：「是奚足哉？ 城門之軌，兩馬之力與？」與，平聲。

豐氏曰：「奚足，言此何足以知之也。軌，車轍迹也。兩馬，一車所駕也。城中之塗容九軌，車可散行，故其轍迹淺。城門惟容一車，車皆由之，故其轍迹深。蓋日久車多所致，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。言禹在文王前千餘秊，故鐘久而紐絶，文王之鐘，則未久而紐全，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。」 此章文義本不可曉，舊説相承如此，而豐氏差明白，故今存之，亦未知其是否也。

訓義天下之理，不知其所以然，不知其當然，偶有所見而遂生其心，因不能忍而見之言，此天下之所以多妄人也。妄人之言，每爲君子之所驚，不知其何以云然。就而敂之，則止此粗疏淺陋之見而已矣。茅塞之心成乎無忌憚也，有如是哉！ 高子之心，茅塞之心也，無所忌憚而言樂。帝王作樂，肖其功德以和人神、易風俗，升降之際，君子終身焉而猶恐不知，故雖孟子未嘗一言樂也。而高子乃肆言於孟子之前曰：「禹之聲，尚文王之聲。」若有以窺二聖制作之微，而信其德之汙隆者。斯言也，殊可驚也。孟子初聞此説，猶謂其有奇僻之見者，而詰之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或審於宮商正變之閒，或晉於律呂君臣之際，雖未必當，而亦有所據也。乃高子自陳其見，則曰「以追蠡」而已矣。聲之尚，人尚之也。用之也勤，故其爲器也敝。蓋高子偶見二代之宮縣，遂起此妄心而爲此

言也。孟子斥之曰，曾子之謂尚者，而止是乎？論樂者多矣，未有執一器之形而以爲足言樂者也。恃偶爾之所見，而自謂以論古也，其不足甚矣。子不見夫軌乎？猶是軌也，皆車之所蹍也，而城門之軌有異，夫豈兩馬之力與？子亦知夫軌之何以深、何以淺乎？子亦知夫兩馬同，而城門之兩馬，不僅如他塗之兩馬乎？禹之去文王，凡幾時也？今之去文王與去禹，凡幾時也？追蠡之欲絶未絶，一代之力也乎哉？子何輕於言也！禹之明德，文王之至德，與其制作之精、元聲之美，孟子皆不與言，而但斥其妄而止，則唯其不可與言也。故學者當以高子爲鑒哉！

齊饑。陳臻曰：「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，殆不可復。」

先時齊國嘗饑，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，以賑貧窮。至此又饑，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，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。

孟子曰：「是爲馮婦也。晉人有馮婦者，善搏虎，卒爲善士。則之野，有衆逐虎，虎負嵎，莫之敢攖。望見馮婦，趨而迎之。馮婦攘臂下車。衆皆説之，其爲士者笑之。」婦，房九切。搏，補各切。嵎，宜从阜。説，弋雪切。

手執曰搏。卒爲善士，後能改行爲善也。之，適也。負，依也。山曲曰嵎。攖，觸也。笑之，笑其不知止也。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，而孟子亦將去矣，故其言如此。

訓義 立國安民，自有可久之王道。故聖賢無救荒之策，制産有恒，補助有經，無所用其發拯，而民自不流亡於凶歲。際國政不修之餘，偶一用之，不得已之術也。乃小民疾苦之下，得小惠而説。若遂以爲善

術，而求說於民，君子恥之。孟子初爲卿於齊，而齊嘗饑，孟子始勸王發棠邑之倉粟以賑之，而民說，然以紓一時之急耳。使孟子之道行，則民有恒產，無暴斂，三秊餘一，九秊餘三，即有饑歲，而民自足食。道既不行，齊又大饑，而民猶故也。民之無知，以爲唯發粟可以延旦夕，而有望於孟子。陳臻心知其不可，而言於孟子曰，今者國人之情迫矣。無以自全，無所可望於王，但逆計之曰，孟子且不我忘，當復勸王之發棠也。以臻思之，王未必其肯再聽也，棠之粟亦未堪頻發也，殆將不可復乎？孟子以道之不行，且將去齊，而若悔其前此一時之小惠爲無當於重輕者，乃引以自笑曰，此豈待辯而知其不可哉？使今者而更請發棠焉，是爲馮婦也。夫擇術者有大德小惠之分，而自處也有可直不可枉之道。審之孰而不殉流俗以自失，君子之自命固有定矣，而柰何其爲馮婦也？夫馮婦則亦歸於可笑而已矣。晉人有馮婦者，晉人傳之，而傳之者有異情焉。其人以善搏虎聞，虎咥人，而馮婦爲捍其患，自以爲德於人矣。乃既而知其非，而爲善士，不爭一旦之生死於危急，而以自全之道與鄉黨安之。乃爲善士之後，則有之野之事矣，是昔用其技擊之地也。而適有衆逐虎，逐虎者但知逐，而不知爲善者之不必逐虎，而自不逢虎害也。乃虎負隅，莫之敢攖，衆且無如虎何，其貿貿然無以自免也，望見馮婦，趨而迎之。忘其且爲善士，而但欲以紓一時之迫，亦人情乎，而抑知人情之不可殉也。馮婦感於衆人之迎，而忘其爲善士之素，乃攘臂下車，而復試其技。於斯時也，衆皆說也，然而爲士者

笑之矣。一搏再搏，虎不勝搏，搏之勝而己勞，搏之不勝而且困矣。善士之技止乎此，笑之誠是也。禦患之道，善士自有善保其鄉閭之術，而不逢不若。君子之謀人國，亦自有善濟斯民之道，而不憂歲凶。舍此不圖，以紓偶然之急者，信爲可行。民之無知，以之爲德。君之不審，姑聽其言。此正吾所惻然不寧，念前此之徒勞也，而何可復不可復之待再計哉？

孟子曰：「口之於味也，目之於色也，耳之於聲也，鼻之於臭也，四肢之於安佚也，性也。有命焉，君子不謂性也。

程子曰：「五者之欲，性也。然有分，不能皆如其願，則是命也。不可謂我性之所有，而求必得之也。」愚按：不能皆如其願，不止爲貧賤。蓋雖富貴之極，亦有品節限制，則是亦有命也。分，扶問切。

「仁之於父子也，義之於君臣也，禮之於賓主也，智之於賢者也，聖人之於天道也，命也。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也。」

程子曰：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天道，在人則賦於命者，所稟有厚薄清濁。然而性善可學而盡，故不謂之命也。」張子曰：「晏嬰智矣，而不知仲尼。是非命邪？」愚按：所稟者厚而清，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，義之於君臣也盡，禮之於賓主也恭，智之於賢否也哲，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吻合而純亦不已焉。薄而濁，則反是。是皆所謂命也。或曰：「者」，當作「否」。「人」，衍字。更詳之。愚聞之師曰：「此二條者，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。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，雖有不得，而必欲求之。以後五者爲命，一有不至，則不復致力，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，以伸此而抑彼也。張子

所謂養則付命於天，道則責成於己，其言約而盡矣。」吻寫作胳者，譌，古文或作脗。

訓義孟子曰，自天之與人者言之，則曰命。自人之受於天者言之，則曰性。命者，命之爲性。性者，以所命爲性。本一致之詞也。而自君子言之，或曰性，或曰命，有異詞焉。蓋君子之辯之也精，而持之也正矣。天命人以身，而形開神發，與物相接，而以養其身者，自然而然，人皆然也。天命人以身，而身有心，因而明倫察物，與理相膺，而以盡其心者，自然而然，人亦莫不然也。乃天之爲命也廣大，於人命之，於物亦命之，命萬物之生，無以異於人之生，天之所以並育而不害，天之仁也。人之爲性也精微，惟人有性，惟人異於物之性，凾性於心，乃以異於物之心，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，人之道也。故君子於此專言性，而廣言命焉。口之於味也，甘苦皆喻，而必甘其所甘也。目之於色也，愛憎皆喻，而必愛其所愛也。耳之於聲也，順逆皆喻，而必順其所順也。鼻之於臭也，欣厭皆喻，而必欣其所欣也。四肢之於安佚也，勞逸皆喻，而必佚其所佚也。一官有一官之訢歫，而不相爲通。一官盡一官之成材，而無所於雰。非自知而自得哉？人物之所以生也，性也。雖然，豈人物之能自爲爾哉？天欲生之，則授之以資生之道，使五官各効以養其生，則豈非命哉？乃謂之曰性，則是我之唯有此而恃以生也，從欲者即盡人者矣。故不肖者苦於妄求，以爲不可或缺也，君子則知此矣。天命則廣大矣，命人以生，而有此資生之具，命物以生，而亦有其資生之能。若受於天而凝之於心以爲我之生理者，人之性

異於物之性，一人之性可以盡天下之性，而非資於天下以爲性，非此之謂也。故君子以其得失多寡之數委之天，而己無所容心，以別於物之恃天而逐逐以求者，爲能貞其性，以成乎其爲人哉！若夫仁之於父子也，相親以愛，而愛莫能解也。義之於君臣也，相臨以敬，而敬莫能斁也。禮之於賓主也，相接以讓，而讓莫能渝也。智之於賢者也，相知以辨，而辨莫能亂也。聖人之於天道也，相合以感，而感莫有爽也。莫或劈之，而定理之不可踰。若有制之，而定則之不可違。孰秩之而孰敘之也哉？天理之固然者也，命也。雖然，亦既自我而受其命矣，體之於心，則實有其必盡之心於人倫天道，有觸而必通，豈非性哉？乃謂之曰命，則是聽天之自然，而已無與也，不思而亦可得，故自棄者聽其存去，以爲非我所能劈也。君子則如此矣。人性則精微矣，物亦與有其知，而我之所知者異，物亦與有其能，而我之爲能者異。若制自天而非己所私以成天下之化育者，其命物亦且同於其命人，其命物雖異於命人，而命之生者亦同於人，非此之謂也。故君子以其督識擴充之權任之己，而不恃天之德，以別於物之無心而任運以行者，爲能立其命，以上參乎天哉！彼異端者，以食色爲性而欲劈制其心，以臣忠子孝安之於命而忘情以膺。劈制其心，制之而終非其所安。安之於命，而心終多所不盡。然後知君子廣言命而專言性，其以順天理、合人心而正天下後世之學術，其義不容不嚴也。

浩生不害問曰：「樂正子，何人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善人也，信人也。」

趙氏曰：「浩生，姓。不害，名。齊人也。」

「何謂善？何謂信？」

不害問也。

曰：「可欲之謂善，

天下之理，其善者必可欲，其惡者必可惡。其爲人也，可欲而不可惡，則可謂善人矣。

「有諸己之謂信，

凡所謂善，皆實有之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是則可謂信人矣。　張子曰：「志仁無惡之謂善，誠善於身之謂信。」

「充實之謂美，

力行其善，至於充滿而積實，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。

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，輝，本从火作煇。从光，俗寫譌也。

和順積中，而英華發外，美在其中，而暢於四肢，發於事業，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。

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

大而能化，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，則不思不勉，從容中道，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。　張子曰：「大可爲也，化不可爲也，在熟之而已矣。」

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

程子曰：「聖不可知，謂聖之至妙，人所不能測。非聖人之上，又有一等神人也。」

「樂正子，二之中、四之下也。」

蓋在善、信之閒，觀其從於子敖，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。張子曰：「顏淵、樂正子皆知好仁矣。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，所以但爲善人、信人而已。顏子好學不倦，合仁與智，具體聖人，獨未至聖人之止耳。」　程子曰：「士之所難者，在有諸己而已。能有諸己，則居之安、資之深，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。徒知可欲之善，而若

存若亡而已，則能不受變於俗者尠矣。」尹氏曰：「自可欲之善，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，上下一理。擴充而至於神，則不可得而名矣。」

訓義學者學聖之功遠大無窮，而致之有本。其無窮也，故雖聖人而不輟其精義入神之功。其有本也，故極作聖之至，但因乎人心之各得，即爲天理之自然。人心之各得者善也，其不然則惡也。審於善不善之分，而無窮之功即從此而衛由之耳。故孟子因樂正子而推言之。浩生不害問曰，樂正子，何人也？蓋亦心慕其所行而有當焉矣乎。孟子曰，是其爲人也，吾訾之於性情之所尚，而得其嚮往之塗，蓋善人也。善不善，君子小人之辨於此別矣。乃不僅然也，吾抑訾之於誠僞之交，而得其中藏之實，蓋信人也。信不信，善不善之差於此定矣。而不害問曰，何謂善？何謂信？虛立一善之名，不知定以何者之爲善。託於善者，抑豈善乎？概指一信之實，不知定於何者而能信乎？不審所信者，信非其信矣。不害固不容已於疑矣。孟子曰，夫善人者，固非殉乎俗之所謂善而可謂善，亦弗容深求其獨善者而後謂之善也。可欲則謂之善也。人同此心也，心同此理也，不拂乎天下之情，必其不違乎天下之性，而即可以善天下之動。人欲之，彼即能之，實有其可欲者在也。此蓋性之相近，往往與天理而相合者也。故自樂正子之質稟而言之曰善人也。進此則有學問之事矣。信者，非僅聞道之名而不疑、循道之迹而不妄者也，蓋有諸己之謂也。其所合於理而善焉者，因而躬踐之，因而心體之，非徒恃其自然之合，而確

見以固守之，必誠於是。吾謂樂正子爲信者，以其學之已實，而見諸行者不疑於心也。至於信，而居之也安，確乎其爲善人矣。而作聖之功，亦自此而可幾矣。則吾請次弟言之。所信者皆善也，而善或尚有未能信者也。善之量大，自微小而積之，以徹乎萬事萬物，而皆有其必合之則，則在於充。善之體微，自顯著而求之，以極乎不睹不聞，而皆有其無妄之真，則在於實。既信矣，加之以推致之功，於道無不可信也，加之以退藏之密，於德確有所信也。如是而後心無不善，善無不信。如是者，求一疵而不可得，在中者皆美，則謂之美。在諸中者無理不達，無理不誠，於是乎有發見之功焉。其天德也，而王道出焉矣。其性命也，而文章見焉矣。作聖者於此，游於名物象數，以徵吾之所信，通於人情物理，以窮天下之所善。其充也，不但備其理，而皆見之事。其實也，不但誠於中，而且形於外。則動作威儀之際，言行事功之所成，有光煇之及物焉。此則善之功能本有如此之大者，而能極乎其用矣，是之謂大人矣。至於此，而以涵養之功爲聖功，非思勉之所可與矣。統此一善耳，其始也，因乎性之所近，而實之以學則自粗而至精，且自內而達外，學之所擴也。其既也，習之已熟，而成乎其性，則無粗之非精，而無外之非內。至清也，而無外物之迹。至和也，而無合物之情。於土皆安而於天能樂，故以之及物，物自興起變化，而抑不待喻而自通。如是者，則惟於其充實之理，爵不息之功，故光煇之發無涯，而不待言而信，不待動而敬也。斯聖人也，大人之所欲深造而未遑者也，而善之量止

此矣。雖然，攷諸古之聖人，則更有進焉者。善之極，天理而已。天理者，非人欲之所能與也，故大中至正之矩立焉。苟有得乎善而能信焉，特未之逮耳，能知之也。善而至於聖，行造其極而已。行造其極者，盡乎一心之量，而非以迹者也，故爵誠不息之主存焉。苟於善充實而達於光輝焉，特未能通耳，能知之也。聖之至者，其所修者仍下學之事，循乎其迹而已達天矣，此不可知者也。美大者之所略，其所詳也。聖之至者，其所膺者從所欲以行，無擇於理而自一貫矣，此不可知者也。此殆非人之所能與，而造化之妙，其化也爵，而川流皆順者乎！其得不謂之神乎！此吾所願學焉，而未能盡知者也。然其動也時，其智也徹，始終而無不照。我儀圖之，固有此一境焉，所欲與二三子馴習而至焉者也。今樂正子者，其天資之純正，超然於功利習俗之中，動與理合。亦從事於學焉，以求得於心，則善矣，而進於信。然而未之能充焉，未之能實焉，況其進此者乎？惟其學之未至也，二之中、四之下也。使其有志而不息，固不能限之，然而其功非旦夕焉。乃善不善者，聖狂之分界。信不信者，誠僞之樞機。則二者作聖之本，故於樂正子有厚望焉。由此推之，則君子致道之功，一因於天理之固然，吾心之可盡，而惟存乎不息之學。知之易而行之難，是以聖人之不可得而見也。

孟子曰：「逃墨必歸於楊，逃楊必歸於儒。歸，斯受之而已矣。

墨氏務外而不情，楊氏大簡而近實，故其反正之漸，大略如此。歸斯受之者，憫其陷溺之久，而取其悔悟之新也。「大簡」，「大」

字，讀如泰。

「今之與楊、墨辡者，如追放豚，既入其苙，又從而招之。」辡，寫作辯，誤。辯，音符蹇切，治也。辡，音方免切，辡說是非也。音義兩別。从刀从辡之辨，音蒲莧切，判也。从力从辡之辦，亦蒲莧切，致力也。今多互譌。

放豚，放逸之豕豚也。苙，闌也。招，罥也，羈其足也。言彼既來歸，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。　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，距之甚嚴，而於其來歸，待之甚恕。距之嚴，故人知彼說之爲邪，待之恕，故人知此道之可反，仁之至、義之盡也。

訓義孟子曰，異端者，其始皆有自立之志，而見之不明，爲詖詞之所惑。要非如鄉愿之害德，自以爲是，而終不可與入堯、舜之道者也。故君子甚欲得其歸正，而用之焉。乃其說抑有別焉。其爲教也，於天下爲有利，於己而見爲有功而可以得名，則於人情較近，而去道愈遠，墨者之說是已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，而彼淺用之，故或欣然從之。乃其既也，忘親失己，窮大無成，而人厭之。於是而逃焉，乃盡悔其博愛之不利於吾心，而見楊氏之專己無爲可自得也，則歸之矣，此相反而成相激之勢也。迨其爲楊也，栩栩然其自得，心亦得以靜，物亦無所損矣。然其既也，虛而無據，遇物而無以膺，則抑且悔之，乃以其無欲之心，漸有天機之來復。於是而知逃焉，則必求有以實之，而儒者天德王道之旨，有以定其浮游空擴之心，必歸於儒矣。然則此二徒者，皆有求道之心，故孰嘗其執一之偏而嚮於正，君子之所亟進也，受之而已矣。夫君子之有所拒，有所受，非與二氏爭徒衆也，以爲斯道而正人心也。墨者

狂之流，楊者狷之流，何不可受哉？　而今之與楊、墨辯者異是，非以道爲必然而欲進斯人於中道也，徒堅其壘以相攻而已。如追放豚，既入其苙，又從而招之。　必與排詆二氏之非，以禁其疑信交作之惑，以激其怨怒而不安，吾知其且苦我之煩難，而日思遁也。　道豈遠哉？　求之斯得，歷乎不正者而正者出焉。　此吾所以嚴於鄉愿之邪慝，而期於逃異端而歸者厚也。

孟子曰：「有布縷之征，粟米之征，力役之征。　君子用其一，緩其二。　用其二，而民有殍。　用其三，而父子離。」

征賦之法，歲有常數，然布縷取之於夏，粟米取之於秋，力役取之於冬，當各以其時。若并取之，則民力有所不堪矣。　今兩稅三限之法，亦此意也。　尹氏曰：「言民爲邦本，取之無度，則其國危矣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下之必奉上者分，而上之必體下者情也。　能達民之情，而使得循其分，必存乎君子之道矣。　夫征賦之法，有國事焉，有君事焉。　其爲國事，則所以合君民而立國。　其爲君事，亦所以率野人而養君子。　民之所有，皆必征也。　有桑麻則有布縷，於是乎征之。　有田疇則有粟米，於是乎征之。　有丁壯則有力役，於是乎征之。　征之，皆國所必須、民所必出者也。雖然，合三者而念之，則有布縷之征矣，抑又有粟米之征矣，抑又有力役之征矣。　一歲之中，其科條不一，而輸將未有已也。是君子一念民，而見民之難也。　然而不可損矣，則將如之何哉？　立法者不易之規，而行法者有可因時之道，則惟其緩之一術而已矣。　當其需也，則征之，因乎上之不足也。　當其有也，則征之，因乎下之有餘

也。君子畜之有道，節之有制，用其一可耳，其二則必緩也。於是乎事有緒，而民不迫，可以從容措設，而君子之征未嘗損也。夫苟不緩，則其害可勝言哉？欲急供輸，則身又執公功矣。方勤奔走，而粟帛復誰爲圖之？迫於一時，窘無以膺，則偁貸於豪民，積計之而十乃償一。迫不能膺，則聽命於污吏，中飽焉而事竟不終。於是而食不暇謀也，用其二而民有殍矣。而且生不能卹也，用其三而父子離矣。死者死，散者散，不待加賦也，即此征之，上無益而民以殄矣。然後知君子緩之一法，民可以生，而國抑不憂其不足。上無政，下無守，皇皇以求，而民非其民，國以貧，而危亡亦隨之矣。夫亦思止此民也，有布縷之征，又有粟米之征，又有力役之征，而尚可以不緩乎？

孟子曰：「諸侯之寶三：土地，人民，政事。寶珠玉者，殃必及身。」

尹氏曰：「言寶得其寶者安，寶失其寶者危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今天下之諸侯，國之垂亡，身且不保，而猶侈心玩好，亦甚可閔也。夫玩好以奉其身，乃一念身之所自保以長有富貴者乎？如是者，誠所寶也，而有三焉：土地者，國之所自建也。人民者，土地之所自守也。政事者，人民之所自治也。於土地寶之，固其圉而不敢徼幸以爭。於人民寶之，惜其生而不忍淫刑以逞。於政事寶之，守吾典而不敢變法以亂。如是，則政修、民和、國安，而君亦安矣。乃今之諸侯未有能寶者也，寶珠玉而已矣。情益侈於玩好，用不節而事日廢。政弛矣，民離矣，地蹙矣，殃能免其及乎？

立於萬民之上，而情迷於匹夫之懷璧，尚可與言乎哉？ 視其胥溺而已矣。

盆成括仕於齊。孟子曰：「死矣盆成括！」盆成括見殺，門人問曰：「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？」曰：「其爲人也小有才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，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。」

盆成，姓。括，名也。恃才妄作，所以取禍。 徐氏曰：「君子道其常而已。括有死之道焉，設使幸而獲免，孟子之言猶信也。」

訓義君子之道，推而行之，可以定天下之安危，持而守之，可以貞一己之吉凶，其用大矣。即不能然，而聞其大略，亦可以全身而遠害。蓋正己而無放利之行，則怨自遠而害莫能加。乃有不近正人，不聞正言，而徒有其小慧，則使其不得志而身尚可全，得志以逞而難斯發矣，則如盆成括者是已。盆成括仕於齊，括且自以爲可用得志也，人且謂括之有以見長也。孟子曰，若括者，豈可仕乎哉？以彼其人，使進無攸利，則或退而求教於有道，尚可與有爲也。而今仕矣，斯人也，而可免於斯世乎？斯世也，而可容斯人乎？未幾而果見殺矣。門人問曰，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也？蓋亦謂其有可以見長之地，天下且有憐才者，而何至於死，故疑孟子之言胡爲而驗也。孟子曰，汝不知君子之大道乎？君子之道，其精微者有出於死生禍福之外，而獨行其正。若其可爲天下可共由，而顯然不可不遵者，則人事之吉凶定矣。夫盆成括之爲人，小有才者也。使其與聞君子之教而知有道，則未暇急於功名，而先自處於正，人即欲加害，而無以爲之名。乃括未之聞也，於是而其才之可爲

也，而遂爲之，而其身之可指摘者多矣。以才支人，而無以自處，其才也，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。夫有才者，小用之則小，大用之則大。如括者，則君子之所欲教之者也。仕而不學，吾固預爲之惜焉，何有爽哉？於嘑！道之不聞也，而以處亂世，有才則以才致怨忌，無才則殺於人，而生不如死。其仕也，則以怨忌而致禍，如其不仕也，則又爲世所狎侮，而雖生如死。不生乎君子之世，而誦讀之下，但以其文而不信其實，其不爲括也，不能爲括而已矣。雖幸而免，亦何用此生爲哉？

孟子之滕，館於上宮。有業屨於牖上，館人求之弗得。

館，舍也。上宮，別宮名。業屨，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。蓋館人所作，置之牖上而失之也。

或問之曰：「若是乎從者之廋也？」曰：「子以是爲竊屨來與？」曰：「殆非也。夫子之設科也，往者不追，來者不拒。苟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而已矣。」從，讀本音，慈用切。爲，讀去聲。與，讀平聲。夫，甫無切。

或問之者，問於孟子也。廋，匿也。言子之從者，乃匿人之物如此乎？孟子荅之，而或人自悟其失，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，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，苟以嚮道之心而來，則受之耳，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。門人取其言，有合於聖賢之指，故記之。

訓義 君子之心，天下皆能見之，而受教於君子者，顧不能諒之，此學者所以終於無益也。孟子進而欲行道於天下，退而欲與天下之有心者明之。其之滕也，不以滕之褊小而不足爲，而因文公之有心於道也，

故不憚勞以往焉。其館於上宮也，從遊者偕焉，雖旅次之中，未嘗不進二三子而論道也。乃適有織屨未成，置於牖上，蓋館人之屨也。君子至而牖有縣屨，館君子亦陋矣。是其不足與言者。俄而失之，館人求之弗得。君子至，而竊者且可往來於其庭，愈陋矣。滕之陋，宜爲君子不屑就，而終不棄之，亦以見君子之宏矣。乃或且問之曰，若是乎，從者之廋也？無所憚而以黷君子，陋亦至是哉？斯人也，尚足與言乎？孟子曰，子以是爲竊屨來歟？不容不直斥之矣。乃其人忽若見君子之心者，而對曰，從者之來，非竊屨而來，吾殆知之。而因來而竊屨，能保其固非竊屨之人邪？何也？夫子之設科以待學者，科本以嚴也，而夫子之設之也寬，嘗奉教矣。其既從夫子也，繼而不終，則往矣，聽其往而不追。或既往矣，慕名而至，則來矣，而忘其往而不距。其未從夫子也，不問其素履也，不必其有定志也。苟以一念之發，有問道之心至，夫子則受之矣。故於人無擇，而往來無定，夫子亦何以信其不爲匪人乎？嗚嘑！館人之陋甚矣。而君子立教之心，人人所共見，亦於此而可見矣。禮有來學，無往教，而何所追？追者，有私心也，君子無私心。人自絕於君子，君子不絕人，而何所距？距者，其客氣也，君子無客氣。道者人人所可學，苟有其心，而何不可受？有所不受者，有棄人之心也，君子無棄人之心。使學者而念此，於其不追也，知君子之非勥人以學，而在人之自學。於其不距也，知君子之許人以悔過，而在人之自悔。於其受也，知君子之道人皆可勉，而在人之自勉。則其所以

自求於己者必切。而惜乎小人能知，而學者不深諒之，故孟子之門無傳人焉。若好爲人師者，固黨矜高、自私以誤學者，人顧樂而從之，亦可爲之深慨。
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，仁也。人皆有所不爲，達之於其所爲，義也。

惻隱、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故莫不有所不忍、不爲，此仁義之端也。然以氣質之偏、物欲之蔽，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。但推所能，達之於所不能，則無非仁義矣。

「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

充，滿也。穿，穿穴。窬，窬牆。皆爲盜之事也。能推所不忍，以達於所忍，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，而無不仁矣。能推其所不爲，以達於所爲，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，而無不義矣。

「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，無所往而不爲義也。

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。蓋爾汝，人所輕賤之稱，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，然其中心必有慙忿而不肯受之之實。人能即此而推之，使其充滿，無所虧缺，則無適而非義矣。

「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餂之也。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餂之也。是皆穿窬之類也。」餂，他點切。

餂，探取之也。今人以舌取物曰餂，即此意也。便佞隱默，皆有意探取於人，是亦穿窬之類。然其事隱微，人所忽易，故特舉以見例。明必推無穿窬之心，以達於此而悉去之，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。

訓義 孟子以仁義爲正人心之本，切於言仁，詳於言義。仁者，人心之不容已，感於物而遂通，其理一，而但患人之迷之。義

固人心之所不昧，而散見於事物，有精粗大小之不齊，則必極其類，而後審之也定。其言之也屢矣。至此乃直指之，而使人人可以自求，而事事皆不可苟。曰仁義之在人切矣，而人尟能之者，唯未之詧識而不能擴充也。不詧識，則自有之而自忘之，雖偶有見端，而不知此念之即吾之真也。不擴充，則得之於此而失之於彼，雖有所全，而其所不全者正多也。以詧識言之，其爲體也，夫豈有難知者哉？今語人曰，人皆有仁義之本心焉，未能自信也。乃人不皆有所不忍者乎？生死之際而惻然動，情誼之合而依然不忘。是心也，人終身有之，終日有之。乃於親必親也，而人亦可仁。人可仁也，而物亦可愛。自私之念專係於此，而彼昧焉耳。因類而推之，於其所忘乎不忍而忍者，皆見此不忍之理焉，此即仁之體矣。且人不皆有所不爲者乎？見其不可，而利或有所不趨。見其可，而害或有所不避。是心也，人終身有之，終日有之。乃一介不可苟，千乘在所可輕，而簞豆尤在所可輕。擇利之情易其本心，而忽昧焉耳。因類以推之，於其所不爲而且爲者，皆見此不爲之理焉，此即義之體矣。自有之，自知之，豈其難哉？而特患其未之詧也。詧識真，而擴充之用宏矣。以擴充言之，其爲用也，夫豈必外求之哉？所不忍者有其實焉，則無欲害人之心是已。或忍而害之，或雖不忍而又不能不害之，其不欲害之心固存焉。即此而擴充之，以順導其所欲，則因親以及民，因民以及物，皆不忍害，而所以安全之術出焉，仁之爲用不可窮矣。所不爲者有其決焉，則無穿窬之心是已。或不知其不可

爲而爲之，或知其不可爲而尚爲之，其不可爲之心固存焉。即此而擴充之，以堅忍於不爲，則修於小者必嚴於大，盡於大者必慎於小，皆必不爲，而所以宰制之道出焉，義之爲用不可窮矣。見其體於心而詧識真，極其用於事而擴充廣，夫求仁義者，豈其遠哉？即其本所固有，雖牿亡之餘，猶有存者，求之而已矣。乃抑念之，謂人曰，汝固有無欲害人之心，而有害人之事，則且自揣其所爲，吾未能不害人也，但不害人而仁即在也。若謂人，汝有不欲穿窬之心，而爲穿窬之事，則且曰吾固不爲穿窬，而豈即此之爲義哉？夫害人不害人，有其實即有其迹。凡害人之類，皆信有害人之實。惟穿窬之心，則因事而異，而不知其實之無異也、類之無異也。如以利，則穿窬亦何不可爲哉？所必不爲者，以人人賤之耳。賤之者人也，莫能必其不我賤也。唯穿窬者實有可賤之行，故自見其必不可爲也。爲士君子者而人爾汝之，豈富貴者之果可以驕我哉？亦有其實可爾汝者矣。自反之而無媿，則爾汝可不受矣。人能充之，則於匹夫匹婦而求無媿者，於王侯而亦無媿，於大庭廣衆而無媿者，於暗室而亦無媿，何所往而不義哉？斯以爲無受爾汝之實，即無穿窬之實也。爲穿窬者，惟非己所有，巧以伺人之不知而取之。乃爲士君子者，欲迎合當世而持其長短，則未可以言而言，非不知其不可言也，未知人意，則固迂其説，以覩人之或膺或違，是以言餂之也。可以言而不言，非不知其可言也，欲探彼之心，則俟其人之迫而急布其所欲爲，是以不言餂之也。一信一疑之際，姑爲嘗試，以得彼之心，則

所以迎之距之之術，盡其懷來而惟我之用，欺人於不及覺詧，而曲合其情，以快己之所欲言。若是者，其心唯恐人知，而乘人於所不防，則一穿窬之情而已矣。以類推之，有以異乎？其可羞可賤者，反之心而能安乎？今之爲士進説於王侯之前，大抵用此術也。能擴充焉，則必其所不爲者矣。是故充無穿窬之心，則實必踐也，而不但避其名，絶於其類，而不恃我之不爲穿窬，遂謂義之止於此也。害人之心與不忍相背馳，則迫認其初心，而仁之理遂公溥於天下。爾汝之實，穿窬之類，與穿窬心同而迹異，則推廣其義類，而義之理乃汎膺於百爲。至其即吾不忍、不爲之心，求之而在，推之而通，則仁義無待外求，而人皆可備其德。迷而不復者，其亦尚知悟哉！

孟子曰：「言近而指遠者，善言也。守約而施博者，善道也。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帶而道存焉。

古人視不下於帶，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。舉目前之近事，而至理存焉，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。

「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

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。

「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，所求於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輕。」耘寫作芸者，省譌也。

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。

訓義 孟子曰，天下之立言者衆矣，其所言者，皆自以爲道，而固守之。❶ 乃言焉而不足以行，守焉而終不能定，則其言之不善，而道亦非善道，明矣。是非其言之無故、

❶「固」，原作「因」，據下文改。

守之無術也。心馳於天下之大、是非之數、治亂之故，而不知其本也。夫天下誠皆君子之所有事，而豈舍己之當務，以求盡於天下之無窮哉？ 唯夫其爲言也，切近而言之，而由所言以推之，則廣遠之理皆自此而致焉，則使聞其言者有所持循而不敢越畔以求遠，則切於人而爲善言也。其爲道也，反而守其約，而以所守而行之，則汎應之理皆即此而備焉，則使循其道者專於所事而不致傍貸以自寬，則有其實而爲善道也。斯惟君子之道爲然乎！ 君子之言，引上天之命於顧諟之中，類萬方之情爲夙夜之志。其於不下帶之閒，不敢釋也，不敢忘也。言之重，詞之復，惟丁寧告戒於此心之勿忽勿荒者而已。而萬物之理所著見而可施行者，即此存焉。君子之守，慎其幾於好善惡惡之際，以勿使有蕩泆之情。謹其動於視聽言動之際，以勿使或有非僻之事。其於修身之學，古人不我貸也，萬物不我貸也。擇之審，執之固，唯求全盡美於我躬之不僭不忒者而已，而齊治之理所推準以及四海者，平天下在此矣。如是以爲言，即如是以爲守。如是以爲守，則必不舍是以立言。故行有不得，則反求諸己，而天下自歸。仁禮存心，而不以外物爲患。乃今之言道者異是。亦若有憂世之心焉，亦若有成物之志焉，而究以無益於天下，而爲天下病。且言而不足以信，守而不能以固，而足以自病。是其病也，殆猶夫舍其田而芸人之田，荒薉不治者在己，而但求見德於人也。是其爲言也，其爲道也，推言物理，則窮天下之情而苛訾之無已。詳論事幾，則極天下之變而憂慮之已甚。若其取以自任者，則有心

而恣其出入，有身而聽其張弛。固將曰，天下之如此而平，不如此而不平。多爲之名，嚴爲之法，利病善惡之際，若惟其所爲，而天下莫之或踰。斯以言愈繁而治亂之理愈失所據，道愈廣而施行之際愈見其窮。然後知君子之道所以任天下之重而無不勝者，誠有其本也。

孟子曰：「堯、舜，性者也。湯、武，反之也。性者，得全於天，無所污壞，不假修爲，聖之至也。反之者，修爲以復其性，而至於聖人也。程子曰：「性之、反之，古未有此語，蓋自孟子發之。」呂氏曰：「無意而安行，性也。有意利行，而至於無意，復性者也。堯、舜不失其性，湯、武善反其性，及其成功則一也。」

「動容周旋中禮者，盛德之至也。哭死而哀，非爲生者也。經德不回，非以干祿也。言語必信，非以正行也。細微曲折，無不中禮，乃其盛德之至。自然而中，而非有意於中也。經，常也。回，曲也。三者亦皆自然而然，非有意而爲之也，皆聖人之事，性之之德也。

「君子行法，以俟命而已矣。」法者，天理之當然者也。君子行之，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，蓋雖未至於自然，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。此反之之事，董子所謂「正其義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」，正此意也。程子曰：「動容周旋中禮者，盛德之至。行法以俟命者，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』之意也。」呂氏曰：「法由此立，命由此出，聖人也。行法以俟命，君子也。聖人性之，君子所以復其性也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作聖之功，盡性而已矣。性受於天，而凝之於人，則盡之之事在人，而

不任乎天。若夫性之既盡，而功能及於天下以成大業者，其成敗得失之數仍自天制之，而人不能與。夫聖人，人之極也，而天命歸焉。乃天不能違，而聖人則但知有性，而無心於命，雖其德之升降不齊，而其爲道一也。夫聖人有性者焉，有反之者焉。於吾所受於天之理，保合之而不失，則所知者必出乎是而不待思，所行者必由於是而不待勉。且未嘗據以爲德也，而況於功？故天下見德，而聖人無修德之心，此因性之自然者也，則堯、舜是已。於其所受於天之理未能因性而必盡，則極致其知以明之，而性之所知者皆知，極致其能以行之，而性之所能者皆能。蓋未嘗因以爲功也，而但反求其德。然天下終被其功，而聖人有合天之道，此復乎性之當然者，則湯、武是已。夫性者之德，亦反之者之所修。反之者之功，亦與性者而並隆。而何以見其別哉？天下所見聖人之德，其見於身者，動容周旋中禮，道之盛也。其發於情者，哭死而哀，情之誠也。發於行者，經常之德無有回邪，行之正也。發於言者，言語必信，言之中也。此能盡性者之必然也。然以出身加民之故，欲修身以立道。以子弟必盡之情，故自念而致哀。以毁譽不爽之故，乃守經以盡倫。以恥躬不逮之憂，因於言而必實。則其盡性之事，皆有所勉而後能。若夫性者，動容周旋焉自中禮矣，是德之盛於中而發於外，自無不至也。哭死焉則哀矣，情所必感，非見爲生者所當盡之情也。經德則自不回矣，道所必由，非以服天下而受禄也。言語則必信矣，理本無妄，非以期所行之克踐也。若是者，即心即性即命，則天命

之膺違皆自我制之，而性外無天矣。夫反之之君子，未能至於是出，然其德之成而大功就焉，天命亦歸之而與性者等。雖然，抑豈有爲功於天下，而求合於天心也哉？以爲天之所以與我者，有其一定之理，當然而不可易。禮有所不可不合，情有所不可不盡，倫有所不可不明，誠有所不可不立。遵此而行之，則合於吾性之固有。倘有所不行，則違乎天之常法而非所安。於是而自新以新民者，皆有以革乎習之所便，而復乎性之所宜。然君子之心，亦止此而已矣。其於功之成不成，業之就不就，一聽之天，而無所容心，則雖有立德之心，而無立功之念。上天眷顧，不我能舍，天也，非君子之有事也。故性、反之德有差等，而以盡其性者，則又未嘗不同。性者，人即天，而知天不外於知人。反之者，唯盡人，而知人不勥欲知天。聖人之心純白無雜，豈有異乎？凡非吾性之事，則皆非吾之所與。故盛德大業極至於聖，而不以動其心，況區區功利乎？

孟子曰：「說大人，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。說，讀如稅。

趙氏曰：「大人，當時尊貴者也。藐，輕之也。巍巍，富貴高顯之貌。藐焉而不畏之，則志意舒展，言語得盡也。」

「堂高數仞，榱題數尺，我得志，弗爲也。食前方丈，侍妾數百人，我得志，弗爲也。般樂飲酒，驅騁田獵，後車千乘，我得志，弗爲也。在彼者，皆我所不爲也。在我者，皆古之制也。吾何畏彼哉？」榱，所追切。般，北潘切。樂，讀如洛。乘，食證切。

榱，桷也。題，頭也。食前方丈，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。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。

我雖得志，有所不爲，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，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？　楊氏曰：「《孟子》此章，以己之長，方人之短，猶有此等氣象，在孔子則無此矣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君子之必盡禮敬於大人者，以其德也，以其分也，以其可與行道而安天下也。乃今之志懾氣沮於大人之前者則異是，但視其巍巍然富貴之氣燄，目爲之侈而神爲之奪。蓋其始生長於貧賤，目無所見，耳無所聞，飢寒所迫，驅之以遊說，一至大人之前，自視卑小而驚其盛，情則有然者。夫欲說大人而先奪於大人，雖有嘉言，且不敢直陳矣。若夫君子，則於此藐之矣。於其巍巍，見之若不見焉，而屑視之乎？夫大人亦猶是巍巍，何以至君子之前而遂藐也？今試取大人之巍巍而言，果其有巍巍者乎？堂高數仞，榱題數尺而已，堂之上，榱題之下，大人擁而居之，遂若巍巍者。夫我今在衡門之下，固無用此，使得志焉，終不忍疲民力以爲此也。食前方丈，侍妾數百人而已，大人安坐而享之，遂若巍巍然。夫我今甘藜藿之奉，固無需此，使得志焉，終不肯縱吾欲而爲此也。般樂飲酒，驅騁田獵，後車千乘，大人馳驟而遊焉，遂若巍巍者。今我曳杖而遊，固無事此，使得志焉，終不忍蕩吾心以爲此也。彼之爲此，以敗度而取危亡，我所必不爲也。我之素志，以修我身，以奠我民。宮室之度，燕樂之節，游觀之制，皆古之大人輔世長民裁成之制。得志而行之，不得志而心固有其定則。我有尊於大人者在，何至於躡屩儋簦之子欲效之而不能，因志氣消沮而畏之哉？君子所畏者德。中人所畏者權。鄙陋之夫所畏者，

目所未見、耳所未聞之氣燄而已矣。而欲以說大人，其爲諂人也何疑哉！

孟子曰：「養心莫善於寡欲。其爲人也寡欲，雖有不存焉者，寡矣。其爲人也多欲，雖有存焉者，寡矣。」

欲，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，雖人之所不能無，然多而不節，未有不失其本心者，學者所當深戒也。程子曰：「所欲不必沈溺，只有所嚮便是欲。」

訓義 孟子曰，人心之所涵，即天理之所存也。其固有之實，保之使勿失，其發見之幾，接之使日生，則在乎養之矣。養心之道不一，以學問滋之，則善日充焉，以誠敬持之，則志日定焉。皆善也。而尤善者，莫如寡欲。心之本體本虛也，以欲窒之，則見有物而不見有心。本靈也，以欲蔽之，則迷於此而遂暗於彼。本有其不昧者也，以欲亂之，則逐之以遂而忘其故。寡之者，制之以道，裁之以禮。於欲見寡者，於心自見其有餘，誠莫善矣。故養心之法，他有未逮，而其爲人也，於耳目口體之嗜少所營者，則雖功或疏而志或怠，而此心之體，感之而即通，其不存焉者寡矣。不然，未嘗不有事於養心，而其爲人也，爲血氣情慾之所亂，多所逐者，則雖學之所得，志之所持，而此心無恒，隨物而易喪，其有存焉者寡矣。此天理存亡之界，不可不謹也。

曾皙嗜羊棗，而曾子不忍食羊棗。

羊棗，實小黑而員，又謂之羊矢棗。曾子以父嗜之，父没之後，食必思親，故不忍食也。

公孫丑問曰：「膾炙與羊棗孰美？」孟子曰：「膾炙哉！」公孫丑曰：「然則曾子何爲食膾

炙而不食羊棗？」曰：「膾炙所同也，羊棗所獨也。諱名不諱姓，姓所同也，名所獨也。」

膾，古外切。

肉聶而切之爲膾。炙，炙肉也。

訓義於仁人孝子之用心，可以得心之所必盡焉，可以得禮之所自裁焉，可以使一人有獨至之情而得伸焉，可以使天下萬世企及俛就而皆可行焉。故君子之論古，於此辯之必明。有傳曾子之孝，而記曾晳嗜羊棗，曾子不忍食羊棗者。羊棗之嗜，於曾晳特聞之。曾子不食，於曾晳之不復食傳之，亦以爲孝子不忍忘親之固然耳。而公孫丑猶有所疑，必欲求孝子不忍之情，以明羊棗不食爲必然之心理，乃問於孟子曰，物莫不以其類，而人情殊焉。故酌乎物之情，以極乎人之情，廣推之而見其可通。今以味言，膾炙與羊棗孰美？則曾晳之嗜，曾子之不忍，當以類通之矣。孟子曰，但以味言，則其美者必膾炙哉！口之於味有同嗜也，而何獨不然？公孫丑曰，其然，則曾晳豈能不嗜膾炙哉？曾子何爲而食膾炙哉？膾炙可食，何爲羊棗而獨不可食哉？將孝子之心有所伸，有所詘，而奚以爲定也？孟子曰，夫孝自心生，而禮由心制。獨至之情，必伸也，孝子之所必盡而不忘也。同然之則，有必詘也，孝子之所可信而不疑也。膾炙所同也，非曾晳之獨嗜，則曾子之情無有獨切。羊棗所獨也，則觸目之感自不忍忘。曾晳嗜之，曾子不忍食之，廢羊棗者曾子耳，而天下不廢。使膾炙而亦不忍食也，將胥天下而廢膾炙，又何以爲賢者之道人皆可盡乎？是道也，先王以之制禮，以酌天下萬世之可行，於諱又見之矣。祔於廟而諱

矣，諱名而已，不諱姓也。名爲先人之名，姓亦先人之姓，而諱名不諱姓者，名所獨也，故孝子聞之而瞿然，所可伸也。姓爲同姓者所同，使必諱之，則胥天下而廢姓矣。故禮不可不及也，亦不可過也。惟其過，則毀性傷生，禮崩樂壞，於是而仁孝衰薄者，乃以心不可盡、禮不可行爲説，而蕩閑踰節，無所不行矣。故禮緣人情而宰制，行焉所以達乎萬世。

萬章問曰：「孔子在陳，曰：『盍歸乎來！吾黨之士狂簡，進取，不忘其初。』孔子在陳，何思魯之狂士？」

盍，何不也。狂簡，謂志大而略於事。進取，謂求望高遠。不忘其初，謂不能改其舊也。此語與《論語》小異。

孟子曰：「孔子『不得中道而與之，必也狂獧乎！狂者進取，獧者有所不爲也』。孔子豈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」

獧，《論語》作狷，音同而義有微別，當依《論語》作「狷」爲宜。「不得中道」至「有所不爲」，據《論語》，亦孔子之言。然則「孔子」字下當有「曰」字。《論語》「道」作「行」，「獧」作「狷」。有所不爲者，知恥自好，不爲不善之人也。「孔子豈不欲中道」以下，孟子言也。

「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？」

萬章問。

曰：「如琴張、曾晳、牧皮者，孔子之所謂狂矣。」

琴張，名牢，字子張。子桑户死，琴張臨其喪而歌，事見《莊子》。雖未必盡然，要必有近似者。曾晳，見前篇。季武子死，曾晳倚其門而歌，事見《檀弓》。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，事見《論語》。牧皮，未詳。

「何以謂之狂也？」

萬章問。

曰：「其志嘐嘐然，曰：『古之人，古之人。』夷考其行，而不掩焉者也。嘐，火交切。考，當作攷。

嘐嘐，志大言大也。重言古之人，见其動輒稱之，不一稱而已也。夷，平也。掩，覆也。言平攷其行，則不能覆其言也。程子曰：「曾晳言志，而夫子與之。蓋與聖人之志同，便是堯、舜氣象也。特行有不掩焉耳，此所謂狂也。」

「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，是獧也，是又其次也。

此因上文所引，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。狂，有志者也。獧，有守者也。有志者能進於道，有守者不失其身。屑，潔也。

「孔子曰：『過我門而不入我室，我不憾焉者，其惟鄉原乎！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』」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？」原，當作愿，省譌也，讀魚怨切。

鄉原，非有識者。原，與愿同。《荀子》「原愨」，字皆讀作愿，謂謹愿之人也。故鄉里所謂愿人，謂之鄉愿。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，故以爲德之賊。過門不入而不恨之，以其不見親就爲幸，深惡而痛絶之也。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。

曰：「『何以是嘐嘐也？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，則曰古之人，古之人。行何爲踽踽涼涼？生斯世也，爲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。』閹然媚於世也者，是鄉原也。」踽，區主切。閹，失廉切。

踽踽，獨行不進之貌。涼涼，薄也，不見親厚於人也。鄉原譏狂者曰：何用如此嘐嘐然，行不掩其言，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？又譏獧者曰：何必如此踽踽涼涼，無所親厚哉？人既生於此世，則但當爲此世之人，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。

此鄉原之志也。閹，如奄人之奄，閉藏之意也。媚，求說於人也。孟子言此深自閉藏，以求親媚於世，是鄉原之行也。

萬章曰：「一鄉皆稱原人焉，無所往而不爲原人，孔子以爲德之賊，何哉？」

原，亦謹厚之稱，而孔子以爲德之賊，故萬章疑之。

曰：「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，同乎流俗，合乎汙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衆皆說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入堯、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賊也。

呂侍講曰：「言此等之人，欲非之則無可舉，欲刺之則無可刺也。」流俗者，風俗頽靡，如水之下流，衆莫不然也。汙，濁也。非忠信而似忠信，非廉潔而似廉潔。

「孔子曰：『惡似而非者：惡莠，恐其亂苗也。惡佞，恐其亂義也。惡利口，恐其亂信也。惡鄭聲，恐其亂樂也。惡紫，恐其亂朱也。惡鄉原，恐其亂德也。』」

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。莠，似苗之艸也。佞，才智之稱，其言似義而非義也。利口，多言而不實者也。鄭聲，淫樂也。樂，正樂也。紫，間色。朱，正色也。鄉原，不狂不獧，人皆以爲善，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，故恐其亂德。

「君子反經而已矣。經正，則庶民興。庶民興，斯無邪慝矣。」

反，復也。經，常也，萬世不易之常道也。興，興起於善也。邪慝，如鄉原之屬是也。世衰道微，大經不正，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，而邪慝並起，不可勝正。君子於此，亦復其常道而已。常道既復，則民興於善，而是非明白，無所回互，雖有邪慝，不足以惑之矣。尹氏曰：「君子取夫狂

獧者，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，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。所惡於鄕原，而欲痛絶之者，爲其似是而非，惑人之深也。絶之之術無他焉，亦曰反經而已矣。」

訓義 孔子之時，楊、墨之説未盛，而鄕愿之亂德方深。孟子之明，楊、墨之説已横，而鄕愿之邪慝猶然其未息。楊、墨，賊道者也。乃若其心，則猶有自立之志。其行，則猶有自成之詣。爲其徒者，多出於狂狷之流，不知所裁，遂陷於執一之偏。乃行不順，心不安，則必歸於正，而初非慝之藏於心，故其歸也可受。鄕愿則賊德者也。其於君子之道亦相似矣，而竊之以爲名，假之以爲利，不必有所師承，而翕然成風，以非毁狂狷，將胥天下之迷而不知反。則其欲自附於君子，而絶之也必嚴。聖之至者曰時，而鄕愿亦曰時，其所云時者，流俗之時也。旦而此焉，夕而彼焉，在孔子之時有孔子之鄕愿，在孟子之時有孟子之鄕愿，求合於一時之鄕，無常也。是故欲正天下之人心，使好惡有定，而不以鄕愿爲説，則彼亦無利而爲此矣。何以正之？亘古此人倫物理，則亘古此道，絶其隨時之苟幸而已矣。孟子述孔子之道以正天下，故萬章詳辯之。欲絶鄕愿之慝，未可即以中行正之也。何也？中行者，聖人之時，彼之所託也。故欲懲鄕愿之慝，則先正之以狂狷，而狂猶尚焉。狷者之忠信廉潔，彼猶可託。而狂者之志古而略今，正治其慝之要道也。萬章問曰，昔者孔子之在陳，見道之不行，思欲明之，乃曰，盍歸乎來！以與吾黨之小子相進於道乎！夫小子則有可與矣，以志言之，則狂也。以其略於事爲而言之，則簡也。以不見異

而還言之，則狂簡如一，而不忘其初也。夫孔子在陳而思魯，念魯人士之可與明道也。狂者豈遂足以任斯道乎？而孔子何思焉？孟子曰，狂士之可思，孔子嘗言之矣。「不得中行而與之」，愼重乎中行之詞也。「必也狂狷乎」，必之於狂狷，以狂狷之去中行也，迹相遠，而有可至者存也。其必於狂也，以其進取，無苟焉求道之心也。其必於狷也，以其有所不爲也，無擇利而趨之心也。夫中行者，執天下之大常，定萬世之正路，自堯、舜以来所以立人道而爲治教之則者，孔子豈不欲得其人而與之哉？乃道之不明不行也已久，不可得矣。若幾幸而得之，恐其竊乎中而非中，則或失於過，或失於不及，皆其次者。然而超然之志，出於流俗功利之外而自得，卓然之守，入於流俗功利之中而不污，皆可思也。於是萬章欲知狂者之人，而見其爲聖人之所必與，乃問曰，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？孟子曰，世之降也，有以蕩然於廉隅者爲狂矣。必如孔子之門琴張、曾皙、牧皮者，忘死生，薄功名，而可與之登進於大道，乃孔子之所謂狂也。萬章欲知狂者之實，以見其與中行合，而不徒在脱略自放之迹，乃問曰，何以謂之狂也？孟子曰，夫狂者之所尚，則莫大於志矣。志與行相因者，有其志而乃有其行，中行也。無其志而或有其行，此冒聖人者之慝也。不必有其行而有其志，則聖人見之爲狂，而彼固非狂也。狂者之志，於當世，蔑如也，於近功小利，澹如也。天地之大，萬物之衆，道之所從出，曠然皆其心目之中，嘐嘐然虚廓而不自隘也。故其言曰，古之人而如彼矣，古之人而又如此矣。今之營營

者何足言乎？使其充此而行之，則當世之習尚不能染，而天之顯道、聖人之全體大用皆見諸行事，而何媿乎聖人？乃使平心而自攷焉，其行固未之逮也。言之所及，志之所至，其缺陷者多矣。以其不能掩也，故不足以定萬世不易之理而成乎聖功。然以其不必掩也，則亦不恤末世譏非之迹而流爲俗學。斯乃所謂狂，孔子之所與也。與其志大則不殉乎今，雖不與其行之不掩也，而抑與其行之無僞，聖人樂得而裁之，以進取乎中行之道，而天下抑又尟矣，則孔子思狷，而吾且與子言狷。狂者又不可得，志不可求，而抑觀乎其所尚，不能與古爲徒，而必不與俗爲伍，故孔子所欲得者，又在不屑不潔之士爲。利欲之情淺，故以不屑而見其不潔。取舍之界嚴，故以不潔而必有不屑。衰世之榮，不潔之榮也。鄉曲之譽，不潔之譽也。末俗之所喜者，不屑之喜也。不能以身之督督受世之汶汶，孔子於此有與焉。雖於物有所不能容，於道有所不能大，而因心之是非不爽，則違理之好惡不形，是狷也。雖較狂者而志量有詘焉，是又其次也，而孔子之所取者止於此矣。當世多功成名顯之公卿，及門有博學多通之才士，皆匪我思存焉。然則君子小人之徑、處心得喪之幾爭於毫氂者，唯在一雅一俗、一真一僞之閒。不然，聖人之中道，言中規，行中矩，合乎天理者即順乎人情，而何取此表異尚畸之士哉？於是萬章知狂狷之可與，因以知鄉愿之必不可與，而申孔子之言，以使學者知所辨也，乃更端以問曰，孔子有言，過我門而不入我室，我無憾焉，其惟鄉愿乎！夫聖人樂育之心不輕拒人，

而望人之歸己以進於善，乃於鄉愿則幸其自絶而拒棄之，何也？孔子又嘗斥言之矣，曰，鄉愿，德之賊也。所賊者在道，而未害於心。所賊者在心，而若無損於道。至於賊德而害其心以害天下之道，於斯極矣。舉是以目鄉愿，而鄉愿之害烈矣。乃夫鄉愿者，非有下愚之資也。使其愚焉，則不知有所謂愿，而無所自據以爲德，亦何足以爲鄉愿乎？蓋心必營之，學必成之，而乃於一鄉之閒見愿，不知幾經揣摩而使然，何如斯可謂之鄉愿乎？孟子曰，夫鄉愿者，託於中行而與狂狷爲敵者。其譏狂者曰，志以近人爲量則易踐，何用是嘐嘐也？天地之量，萬物之原，何所利於吾而念及之？言以可行爲實，實則功易就，胡爲言不顧行而言之大，行不顧言而行不掩？性命之旨，道德之歸，非世所習聞，而何用言爲？動以今人爲法，胡爲曰古之人、古之人？古不可行於今，今不可通於古，將爲物之所不樂，而何用偊之？其譏狷者曰，夫人之有行，人行之，我亦行之，故樂從者衆，何爲踽踽然孤立而寡營也？我親物，物乃親我，則相與以愿，何爲凉凉然薄世而自高也？其自言曰，吾既生於斯世矣，則所爲者斯世之事，今之君即我之君，今之友即我之友，法無可執也，道無可據也，奚必古人哉？但能使當世之人謂我所爲合乎其心而當乎其事，則亦可矣。故其行也，揣世人之心欲言者言之，欲行者行之，以求免於譏議，媚之已爾。氣衰神靡，不可復陽，闇然而媚，乃可求也。若此者，有其學焉，有其術焉，勞其心，降其氣，人亦以爲不易至也，則鄉愿之所以爲鄉愿也。萬章曰，世固未可殉也。

而愿者，謹愿之偁，於己能謹，則内不失己，於世能愿，則外不失人。一鄉之中偁爲愿人，必其果愿矣，則合一鄉之人，爲恩爲怨，爲賢爲不肖，而所以處之者無不以謹厚自居。若是者，一成其德，而見德於人。孔子以爲德之賊，何哉？孟子曰，愿以爲德，非德也。鄉人之所謂愿，非愿也。君子之德，見諸事者，利濟萬物而無遺，然民愚難以慮始，則可舉其所以異於人，而非其道之不盡，有可舉矣。而鄉愿因陋就簡而塗飾之，無可舉也。藏諸心者，極深研幾而不昧，然立意深遠難知，則可以其無直情徑行之道者爲刺。而刺其心之有閒，有可刺矣。而鄉愿則苟且委隨而因任之，無可刺也。君子豈求異於人哉？而流俗之好尚不可同也。鄉愿則以世之音容爲禮樂，而同乎流俗。君子豈能離乎人哉？而污世之情志不可合也。鄉愿則以世之恩怨爲從違，而合乎污世。其爲人謀也，謀之以盡其利，而似乎忠。其與人約也，殉之以慰其望，而似乎信。其立心有如是者。其於害有所避也，亦有所必不可，而似乎廉。其於利有所擇也，亦有所必不敢，而似乎潔。其志行有如是者。由是而衆皆説之矣，是果其能謹而無過言過動者也，能厚而爲可親可信者也。乃彼亦自昧其心，而謂道在是矣。如是以爲忠信，而何必盡其至正之心？如是以爲廉潔，而何必審其精義之用？乃於堯、舜之道，不聽勿稽之言以致其精，不干百姓之譽以守其一，以幽明禮樂盡其孝友中和之德，以天道人事建爲裁成輔相之功，終不可與入之。而且曰，亦惡用是違時獨立，而遠慕古人爲也？如是，則鄉愿且與堯、

舜争德，而陷溺愚不肖者以易知易行而胥流不返，故曰德之賊也。德之賊也，而猶不可惡乎？惡者，惡其非德而似德也。故孔子曰，是非者，不可欺者也。吾心之所是，古今莫能易也，則一是而必無非矣。即有所非，而終不自以爲是也。乃所甚惡者，一時之是，而不可以歷久。一事之是，而不可通乎大。似是也而實非，則以聖賢至誠惻怛之心臨之而不動其非也，乃忍其所不忍，爲其所不爲之大慝也，誠可惡也。莠非苗也，枝葉似而實非也。莠長而苗瘠，可惡也。佞非義也，辯别似而理非也。佞人用而義亂，可惡也。利口非信也，詳確似而心非也。利口興而信失，可惡也。鄭聲非雅樂也，清緩似而律非也。鄭聲作而雅樂廢也，可惡也。紫非朱也，艴盛似而質非也。紫色尚而朱幾無色矣，可惡也。鄉愿之於德亦猶是。鄉愿者，亦何知有德哉？懷利以事君父，而亦曰忠孝。殉物以施愛敬，而亦曰仁義。鄉人所知者此而已。但爲謹厚，而無充明俊偉之氣，以行於利害死生之閒，乃以君子長者之偁，使懷利挾私者人人可據之以爲德，則其可惡也。君子在上以大法誅之，在下則以妄人絶之，而君子之惡乃爲功於天下矣。雖然，世之降也，庶民既不知有德，其所羣奉以爲德者，一鄉有其人焉，無所往而不有其人焉，不勝誅也。而其人不能爲善，而抑不能爲非，君子亦不屑治之焉。則欲絶其亂德之害，將如之何？夫君子之教天下，亦唯反經而已矣。三代之直道自在人心，帝王所修之人紀自在天下，井田、學校之大法自在方策，五禮、六樂之度數自在師傳。人倫之至，出乎堯、舜者即

入乎幽、厲。欲惡之辨，辨乎簞豆者即慎乎萬鍾。蕩滌其十姓五家苟安容説之惡習，以歸於直方剛大之坦塗，以古之道，治今之人，狂者可使進也，狷者可使守也，如是，則經正矣。經正矣，則庶民雖愚不能知，不肖不易能乎！然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禮、樂之氣熏烝其心志而擴大其耳目，然後知爲善於一鄉者之卑污而不足尚，則雖有愿人，亦且賤之惡之，而彼亦不足以逞，或且洒心滌慮而嚮於道矣。蓋邪易使正也，慝不易使修也。全軀保妻子之心懷於中而不能出諸口，免刑戮而無恥之實託於道以爲之名，平旦之氣梏喪無餘，而且摘短長以譏狂狷之失。是人也，人不能誅而鬼瞰之，故曰慝也。君子爲庶民憂，而致望於狂狷所以救僅存之經，其志深矣。此孟子所以偁堯、舜，道性善，而急取雞鳴之利善、夜氣之存亡爲天德王道之見端，以極致其大也。

孟子曰：「由堯、舜至於湯，五百有餘歲。若禹、皋陶，則見而知之。若湯，則聞而知之。

趙氏曰：「五百歲而聖人出，天道之常。然亦有遲速，不能正五百季，故言有餘也。」尹氏曰：「知，謂知其道也。」

「由湯至於文王，五百有餘歲。若伊尹、萊朱，則見而知之。若文王，則聞而知之。

趙氏曰：「萊朱，湯賢臣。」或曰：「即仲虺也，爲湯左相。」

「由文王至於孔子，五百有餘歲。若大公望、散宜生，則見而知之。若孔子，則聞而知之。

散，氏。宜生，名。文王賢臣也。子贛曰：「文、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，莫不有文、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？」此所謂聞而知

之也。

「由孔子而來至於今，百有餘歲。去聖人之世，若此其未遠也。近聖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。然而無有乎爾，則亦無有乎爾。」

林氏曰：「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，鄒、魯相去又近，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。則五百餘歲之後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？」愚按：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，而憂後世遂失其傳，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，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，百世之下，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。故於篇終，歷序羣聖之統，而終之以此，所以明其傳之有在，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，其旨深哉！　有宋元豐八季，河南程顥伯淳卒。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：「明道先生」。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：「周公歿，聖人之道不行。孟軻死，聖人之學不傳。道不行，百世無善治。學不傳，千載無真儒。無善治，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，以淑諸人，以傳諸後。無真儒，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，人欲肆而天理滅矣。先生生乎千四百季之後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，以興起斯文爲己任。辯異端，闢邪說，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。蓋自孟子之後，一人而已。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嚮，則孰知斯人之爲功？不知所至，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？」

訓義 孟子學孔子之學，以正人心而明作聖之功，既身體之以俟後世聖人之復起，述其憂患之深心，而明其所述之不易也。曰，自今以往，聖人復起，非孔子其誰法哉？夫聖人之心，天地之心，匹夫匹婦皆有其心，天地不毀，人道不絕，亦何患後之無其人？而道如大路，又豈必有傳心之

秘乎？乃大義之垂，有其疑似，則必明知先聖必出於至一之塗而不容歧。一貫之理，散爲萬殊，則必明知無聖有其不易之法而不可略。乃仲尼没而微言隱，七十子之徒散而異同生，必有因其文章，體其性道，確知先聖而表著之，則後聖之祖述憲章者益有徵也。上徵往古，而如是矣。如使聖人相踵以起，則授受一堂，因而修明之，易矣，而不能爾也。堯、舜以上無攷焉。自堯、舜至於湯，而湯修堯、舜之道以新天下，則五百有餘歲矣。湯何以知堯、舜哉？蓋有若禹、皋陶者親承之堯、舜，而述堯、舜之道以俟後世，故若湯者聞所聞於禹、皋陶，而知堯、舜之道如此其可學而至也。自是而降，自湯至於文王，文王承湯之道以昭明德，亦五百有餘歲矣。文王何以知湯哉？蓋有若伊尹、萊朱者親承之湯，而述湯之道以俟後世，故若文王者聞所聞於伊、萊，而知湯之道如此其必承而必行也。自是而降自文王至於孔子，孔子廣文王之道以垂世教，亦五百有餘歲矣。孔子何以知文王哉？蓋有若大公望、散宜生者躬戴文王，而述文王之道以俟後世，故若孔子者聞所聞於二賢，而知文王之道如此其昭回而純備也。由是觀之，先聖後聖，其心同，其德合，敷之爲治，傳之爲教者，皆資於見知者以爲之徵，而俾天下後世以率從，則見知之所繫，豈不重哉？孔子之徒衆矣，聞道者多矣，乃俱遊於聖人之門，而能灼見孔子廣大精微之至德，以正聖學之宗者，未有定也。相沿漸失，至於今百有餘歲矣。流風餘澤之世未斬，予之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。簡編法物登堂可見，聖人之居又若此其近

也。則予誠有所不敢辭矣。講求於百季之後、百里之外，固不若親炙者之見無不見。而私淑有所承，訪求有甚易，亦不若傳聞者之知不易知。使予而自委焉，不徵其實以得其意之所歸，辯其非以顯其是之所定，統其分以會其合之所全，則是當今日而無有乎爾矣，則後之聖人亦何所憑藉以合轍於孔子乎？吾恐聞者之亦無有乎爾矣。二千歲絶續之統在今日而深憂，則千萬世人禽之辨在今日而相責，此予之所深懼不能而孜孜恐後者。辯楊、墨，絶鄉愿，正人心，明王道，堯、舜、湯、文之盛治，孔子之至教，豈易任哉？勿怪乎予之多言而無所讓也。

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

四書訓義卷三十六終

